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一五册目錄

文學類

瑣談

天香樓偶得一卷……清　虞兆隆撰
在園雜志四卷……清　劉廷璣撰
權齋老人筆記四卷……清　沈炳巽撰
蠟談一卷附雜記……清　盧存心撰
東齋脞語一卷……清　吳翌鳳撰
尖陽叢筆十卷……清　吳騫撰
冷廬雜識節錄一卷……清　陸以湉撰
冷官餘談二卷……清　袁嘉謨著
舒藝室餘筆一卷……清　張文虎撰
消暑隨筆四卷附子目二卷……清　潘世恩輯
同書四卷……清　黃奭撰
山中問答一卷……清　周亮工撰
仁恕堂筆記一卷……清　楊士芙撰
續板橋雜記三卷……清　黎士弘撰
閒餘筆話一卷……清　珠泉居士撰
說鈴一卷……清　湯傳楹撰
說鈴一卷……清　江　琬撰
臧庵黨史一卷……清　張　芳著

說鈴	一	香豔	三一
遼海	二七	雲南	一七
吳興	八五	張氏適園	一四五
昭代	一三	昭代	一三
昭代	二三	彊村	二三
清頌堂	二四一	芋園	三八七
香豔	五一五	昭代	四五七
香豔	五〇三	昭代	四六三
嘯園	五二一	香豔	五一五
檀	几	香豔	五四一

五石瓠一卷……清劉鑾撰　昭代叢書　五四五
筠廊偶筆二卷……清宋犖撰　說鈴　五六三
天祿識餘二卷……清高士奇撰　說鈴　五八一
簪雲樓雜說一卷……清陳尚古撰　說鈴　六四七
右里雜識一卷……清張尚瑗撰　昭代叢書　六六三
過庭記餘三卷……清陶越著　芋園叢　六七九
管人塵一卷……清沈日霖撰　昭代叢書　七二九
彷園清語一卷……清張鑑著　檀几叢　七四七
退餘叢話二卷……清鮑倚雲撰　聚學軒　七五一

WT95/05

天香樓偶得

天學

昔言天文志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
惠按蓋天渾天二說人皆知之所謂宣夜者謂天了無形質日月
衆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無所根繫此說已極奇
矣今西洋之學又云地形如一圜毬凡一切流峙動植之物皆粘
於毬上故海水遶毬而流人物環毬而生于是有正者倒者橫
斜者而天則虛空籠罩毬外由正者而視倒者是地下有倒覆之
天也由正者而視橫斜者是地旁有側邊之天也然在倒與橫斜
之處視之則依然天在上而非在下但相去甚遠以漸而不覺耳

其說亦甚有理又在三家之外

日月星辰天環地晝夜不息本無出入焉惟晝見日月星焉夜伏所視其降為西耳然此
晝之西乃為地之東而地之西又為夜之東也蓋地
與海咸圜形如球而天與日月星辰包球以運耳

天與日月之行其說不一云天左旋日月麗天而亦左旋但日
行視天稍遲每一日不及天一度月行視日尤遲每一日不及天
十三度有奇一云天左旋日月右旋蓋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
西沒譬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旋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
磨右徙此二說未知孰是明大祉云二十八宿經星也附天體而
不動日月五星雖亦附天氣清與之夜指一宿為正太
陰日行一夜則大陰漸過而東矣以此斷為
天左旋日月星辰右旋然愚按此說亦未確蓋太陰雖漸遲此宿之東星竟從東行遍西
去而是宿又較太陰西去尤遠郎云日月麗天而行遲亦何不可乎

天行

胡安定謂天之行一晝夜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
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朱紫陽以其說為未於丹書然愚
竊謂不然渾天之說謂天形圜如彈丸南樞入地三十六度不可得而見北樞出地三十
六度常止其處而不動如磨心然密如此說則南北兩樞相對運轉其離樞近處轉遲
而路少樞樞遠處轉速而路多實則天之全體無一不動今所指以計里數者果在何
處乎轉疾者亦然但疾有遲可計周遭之數天則無遲誰能計之如果有遲則是蓋天
矣而蓋天之遲又誰見乎再詳胡氏之說謂天自東而西所謂九十餘萬里者蓋指赤

道而言人仰首視之因以計里數耳然人之去天不知果幾萬里倘皆許氏叢說引晉
天文志以夏至日景而以勾股法取之謂自地上去天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六
十步五尺三寸六分今胡氏之說將以此為準乎抑不以此為準乎如以此為準而天
未必不再遠則天體愈大而里數當加天未必不稍近則天體略小而里數當減即不
準許氏之說而別有所準者大率類此總之未可知也況乎地有南北東西之異其去
赤道遠近各不同若以赤道居中最高處下對地上言之又不知的在何方矣

沈存中筆談曰論六壬十二辰而曰須大改曆法如東方蒼龍七宿起於角亢終於斗南方朱鳥七宿起於井終於奎西方白虎七宿起於婁終於東北方玄武七宿起於虛終於危四方各七宿為二十八宿已隨方位次第而舊以斗牛為北方玄武之宿為南方朱鳥之宿如此歷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其說蓋從歲差起見耳天行赤道平運而舒日行黃道內轉而縮故冬至日在斗一度自是而降漸退在女又過在斗則二十八宿已隨方轉移矣存中此說固為有理但愚更有疑者四方諸宿既易則所配之七政似乎亦當互易如蒼龍七宿舊以角為木亢為金氏為土房為日心為月尾為火箕為水今既起亢終斗則意者當以亢為木氏為金房為土心為日尾為月箕為火斗為水而餘三方皆倣此耶況自存中時迄今天數已差人不同矣將復更換耶恨不能起存中而質之存中人旨竟典曰日短星昴令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而移也是亦不可不知

日月食

從古以日食月食為天象之變故謂日食為陰侵陽月食為陽侵陰功令有讀日謂月之文愚謂此蓋未明乎天道者也夫日食者乃日月合朔月在日下陽上陰下此為否卦月食者乃日月對度日與月衝陰上陽下此為泰卦陰陽迭運否泰相迴萬物綑縕供從此出若夫姊之交合然使日月不食則陽自陽陰自陰天地之和氣息矣萬物何由而生乎是故日月之食乃日月之所喜當此際宜為之賀不必為之讀也

雷電

從古謂有電而後有雷其說非也電乃發雷之光耳人自下望之則先見雷之光而聲則有上而下必少遲而後聞之如今人在天氣時放爆竹近者則先見火光一明而聲響必稍稍後聞與雷電一理也爆竹大者火光大且急而響亦震爆竹小者火光小且緩而響亦輕雷電亦然或問亦有電而不雷者何也曰子獨不見元宵時放花乎當放花時固無響矣故無雷之電必不及其閃爍令以無雷之電為電則可以有雷之電為電則不可何也有雷之電電從雷生如爆竹之有響即有光也則謂之雷蓋曰此非電也無雷之電止有電光如放花之有光而無響也則謂之電蓋曰此非雷也雷電一物而二名者也雷激發小則為電至於雷之傳響則大與爆竹之傳響相似令人在山間放爆竹者一聲旋繞輒作數次起滅況雷之在太空乎知此則雷之傳聲無遠屬一聲非若擂鼓然矣

外面

日出於外而入於面朔後月夕見西方推算用面之昏度望後月晨見東方推算用外之晨度此日月外面之說也外於十二宵為兔面於十二宵為雞小說家遂謂日中有金雞月中有玉兔何附會乃爾耶

參辰

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

能也日晷千文以相征討后帝遣開伯作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名商與參皆以其出沒不時參辰之相比也蘇武詩昔為參與辰今為參與辰後來詩家有用參商二字者如陸機詩行役苦辛多悲思參商乖別難為辭李白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之類乃錯舉成文耳

四月

四月純陽無於故稱正陽之月左傳惟正月之朔慝未作亦指四月正稱正者蓋省文也今若呼四月為正月則人共笑之矣又純陽疑於無陰亦猶之陰月見西京雜記猶十月無陽反謂之陽月也

端午

宋景八月五日午狀卿表云月維仲秋日在端午是知是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焉端者始也自也猶今言初五也推此則每月初一以至初十皆可云端但不備五日矣人元日為食端亦取此義但未表不曰端五而曰端午者以日遵遵午日遵遵午日訛未可究如俗呼

俗以若種後午日立梅午日若種即是立梅夏至後庚日出梅庚日夏至即是出梅若若種後逢壬早夏至後逢庚則梅多至十八日若種後逢壬逢夏至後逢庚早則梅少僅八日俗每以此占候氣之深淺殊不知天下雖有不齊而歲序初無伸縮壬庚逢早係偶然相值烏足以限微氣乎 薇字或作藾

葬向

葬法審向一說自昔從向上起長生如葬坎申山寅向水水生于申旺于子墓于辰葬穴坐北向南則向屬南方離火火生于寅旺于午墓于戌葬穴坐南向北則向屬北方坎水水生于申旺于子墓于辰葬穴坐西向東則向屬東方震木木生于亥旺于卯墓于未葬穴坐東向西則向屬西方兌金金生于巳旺于酉墓于丑水旺墓三方砂水合局則吉此一定之法也近

來忽有千尺山起長生者謂坐北向南則當作坎局坐北向南則當作坎局坐東向西則當作震局坐東向西則當作震局坐西向東則當作兌局坐西向東則當作兌局坐東南向西北則當作巽局坐西南向東北則當作坤局坐東北向西南則當作艮局坐西北向東南則當作乾局坐北向南則當作坎局坐南向北則當作離

都司山丹衛有紅鹽池產鹽紅色

有北

拾遺記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鄉屠之地惡者於有北之鄉詩經取狁攘人挨狁有北蓋川北事

大人聖人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是聖人在大人之上也而莊子則陽篇稱君稱戴晉人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則大人又在聖人之上矣

儒家者流

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本因上文敘次諸儒家故復推原其流之所自出當在者字讀斷流字屬下蓋出云云為句此流字乃源流之流令人於流字為句則誤認流字為流品之流恐於者字出字皆欠體會其餘諸家皆倣此

卿子

卿子人相襲尊之稱猶言公子也公之子曰公子卿之子曰卿子楚懷王心以宋義為卿子冠軍即取此義

祖師

祖師之稱今世但知為釋道二家所創今覽漢書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寬之玄孫則祖師之稱實始於此

不穀

秦漢以來天子自稱曰朕然間亦稱不穀三輔黃圖載漢武見池上衛宋大魚曰豈不穀非所要耶

賢臣

前漢哀帝時建平侯杜業薦朱博曰誠國家雄俊之賢臣也賢臣之稱標舉甚新

至親

漢諸帝以同父兄弟為至親如梁孝王武至親有功賜天子旌旗昭帝以燕王旦至親勿治而葬孝王梁澤中山哀王子長皆伏誅成帝時唯中山定陶二人於帝為至親

結髮

俗稱夫婦之少年結婚者曰結髮謂於髮初結縢就笄之時即訂盟約也此與李廣云臣自結髮與匈奴戰同義

逐夫求大

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求夫也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辭之逐夫夫求婦逐婦者多矣夫亦可求乎蓋太公少壻馬氏如今俗贅壻被妻家逐逼再又被太公既封齊侯道過前妻再拜求合公取盆水潑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即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投恨而死此見頊狀離詩史註鳴冤註令傳奇家以覆水為朱買臣事非也

傍妻

妻一名傍妻漢元后傳曰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

支婆

宋陸務觀著家世舊聞有云杜夫婆者其自註云先世以來於諸

漢書趙皇后傳官婢通房與中宮史曹宮對食應劭註曰宮人自相與為夫婦名對食也此蔽相沿至後世習不改革如酌中志某所成明氣宗時乳媪客氏初與宦者魏朝有私後復惡朝而喜魏忠賢是也

尊章

漢廣川王去疾為幸姬陶望卿作歌音句曰翁尊章婪以忽師古註曰尊章猶言舅姑今關中俗呼舅姑為鍾鍾者章殺之轉也

先後

前漢鄧弘志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謂之娣姒今關中呼為先後吳楚俗呼之為姒娣

佳人

丈夫亦可稱佳人後漢尚書令陸閎妾容如玉臧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之嘆曰南方故多佳人魏大將軍曹爽輔政驕奢太傅司馬懿因爽從弟晏謂高平陵時即閉城勒兵誅之司農桓範初與爽許為發四方兵以自輔爽守默不應自甲夜至五鼓與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笑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猶鼠耳今欲盡通蘇氏墳耳之者不能盡通蘇氏墳耳之徒猶鼠耳今欲盡通蘇氏墳耳之徒猶鼠耳今欲盡通蘇氏墳耳之徒猶鼠耳今欲

自泥河兒起程越三時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萬歲先
至賜銀一餅餘者賜段匹有差

兀剌赤

元剌赤元人掌車馬者之稱故曲閒記曲有云兀剌赤兀剌赤門外等多時

鄭小同

鄭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象無後

漢書武五子傳孺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也廖言必有所據然云不為置後者起於天香樓偶得

不令其子嗣封耳未必無子也

楊世昌

蘇東坡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藏

貢禹京房

漢有兩貢禹兩京房魏相傳曰高帝時貢禹舉冬北一貢禹也王吉貢禹又一貢禹也梁丘賀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此一京房也焦延壽弟子為課吏法者又一京房也

上官桀王悛

漢武帝時有兩上官桀其一從李廣利伐大宛有功為少府以年老免其一末年為左將軍與霍光金日磾同受遺詔輔少主後謀反誅武帝時又有兩王悛其一謀襲匈奴於馬邑坐首謀不進誅其一以故中郎將擊車師王封浩侯僅一月坐矯制罪免

韓安國

漢有兩韓安國其一字長孺名梁武之世其一元帝永光二年定襄太守為建威將軍擊烏孫無功免

王章

漢成帝時有兩王章其一河平三年由太僕為右將軍陽朔三年遷光祿勳卒其一陽朔元年以京兆尹將王鳳下獄死

王莽

漢有兩王莽其一天水人字稚叔昭帝時以衛尉為右將軍羔長王與旅王旦通謀造反云獨惠大將軍霍光與右將軍王莽此一王莽也平帝時篡漢者又一王莽也

張禹

漢有兩張禹前漢成帝時為丞相封安昌侯此一張禹也後漢和帝時為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卿侯又一張禹也

公孫弘

漢有兩公孫弘前漢武帝時為丞相封平津侯此一公孫弘也後漢明帝時為幽州從事見廣延傳又一公孫弘也先是又有三公孫弘一在秦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為參乘一在越斬髮為王騎士

杜延年

漢昭帝世一時有兩杜延年其一為諫者與燕王旦交通其一為

諫大夫即杜周子以於覺燕王旦反謀封侯並免元鳳元年詔書

太公

貴高祖之父曰太公魏子翁古今考云古人有謂父為太公者雖不見於經而齊世家云西伯獵渭呂尚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以此知太公者古人以為父稱

稱人父字

古人於人父每稱其字謝安石每問上子敬卿許何如右軍此猶以官稱也陳恢之父希亮字少卿謝子由書作令尹事中敕子瞻問恢曰少卿昔竟長為此法否則直呼其字矣

鳳毛

槎菴小乘曰今人稱佳子弟為鳳毛以為始於謝超宗因超宗父名鳳故稱曰鳳毛不知王部風姿似其父遵桓大司馬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已在超宗前

膏粱

孟子膏粱之味趙註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朱註膏肥之粱美穀按膏粱對下文綈當是二物朱註較優今人稱富貴家子弟曰膏粱子弟但謂知飽食不諳他務也後觀孝文帝遺詔有曰朕既不德無以稱先又加之以嗇夫之行重為百姓大故不敢為也其令天下吏民皆毋縗絰哭臨宮殿中滿三日而除釋服毋禁婚姻嫁娶祠祀毋絕飲酒食肉之類皆如平時其以此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焉則文帝之嗇固自有真非後人所及也

男婆婦公

廣西猺俗男人之老者一案呼之曰婆其老婦則呼之曰公此與馮布少時貧於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俾布代之至今吳中以壻為布代見三餘帖

猶父猶子

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按此則弟子稱師可云猶父師稱弟子可云猶子矣今人稱兄弟之子曰猶子義本於此此則稱伯父叔父亦可云猶父也周與爾予字文猶子比兒詞頗纏綿

姪

爾雅釋親篇妻黨有云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郭註引左傳姪其從姑所以姪字以女今男子稱兄弟之子為姪郭註引左傳姪其供夫之矣夫兄弟之子當稱從子謂從子而別也不讀爾雅即三

庶言身長幾尺故但言衣長幾尺也

嬰兒

女之幼者小兒男之幼者小兒故嬰字以女今人不分男女凡始生者皆謂之嬰兒矣

修平

後漢書南蠻傳衣平人皆穿鼻儋耳其鼻即自謂王者耳古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蓋謂儋耳在真耳之上以長短別貴賤儋與揩同謂揩負此假耳也

起首

周禮人記排九拜一曰稽首即註曰如今之跪拜禮頭觸手至地稽留乃起揖也按稽字音起後人遂有作起字者俗

眉公起古跪云余有伯兩揩書詩七首後云張伯兩起首蓋即揩首也

欽社

今世女人拜揖欽社夫衣之有社非女人所專也蘇子瞻舟中戲大人彈琴詩有云欽社稱詩獨激昂則古人男子亦稱欽社矣

拜興

古人揖內長揖周禮太祝辨九拜所謂肅拜即揖也今朝儀不用揖惟用兩膝跪地而叩首各家禮儀凡所云稽顙拜興拜興者正與朝儀相似到第二拜亦非揖而先屈其身以示敬耳拜興之至晚則三戶不得上奏余想此身本空洞料地安得有三戶在內蓋郭字之義字音一訓作迎而俗做之性質見之性海庶之性人有之所謂三戶者不過謂人之性情一迎於陷故一

又平身一揖乃又屈膝叩首如此四次謂之四拜非古制也

裙解

今俗婦人裙腰繫處忽兩解散謂之腰歡喜撮相賀曰必有喜事此洛原時已有之玉堂閒話云忽地下階結帶解非時應得見君王即此意也

滴血

世謂滴血驗骨惟祖孫父子為然按類書纂要所載陳業兄渡海領命時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不可辨別業仰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馬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應時皆流去是兄弟亦可滴血此又按郡國志陝西西安府同官人孟姜遷葬植僅三日植赴役長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植已死姜尋夫骨無辨

嚙指血驗得之是夫婦亦可滴血也

接煞

洪容齋夸堅志載宦成二郎死而既欲家人用俚俗法師細灰於窗前從以瓶欲驗死者所投平而舉之二鳥足像立在上皆是童魂畜類此即今俗接煞之說也但不知起於何時耳

三尸神

修真家言身中有三尸神常以庚申日將本人罪過奏聞上帝減其祿命上尸名彭倨次名彭質下名彭矯每過庚申日徹夜不臥守之至晚則三尸不得上奏余想此身本空洞料地安得有三尸在內蓋郭字之義字音一訓作迎而俗做之性質見之性海庶之性人有之所謂三尸者不過謂人之性情一迎於陷故一

近於質見一近於矯虔則罪過日多而上帝視之如見其怖肝然其所謂守庚申者正欲人斷除此三種性情方可入道也其必限以庚申日者蓋庚取更新之義中取申明之義欲乘此時以自申明其勇於更改非直真有三尸哉

魯大師

尚書周官三公有太師三孤有少師註云師者道之教訓也至若周禮宗伯之屬有大師小師註云凡樂工皆以瞽矇為之擇其賢智者使為之師也按此明云大師與小師對耳論語魯大師當靖如字朱註云音泰則與三公之太師同號矣誤認論語少師陽亦當作小師蓋傳寫之訛耳

侍中

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秦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御物下至婁詔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令掌御唾壺朝庭榮之按成帝乃詔諸作為威儀者掌此最為褻賤唾壺雖較勝然亦非崇儒之道漢承秦焚書坑儒之後高帝溺冠嫚罵習氣猶未盡除宜乎少加禮貌便見謂龍榮耳

休沐

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令休沐三署諸郎亦然其義本取禮記內則三日具沐之意以三日大寐故加二日為五日耳

飲酎

酎音宙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飲酎漢制在秋武帝元鼎五年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獻金助祭色惡及輕奪爵建元三年故行常用八月九月中飲酎已然皆作於正月

酎金

漢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諸侯助祭貢金諸侯各以名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有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詣少府受又大鴻臚所掌諸侯食邑九真交阯自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寸鬱林用象牙長三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集以當金令人知有酎金而不知犀角瑇瑁等足當金矣

披帛

古今註云女人披帛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一十七世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宴參侍令披帛至今然矣按此則令時畫工凡畫唐明皇以前女人用披帛者皆失歟也且開元之制亦但施之內宮今世俗婚娶不論男婦皆披綵帛亦流傳之失耳

爰書

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詞若今錄囚口供是也

墓家墳

平者曰墓卑者曰家高者曰墳度尚皆媿墓令高起成墳也今時稱謂悉混淆矣

墳樹

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時庶人亦樹松柏是僭

天子諸侯之制也槀即木蘭又楛之別種有五一曰木槀一曰杏槀今時槀梶楊柳無有施于冢墓上者又按庾信傷心賦云維棘維槀蓋植棘于墓旁以槀今俗人惟槀人維槀所謂槀者即指槀樹耳近見吳北宜註引詩棘人槀槀今俗亦相沿此義

父母喪

諸侯衰衰父母生我劬勞故古禮父母喪皆稱衰于而書傳于父母俱云稱孤于母亦稱衰于父母俱云稱孤衰于家禮設其無據然此禮世俗相承已久未為舛處亦止稱孤于者其言外總母在堂不敢稱衰使總母而不賢也則可總母而賢也必有感焉不安于心者矣更有村學究好為杜撰因母先亡而父後亡者改稱衰孤子豈不可怪也哉不如不論父母俱稱不孝子為正

期喪

禮記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蓋其久如此今人以哀一周為期謬者欲准以三年之喪二十七月之例謂期服止宜九月者其不通不亦甚乎

北闕

漢高帝時蕭何起未央宮築北闕其後宮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者皆當北闕公車司馬在焉故唐詩以北闕代上書闕也

東宮

漢高帝劉邦依東宮之舊顏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建元二年

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罷逐趙綰是也

省中

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後因漢元王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不可妄也今分天下為各省亦祖此義

阿房宮

古來諸宮名供命自朝建獨阿房宮秦惠文王起欲俟其成更擇令名命之宮未成而秦亡天下以其在阿基旁遂謂之阿房宮房讀如旁義與旁同不訓房室亦有作阿旁者

宣曲宮

三輔黃圖曰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晚喜作宮于此度曲因以為名此說誤也按武帝時從宣曲以南置更衣十二所即宣曲宮也宣因宣帝度曲而得名爾

籍樓

籍字音義說文閣是小屋也一曰樓閣邊小屋與樓閣相連者意按今人稱樓閣兩旁側樓曰挾樓挾字與籍字音相近故傳訛耳當呼籍樓為是

前紫

池府中賈逵筆談云予見今人為文章多言前紫者莫在東西序之外屋與也謂之東紫西紫四注屋謂之東霤西霤未知前紫安在蓋謂屋制無前紫也孫炎以為不然王林賦侵徐之徙暴於前則前當有之矣故李華弔古戰場文又

有風雨交回榮之說榮為屋檐即屋四垂也又謂之梠又謂之栧屋栧兩頭起者為榮隱栧榮之為言榮也榮繞屋之四周也又令人屋前開展一架其名曰廊其上或用接檐或用重檐意者前榮即類此乎

第家

第家猶今言世家也漢書王莽傳安漢公起於第家

兩舍

古人多以天干編次諸物宮室亦然故六甲第者謂宮室之第一等也乙第二等雖不嘗見然有甲則自有乙矣漢武帝甲乙帳可類推也至兩舍云者乃正室兩旁之屋次於甲乙故以兩丁為號如今官署堂下兩側公廨是也雖丁舍二字亦不嘗見然有兩則自有丁矣周興嗣千字文云南北兩舍旁起其義已晰鍾元常所云蓁田兩舍初無定在此偶指其在蓁田者言耳非謂兩舍專在蓁秀也

泰帝鼎

漢武帝時汾陰得寶鼎有司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令人知黃帝禹有鼎而不知泰帝之有鼎矣泰帝即泰昊伏羲氏也

羽扇

事物紀原云拾遺記周昭王時修溆國獻舟鵲一雌一雄孟夏取鵲翅為扇一名條歌一名仄影此作羽扇之始今按拾遺記修溆國亦可作溆國蒲王安石卿行詩云卿行奉芳草獨坐應溆浦是也

案

孟光舉案齊眉人咸疑案不可舉故有謂案當作盌字者愚竊考古人布席於地席上置案如今世滿州桌是也後漢去古未遠梁伯鸞家或從此制所以可舉亦未可知

囫淪

浦團亦可作團蒲王安石卿行詩云卿行奉芳草獨坐應團蒲是也

令人此酒壺茶壺之口禁忌向人云向之有口否此說蓋有所本
禮記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以向君
鬼惠自古忌也夫鼻者柄也口與柄前後相對既以柄之所向主
施惠者為尊必以口之所向主受惠者為卑故不以口向人敬客
之意耳後世相沿而昧其旨遂為俗忌并不以口向己夫之矣

白酒

古人酒以紅為惡白為美蓋酒紅則濁白則清故謂薄酒為紅友
而王禮卿復疑漢武帝詩云金杯盛白酒
正言白酒之美而來造酒家以白麴為麴并舂白秫和漿白之水
為酒久釀而成極其珍重謂之三白酒於是呼數物而成之滿酌
曰白酒使詩詞家不敢用白酒字矣其昔矣

馬字寓用

馬之為名所施不一如禮記授壺請為滕者立馬是以計數之物
為馬也今俗稱坎之物謂之馬子交易者以銅為古錢銀鈕重謂之
馬此皆計數之意也木工以三木相攢而成其首橫木若干以施斧所謂之作馬此則象形也周
禮掌舍設梐枑再重注云梐枑行馬也或曰行馬遠舍交木以禦人行
眾漢官儀光祿勳門施行馬今官府理事時衛前橫木以禁人行
走北門行馬之制當之馬形俗於紙上畫神佛像
謹以紅黃采色為紙之甲馬以此紙為神佛之
所憑依似乎馬也即今之地當水陸衝要冠蓋商

律

法律律令令人多習用究未詳律字何義一說律呂萬法所出故
法令謂之律亦欠精確愚按古人以竹為器諸器名曰律故黃帝
律令當是書其法令於竹簡上如孔子所刪不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者耳故古稱三尺法謂律長三尺也而鹽鉄論則曰二尺四寸之
律蓋周尺短秦漢尺長北周尺一尺秦漢尺止八寸三八二尺四
寸其度遷相符矣

刀劍錄

南史宋後廢帝紀元徽五年七月七夕帝令楊玉夫同織女度銀
已因與內人穿鍼乞巧醉卧仁壽殿東阿閤懷中玉夫取千牛刀截
之而陶弘景刀劍錄乃云順帝昇於昇明元年振得一刀銘曰帝
血光照一室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候織女玉候女不待懼死用
以試帝果如銘蓋誤以後廢帝為順帝以楊玉夫為楊玉也順帝
於元徽五年七月即位即改是年為昇明元年至三年四月始禪
於齊永無二年七月遇弒之事楊玉夫試後廢帝本係蕭道成指
使非關候織女且史云伺織女度報已弒限以報明時刻而已錄
乃云候女不得懼死尤覺荒忪

結縭

爾雅婦人之稱謂之妻郭註即今之妻詩豳風親迓其
縭朱注婦人之稱女子將嫁母戒諸西階加帨於左而結之
所憑依似乎馬也即今之地當水陸衝要冠蓋商

仔東宮賦曰中佩雜以自思顏師古曰雜雜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綬而戒之思按女子衣帶皆必佞其父親結當以郭未二說為正

稱衣

杜領白衣單褓具曰稱謂一單衣一褓衣複衲令俗言夾也稱字讀作去聲又禮記喪大記云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小斂大斂君大夫士衣各有稱數今俗婦死取斂衣往橋上用稱稱之蓋因誤解稱字之義耳

溷廁帛

五雜俎成明時大內供御溷廁所用乃川中貢野蠶所吐成蘭織以為帛大僅如紙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漱濯縫紉為簾推之

屬一日上見問之具以對上曰如此殊可惜即勅以紙代之停所進貢翰年川中奏詔書到後數年又或因其供御私收美利則雖擾民是者況誰失所少令進貢如初其蠶比年不獲壯繭村民有衣食於語後者歸罪以收繭於上再之政亦請行之矣豈有詔書即下而野蠶即不吐繭之理哉且村民衆衣食於野蠶則織以充衣服之用何所不可而必以供溷廁哉夫上有仁儉之政而下不能奉行乃使作為荒唐之詞以混德意其罪不勝誅矣昔人謂合浦還珠之說亦以取珠害民故言珠純其實珠產海中貧未嘗絕但些所云象棊乃是以象牙為棊子蓋

象棊

宋王柏魂箴箴象棊有六得些所云象棊乃是以象牙為棊子蓋即圍棊之戲非後世之象棊也後世象棊之制不知所起事物紀原引牛僧孺元怪錄所記唐浦荣實曆初民人李順於陝州呂氏故宅掘得古冢金象局即今時之象棊又引劉向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圍象棊亦戰鬥之事乎故謂戰國時已有之然究不知起自何時太平御覽又謂象棊乃周武帝所造有日月星辰之象此復與今之象棊不同

選仙圖

今俗集古仙人作圖為賭錢之戲用骰子比色先為散仙次陞工洞以漸而至蓬萊大羅每列則衆仙慶賀比色時首重緋四為德次六與三為才人次五與二為功最下者么則謂之過凡有過者謂作採樵思凡之類謂德獲位此戲宋時已有之王珪宮詞云畫

日閒熙賭選仙小娃爭覓到盆錢上籌頻占蓬萊島一洲東海出洞天即此戲也所云到盆錢當即如里俗陞官圖戲單者出錢與尊者謂之見面錢之類耳

倒塔影

夢溪筆談論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為照所來則皆倒亦客座贅語亦云塔影無不倒者但云凡物之影皆本正此而影倒即如飛鳥之影為東飛則影中之影必西逝與塔影相同二說似矣而其所以然之理則皆憒焉余嘗遊真如寺大殿之後西次間北向一小室架作六七尺其南即大殿之墻北首臨簷際上戴用木板鼓成兩下被作墻板之近墻皮有一小隙僅四五寸濶半之余同數人從旁一門入室即閉門祖之天光映

於壁上塔影宛然倒焉初患疑與就寢至理固極平常也時方仲夏日行北陸人值晡時塔在日南日在北照之影落塔南地上室中窗正北照之影落塔南地上室中窗正北照之影落塔南地上室中窗正

珠師利答云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雖復深不可思機緣要自一致又維摩經中舍利弗言無在無不在與孔子無可無不可相似

周文王

周文王受疾頗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急行至勿疑則似像知有收斯之事矣宜予其勉哉蓋瞞所藉口也

呂覽引商書

呂覽論大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鴞夫之長可以生謀與今書文回異

吳起債衣

呂覽慎小篇吳起治西河欲論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債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一人債表來謁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其事在商鞅實徙木之前欲特祖其術耳

四累之工

呂覽順說篇忠盛流荊王論勇力之說凡四更端故云居四累之工大王猶與意即高氏訓解以四累為卿大夫士民四等君處其工故曰四累之工何與言人說義

居者行者

呂覽知接篇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仲引齊鄙人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蓋謂人之居止者凡物皆不當載負人之行從者凡物皆不當埋藏高氏訓解以居謂居職行謂即世事參互下文云今

臣將有遠行然後以遠行喻死耳

以不解解之

呂覽審分篇稱鄙人遺宋元王閑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間之稱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按所云閉者乃閉結之物也所云解者乃解散之也今俗遇事理之不可曉者輒曰以不解解之本周呂覽語但呂覽主解故今俗意主訓解故有不同耳

毋勤為大

淡書賈誼傳誼疏有云然而獻計者曰毋勤為大耳如淳註曰好為大語者思按如說以毋勤二字為獻計者之辭為大耳三字乃誼訊之此解非也賈子新書孕產子篇亦有此句而下文云曰為大夫治可耳若為大亂豈若其小詳其文意毋勤為大四字連讀皆屬獻計者之辭蓋謂毋所勤搖乃為覓大耳

賈誼疏

淡書賈誼傳誼疏云可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痛哭者一為倒懸其一倒無考新書無蓄篇謂無蓄積是也長太息一為服制無等一為風俗敗壞經制不立一為不稱敖太子固事開宗社故不明言太息新書亦然一為不體貌大臣其餘倒無考新書等齊篇以天子諸侯衣服號令無有等差為

一長太息銅布箱以不祥錢為一長太息而漢書自注凍請其錢鑄一銖列於貨志中人無可為長太息一語所以後人讀注傳者每怪治安策列款未備鳥知孟堅作傳時不過裁削新書而時有脫漏移易耶

自喜

漢書韓安國謂田竒曰將軍何不自喜自喜猶云自愛也師古註何不自適適為可喜之事豈欠直捷景帝曰妮其沽沽自喜耳張晏曰沽沽自整頓也正自喜意師古曰沽沽輕薄也亦非

曉人

漢書薛廣德傳宜帝附於宗廟永便門次御旞廣德請從橋上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其以血汙車輪所以曉人者甚如孤兒和婉正以廣德之言為憨激也今俗引用以曉人為通曉前理之人則失其解矣

開懷對

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中云道遠路遠夫道即路也遠即遠也語頗重複然此語實本于穆天子傳西王母謠云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

陳蕃榻

後漢書陳蕃傳云蕃為豫章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禮時為設一榻去則縣之而徐孝傳復云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孝孝不接賓客雅稱來時設

與左與右

說苑善說篇吳人刖召陳懷公懷公為國人曰欲與刖者左欲與吳者右周絳侯入北軍行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正袒懷公之衆然女人尚右懷公右吳右左刖絳侯右呂右左劉皆有依串之意且不明白很勝以發號令而從聽衆心之向背以為去就其心皆可誅也

禍福

說苑權謀篇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決其不出此門不此所謂禍不重至福必重來者也固知令俗諺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古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今人皆能道之蓋出莊子此然卑雅引古歲
云偃鼠飲河止于滿腹鵷鶵鴟鴞街葉才能爰身鵷鴞街葉事頗少引
用卑雅曰鵷鶵鴟鴞長霜露桑曉稀出有時夜飛飛則以木葉自覆其
背

韓昌黎序

韓昌黎送孟東野序止六百二十餘字乃有三十八鳴字清者不
盈其多昔人以此稱之然余人校篇中復有四十五其字雖云語
助無礙然句法亦太草率至于伊尹鳴殷周公鳴周楚大國也其
亦也以屈原鳴等語頗遞杜撰夫湊絕無意義

類書抄纂

類書所抄纂者必詳出自何書方可令覽者參考嘗觀稗史彙編
一書不能一一明註所出至有以古人所稱余者儻若纂者自稱
古人所稱是時者儻若纂者之時甚可怪也

唐詩

唐詩分初盛中晚說者謂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戊寅歲至玄宗
先天元年壬子歲凡九十五年盛唐自玄宗開元元年癸丑歲至
代宗永泰元年乙巳歲凡五十三年中唐自代宗大曆元年丙午
歲至文宗太和九年乙卯歲凡七十年晚唐自文宗開成元年丙
辰歲至哀宗末年丙寅歲凡七十一年四唐自高祖武德戊寅至
哀宗末年丙寅總計二百八十九年然愚謂詩格雖隨氣運變遷
其間轉移之處亦非可以年歲限截況有一人而經歷數朝今雖
分別年歲究不能分一人之詩以隸于某年之下甚之以訛傳訛
或一詩而分載兩人或異時而互為牽引則四唐之強分疆界無
亦刻舟求劍之說耶

清平調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註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通典平調清調
調皆周房中之遺聲按此則唐李太白應詔作清平調蓋即所謂
清調平調也其意以明皇楊妃擬文王后妃二南之盛而其歌辭
乃極形容艷治之態不亦謬乎

劉夢得贈白樂天詩

劉夢得贈白樂天詩中兩聯用高山高門複高字自注云高山本
高高門仗之高二字為義不同然其詩云千公必有高門慶謝午
何煩曉鏡悲以高門對曉鏡又似門自高矣若云使門高則堂可
田使鏡曉耶要之作詩偶有複字初無傷于大雅倘欲堂字純異
則雖音同異義之字亦仍須避之為妙耳

李義山宮妓詩

李義山宮妓詩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柳初垂侍郎不
魚龍戲終遣君王經幄歸來二句形容宮妓之美跌宕情韻
情耳嗎班云原情宮巢不蔽說意經歸之假人利其利於此言周
屬深文近閨賀裳載酒園詩話又云此詩只形容女子慕心男子
一妒字尤為褻語蓋有前人之意本直而後人解之反穿鑿矣雖
者大率類此

丘瓊山詞

丘瓊山將論辭與詞為宋時奏於王和不為無見然飛主戰亦未

必能恢復乃有責高宗殺武穆沮國事一詞何自相矛盾耶

文法繁簡

洪容齋隨筆論文之繁簡各有當而曰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户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為樸贍可喜蓋以為不然蓋文章之法冗長不如簡練若縣以無莫為縢豈足以盡文之能事乎故愈謂漢書所省實優於史記容齋之說非定論也又攷漢書三從大將軍下亦有獲王二字比史記止省二十一字洪因失去獲王二字故云二十三字亦誤但作軹涉漢書作涉軹功臣表作隨成

舍下字叶韻

劬勞將逸余求母固將上堂發必揚將入户視必下每二句皆叶韻余字蓋慕切與圄字叶如雛騷余圄知譽譽之為患今忽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今夫帷墾修之故也又如白樂天效陶體詩所以陰雨中經旬不出舍始悟獨住人心安時亦過皆是也堂字從江切與湯字叶其叢最近下字後五切音户與户字叶如易乾卦文言本乎地者親下叶聖人作而萬物覩詩大雅緜緜章亞於岐下叶聿來胥宇皆是也

諱兩字

隋時改兩為景唐初修晉書又帝紀中兩子兩寅之類皆仍隋舊

書景子景寅藝苑卮言曰學書諱兩曰云蒼頡以兩日死也

匆匆匆匆

匆音物禁止之辭又州里所建旌亦曰匆州里建旌以聚民事貴速也故匆匆急遽者舉稱匆匆令俗乃於匆字中斜加一點石讀音聰失真甚矣

不一

車若水腳氣集云王右軍帖多於後綰寫不具猶言不備也有時寫不備其不具卅書似不一一慕君謨帖延寫不一一亦不失理按此則知令人於書末後每書不一其原始於右軍書也

滿謟

漢書谷永傳滿謟誣天師古注曰謟欺罔也愚按滿本作謾今俗

借滿字為之謾欺也謟音閻言不實也

懸磬

左傳晉使展喜犒齊師以君子無忘對齊侯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杜預注云如而也時夏四月令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釋文云磬亦作罄盡也此解殊無意義愚謂磬與罄同古字通用蓋罄之縣者中高而兩旁下其間空洞無物今人民貧乏家無儲蓄止餘屋舍屋脊高起而兩簷下垂望之遠如磬形也至於兵圍日久米粟既盡掘草根而食之無復前茅餘生故云野無青草此解似罄然

頗自喜辯歟

宜義勞越亮諒宇

誼乃古義字漢書賈誼亦作賈義令人以義為道義又義字以誼為氣誼字專乃古越字或作粵或作粵國名或訓揄令人專以越為於越以專為專及發語辭或訓遠字無作粵者是則諒等字無作亮者人書以諒訓信凡此皆從之譌也

敖傲字

敖字平議說文云出遊也傲虐也作傲戲是借傲作敖也音五羔反至如孟子敖惰慢遊注云急惰敖遊未義自明宋注敖音傲是以平聲之敖讀作去聲之傲而義仍訓傲安不訓傲慢夫之矣蓋敖遊敖等不當以去聲讀也

墨屎黃褫徹

墨屎音眉淺果貌今俗見人無所可否而多笑顏者曰也屎痴意亦相似黃黃千列舉門次不干貌今俗作劣歛褫徹未原無一云不晓事非也今俗見人衣服粗重者曰初褫之為耳

黃色間色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黔紫紅綠流黃五方間色也間字句作去聲然於褫註云紅與方之黃色紫與方之黃色蓋色即間色也蓋千也相干犯也謂雜色干犯正色也則間字當以干犯間黃

治字

秦道之家靜室曰治音直至反宋謝靈運住會稽治家以干孫

雜待送之錢塘杜明師治赴詩品

馬字

馬即巷字真誥中謂一巷為一馬或以馬為巷字及篇字者皆非

諱字

古人避帝王之諱如漢高祖名邦則諱邦之字曰國惠帝名盈則諱盈之字曰滿唐高祖名淵則諱淵之字曰永太宗名世民則諱世之字曰代民之字曰人蓋既不敢斥稱本字故取義同音與之字代之於文義初無涉也今世不知此義凡避諱字概用音同義異之字或仍用本字假借強盈之間各任私智妄加損益徒音既已相乖文義設多分訛益有當於易名之典與然此必須明標甲令

惠都是也惠按游俠傳中者云不村不郭蓋村落之中
習於質陋城郭之中甘於文學村猶鄙也郭猶都也故訓惡者
曰村俗說失好者曰市兼其義一也

射鼆

射鼆字始見於漢書求方朔傳考字當射字凡延言射則去鼓以
射其物而言則入鼓鼆字反鼆則入鼓鼆蓋則去鼓射覆者顏師
古謂於鼆蓋之下置物令聞射之則射字鼆字皆當從入鼓今俗
二字皆讀從去鼓訛矣

隨兒科雛

呂氏春秋楚莊王組於舞射隨兒中之劉向說苑亦載此事而
隨兒作科雛集韻兒字云或作雛蓋以說苑從呂覽也正字通云
隨母之兒始出科之雛漢分兒雛為二夫傳聞異詞正自不能強
合集韻以雛為兒基譌但正字通云出科之雛當以科為巢耶亦
覺費解遵謂隨兒乃兒中之異者科雛乃雛中之異者所以申公
子培刻而奪之不出三月病死言其怪也若隨母之兒始生之雛
又何可怪之有哉

蒲卑

華陽國志云蜀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令人引川望帝
者多矣蒲卑之名頗少知者

鵝鵝

鵝鵝鳥雅北方有之出都中南還見有人携此鳥渡
黃河經工底頃鳥即扑死物性不可解如此

牛駿

郭子章馬記引宋書云何偃來在前劉瑀居後瑀謂偃曰若事何
疾以牛駿馬子章蓋以牛駿馬名誤矣昔人落以牛駕
車世多如此典王愷以牛遲推晚於羊入洛陽城乘牛數十步後迟
若飛禽惟牛絕走不能及以此知何偃所云牛駿乃謂車牛之駿
非良馬名矣

麗麗臣臣

商子畫策篇云麗麗臣臣每一日未干里有必走之勢也此必二
獸名戎良馬名惜無明注可考他書又未嘗見故不敢臆斷耳

蒙貢

爾雅釋獸寫屬蒙頌條狀郭註云即蒙貢也狀如雌而小紫黑色
可畜健捕鼠豚於猫九真日南皆有之按此則蒙貢非猫也今人
稱猫亦曰蒙貢誤矣

鼷鼠

漢光武得鼷鼠乘臣莫識時竇攸舉孝廉為郎以爾雅所云對待
賜絹百疋郭景純注爾雅以光武為武帝竇攸為終軍誤也

斯螽莎鷄蜤蝑

詩豳風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朱注
云斯螽莎鷄蜤蝑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此說恐未確也按爾
雅云蜤螽蜤蝑郭註云蚣蝑也俗呼水蜈蚣草木疏云蝑類青色長前長股股鳴者也說文云蝑似蜂而小腹黑有
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閒放步者是也此蟲一生九十九子

詩周南螽斯羽即此蓋斯螽即螽斯木語助故或云螽斯或云斯螽螽類非一此其一種也湘雅人云俗呼天蠶郭註云小螽黑身赤頭一名莎鷄人以時候有遲之候詩曰六月莎鷄振羽言於是時莎鷄已振羽而鳴矣古今一名絲蟬謂其鳴如紡絲也此則莎鷄自成一種也湘雅又云蟋蟀蟋蟀郭註云今促織也亦名青狀似蝗而小善跳其背有光澤如漆一名蛬一名促織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績也此則蟋蟀自成一種也湘雅之蛬頗然名判紫陽黃欲起而一之不知何所據耶

蒲盧蒲蘆

爾雅釋蟲云果蠃蒲盧郭注云即細腰蠭也俗呼為蠭蜾蠃

在中牟諺云蒲蘆說者以為蜾蠃疑不然蒲蘆乃蒲竇平坎可人道敏政云云恐故存中謂蒲蘆非蜾蠃其試是矣然果蠃之為蒲盧爾雅業有明文特盧平不以草耳

海蜻

呂覽精諭篇云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遊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此與列子海鷗事絕相類今海中教乳引用而海蜻之事絕無知者

螬蛭

韓詩外傳云螬蜂不攻而社鼠不熏非以螬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託然也此與城狐社鼠同意今人引用城狐社鼠者多矣螬蜂社

刺蝟

刺蝟蟲惡可憎相傳小者上附大猪下附合零陵之大者來下附矣小者上附之說殊不確也蓋此蟲亦螽類在相食藥抵者即止乎抵間一系大者相繼下附其身外扣皮黏成簡形而硬或附樹根或藏土內至春受雨膨脹而飛矣技間所出之子至夏月即成刺蝟食藥薄荷葉不能令人破說其碎之亦何益乎

松木生白蠐

凡屋舍梁棟用松木者大抵多生白蠐其形似蠶大色白而肥有光澤初皆綠地而上遍松即蠹一蠹當一蠐數蠐以次蛀至盡之日成犀飛出不返其未生蠹者居木中蠹食極易孳生蠹食既久其屋振有崩塌之患

臭蟲

杭州人家多臭蟲入夜緣床入幔嗜人血最甚故杭人相戒不敢治謂以臭蟲多寡卜家業盛衰之徵矣其狀今按雜俎載梁間中一狀多雄虱諸凶苦之技求之不可得一狀平以味與虫見市上有賣道如綠豉之狀也從狀中小蟲大門逢市兩一貫餅家燔下置馬餅家久出設蓄為白官於塘行販賣餅家逐收落夫臭蟲與虱本頗相似虱聚而餅家落則虱衆之說若米有之矣書此以代杭人解頤

蠹見臘梅花枝間白點如時雨者不解初起為蟲衆成白蠟
也看枝處其色微紅而小蟲食樹汁化者其蟲類蝦蛩有白
有黑每於冬青樹汁化而成蠟亦有不變蠟者則結蓆枝上
如黍米粒大青紫宛若樹之結實土人呼為蠟種
來年春深則蓆出延樹長枝廣者依蓆將枝時連枝採
蟄他樹其蟲亦應候而出枝本草所言白蠟今人以之製燭土人
采者採其利不減蠟子因悟臘梅枝上所見亦此蟲之類也

龍蜕

先父嘗言父之外祖父倪氏治墓之時信堪輿家言於父後開
一浜先人不欲且厥墓地今人依放掘之不數尺有龍蜕皆龍首尾長短
宛與所著龍骨為鄉人覆蔽父時為見亦索得一塊色甚白大
地中龍蜕固不常有而閱浹五倍其處尤可異也今墓後栽十年
倪氏亦無甚福福

魴魚

魴魚身廣而匾頭尾俱尖小俗呼為鯧冬月有之大者可重二三
斤吳俗夏月漁人張網取得小魚名曰雪鮮其中有形與魴同而
大不過二三寸小纔及半寸俗謂之魴鮮此即魴也蓋至冬月始
大耳兩雅釋魚有曰魴鯧郭景純曰江東呼魴魚為鯧一名鮮音
此當即此也

種蕙

有言種蕙之法先擇土作大坎掌母猪一牡置其中將肉鬻于干
百枚投入猪肉中俗肉收時肉鬻于蠕蠕動即成鬻矣

蒲萩

萩有九種大葉披而蔽地枝高丈餘莖似荊而強可以為杖
萩葉花白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俯移插不息後數歲偶一枝稍
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宇吏坐誅者數十人遂不復
蒔其實則歲貢鳥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為生民之害至後漢安帝
時吳郡守極陳其弊遂罷其貢至唐而一騎紅塵復以博妃子
之笑矣

玉蘭辛夷二花形體相似今俗稱色白者曰玉蘭色紫者曰辛夷
韋莊譜亦分二種玉蘭一名迎春辛夷一名望春一名木筆亦以
木房然過樓唐宋人詩咏辛夷者極多而咏玉蘭者絕少至陸放翁
榮揚州者辛夷花許云若得千枝便雪宮則白者亦明稱為辛夷
矣始悟玉蘭古亦名辛夷但辛夷有白紫二種與宋人承言辛夷詩
其不著顏色者如杜甫所云辛夷始花亦已落孔穎達所云非此下
錢起所云公田春暖黃鳥稀辛夷花發杏花飛王安石所云四月
不見辛夷發始覺看花是去年之類則紫白皆通用其著顏色
者如裴迪所云況有辛夷花色與芙蓉乳白居易所云紫粉筆含
尖火焰紅胭脂染小蓮花之類則皆人偶見者是紫辛夷耳
夫夷與芙同范初生似芙而未辛故名辛夷此花開在二月視桃
李為最早故名迎春宋宋開之詮形尖如筆故名木筆諸義皆

不專屬於紫論其香色白者為勝故圃人以紫色之本上接白色之枝明王世貞咏玉蘭詩所云賸將芳與質是也然詳味王詩之意判然以玉蘭為非辛夷諛矣若夫白之外又有桃紅粉紅諸種則人頗色之種類不一有桂花銀桂丹桂金桂銀桂丹桂諸名其花時人有或春或秋或四季或逐月各不同至說以有子者為桂無子者為木犀亦未確也

桂

王敬美閩部疏云杨南四郡桂花盛於冬月桂四季皆有于鱗詩所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蓋此桂也江南桂八九月盛開無子此木犀也王嘉菩芳譜則云桂一名桂一名木樨總不一有牡桂丹桂金桂銀桂諸名其花時人有或春或秋或四季或逐月各不同至說以有子者為桂無子者為木犀

渥丹

秦風終南之詩曰顏如渥丹箋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杜撰可笑渥丹木花名根堪入藥花瓣惡似百合而小四五月間花放紅可愛古人詩多古有如陳風東門之枌曰視爾如荍荍紫花也鄭風出其東門曰縞衣茹藘茹藘赤色也唐詩曰顏色如花莫羞人是也荍藘之花皆紫色不與渥丹同是合人因渥丹類推謂今之詩曰顏如渥諸亦必花名或即渥丹之異名也

竹子

東方朔神異經云南方有竹可以為船其子美而食之可以益氣張華註子竹也

隸書王維

遠海

叢書

張公

署

序

古今風尚各擅一代如清談著于晉小說著於唐雖稗野之語多有神於正史近代談部說家有櫟園書影鈍翁說鈴西陂筠廊偶筆侑菴長齋雜說漁洋之居易錄池北偶談分甘餘話諸種短則徵言雋永長則駢辭贍麗皆緝義於晉唐之殘編固有所本也予欲彙成稗海爲萬年太平頭白汗青之助但削牘浩繁疲精費日久縈于懷亦非細事矣今遊淮南又讀在園雜志或紀官制或載人物或訓雅釋疑或考古博物即夷堅諾皐幻誕詼諧之事莫不游衍筆端核而典暢而韻有似宋人蘇黃小品蓋晉唐之後又一機軸也曾南豐曰所謂良史者有四長焉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足以通難知之意其義足以發難顯之情今觀雜志四長已備孰謂小品不足以匾列金匱石室爲操觚班馬所取材也雖然古之秉史筆者其體嚴其書直若野史雜記又多恩怨好惡之口今在園所著瀟灑歷落於人無嫌於世無忌讀之者油然以適躍然欲舞且悉化其谿刻凌厲之氣不知何所本而能變史筆爲寫心怡情之具以感人若是耶予挑燈三復乃知在園先生今之賢大夫而以詩名者溫柔敦厚出于習性退食之餘偶億舊聞或有新見書以示子孫拈與賓客浮白軒渠其作史之筆仍然作詩之筆也古以太史采風今以樂府演史與詩蓋二而一者也康熙乙未初春云亭山人孔尚任撰

序

余少習舉子業鍵戶咿唔其于五車二酉未能寓目及壯以門蔭通籍服官終日滿眼風塵勞形案牘更無暇也乃年逾周甲而足跡未能半天下故耳所聞目所見身所親歷之事無多今值河工久慶安瀾得于退食餘閒焚香靜坐或與二三賓友煮茗清談偶有記憶輒書一紙投篋中積漸成帙一日啓與孫輩指說客有見者曰曷付梓余曰昔人著書立說或窮天文地理務爲高遠或搜諸子百家以顯祕奧其次亦有所託以寄恩怨而存諷刺余則無是何梓爲客曰乾坤經史昔人言之詳矣若恩怨私情也諷刺微詞也古來文人才士往往以此受謗皆無足取是帙正以陳言務去無恩怨無諷刺方使閱者怡情益智何況所志者昭代之制度名公之經濟其他文翰詩詞新聞俗諺即日用尋常無不考核精詳推原所自至于神奇怪誕雖驚人魄實解人頤不同于夷堅虞初鑿空鏤幻悉皆耳所親聞目所親見身所親歷者絕非鋪張假借之辭梓而問世自可法而可傳耳遂強付剞劂余因紀其言以弁簡端康熙乙未春初遯海劉廷璣自識

遼海劉廷璣撰

歲甲午聖壽六旬有一是爲本命元辰普天瑞應不勝詳敷四海內壽臻百齡奏請建坊以表熙朝人瑞者如福建巡撫滿公保具題德化縣老人百歲鎮守寧古塔將軍孟公俄洛具題李三年百有三歲直隸巡撫趙公弘燮具題文安縣原任副將馬自新妻徐氏百歲江南巡撫張公伯行具題山陽縣張氏百歲湖廣巡撫劉公殿衡具題江夏縣歐陽氏百歲陝西巡撫永公泰具題醴泉縣丘氏百歲咸于甲午同登期頤是壽域弘開之徵也又山東巡撫蔣公陳錫具題李氏一產四男若一產三男者甚多是戶口廣裕之徵也再浙閩總督范公時崇隨駕熱河每賜御用食饌內有硃紅色大米飯一種傳旨云此本無種其先特產上苑只一兩根苗穗迥異他禾乃登剖之粒如丹砂遂收其種種於御園今茲廣穫其米一歲兩熟祗供御膳又有白色黏米係樹上天生一株軟滑似黍不膠齒牙此皆希世珍品外間不獨未見抑且未聞是草木休應之徵也咸據邸抄未敢臆說

漢軍鄉會試屢行屢停國初甲午准鄉試癸卯覆試解元爲鐵紅旗姚群龍已酉庚戌後三科鄉會俱行丁巳以用兵復停自庚午辛未復行至今癸巳萬壽六旬特開萬壽科鄉會試漢軍原額復准監生等應武鄉試從前壬辰狀元麻勒吉乙未狀元圖爾宸俱滿洲試滿文近則滿漢一體文武兼收矣

本朝漢軍漢人一體簡用內外不分近日惟科道部屬小京官漢軍不占漢人員缺康熙五十年間漢軍補滿缺者大學士蕭永藻吏部尚書桑格兵部尚書孫徵灝刑部尚書郭世隆侍郎學士暨司道內陞之京堂共二十七人在外督撫共八人可謂極一時之盛

本朝文武並重有以尚書補授都統以侍郎補授副都統者有以都統補授大學士以公補授尚書以副都統補授侍郎者至於郎中員外佐領世職有時以武遷文有時以文遷武其文武兼管者比比而然外官以督撫陞副都統者有之而武陞文者甚少近年惟福建將軍金公世榮陞閩浙總督提督梁公鼎芬亦陞閩浙總督提督趙公弘燦陞兩廣總督南巡時張西巖飛鴻以阿思哈尼哈番特授淮揚僉事故余贈詩有丞相亦曾爲太尉監司適合簡將軍之句再漢人未有補旗缺者近陝西總兵官漢人何天培補鑲白旗漢軍副都統溫州總兵官李華平陽總兵官王應虎皆漢人俱陞補福建駐防漢軍副都統提鎮以文改者張大理卿聖夏改江南提督姚郎中儁改湖廣總兵官聖朝簡用總以得人爲要固無分文武內外及旗漢也張紫凝杓乃阿思哈尼哈番改授淮揚道僉事張西巖飛鴻之長公也已成丙戌文進士因父故應襲世職遂授爲阿達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父以武改文子以文改武事亦奇矣紫凝原効力河工承襲後仍赴河工引見時上念其父河上勞臣惋惜者久之又命賦詩背誦古文頗愜聖意頒賜淵鑒類函佩文韻府朱子全書共四十三套以武臣而上蒙賜書且如許之多亦從來未有之異數也

康熙四十六年聖駕南巡予隨院撫六家叔自從龍歷任奏對詳明又問子孫居官父閭撫右司舊事六家叔自從龍歷任奏對詳明又問子孫居官幾人予跪於後六家叔指名奏上天顏有喜御賜書拂彌江表舊德貽謀二額謝恩畢恭捧而出陳相國廷敬查學士昇見之因謂曰拂循江表賜中丞公也舊德貽謀此賜觀察耳予方悟賜二額之意因將舊德貽謀懸於京師西華廠之賜第恭紀七律二章懸額之日都統李公林在座指示曰聖意不獨獎勵觀察今觀七孫漸次成立

天恩期許者至矣眞異數也詩載葛莊分體

文武全才原不易得如曹氏父子之春夏讀書秋冬射獵傅奕之上馬擊賊下馬草露布郤縠之說禮樂敦詩書祭遵之雅歌投壺王陽明之較射三發三中此皆以文能武以武能文古今不可多見者若習武者目不識丁習文者力無縛鷄未免偏廢矣本朝漢軍文試先較弓馬武試俱考策論監生准武鄉試武舉准文會試一法最善自然奇才並出而國家收得人之慶矣

皇上祀祈穀壇見卿貳及御史頂上嵌東珠因其僭越下部議罰後各官七品八品九品加級者頂帶不准過五品六品不准過四品三品四品不准過二品二品不准過一品蓋一品頂嵌東珠二品大學士尚書亦嵌東珠三品紅頂四品藍頂各有等威不准過也今予降補僉事實係五品蓋任後奉旨補給前江西按察使誥命授通議大夫故用三品頂帶坐褥非敢僭也

東坡云謫居黃州五年今日北行岸上聞騄駬鐸聲意亦欣然鏗聲何足欣羨久不聞而今得聞也昌黎詩照壁喜見蜘蛛無可喜羨久不見而今得見也予由浙東觀察副使奉命引見渡黃河至王家營見艸棚下挂油煠鬼數枚製以鹽水合麵扭作兩肢如粗繩長五六寸于熱油中煠成黃色味頗佳俗名油煠鬼予即於馬上取一枚啖之路人及同行者無不匿笑意以如此鞍馬儀從而乃自取自啖此物耶殊不知予離京城赴浙省今十七年矣一見河北風味不覺狂喜不能自持似與韓蘇二公之意暗合也

衙齋署一聯曰所到處隨彎就彎君其恕我者些時倚老賣老臣不如人細按之不脫人我相且有火氣不若督河右司馬趙公 世臣 座右書只如此已爲過分待怎麼才是稱心如此二字有許多現在之富貴安樂在內怎麼二字有許多無窮之侈心妄想在內二語殊覺謙退知足無窮受享

春日按部淮北過宿遷民家茅舍土階花木參差徑頗幽僻主人葉姓由博士弟子員而人太學者人亦不俗小園梨花最勝紛紜如雪其下西府海棠一株紅豔絕倫因憶老人納妾一絕二八佳人七九郎蕭蕭白髮伴紅妝扶鳩笑入鴛幃裏一樹梨花壓海棠不禁爲之失笑草堂中懸林良畫榜列一聯倚檻雲來往開簾花送迎係查聲山學士 昇 所書一見姓名如逢故友聲山於武林訂交二十餘年今已下世又不禁爲之傷感矣

江南陝西湖廣省分太大有上江下江湖南湖北之稱故設兩巡撫分隸其事所屬司道亦分爲二惟先祖爲江南布政使司則十四府四州俱屬一司先祖歷任九年任滿後始分

本朝易名之典最爲愼重非奉特旨還與他謚不得與焉阮亭先生詳考開國以來謚法附載張山來 湖 昭代叢書意蓋有在也後先生以大司寇致仕未叨大典友人及門私謚曰文介先生以成先生之志先祖以署國子司成從龍人關改河間太守歷八閩開府予告家居卒後亦未與大典同鄉老友周侍郎 亮工 受業門人馬中丞 祐 柯吏部 耀達比部 恪 私謚文肅先生

前朝有三司六道之說三司者都使司布政司按察使司六道者布司佐貳爲左參政右參政左參議右參議按司佐貳爲副使僉事都司管各衛操軍屯田存寓兵于農之意多以侯伯領之故爲三司之首布按駐札省會參議參政分守外郡在省則管糧儲錢法等事本朝兵制居重馭輕分八旗屯住京師分防各省其都司止令僉丁運糧催徵衛課而已遷轉不過一游擊銜各道嫌其冗雜去左右之名外郡有守者裁巡有巡者裁守事權歸一操縱甚便是三司止兩司而六道止四道也

明初每府設知府一員同知一員通判一員或二員推官一員幕僚則經歷照磨知事檢校知府統理一府各屬州縣諸務同知則同知

一府之事通判專用硃墨筆僉判文牒間有分管糧儲水利者所以有二推官專理一府刑名清晨同坐大堂率領各吏辦理諸務印封耳房庫內出入不由私衙堂左爲經歷司有印官名經歷事事必由經歷惟恐不足又以知事一員佐之堂右爲照磨所有印官名照磨事事必由照磨亦恐不足仍以檢校一員佐之後漸不由舊制率多分管如清軍驛傳河防江防海防捕盜馬政巡鹽運糧水利之類丞判各司其事各有處分推官專司刑名兼管歷磨印則知府封掌佐貳不敢過問

國初少沿明制近則推官奉裁刑名總歸知府同知不知府事通判不判文牒惟署印押糧解餉以及雜差而已至于司所幕員但存經照間有知檢者印歸堂上官亦虛設亦不過聽差而已然在明朝立法未嘗不善未免事少官多十羊九牧不若今之權歸于一不許掣肘之盡善也

遇也

宮保黃公大來在督師李大司馬之芳軍前歷著戰功加左都督職銜初任即授寧波總兵官卒贈太子太保

浙閩總制大司馬瑞圖劉公兆麒先任湖北撫軍其時中丞陸衛尚爲公子讀書楚署及後歷任湖北撫軍父子前後開府同在一地已屬可傳佳話後聞制府訃暫歸讀禮服闋再補仍撫湖北是趨庭遊宦三駐楚焉又中丞先由陝西大參陞江蘇藩司其時署理藩篆者則蘇松糧道乃兄尹邦也二公爲同胞兄弟中丞嗣于伯隸旗故旗籍而少參則寶坻民籍也以嫡親手足接受交代一月有餘彼此俱用文移往來亦一僅見者中丞之公子嵩齡與其師夏偲侯同中順天鄉試劉於癸巳夏於壬辰俱成進士又館選同爲翰林豈非可傳

撫軍張公伯行乙丑進士需次中翰初任題授山東濟寧僉事陞江南按察使特旨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釋褐後三遷而至開府亦奇遇也

生辛勤況瘁事事仰遵指授歷九年河工告成昔之澤國今桑麻矣排淮泗而注之江上古淮泗並未入江明永樂間罷海運命陳平江伯陳瑄開通運道由江南山東直隸直達京師淮泗之水以三分濟運入江七分敵黃入海此老生常談所云以河治河不獨去其害而且資其利者是也即潘季馴先生河防一書其中亦有詞不能達意處在治河諸公無不知蓄清刷黃爲要然此四字有無窮經濟無窮學問非細心體認因時應變者不能也天府金錢糜費固不可太省亦不宜必身歷其事久而且熟方知其中關鍵余隨遂寧先生數年見其不避風雨相度形勢可謂精詳之甚猶慮心訪問擇善而從同事者淮揚李僉事梅湖南劉少參光蘗先爲桃源同知者接任之桃源孫同知禹猷皆蒙遂寧先生驅遣頗爲歷練老成可惜俱下世矣今我輩隨右司馬中丞趙公恪守成規保固無虞雖遵聖主指授感河伯效靈而遂寧先生垂捌之功莫大焉

浙江卞布政使永 隆陞任福建撫軍初蒞八閩制府與公永 同將軍都統諸公皆郊迎相見歡洽既別卞公減騶從乘四輿仍用藩司儀注持陞任布政使手摺坐官廳候見制府所統轄其先爲屬吏也公謙退自下時論以爲得體故益稱和衷焉先時有藩司某內陞通政司聞報即用大銀臺儀注鳴鑼開道往拜撫軍乘輿直入儀門撫軍笑而優禮之隨親盤司庫題參虧空甚多不獨落職幾斃獄中又河南一副將當新定文武相見儀注時往謁撫軍公然鳴鑼直入轅門至儀門下馬撫軍不加拒絕即待以新儀注之禮及散餉屆期乃令監放官備加搜剔凡私占影射俱開虛冒兵餉題參正法斯二事雖撫軍器小而亦可爲無禮肆縱者戒也予昔待罪西江稔撫州太守張伯 孫之才守遂鷹犂卓異張君感余知已願執弟子禮今已陞任河南臬司而余已左遷監司然時通書問猶用手摺稱門人則過于謙抑矣

居官固宜清正亦須和平倘一偏執則處事不能周詳人情難以通達未免美中不足古田余祭酒正 健家居奉特旨督學江南先君以遺愛未泯士民感頌不忘請祀名宦已由府申司例必學院批允方可遵行道路相傳余公嚴厲不獨不可干之以私即往來書函亦難輕投予自念今皇上忠孝作人而余公讀書君子未有不以忠孝宅心者予修稟揭直投上請即使攖怒達諸九重爲親受過自甘不辭乃余公竟答一函不但如我所請而且詞語謙遜始知眞清正者未有不和平者也昔先祖閩撫中丞公前任江南通省布政使士庶迄今家戶祝額前督學請祀名宦乃託詞歷年久遠無從稽考揆其意非出固執即存私念且不喜揚人之善此等品行較諸清正和平者何啻霄壤適翠華南巡叨賜御書舊德貽謀舊德者先祖之勳業也督學聞之索前案即促舉行然祖父前後同宦江南先祖崇祀江寧先君崇祀寧國均隆典禮亦何幸也

胸或即補子也如婦人之首飾曰頭面半臂窄衣曰背心不然則補子二字何所取義

衣服上所織四爪者謂之蟒民間通用五爪者謂之龍非奉欽賜暨諸王賞賚不得擅用此定例也又紅絨結頂之帽四面開衩之袍俱不得自製近見五爪龍四衩袍穿者願多人少爲注目即曰某王所賜無從稽考聽之而已

古冠緌纓即項下紱帶也有明紗帽頭巾各制貴賤懸殊見諸畫像傳之梨園乃俱不用帶今則草涼帽如簑笠皮煖帽如氈笠上加紅纓而於帽簷下俱綴以帶紱猶追古制古人結纓用帶太白樂府燕南壯士吳門豪一首名結纓子張釋之爲王生結纓今則多以布裝棉夏以葛裝麻甚且侈以綾錦紗緞多不用帶結矣古今制之不同如此

陝西以羊絨織成者謂之姑絨製綿衣取其煖也今則製爲單袍紗

取其輕暑服也今則製爲綿袍綿褂比比皆然習以爲常諺云有裘者無裏無裏者有裏意指此乎（俗字本疑字音九）

緞與緞同多貫切音段履之後帖也今厚縐通名曰緞有五絲八絲內造漢府官素平花幅緞閃緞倭緞各種花紋顏色隨時變幻亦窮工極巧矣前代惟綾綿綢羅刻絲紗之類至於緞不獨未見亦未聞也近由東洋入中國者更有羽緞羽紗呢嘰緞哆囉呢據云可爲雨具試之終遜油衣其價甚昂亦未之服

古裘有五大裘翻裘良裘功裘褻裘大裘用黑羔皮爲之王者祀天之服縞衣羔裘朝覲用之鄭風云羔裘豹飾大夫燕居之服近日不獨不以豹飾而大夫多不羔裘矣間或服之惟領與袖或飾貂或飾狐或飾銀鼠之類而安子一狐裘三十年疑用全狐今服全狐者少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近之狐腋盡人而裘矣當年孟嘗君之狐白裘即集狐之白腋也俗名天馬皮又集項下細毛深溫黑白成文者俗名烏雲豹甚煖其腿裏一塊黃黑雜色者集以或裘俗名麻葉子亦煖至於全白狐皮則粗冗不堪又有玄狐一種定例止准官一二品以上者製爲幅上賜居多若口外嚴寒出差者亦准爲幅雖名玄狐其實蒼白色者居多也如高昌國貢唐太宗玄狐裘今亦難得

蘇季子黑貂裘敝古人貴重貂裘近日稍豐裕者即衣之定例四品以上始用何其僭越也若上元夫人之青毛錦裘漢武帝之吉光裘程據之雉頭裘張宗昌之集翠裘南昌國進浮光裘司馬相如之鵝毳裘度安之紫綈裘止存其名不知爲何物矣更有猞猁猻一種輕煖亦美貂裘之外無出其右所謂胭脂雪者想即此耶侍衛製爲朝衣諸王製爲坐褥而定例亦四品以上始服近亦僭越矣又灰鼠一種最宜於秋末冬初及南方不甚苦寒之地邇來順多至于毛之白者名銀鼠康熙初年尚少其價甚昂近不獨多而且賤矣又以猞猁猻爲深衣可禦雪可當衾稠粗而重賤者之服亦褻裘類也緇衣羔裘

黃衣狐裘取其表裏如一羔裘玄冠不以弔昔衣冠俱黑色古之吉服也是古之羔皆用黑者而今則純白矣何古之黑者多而今之黑者少也或曰當日之黑羔安知非如今日之染狐皮染銀鼠耶爲之一笑羊皮貴羔而賤老人皆知之獨口外則不然有皮軟而毛長者俗名麥穗子言其毛長如麥穗也口外風高非此不足以禦之雖公卿貴官至彼貂裘之上亦必覆此一件取其毛大壓風也內地亦有此種不如口外者佳

腰帶古以革爲之名曰鞶帶又謂之鞶革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用之後世用絲帶以玉犀鑲嵌束于絲帶之上即玉帶犀帶也本朝按品級有嵌寶石之玉以及金銀玳瑁明羊角烏角之類另製成鑲以軟絲帶貫之天潢束黃絲帶覺羅束紅絲帶有特賜黃帶者公卿以下多束藍絲青絲帶間有石青油綠織金者無甚關係守制者則束白布帶皆所以分尊卑別等威也帶銀先用左右二塊繫以汗巾刀觿荷包等類即古人無所不佩之意荷包疑即夾袋也專爲收藏字帖之用後增前後二塊不過飾觀而已又單用腹前一塊帶不用長穗垂下以銅鐵鍍錢金銀或牙骨角石之類製或二塊扣而爲一此惟於春夏之褻服甚便非常服也

戴孔雀翎所以壯軍威分近侍也分甘餘話所載本朝侍衛皆於冠上戴孔雀翎所以壯軍威分近侍也分甘餘話所載本朝侍衛皆於冠上戴孔雀翎以目靛之多寡爲品之等級武臣提督及總兵官亦有賜者後文臣督撫亦或蒙賜得之者以爲幸是已然總未分晰詳明大清會典所定貝子戴三眼孔雀翎根綴藍翎鑲國公輔國公戴二眼孔雀翎根綴藍翎內大臣一等二等三等侍衛入內大臣額駙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前鋒參領護軍參領諸王府長史一等護衛戴一眼孔雀翎根綴藍翎貝勒府司儀長王府貝勒府二等三等護衛貝子公府護衛及護軍校俱戴染藍翎內外額駙俱不許戴諸王府散騎郎有阿達哈哈番以上世職許戴一眼孔雀翎根綴藍翎其餘雖

加級不准戴再查各省駐防之將軍副都統並督撫提鎮蒙賜孔雀翎者止戴一眼

本朝暖帽製涼暖以德勒蘇草細織成面者爲上等次等用白草內以片金或大紅緞紬各色紗緞爲裏名曰暖胎上覆以大紅絨線緯緞王公卿大夫士庶皆戴之雨用藤織成胎上覆以茜紅西牛尾揀毛爲緞而皆名曰緯笠有用藤竹麥楷織成有箔出外周圍者名曰毳笠此賤者所戴暖帽自漢以來已有之鄧通之黃帽管寧之皂帽李晟之緇暖沈慶之狐皮帽即今之煖帽也今之煖帽以貂爲貴次有染銀鼠染黃鼠以爲帽簷者貴賤皆戴至於玄狐則有階級矣若長孫無忌之渾脫以烏羊毛爲之羌服之席帽昔人之白接羅皆以羊毛爲之即今之氈笠氈帽也式雖不一而帽之名則同

商丘太宰云昔董雖小事即有分別看字畫經紀不如士夫看銅玉器士夫不如經紀此語誠然今以二事驗之昔經紀持字畫數軸求售內一軸爲米元章書經紀極贊其眞即坐客亦共詡不置予哂之衆譁曰無論米字逼眞今不能及即伯生鮑庵石田所跋亦非近代手筆也予曰諸君未審耳此軸所書之詩乃國初廣平申晁盟 補先銅窗懷古之作也漳南落木繞寒雲野雉昏鴉魏武墳不信繁華成白草可憐歌舞囑紅裙西園亂石來三國古瓦遺書認八分七十二陵空感慨至今誰說漢將軍檢申集示之愕然此經紀不如士夫也一故中丞張公 鵬之姓見貽銅器一具贈以十二金欣然而去置案上爲鎮紙用偶來一經紀把玩不釋詢其何以曰此壓綳也宮中用以壓綳刺綳耳予昔以此物貨呆中丞得重價此吁是耶予領之此士夫不如經紀也太宰洵博古矣但云字畫之佳者雖黑暗處聞其氣味拿其絹素即知眞贋不必細看此語未免英雄欺人

生平最愛趙字式古堂所云蘇黃米蔡在宋則爲大家以晉人視之猶是雕蟲小技惟子昂直追先輩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余家藏頗多自處郡回祿後盡成灰燼其後再爲搜求止得前後赤壁賦二幅千字文一卷兩賦於南巡時在揚州行宮進呈天顏有喜今所存者惟千字文而已陳子文太守 非 臨摹不忍釋手跋後百餘字

附陳子文跋　昨在黔中題文敏假山詩謝不敢而不能展觀形穢至今猶媿戊子十一月朔葛莊觀察出示此卷屬題謝不敢而又不能遂附鄙語於後考文敏書千字文眞行草各體甚多亦有見於停雲及國朝法書者又六體眞蹟今在曹待詔秋浦處蒙賜自內府荒陋失學寶墨琳琅皆得流覽今日復玩妙蹟結撰之精運用之變且有出所見之數本此與鼎府舊刻筆意相似反復尋味海內之至寶也或曰贋者雙鉤此懷元章狡獪之心何足信哉

附自記　松雪墨跡予舊多收藏惜處署祝融之後灰燼無遺爲生平恨事今閱此卷回憶種種似不及此卷之妙即洛神善本式古堂取賦中語稱其瓌姿豔逸王孟津跋云鸞飛蛟舞得二王機神鄙意揣摩猶覺彼肥婀而此遒勁也昆陽爲東甌末邑此卷流傳民間湮沒已久未經名人題跋或曰爲有心者割取亦未可定余觀察浙東時於無意中睹之如獲拱璧日夕臨玩覺神采奕奕直追先晉不禁眉宇飛動固予之幸亦翰墨之幸也夫

高韋之效事 其佩 留心緒事能以指如作畫別開生面超越前人因赴溫處觀察任道出袁浦余以正綾長二丈許必索畫瓶菓之笑呼童于研墨盆池以指蘸墨雲飛風動轉瞬而成山石木樹水藻殘荷禽魚蟹窮工盡致眞絕技也後海寧陳子文出守南安便道見過子文書法無出其右者余以畫索題子文走筆即書高畫陳書洵稱二妙又系原屬本支無雙絕藝乃出一家誠照朔之寶物也今子文

已下世矣可勝浩歎

附陳子文跋　歷代以來名家既多以指爲之自我弟章之使君始人物花木禽獸草蟲不假思索駢指點畧頃刻數十幅隨意飛動無不絕人萬象羅于心胸天地集于腕下此造化特鍾異人也在京師居相近又本宗昆季戊子仲冬赴橫浦過淮壖舘莊觀察索跋公詩妙擅海內涵彙淳蓄無所不有發之吟詠自足盡其變何待小言之贅贅也

刑部主事伴阮兄源河南祥符人余祖籍亦祥符同縣同姓因以兄弟稱長枕大被不異骨肉也兄性聰慧纖巧迥異常人其字怪僻自言融會諸家獨成一體殊有別致畫則揮灑數筆生動酷肖詩不多亦不存稿曾記邯鄲道上一絕風雨邯鄲道紛紛利與名黃粱知大夢千古一盧生至製作之巧賞鑒之精可稱絕倫自製清烟一種而丘太宰以爲在寥天一青麟髓之上又能于一芬上刻滕王閣序一

篇心經一部字畫嶄然在內庭供奉時呈樣磁數百種燒成絕佳即民間所謂御窰者是也內庭製作多出其手太皇太后加徽號龍寶暨皇貴妃寶冊親見其撥蠟送禮部非大手段能之乎所藏骨董皆人所未見之物未幾卒於京皇上遣內大臣包衣昂邦奠茶酒侍衛送柩出章儀門賜金馳驛爲一時光寵所惜無子製作不傳骨董散失近日所用之墨及磁器木器漆器仍遵其舊式而總不知出自劉伴阮者空費一生心思嘔血而終乃不得與東坡肉眉公餅並傳於世悲夫

有人持玉盃賈之伴阮兄曰此一捧雪也同爲賞鑒兄曰玉情果美水色亦佳好玉盃則有之一捧雪恐未也余曰不知是莫太常家藏是莫成所僞造者爲之一笑後據楊次也太守云乃祖雍建爲少司馬時曾見之氣魄甚大情色俱美主人曰此眞一捧雪也當於日下觀之因持向墀下映日細看杯內雪片紛紛如飄拂狀以是知眞贋

有別而命名不盡也

伴阮兄有奇石高尺餘山峰透露對面可以見人山腰白石一段視之如雲白石內又有青石一條如龍形頭角宛然因摹人紙幅名青龍白雲圖懸玩不置又有蜜結伽楠長二尺厚一尺溫潤芬馨迥異衆香雕成諸葛枕式云枕此可免小遺試之果然後俱爲逃奴竊去

范談一侍講光宗云康熙四十年侍直南書房見高麗國進人參四枝盛以漆匣精工華麗少頃內侍收進週熊相國賜熊相國賜稍爲啓視出語曰其形似人所謂人蔘也扁鵲之語誠爲不謬天顏有喜諭云四十來止見此四枝耳

方竹產於天台山古人取以爲杖雅甚相國王公掞督學兩浙時試題有方竹杖歌余以台州司馬攝府事走筆應之王公謬爲許可詩載分體中

鐫圖章以青田石爲佳而青田石又以洞石爲第一他產不及也石

俱在谿中岸乾谿水乃得石塊買顏燥硬止可琢瓶尊杯罌之類所謂洞者又在水石之內如石之有玉不可多得若燈光石者尤爲不易予待罪括州時曾鳩工採取數月無一佳洞或曰皆爲匠人竊去但地方多一士產即多一累恐賢有司亦不樂有之也

余得痔成漏有五管楚甚延袤州魏老人醫治早用烟熏晚用水洗俱平常痔漏藥料惟上藥密不示人上藥之法甚妙用鵝翎管藥實其中管後一孔如針大由後擠藥如一線直人管中蓋之以膏七日而愈

野蔘薺杵碎取汁澄粉少加冰片以之點眼去翳甚效

戊午停科後余遂棄舉子業同學者尚有三人查荊州編輯沈古培心楊錢玉友良擇仍讀書寒家之無倦軒荊州素怯弱余嘗勸慰曰子病至此尚五夜吟唔何急功名而薄性命耶答曰吾非不知曾夢神人示之以詩有五色雲中第二名之句是以戀戀冀其一驗耳後果

以五經鄉薦榜眼及第古培平湖人北闈不第就試浙省體肥畏熱坐轎號中不能琪出場即卒於龍門外余適兼攝杭篆爲之經理其喪玉友累科不第留羈京師余佐台郡時答書猶有句云人從楊柳烟中去書自桃花洞口來嗣後音問遂絕余以引見赴京過查聲山學士云久已削髮爲僧矣

秋闈省試內外簾官各有所司自初六至十五凡十晝夜諸務冗雜外簾之監臨提調監試摯公無片刻之暇恐少懈即有舛訛惟賞月後稍安適也頭場畢內簾主考率同考官傳點催卷然一時謄錄不及蓋彼在內空閒也過中秋頻頻解卷內簾漸次冗忙而外簾又閒矣惟清晨開龍門各屬謁見收發文牒此外一無事事也月半至月初頗覺日長似歲已卯監試浙闈中式諸君以余稍知文墨修通家之誼甚恭如查德尹 嗣璟 高巽亭 與許莘野 田盛紫翰 弘達 在諸君雅意堪嘉而余則謙退未遑也

彭澤劉參政 崶 未遇時落拓武林徘徊湖上一日祈夢于少保廟夢少保拱手者再以米一勺置諸掌中醒來大慟以爲他日必乞食也後赴廣西傅將軍軍前招撫有功議敘補授浙江糧道始悟少保拱手者敬公祖也以米置掌中者掌糧儲也

廣平秀才馬振古老不應試其子初入泮望中甚切除夕竈鏡聽俗所謂竊兒卦也出見婦人亟問曰我於何年得中答曰騾子騎人那一年意以爲必無之事也一日郊行見騾生駒其主負駒而歸喜曰此非騾子騎人耶即售田治裝趨赴秋闈振古聞子售田以爲必償賭負特借應試之名耳怒甚欲追而責之漸至良鄉同試者勸止且曰今文宗大收老手君宿學扃亦一試棘闈乎振古笑而從之是科父子同榜眞奇驗矣諸同榜者稱振古爲年伯謂其子爲同年也其子亦稱諸同榜者爲年伯謂其父爲同年也一夕讌集有友笑謂曰今科喬梓定同連捷儻僅捷一所願在誰振古沉吟良久曰豚兒倘幼乘爲哄堂測字起于觀梅雖易數中小技然有奇中而名達九重者如宋謝石輩自不多遘近今卜肆亦復談言偶中休咎立應如響姑識見聞所及者數則更足起發後人有書字字請測者一審視即拱讓曰是一位現任宰官在內則都察院外則按察使蓋上爲憲字頭也但下子字屬地支之初是新遷轉耳恭喜必得又問地方何如答曰總在好的一邊以子字爲好字之半也臨別其親私問曰亦有不利者乎答曰子爲一了只恐此任不能遷轉旣而信然一人書文字問訟事測曰吝不成吝凶不成凶此事即當解矣問何日可解測曰今日何日曰十五測曰再六日必解果符所言問何以知六日也測者解曰以十五加六爲廿一日昔旁加文爲散是以知之人夜人來請測不及書字時已戌時即口占戌字以請問何占曰欲有謀耳測曰不可直向彼言須轉一灣其謀可遂蓋戌字一點轉灣即爲成字也一人失馬來書奇字測曰必不得矣以爲無馬在旁則騎不成但立可耳鄉試後一生書花字決去取測曰必中無疑恭喜廿七名已有人在寓報矣以花字分爲立人廿七也歸寓果然其人嗣後復書一字問終身測曰廿年內官可至五品問有幾子測曰三子問壽幾何測曰七十之外不能八十耳細詢其故以一字可加三字故生三子復加二監乃成五字故廿年可至五品也一字二三四五六七皆用至八字則不用一橫故壽至七十以外即止耳一太守書識字請測測曰文頭武脚若非決獄理刑之方面有司即屬烏臺蘭垣之喉舌近臣應曰知府以識字與職字相類故知爲官而落筆先成言字遂云然也曰今任幾年應曰已任五年曰滿六年便丁父艱以中有小六字一字爲丁字之頭曰爲父象故知其丁父艱也戈屬武但服闋之日不補文官而補武官殊不可解後果丁艱起復適世職缺人乃補阿達哈哈番奇驗如神但測字須矢口而出得先天之氣稍加轉念即落

後天便不准矣

生平不喜結盟蓋朋友爲五倫之一朋友甚親何用弟兄之名乎故作結交行有嗟此紛紛假弟兄五倫忘卻眞朋友之句憶爲處州太守時僚友八人既集飛馬相招至則諸君坐次序齒不序爵心竊異之年最長者揚言曰今日之會欲結異姓兄弟君意何如余唯唯因思宦途畏險一拂其意則不合時宜勉强從之至今猶悔也

仕途中交際必委用家人然最有關係蓋伊給事左右窺伺意旨容易作弊爲奸其於事務金帛固所不免未聞于詩文投贈亦恣肆需索者甲子予謁王新城阮亭先生以葛莊詩集呈教先生一見極口稱賞自許作序見貽越月往領閽人辭以未就適先生之宮僚奉命秩祀南海私計先生王事匆迫必無暇及此不知其脫稿已久而家人輩匿爲奇貨橫索多金予與先生文字交若貽而得之不幾汚先生之清白乎迨祀畢先生回都踵門往候入座即道前序因行急殊懲之矣

阮亭先生一日偶過荒齋見儿上刪訂詩草內二疏故里一絕自批刪字先生云此眞唐音也何以刪爲七絕易于尖新最難渾成如此作句調和雅俗意味深長恐全集中未易多得宜存之詩云贏懷眞足古今師七十人當致仕時更爲子孫謀遠大不將養老賜金遺予祖籍開封歷年既久宗人多居旁邑新鄭六弟又仲遠來相候起居畢即訊家中安吉近況弟曰老母前患背疽得一傳方服之而愈今年八十有七康健如舊又弟婦久病經閉形容枯槁殆不可活開有滎陽張廣文者能治奇疾延之診視命服丸藥漸至平復肌肉再生可稱白骨回春更有奇者家居北樓上祀祖先所有薄蓄皆積于上不意爲不良者窺探糾黨二十餘人持械燃炬排闥而入直趨樓所家人咸驚避惟聽其去取而已群盜方入室登梯乃忽火炬撲滅

覺草草予謝尚未頒發先生怒詰家人隨檢前敍見付別後聞即重

八髭鬚滿頰就童子試文宗見之笑曰汝可歸家抱孫矣答云童生年實弱冠不幸鬚髯如戟此父母遺體耳奈之何哉試既不售歸家遂去髭鬚戴小帽着大紅袍騎馬遍歷街市使人前導令直呼曰不進學的高大鬍子欲學狀元遊街豈不可羞豈不可恥從此奮志夏日就池邊葦窠傍讀書蚊蟲小蟲遍體家人輩見之勸其少息爲之頻加拂拭乃曰毋拂爲也此不上進之賤皮膚正該蚊蟲作踐耳勤學苦志遂連捷南宮歷官大中丞南直操江巡撫蒞任後適大盜反獄聞報即赤體率撫標官將兵卒往捕羣盜斂手受縛訊之何以不鬬就擒盜曰見一天神遍體如絲懸挂火燄光生心膽俱碎是以不敢動手耳蓋撫軍遍身赤毛每夜臥則紅光罩體家人竊窺見一大猪鼾睡于傍巫者以爲室火猪降生語近荒唐豈其然乎明時官制操江例當巡視各郡所至行臺每責巡捕官巡捕官患之賄請于用事之家人曰無他因食不飽耳教以當如是則可邀免既駐宿即如

家人言是送酒筵一席復令人搾極熟猪首一盤饅首餅飣數十枚燒酒巨瓶皆極熱從撫軍前過聞其饌香即問曰此何爲者稟曰犒從撫軍曰如此好物不敬老爺反賞下人耶令列席前手撚而食大杯傾酒頃刻俱盡方就筵而坐諸凡添換不遺餘瀝乃不復責巡捕矣食量之大可敵十人一日屬下新任和縣稟謁少年進士服飾華美見其所戴紗帽外織馬尾內炫金絲光彩耀目怒詰之此帽何來答曰京師新興大怒曰我也與你個新興命隸役杖之知縣甚再三懇求免冠謝過方免知縣忍而啣之未幾行取臺中特疏列款揭參時弟文襄公當國按其奏章是夜遣人至皖城令其以病請休庶可保全撫軍見弟手書怒謂家人曰你相公叫我致仕難道他要做官便不許我做官麼他道他宰相大就不知哥哥還大看我打得他宰相打不得他宰相如此固執文襄無奈曲全令歸林下罷職後日惟與一老友象戲以自娛一日忽入內久不出老友餒甚又不可歸多六弟又仲爲言數則因志之寒家新鄭一支與高府屢世姻婭故知之如此

本朝已未召試博學鴻才最爲盛典康熙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上諭諭吏部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開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時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資典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才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不論已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其餘內外各官果有眞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于該督撫代爲題薦務令虛公延訪期得眞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爾部即通行傳諭遵行特諭嗣內外薦舉到京者五十九人戶部給與食用十八年三月初一日除老病不能入試外應試者五十人先行賜宴後方給卷頒題璇璣玉衡賦省耕二十韻試于弘閣下試畢吏部收卷翰林院總封進呈御覽讀卷者李高陽相國霨杜賓坻相國立德馮益都相國溥葉掌院學士方藹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俱令纂修明史勅部議授職銜部議以有官者各照原任官銜其未仕進士舉人俱給以中書之銜其貢監生員布衣俱給與翰林院待詔俱令修史其未試年老者均給司經局正字聖恩高厚再勅部議部覆奉旨邵吳遠授爲侍講彭孫遹張烈汪霦喬萊王頊齡陸葇錢中諸袁佑汪琬沈珩米漢雯黃與堅李鎧沈筠周慶曾方象瑛錢金甫曹禾授爲編修倪燦李因篤秦松齡周清原陳維崧徐嘉炎馮景汪楫朱彝尊丘象隨潘耒徐釚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李澄中龐塏毛奇齡吳任臣陳鴻績曾宜溥毛升芳黎騫高詠龍燮嚴繩孫授爲檢討俱入翰林其年遘回籍者杜越傅山王方穀朱鍾仁申維翰王嗣槐鄧漢儀王昊孫枝蔚俱授內閣中書舍人猗歟休哉掄才之典於斯爲盛其中人材德業理學政治文章詞翰品行事功無不悉備洵足表彰廊廟矜式後儒可以無慚鴻博不負聖明之鑒拔誠一代偉觀也而最恬退者李檢討因篤于甫授官日旋陳情終養上如其請命下即歸更能遂其初志無如好憎之口不揣曲直或多宿怨或挾私心或自媿才學之不及而生嫉妬或因己之未與舊舉而肆蜚讒一時呼爲野翰林其譏以詩曰自古文章推李杜亦稀奇葉公懵懂遭龍嚇掌院學士方藹馮婦痴呆被虎欺益都相國謂實坻相國立德而今李衡玉賦失粘落韻省耕詩若教此輩來修史勝國君臣也皺眉又纂趙錢孫李周吳鄭王爲讖前生李周吳陣亡笑談更屬輕薄故不附入

附李檢討奏疏

奏爲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籲恩歸養事臣
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
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勅諭內外
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項景
襄臣李天馥大理寺少卿臣張雲翼等旁採廬聲先後以臣因
篤姓名聯墾薦牘獲奉兪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詔赴
京臣自念臣母年踰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
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牀褥轉側須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
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
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躬親扶侍跬步難離隨經具呈哀辭次第
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
回竊思己病或可爲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
口所生指爲推卸之端痛思臣母運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
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衰齡七十
久困扶牀聲路三千雖通嘶指一旦藕北辰而已遠遍西景以
無期萬一有爲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
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斫鬱之恥奚償即臣永爲名
教罪人虧子職而負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兩
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或被矜容自能弘錫類之仁推於士庶
寧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閣臣去
臣最遠故以盧謇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親也臣雲翼與臣皆
秦人雖所居里閈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
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概指三人而言非謂臣當
必捨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謫陋而同時薦臣者皆朝廷大
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獲名違母則其始進已
乖不惟瀆敷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

情惟有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人丁聽
其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正符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
扶養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不惟
臣母子銜環鏤骨誓竭舉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
知遇務展涓埃矣

李笠翁曰　一代詞客也著述甚夥有傳奇十種閒情偶寄無聲戲肉
蒲團各書造意新詞皆極尖新沈宮瘞繹堂先生評曰聰明過於學
問洵知言也但所至攜紅牙一部盡選秦女吳娃未免放誕風流昔
寓京師顏其旅館之額曰賤者居有好事者戲顏其對門曰良者居
蓋笠翁所題本自謙而謔者則譏所攜也然所輯詩韻頗佳其一家
言所載詩詞及史斷等類亦別具手眼

聞賊李自成人皆知因祖墳被掘洩氣而敗然知掘墳者爲米脂令
邊長白　大綬　而不知設計用智皆門子賈煥成之也雖長白自紀虎

口餘生亦多隱約其詞未若長白之姪淮南邊別駕 胡威 向予言之
歷歷如約當闖賊猖獗時其兄李自祥欵姓張自祥仍爲縣役其
有在一日令方坐堂視事有一人赴訴寶泰爲兵所搶令命至堂窮
訊其人伏階膝前陽作哀訴陰以手按令足令解其意帶至後堂寶
泰者請屏左右乃脫帽裂縫出封函曰吾寔內監此密旨也令拜讀
乃命掘闖賊祖墳之詔旨隨揮之出升堂僞償其値而遣之然闖賊
祖墳寔難尋問父係密旨不敢聲張其時闖賊逆燄已熾令憂形于
色寢食俱廢門子賈煥令素所親信者乘閒請曰竊見日來形色舉
止大異往常是有大憂鬱而不能解者曷不見告或可効犬馬乎令
察其言詞懇篤且自念舍此無可告者遂詳吐前事煥曰事未可驟
圖也今在官捕快張自祥者本李姓闖賊親兄而縣役某某等二十
人皆插血結盟兄弟共約賊兵一至即爲內應煥實二十人之一也
今欲知彼祖墓須與自祥結納可徐察之詰旦傳祥入內宅笑問曰

爾本姓李何以易張彼方置辯煥出謂曰吾已細陳底裏不必遮掩
令曳之起曰時事已不可爲天意有在爾輩皆應時豪傑予身家方
賴保全何必相瞞遂偕煥結拜出則官役入則弟兄久之乘醉託言
素曉堪輿叩其墓所形勢自祥乃以出獵爲名邀之同往盡知其所
在越數日聞賊兵將犯潼關令出七千金付自祥先行投款軍前吾
俟入關後即至盡遣其所好十餘人以附行衛其輜重祥去令偕煥
並家人潛往伐墓墓上有大樹一株紫藤垂滿掘至棺藤根包裹千
匝以巨斧砍斷其藤棺開有小白蛇一頭角已成龍形止一眼其身
尚未變遍屍皆長黃白毛二三四寸不等枯骨血潤如生隨併蛇斫
碎而焚之揚灰訖考剖棺之日適闖賊兵敗河南一日爲流矢所中
噫何天意人事符應之速耶墓掘畢覓煥不得令甚懽擢多日煥至
令詢何往煥曰恐自祥有疑復回則當另圖他計某特送出潼關令

及公已爲朝廷立此大功可謂不負君命胡不挂印歸山乎嗟乎煥
一賤役小人耳何用心諄摯乃爾耶令遂棄官煥亦他遁越數年長
白聞往京師之絨線衚衕忽有一僧白髮蒼顏詣門求見縣令邊公
有姪亦新選縣令出見之僧曰非也欲見前任米脂公耳長白出僧
即跪哭長白訝其爲誰僧曰公忘賈煥耶乃相持而泣因向姪追述
前事曰主與吾豈非明朝暗裏之忠臣乎後世其誰知之長白固留
不可與之金不受爲製衣裝一痛而別不知所終有明失國一丐者
題詩於壁云三百年來養士朝一朝喪亂竟皆逃網常留在卑田院
乞丐羞存命一條赴水而死惜其姓名不傳甲寅閩變浙東溫州總
兵官祖某潛已通款一日伏甲于資福山之大觀亭集衆官議餉巡
道陳公 丹赤 永嘉令馬公 琢 皆在坐逆將厲聲挑釁云兵餉不前士盡
饑餒抄陳道家足以給餉有巡道夜不收即夜捕手林義者挺身前
曰爾欲抄吾道主家豈非反耶遽扶公出逆將大喝小人何敢如此

林曰吾小人心中惟知有道主道主心中惟知有朝廷不似爾享高
官厚祿早已順賊一心惟知有賊也逆將愈怒揮甲士寸磔之二公
不屈皆遇害後邑人立祠祀兩公廡下設林義像被皂服兩目瞠視
至今凜凜有生氣余觀察溫處拜陳忠毅公祠賦七言詩五章其二
三云東甌觀察擁專城牙纛空存不掌兵元帥逆謀先士卒 謂祖總兵 賢
侯同志又書生 永嘉令馬公諱琢陝西孝廉同遇難加贈大參 大觀亭暗天無色資福山搖地有聲
並家人潛往伐墓墓上有大樹一株紫藤垂滿掘至棺藤根包裹千
匝以巨斧砍斷其藤棺開有小白蛇一頭角已成龍形止一眼其身
尚未變遍屍皆長黃白毛二三四寸不等枯骨血潤如生隨併蛇斫
碎而焚之揚灰訖考剖棺之日適闖賊兵敗河南一日爲流矢所中
噫何天意人事符應之速耶墓掘畢覓煥不得令甚懽擢多日煥至
令詢何往煥曰恐自祥有疑復回則當另圖他計某特送出潼關令

彼心安乃敢歸耳此地不可久居乘今闖賊新敗縱有報聞力不暇
及公已爲朝廷立此大功可謂不負君命胡不挂印歸山乎嗟乎煥
一賤役小人耳何用心諄摯乃爾耶令遂棄官煥亦他遁越數年長
白聞往京師之絨線衚衕忽有一僧白髮蒼顏詣門求見縣令邊公
有姪亦新選縣令出見之僧曰非也欲見前任米脂公耳長白出僧
即跪哭長白訝其爲誰僧曰公忘賈煥耶乃相持而泣因向姪追述
前事曰主與吾豈非明朝暗裏之忠臣乎後世其誰知之長白固留
不可與之金不受爲製衣裝一痛而別不知所終有明失國一丐者
題詩於壁云三百年來養士朝一朝喪亂竟皆逃網常留在卑田院
乞丐羞存命一條赴水而死惜其姓名不傳甲寅閩變浙東溫州總
兵官祖某潛已通款一日伏甲于資福山之大觀亭集衆官議餉巡
道陳公 丹赤 永嘉令馬公 琢 皆在坐逆將厲聲挑釁云兵餉不前士盡
饑餒抄陳道家足以給餉有巡道夜不收即夜捕手林義者挺身前
曰爾欲抄吾道主家豈非反耶遽扶公出逆將大喝小人何敢如此

林曰吾小人心中惟知有道主道主心中惟知有朝廷不似爾享高
官厚祿早已順賊一心惟知有賊也逆將愈怒揮甲士寸磔之二公
不屈皆遇害後邑人立祠祀兩公廡下設林義像被皂服兩目瞠視
至今凜凜有生氣余觀察溫處拜陳忠毅公祠賦七言詩五章其二
三云東甌觀察擁專城牙纛空存不掌兵元帥逆謀先士卒 謂祖總兵 賢
侯同志又書生 永嘉令馬公諱琢陝西孝廉同遇難加贈大參 大觀亭暗天無色資福山搖地有聲
並家人潛往伐墓墓上有大樹一株紫藤垂滿掘至棺藤根包裹千
匝以巨斧砍斷其藤棺開有小白蛇一頭角已成龍形止一眼其身
尚未變遍屍皆長黃白毛二三四寸不等枯骨血潤如生隨併蛇斫
碎而焚之揚灰訖考剖棺之日適闖賊兵敗河南一日爲流矢所中
名蓋紀其實也餘載葛莊分體中之三人者下役也彼門子丐者夜
不收非素嫻詩書禮義之人而其忠君報主之心或見于事功或託
諸題詠或慷慨殺身名雖不彰至其成仁則一以視反顏事仇偷息
人世其相去爲何如也當時未有表而出之者故志之

明洪武建都江寧改爲應天府稱直隸及永樂遷都北平改爲北京
曰順天府江寧改爲南京曰應天府稱順天爲北直隸應天爲南直
隸本朝定鼎順天仍其舊稱蓋京有南北者則南京亦置部院群臣
以洪武舊都命名也今版圖已無南北之分應天既改江寧府亦何
南京之有乎既無南京又何北京之有順天應稱京師京都爲是無
奈道路傳呼日訛一日即士大夫亦習焉不察可爲謬誤之甚
鳳陽爲有明始興之地凡府屬土著之人向人自稱不曰敝鄉敝處
敝府而曰貴鄉貴處貴府更不少爲謙遜今已漸無矣
遼東人自署多稱三韓非也晉書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
曰弁韓馬韓爲高麗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皆東方外國漢傳亦
謂三韓各在山海間地方合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即古之辰國
也又唐太常張卿求仙得幸少陵以詩諷之首云方丈三韓外崑崙
萬國西考蓬萊方丈瀛洲海中三神山也方丈在東海中央四面相

去正等方丈許五千里蓋方丈崑崙秦皇漢武求仙處也詩意以爲
秦皇之求方丈漢武之窮崑崙皆闕絕不可致之事豈如張卿奉使
求符往而遂獲乎可見三韓外云者指極遠邊地爲言而遼東乃漢
晉時內地烏得以三韓稱之

宋漫堂太宰（筠）廊偶筆載曹蜂儀云闖賊陷京師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破某邑與一士人共住一大家樓下時當暮春雨中對酒聯句首唱云風風雨雨送春歸忽聞樓上續一句無雨無風春亦歸兩人默然拱聽徐云蜀鳥啼殘花影瘦吳蠶食罷柘陰稀嘴邊黃淺鴛兒嫩頷下紅深燕子肥獨有道人歸不得杖頭常挂一簑衣兩人登樓視之絕無人踪惟飛塵盈寸而已列朝詩亦載是詩與此小異再稽歷朝詩云正德間五羊趙克寬爲建安學諭嘗與朋輩郊遊作送春詩俱用風雨字旁有丐者負莎衣立和一首問之不答而去詩云怨風怨雨總皆非風雨不來春也歸蜀魄啼殘椿樹老吳蠶吃了柘陰稀牆頭紅燭梅爭熟口角黃乾燕學飛自是欲歸歸未得肩頭猶挂一莎衣余合二者考之當以列朝爲是律詩無一韻疊用二句之體花影瘦鴛兒嫩不合春深中四句一樣切脚尤犯詩病既已爲鬼何事獨稱道人且欲何歸乎結處散漫全無着落不若列朝詩所存有源有委句調高老詩既合拍事亦近人

集店最難對偶工切語意聯貫惟朱竹垞（彝尊）詩綜內所載者佳句甚多如

去日漸多來日少　別時容易見時難
桂嶺瘴來雲似墨　他生未卜此生休
風塵荏苒音書絕　蜀江風淡水如羅
眼前好惡那能定　人物蕭條市井空
千里關山千里夢　夢裏輸贏總不眞
慘慘悽悽仍滾滾　一番風雨一番啼
佳節每從愁裏過　罪孽拂拂又迢迢
畢世盡從愁裏老　遠書忽向病中開
暮年初信夢中忙　故國山川皆夢寐　昔年親友半彫零
嗜酒何妨陶靖節　能詩重見謝玄暉
坐牽蕉葉題詩句　醉折花枝當酒籌
過橋樹葉村邊合　隔岸柴門竹裏開
鳥啼雲賓仙巖靜　樹入天台石路新
楊柳亭臺凝晚翠　芙蓉帳幕扇秋紅
天上吹笙王子晉　雲邊度曲許飛瓊
石窗花落春歸處　山店燈殘夢到時
好夢肯隨蝴蝶去　離魂暗逐杜鵑飛
紅樹暗藏殷浩宅　青山空繞仲宣樓
碧落有情空悵望　春山無作獨相求
白雲何處共相期
歸鳥各尋芳樹去　寒潮惟帶夕陽還
啼鳥歇時山寂寂　寒鴉飛盡水悠悠
梁間燕子聞長歎　樓上花枝笑獨眠
自顧勤勞甘百戰　莫將成敗論三分
世態炎涼隨節序　人情反復似波瀾
五千里外三年客　一寸心中萬古愁
鳥下綠蕪秦苑夕　雲凝碧樹漢宮秋
衰草斜陽江上路　漁歌樵唱水邊村
朝雲暮雨連天暗　野草閒花滿地愁
蘭亭舊路曾相識　子夜新歌遂不傳
天長地久有時盡　物在人亡無見期
自歎馬卿當帶病　何曾宋玉解招魂
千樹桃花萬年藥　半池秋水一房山
中郎有女誰堪托　伯道無兒最可憐

千里雲山何處好　十年書劍總堪悲
波生野水雁初落　風靜寒塘花正開
獨坐黃昏是如伴　每逢佳節倍思親
共說陳琳工奏記　焉知李廣不封侯
蕭何只解追韓信　賈誼何須弔屈平
料得也應憐宋玉　不知何處弔湘君
能將忙事成閒事　不薄今人愛古人
閣中帝子今何在　河上仙翁去不回
滕王高閣臨江渚　漢主離宮接露臺
壺觴須就陶彭澤　勳業終歸馬伏波

以上皆極自然放翁所云火龍擲獻手非補綴百家衣者比也近復有集陶集杜者皆不能自然巧合

門神詩甚多如紛紛後輩催前輩濟濟新官換舊官之類惟唐寅君

考功張翰一聯云將軍自昔名當戶自註李廣孫名丞相于今亦抱關自註出顧之傳

精切博雅一時傳誦

豆腐詩惟查編修夏重慎行有顯名原合腐儒餐之句甚佳又一日入侍上幸海子捕魚賜羣臣命賦謝恩詩編修結句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烟波一釣徒詞意稱旨忽奉內傳烟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山學士故以詩分別之足見聖心嘉尙一時以爲幸可與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同一佳話

孟翰林端士洸授先聘張守戎之女張官雲南兵戈阻隔音問不通及孟貫遂結婚世族未期年滇省蕩平先聘復至不能卻謝乃分宅而居張美而端善文翰尤工詩世族之女祖父兄弟皆貴顯孟厚世族而薄單寒張氏所居屢月僅一至焉張賦秋閨怨八首內云落落秋風班女扇團團明月賈家機其詩徧傳孟不少悔忽傳旨孟亮揆行止不端着革職一時快之

古人才深似海膽大於天故命意造句咸出人意表然亦有平中見奇爲今人不敢道亦不肯道者如李德新之東西南北人用夫子成語猶可也若古詩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魚戲荷葉南魚戲荷葉北四句止更四方並木叶韻杜少陵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浩蕩無杜鵑雲安有杜鵑四句一韻韓昌黎鴉鵲鷹雉鵠鶂連用七鳥名羅昭諫一二三四五六七連用七數目更有連用七然字五休字成句者又欲以極鄙極俗之語化爲出風入雅之句爲可怪也然惟古人爲之今人則不可耳雪壓長林萬木低經句不共野人期婆驅借得如黃犢猶怕山橋未敢騎此不知何人佳句粘貼桃源村舍壁上或是古作或是近詩俱未可定惜予讀書不多即多亦弗能記憶耳一見賞心何其靜雅謹愼之至也

潛母嗣題句頗多一望皆黃茅白葦無足取者惟有一絕我揣千金來但買淮陰酒平生恥受恩長揖謝漂母詞意超脫不與衆同但不

落姓名或曰此海寧陳素菴詩爲人抄襲耳

論語內無此字四書五經無眞字曾經細查洵然

嵩音宰北人呼小兒之不慧者楚湘沅間凡言是子者亦謂之嵩囝

通用俗字也

璽音問原本玉破有紋者曰璽今凡器破而未離者皆用此字話音

詐上聲與諸字有別申敬中云萬曆間京師有四川衛官話寵唱名

時呼諸寵不應唱畢獨留問何姓名對曰話寵此姓罕見存以備考

甽音蓋以田地租入收種年滿仍退者

庹音托丈量物件兩手舒平爲一庹今河工多用之而此字與甽字

正字通字彙皆不收

尤展成侍講才學典麗著述傳誦海內世祖章皇帝見其西廂時藝

大加稱賞趣召入而先帝昇遐矣康熙己未試博學宏詞入翰林然

每自傷未由科目故於詩文常寓志云漢以策制科而班馬揚雄不

過唐以詩取士而李杜浩然見遺又題鍾馗像云進士也鬼也鬼也

進士也一而已矣又李白登科記云你曾見那個狀元會題詩來是

雖一時感憤之言人皆曰不留公郎門生地乎文人落筆當從忠厚

和平怨而不怒古人有以教我矣

有督學江南者待幕友薄甚羣謂之乃集四書句縮腳爲詩云拋卻

刑於寡來看未喪斯只因三日不博得七年之半折援之以全昏請

問其結句未就羣哄而笑適東君至訊知其由乃續曰且過子游子

棄甲曳兵而一章皆用四支韻通押盧字亦奇搆也結句更出意表

少時過淮陰臨城縣丞何素之（名科）爲余言蔡昆陽狀元（啓僔）二事

現存未刻者尚多過半擬刻候衍續集以成先志苦於俸薄不足以

供剞劂奈何

門人常近辰（建極）天資總敏力學工詩余以一札勉之覆書云捧誦

手諭宛如侍立左右親聆教言但建極自受業門牆矢心惕厲惟恐

入於小成有孳大敎無如天分低微終難上達又兼三四年來浮沚

斷梗講論無人未免自以爲是所謂差以毫釐失之千里者矣昨細

定欲待要倚翠偎紅捨不得黃卷青燈玉堂金馬人欽敬欲待要附

鳳攀龍捨不得玉貌花容芙蓉帳裏恩情重怎能勾兩事兼成遂功

名又遂恩情三盃御酒嫦娥共彼言如此未知果否

平涼太守楊次也（守知）其先爲邵雍河官相與辨論古今改正詩文

雖僚友若窗友也賤辰二月十六日贈詩有云月當既望光才滿春

過平分氣始和可謂清切之甚一日約劾力諸君遊依綠閣分韻賦

詩余有句勝地風雲諸子會名園松柏老夫來次也向諸君曰祇覺

劉公詩句持在手中都是重的

偶於友人案頭見拙刻葛莊集硃批此亦出人香山劍南間而未純

者曲阜孔東塘（尙任）乃曰宋人之句唐人之調余則何敢惟朱中立

評蘇允吉大司馬詩曰格不高而氣逸調不古而情眞二句吾所深

服余有酉時立春作內一句云春向斜陽盡處來丹徒夏庶常（儀）

云此士人稱公爲春陽先生也

關夫子殿額多用志在春秋鄒州劉廣文（嶼）自嘲曰此四字似可移

書竹蓀齋中專爲吾輩而設吾無奢望惟望二丁祭得肉食耳是亦

志在春秋也聞者絕倒又有謔廣文一聯耀武揚威帶褲打門斗五

板窮奢極欲連籃買豆腐三斤帶褲連籃更覺形容過甚山陽司訓

陳求夏（履端）乃其年檢討（維崧）之子也十年來微祿不足以糊口時

寶文以資不給先其年有篋衍集還子詩若干付梓竟爾遺落詢之

求夏曰此集刻於先人身後爲人竄易稽其原本不獨公詩未登今

現存未刻者尚多過半擬刻篋衍續集以成先志苦於俸薄不足以

供剞劂奈何

門人常近辰（建極）天資總敏力學工詩余以一札勉之覆書云捧誦

手諭宛如侍立左右親聆教言但建極自受業門牆矢心惕厲惟恐

入於小成有孳大敎無如天分低微終難上達又兼三四年來浮沚

斷梗講論無人未免自以爲是所謂差以毫釐失之千里者矣昨細

讀批示拙作如夢初醒今後更當多讀多作多改細心體察不但不敢有負指教亦斷不肯自安於卑近也披閱之下足見其服膺好學深可嘉尙當此年力富強時能盧懷如此其後又何量焉

附原書

僕與足下訂交有年會必談詩別必寄詩外人見之莫不曰此二詩人也然足下數年前之詩與今日之詩無異殊爲惜之何也寓景不過陳陳相因幾字數言而已寡慮不過碌碌無奇腐詞習句而已求鍊一超脫之意出一驚人之語成一俊逸之篇不易得也如此雖再過十年再成千首亦何益哉向見弔孫七古一篇可稱傑作以爲手筆開展自有進境孰知此後仍寥寥焉以足下英敏之資靈秀之筆何忍安於卑近然非讀古學古不可也老生當談輒曰選體漢魏六朝初盛此豈易言哉不過好高務遠者之夸示於人耳扼要之法但取與我性情相近者之最者熟讀而玩味揣摩而討論之即不能苦心探索亦當採擇而涉獵之痂謝熟徑盡去窠巢三五月後鬱勃而出舊筆疾書眼前意中自然清眞當必有過人者矣要知古人言景言情不能出於雲泉花月觴詠狂愁之外我能化腐爲新點鐵成金即足名家兼能傳世耳此足下對症之藥也

燕趙道上有石碑勒子路宿處士人名其地曰石門拙作有僻地得先賢一宿傳千古之句據聖裔博士孔東塘云石門在曲阜北四十里登泰山必由之地子路卞人卞城在石門東南四十里子路之齊之魯道經石門故宿焉觀晨門之問子路之對皆鄉鄰語故知非他國之石門也天下石門有十餘處或山名或地名獨此石門乃齊鄭盟會之所見於春秋爲最古也

如唐之錢劉香山宋之後村石湖劍南明之季迪茶陵推而廣之如宋之永嘉四靈元之虞楊范揭明之前後七子選其集中之最者熟讀而玩味揣摩而討論之即不能苦心探索亦當採擇而涉獵之痂謝熟徑盡去窠巢三五月後鬱勃而出舊筆疾書眼前意中自然清眞當必有過人者矣要知古人言景言情不能出於雲泉花月觴詠狂愁之外我能化腐爲新點鐵成金須殷相遇疎固其宜耳

附孔東塘建秋水亭記

石門山形如鯨龍前有亹曰頷珠幽谷之水所由瀉也石骨多竅水之淳者深不測夏秋間常噴腥霧疑有蜃龍主人呼爲龍泓禱雨輒應泓上石基平曠能收全山之勝府杜子美陪劉九法曹鄭瑕丘宴集於此後之遊人臨水濯纓多詠杜詩惜無片石可捫把茅可憩耳予每來必步此基慨焉永歎穆然長思欲構小亭而刻詩於壁一以棲前哲之靈一以遲後賢之駕區畫

三十年而榛莽如故但乞鄭簠書一秋水亭額攜之行篋展玩
而已嘻老矣甲午冬薄遊淮南得遇在園觀察語及石門之勝
且歎亭之未建而詩之未刻也在園毅然曰此詩人事也肯讓
予爲予何幸也即日選材命匠不浹旬而亭與碑成矣即日舟
載北來不浹旬而翼然臨於龍泓之上矣千年缺事一旦補之
予把酒落成覺蜂巒溪澗莫不趨赴此席賓客絲竹無非湊泊
此詩所謂領珠臺者有此亭與碑非眞龍領之珠乎異日者在
園先生蔵我東土過石門而覽勝蹟予也追陪宴集倡予和汝
必有名篇雅什輝映石門當不似劉九法曹鄭瑕丘僅費華筵
之一金而廿以秋水八句讓子美也康熙乙未三月云亭山人
孔尙任喜而記之

見近日布衣寒士專以傲慢薦紳爲是細考其抱負行止全然傲慢
不起眞是井蛙觀天近日後生小子專以指摘前輩爲能細扣其學
一令各誦鬼詩如下有百年人長眠不覺曉　自憐長夜客泉路以
爲家　寒食何人賀一巵骷髏戴土生春草　自去自來人不知歸
時惟對空山月　西山一夢何年覺明月堂前不見人之類余後果
明人襍口詩有身無首知是誰寒風偏射刀傷處呂拍案叫絕以爲
怨長吉而上之好尙如此其人可知先年所衍女仙外史百回亦荒
唐怪誕而平生之學問心事皆寄托於此年近古稀足跡半天下卒
無所遇近以陸伯生蔡九霞纂紹廣輿記止詳註各府而略州縣不
足備參考乃編成紹廣輿記頗爲詳明以卷帙浩汗尙未能付梓

佟岡南 世京 才人而有氣節者也平昔以詩酒爲緣循循儒雅絕無
窘乏之狀即詩亦無寒乞語不意一病不起卒後無以爲殮惟敝衣
數件質票數紙而已故余挽詩云高品能孤立英才未一伸開箱無
長物至死不言貧與楊次也太守比屋而居挽詩云士品最難窮裏
見分燈從不借隣光太守感余詩內有有名雖縣令其實乃詩人之
句遂題曰詩人佟岡南之墓友人常定遠爲之勒珉

余詩將進酒直用太白一杯一杯復一杯何刻成悔之門人尹牛恪
紹忠曰古人詩有直用古人者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霾句而
太白直用之有用古人句而增字佳者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李
嘉祐句而王右丞加以漠漠陰陰遂奪爲己有更有直用已句者許
仰晦一尊酒讀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一見於京口閒居寄兩都
親友再見於郊園秋日寄洛中故人有今人直用古人之句者如王
新城先生漁洋集懷人詩道予問訊今何如與道甫問訊今何如同
直用少陵不少嫌也況所用太白成句非出他色佳構不過平率無奇
者若欲抄襲何取乎此識者自當知之

余詩童去自埋生後火飯來還掩謂直抄放翁然陸句呼
童不應自生火待飯未來還讀書余變其意非直抄也
刑部王士事 貽善詼諧行二面麻由外城入客至椿樹衙衙見男婦
鬪毆衆擁難前兀坐小轎中成打油詩一律人心天理偶然差閃起
張家與李家一腳飛來頭有血兩拳揮去口無牙縲冠往救鬍三嫂
袖手旁觀是二麻亂挽青絲呼好打明朝必定到官衙聞者無不絕
倒一時喧傳都下因達大內後王轉員外郎引見時侍衛諸君齊指
曰此即袖手旁觀之王二麻也

董翊 起蛟 請問曰古人單詞片語膾炙千古如空梁落燕泥池塘生
春草雲中辨江樹楓落吳江冷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之類此人
人共知者近見阮亭先生所稱雨止修竹間夜深流螢至果幽靜絕
倫至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二句反覆思索不得其佳處何也答
曰新城天資學力非比常人所取皆最上乘必格韻高妙方可入眼
吾輩初學人自當循序漸進登高自卑爲是絢爛之極歸于平淡未

能絢爛而先平淡恐涉畫虎不成之病孤擬殘春句不必思索工力若到自能知之莫疑爲英雄欺人語明季一富戶有二婿一已爲守備一尚是儒生富戶輕生重備後備歷陞副總兵任邊上生聊捷南宮以御史差巡九邊過其境副總披執郊迎夜帶兵馬擁護五鼓副總親爲傳報稟請閱操生於枕上賦一絕云黃草坡前萬甲兵碧紗帳裏一書生而今始信文章貴臥聽元戎報五更

陳健夫于王詩名頗著與檢討其年遘譜雅善其年簽衍集選刻其詩然才而僻合己者膠漆稍違趨向則冰炭矣爲詩宗杜故近體多五言性豪詩酒不樂仕進類皆人之放誕使其檢束身心努力經濟功名正未可量況漢軍比諸漢人出身稍捷而漢軍同輩者仕多華膴健夫雖遨遊所至延接甚懽然垂三十年終於京布甲午夏過予袁浦徵歌文讌把杯索扇立成三絕以贈小部之佳麗者未幾北返近晤曲阜孔東塘知其卒于東魯殯於友室悲夫

陝川總制大司馬孟公喬芳爲開國元勳亦清廉第一世祖皇帝念其功懋給以世襲阿達哈哈番其長君自幼喪明聖恩准其承襲俸祿照常支給雖盲其目能聰於耳通文翰善應對且能詩每於稠人坐中聞聲即辨某人一日過諸塗余于馬上問起居即答曰劉世翁好違教將兩月矣同行者俱愕然且每會必問近日有佳作否試爲誦之入耳心通頗知句之美惡其白著纍纍成帙最得意者寫懷五律二十首猶記腹聯云一官慚報國十載羨歸田餘亦清通

施侍講愚山先生閏章家居先君任宛陵時甚爲莫逆戊午先君見背己未先生以中堂交薦博學宏詞赴召入都過余賜第親至先君神主前拜畢痛哭設座對主談曰老公祖久別不復相見矣治弟本期終老林泉公曾勸余出山堅執未從今一旦再入長安究竟學何曾博詞何能宏撫心滋愧不獨無面對公未免爲猿鶴所笑耳謬承聖恩叨授詞林實無報稱行將歸矣非負知我也有應召二律請爲

天公權臨軒縱擊鼓淵淵鞏音之長推鼓先萬物和氣賴以宣勞空製造感聖賢後人沿習樂便便尋常鼗鼓雜管絃未若今日撾全中庭飲罷撤綺筵有客解衣磅雙肩接槌到手屢變遲初猶散漫繼繹綿忽驚靡下遝大金戈鐵馬搗中堅須臾頃滔雨連連衆語嘈切滿市廛有如長林斷續蟬有如落盤珍珠聯併將雙槌暫棄捐用爪用指用老拳最後一通更尤駭聞河流人海匯百川耳根莫辨聲萬千墜石一聲方寂然座客改容歎有緣醉者以醒病者痊漁陽絕技誰能專淮陰別弢三韓邊

篇或采聲句亦吟壇勝事也坐中陳求夏屈緪楊次也守知吳吉入閩尹半檐顧梁簡臣天眷王若士宏吳謙侯邦亨陳朗行玉紀巽三曾撰陸紫函大青費厚蕃錫琮董大翊別號高麗大孫永紹二孫永錫

三孫永錫咸欣然而應有獨誦一首者有連記一人數首者有誦其警句或警聯者有能誦長篇偶忘二三句而他人補之者有三四人共記一首更有上下訛錯別後檢查改正補到者皆附錄之以時代敘先後獨明詩爲最多然一時興會所至亦不足以盡武人之詩也

梁曹景宗

華光殿宴聯句餘韻

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試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唐洪州將軍

題屈原祠

行客漫斟三酘酒大夫原是獨醒人

雁門郡王王智興

徐州使院

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烟塵我獨知

宋左千牛上將軍曹翰

內宴應制

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嘗得預時豪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團花舊戰袍

岳武穆王

題齊山翠微亭

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送月明歸

參將湯引勣

題壁

戰酣日落陣雲開百騎難當萬馬來血汗遊魂歸不得幽冥空築戚武毅公繼光止止堂集

聽啼猿苦憶家

普安道中

竹暗籐荒路欲迷一重山度一重溪枯槎偃蹇如人立蠻語侏儒似鳥啼花底雨晴飛蛺蝶水邊冬煖見虹霓祇應風味堪題處三寸黃柑壓樹低

入緬取賊早發金沙江

征帆如箭鼓聲齊舟渡金沙更向西石棧夜添蠻雨滑曉江晴壓瘴雲低水邊烏鬼迎人起竹裏青猿望客啼又隔滇陽幾千里桐花榕葉晚淒淒

軍回

兩行旌旆引鳴笳萬騎宵嚴不敢譁隔岸水聲銜石響黑山雲腳受風斜孤邨月落時聞犬古寨春殘不見花歸騎莫嫌征路滑涼風吹雨灑塵沙

寄涇州守李宏

涇陽太守如相問更比來時白髮多

蠅

苦不自量何種類玉階金殿也飛來

梅子

莫倚調羹全待汝世間還有皺眉人

塔頂

不知眼界高多少地上行人似凍蠅

參將湯引勣

題壁

戰酣日落陣雲開百騎難當萬馬來血汗遊魂歸不得幽冥空築戚武毅公繼光止止堂集

望鄉臺

登石門驛新城眺望
萬壑千山到此寬城邊極目望長安平居自許捐軀易遮制從來報國難尚有二毛慈歲變偶聞百舌送春寒廟堂只恐開邊釁疏草空教午夜看
盤山絕頂
霜角一聲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颯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雕戈銷殺氣未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亭
度梅嶺
溪流百折繞青山短髮秋風夕照閒身入玉門猶是夢復從天末挽薜蘿
出梅關
祭武襄公大猷正氣堂集
盛衰永不移我善君相助我過君相規嗟君忽仙逝一老不勝遺昔爲暫離別今作長相思戚戚重戚戚良朋今有誰
萬都督表號鹿園居士玩鹿亭稿
憫黎吟三之一
虎兕來猶可奔狼師一來人無存大征縱殺玉石焚昔人雕剿只一村雕剿功成賞不厚大征膺子還膺孫殺一不辜尚勿爲何況萬骨多冤魂
張都督通
游西林菴
山亭納涼
一亭梧竹裏迴出市塵間石徑緣蘿入江峯對座閒海雲朝屢變山鳥暮雙還別去衡茅下思君嫻閉關
宮女歎
莫向雲屏羨阿嬌暫將清淚度春宵帶圍自此拚長減待得君王

伐木風不還今古幾心知我與君結契相期弱冠時平生一然諾
昔爲暫離別今作長相思戚戚重戚戚良朋今有誰
萬都督表號鹿園居士玩鹿亭稿
憫黎吟三之一
虎兕來猶可奔狼師一來人無存大征縱殺玉石焚昔人雕剿只一村雕剿功成賞不厚大征膺子還膺孫殺一不辜尚勿爲何況萬骨多冤魂
張都督通
游西林菴
山亭納涼
一亭梧竹裏迴出市塵間石徑緣蘿入江峯對座閒海雲朝屢變山鳥暮雙還別去衡茅下思君嫻閉關
宮女歎
莫向雲屏羨阿嬌暫將清淚度春宵帶圍自此拚長減待得君王
愛細腰
劉指揮使銳春臺集
和徐東濱
何處幽棲好城西有茂林山來當戶翠竹長隔牆陰哺子飛梁燕
窺魚下水釣閉門無所事赤日任流金
余參將承恩鶴池集
感興
白日沈西陸返景流東岑端居屏塵翳欣然理鳴琴大雅僉不悅
馳情在鄉音違俗信膠合安可同荒淫達人宜止足嘉遯我所諶
富貴苟非我一唾靡千金
答草池約泛容溪
春來花鳥總關情夜雨愁聽不到明怪殺主人猶病酒晴江鼓柁
放舟行
放舟行
芙蓉溪水三尺强蒼蒼兩岸花草香若待長江新漲合撐舟直上
小茅堂
望忠州
高江落日片帆秋岸上魚罾次第收無數峰巒雲霧裏舟師指點
認忠州
張都督通
游西林菴
野寺蕭條一徑微山僧相見語禪機雲深石洞玄猿伏烟鎖松林
白鶴歸上界疎鐘通碧落邊城鼓角送斜暉浮生自覺渾無定欲
解鳴珂問釣磯
周京舊都督于德
平島刺江

春苑馬跡遍南荒葬獠新降罷畫疆絕壑危巖通鳥道飛旌壁鼓
遠羊腸黔瀘東下歸辰浦箐砦西來接夜郎王化遠行銅柱外炎
州萬里盡梯航

張指揮元凱伐樹集

春日遊西苑

宣室臨西苑靈臺對籍田宮鶯迷綠雨廐馬飲清川柳引金隄直
松含玉殿圓先皇受釐處寂寞鎖春烟

西苑宮詞

九獻不須歌舊曲詞臣昨已撰芝房
大官不進麒麟脯御饌惟供五色芝
水旱恐煩祠后土未央深處好祈年
朱衣擎出高元殿先賜分宜白髮臣
拜舞不同郊社禮科儀一一聖人裁

送周虛巖歸吳

返棹歲將晏離亭酒共斟島雲寒沒影江日凍生陰莫惜飄蓬跡
應傷折柳心丘中別同調聊復理鳴琴

黃參將喬棟

聽秀上人彈琴

高僧理鳴琴古調盈人耳濤生松下風龍起鉢中水聽罷猶洽然
月出疎簾裏

張右都督如閩功狗集

吳門夜泊

帆影初抽落日斜江橋風勁太湖沙行人莫上蘇臺望無復吳王
苑裏花

進來白鹿高于馬馴擾金階不畏人

李千戶元昭畝樓山房集

送周虛巖歸吳

返棹歲將晏離亭酒共斟島雲寒沒影江日凍生陰莫惜飄蓬跡
應傷折柳心丘中別同調聊復理鳴琴

高郵贈龔山人

近苕江東水轉憐淮北居人秋嘗白稻留客鱠青魚樹柵春收幡
穿潮夜灌渠期君結鄉社同著養生書

泊京口望金山寺

南徐一片石千古柱中流繞樹開僧舍緣空結梵樓疎燈明水底
落月挂潮頭向晚禪鐘起風吹到客舟

題楊法部容閱閣

閣傍江城外窗開雲水間祇因塵境遠自覺主人閒日落見歸鳥
寫山水

月明看遠山移船候潮至相送野僧還

夜坐見白髮寄別朱仲開張顯江

坐久北風起江聲帶遠沙客愁初到髮鄉夢不離家林靜無殘葉
燈寒有落花懷君夜難寐別緒轉如麻

高郵贈龔山人

近苕江東水轉憐淮北居人秋嘗白稻留客鱠青魚樹柵春收幡
穿潮夜灌渠期君結鄉社同著養生書

泊京口望金山寺

南徐一片石千古柱中流繞樹開僧舍緣空結梵樓疎燈明水底
落月挂潮頭向晚禪鐘起風吹到客舟

題楊法部容閱閣

閣傍江城外窗開雲水間祇因塵境遠自覺主人閒日落見歸鳥
寫山水

月明看遠山移船候潮至相送野僧還

夜來風雨惡落葉打紫關曉起敝溪閣亂雲猶在山

題畫贈姜明府

暮雲春樹路千重雪後看山到處同夜永燈寒無過客月明江色滿樓中

送張伯淳還關中

憐君獨棹渡黃河西北山川入堆多料得到家春未至馬蹄半在雪中過

送王諫北上

東去春潮到驛門半江風雨近黃昏由來知己難爲別不是慇懃戀酒尊

吹笛懷友

玉笛橫吹入夜分中天華月度流雲若川兩岸春風起飛盡梅花不見君

外摘佳句如

近海潮通郡連山瘴入樓

山川留別夜風雪望鄉人

孤月長隨棹寒潮自到門

繞廬松葉暗穿竹水聲齊

明月幾家好故人今夜俱

牀下鳴蛩偏入夜風前白雲不宜秋

風塵會面猶難卜世事傷心只自知

細雨殘燈歧路酒清江紅葉寺門舟

薄遊兩見鴈歸寒多病卻憎花滿樓

高士遠棲滄海曲好山多近永嘉場

山深倦鵲猶依樹風定飛螢忽上樓

陳遊擊將軍第寄心集

歲暮客居星焦弱侯

仲尼本周流忽發歸與歎意在就六經匡爲思鄉出嗟我老無聞託興游汗漫邈想古通人反側常宵半秣陵一君子少小登道岸嗜學自性成機易日夕既近得從之談悅上中天觀詩書數千載立語窮眞贋欣然遂忘家何知有歲晏

邵武舟次

樵川泛輕舟青山起當面薄霧頻往還奇峰互隱見灘灘若峻坂下下如飛箭秋容西楚同人語南方變茂樹雜村烟澄溪勝江練始知溯洄艱轉喜隨流便對景持一杯幔亭未足羨

禹碑行

岳麓神禹碑何年鐫刻之眞蹟雖莫窺字畫殊瑋奇儼如冠冕之獨立矯若鳳鳥之來儀或聯面連目或聳肩而並肩或展而雙足或握而兩拳神藏縱恣意騁踔既非鳥跡之踏踏亦非垂露之汨

汩篆隸八分抑又遜焉計歷年之既久何點畫之新妍豈鬼神之默護故歲久而彌鮮據譯訓之恍惚未必當日之眞傳余過長沙非覺偶至湘潭返船直肩輿而迅步遂冒雨而陟巔喜胸襟之豁滌獨坐翫而弗旋昔韓退之嘗千搜而萬索至咨嗟而泚漣予實迷途之未遠無亦此生之宿緣

山中蚤秋

春夏詎能幾淒淒白露還秋容先到草客意未離山石風窺禾去清蟬抱樹鬧人生衣食外焉用苦閒關

江心寺除夜

偶過江心寺何期又歲除百年俱逆旅信宿即吾廬岸隔遙呼酒厨寒剩煮魚客遊隨處好鬢髮任蕭疎

客中立秋

蒸濕前朝雨淒涼今夜風秋聲先蟋蟀露氣到梧桐頓覺絺衣薄

尤憐旅橐空潞河問舟楫明月向吳中

閶闔旅夜

已是吾鄉上離家尚十程疎窗通野色孤枕傍松聲擣落秋難賦
悲歌夜不平僕夫催曉發燒燭待雞鳴

維揚謁文信公祠

萬死艱難地千秋伏臘新山河終破國天地已成仁江橘南中像
嚴松雪後春徘徊歌正氣不覺淚沾巾

過鄧州

燕京八千里復作鄧門行剩有溪山興能忘沙寒情朔風摧短草
寒月近長城流涕二三策何人似賈生

追懷宜黃大司馬譚公

昔年飄泊入燕京制府憐才意不輕獻策獨過司馬署分符旋赴
鄧州營祗誇相國知韓信無復功臣妬賈生秋草春風今日淚不

堪回首楚江城

元夕宿泉州洛陽橋

春風又渡洛陽橋柳色青青伴寂寥回首故園今夜月滿江燈火
上寒潮

送賊都護

轅門遺愛滿幽燕不見烽烟十六年誰把旌旗移嶺表黃童白叟
哭天邊

寒外燒荒行有云

年年至後能防賊出寒燒荒濕水北枯根朽草縱火焚來春窠騎
飢無食

又云

隆慶二載譚戚來文武調和費心力從前弊政頓掃除臺城兵器
重修飾迄今一十五年閭閻鷄犬獲寧息譚今已死戚復南邊

境危疑慮回測思難易共安樂難念之壯士摧顏色論者不引今
昔觀紛紛搜摘邑滋惑

臨淮侯李太保言恭書蓮閣貝葉齋遊燕諸集

花朝

二月寒猶峭燕山雪未消春來無草色病裏又花朝鴻雁鄉書斷
關河旅夢遙武陵溪上約今已負漁樵

賦得匡廬山

匡廬凌碧落書劍與塵分湖海遠還見雷霆低不聞石門鳴宿雨
瀑布濕流雲獨有山人般常隨飛鳥羣

送仲弟南還兼懷老親

無限離愁匹馬前況多風雨斷鴻邊板輿未得歸潘笛春草何堪
送惠連伏枕夢回滄海月登臨望極白雲天飄零若見高堂問雙
鬢休言異昔年

李僉憲招飲黃鶴樓

勝地慚非作賦才清尊今向大江開當年黃鶴雲中去何處梅花
笛裏來風卷潮聲暗島嶼日斜帆影上樓臺相逢俱是他鄉客衰
草濟陽漫復哀

顯靈宮

先帝新靈太乙祠重來空憶翠華旗殿中香火儀猶具海上仙人
事轉疑客與方書倶指畫老來詩律舊心思調高身健慚時輩傑
閣懇閑眼故遲

王總戎鉞

金縷且歌新樂府鐵衣休話舊軍功

人也予何敢並列焉昔人行時予適病中賦詩話別云擬共西湖放
畫船錦塘秋水六橋烟攜囊竟去君何急伏枕偏當我未痊兩地雲
山勞一夢他時風雨憶今年若逢同學人相問酒牘詩腸近索然
周少司空蓉湖（清原）昆陵舊家素負攻苦力學博極羣書不以窘迫
自介有拂意事處之澹如曾祈夢于忠肅公祠公延之上坐禮甚恭
臨別謂曰你的事在我我的事在你已未召試博學鴻詞授檢討纂
修明史及後督學浙江道出昆陵先是內家宮侍御其連襟則進士
中翰也每司空至侍御宅皆從左右門自爲出入獨中翰至則開中
門迎迓今司空一旦登翰苑典文衡而侍御且郊迎不暇何況中門
司空乃步行往謁仍從側門而入侍御固請不從其中翰侍御皆隨
從側門入焉其不以貴自驕如此抵浙拜忠肅公祠既悟優禮之不
謬益知我的事在你者蓋明史中于傳出司空手筆也丁卯典試山
東次日揭曉元卷尚不愜意隱儿假寐見一猴跳躍而前司空遽以
劍擊之猴入箱而沒大叫驚醒同事者問之遂詳以告乃自解曰猴
者猿也猿元同聲劍爲金刀明日爲辰今日卯日毋乃姓劉者介中
元乎啓箱果于落卷中檢得劉（璞）卷大快心賞遂定爲元榜出東省
有知人之頌焉
倪永清（匡世）選詩最四集可爲富矣人各前一小傳後一小跋意不
重複句不雷同適如其人洵一代高手也惜其龍魚淵洽間亦有出
于永清竄易以代成其名者蓋名士多窮藉此賣文自給爲貧所使
情亦可原然邇來比比皆然抑不獨一永清也永清閒情逸韻有林
下風多揩善飲人以倪揩稱之倪亦自呼曰揩與予交有年矣戊子
來浦上相留盤桓者旬月時表甥宛陵郡丞郭見齋遣人來迎予送
而刻鵠美人唐突西子其批註處大半摸索皮毛即道書之太極無
以詩曰華髮蒼蒼古逸民生平足跡半紅塵搜羅海內千秋葉寄託
杯中百歲身帆挂大江風力勁袂分小浦月痕新敬亭山有吾甥在
極何能一語道破耶若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眞稱奇書欲要
好去相逢淡以親未一年忽聞作古人矣不禁爲之黯然
止淫以淫說法欲要破迷引迷人悟其中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奸詐

杼眞是寫生妙手金聖歎加以句讀字斷分評總批覺成異樣花閘
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夢結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雖才大如
海然所尊尚者賊盜未免與史遷游俠列傳之意相同再則三國演
義演義者本有其事而添設敷演非無中生有者比也蜀吳魏三分
鼎足依年次序雖不能體春秋正統之義亦不肯効陳壽之狗私偏
側中間敘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園結義戰陣回合不脫稗官窠臼
杭永年一倣聖歎筆意批之似屬效顰然亦有開生面處較之西遊
實處多於虛處蓋西遊爲證道之書丘長春借說金丹奧旨以心猿
意馬爲根本而五衆以配五行平空結構是一屋樓海市耳此中妙
理可意會不可言傳所謂語言文字僅得其形似者也乃汪懋澐從
而刻鵠美人唐突西子其批註處大半摸索皮毛即道書之太極無
極何能一語道破耶若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眞稱奇書欲要
止淫以淫說法欲要破迷引迷人悟其中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奸詐

貪狡諸惡皆作果報昭然而文心細如牛毛輓絲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但道數語便能默會爲何人結構鋪張針線縝密一字不漏又豈尋常筆墨可到者哉彭城張竹坡爲之先總大綱次則逐卷逐段分註批點可以繼武聖歎是懲是勸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歿後將刊板抵償夙逋于汪蒼孚蒼孚舉火焚之故海內傳者甚少嗟乎四書也以言文字誠哉奇觀然亦在乎人之善讀與不善讀耳不善讀水滸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讀三國者權謀狙詐之心生矣不善讀西游者詭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讀金瓶梅先須體認前序內云讀此書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讀此書而生效法心者禽獸也然今讀者多肯讀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讀七十九回以後豈非禽獸哉近日之小說若平山冷燕情夢柝風流配春柳鶯玉嬌梨等類佳人才子慕色慕才已出之非正猶不至于大傷風俗若玉樓春宮花報稍近淫佚與平妖傳之野封神傳之幻破夢史之僻皆堪捧腹至燈月圓肉蒲團野史浪史快史媚史河間傳痴婆子傳則流毒無盡更甚而下者宜舂香質弁而敘龍陽逸史悉當斧碎裹梨遍取已印行世者誰付祖龍一炬庶快人心然而作者本寓勸懲讀者每至流蕩豈非不善讀書之過哉天下不善讀書者百倍于善讀書者讀而不善不如不讀欲人不讀不如不存康熙五十三年禮臣欽奉上諭云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爲本而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而嚴絕非聖之書此不易之理也近見坊肆間多賣小說淫詞荒唐鄙俚潰亂正理不但誘惑愚民即縉紳子弟未免游目而蠱心焉敗俗傷風所繫非細應即通行嚴禁等諭九卿議奏通行直省各官現在嚴查禁止大哉王言煌煌綸綍臣下自當實力奉行不獨矯枉一時洵可垂訓萬禩焉

舜之母曰握登而薨瞍以繼室生象

許由字武叔

莊周字子休

如已姓鍾名如宇已

田文字孟嘗邑名

孟母仉氏音掌

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報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

嫪毒姓劉名伯莊史書音潦爲

漢太上皇名煓字執嘉煓音湍

應制詩文內有應避字樣雖不必一概不用亦須擇其尤者避之考元時進賀表文觸忌諱者凡一百六十七字極盡歸化亡播安徂哀奄昧駕遐仙死病苦泯沒滅凶禍傾頹毀毀假仆壞破晦刑傷孤墜暝服布孝短夭折災困危亂暴虐昏迷愚老遘改替敗廢寢殺絕忌憂切患衰凶枉棄喪戾空陷厄艱忽除掃擯缺落典憲法奔崩摧殄隕墓槁出祭奠饗享鬼狂藏怪漸愁夢幻弊疾遷塵亢蒙隔離去辭追考板蕩荒古迍邅剝革暌違尸叛散慘怨尅反逆害戕殘偏枯眇靈幽沈埋挽升退換移暗了休罷覆弔斷收誅厭諱愧罪辜寇土別逝泉陵

詞曲莫溯厥始近則考之嘯旨唐孫廣謂某君授王母母授南極眞人遞至廣成子風后嘯父務光堯舜禹其說甚誕後晉孫登蘇門一嘯猶襲其傳登仙去此道湮沒不復聞矣雖有樵與正畢十五章十二法徒具空文心傳無授究何益哉迨風雅變爲騷賦樂府五言七言詩體化爲詩餘及南北詞曲而塡詞家猶名其譜曰嘯餘亦存餘羊之義耳

舊弋陽腔乃一人自行歌唱原不用衆人幫合但較之崑腔則多帶白作曲以口滾唱爲佳而每段尾聲仍自收結不似今之後臺衆和作喲喲囉囉之聲也西江弋陽腔海鹽浙腔猶存古風他處絕無矣近今且變弋陽腔爲四平腔京腔衛腔甚且等而下之爲梆子腔亂彈腔巫娘腔貢嘟腔嘨囉囉腔矣愈趨愈卑新奇疊出終以崑腔爲正音

歌曲盛于唐之梨園故今名伶人爲梨園子弟然當時所歌以絕句爲樂府而音律分別乃有清平調小秦王竹枝柳枝雨淋鈴憶王孫者甚多惟青蓮合拍此中妙解即詢諸塡詞與善歌老白相亦莫一伊州涼州陽關各種之異欲深考辨別杳不可得清平一調當時作解也觀旗亭佳話歌一絕句而龜年懷智輩以衆器配之六音皆叫傾聽之下不知如何抑揚頓挫也宋專事詩餘歌詩之道廢迨元作北曲詩餘遂爲定場白之前引明昆山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故調爲昆山腔梁伯龍塡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所云吳閭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豔詞今之崑腔是已即所謂南曲整本也元北曲每本不過四五折曲皆一人始終獨唱衆以白間之若南曲則不獨人可一劇甚有一劇幾人分唱者至後龍子猶輩出以南北間錯故有北新水令南步步嬌一套北醉花陰南畫眉序一套如此不可枚舉後更碎割諸曲以成一曲名曰某犯或串合佳名如金絡索挂梧桐之類總曰新增歌者不得不曲折以赴之亦苦道也久沿不覺習而安矣然今日人聽薄塡詞爲容易而尊詩詞爲上乘黃九烟周亮云詩降爲詞詞降爲曲愈趨愈下愈趨愈難皆爲之語曰三仄更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詩與詞曾有是乎

何元朗評施君美幽閨出高則誠琵琶之上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臧晉叔謂琵琶梁州序念奴嬌二曲不類則誠口吻當是後人竄入王元美大不以爲然津津稱許不置晉叔笑曰是烏知所謂幽閨者哉以予持衡而論琵琶自高于幽閨譬之于詩琵琶杜陵也幽閨義山也比之時藝琵琶程墨也幽閨房書也琵琶語語至情天眞一片曲調合拍皆極自然眞是天衣無縫至于才人點染淺深濃淡何事不能豈梁州序念奴嬌二曲遂謂各一手筆乎觀少陵詩何法不備何態不呈烏可以一家之管見測之哉

前人云鄭若庸玉玦張伯起紅拂以類書爲傳奇屠長卿曇花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道白終本無一散語皆非是如此論曲似覺太苛安見類書不可塡詞乎與會所至托以見意何拘定式若必泥爲則彩筆無生花之夢矣況文章幻變體裁由人公穀短與史漢冗長各出己意何難自我作古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也水滸多用典故未嘗不與荊劉殺拜四種白描者幷傳又云汪伯玉南曲失之靡徐文長北曲失之鄙唯湯義仍應幾近之而失之疎然三君已臻至妙豹如此嘗議誠太刻矣近今李笠翁漁十種塡詞洪昉思昇長生殿亦大手筆各有妙處但李之賓白似多洪之曲文似冗又不知後人作何評論也

古舞法幾亡今梨園舞西施者初以袖舞即胡旋也繼以雙手翻捧者原本之于番樂如法倦作簸口也孔東塘曰舞者聲之容或象文德或象武功文則干羽揖讓武則戈盾進止東階西階之舞所以合

堂上堂下之聲也古者童子舞勺蓋以手作拍應其歌也成人舞象像其歌之情事也即今里巷歌兒唱連像也若雜劇扮演則又踵而眞之矣惟浣紗記所演西子之舞猶存古意然亦以美人盥手照面梳妝坐臥之容亦非雕聲歌而別有所爲舞也

優孟衣冠取其相似也有絕不相似者如慶壽之王母則鳳冠霞珮羣仙則用蟒衣小逼之衛律則補服大逼之元帥亦用蟒衣不可枚舉又如追賢之韓信曲文內一事無成兩鬢斑不覺得皓首蒼顏容猶得鬢斑斑至戲末贈金時猶不用鬚髯何也范少伯之後訪曲文內差殺我一事無成兩鬢皇亦不用鬚髯皆老梨園以訛傳訛失于檢點之故也至於副淨小丑賓白多用蘇州鄉談不知何本始于何年李笠翁亦深惡之極力詆毀無奈習焉不察然而副淨小丑原取發科打諢以博聽者之一笑蘇州近地人皆通曉用之可也施于他省外郡語音尚然不解亦何發笑之有且副淨小丑所扮皆下品人物獨用蘇州鄉談而生旦外末從無用之者何蘇人自甘於爲副淨小丑也耶亟宜改正一大快事

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楊廉夫彈詞有仙遊夢遊俠遊冥遊等類董解元彈詞西廂王實甫師其意作北西廂傳奇然董之彈詞冗長太文反不若王之傳奇情文兼美可歌可誦也大抵彈詞元時最上一代風氣使然今則競勝傳奇縱有好絃索者亦不足悅人耳目

唐張祜悖孛兒舞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唱梁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椀舞上皇驚笑悖孛兒今有唱喇班用小童以筋頭椀而轉升高復下送葬之家亦有于前導作此戲者想亦悖孛舞之遺意耶小曲者別於昆弋大曲也在南則始於掛枝兒如貫華堂西廂所載送情人直送到丹陽路你也哭我也哭趕腳的也來哭趕腳的他哭是因何故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兩下裏調情我的驢兒受了苦

一變爲劈破玉再變爲陳垂調再變爲黃鸝調始而字少句短今則累數百字矣在北則始于邊關調蓋因明時遠戍西邊之人所唱其辭雄邁其調悲壯本涼州伊州之意如云斗大黃金印天高白玉堂大丈夫豪氣三千丈百萬雄兵腹內藏要與皇家做個棟梁男兒當自强四海把名揚姓名兒定標在凌烟閣上明詩云三絃緊撥配夜邊關是也今則盡兒女之私靡靡之音矣再變爲哼哼優哼哼優者夜遊也或亦聲之餘韻哼哼喲如倒拔垂楊靛花開跌落金錢不一其類又有節節高一種節節高本曲牌名取接接高之意自宋時有之武林舊事所載元宵節乘肩小女是也今則小童立大人肩上唱各種小曲做連像所駄之人以下應上當旋即旋當轉即轉時其緩急而節湊之想亦當時鷓鴣柘枝之類也今日諸舞失傳徒存其名烏知後日之節節高不亦今日之鷓鴣柘枝也哉

度詞者古所謂詩謎也令人猜之以發一粲本射覆之意推而廣之遂因事立名因名立格如蔡中郎題曹娥碑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乃絕妙好辭四字遂名曹娥格後述其意作曰單身機匠難織龍袍乃大紅紗裙四字語句天然頓覺後來居上近且用三字叶韻矣

蘇黃格本東坡山谷戲作命名如貂兒尾遇鼠則搖鼠通暑遇暑則搖乃扇也夫差兵遇越而圍越通月遇月而圍乃風圍也

問答格問韓信何處拜將曰築臺築臺燭臺也俗謂之調侃西廂詞曲曾用之

增減格一湯字謎二古人名曾點成湯一逆字謎四書一句修道以仁像生格畫二隸對立堂下謎西廂三句一個兒這壁一個兒那壁一遞一聲長吁氣

蒜辣格皆鄙穢語也

調聲格用詩四句不拘四五六七言如首句謎東字次句謎董字三句謎凍字四句謎讀字

破損格亦用詩四句如謎歷弓一張爭帝閼王勢已空無紀八千兵散楚歌聲無絃烏江不是無船渡無稍羞向東吳再起兵無面

大意包格即各謎之長者如謎桌子云觀其面則方察其色則赤而有光量其身則僅二尺五寸以長問詩書頗有分問酒肉頗久嘗可以居方面之位而坐鎮乎雅俗可以當臺臣之職而高登乎廟堂雖相君之面不過平平耳而相其大體其中立而不倚者殊足爲四方之所拱向而不敢背立乎兩旁如謎鏡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空非空非色四大部中此方清潔若非堅執定本來面目從何得小意包格即各謎之小者如謎古人名黃香不是桂花是菊花梅蓮閒憲不如他宮之奇寂寂長門有異人劉伶漢家子弟做梨園許秋清尊綠漲方坐隱不知一葉下銀牀李師師童子六七人復有友五人只道三人中有一人誰知還有二千五百人太史慈翰林新造育嬰堂申詳准備文書報上司展禽自起開籠放白鷴公孫衍曰三世苦負詩囊張九齡學挽强弓未十年南霽雲楚天雨後見明霞林逋甲乙之鄉可以逃亡白樂天囊中不費一文錢賞盡清風與明月黃庭堅右軍寫道德經字字如金石晁錯眼底桃花驚半落從前深悔念頭差崔顥一派峰巒無限好幽禽相對更頻啼馮京兩人並轡入皇都梁鴻河橋有鳥獨高飛馮婦生在午年午月如何不作男兒呂布梁鴻配孟光不着綺羅裳山謳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盧鴻挾泰山以超北海第五倫朋友之交也孟浩然三宿而後出晝又一詩謎四人者少年行云綠柳陰中點絳紅楊朱奔蹄叩角鬧春風司馬牛少年意氣眞堪托季任一諾何妨縞紵通然友隱居云垂楊枝上漏春光潘柳歸去來兮獨擅長晉文從此塵勞方寤歌長息素絲白馬爲誰忙綿駒老農云中男驅犢出前郵牧仲長子攤錢送寺門孟施

會閘共兒曹相伴語告子今年齒落復生根易牙近世盛作意包知之者多故倍于他格

夾山格

夾海格

錦屏風

滑頭禪以上四格名翻條子另有管見一書以字三翻而成譯之殊無佳趣不若前之各格可以生發智慧快心爽目也故止存其名而已

燈謎本游戲小道不過適興而成京師淮揚於上元燈逢用紙條預先寫成懸一紙糊長棚上粘各種每格必具名曰燈社聚觀多人名曰打燈虎凡難猜之格其條下亦書打得者贈某物如筆墨扇香白扇之類今此風已不熾矣

酒令起于東漢擒白波賊如席卷故酒席言之以快人心是以名酒令曰卷曰波又曰快人心蔡寬夫詩話店人飲酒必爲令以佐歡樂詩云閒徵雅令窮經史然細考唐人酒令如沈亞之令狐楚顧非熊張祜盧發姚嚴傑方千李主簿李舁徐融輩所行令非不佳但皆寓詼諧譏刺或片言投合便結契好一語忤意重至殺傷性命輕亦損害功名有乖佐歡快人心之旨反爲卷白波之爭戰殺伐矣烏乎可即宋東坡與客以易卦爲令猶有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斋後斬小畜之太露翻不如半夜生孩兒不知是亥時是子時山上有明光不知是日光是月光之巧而佳也考謝言所行用古人一名一字如糾名辛字受伊尹名摯屈原名平曾哲名點樊遲名須劉季名邦項羽名籍枚叔名乘又二名一字者張九齡字壽鄭當時字莊婦人名如男子者蔡琰薛濤崔徽美人連字名者鶯鶯好好紅紅賽賽之類既有裨於風雅復又與世無侮取樂杯酒之間何其適也即馬援以馬革裹尸死而後已李耳以李樹爲姓生而知之鉏覺觸槐死作木

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仙才佳令絕無僅有然可爲知者道耳使在座有一才不能敏者即生忌嫉而況才與不才者乎猶記己丑春宵宴集予有詩云兩夜五更三點盡一堂二十四人歡乃舉一令各說子字俱切一人如癭子瘤子瘠子禿子聾子叔子嬭子兄子妹子變子倭子表子鵪子之類惟先聖先賢先儒帝王后妃俱不許道餘無避忌其時列座文武雜俗皆能應答如響爭奇角勝至令將窮之際突出一意想不到者舉席大笑誠快人心次日又行食物以地得名者因戒在座食素之人不許亂及葷味犯者倍罰惟葷則不忌素如蒙山茶松羅茶武夷茶湘潭茶霍山茶陽羨茶潞酒潯酒惠泉酒易酒滄酒高郵皮酒涞酒福橘青餅關東魚建連太和燒固始米龍猪台鴈徽州山藥安慮菜天目筍廣鴨萊雞滁鯽灤鯽固鵝鎮江醋川椒膠棗高郵蛋西寧桃宣栗羌桃松江蓴閩姜金華火腿之類不一而足人皆稱快及行食物以人得名者如東城肉眉公餅楊妃乳西施舌諸葛菜杜酒張梨欽餅董糕唐蹄畢肚婁包伍蛋羅酒僅得十餘種題目稍難應者即少遂不若前二令之歡快也於此可見當合衆心爲樂不當以才自恃不獨不能佐歡且或因此生怨皆不可知若舉座盡屬文人旗鼓相當又不可加以俗令也

西北人多強健東南人多脆弱地氣使然豈禽獸亦如是耶余守處八年每民間送虎一隻二隻遠邑送虎皮虎骨者甚多不聞某處某人爲虎所傷郡誌有日殺五虎記乃二大虎三小虎入城盡遭營兵鎗矢而斃家人金壽曾於縉雲縣夜行持紅燈籠緩步山腰遠望若燈三四點就之頗近方知爲虎雙目驚倒山崖人與紅燈輾轉滾下兩虎不知何物咆哮一聲攻尾而奔此不獨力怯更心虛矣

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蓄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蓄不吠之犬廬陵羅景綸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驅擊去之非捕鷄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按徐州產鼠一種較鼠形差小過貓則以嘴拱其鼻貓伏不能動是以下犯上矣大逆不道可與梟獍同科

壬午閣中監試副者南贛徐副使（楨）中秋後無事閒談贛州有小人生往來看者給以錢米呼其假父曰參見官長即屈一膝曰老爺安此假父教之者聲音類鳥雀不甚了了一應水火飲食之類假父能辦之據云泛海商人帶至者今十二年矣時主考侍御劉豹南（子鍾）

睨視良久曰一團陰氣信爲外國人也

幼時聞前輩閒談蒙古中力大者無如把都魯張京師煤車一馬前導一騾駕轅兩馬左右驂盛行時張於車後雙手挽住四騎步不能移又與友人戲友負簷柱而踞張拔簷柱以足踏其襟寒柱腳下友苦口乞求仍將柱拔起襟始出屋瓦不爲稍動張亦不面赤氣喘又與力之稍次者戲張隻手挽次者之腰帶張前曳次後卻帶忽中斷兩人俱跌爲之大笑王府前石獅子少有歪邪張左右擺設如持一碑塊然使正而後已

扈護衛（坦）從其至戚任所攜千金裝歸京師爲剽者覘知四騎踪跡或前或後得隙便剽劫之晚投客邸店門相對僅隔一街護衛見四人詫異心甚恐謂其親隨王達官曰彼非善類將不利於吾蓋知王勇而捷足以了之也王曰諸當善騙之乃持銀巨錠直入四人寓呼其店主人曰吾寓中無大剪敢借一用主人見其洶洶狀不敢不與王以銀付主人剪逾時不稍動王笑曰何懦也以銀入剪口持向已脛骨上兩擊而銀開眉不稍皺四人吐舌驚懼逸去護衛聞汾陽有名妓至其地欲一物色之妓爲豪者獨瘖等閒不得出護衛計賂其鴇母私載之來妓方與護衛飲狎豪者竊知之糾此方素能鬬者十數人入其寓欲生奪妓而辱護衛聲閧戶外妓大泣曰奈何害我王

曰無恐吾視若輩如拉朽耳出戶諸來者棍棒交下王先以左臂承之皆辟易其右臂亦然既而以撥其下衆皆隨踣而倒盡披靡歹散王亦不追闔戶而寢妓謂護衛曰明晨必大興復仇之舉矣王笑而不答詰旦一婦年可廿七八娉娉婷婷而入護衛之寓曰昨者爲誰乃敢敗吾諸弟子耶王視之私行白忖此娘子軍亦能復仇耶應聲而出曰惟某婦曰他不足怪獨此下一路乃吾家祕傳不輕示人汝從何得之汝師爲誰王曰吾師某某婦聞大慟哭失聲既而曰此吾叔也叔無嗣恐失傳故傳吾昨諸弟子言其狀吾不信有此今果然乎遂與王約比勢觀者如堵走數十迴環手足作勢各不相下點首稱善乃互拜結爲異姓兄妹而別

漕運總督屈公進美前爲廣西撫軍先君謫南寧司馬時曾爲屬下後回京先祖治席相邀一到先設猪首一熟鵝一饅首廿個食完然後人席諸客尚在拱讓而此公之十二器中已湯然無餘矣夜深復梁公戲同官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騶盧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狄曰狄字犬傍火也盧曰犬邊有火是煮熟的狗有以身體形像相謔答曰縮頭連背矮漫襠畏肚寒祗緣心渾渾所以面圍圍太宗笑曰詢殊不畏皇后聞耶有以姓相謔者尤延之爲太常卿楊誠齋爲祕書監一日尤誦一句屬楊對曰楊氏爲我誠齋答曰尤物移人又狄斯不爲虐耳宗黃老者尚清談弄文翰者事滑稽大率寓謔浪于風雅者居多是亦一善也逮至後世有君命臣相謔者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聾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以大笑可爲雅謔劉後爲浙閩總制曹降卑城知縣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衛人美武公之詩也戲謔上古已有荀能善爲之千里馬乎今日而千里矣倘明日足躓不能千里是烏得名千里馬耶飲酒亦若是耳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孔子貌似陽虎今人亦有面目相似者湖北董開府國興與浙江趙藩司良璧相似俱旗籍人西川王觀察侹與公江芮別駕鈺相似俱

以方物侑酒屈大言此物只可塞牙縫更進雞子三十枚始散

提學劉副使公琬時同官豫章招集僚友見正席外旁列三几皆陳列酒器大小畢具中有最大一瓢可容十升予笑曰此盛酒巵非飲酒杯也公琬曰君未見飲此巨觥也耶諺云主不喫客不飲吾請先自飲以博諸君一粲立呼酒至滿此瓢兩手捧飲座客皆立視時優人正演西廂雜劇亦暫駐停拍未幾徐徐而盡其扮紅娘者所持折疊扇不覺墜地吹合諸人咸住簫管公琬置瓢几上無巽未飲時予曰君復能飲此瓢乎公琬曰吾今爲主宴客當留量相陪烏可先醉予曰今日如此痛飲明日尚能再飲不作病酒狀乎公琬曰君知猶及史之君子于其所不知蓋嘲弊耳曰見在田飛在天時乘六以御天確乎其不可拔潛嘲一老翁綽號土地曰入其疆闢人其疆蕪諸侯之寶三敵人之所欲者吾嘲一文士名達曰在邦必在家必小人下不成章不皆用經書成語而末句尤奇有倩俗相謔者東坡戲

佛印曰時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古人以鳥對僧自有深意佛印笑曰所以老僧得對學士有兄弟相謔者韓浦韓泊能爲文泊常輕浦曰吾兄爲文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而已予之文造五鳳樓手也浦聞作詩寄泊曰十樣蠻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有兄妹相謔者東坡小妹云蓮步未移香閣內額頭先到畫堂前妹答云滿面不知口何處忽聽毛裏一聲雷有夫婦相戲者秦少游喬妝戲小妹云願小姐身如藥樹百病不生小妹答曰任道人口吐蓮花半文無捨此皆戲謔之善者也明時竟有父子戲謔者一父進士官太守致仕家居其子孝廉謁選得某郡別駕父誡之曰爾素詼諧利口傷人今居官矣須痛改焉子揖而對曰堂翁吩咐得極是晚生領教是子戲其父矣更有父爲宰輔子尚諸生一日父至書館子他出問館童知子爲狹邪之遊乃書其壁曰昨日柳卷今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子歸見之即寫一箋達其父昨日暴雨今日狂風陰陽變理相公相公是子諷其父矣又一老儒有二子長諸生次孝廉父與次弈長從旁觀局老儒曰此非秀才家所爲之事長慚甚棄家入山寺讀書二年亦膺鄉薦榜下其父已卒歸來一痛後撫棺大言曰何不少待對坐下一盤棋也好是子詰其父矣戲之與諷與詰俱不可並記之以爲文人之戒

明末浙東馮宦曾爲某省撫軍予告家居適遭國變城破登樓欲投繯盡節其子及家人環遶而泣遂偷生投順其後愧悔悲號不食三月而卒儻死於三月之前豈不完名全節此子陷親于不義可爲大不孝家人亦不忠也先岳李公迎春爲廣西方伯同城孫延齡反其婦孔四貞即定南王之女逼李公使降李公罵不絕口欲拔佩刀自刎家人邵六再三勸阻且曰陽爲從順以待天兵可也李公爲其所愚後孫孔夫婦疑公兩端遂被害此邵六陷主不義眞爲可恨所以大丈夫臨大節貴能自決不爲人所移

廣平冀公治如鈞年五十無子夫人妬而有才素不孕不惟不容納妾即婢子必擇奇醜者公治無奈亦甘心聽之矣其弟如珪有三子欲以一嗣公治悉以所晰家產並歷任宦囊咸付其弟董理而弟婦忻忻以爲得計更逆料兄嫂之無他也初公治由司道內陞京卿便道抵家將進都治備儀物以足傾遺屬其弟檢點蓋歷任所得羨餘久已緘運于家矣其弟與婦在室私語夫人偶過窗外聞弟婦詈其夫曰禮物何須過多此皆已到我手之物好留我的子孫受享又與老絕戶何爲夫人駭然自言老絕戶一語實傷我心泣暗下隱而不發趨公治束裝先赴京卿任行後夫人乃詣村莊遍覓女之豐厚強壯者得五人親送至京公治方與客葉戲聞夫人至大驚葉半墮地急見夫人曰胡爲乎來夫人曰吾爲君送妾來也此居湫隘亟易之乃出金爲稅大宅而居公治喜出望外不解其故然亦不敢問也夫人乃詳審五女癸水之期以次第侍寢其不侍者留伴夫人未期年皆受孕逾歲生子二女三又期年生二子未幾歷進秩兵部左侍郎夫人辭歸公治苦留不得乃曰君留二子一女以娛朝夕吾攜二子二女歸家且與二叔算帳耳始明言所以娶妾之故爲老絕戶一語也抵家悉以讓寄如珪產業宦橐按籍取趙如珪夫婦方悔失言後如珪三子皆殤竟絕嗣轉得公治之子嗣之信乎存心不善神鬼共殛之

四川己酉鄉試後孝廉數人結伴公車過陝境內一少年留宿狹邪以假銀給之次日北上自覺于心不安入閘恍惚見妓不終場而罷歸途復經前處隣人告曰自君行後妓以銀付鴇母母識假銀怒而扑之身無完膚妓泣曰命薄至此何以生爲夜即投繯死矣孝廉聞之不勝愧悔後揀選縣令未任而羽人以爲薄倖之報云

妓女無良人盡知之至其肆惡設騙未聞有果報者秦妓鴛鴦與一

太學生狎往來甚密嫗許鹽商從良行有日矣生徜未知嬌過生寓紿曰有急需貸君四兩五錢三日即償或薦寢或奉趙決不愆期生即如數付之不知嬌之誑已也越期不至往詢之業已從商遠颺生付之一笑而已年餘生夜夢嬌衣紅衣腰繫白巾蹙容前拜曰來償君債驚醒天曙家僮報曰柵中牛產一犢生心動往視犢渾身赤色環腰白毛一線生領之後生出遊二年歸問犢何在家人曰主母已售之矣聞價若干曰四兩五錢生悚然明告家人始末傳之遠近駭人聽聞可見設心誆騙雖下賤如娼妓猶不可爲況其他乎

某侍御鄉居一日赴友招薄暮歸家遇市兒醉立中途從者令少避市兒怒曰吾與若桑梓也曷避爲從者叱之市兒大怒穢言肆詈侍御令與者紆道速歸市兒隨其輿且行且詈逮至門侍御令閘者亟扃其戶市兒持瓦礫擊門而詈隣人見之力勸始去從者跪請於侍御曰彼小人敢犯若此請送諸官以法治之侍御曰彼非詈我也從者曰彼且直呼名焉侍御曰世豈無同名者乎一笑而罷次日遣其子若弟詣市兒家曲致慇懃爲謝罪狀越日復以酒肉遺之未期年市兒以毆人致罪問死下獄侍御復令人賚酒食於獄中視之市兒大呼曰某公殺我獄吏及卒驚詢其故市兒曰曩者予以酒後犯公公於是時以官法處我我當知懼懼而悔焉豈有今日公乃不加責而反慰惠交至予以公尚如此他何懼哉是以益肆無忌殿人致死則今日之死謂非公之殺我而誰與噫優容盛德也不加責而縱成其惡則過矣傳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無庸將自及故書曰克誅其心也此市兒之死侍御克之也君子之待小人優容可也優容而克之不可也

甘忠果公文焜以雲貴總督進京陛見時吳逆反情已露特命回滇過鄖鄂先君爲廣平太守接見其四公子隨甘行公云聞公有四女賢淑與此子結爲婚姻何如先君答曰俟定亂復命後議未遲也甘公淳懇再三即取魚袋中欽賜金鏡一枝爲定先君歸向賓客曰此兵器也烏可爲聘恐兒女俱非佳兆三桂反甘公卒四公子同盡節於吉祥寺而四妹不久亦亡入服先君先見之明云

二孫永鎖隨其父母暫寓涿鹿有貴公子求親侍御夫婦一見永鎖曰此眞吾壻也不願貴公子即商之垓兒夫婦垓云上有尊長未敢自專且如貴公子何一日垓婦他往過侍御侍夫公夫婦一見永鎖曰此眞吾壻也不願貴公子即商之垓兒夫婦垓入擁之入拉謂其女曰此爾姑也亟拜見垓婦見侍女端莊幽靜愛之遂馳報老母老母曰此天緣非人謀正俗云愛親作親者是也即煩親友作合今則夫婦和好兒女成行矣此事頗類傳奇附記之

先外祖馬勤僖公之先以大司馬大中丞總制三邊陝川居官清正嚴明一時倚重但性情稍偏未免失之於刻卒後恩賜祭葬廕一子入監因乏嗣有辜盛典先後螟蛉二子亦各無後人以爲奇堪與家言此必卜葬於絕地也即如禪和家埋骨不吉其門徒亦不能繼何況大人此說更屬荒唐居官或刻則有傷天和亦所忌也

張遂寧先生鵬翮以宮保尚書總督河道駐淮安清江浦行署之西有大方池蓮最盛盈忽開並蒂數朶蓮房頗大先生宴集僚屬賦詩寫圖以紀其事時封翁太先生在署年正八旬先生與夫人結髮齊眉介弟三人二公子暨孫輩俱歡聚一堂人以爲佳兆云先生教以當如是也

遂寧先生平生極敬關夫子極慕諸葛武侯之人品學問關帝集有誌書二本武侯集有忠武誌八冊俱考訂詳明可法可傳總河行署川堂後有廳事三楹南面供奉關帝像旁周將軍持刀侍立西面設几案遂寧先生端坐辦理公務幕中無一友一應案牘俱係親裁有時集寮屬商略稍有私曲即拱手曰關夫子在上監察無遺豈敢狥隱閒有以密語干瀆者即曰周將軍刀鋒甚利爾獨不懼耶

江西觀察韓敬一象起署中牡丹九月上旬大放數朶不減春時惟

葉不甚茂耳同事諸公分韻賦詩宴集者十日敬一性喜繁華而不
能久且暮年無子人亦以爲先兆云
余守括州時十二月下旬雜花作蕊梅花盛開立春詩有插瓶花影
一蜂過之句同人以爲太蚤豈知四方風氣不同無足爲異至溫州
十月小春桃花杜鵑山四如火則蚤而又蚤矣
武林梅花最盛惟西谿更爲幽絕小河曲逢僅容兩小舟並行舟可
五六人一坐賓客一載酒具茶竈深極處香風習習落英沾人衣袂
所持酒盞茶甌中飄入香雪沁人齒頰覺姑蘇元墓鄧尉猶當讓一
頭地也種花人本爲射利而愛花人各具性情春光成就能兩得之
抵岸有一道院院中古梅二株不知其幾何年矣一紅一白枝幹交
互屈曲盤錯亦莫辨其何樹爲紅何樹爲白橫枝如偃可以登陟予
上至顛則樹頂廣闊平衍上設竹榻一具予乃趺坐高臥清味透人
肌骨別是一番境界眞香國也
緜毬一名雪毬一名玉圃舊皆木本大樹近以通洋自洋載至中國
者名洋緜毬草本也其花初放小蕊黃色成毬始白將敗則紫開最
長久惟畏日耳截枝插地避陰易活
烟草名淡巴菰見於分甘餘話而新城又本之姚旅露書產呂宋關
外人相傳本於高麗國其妃死國王哭之慟夜夢妃告曰塚生一卉
名曰烟草細言其狀采之焙乾以火燃之而吸其烟則可止悲亦忘
憂之類也王如言採得遂傳其種今則遍天下皆有矣其在外國者
名髮絲在閩者名建烟最佳者名蓋露各因地得名如石馬余塘浦
城濟寧乾絲油絲有以香拌入者名香烟以蘭花子拌入者名蘭花
烟至各州縣本地無名者甚多始猶間有吸之者而此日之黃童白
叟閭閻婦女無不吸之十居其八且時刻不能離矣諺云開門七件
事今且增烟而八矣更有鼻烟一種以烟雜香物花露研細末唉入
鼻中可以驅寒冷治頭眩開鼻塞毋煩烟火其品高逸然不似烟草

之廣且衆也
門人尹生楷在商丘宋太宰座次人有以寶石呈售者太宰命別眞
贋生楷取視太宰哂曰辨琥珀用鼻辨寶石用舌蓋寶原從石出尙
具鋒稜其性帶涼舌哈便覺不似假者之溫而滑也予旋命取試信
然又大家閨閣欲試珠之眞假貝之以線眞者一涼無停假者頗澁
遲遲方下以眞者質重而假則質輕耳志之亦可爲博古者一助
京城西便門外二十里諸爲莊南士人名姥姥墳乃明朝葬宮人處
也冢固纍纍碑亦林立文皆奉皇太后或皇后懿旨諭祭翼聖夫人
或贊聖夫人奉聖夫人之類文更典雅皆出司禮監太監手筆守墳
老嫗尙能言其所以每於風雨之夜或現形或作聲幽魂不散余題
詩有莫怨當時恩厚薄十三陵上亦斜陽之句地震後碑俱倒仆將
來自化爲烏有矣
余守處郡赴杭值季時制府王公鰲 廉使卞公永譽於十二月廿七
日獲海賊九十八名即日審明人告廉使傳予同審臬署即岳武穆
王舊宅也堂廡高峻威嚴審至三鼓未及一半余覺寒甚出換狻狸
猻厚裘回視廉使坐南面旁設余座燈燭輝輝侍立之人類皆猙獰
猛惡大聲喝呼聞之悚然階下之人各各戰慄枷鎖之聲恐人心膽
因歎曰所謂陰間森羅殿者誰其見之哉會勘完止坐爲首六人餘
以眷從寬之後待罪西江每每念及多於死中求活三年之久庶於
心無媿也
西江梟署有揆道堂七間高大軒廠構自明季余每於聽訟後一更
時獨坐公案默祝所審事件有寃否已決人犯有屈否或神明警戒
我或鬼物責備我我坐此靜候胡不速至耶漏三下終寂然余方退
寢
揆道堂西畔廡于雷梁柱皆老楠本想前朝舊物也其下惟蜈蚣穴
數處然蜈蚣甚小別無他異

揚子江以北數百里平原並無一山而淮安府附郭名山陽縣考志書云舊有地名山陽因以名縣然未詳所以命名之故詢諸野老參以己意蓋山以南爲陽縣北有鉢池山爲二十七福地之一王子喬修仙處地形較他處高數仞非土非石皆積砂所成豈山陽以此得名耶

洪澤湖心離隄三十里有洪澤郵秋深水落時屋基石礎隱隱猶在東坡詩題發洪澤中途遇風復還即此地也明平江伯陳瑄築隄百里環抱湖水令其出清口以三分濟運七分敵黃每水漲時隄裏之水較隄外之地已高數丈諺所云日費斗金不抵西風一浪者是也至今一片汪洋人亦不知有洪澤郵矣余初赴河工總理高家堰見長隄屹然基固寬八丈三尺隄裏俱層層石砌縱有狂風巨浪可保無虞也

隋煬帝由河南幸揚州開河行舟今四州之汴河即其故道一日至

破釜涸而雨乃易名洪澤涸齊書云洪澤涸在淮陰鎮之東淮陰鎮即今之清江浦也

予棄舉子業即耽吟詠以逐年所得漸次成帙名曰葛莊編年詩蓋存詩兼記事也繼以樂府古風五言七言律絕諸體各從其類加以刪改名曰葛莊分類詩鈔業已梓行孔東塘南遊返相謂曰君詩分體耳非分類也不見李杜有分體分類各集乎予恍然若失亟命梓人更正而已印行者悔無及矣

後塲用表判明時舊制也本朝崇尚風雅特諭閣臣議去判增詩以五言六韻爲合格予私念天下才人如星羅棊佈知者固多但恐窮陬僻壤後生小子眾不能周知且五言六韻即宋金元明作此格者寥寥無幾昭代亦不多見檢予生平不過五首而題各試帖者僅一因與同志諸子先取唐人之可爲楷法者選輯名曰花豫樓五言六韻唐詩豫梓以行提要錄二月十五日爲花朝予生後一日故命名

花豫

老爺奶奶之稱乃仕宦家兒女之呼其父母也湯臨川還魂記內游園一齣杜麗娘云這般景致俺老爺奶奶再不題起近俗稱諸神道亦曰老爺奶奶玄天上帝曰眞武老爺關夫子曰關老爺岳武穆王曰岳老爺黃河金龍四大王之神稱神曰大王老爺河曰老爺泰山碧霞元君則曰頂上奶奶清口之惠濟祠曰奶奶廟他處凡元君行宮皆以奶奶廟稱之在鄉人婦女之愚意蓋尊之如顯宦親之如父母也近日士大夫稱知縣曰父母稱知府曰公祖百姓稱知縣爲大爺知府爲太爺是縣爲父而府爲祖也等而上之無可加矣則爲大老爺太老爺至於婦人之奶奶亦是通稱今且一概加稱太太矣等而上之則爲老太太祖太太明時巡按止稱老爹府縣止稱相公命婦稱安人夫人至老相公老夫人而盡之矣近總不聞此稱唯老爺太太竟成宦途通套無分官品之大小上下矣明時巡撫都

爺總兵稱總爺今一概大老爺在督撫提鎮國家大臣受之允當以下鹽學監督司道等官亦居之不疑寧不汗顏乎予每聞此甚覺不安但比比皆然未敢棄醉而獨醒也

商丘宋公記任丘邊長白爲米脂令時幕府檄掘闖賊李自成祖父墳墓中有枯骨血潤白毛黃毛白蛇之異與吾聞于邊別駕者不同長白自敘其事曰虎口餘生而曾銀臺子清 寅 演爲墳詞五十餘韻悉載明季北京之變及鼎革顚末極其詳備一以壯本朝兵威之强盛一以感明末文武之忠義一以暴闖賊行事之酷虐一以恨從僞諸臣之卑汚游戲處皆示勸懲以長白爲始終仍名曰虎口餘生構詞排場清奇佳麗亦大手筆也復撰後琵琶一種用證前琵琶之不經故題詞云琵琶不是那琵琶以便觀者著眼大意以蔡文姬之配偶爲離合備寫中郎之應徵而出黥傷董死並文姬被擄作胡笳十八拍及曹孟德追念中郎義敦友道命曹彰以兵臨塞外脅贖而歸

旁入銅爵大宴禰衡擊鼓仍以文姬原配團圓皆眞實典故爲遮飾不
郎女之上乃用外扮孟德不塗粉墨說者以銀臺同姓故爲遮飾不
知古今來之大奸大惡豈無一二嘉言善行足以動人與感者由其
罪惡重大故小善不堪然士君子衡量其生平大惡固不勝誅
小善亦不忍滅而于中有輕重區別之權焉夫此一節亦孟德篤念
故友憐才尙義豪舉銀臺表而出之實寓懲微旨雖惡如阿瞞而
一善猶足改頭換面人胡不勉而爲善哉若前琵琶則高東嘉撰于
處州郡城之西姜山上懋黎閣中予守括蒼曾經其地閣雖已圮而
青山如故不勝今昔詞人之感傳言明太祖讀琵琶記極爲稱賞但
欲改易一二處面語東嘉曰誠能改之當賜以官東嘉唯唯然竟不
肯易一字于此見其品行之高記中賓白宏博可以見其學問之大
詞曲眞切可以見其才情之美自古迄今凡塡詞家咸以琵琶爲祖
西廂爲宗更無有等而上之者至于立名琵琶或云因指王四而言

趙五娘者趙姓下第五爲周氏蔡邕者取寶榮傅下二字同音也皆
不可考既諸姓名假借何獨有取于伯喈中郎而加以不孝乎且漢
世尙無狀元之名未有八旬父母其子娶婦止兩月者況陳留距洛
陽不遠焉有子登巍科贅親相府官居議郎不捷報於家非道路相
傳無一知之者陳留洛陽屬邑如此飢荒即使不歸何難拯救乃忍
聽父母餓死而耳無聞者及至五娘上路忽又有李旺接取家眷一
差種種疑竇在東嘉或有別解今後人曲爲回護終屬牽强恨不一
起東嘉而問之予題一絕云琵琶一曲寫幽懷自是千秋絕妙才歌
舞場中傳故事蔡邕眞倜狀元來
近來詞客稗官家每見前人有書盛行於世即襲其名著爲後書副
之取其易行竟成習套有後以續前者有後與前
絕不相類者亦有狗尾續貂者四大奇書如三國演義名三國志續
取陳壽史書之名東西晉演義亦名續三國志更有後三國志與前

神後此縱佳自有崖岸不獨不能加于其上即求媲美並觀亦不可
得何況續以狗尾自出下下耶演義小說之別名非出正道自當凜
遵諭旨永行禁絕
屬對雖曰小技然有絕不能對者有對面勉强者如泥土地對鐵金
剛剛字從側刀非金傍也即石城隍亦不合格至一二三則絕不能
對矣烟鎖池塘柳對以波焰錦隄梅殊無意味梅香春意動連符蒼
司馬對以月老夜情多仍欠自然棗棘爲柴欽斷劈開成四束何等
眞切對以門遮屋移多就少作雙關何其謬也又荷蓋水珠柳線
松針穿不過純用假事更難屬對惟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
因角聽毋乃不足于耳煞巧合天然偶過山陽學明倫堂見一聯云
黃河水滾滾而來文應如是韓信兵多多益善學亦宜然頗稱爽貼
明嘉靖時以青詞倖進者甚多惟袁慈溪相國煒 醮壇一聯不獨在
諸青詞之上亦在相國青詞之上聯云洛水元龜初獻瑞陽數九陰

數九九八十一數數原于道通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威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于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

予守括若時過青田青田有南田山山者誠意伯劉伯溫先生故家也先生爲明開國元勳功業文章銘誥諸政府昭之史册傳之藝苑膾炙人口雖天文曆數之學何嘗不爲寓意然不喜屬乎此自胡惟庸進讒以談洋司有天子氣謀爲葬地先生憂憤成疾惟庸以醫來飲藥腹中積塊如石疾革太祖遣使送歸還鄉月餘而薨後世專以鬼怪附會矣乃謂先生未過時得天書於白猿看守之石壁壁裂得書一匣書中語句多不得解遍訪無知者幸遇周顛仙于山寺拜爲師指示精習始知天文地理未來過去其佐明興國者天書顛仙之功也故凡事前知言無不驗一日太祖微行適勳戚家造屋正上中梁過其門見門後一人身服齊衰狀貌醜惡一瞬而滅太祖回問曰今日附會矣乃謂先生未過時得天書於白猿看守之石壁壁裂得書一匣書中語句多不得解遍訪無知者幸遇周顛仙于山寺拜爲師指示精習始知天文地理未來過去其佐明興國者天書顛仙之功也故凡事前知言無不驗一日太祖微行適勳戚家造屋正上中梁過其門見門後一人身服齊衰狀貌醜惡一瞬而滅太祖回問曰今日上梁觸犯凶星是何人選擇者劉伯溫答曰是日雖犯喪門神煞喜遇紫微沖破能化凶成吉耳太祖暗驚又一夕宿民家無物枕首乃以量斗爲枕竊聽隣家聚飲忽一人出外小遺大呼曰不好今夜天子私行吾輩當仔細發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太祖急推斗而起又聞飲者羣出言曰離斗口尚遠即當歸位也太祖回告伯溫伯溫曰臣觀天象亦如此遂下詔不許民間私習天文其事類此者頗多太祖心久疑之因惟庸之譖外示保全心益猜嫉聞其死乃遣人將其殮棺前鋸一尺意欲斷其首也及鋸乃是空棺內貯大明律一部而獨揭發塚一條開棺見尸者斬蓋伯溫已先知之故預造此長棺空前一段以待其鋸也遣人回奏並以律呈太祖見而驚歎曰律爲吾造吾自犯之耶遣令安葬而止邇年後裔貧困異常至本朝僅有諸生數人昔年所賜田土山隴俱編入爽齊民一體辦課矣每有山崖洞壑被人掘啟者必訛傳曰劉伯溫富年窖下藏埋造子孫窮困至

章奏文移告諭前列曰官銜各隨品級之大小而署之明武宗復議北巡實事游幸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命內閣草勅楊廷和等上疏力陳不可疏上不省廷和稱疾不出武宗手劍立命梁儲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草勅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遂止予以爲官銜從無此尊崇者然不過游戲耳未嘗實有其事本朝相國圖 海督師秦中予見其檄文及告諭銜云撫遠大將軍一等公都統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圖位列五等皆係極品亦可謂尊崇之至矣

溫處觀察駐箚定以溫州府城城之北有松臺山上有望闕亭傍山下有寶綸閣爲前明賜太師張文忠 孚敬 之相府也孚敬初名璁以議禮迎合世宗與桂萼方獻夫一同驟貴璁更善伺人主意不期年由南京刑部主事超陞翰林學士後遂登政府賜名孚敬今子孫雖式微其府第猶存家藏遺像二軸予親見之一爲張公坐像戴紗帽

而兩翅尖銳服大紅紵絲仙鶴背胸腰團玉帶一畫世宗皇帝像上坐兩傍各畫太監十數人窄袖軟帶牽馬而立張公遠來朝謁戴長翅紗帽如今戲中扮官長所戴者服緋衣玉帶皂靴全不似今戲中所戴丞相幞頭上面皆方而兩翅扁方曲長以向上者緋衣係長領非如戲上之圓領予甚訝其不同及見草木子所載蟬冠朱衣方心曲領玉珮朱履是革隋制也幞頭大袍隋制也今用蟬冠朱衣方心曲領玉珮朱履是革隋而用漢也此則公裳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襴衫宋服也巾環襆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方巾團領明服也庶民用之朝服一品二品用犀玉帶大團花紫羅袍三品至五品用金帶紫羅袍六品七品用緋袍八品九品用綠袍皆以羅流外授省箚則用榠褐其幞頭皂靴自上至下皆同也閱此想明時尚沿前制未盡改歟幞頭始於後周而畫漢時之像竟有用幞頭者又不知何解也

張璁以議禮干進恬恩作奸固非善類然其改奉孔子爲先師易像宴安然無恙歷考府誌自嘉靖至今太守能循資而陞者絕少豈眞爲劉起龍今亦十餘年予鄉卓異隨遷江西九江觀察副使代予者爲劉起龍今亦十餘年畢具如碗口大予不以爲怪亟投諸火其時康熙三十一年歲壬申

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燈下用馬尾結成小兜太祖問爲何物對曰此網巾也用裹頭上萬髮皆齊矣明日召道士並取所結網巾遂爲定制

吾友申符孟（諱兆光）張越千（諱王紫詮）其壯年名字皆具超達飛騰之氣符孟以世家門蔭越千以博學茂才紫詮以部郎出守歷仕觀察及其後也符孟不樂仕進改字曰稺盟號曰聰山越千絕志場屋改名曰澎改字曰月阡號曰曼持紫詮罷職閒遊改名曰嬰改字曰紫裕號曰能如名與字音同體別不獨寄興林篁放情魚鳥而取號之義實出有心玩世逃禪入道不復營營人事非好慾高遠耽寂靜也蓋亦無可如何者耳文人暮年多事仙佛太白遊仙香山偕老道場二公猶然況三君乎

營造時果爲木工所壓鎮邪殊不可解

俗以官吏不參正五九其謂官長莅任不宜用此三月者此說起于宋宋以火德興蓋火生于寅正月爲寅旺于午五月爲午墓于戌九月爲戌謂此三月爲災月當避也予自築仕以來雖歷任五遷而攝篆署理不下十餘次凡一接印即赴視事弗少遲延不獨不拘正五九月抑並不選擇日期是以不爲橫惑胸中然每見此三月亦有親友莅任者未見主何吉凶也

諺云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爐又云太上老君不煉丹謂此三日爲月忌凡事必避不可用也野語云衛道夫聞前輩說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民庶不可用予爲解之月忌之說太誕君象之說太腐皆非也日辰各有所犯生尅之理隨時變化未有以此三日遂爲萬古不刊之典不較年歲不拘干支不論節序而一概論之也予任浙東觀察時于十四日遠接制府歸得據疾

家人輩皆以犯月忌所致予笑曰此日文武官屬同行者甚衆豈人人盡患瘧疾耶衆亦失笑

今稱父曰嚴易家人彖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則是母亦稱嚴今稱母曰慈而每稱人父子曰父慈子孝則是父亦稱慈爾雅婦謂夫之弟曰叔而禮叔嫂不通問後世亦有稱夫之弟爲小郎者見于唐宣宗責萬壽公主曰豈有小郎病不往視乃觀戲乎王衍妻郭氏怒衍弟澄曰太夫人以小郎囑新婦謝道韞遣婢白獻之爲小郎解圍兩家締姻相稱曰親家見唐蕭嵩傳皆平聲今北方以親字爲去聲按盧綸馴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則去聲有所本矣近又呼曰親家公親家母

江南督標中軍副將衙大者升總戎順治間一李副將陞福建總戎時先祖爲江南方伯約諸同僚公餞讓李首坐李云不敢先祖曰公陞總鎭今非昔比矣應如此坐李作跼蹐不安狀曰老爺們原是金子小弟到底是塊錫衆官爲之捧腹

四川一參戎陞廣東協將到汛最遲郡守郊迎云望公已非一日何遲遲至今想因蜀道難行耶協將答曰家口衆多就難行了倒也論不得熟道兒生道兒

一守備由小軍出身見上官仍稱小的上官曰爾今官矣猶如此稱殊不雅可易之備曰將如何上官曰稱卑職備切記之一日隊伍中有年長者獲罪於備蓋自恃爲備之前輩未免驕縱備大怒曰卑職今是爾之本官如此放肆難道卑職不敢責爾耶衆兵哄堂益輕之材官健兒罹每遇督撫提鎭賞賚優待必曰大老爺的恩典一遊擊年將望五始生一子制府聞之賀曰恭喜爾得一子矣遊擊急趨跪謝曰大老爺的恩典兩傍聽者笑幾失聲可與南唐宮中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賜深媿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此語同堪絕倒

壬子癸丑冬春間有浙東單友遊京師能爲扶乱之技余適無事延之書齋者數月頗刻畫沙詩詞不下數百頗多佳句有出人意表者爲時已久散失居多今就其僅存傑笥者數十首鈔之

李青蓮

人生過隙一夕千秋徘徊詩酒與子淹留雲分半榻月到十洲剪玉爲韻分金結儔乘車載笠白鶴青牛飛觴把臂弄玉鳴鳩能爲道合指爾良謀

花睡

春來日落興初濃結蝶聯爲點翠重無語欲眠芳露冷瓊樓深鎖態從容

鳥夢

晚林歸去抹遍天高臥南枝隱碧煙不許飛雲驚睡覺且將毛羽寄林泉

望後一日社集諸友此夕呂純陽王方平李青蓮雲英丁令威五仙赴壇

呂道人

弱水三千里憑虛一問君開樽休說劍剪燭好論文春意含梅蕚風威鎖凍雲從今與子約慎莫輒相分

乩批馬子拈韻與青蓮云字

梅意詩香韻自多月來雲靜水無波三千酒國隨吾嘯九十春光奈爾何有鶴欲眠天漢碧將詩送惱海山歌從來花裏傳經濟何必披雲老赫羅

許子拈韻與令威拈字

化鶴容將城郭曠門雲無續晚霞紅千秋事業梨花夢百代笙歌梵宇鐘樽前有何情深淺身外無塵任濟濃放得腳跟天地闊浮

鷗沙鳥弔英雄

劉子拈韻與雲英余云欲得一詩餘限小字

梅魄冰心青鳧小漁擢纔來驚醒溪邊鳥桃花紅片春多少流到人間仍未曉阮郎不見憲天杳宋玉多情吟得迴文巧瓊樓深閉埋芳草對倜嬋娟情自好

單子拈韻與方平仙字

人生如朝露邂逅好相憐漢苑春風後秦疆烟草前和歌酬世把酒問青天能以葫蘆裏敲桦第幾仙

倪句呈青蓮大仙求和

悔有清苓月有華故將詩酒動仙槎追遙天上來青鳥游戲人間走白沙一語纔成搖海岳千瓢微醉臥烟霞風流百世仍如許願擲凡夫衆似瓜

和

寒雲鎖月鏡飛花瀛海塵蓂過閒家千疊玉簫吹紫鳳九還金液煉丹砂東君有意催春雨北海開樽聽暮笳今古一宵詩酒客歸來長嘯問胡麻

青蓮乩批劉子進一大觥聯句可也即以花豫樓爲題花豫者二月十五爲花朝予生於十六故名

瑤池昨夜祝蟠芳今日天台謫阮郎月裏參差鋪錦繡人間迤邐起笙璜鳥歌初度南飛曲蜨板先敲宿雨香

（儀鳳氏始知雲影映清光雲英云方不結句不佳改之）笑吐玉壺春十二簾雲影接蟾光

（青蓮云可稱全憶花豫樓從此不朽矣再作一小引何如雲英代之）

儂來上苑時際嘉平碧岫停雲紅波掛月蕭樓人寂冰壺夜寒敲金夏玉百疊千迴把觥吟風千秋一日問劉郎之鳳館春半瑤臺嘯阮籍之蘇門月中瓊宇祝花神千宿雨介眉壽于芳晨所謂借

花生意聽鳥天機夢遊八極羣英引領春風星映連朝煙玉飄搖
皓魄故樓名花豫人列仙班聊以八言惟希一粲

武陵老人徐禎卿 又批今日有酒仙來當備佳釀各自留題

半畝逃秦地千秋避世人閒調蟾窟曲靜看茂陵春壺裏天原小
囊中劍有神沙棠載琴鶴終日臥漁津

弄玉

寒事將了了梅音有分曉明月何多情輕雲忽淡掃醉臥石牀飛
高吟過蓬島流水撫松枝懇慮逐歸鳥邂逅李端端企仰蘇小小
而以相思琴報得同人好極目眺平蕪青門盡芳草願寄長干行
綠雲人未老

王喬 賦得愛月夜眠遲

夜將花起雲影翻流水婵女多情情不已伴風中待露裏西窗欲
落消魂無端冰魄梅痕這樣清光錯過人生幾個黃昏

謝靈運 詠花睡鳥夢禽啼用如夢令花睡限夢字鳥夢限睡字

花睡

春夜雲深露重醉倚雕欄乘興抱蝶氣婵娟笑爾孤零誰並休動
休動正做紅妝好夢

鳥夢

歸去噫噫隊隊共覓華胥良會枕月臥雲巢相抱松風鶴唳惶愧
惶愧博得南枝穩睡

青蓮

乘月懇虛來又爲織女約停梭相勸酒星河代洗腳我道玉衡邀
織女則不樂昔日張騫槎怪他恩恩過青蓮爾多才有詩待子和
下我珊瑚牀懸我明珠絡與子結千秋莫學牛郎薄青蓮笑不然
玉衡頗清脫弄玉擅吹簫開樽待同酌吟詠即歸來與子慰寂寞
雲漢白茫茫婵娟青灼灼願得醉翁情千秋爲好合願得玉衡情
采蘭贈芍藥聽得鳥嚶嚶慎莫氣盤礴詩膽破重霄飛上通明閣

張鷟

雲斂香消日影斜春風欲到上林花千江碧浪穿明月萬壑青蘿
鐵絳霞傲骨嶙峋天共老襟懷浩渺海同賒自與赤松遊漢苑至
今猶犯斗牛槎

回道人

水雲遊遍乾坤小花落花開人易老閒來飛過洞庭秋鐵笛一聲
天澹掃

劉海蟾 問世有戲蟾像是大仙否批吾乃先朝宰相得道後化一戲蟾頑子笑遊塞市以度世人

幾宵燈火結屑氳採藥人歸報屬君赤舄不穿忙跨鶴黃冠倒戴
細論文花枝簇簇婵娟影粉蝶翩翩玉女裙今日聯盟留好句向
盧高臥九皐雲

青蓮乩批共飛仙而把臂同明月以傳杯不以聯吟罰依金

谷詠梅花聯句四首

六橋寒玉散空江驅背春風酒一缸嚼碎冰魂香片片含凝皓魄
影雙雙香隨蝶夢羅浮遠 余云此句微妙不能聯續聞三杯月入林鶯琴韻降 李云不對不過上句大仙亦當斟以巨觥批阿阿果然不佳異日再改 自是清芳餘傲骨不教桃李影橫窗

謝靈運

二子起句了

佇立風前態自奇撩人幽韻兩三枝半壑輕烟籠玉屑一簾清影
映瑤池芳心古道甘涼薄傲骨衷情學醉癡擬臥石眠雲慵不起美
人無力枕微支

雲長過此即補梅花一首

忠報東君孝報寒靈根恬澹玉肌乾留芳百世人還易立節千秋
道所難心徹冰壺霜雪冷骨凌松雨水雲寬高吟醉臥江南曲疑
是孤舟晏興闌虬

又批梅花詩青蓮續完可也

濟玉凝妝拂碧枝空濛山影籠寒暹輕雲剪雪團衣袂冷月裁詩
醉竹雛琴鶴多情聊韻耳煙霜著意好吟之春來無限芳菲事獨
爾精神逗素姿

青蓮題鍾馗嫁妹圖贊

這是鍾馗果然古怪騎著騾兒看他自在爲甚麼嬝嬝婷婷又把
青羅蓋小鬼頭張彩搖旗老進士簪花聳帶嫁得檳郎定是才高
德邁決不學牛女銀河決不學鏡臺夙債願玉樹相偎紅樓恩愛
咦我曉得了最憐你阿妹多情怕殺你舅爺無賴

詠燈花得燭字聯句

一點芳心嗔蝶宿（劉海蟾）倒喜飛蛾亂向花心觸（青蓮）有春光無香露
霏霏玉蕊伴爾寒窗讀（青蓮）枝葉無依月作根風來搖落方知燭（海蟾）

王方平 漁樵野調

疎疎嬾嬾夜深詩興淺短劍長歌光陰可奈何襟期詩酒問天而
搔首笑傲煙霞許我結丹砂煉石歸來月正華凍雲高拂鳳凰車
到處是吾家

自玉蟾 游漁唉花影

一灣清水沈醉風前蕊清光掩映波痕遊魚爭欲相吞只知有色
散南溟不道空清碧鑑明春意皆如此水底飛來不已

回道人

風風風雨雪灘長空世界妝成天外景君家促我下瑤宮計領古
今誰是伴獨留芳躅在崆峒

雲翹

雲姨月黛小紅兒三個仙鬟去采芝我欲梳頭朝上帝洞門不鑰
等多時

劉晨次玉衡韻

花花草草弔熱鬧之英雄雨雨風風醒伶仃之客夢海闊十屋
桃核千春到底歸來亦同泡影神仙玉柏輕風蟬脫今夕何夕
與子徘徊同分半榻寒雲共悟三生舊果愼勿蹉跎歲月頓負
枕上羲皇徒令婆心剛爾

又次韻二首

風流不礙舊青衫天上驪龍袖裏探道骨自隨湖海大雄風肯與
世情含孤蹤野鶴何妨老長嘯奇梧漫爾慚最是玉華春事茂
簾琴韻誦江南

風流不礙舊青衫丹鼎鹽梅袖裏探半榻閒雲留鶴夢一簾香雨
潤雞含文章老去猶生色冠冕歸來不用慚試看宛陵山澤好滿
天星斗映江南

睡松

抱鶴臥長天翦輕雲鏤碧煙虬龍夜夜隨展轉吼風雲醉眠挺雄

襟笑顛任他滄海桑田變最堪憐蜉蝣朝菌敢說歲三千

老梅

瘦骨偏飛雪裏花一簾寒影映奇葩羅浮夢逗千年月漢苑魂消
午夜槎斷岸香雲長結侶孤山明玉自爲家披襟已許冰霜勁長
嘯松濤玩物華

白月浮鐘

蟾光如練絮瑤臺遠韻拈雲取次來疎雨沈音敲斷磬滄塵傳唄
響海苦驚殘寒渚天猶老喚醒空林夢亦回想像婵娟歌未罷蕊
珠戛玉夜徘徊

題燕臺八景

瓊島春雲 齊運

一抹輕煙萬縷霞裁來片片絮寒沙林迷野墅千重碧鳥度斜陽
九極賒春想衣裳香露冷風來幃幔暗罘罳斜連朝霧鍵何堪似楚
涯老去任虛舟

西山霽雪 劉海蟾

楚青螺襯絳紗

玉泉垂虹 雲長

靜谷寒波挂碧峰萬山雨後一天紅飄搖欲捲旗旌午汗漫長飛
海岳空玉柱有光擎大地石潭無影動遊龍丈夫極目爭長劍
氣錚錚貫九重

太液澄波 雲英

芙蓉池水碧于煙秋夢偏長最可憐紅鏡欲飛鴛鴦媚翠翹深鎖
鳳臺懸相思鏤月酬團扇冷韻敲風泣碧蟬放下水晶端正綺輕
描蓮幕喚飛仙

薊門煙樹 劉晨

寒草沙風不勝春萬林晴靄上楓宸東來已望層雲薄西去猶知
遠岱陳看盡古今餘壯氣磨來日月倍精神自與鳳城相對好參
差青影接巃嵸

一壺天地一瓢詩極目晴嵐任所之林暮欲明煙濟濟峰迴纔轉
樹差差鏡含絳玉人依鶴天鏁瓊臺月浸池不避時輝酬世眼萬
巔招飲映琪枝

銅雀臺懷古 劉海蟾

漢家功業已蕭蕭禾黍秋風歷世朝東去煙嵐飛劫火南來赤水
拂鴉條千年流瓦堪爲硯二月春風想阿嬌寄語機關名利客空
餘芳草臥雲霄

空潭泛月 齊運

煙霞知己木蘭舟相伴嬋娟任去留短櫂穿來菱鏡冷長風搖破
碧天秋波光瀲灩沈星斗沙鳥空濛啄泡漚一片清輝何所似玉
壺冰雪映瀛洲

仙凡不隔意氣相爭諸子不豪吾儕亦寂傾大斗以呼天放長
歌而寄傲問嬋娟消息憐孤鶴之飛鳴惜牛女愁動度寒梭而

放浪天知吾老存詩骨于人間酒縱君才飛冤裳于闕下平原愧兵火之情秦漢埋是非之口樂哉今日盡屬忘機永矣他年不堪重訂牛羊衰草悲歧路之風煙麋鹿蕭臺看英雄之事業但將肝膽酬人不愧乾坤生我叮嚀告誡諸子何如

齋中雖有數友而成章之速令人應接不暇因以一題難之第一句用春夏秋冬二句用喜怒哀樂三句用琴棋書畫四句用風花雪月爲韻索絕句四首方出題限韻而運乱如飛頃刻立即以風花雪月爲韻索絕句四首方出題限韻而運乱如飛頃刻立就亦異事也

海棠簾外露嬌容春　含笑桃花半面紅喜　一奏虞絃消永晝琴　不知庭院欲熏風風

斗柄回南乳燕斜夏　漫將蒲劍斬青蛇怒　槐陰深處楸枰午棋　敗落薔薇一樹花花

澹煙衰柳殘蟬咽秋　瘦馬斜陽獨悲切哀　一行雁字寫長空書　不堪上江湖雪雪

陣陣朔風沙草白冬　淺斟畫閣紅爐熱樂　捲簾閒看小江山畫　梅梢挂箇多情月月

古乩仙詩傳者固少佳者亦不多見茲十中存一首首見奇句句標新抑且每命一題言纔脫口業已運乩如飛詩詞序跋應手告成矣即使宿構抄謄亦不應其速乃爾雖神仙游戲自異塵凡然當蕭史弄玉徐福時五言未創淮南王劉夫子時何來近體豈謝康樂亦解作如夢令耶心竊疑之恐非神非仙也或才鬼遇符而至託以示幻亦未可知偶謁大司空朱公之弼一見即詢君近何爲答曰閉戶讀書爲應試地耳朱公曰是大不然吾人讀聖賢書正大光明必體氣充裕今君滿面陰氣何也予慫慂諾諾而退遂毀其乩壇止志其詩詞之佳者

賜第在西華廠南門近東空地一區每夜犬吠不止家人楊騷達子

梯牆而覩火光熒然以爲財也急告先君初猶未信後往視之叱曰此青燐也何怪爲家人默然三更後酒舉其子踰牆而往掘地三尺果得枯骨一具先君知之大笑即令買棺盛之移瘞野外後遂寂然

先君出征閩中賊平後入山搜捕餘黨輕身前進從人行李仍留營內有俸餉銀數百兩內元寶一餘俱小錠藏鞚中家人連二每夜見一母雞帶雛數百飛立屋瓦之上先君回軍前項散給兵丁遂無所見豈小人福薄不能壓此物耶

先君在閩聞先慈馬太君喪亦效世俗延僧誦佛薦于郊外放燄口夜將半見紅燈前導從者數騎中一車而來意謂必參領李某探望耳久待不至差人飛馬往迎忽不見

先四叔元璟爲溆州牧出城過一旅店門首大旋風圍繞不散即下馬入店店主之妻婦家人田二足云凡事遮蓋當有重報蓋誤認爲衙役也田二以告愈疑之遍搜內外毫無形迹忽聞竈下一聲如爆竹然其夫方在後園掘窖蓋欲于夜間掩埋其屍耳戰慄不能動一劄即服夫婦伏誅

陸佃云魚滿三千六百則蛟龍引之而飛納龍守之故龍名神守鵝亦有能飛者湖南李方伯齋鵝成百一日連翅御風而飛不知去向

幕友曰此不祥兆也未幾方伯卒又江南天長縣銅城鎮鎮爲吳王濞鑄錢之地有姚姓家巨萬畜鵝數百鵝夜見人輒驚而鳴其聲閎然有警則覺既可畜以取利又可防盜守更突然咖尾羣飛如白鷺橫空衆多不解則月奸人誣以助餉謀叛伏誅家產籍沒諺云水淨鵝飛幾先見矣

妹倩董副使紹孔昔任西安太守爲余言秦中有商于外者歸挈一犬以行抵黃河行囊在船候人滿乃渡偶腹痛欲瀉亟上岸犬隨往有布袋裹銀五十兩解置地戲向犬曰看好少頃舟子以人滿風順

連催登舟帆已滿張一瞬而開矣關中黃河水如建瓴對渡二十里許方達商入舟方悔忘銀與犬然日暮不能再渡明晨縱往安得前銀尙在遂歸越明年渡河復經前地慨然曰銀已無存犬何歸乎往尋見狗皮覆地檢之白骨一堆耳商憫焉掘地埋其骨骨靡則前銀尙在蓋犬守銀不離廿餓死覆尸銀上耳商泣瘞之爲立塚諺云寧有義犬旨哉言乎

先外祖母家蠶僕資三鋤園露一巨蹲三喜曰此財物也亟以棉衣貿銀買牲格祭拜及開蹇惟滿鐲白水下有銀一小錠秤之適償其辦祭之數

揚州之寶應縣運河內有紅船二泊甚穩忽被暴風飄起一送向東岸野田內一送向西汜光湖中離河下坂一家方祀先下拜畢起視所居房風飄雲際如紙鳶狀而祖先前之香火仍熒熒然康熙壬午七月十五日事也

乙酉五月閱看河道形勢駐盱眙縣之玻璃亭數日大雨如注稍霽揚帆赴龜山淮瀆廟廟在水中即大禹時命大將庚辰鎖水怪無支祁處返棹時風雨大作雨點大如茶盂見四龍拄空中最近者可一箭及之然皆不露頭角止見大水四股倒流上天如旱地之大旋風聲勢俱惡歷數十刻漸次消完完時猶若有餘波自上而下者據土人云年年有之無足怪王新城漁洋集亦載紀異行壬寅七年海東嘯崇川化作龍鼉鄉今年雨雹殺禾稼雉皐民徙龍爲殃註有龍見如皐境內挾巨艦飛空中則龍見亦尋常事也

鄉人有馬生駒駒已長可乘母馬又將受孕鄉人惜費即欲以駒與交百計道之駒弗肯雖斎類亦知倫理其隣教以物赦馬與駒之目駒不知遂交交畢去其赦物駒見其母咆哮奔躍觸樹而死里之長嗚于官官曰爾愚民也爲省小費爰喪其馬馬不羣母爾知之乎爾貞禽獸之不如也重責之令瘞其駒康筆帖式曰誠然曰外馬羣以數千百計然涸雜難辨久而忘焉亦不識孰爲何馬之駒孰爲之母偶爲檢查見有駒而百者目病者阿敦大曰此必自羣其母也阿敦大司馬著之官名

余昔守括蒼兼攝杭郡於藩庫見一草楦麒麟皮係牛產于蕭山民家首肖牛小角嶄然遍身鱗甲鱗大於錢而色黑及踵皆有尾似紈扇而圓小鱗甲砌滿又大石塊分而爲二中有穴光潤滑澤絕無斧鑿痕吏人曰此空青殼也其穴即盛空青者俗云石有空青人無瞽目果其然乎

廣平趙進士昌齡云明崇禎末年京師一擬漢能變美人初延擬漢於家使之醉飽臥于室內遮藏甚密不許人見設鋭臺衣服之類少頃裝成絕色女子出而至坐南面設香燭供奉自言名申生已登仙籙不食人間烟火惟啖果而已人稍稍近之便覺昏悶一日諸惡少留數大爆竹于香爐內香霧竹響如雷霹聲出其不意美人大驚卸去衣飾乃現眞形如犬大獼猴跳躍升屋而去始悟申者猴也不食烟火愛啖果者猴性然也回視擬漢欠伸喜曰我半年在醉夢中今日方醒

先中丞爲江南方伯時衙署即明朝徐國公達故宅也旁有瞻園山洞池館無一不備一日有長隨馬化者膂力過人心粗膽壯向池邊閒步時已薄暮見一女子色殊豔麗先則反接徘徊後即倚欄小憩馬心異之因思主翁眷屬盡係滿妝今此漢妝必怪物也趨向前雙手關抱彼驚一躍馬已昏倒在地少頃馬之寓處飛沙走石門窗几榻爲之蕩然有時飯熟釜內盡是馬矢有時家人廚器無一存者有時清晨夫婦衣幀俱不見尋至糞窖中悉被汙穢如此旬日不堪其苦告之先中丞亦無法可治幕友徐子乾代爲籌畫取黃紙書詞狀令馬于城隍廟焚之如此三夕聞人馬金戈之聲紛馳屋上次蚤于院內得一死狐皮而無毛一家遂得安然徐子乾每夜聞窗外哭泣

聲心惡之移出署外臥病一月方痊

東昌曹宅與寒舍稍有瓜葛先世頗富其致富之由後人歷歷言之始有一老者造謁身短貌陋自言姓白別號餐霞老人稱曹爲善人欲借宅同居曹曰院宇湫隘未敢相許白曰不須房屋止爾東園草垛足矣曹唯唯次日于屋之承塵內有聲不復見形曰吾已挈眷屬遷至算府矣幸勿令閑人往來祭犬更須驅遣勿使擅至東園曹欲設席以盡居停白曰何煩重費主人耶止雞子數百火酒二尊足矣一日晨主婦見簷下一白物似犬而小熟睡驚之踉蹌而去少頃承應內云今日甚覺無顏未曾衣冠被主母遇見不及一揖幸恕之一夕曹會飲親友白曰吾當遊戲爲諸君侑觴可乎曹曰善遂令門窗俱閉燈火盡滅諸人於窗隙中見一物如鵝卵大光燦照耀吐上半空仍復吞入吐則亮吞則黑如此者十餘次座客曰此即所謂媚珠也曹偶向白戲曰老人來去無踪可能取金帛助我乎白曰吾輩修煉多年上則成仙次則望得人身若行損人利已之事有犯天條禍且不測但主人肯聽吾言致富亦易易耳嗣後每向曹曰某糧米當屯某豆穀當積後果騰貴獲利無算某藥物應販某幣帛應置某夏當旱某秋當澇每得風氣之先遂成巨富一日白忽云當於百里外治一大宅家資移去爲上曹從之又曰我亦當挈眷向山中去矣遲一月息息而言速搬速搬十日後流寇果至焚掠無遺其舊宅盡爲灰燼矣

陰曹所差遣曰疾腳猶陽官所役之快手也凡陽世生人應役陰司者曰走無常第不解陰司何以多用生人豈陰司事務浩繁偶不足用歟抑借生人以顯其靈異歟若以理考盡屬幻渺而又言之確有可據關係生死之大使人不得不信不敢有疑貳于其間者如潛縣李某其岳曾爲司李相離四百餘里李之隣有爲疾腳者忽向李曰令岳如夫人于今日午前暴亡矣李曰何以知之曰吾奉差往勾也李不之信曰彼素無病何至暴死疾腳曰彼于樓上梳頭剛畢被吾腦後一擊即吐血搶地氣絕耳吾勾至冥司候王升殿曾私問判司彼年少艾何至暴死父母夫妻皆未一訣是犯何罪判曰其夫主司李蒞任後接取家眷彼以卑妾冒爲正妻公然擺列執事受屬官之跪拜以微賤而僭上越分是以損壽暴亡耳李曰此事誠有之四日後訃至訊死狀與疾腳之言吻合

走解本軍營演習便捷之法曾曰猱騎明曰走驟騎皆于馬上呈藝上下左右超騰踏捷近則男子較少咸以婦女習之爲射利之場奸污之技矣須演馬極熟馬疾如飛婦女乃于鞍上還弄解數有名泰王大撤馬小撤馬單鞭勢左右插花踏裏藏身童子拜觀音泰王大立碑之類或馬首或馬尾坐臥倒懸俯仰變態百出抑且倒豎踢星名朝天一炷香疾馳不稍欹側兩馬對面相交能於馬上互換相坐統曰走馬賣解俗所謂卦子也又有戲幻之術器物可以隱藏飲食可以取致見者無不訝異若西京賦所云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諠地成川是幻法也久已不傳近今所見不過手法快便眩亂人目而已誠若帝京景物略云捷耳非幻也有弄猴爲戲者教習極熟登場跳舞皆合拍或更挈一犬猴乘犬背若人馳馬近惟丐者爲之更有婦女走索者梁名高絙伎以兩木架大繩相去數丈一女行其上或二女各從一頭上對舞而前手持一竿縛米囊于兩頭以權輕重之平前卻疾徐如履平地相逢比肩而不傾又有婦女仰臥以兩足承巨缸顛播上下無不如意或立一幼女于足底且拜且舞更復向空立一小梯幼女層遞擡上復下故作傾跌狀觀者驚駭卒安然無恙至於三梯打鼓手轉三刀以頭承丸又其餘事矣凡此皆失業貧民不得已而爲之藉以聚衆醵錢以資衣食然奸盜詐僞亦從此生當作戲術時雖衆目環視在在眩盜亂何難乘機一作掏摸伎倆乎至走索賣解者流身輕足疾飛簷走壁之技固所優爲因係婦女或

宦衙演戲大戶傳喚深閨內宅皆能得入窺探門戶出入之路日所經行夜如熟徑矣何況鞍馬之上便捷輕利搶奪剽掠無不可爲亦誰得而禦之余觀察西江時有走索者以男裝女自幼弓足留髮穿耳無賴挾之往來甚爲叵測余訪拏重處遞解回籍康熙五十一年部覆陝西提督潘 齊 那因陳四等一案題奉諭旨將走馬賣解跳索之人嚴行查拏安插幷定文武失察處分之例甚嚴而游手之徒並爲斂跡矣

附陝西提都潘　原疏

竊照陳四等率領妻子游走於外惡其走馬賣解賣索算卦爲生俗名之曰卦子大抵江北各省皆有此類惟山陝兩省此輩尤多其父祖子孫輩輩相習以爲生活之計不務耕織遊手好閒寡廉喪恥之頑民也臣竊思以爲除匪類須窮源除根今臣所屬各營已經陸續拏獲卦子二十八起合計男婦大小五百八十九名口雖少藴藉然不過訕笑翠館紅樓中粗鄙之甚者耳詞旨分明原無

幷馬騾牛驢猪羊共六百一十四頭隻俱移咨督撫交送有司審理在案但慮秦省各府州縣猶有卦子尚多若盡行拏獲未有行兇惡蹟若不行查拏恐將來此輩難保不行走於外現今遵奉查拏若不行安插恐此輩畏罪潛逃他方聚衆成羣妄生事端亦未可定在彼所犯固王法難宥豈不有負我皇上好生之德以臣管見莫若通行各省督撫責令各府州縣衙所在於鄉村堡寨細查如有卦子之徒令其男婦痛改不善之藝或就編入現住地方里甲爲民或撥給絕戶田地抑或令開墾荒地將現有騾馬牲畜變爲牛種載入賦役冊內按季取鄉約地方里長隣佑甘結存查如再有違禁出外游走令里長隣佑鄉約地方舉報地方官嚴加重處如本地方官不行嚴查縱容此輩行走被別處地方文武官員拿獲議定處分載入例內如是則漸皆化爲務本之良民矣

門前一陣騾車過灰揚那裏有路花歸去馬蹄香棉襖棉裙綿袴子

涉于北方人士引詩既雨亦足解頤北嘲則卑聲謾罵盡入爲聲儻然平分南北反置南妓于不問不獨有傷忠厚且詞意上下不能貫串殊無足取更有南北解嘲八則不知出自何人以南北之方言方物比合較量權得其平如此之某某也配得過彼之某某此之這般也配得過彼之那般俚句聲牙更堪捧腹又出北嘲之下詞不足存故未附入

南北諺有冬至數九一九至九九云云亦猶月令中一月六候以驗節氣寒煖也四方之說各異若夏至後止分初伏中伏末伏並無數九之說偶閱明人田汝成委卷叢談杭人夏至後亦有數九諺語云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墾各處節候方言之不同有如此

磁器始於柴世宗迄今將近千年徒傳柴窰片之名所謂兩過天青者已不可問矣嗣後惟官哥汝定其價甚昂間亦有之然而不易多得若成窰五彩暗花而體薄者雞缸一對價值百金亦難輕購本無多也再之宣窰最佳一時稱盛而眞者固少以其嘉萬之間本朝便做本朝極易混淆至國朝御窰一出超越前代其款式規模造作精巧多出于秋官主政伴阮兄之監製焉近復鄧窰爲貴紫垣中丞公開府西江時所造也做古暗合與眞無二其摹成宣黝水顏色橘皮橘眼款字酷肖極難辨別予初得描金五爪雙龍酒杯一隻欣以爲舊後饒州司馬許玠以十杯見貽與前杯同訊知乃鄧窰也又於董妹倩齋頭見青花白地盤一面以爲眞宣也次日董妹倩復惠其八曹織部子清始買得脫胎極薄白碗三隻甚爲賞鑒費價百二十金後有人送四隻云是鄧窰與眞成毫髮不爽誠可謂巧奪天工矣磁器之在國朝洵足凌駕成宣可與官哥汝定媲美更有熊窰亦不多讓至於磁牀磁燈又近日之新興也

服飾器用有一時之好尚即戲弄小物亦因時制宜而窮工極巧者明時內官家以鬬促織爲能事其養促織之盆稍小於鬬促織之盆一盆皆價值十數金又喜養貓各編以美名如純白者名一塊玉身黑而腹白者名烏雲翻雪黃尾白身者名金鉤挂玉瓶之類其有染色大紅者其倒貓之器皿用上號銅買製造今宣鑪內有名貓食盆者是也價更重於促織小盆即養畫眉鉤毛龍內所用食水小磁罐亦價值數金近今惟尚鬬鵪鶉鵪鶉口袋有用舊錦蟒緞妝花刻絲猩毡哆囉呢面結口之束子有漢玉碧玉瑪瑙硨磲琥珀琺瑯金銀犀象而所用烟袋荷包更復式樣更新光彩炫耀邇來更尚鼻烟其裝鼻烟者名曰鼻烟壺有用玉瑪瑙水晶珊瑚玻璃縷金琺瑯象牙雙製十二器或十六器者湯點亦皆用鵝不雜他物可謂窮工極巧矣然不過烹炮精美未有戕生害命如前臘臘之甚者即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趙岐一飲食必費萬錢何郤一日之供以費錢

昔陝西有以湯驅作方物遠貽餽人者據云味最佳美考其製法備極慘酷先以厚板鋪地稍高多釘堅實而整四眼做驢身驢蹄之大小拉驢上板納四蹄于眼中不容稍爲展轉乃以多沸熱湯澆之自頭至尾遍體淋漓以毛盡脫爲度亮成雪白一驢而命已絕肉已熟其死甚于一刀恻楚爲何如耶繼爲取出開膛剖去腸臟分割其肉量大小成塊懸之風處風乾猶嫌其肉太緊將肉川蠹陵上下夾好置諸通衢任車馬往來踐踏久之方行收好不啻珍錯之藏非大好物覆之彼于肉亂飛相觸熱氣交加互相撲打毛自盡脫不假人力誠火攻也又前朝內監性嗜鵝掌嫌其不甚肥厚乃以磚砌火坑燒之近赤置鵝于上磚熱鵝立腳不住自行蹀躞一身血脈盡注於掌其掌愈蹀愈厚鵝受炙不過而死適於口忍於心矣僧謙光曾云老僧無他願鵝增四腳置蓄兩裙足矣遘者江淮僧人嗜臘之法甚于俗家釜水微温置臘於內將鍋蓋預鑿數孔如所置臘之數蓋定以重物壓之然後以薪燃臘令水漸次而熱臘覺水熱沿蓋得孔以頭探伸而出先以姜汁椒末醬油酒醋調和勻好乘其熱極口張以匙挑而灌之五味盡入腑臟遍身骨肉皆香而死奇慘異苦僧見其狀向之合掌曰阿彌陀佛再忍片時便不痛矣眞所謂不禿不毒不毒者耶嗟乎口腹之奉誰不欲之即孔子聖人猶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亦未嘗教人甘爲爲粗糲腐儒餐也近日有全羊設饌者以羊之全身製爲十六器或十二器而湯點皆用羊又有以全鵝二三隻製十二器或十六器者湯點亦皆用鵝不雜他物可謂窮工極巧矣然不過烹炮精美未有戕生害命如前臘臘之甚者即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趙岐一飲食必費萬錢何郤一日之供以費錢

二萬爲限亦不過備四方之珍異耳何嘗著其酷烈殺生哉但食品豐儉各隨人之性情安嬰爲相倘食脫粟布被世皆賢之萬錢之奉是不爲也非不能也乃更有少年縱恣者欲食牛羊諸牲之肉一呼即得不能待其宰殺乃生割其肉而烹炮之吾不知其是何心也裴晉公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便吃予服其天然不設色相是眞學問國朝初年扈侍御申忠巡按陝西訪知湯驅一事嚴飭禁止一有犯者罹以重法此風稍戢至鵝掌鐵腳魚體生割之慘間有爲之者安得復見扈侍御其人遍行禁絕乎京師醜遺必開南酒爲貴重如惠泉蕪湖四美瓶頭紹興金華諸品言方物也然惠泉甜而紹興醎金華濁醲均非佳醞唯四美瓶頭與涿酒兌半相和則美甚矣但其價過昂杖頭每苦不足若煮涿清雪相和名曰兌酒京師所常用者味亦不多讓也雖有易水滄州竹葉青梨花春等類總不如涿水苦冽予在淮南每歲于糧艘回空附寄十餘罈而來止供冬雪春花之用不能過夏蓋南酒不畏北方之寒而北酒則畏南方之熱也淮安有臘黃苦蒿鎮江有百花德州有羅酒俱可用近來浙西糧艘北上多帶滹酒陳者果佳宿遷之砂仁豆酒慈谿陳者亦佳若揚州古樽十千一斗金盤露而揚州不聞產酒想謂屬邑高郵之五加皮木瓜蓀蓂泰州之秋露白寶應之喬家白耳至於邳徐一帶俱是稀熬較燒酒醞而薄飲者謂淡而無味曰稀無可奈何曰熬相傳起自希夷菊恐華山處士必非如此造法也太原之桑落酒峻易醉人小瓶滋酒亦曰人參酒在西澄亦平常無奇至南方則醇美所云胭脂紅滴滴州鮮入多點稱之豈眞物離鄉貴耶近日玻璃瓶盛紅毛酒多入中國然其中有香料曲椒止宜於冬月及病寒者若弱脆之體未可輕飲在各地方土人俱能製造如刁酒沿酒汾酒羊羔酒之類止宜本處不著名于四方者甚多大約因水取名大半皆是即用黃河水亦曰昆崙觴倘能多加麵米陳窖數年未有不佳者若本資太薄太新如東坡所云甜如蜜汁酸如薤漿者則薤無可奈何矣

陝西有以罈盛釀酒乾料留小穴旋加滾水灌入即成酒者不識其所名二字當作何寫詢之范侍講談一曰君世家于秦必知其解韓湘云解造逡巡酒此豈是耶侍講曰是酒滑以北名曰礶子滑以南名曰罈子又曰花罈京師名曰罌媽未聞有所謂逡巡者然其名甚雅吾當歸告鄉人請以逡巡易之究竟罌媽二字不得命名之義終難求解座有俗人強作解事曰吾能解之北方小兒呼其母曰媽媽呼其母之乳亦曰媽媽小兒吸乳母之乳曰吃罌罌亦曰咂媽媽此酒用嘗吸之如小兒之嘗媽也衆坐絕倒（罌俗作罌罌下聲）歷載酉不會客會者宴會也杜康卒于酉日酒爲杜造故是日不忍飲酒

明宮中小葫蘆耳喫乃眞葫蘆結就者取其輕也內監於葫蘆初有形時即用金銀打成兩半邊小葫蘆形將葫蘆夾住縛好不許長大俟其結老取其端正者以珠翠飾之上奉嬪妃然百不得一二焉因其難得所以爲貴也

有奸人取烏賊魚墨汁爲僞券以脫騙人者經年墨消但較之眞墨其色淡而無彩昔有人以無可奈何事必欲一謁權要又知權要之必敗忽投柬刺于其家日後查取株連客進貓鼠及權要事敗檢之則楮片無跡矣二事相類

與老圃閒語樹藝之法圃曰凡種茄欲其子繁俟花時摘葉布於通路以灰規之入踐葉灰則子必繁名曰嫁茄若種匏瓠其苗一經牛踐則子便苦又杏樹結子不繁以處女所繫之裙圍之則花盛多子亦曰嫁杏閩中諸花樹種類繁多獨杏樹絕少見閩部疏

婦人弓足上古未聞墨莊漫錄云書傳皆無所自故詩云玉柱插銀河又云兩足白如霜止言白不言小而金蓮之名始於齊東昏侯爲潘妃鑿金爲蓮花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即各詩中形

容美人亦止言其杏臉桃腮柳眉櫻口霧鬢雲鬟冰肌雪腕並未言及宮鞵三寸新月半彎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以帛繩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鎮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窅娘作也是婦人纏足自五代以來方有之元曲云翠裙鴛繡金蓮小後世皆效之矣舊時婦人皆穿襪即窅娘亦菁素襪而舞襪製與男子相同有底但瘦小耳白繩足之後女子所穿有弓鞋繡鞋鳳頭鞋而于鞋之後跟綴木圓小墊高名曰高底令足尖自高而下著地愈顯弓小遂不用有底之襪易以無底直桶名曰褶衣亦曰凌波小襪以寫其上蓋婦人多以布纏足而上口未免參差不齊故須以褶衣覆之然亦有平底者至睡鞋則用軟底（今稱睡衣即睡鞋也）予少赴友人之招坐間有以小鞋擎杯送酒者促予詠之予有句云燈前注流霞掌中擎新月雖一時狂興後亦爲刪去

雨點著水最易起泡旋起旋滅所謂夢幻泡影者是也小兒作戲亦有以灰淋水曰灰湯入松香最灰湯之多少而入用篾紮成小圈安于直筒上調松香和湯極細而稠以圈蘸湯向空一繞則成元泡如琉璃狀大而碗口中而如拳如茶盂更有極小者隨風蕩漾頃刻方滅若湯經日醲而濃則一繞可成十餘泡宜從樓上臺上高處多人繞放輕飄錯落殊令人眼花撩亂也

俗云南橋北寺北方之寺多出于明時太監創建有一寺費至數萬者窮工極巧而在順天之西山更盛每春三月太監齋僧在平常習套不過蔬食果餅而已而太監輩甚有用腥肴滑佐以酒斯已奇矣更有甚者于遠近搆尋娼妓多人最道里遠近以甚廉爲圈棚納妓於中任諸僧人淫媟名曰大佈施豈非瓦古奇聞耶昨惑乎元僧有妻呼曰梵嫂曰房老原非怪事

聞之先外祖母云吾家倉房甚多其極邊一間封閉藏貯者一年有一日開倉易米見粱上二人垂向下頭赤身倒掛簷視而半截藏于粱內大驚呼衆入看則彼緊閉雙眼及人稍出避彼又開眼吞人兩臂在外兩手尚在粱內衆家倉惶里隣咸視以爲怪無疑矣衆觀閒巷塡寒衆不敢隱鳴諸長官官遣巡檢帶弓兵擂械至先試以槍刺之聲如嬰兒血出如注遂命以刀斫之血肉淋漓凝積遍地血下數斗首及兩臂胸背全無寸骨盡血肉也旋命將倉房拆毀斧碎其粱粱已內空皆盛血塊而已家人在傍白巡檢曰昔造此房時一匠舉斧惧傷他匠足面幾斷血流不止盡淌此粱木上木原有瘿血注瘿內彼時急于救人遂不留心及後上粱仍用此木日久想成此怪耶噫猶幸發之尚早倘下截盡變人形又未知作何妖孽耳

羽而兩足者曰禽俗呼爲扁毛畜生是也毛而四足者曰獸俗呼爲圓毛畜生是也禽卵生獸胎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卵而陸生者目能開閉卵而溼生者眼無胞也常不瞑也胎生者眼胞開閉自上而下卵生者眼胞開閉自下而上惟鸚鵡兩瞼俱動如人目胎生九竅與人相同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人則女麗而豔禽則雄彩而文獸則不甚相較也家語云七主虎虎七月乃生三主狗狗三月而生四主豕故豕四月生五主猿故猿五月生六爲鹿故鹿六月生諸禽獸無螯禽惟黃鶯紫燕獸惟黃鼠諸熊勢與蟲同陰鳥之飛也頭縮而足伸陽鳥之飛也頭伸而足縮馬蹄圓爲陽牛蹄拆爲陰馬之臥也起自前足牛之臥也起自後足是陰陽禽獸之各別也然月令雀入大水爲蛤是禽化爲甲蟲也田鼠化爲鴽是獸類化爲禽也鷹化爲鳩是禽化禽强化弱也他如牛哀化虎王婦化龜馬生人取名馬異此又禽獸陰陽人物之變而理有不可推者矣

禽之味美於獸俗云寧吃飛禽四兩不喫走獸半斤鶴之膝後曲雀之足雙行

有羊產羔人首羊身者衆以爲異達之朝朝臣曰此無足爲怪不過

牧童春興耳予曾見雞有四足兩尾者猪有四肘之外更生四肘肥大異常生時猪母幾死此亦無足怪者不過重胎與雙黃蛋之類已

耳

治喉閉用鴨嘴臍磨研細以釀醋調灌去膠痰即愈

治目障翳用熊膽少許淨水略調開盡去筋膜塵土入冰片一二片或淚痒則加生姜汁些少以銅筯點之絕奇赤眼可用

凡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絞探鼻中或噢皂角末噴嚏數次可散熱毒

凡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治發背用乾人糞陰陽瓦焙存性研細用醋調敷腫處即消

病痔者用苦蘘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熟爛爲度和湯置器中閉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手撩苦蘘頻頻澡洗湯冷即止日洗數次數日即愈蘘一作苣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凡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治發背用乾人糞陰陽瓦焙存性研細用醋調敷腫處即消

病痔者用苦蘘菜或乾者煮湯以熟爛爲度和湯置器中閉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手撩苦蘘頻頻澡洗湯冷即止日洗數次數日即愈蘘一作苣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鶴取中孚爻詞鶴鳴子和之意蓋言盛世君臣相合也森陰之下寫二以興夫婦在原弟令以興兄弟亦皆見于詩人所共曉以丹青小技

金吾其形首似女人魚尾有兩翼性通靈不睡故取作巡警將軍之號

羣鳥養羞羞者食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銳聽咒曰並光類儷終逢協吉

兩腋狐氣名愠戾

骰子亦名瓊妥 音測亦音寒俗呼塞兒

義嘴笛喙吶之名也身本是笛嘴則另具故曰義嘴即今假子稱義子之意 彈弓用銀甲或以象牙用銅弓之總名義甲

自西洋人入中華其製造之奇心思之巧不獨見所未見亦并聞所未聞如風琴日規水輪自鳴鐘千里眼順風耳顯微鏡雀瓶之音樂聚散之畫像等類不一而足其最妙通行適用者莫如眼鏡古未聞眼昏而能治者杜陵老年花似霧中看唯聽之而已自有眼鏡令昏者視之明小者視之大遠者視之近雖老年之人尚可燈下蝟頭且

而擬極正大之題故可珍而可重也

畫像緜來久矣筆墨之妙所謂傳神在阿堵中未聞以泥可捏成者惟神鬼之像塑者最多蓋神鬼盡屬虛幻誰見其眞誰辨其僞近有高手能以團泥極熟對人手捏而成與生人之面貌肥瘦赤白蒼黃鬚髮痣點瘢痕光厖無不酷肖儼然如生覺畫工筆墨仍有未到之處相傳其法起于虎邱老僧又云虎丘市泥美人之家夜夢呂眞人教之者訛不可考姑蘇維揚皆有其人尋常者每像數星身體皆活動者倍之若宰官則因人而施所謂君子自重也閱數年仍可增換此從前所未見者見之方三十餘年耳

昔人所持惟紈扇最古宮中名爲合歡扇班婕妤歌曰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後呼白團扇王珉嫂婢歌曰團扇復團扇許君自障面諸葛武侯綸巾白羽扇指揮三軍謝安爲鄉人捉蒲葵扇唐詩云南風不用蒲葵扇紗帽周眠對水鷗若今人

所用多金白紙扇矣其扇本名摺疊亦謂之撒扇取收則摺疊展則撒舒之義明永樂中朝鮮國入貢成祖喜其捲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自內傳出遂遍天下其始不過竹骨畫紙潞面而已迨後定制每年多造重金者進御一面命畫苑紳畫工緻金每扇價值五金至本朝三百餘年日盛一日其扇骨有用象牙者有用檀香者沈香者櫻竹者各種木者羅甸者雕漆者漆上泥金琅琊者檳榔者沈香者櫻竹者各種木者羅甸者雕漆者漆上泥金退光洋漆者有鏤空邊骨內藏極小牙牌三十二者有鏤空通身填以異香者扇頭釘鉸眼錢有鏤嵌象牙金銀琅琊瑪瑙蜜蠟各種異香者且有空圓釘鉸內藏極小骰子者刻各種花樣備極奇巧甚有做摺燕尾更有藏釘鉸于內而外無痕跡者其便面有白紙三磬者有五色繽紛者有糊香塗面者有搥金者灑金者命名不一其中多而輕細者名曰春扇秋扇以香塗面者曰香扇可藏于靴中以事行旅者曰靴扇更有以各色漏地紗爲面可以隔扇窺人者曰照鄰扇且有左右可開製爲三面悟藏其中畫橫陳像者曰三面扇有製樣各別因地因人得名者曰黃扇川扇曹扇潘扇青陽扇而相傳最久遠者無如杭州之芳風館其家世以售扇爲業遂致素封城內構一別墅花木竹石頗極清幽予兼攝杭州府篆時曾過其園題以詩曰非不在城市寂然花竹間池成回處雨石疊意中山爲惜三春老來偷半日閒凭欄待飛鳥薄暮亦知還座間詢及主人製扇之法乃出一扇曰百骨扇傳已幾世矣數之果有百骨初不以骨多而厚大其色古潤若細洵舊物也據云今亦不能做造即强造亦不佳矣此予生平一見者若古之紈扇羽扇蒲葵扇亦間有用之者不甚多也

近有以合香桂花製成及玉樞丹紫金錠其價頗廉儘堪適用瑯環記云硯神曰淬妃考硯之製古今不一而庶人呼曰硯瓦蓋謂硯形凸起如瓦非以瓦爲硯也用久則平又久則凹矣劍南詩古硯微凹聚墨多今人呼硯曰硯豪亦曰硯瓦

陽支子鼠寅虎辰龍午馬申猴戌犬足趾皆單陰支丑牛卯兔未羊酉雞亥猪足趾皆雙惟跣已則無足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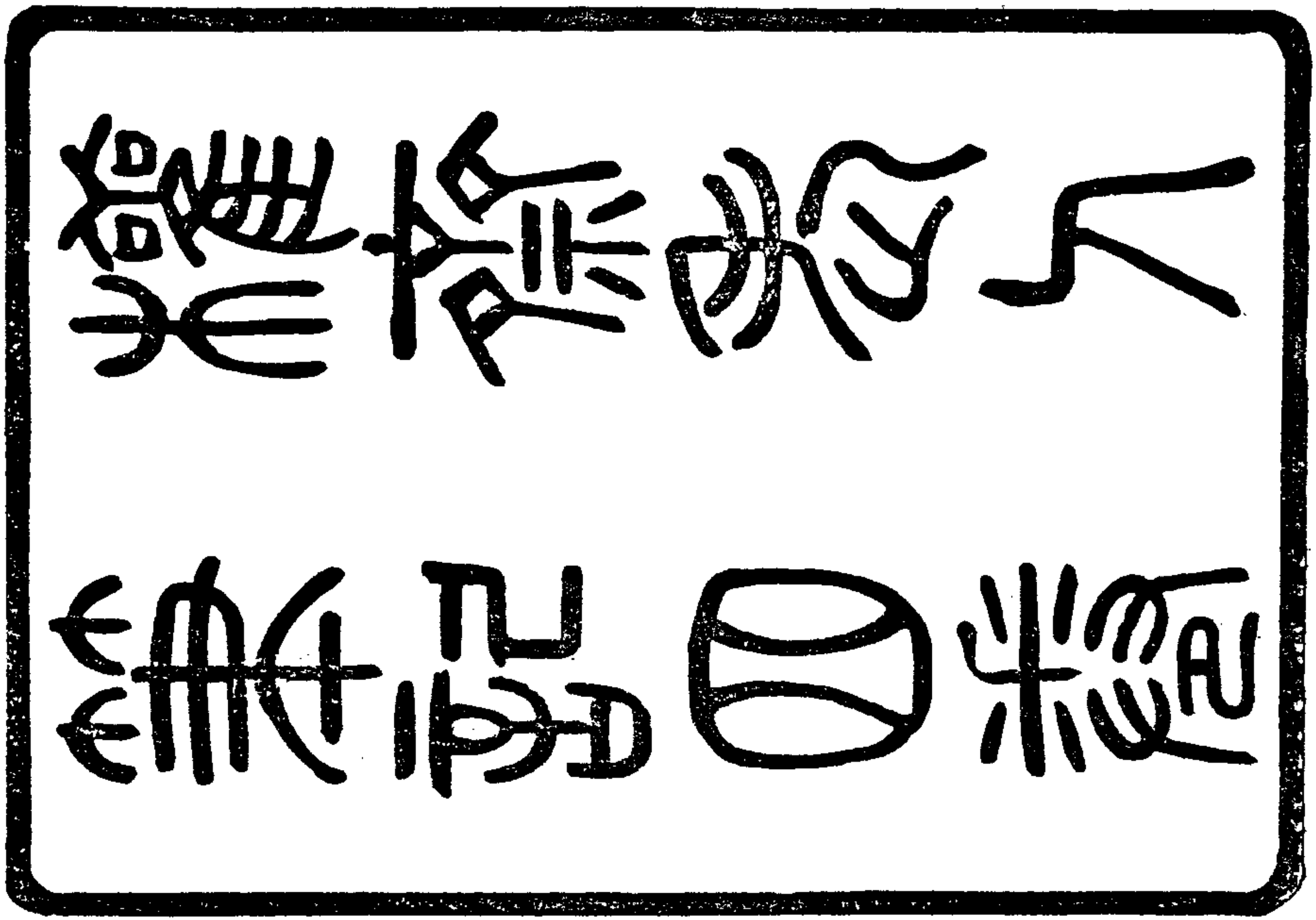
憶辛酉壬戌間 原端 隨先君子撿討公官京師時觀察公方髫齔
生入洛之歲仲華拜衰之年當過邸舍與先君子論詩稱忘年交記
先君子曾語 原端 曰當今詩人接踵新城商丘者必以劉中翰在園
爲最譚識不敢忘今未刻篋衍集中先君子手鈔爲非諸詩尚在 原
端 自壬午冬備員山陽校官職卑務閒時追隨觀察公學詩回想當
年京邸趨庭緒語忽忽若前日事觀察公喜著書一日出在園雜志
示 原端 曰雜志上下卷不過就余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身之所閱歷
隨筆志之積久成帙非有成見作文字觀竊附兒園册子藉供水天
閑話已耳 原端 受而讀之不禁悚然曰是書也敷事物之原流貫天
人之同異稱名邇寄意遠可以發人忠孝之思動人勸懲之志令人
隨事譚飭不敢放佚取其緒餘亦足以資多識助談柄覓如虞初諸
皐僅同叢言脞史一二津逮及之也哉嘗考唐時虞世南鈔經史百
家之書曰北堂書鈔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各以門目類粹名爲六帖

後六帖者宋知撫州孔傳所纂以續樂天之後傳襲封衍聖公 原端
又嘗讀觀察公年譜公少工聖子業值旗籍停科以門蔭需次通籍
歷仕三十餘年雖膺簪紱而鉛槧隨身藩涸側理不殊儒素以故大
而軍國典要細而蟲魚瑣碎不留心手輯乙未春孔東塘先生從
曲阜來淮與觀察公剪燭聯吟暇讀雜志先生軒渠拍手爲公作序
自言亦有稗海彙輯卷帙浩繁漸次成書如孔傳所纂今在園雜志
堪比六帖並駕北堂近日漁洋集中有分甘餘話西陂卷內有鈞廊
偶筆俱胎炙人口在園雜志洵足爲則齊騙王朱
者又不獨爲莊詩也乙未立秋後三日陳履端百拜敬跋於袁浦學
舍

在園雜志勘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一	二	二六	觀字下	脫察字	
一	三	六	二二	立	
一	三	九	品字下	脫五品二字	
二	四	一七	政字下	脫使字	
一	四	二〇	事字下	脫副使僉事分巡外郡在省制管糸站厚政等事十八字	
一	五	六	四車	軍	
一	九	五	九綿	錦	
一	九	二〇	八宗	昌	
一	九	二〇	九昌	宗	
一	一〇	一六	一八或	成	
一	四	九	十字下	脫年字	
一	四	八	二衰	衮	
一	六	五	七復	服	
一	七	一〇	二二之	以	
一	七	八	六俗	衍文	
一	九	五	一六和	知	
一	九	四	二六其	吃	
一	九	五	一吃	甚	
一	二	二	八爲	僞	
一	二五	一四	六許	計	
二	三	三	昏字下是如	誰是	
二	三	二二	三貫	貴	
二	六	一九	一五子	予	
二	六	一九	二三遺	遺	

三	一三	一二	我	獨
三	一三	一三	獨	我
三	四	五	二六夜	衍文
三	四	七	夜字下	脫夜字
三	五	二六	二五孟	孟
三	六	一四	四曰	白
三	七	三	爲字下二十七	七十二
三	一七	一三	一五四	泗
四	一	一八	一八各	名
四	四	一六	一〇什	仕
四	一四	二五	一呂	回
四	一五	九	七虹	衍文
四	一八	二三	一四盜	衍文
四	二〇	二	二〇寶	踣
四	二二	一	一一爲	衍文
四	二三	一八	四蠶	衍文
四	二三	一九	人字下	脫頭字
四	二三	一	一六頭	衍文
四	二三	五	七膞	膊



吳興嘉業堂劉氏刊

215册 0015

分野之分當讀去聲今人多作平聲誤洪容齋高宗親征詔曰歲星臨於吳分宜成淝水之勳此可以爲證又兩錢分之分亦宜讀去聲蓋一兩均作十分則每分爲一錢一錢均作十分故從一至九皆當讀去聲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今多讀平聲亦誤晉書宣帝謂魏武曰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此亦一證也又司馬溫公之論荀彧曰彧佐魏武以弱爲强化亂爲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又魏劉曄曰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耳皆讀去聲是又一證也

殿試之不黜落起於宋仁宗嘉祐二年前此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棄於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爲中國之患於是蔡襄建議歸咎於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終宋之世以迄於今皆因之不改是一叛逆之賊子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也宋朝殿試惟用詩賦士子多以僥倖得第慶曆二年富弼乞罷殿試止令尚書禮部奏名次第唱名王堯恒梁適皆狀元及第以爲譏已正月辛巳方從弼之請癸未遽從考其歲月至今未滿晉今已老此後人之責也

先公小影一軸東海陳節寫於天啟甲子取振衣千仞獨立懸崖之上下則俯濯足萬里流意唐巾便服獨立懸崖之上下則俯濯足萬里流意唐巾便服策始自明祖歷今四百餘年矣然有一定程式會榜後

乙丑季秋二日令嫂姪生倬寶弃

書稿六冊俱屬先公親書往遷小頤梅花詩一卷字大如拳筆勢飛舞後有延尉君偉兩公跋

家書口通俱在閩中時寄歸與先高祖者此卷從得行書兩軸一贈族祖澄宇公五言詩一章先公之書鶴林玉露一則先伯父乾隆壬戌仕姪孫裳錦收藏付

未識書葉五束得時已屬散亂無從考其歲月至今尚未裝潢吾今已老此後人之責也

先公小影一軸東海陳節寫於天啟甲子取振衣千仞獨立懸崖之上下則俯濯足萬里流意唐巾便服獨立懸崖之上下則

清波萬頃意象瀟灑名筆也

敬題先公手澤後曰先公於萬厤己丑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謚襄敏壽七十有八通籍之後未嘗膺書記相隨凡有疏牘皆自具草天啟二年自滇撫晉戎右尋掌留都工部事是時朋黨紛爭逆閹勢燄漸熾公中立不倚竟以忤璫間住其豐功偉烈史傳載之甚詳茲六冊俱屬平時往還尺牘草稾十九多與封疆大臣論時事及漠南段進忠安酋叛逆情狀閫外先恭靖愾與事未允與當事者反覆辨論其外絕不及私即此可見先公立朝大節矣康熙庚子之夏炳巽旣集先恭靖手澤裝潢成冊今復集先公遺稾彙爲六冊傳示子孫同垂不朽雍正甲辰九月上浣來孫炳巽敬題

前正之西有小邨名鳳林其始原名馬林以所居皆馬姓故以其姓名邨即古來朱陳邨遺意後漢馬異封陽夏侯所居馬姓因之爲始祖并祀爲土穀神即以其封爵爲頭街厥後馬姓人他徙今前正稍南有馬家大改名鳳林而土穀神之祭祀實社如故也但不曉陽夏侯之封是否馬異僅以千金劇黠將內有陽夏侯陳豨之名遂竟以豨當之今之頭街直書曰陽夏侯陳邨人無知依附影響固不足怪惜吳氏諸公不爲考正似亦不學無術矣

鶴廬偶筆云輿圖考載楚中赤壁有二一在嘉魚一在黃州嘉魚乃周瑜破曹操處蘇子瞻以黃州赤磯山爲赤壁謬也噫此說起而世人爭訾子瞻然唐杜牧之齊安晚秋句云可憐赤壁爭雄渡惟有蓑翁坐釣磯則何以說乎益當年舳艫千里旌旄蔽空由黃州至嘉魚皆屬戰爭之所烏辨其某舟泊某山某山爲火焚而赤乎即以黃州之赤崿謂赤壁可也此說久不定余爲辨之云云炳巽按陸放翁入蜀記云圖經及傳者俱以黃州赤壁磯爲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質李太白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敗曹公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故賦云此非用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益一字不輕下如此據此則東坡原不曾確指黃州赤壁爲周公瑾敗曹瞞處後人讀書不細故多議論何西陂亦據世俗之論而強爲之說耶至云當年舳艫千里即以黃州之赤崿爲赤壁亦可此論亦屬支離不必曲爲坡公諱也

鶴廬偶筆又一則云歐陽文忠公灘圖阡碑爲龍神借觀事甚奇黃魯直儆龍文云臣聞天子召修永叔以三月三日趨朝欽承皇上恩寵錫以重爵推以峻位加恩三世褒辭以贈修命石氏鐫之故刻龍圖阡表世次碑乃僱舟載回五月十三日至鄱陽湖泊舟廬山之下是夜一叟同五人青衣大帶來舟揖而言曰聞公之文章益世水府願借一觀自謂龍也請

碑入水遂不見焉惟陰風怒號淡月映空修鷺悼不已
坐以待旦黎明起諭直時知泰和命以同邦之誼命直
爲文以檄文多後云熙寧三年庚戌七月望日黃魯直
敬識炳巽按魯直年譜公於元豐三年庚申授泰和令
此文既作於熙寧三年庚戌則相去十年是時公任葉
縣尉豈得與公同行耶又按歐陽公集阡表作於熙寧
三年四月十五日今云五月十三日已載碑至鄱陽相
去未及一月鐫刻豈能如此之速況又自京師至鄱陽
耶又按歐公年譜於熙寧元年轉兵部尚書改知青州
九月丙申至青二年丙侍王延慶過青傳宣撫問四年
七月辛卯改知蔡州九月甲寅至蔡年譜鑿鑿自元年

九月至三年八月俱在青州何曾有三年三月趨朝之
事合之兩公年譜俱屬子虛且此文山谷集亦不載其
爲好事者僞託無疑西陂先生宜加駁正不應采入以
疑後學元祐建設二疑以爲於龍神不當稱臣既卿臣
而不書名俱屬可疑以此駁之俱不足以正其謬也
嘉善魏東老名允札忠節公大中孫庶常公學濂子遭
家多難備嘗辛苦年未五十出家爲道士於書無所不
讀尤長於詩生平所作不下萬首入十餘乃卒其詩自
成一家不拘拘於唐宋爲限其自題集後云謂我詩學
唐唐無此標格謂我詩學宋宋無此色澤非其自譽實
至言也又有自題小集云補硯老人絕不奇二無一有

衆共知生而餓無阿堵物死而餓無寧聲兒所有卻與
劍南埒六十年間萬首詩觀此亦可以見其境之悵矣
辛卯之夏訪吾師柯石菴於武塘因造謁焉見先生龐
眉皓髮雙目爛如眞如神仙中人至於談論風彩絕不
似八十老人可敬亦可愛余賦詩贈之先生鄭重屬和
附錄於左
詩曰久矣古竹墩談詩聚將相倡和足同聲擬議多
異狀地形閎而平水勢清且曠與柳州接壤百里遙
相望芳訊幸平通彼此問無恙前年厚餘來嗣嗣布
帆颺訪之澹和軒猶記策我杖今年繹崩至其人殊
倣儻名輩雖居後兩才實頡頏可知世德門風氣日

以上但媿我甚衰矣盡嘗行行縱未廢讀書所就亦
易量不食神仙字徒勞入道藏豈料炎炎天卻承君
勿忘欲乞公輸巧追尋到拙匠時我適病熱接方救
治賡瘝倒牀蓐閱安能復放宕自昃見贈我作汗出豁
翻浪陳傲王維畫俱借尊篇當起赴丹丘招銜杯坐
環向是夕月半殘片瓦依稀仰
今旗下會客必用全羊頭尾肚肺腰腎之類各種異烹
雜蔥蒜食之以盡爲度號曰全羊會按青州雜記云熊
翻每會客至酒半階前旋殺一羊令眾客自割隨所好
者綵帛繫之記號畢蒸之各自認取以剛竹刀切食一
時盛行號過廳羊則全羊之會其來已久不始自今旗

下也

余在會城於城隍山見山東人畜一獲觀者人與一錢獲長四尺許因一高籠中出道食稍遠則手愈長益通體猩猩也食大遠則呦呦作聲似鳥獸狀復與之則躍如狂若終不與則叩頭哀求必得乃已長興丁靜山作詩紀之詩甚佳惜不能記憶

雍正己酉年洞庭東山王氏園中鐵樹開花湖城文武當事無不往觀蓋因有所謁傳也樹如棕櫚長僅數尺花如繡毬根之四圍護以鐵屑據其家云六十年一開花此樹明萬厤時自嶺南攜來已三度放花矣然他處

攜來者概不能活惟此樹能獨放花爲奇按嶺表見聞言鐵樹生海底石上幹類珊瑚尾似彗千年則成珊瑚其旁有蚌守之往往得鐵樹則兼得珠是鐵樹與珊瑚同類俱生於海與前所云不類蓋名同而實兩種也

香祖筆記云白樂天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極是佳句虞山錢牧翁宗伯詩東風誰唱吳娘曲暮雨瀟瀟閶闔城予亦有絕句云波繞雷塘一帶流至今水調怨揚州年來慣聽吳娘曲暮雨瀟瀟水閣頭又云七載離筵嘆奈何玉壺紅淚斂青蛾瀟瀟暮雨南陽驛重聽吳娘一曲歌三人詩皆佳未易優劣

謝肇淛西吳支乘云元時吳興三絕趙松雪書錢舜舉

繼物故不二年而穀誠亦卒卒未期而第三子以暴疾客死前五次子素有怯證亦以是年夭幸各遺一子而三房之乎復以痘殤其慘較汪氏尤甚然穀誠爲人眞誠篤厚絕無慳吝刻薄之習惟以作家課子爲事里中稱爲善人乃得此慘報天道眞不可問也或云文忠爲崇祀文忠造惡於生前復罹虐於殁後耶

詩蒼聞明萬厤中遊京師於席上遇鍾伯敬時賓客甚衆未通情款偶談詩不合輒奮拳擊之鍾問爲誰彭曰我西園公子彭堯俞也鍾斂容謝之王阮亭夫于亭雜錄亦述前事下斷之曰方鍾名盛時如堯俞謹者遇之

方屏息不暇而敢與之論詩直拳毆之耶不度德不量力姑妄言之適足以供識者一笑耳在宋則直書其事且尊之曰先生似深信而不疑者而王則輕之曰堯俞輩且曰不度德不量力於此可見兩公之賞識矣

漫堂先生自述云合肥許太史孫荃家畫鶉一軸陳堯咨題曰此北宋人筆也不知出誰氏之手余覽之定爲崔白畫座間有竊笑者以余姑妄言之耳少頃持畫向日中曝之於背面一角映出圖章文曰子西子西卽白號眾始歎服此事傳至黃州司理王俊齋絲猶未深信一日宴客廳事懸一畫余從門外輿上辨爲林良畫已而果然卽俊齋亦爲心折沈子曰此小智耳何足自誇

康熙六十一年江浙數郡雞生四翼人不敢畜委去無算宋漫堂筠廊偶筆載順治四年亦有此異

吳江沈君庸自徵作霸亭秋鞭歌伎二劇淋漓悲壯其才不在徐文長下其妻張名倩倩亦才女也嘗有贈外詞云漠漠輕雲籠竹院細雨無情淚溼霜華面試問寸腸何樣斷幾紅碎綠西風片萬轉相思纔夜半又聽樓頭叫過傷心雁不恨天涯人去遠三生緣薄吹簫伴此故錄之

則晃夫于亭雜錄喜其詞之佳故錄之

浙江總督李公衞爲雲南藩伯時得一巨人身長九尺餘及來浙思再得一人與之相配爲輿前導至未幾處州總兵某得一人以獻其長相匹李大喜皆給千總銜但長甚不能騎每出則在輿前步行余偶至杭留一見之聞其身雖雄偉卻無縛雞之力惟日食米數升肉數斤而已兩人皆同此亦天所以限之若一有力恐亦難制也古之巨無霸想亦類此但勇而能戰耳

夔峽山中有雛名珍珠雞以其羽毛有白圈點故名又名綬雞生而反哺故又名孝雞故友朱凝如客川中曾攜一對歸畜已數年比凝如再出客死於川訃音將到之數日二雞哀鳴奔突家人亦不解所謂未幾而訃音至矣尋以無人餵飼舉以贈余余復轉贈吳門女夫孫乾若畜未半月而雄者逸去雌以失侶竟哀鳴絕粒不數日而斃異哉欲作詩紀之無暇也

平湖高詹事士奇太夫人夏陸稼書先生往弔時治喪已畢閽者辭焉先生列簟帛於門肅拜登舟閽人訝之乃進稟詹事高曰必陸先生也急命舟追之先生曰吾爲弔太夫人來而今已拜則吾事畢矣何用轉爲堅辭竟去此得之柯石巷師云

稼書先生令嘉定雖任之日士民攀轅哭送者傾城而各鄉扶老攜幼者不下萬計數日前各攜香燭焚縣廳事前石爲之裂以銀錢米豆布帛輸送者積至數舟先生一無所受貯之庫廨以備救荒之用公去之後士民復捐貲爲建生祠至今尸祝雍正□年　特旨崇祀孔

廟　本朝理學一人而已

曹邨寧壽堂者太傅金文通公邸第也素稱有怪或云太傅藏銀在於廳事所致康熙庚辰之夏余姊夫宗堯同姊輩數人在庭前玩月忽見堂中一火毬旋轉不定輩起逐之至東北隅而隱僉曰藏在是矣乃醵分祀神掘地尺餘即有一石板橫覆於上竭力啟視果見大甕三枚然惟清水別無他物諸人憤悶欲絕乃舉甕水傾之至第二甕將完聞鏗然有聲以手撈之得銀半笏恰如所派之數造物弄人亦已奇矣尚留一甕未傾宗堯之姪恂若云聞藏水治火毒有奇驗願留此以應不時之求遂舉甕置之私室次年夏火毒盛行往室取水則

白鏹滿甕豈非更奇也恂若後以此銀捐某縣知縣復以贓敗仍然徵貲反不如不得者之尚能溫飽可見得失自有天定無容勉強也

金宗堯同族姪數人赴試嘉興初到之夜伊姪能始至庭中小便見西間鐙光燦然就窗窺視有一少艾臨窗梳洗踰時起身更衣既畢之後忽於腰間解繫腰之帕懸梁自縊拖舌長尺餘能始狂駭大呼而鐙與人俱寂然矣詢之居停云其妾為妻所妒縊死於此往往現形今扃閉已數年矣明日急遷寓去能始後亦無他可見怨鬼為祟現形戚人者誠有是也能始眞實人為余親述必不妄也

鴟有鬼兎亦有鬼也捫蝨新話所言以余所見則蝦蟆亦有鬼抱朴子曰景帝有疾魂視之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鴟而薤於菟中採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屣履服物著其上乃使巫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家中鬼婦人形狀者加賞而即信矣覓曰無言帝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鵄立墓上所以不即白然則鵄死有鬼也稽神錄云楊遘田獵放鷹於野見草中一兎搏之無有如是者三即其草而求之得兎骨一具此兎死有鬼也余姊夫徐天峰以醫為業午日撿一蝦蟆實以丹砂當午捉殺之後有幼子患痘勢已危險忽聞牀下有蝦蟆聲時方冬月競怪之取火就視見一赤嘴蝦蟆蹲踞其下以手取之絕無所得則蝦蟆亦有鬼也此子竟以痘殤豈微物亦能索命耶

又野客叢書貓鬼一則云所謂貓鬼者觀隋獨孤陁傳其家每夜以子時祀貓鬼言子者鬼也其貓鬼每殺者所死之家財物潛移於畜貓鬼家故當時下詔禁之甚力謂畜貓鬼之家投四裔僕始不曉貓鬼為何物因觀巢氏病源知貓鬼乃老貍野物之精變而為鬼蛊而依附於人人畜之以毒害人其病心腹刺痛食人腑臟吐血而死乃知所謂貓鬼如此

族祖閣學心齋公凡遇後進投卷必什襲藏之有可采者悉錄之其尤佳者諷誦不置口所獎拔者甚多康熙

庚辰視學閩中公明爲本朝第一閩中士子感戴尸祝至今不廢庚寅之秋爲公六十誕辰閩士置錦數千里來祝者二十餘人非至德感人烏能致此癸巳恩科主南宮試所得士最盛位北列者十數人其他監司方伯不可枚舉甲午主湖廣鄉試公爲一世文宗而於後進片言隻字不輕棄如此今人可以鑒矣

族叔申培依安慶撫軍范公幕下歸述撫軍之署在某山之麓署中素有狐怪在一樓上扃閉甚嚴稱之曰仙莅任之初先須親祭凡遇朔望必備福物酒之樓外遺親戚子弟一人代祭少頃往徹則雞肉之類盡啖無餘閒有不食者亦狐臊觸鼻人亦不可食矣此其所目覩

者夫巡撫乃 天子重臣建牙一方凡所屬有淫祠惡歟爲民物害者尙須如韓愈魯宗道王嗣宗翟或驅或殺以申 天子之命豈有堂堂撫署而容妖狐盤踞反屈體先謁然後視事之理先後諸公眞堪媿死矣

童子舉 本朝絕無其人前明三百年亦僅李文正東陽一人惟宋朝所舉最盛略記於左國初賈黃中七歲童子闕頭及第太宗朝洛陽郭忠恕七歲通九經舉童子科漳化二年賜泰州童子譚孺卿出身雍熙二年得楊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授祕書正字咸平間得宋綬景德間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益年十三祥符間又得李淑又趙煥以童子召對令從祕監讀書時年十二蔡伯希年四歲誦詩百餘篇召爲祕書正字神宗朝賜饒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年九歲又天錫從兄天申年十二試十經皆通賜五經出身高宗朝賜處州孝童周智出身孝宗朝賜呂嗣興王克勤童子出身其間賈黃中晏殊宋綬楊億諸公或登政府或至顯官尤爲極盛云

漁人楊甲者以捕鼈爲業每日獲鼈必先取肥嫩者煮食一枚然後出賣積有年矣雍正己酉得一鼈大如箕甲夫婦大喜共思烹食方舉刀欲刺鼈躍起以頭入甲口囓其舌不放甲痛極仆地其妻亦大驚然無計脫之急以刀斷鼈頭然頭雖斷而舌終不可脫惟以兩手踞

地作鼈形痛楚之狀莫可勝言如是一夜竟斃夫鼈鼈介族中鱻物也人豈可食食之余見食鼈之受害者屢矣惟甲爲最慘或曰捕鼈者頗多何獨於甲得此慘報殊不知他人業此爲衣食計故亦不已耳若甲則每日必先食之其食口腹爲已甚宜其有慘報也今吳中人競以此爲珍品每食必相聚朋友以所食多寡爲勝負號曰團魚會余每舉楊甲事戒之而無如終不悟也

土產之多莫過於我鄉衣者有絲緜紬綾紗布以及包頭汗巾手帕等件用者有筆鏡羽扇竹器食者有茶筍魚菱其絲之行於兩廣外洋及江寧蘇浙三織造歲不下數百萬而緜不與焉至於茶筍魚菱諸商輻湊歲亦

不下百萬其他五穀及黍粟柿蕷之類又不知凡幾則湖民自宜殷富然其窮反勝於他郡而風俗則又儉勤力作非若江南諸郡之奢華暴殘此其故有所不解也

族叔某已薦賢書矣一日過小齋案頭偶有日下舊聞日日下者近日之謂也余方啜茗不覺失笑幾至覆杯窮措大老死制義目中不見他書有此妙論可慨也夫曾記王阮亭筆記中一則云一日省有太學生過訪告余云旗下近日爭買一書書肆爲之價貴詢爲何書倪首久之曰似是文選照明也笑曰恐是昭明文選其人大

喜曰不誤昭明也蓄也盛取明文之昭蓄肯選之耳余曰恐不作如是解曰然則取本朝及明文合選之耳余見其議論新異亟詢之曰本朝稱爲昭代今選兩朝既不可以明加於本朝之上又不可云清明故文其詞曰昭明耳余爲啞笑久之又記談資中一則云經生多有不肯文章舊二人同宮其一偶舉唐杜荀鶴詩稱賞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野鷹何曾有征徭乎舉者解之曰古人之言豈是有失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此與上二則何異可見古今來此等正復不少

裴休得桑木根曰若作沈香想之更無異相雖對沈水香反作桑根想終不聞香氣諸相從心起今人處貧賤妄思富貴復貪進不已聞休斯言可以悟矣

宋初州郡官廨皆長吏自行奏辟大抵皆其宗族親戚也太宗雍熙四年八月詔曰諸處奏薦多是親黨既傷公道徒啟倖門今後如有員缺處當以狀聞自後奏辟不敢私於親戚雍正□年有　旨京外官俱許保舉一人送部引見量才受職所保舉大約非子弟即親戚甚至以子而保父者我湖如藏如奚如錢皆以父保子兄

保弟一監生不數月即膺民社之任而京朝官自部曹以上皆得保舉京中之富商大賈無不羨緣得官奔競之風大開幸不一年得　旨停止此風遂息

今上改元有　旨凡出繼之人遇本生父母喪照親父母例丁憂一年生童俱不得應試宋時期喪百日內妨試尊卑長幼同士人痛之多入京昌言就同文試泪中選被人論□不免坐罪天禧間翰林學士承旨晁迥上言諸州士人以期制妨試奔赴京轂自今卑幼期服不妨取解詔從之然則宋時凡遇伯叔父母及子姪之喪皆妨應試未免過苛若本生父母喪中竟居然取解以心實有不安今只重本生丁艱停試允爲至當

武舉之制創於唐世其後屢舉屢廢唐時以之選將帥五代以來皆以軍卒爲將此制久廢宋天聖中以西夏用兵將帥乏人復置武舉至皇祐七年邊事寢息遂廢此科治平元年九月復制終宋之世不廢迨明初復設然未有廷試分甲第與文進士同者有之自崇禎辛未科始遂有武狀元之名至　本朝則鼎甲爲尤重反勝於文鼎甲之榮鼎甲必點頭二等侍衞三年之後卽出爲參戎位已三品不數年卽可建牙開府其視文鼎甲之循資較俸者遲速迥不侔矣

尤展成艮齋雜說云子曰鄭聲淫未嘗曰鄭詩淫也朱子止因誤認此語夫詩三百篇以思無邪蔽之安有盡

收淫詞之理卽詩以爲刺淫以爲刺淫可矣不應取淫人自作之詩也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六卿餞韓宣子子太叔賦蓼蕭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簒兮此六詩者皆朱子所斥爲淫奔之詞也然叔向趙武韓起莫不善之以鄭人稱之淫詞不亦自暴其醜乎此論甚是然前人已道之不記出於何書姑識尤說於此愚謂詩小序必不可廢古今通儒論皆如此然如郝楚望之每一詩必駁朱注亦自不可錢牧齋顧仲子傳云顧大韶文荼欲刊定一書用毛傳爲盡不可通然後用鄭毛鄭必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羅羣說而以己意

折衷之嚴粲詩緝作於朱注之後獨優於諸家大全之作敷衍朱注全無發明用覆醬瓿可也此論最公

先太傅襄敏公撫滇之三年值安邦彥反諸土目並起安效良陷霑益李賢等陷平夷等處時四川奢崇明同時作亂陷重慶等府滇省危在旦夕先公調重兵防守省城竭力支吾者二載起故參將袁善調諸土司督兵勦殺大破賊眾會升南京兵侍繼之者為我郡閔公洪學悉以兵事委焉閔幷先公之功攘而有之及雲南敘功疏之獨遺先公不敘時先公已忤璫閔住不敢申理崇禎改元迺以萬里孤臣九死報國逆璫蔑旨不敘等事上疏訟冤疏末有云保全境土以待後人之至懋遺

庫鎰以濟後人之需選調各將吏各土司以待後人之防勦云云益明指閔言之也閔得世蔭錦衣而我先公保全境土之功不蒙一敘雖其時逆璫勢盛先公以忤璫去位或不敢首敘然閔擾功之迹亦自不可掩也直至十三年叔高輔葛嗅公在工垣始以朝廷賞功大典等事具疏詳敘始得旨沈某準贈宮銜一級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先公之功於是乎大白時先曾祖先祖相繼早世錦衣之蔭應屬先君然先君年僅三歲未堪授職乃為叔曾祖漢輔公借襲俟先君出幼之日仍歸世襲不數年即遭國變廷尉敘功疏稟奏議中失載尚有兵部取名手本及諭總管陳姓諭單可考　附錄於

左方

工科給事中沈允培為朝廷賞功大典等事準兵部武選司手本內稱職方司手本移稱奉本部送準都察院咨前事崇禎十三年九月廿九日本部具題十月二十四日奉聖旨沈某準贈宮銜一級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欽此欽遵移會到司所有應蔭兒男的名相應移取等因照得職父沈某生有四子俱蒙恩蔭今行取應蔭兒男的名職嫡長兄莊卿長姪鍾元姪孫角俱身故遺孤棟衍先君名年甫三歲未堪承蔭切念天恩不敢久懸察有次姪監生鍾亮序既相應年方強壯堪以承襲伏乞遵例將鍾亮題授俟棟

衍出幼之日祖職仍歸棟衍世襲為此合同手本幷黏連同鄉印結前去兵部武選清吏司煩為察照題授施行須至手本者　崇禎十三年十月　日

廷尉公付陳總管諭單

太老爺敘功本已下了錦衣世蔭極是難得況在十八九年沈擱之後用心較苦用力較倍寫也寫不盡說也說不盡我數月以來寢食俱廢拮据不寧只為此一件事就是上本經廿五日那一時一刻不耽心的此雖太老爺積德之報其實只當我自手掙來當時太老爺在時事尚未冷門生故吏尚有存者然大老爺兩次進京費銀俱以千計畢竟做不來今日枯

木放花又值最慎重名器之時許多敘功本多不下
即下亦多駁壞我家眞是僥倖寅官（先君戊寅生故小字寅官）纔
三歲諒難題授三房四爺要做且先讓做拘不得長
房之說因太老爺關係大故儘力圖謀幸而成事且
俟寅官長成之後仍歸長房亦未遲也此字各家主
俱可看得我多是實話
周子云無欲則靜程子云有主則虛二語可以作對李
延平云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可以涅性胡仁仲云探
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正情二語亦可以作對
韻語陽秋記宋大觀中吳興人邵宗益剖蚌中有珠現
經俱聚於一號父子兄弟師友互相通融且懷挾多篇
臨時湊錄僥倖中式有自來矣鵬飛之兄係某縣學生

寺供養寺臨谿流建炎中憲使楊應誠者與客傳玩忽
越檻躍入水中禱佛求之一索而獲此吾郡之事而人
罕有知之者佛力廣大無所不有誠不可以儒家拘墟
之見求之也
吏部郎官自明中葉以後最爲清要順治中吳郡顧松
交予咸蒨來贊俱以吏部郎家居賓多輻湊一日廣坐
中一客忽曰二公所謂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也客
皆爲之絕倒我郡談震方九乾以文選郎家居豪橫一
邑邑之紳士畏之如虎疾之如仇邑中凡有公私宴會
以及交際往來如談在座則絕無一至者一日縣令唐
公執玉徧邀紳衿議修城事惟談獨往餘皆未至縣令

迎謂曰老先生眞所謂徧國中無與立談者矣談爲之
佛然
明弘治五年南直隸鄉試劉尚書南坦（麟）以武生中式
十四年鄉試陳翰林魯南（沂）以醫院學生中式二公名
碩而皆以雜流進所未解也此例至嘉靖中始革去康
熙辛卯鄉試有　旨武生營兵有能文者許應文鄉試
一次武舉許應文會試一次嗣後各省鄉試閒有中試
至會試則不聞有武舉得售者乾隆辛酉科鄉試福建
解元王鵬飛以武生習五經中式士子爲之不平葢五
經俱聚於一號父子兄弟師友互相通融且懷挾多篇
臨時湊錄僥倖中式有自來矣鵬飛之兄係某縣學生

極有文名亦習五經以年老爲其弟代搆得中閣省士
子皆所深悉因而舉發遂至上聞而同號弊究不能革
則此等事尚恐不免也
先兄東甫每批閱書籍必於卷尾詳記歲月某日閱起
某日至某日以事停筆某日閱竟其用心之勤罕有其
匹每遇譌脫必詳加考證以求至當寒暑無閒如是四
十年所點定者如十三經注疏史記漢書新舊唐書水
經注全唐詩讀禮通考諸書無不通部句讀其他唐宋
詩及□□諸書韓蘇諸集又不在其數也王阮亭香祖
筆記云金陵盛仲交家多藏書書前後副葉上必有字
或記書所從來或記他事往往盈幅皆有鈐印常熟趙

定宇少宰閱舊唐書每卷畢必有朱字數行或評史或
閱之日所遇某人某事一一書之馮具區較刻監本諸
史卷後亦然前輩讀書游泳賞味處可以想見云云可
見善讀書者莫不皆然若禾中項墨林每書後必記所
得之價以示後人使不賤售則其陋甚矣然墨林歿後
所藏即已星散其長子某爲我宗先世憲副公壻早歿
無嗣其餘諸子俱不知寶惜視爲長物雖記亦何益耶
余曾得其宋板周易一部乃族祖姑攜歸之物卷尾記
云萬厤辛丑得於華亭何氏用價一百二十金然衍即
云宋板亦不值此數恐此老狡獪設此以疑後人亦未
可知也

雲仙雜記云東州降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
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召之背出水面使
去即今杭州武林門有雲棲下院爲蓮池大師卓錫之
地門前一池方廣數畝中有魚數百頭尚屬蓮池當日
放生所畜住僧云蓮池每誦佛號於池上魚皆昂首諦
聽至今游人往觀聞誦佛號魚即浮出非若玉泉之必
投以餅餌羣來爭食也

野客叢書云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
也至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
爲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爲丹陽郡而以曲
阿爲丹陽縣然則今潤州丹陽正非漢丹陽故治也丹

陽凡有數處不可不知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
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口縣亦曰丹陽漢於
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
郡其地多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
誤矣

俗呼鴨曰梟呼雞曰朱呼犬曰盧蓋亦有所本野客叢
書云世爲戲語嘲姓梟者爲鴨以謂鴨姓梟呼梟必來
風俗通云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來又施肩吾詩
曰遣卻白雞呼黑犀犀音祝得非朱與祝聲相近耶至
呼犬曰盧則戰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令則盧之聲亦
久矣

父母垂死正人子哀痛徹骨幾不欲生之時也今人反
以送死爲緩惟以乘凶畢姻爲急父母死未即入棺而
禁家人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講合巹之儀寅括髮之
戚而修結髮之好口口世俗樂爲之雖簪纓詩禮之家
相率行之恬不爲怪亦可慨矣　今上龍飛首先禁止
眞仁政之要務也敬錄　上諭於左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奉

上諭朕聞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娶在三年之外而聘
在三年之內者春秋猶以爲非禮記稱大功之末可以
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
哭可以冠娶妻三年之喪創深痛鉅苟有人心者必宜

於此不變矣乃且民不知禮教起於皁隸編氓之家有
慮服喪之後不得嫁娶乘父母疾篤及殯殮未終而成
婚者其後商賈中家多有之士大夫亦間爲之而八旂
效之朕實憫焉自今伊始自齒朝之士下逮門內有生
監者三年之喪終喪不得嫁娶違者奪爵職服其極貧
者皂隸編氓父母臥疾呻吟牀褥必賴子婦以躬薪水
治饔飧者聽其迎娶盥饋侯疾愈喪畢而後成婚古者
禮不下庶人其斯之謂歟曾子問親迎女在途而壻之
父母死女改服而深衣以竢喪亦此義也其商賈
中家不必以士大夫之禮繩之然人性皆善朕知其必
有觀感興起而不忍自同於皁隸者矣特諭欽此

吾湖數年以來競尚乩仙平居結一壇供乩有事求問
則用二人扶乩以盤盤沙畫字其上或詩或文隨其所
憲至於問病求方者亦往往有徵驗遂致舉國若狂無
不尊奉而德清爲尤盛因乩而倖奉斗姆每逢斗降及
三七庚申甲子本命日卽茹素以爲齋戒殊不知聖賢
所謂齋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也戒者戒其非心妄
念也今之所謂齋戒不知其平日用心何如卽當茹素
之日事至吾前瓦過利鈍欲損人害物不知其茹素何
爲哉

東谷所見一則云行主侯二人久行役登一山遇豐碑
大書大行山三字主侯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侯隨後
拍手笑曰官人不識字只是大行山安得讀曰太行山
主叱之僕姍笑不已主有怒色僕反謂官人試問其閭
土人若是太行山某罰錢一貫與官人若是大行官人
當賞某錢一貫主笑而肯之行至前聞市學讀書聲主
曰只就讀書家問遂登其門老儒出接主具述其事儒
曰公當賞僕矣此只是大行山僕在側視主曰又卻某
之言是僕得錢卽往沽飲主不能平詰老儒曰將謂公
是士居又讀書可證是否何亦如僕僕之言老儒大笑
曰公眞不曉事一貫錢瑣末耳要令此輩永不識是太
行山老儒之言頗有味余所見不識事體強爲嘵嘵者
比比而然其不爲老儒以僕視之者幾希矣然孫公談

圃又有一條云崔公度伯陽白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
賦以大行字近時忌改作感山賦則此僕之讀大行亦
未可竟笑之耶又按楊用修丹鉛錄云山海經太行山
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則行本音也河圖括地象云
太行天下之脊郭緣生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
至幽州凡有八陘崔伯陽感山賦上正掘星下開冀方
起名爲亞爰爲平岡巍乎甚尊其名太行蓋趁韻之誤
耳

萬石君人但知爲漢之石奮殊不知宣帝時馮楊爲弘
農太守八子皆二千石亦號萬石君東漢秦彭與羣從
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萬石秦氏唐張之權高

宗時爲侍中四子皆至三品人謂之萬石張家又有萬石
嫗人罕知者潔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
曰萬石嚴嫗
古來口吃人韓非司馬相如楊雄周昌魯恭王魏明帝
鄧艾宋孔覬後周盧柔鄭偉隋盧楚唐李固言南唐孫
盛明憲宗皇帝
先兄東甫手輯新舊唐書合鈔積十數年之功始克成
書計卷二百六十計帙六十皆蠅頭細楷手自鈔錄乾
隆元年膺鴻博之選攜至京師王公大人無不擊節讚
賞被放歸里齎志以歿時嘉禾錢少司寇香樹先生丁
艱在籍東甫出其門下荷蒙弔唁一見此書讚歎不置

曰時值
今皇帝重修經史開館校勘意欲將此書進　呈重攜
至都裝潢完整於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具摺進
呈二十七日奉
旨交與經史館用畢仍將原書繳進欽此夫以草茅下
士芸窗纂輯窮年乃於歿後荷蒙
九重特達之知既經宣付史館又命仍將原書繳進以
備　乙夜之覽華袞之榮何以加此非特臣兄炳震銜
恩地下即臣等世世子孫亦沐
聖恩於無既矣刑部右侍郎錢陳羣備述進書時　聖
諭恭紀於左

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臣錢陳羣面奏
皇上開館重修經史釐定典章新舊唐書列於正史舊
書寖廢有浙江已故歸安縣貢生沈炳震係臣老友纂
輯新舊合鈔唐書一部訂譌補闕考據精詳大有功於
史學鈔本現在臣寓請
旨進呈面奉
上諭進來看次日恭具摺奏捧書至宮門進呈奉
旨宣進謹將全書恭進　御前
皇上繙閱數四稱好者再面　諭臣云此書甚好將來
修唐史即可以此書爲模楷著交經史館用畢仍將原
書繳進臣叩頭謝恩出越　日奉　旨原摺并發臣齋
寄到臣沈炳巽率同臣姪臣沈生策臣生倬跪讀一過
望　闕叩頭謝恩外謹將原稟另錄一通焚告臣兄臣
沈炳震之靈以慰其一生苦志於地下云摺稟并錄
刑部右侍郎臣錢陳羣謹奏爲進呈書籍事竊惟歷代
史書自史記至元史爲二十一史皆以專書行世惟唐
史有新舊二書舊書成於劉昫昫去唐未遠本紀列傳
至爲詳備諸志多所闕略新書成於宋祁歐陽修議者
以爲事增於前文減於舊自新書盛行而舊書寖廢然
司馬光修通鑑獨據舊書而新書無取焉二書聚訟互
見無所折衷者蓋千有餘年矣有浙江已故歸安縣貢

生臣沈炳震訂譌補闕考據精詳編爲新舊唐書合鈔其書分爲綱目如本紀列傳以舊書爲綱仍分注新書爲目他如天文五行地理諸志舊書殊多滲漏則以新書爲綱仍分注舊書爲目一爲展卷兩書燦然計卷二百六十計帙六十未經刊刻謹有手錄清本一部乾隆元年臣沈炳震聽鴻詞之舉曾攜是書來　京師未第旋里臣在籍就其家得之恭遇

皇上修明經史頒定典章正名山著作表見發越之時用敢繕摺恭　進禀寒暄誠不宜使大臣子弟得與國家設科取士本以待寒畯今四十年來其間而大臣亦不當使子弟與寒士競進今四十年來

官號之設其始原欲杜師生同年請託之弊殊不知此弊固當於絕然遏骨鯁之人請託不行者亦往往有之搢紳子弟未必科科獲雋今設立官卷每舉人十名必中官卷一名就吾浙而論每科官卷中正榜十人副榜二人而應試者不過七八十人則六七人中取中一人若民卷入闈者不下萬四千人除五經外取中正榜九十人副榜二十人則一百數十人中取中一人其難易相去懸絕且官卷獨給一號點名搜簡一遇官卷則竟免搜褫挾代倩之弊種種百出無知納誇乳臭未除儼然歌鹿鳴而應南宮之選矣乾隆十五年湖廣巡撫題

而然至明中葉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絕然亦頗招物議如江陵太倉往往羣起而攻之雖以楊用修之才猶不免物議今則視爲當然臺省亦不發一言一居要路則子弟皆入清華薦登九列外而監司方面無不如其意指矣可勝歎哉顧炎武日知錄敘古來大臣子弟與寒畯競進取者頗爲詳盡第北魏孝文時于烈爲光錄勳其子登引例求進烈上表請罷落孝文以爲有識之言雖武夫猶知此義也舊唐書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貢舉中書舍人李文閔子壻蘇巢右補闕楊汝士弟殷士皆及弟爲段文昌所奏指摘榜內鄭朗等十四人謂之子弟榜穆宗乃內出

題目重試落瑚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冊府元龜會昌四年權知貢舉右僕射王起奏所放進士有江陵節度使崔元式甥鄭朴東都留守牛僧儒女壻源重故相寶易直子緘監察御史楊收弟嚴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敕遣戶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落下三人唯放楊嚴一人舊唐書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取進士三十三人其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義爲時所稱皆以父兄現居重任不敢選取詔令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韋琮考覆敕放及第山堂考索後梁開平三年五月敕禮部所放進士群鈞是左司侍郎群廷珪男方持省轄固

有避嫌宜令所司落下宋開寶元年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鄘名在第六翼日穀謝上謂侍臣曰聞穀不能訓子鄘安得登第乃命中書覆試鄘復登第因下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禮部具閭覆試至太宗以後科額日廣登用亦駸而上下斤斤猶守此格有人主示公而不取者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正呂蒙正之弟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世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入亦謂朕有私遂罷之是有人臣守法而自罷宋史唐義問用舉者召試祕閣父介引嫌罷之是也有子弟恬退而不就者宋史韓維常以進士

私鑄日益多錢價騰貴至今愈甚余少時所用錢猶是足百但以三七二八分貴賤二十年來足百絕無始則九十爲百漸次而減今則以七十爲百矣用錢爲幣本皆足陌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錢以八十爲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名曰長錢中大中元年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愈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爲陌唐之盛際純用足錢憲宗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穆宗長慶元年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敕內外公私給用錢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爲貫昭宗天祐中以兵亂窘乏令以八十五爲陌後唐天成中又減其五漢

隱帝乾祐中王章爲三司使聚斂刻急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宋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爲陌者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爲陌其後有所謂頭子錢每貫五十六又無所謂七十七矣此古來短陌之大較也有明一代錢制草野無從窺見明史姑闕疑焉

壬戌十月廿六夜夢中得句云好風吹斷無邊夢瑞雪敗成不夜天又聯體一聯云有月不圓夜夜遞增光彩無峰不秀朝朝挹取青蒼覺而筆之亦不經意孰意亡妻徐氏於是夜得病延至次年十二月奄逝始悟詩語

不祥蓋亦兆之先見者也

明張文忠孚敬府第在溫州府城之東門余幼時隨先學博之任平陽猶及瞻仰第中寶綸樓者藏明世宗御札及先世誥敕之所也康熙庚午之秋火從樓中起延燒廳事書齋皆爲灰燼文忠所藏書畫寶玩及御書宸翰悉毀無遺其六世孫名延著者爲學博門下士爲人倜儻不拘小節雅好談兵居總戎李公幕中出新意造神弩百張一發連三矢中人立斃能於海中射魚總戎特選勁卒百五十人命張教習悉皆精熟號曰神弩手別立一營一日統之出洋陡遇大風見一巨魚乘潮而來張令發弩魚中弩負痛以尾掉船幾覆幸餘船甚多

君同寓是科獲售越十年甲辰魁多士感太君入骨語先君曰我感姑母厚恩毋以爲報當與爾復締新盟以續舊好嗣後雲泥判隔先君久困場屋晚以明經司鐸昆陽宗伯已宦成予告意謂前言久成畫餅而宗伯識之不忘丙子之秋先君奉差旋里時季弟尚未聯姻宗伯遣媒告曰三十年前之約尚記憶否終當踐此以全宿諾遂以幼女許字弱弟次年宗伯卽捐館舍先君亦於壬午春見背兩家姻好至今不絕云宗伯季子民法子源秉復以甲辰成進士入翰林民法子孫連翩登第已爲罕覯

進士入翰林次房孫暻庚戌成進士今官諸羅知縣其

而我太君婦人能於塵埃中物色之且預斷其子孫必發亦奇矣哉

鄭端簡古言云歐陽永叔毀繫辭司馬君實詆孟子王荊公非春秋程子改古大學朱子不用子夏詩序皆不可解

俗所演一捧雪劇本益爲王弇州尊人而作王故所藏唐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至贋也嚴東樓意欲得之諷以鴛己王倩名手摹贋本獻之時吳人有湯裱背者以能鑒古頗用事凡獻古書畫者必先賂湯湯以爲眞跡始收之王賄不及湯湯直言其僞而世蕃大怒然未有以發也後王總督薊遼爲巡按御史方輅劾奏嚴父子從

中下石竟坐王以失陷城寨律論斬夫以一物之微乃修怨若此嚴之橫固不待言而王吝惜眞本以贋物召禍其亦有以自取然所謂湯裱背者王獲罪時已於王宏事遣戍矣先是台州王都御史忬卒其子南雄知府宏來奏父恤典祠部某以燕平生清謹任事宦跡尤著於南京兆時且始終出處無玷當得全典業已說堂而人有偵知者宏一日詣嚴嵩邸求謁其子世蕃偶以他故凡三及門皆不得見客有馬鑾者紿宏云大爺久不見客數候無益君欲爲父祈恩須賂七百金卽謁可得況祭葬乎宏乃如其數因鑾進之鑾與夥客湯裱背等三人私分其金而世蕃初不知也比部疏入被旨僅與

祭葬而已宏詫曰祭葬例所自有賂之何爲因自詣西苑求謁嵩嵩與擴有平生乃延宏問曰汝來京師何遲遲見也汝父當得全典所以不卽給者俟汝面請以明吾恩也宏口噤色慄不敢對久之第曰此曾也曾也曾意子其必嘗私之宏退而世蕃適至私叩之茫然乃急召宏知鑾等詿匿卽日上疏收鑾等付錦衣衞獄拷鞫得實四人皆遣邊戍見世廟識餘錄

岳泗菴者其先金華人以醫世其家其父太峰術尤精爲人強悍多力一日者有鄉人負其婦就醫本無大疾岳見其少艾反以他藥投之其疾增劇所居離岳十里許其夫閒日負之而至已旬日矣岳說之曰汝婦之病

未能驟愈而負之頁苦我有空房曷不移居於此庶病易痊其夫許之調治月餘病固痊可而婦亦竟通焉夫雖知之而飲食於彼既久且無以爲酬隱忍不敢言欲歸而岳又不許乃謀之族人糾眾與之理說適岳他出乃領其婦歸行未半岳踉蹌追至以一人而鬬十數人無不披靡受創竟攜其婦欲行其夫憤極復同眾與鬬岳拳斃一人其姊慟哭觸石僵臥不動岳知禍及遂易姓名攜其子潛入京師賣綠入太醫院時明懷宗患偏頭風院中名手諸藥罔效岳大言云我有祕方須自見上親爲施治不日可愈院中人鄙之擯不與言後數日帝病轉劇諸醫束手姑向岳求方岳故祕之不得已爲

言於帝立卽召見應手而愈帝大喜授以院判口國變後南還僑寓我郡之菱湖鎭不一年其術大行厥後泗菴繼起雖不能視其父精然近地亦罕其匹盛行數十年壽八十餘乃卒今其子仲醇玉山孫紹庭皆能世其業云

乾隆甲子夏有書賈嚴姓者持王石谷青綠山水一軸長七尺廣半之結搆精妙正壑深遠上題絕句云矗矗青山帶白雲石梁雞犬數家邨江空不遣漁郎到落盡桃花自掩門詩亦清絕索價不甚昂余囊空無力得之然不忍聽其持去急以紗衣數件質物付之自笑迂疏好事恐不免俗子之誚也又端璞一方同時所得石

質溫潤細膩色微白雖非下巖上品然常用亦頗適意樂天過巫山見繁知一詩謂夢得盡去詩板獨留四詩以爲古今絕唱人造次不合爲之竟不賦詩而去愚謂樂天非眞心折四詩也蓋以知一詩推許極至所謂盛名難副故託夢得語以文之耳正不獨笙歌鼎沸中作冷淡生活謂樂天善全其名也

長興丁靜山凝明丁憤所先生之後也博學强記尤長於詩始好爲崑體其後浸淫於韓蘇諸大家乃舉少作悉去之其詠荷珠云惜無長在日未有不圓時此十二歲時詩也又有句云自家一樹緋桃子翻過窮南隔岸看蜘蛛力盡無風墮倒卷青絲上屋擔佳句也久困場屋晚得一解　今上改元膺鴻博之薦復不售官禮部司務以老

高陽李公蔚明文敏公國橚子大名成公克韋明文穆公基命子俱父子宰相然皆易世未足爲奇桐城張公英子廷玉亦父子宰相而在三十年之內尤異也至如海寧陳公之遴文簡公元龍及今大學士世倌一姓三相尤更奇也

池北偶談載桐城張禮書英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同時子廷瓚官翰林侍讀學士以父子同官學士爲美談其時今相國尚未登第厥後文端公入相不三十年今相國廷玉復入中書父子宰相業已罕覯而相國之弟

廷璐廷璐相繼登第全與相國同朝一爲少宗伯一爲少司空諸孫官翰林及內外要職者不下數十人至其戚姚氏中甲科居顯官者亦不下二十人乾隆六年御史劉統勳疏參張氏一門盈滿已極宜有所以裁抑之相國具疏認罪部議張氏子姓及親戚居官者俱停三年升轉得旨依議

長洲彭氏定求丙辰會狀寧求壬戌探花定求孫起豐復於雍正丁未會狀及第今官刑部左侍郎視學兩浙王阮亭先生云子嘗謂古人詩且未論時代但開卷看其題目卽可望而知之今人詩且未論雅俗但開卷看其題目卽可望而辨之魏晉人製詩題是一樣宋齊梁

陳人是一樣初盛唐人是一樣元和以後又是一樣北宋人是一樣蘇黃又是一樣明人製題汎濫漸失古意近則年伯年丈公祖父母俚俗之談盡竄入矣詩之雅俗又何論乎此論極是近見查他山敬業堂集柯石菴樵唱及慈恩集皆不免此病先生又云詩題有一二字不古遂分雅俗如古人祗有同韻和韻而今人則改作步韻武韻矣古祗有絕句今改作截句矣古人贈答或云以詩贈之以詩寄之今則改詩以贈之詩以寄之矣此類未易更數但取古今人集觀之雅俗自辨當以三隅反也

香祖筆記云予奉使廣州屢見紅鸚鵡又有五色者尤珍麗姚放云滇中多紅斑鳩又云曩宮中有黃鸚鵡層長卿詩云一入雕籠奪翠裳羽毛新得染鵝黃此與漢赤觜朱鷺隋宮官劉繼詮獻芙蓉鷗皆異物也今閩中有粉紅鷗想即此乾隆癸亥八月初五日浙閩總督那蘇圖進五色鸚鵡二十三架番斑鳩番雞番雀番畫眉料哥八哥倒挂梅花山呼時辰鳥共四十六籠遣官解送上京

今世公卿大夫下逮輿隸婦女無不嗜煙草者田家種之連畛頗獲厚利考之爾雅及本草皆不載姚旅露書云呂宋國有草名淡巴菰一名金絲煙氣從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亦辟瘴氣搗汁可毒頭蝨初漳州自海外攜來今處處有之不獨閩矣乾隆癸亥江西巡撫陳宏謀以其妨農特疏禁止令民間不許廣種煙草部議允之然種者頗廣恐難禁而未能遽止也予曾賦二絕句云佳名傳道自流沙借問何年別淡巴一葦曾浮萬里種根苗盛自閩鳴竟今儕嗜代杯茶香聞也自愛氛氳擅白轂噴朵朵雲初重玉人尤媿倡從今不用辭紅裙

德清蔚學歲貢來名時朝康熙己丑進士懋官侍讀學士致仕家居時蔡宗伯升元祈故遺妾李翠翠曾摭重貲伊妾陳姬匿之償以古玩於是鼎彝花瓶悉爲賀有乙酉暇日余避暑於先宗伯義莊與日獻家密爾恆過

晤爲因出三器示余鼎方而淺四面飛戟足鏤蛙紋觚則畫紋細花翠色欲滴爲周器無疑彝則上下花紋兩觚乃漢器也芹臣注念此鼎多方求購賀意將允韓適北行因而中止韓太史遇王憲副仲和于燕邸讀述此鼎詫爲希覯仲和心慕之而憲副乃覺斯先生之弟與予留都有傾蓋之雅戊子嘉平月赴任金衢停驂過晤因詢鼎藏何所余酬帖於郵亭出示王摩詰山水一幅李希古萬松金閣圖漢雙玉鳩嚴分宜物沒入內府青絲商彝其餘秦漢環佩暨貓睛祖母綠俱璀璨瑯琊如入懸圖有歙人王君正求見備陳賀氏三鼎願效居閒斯時歲聿云暮風雨載途賀既抱病杜門王亦征期迫

促各分手河梁未幾日獻云亡君正聞訃遄報仲和請圖此鼎仲和賞金懸購而鼎與觚俱屬金衢矣

其閒曰兩玉杯至文泉還矣於是亟取獻之杯至之夕文泉之室忽然曰夫君之禍此爲祟耳睨杯欲擲之地左右失色請曰如主公何胡氏曰且休矣猶當辱之乃出錢沽郵醪一鐏斟杯中徧飲侍兒臧獲明日納之子陸遂議和而出文泉於獄文泉歸悵絕而圖所報復力有不能惟嚴課其子冀以成名伊子果中甲榜仕爲平湖令天啟閒陸之子鍾奇少年任俠游於酒人因葉朗生謀叛波及鍾奇將罹危法正屬朱令鞫獄生死懸筆端朱陸舊係內姻不欲終置於理遣人謂鍾奇曰吾兩家舊屬肺腑奈何令酒鐺微器而辱吾先人楚弓不反則吾先人合恨地下終無已也鍾奇既在危迫費已萬

法書滿暮則設席款客令歌童度曲出所珍雙玉佐以文犀哥窯諸爵琳瑯溢目坐客常滿與內弟平湖陸仲仁尤所親暱常謂陸云此杯乃宣和御苑所珍閱五百餘年而雙璧宛然供余玄賞不惟奇器良亦奇緣陸亦摩挲久之不忍釋手惟私豔慕不敢如米顛之據舷也文石無子立弟文泉子爲嗣諸寶玉器則夫人平湖陸氏貯之熊祥閣中謹司筦鑰外人不能窺也萬厤壬午七月忽白光一道從閣中冉冉南去識者知爲寶玉將散之兆未幾陸夫人暴殂陸氏宗族無不垂涎其家業者夫人之姪陸怡石妄謂陸氏中毒乃訟文泉於浙平湖劉令逮至圜扉眾人分其有時仲仁已爲顯宦把持

其閒曰兩玉杯至文泉還矣於是亟取獻之杯至之夕文泉之室忽然曰夫君之禍此爲祟耳睨杯欲擲之地左右失色請曰如主公何胡氏曰且休矣猶當辱之乃出錢沽郵醪一鐏斟杯中徧飲侍兒臧獲明日納之子陸遂議和而出文泉於獄文泉歸悵絕而圖所報復力有不能惟嚴課其子冀以成名伊子果中甲榜仕爲平湖令天啟閒陸之子鍾奇少年任俠游於酒人因葉朗生謀叛波及鍾奇將罹危法正屬朱令鞫獄生死懸筆端朱陸舊係內姻不欲終置於理遣人謂鍾奇曰吾兩家舊屬肺腑奈何令酒鐺微器而辱吾先人楚弓不反則吾先人合恨地下終無已也鍾奇既在危迫費已萬

金此杯雖屬家傳非其所好亟還之朱君乃致祭於家廟令陸生手捧玉觴晉之几筵祼酒三巡泣告於祖曰而今而後可等恥於九原矣并語陸生曰此乃尤物吾兩家沒之後陷叵測無貽患於後人也取椎擊碎若進珠乃保全蓮奇緩其吏談云定窰鼎事在韻石齋筆記惜乎爲亡姪葆初借看入去不及全錄

姊壻徐天峰名醫周道生孫能繼其傳求者踵至康熙辛卯之夏時已昏黑聞叩門聲甚急出視之見一青衣持鐙延請醫之以往通南橋里許至其家門甚低俯身以入中堂惟一鐙熒熒毫無坐具佇立久之青衣迎入見一女子臥牀上而小鬟侍立從帷中出手診視

手冷如冰全無脈息正懷疑間帷中忽云奴病已久諸醫束手獨先生名求爲治療當亦惜金帛奉醐令而鬟啟帷見其形神已離急辭出青衣仍送門外出門一封納之袖中竟去出封置之案上燈然有聲明日視之惟紙灰而已遂大爲往跡跡之僅一荒冢詢之土人云明邵太守小姐之墓久無主矣方悟夜來所診視乃鬼脈也徬徨久之亦無他故惟醫道不能如前之盛行耳此先姊爲余道之如是云

我里禪智寺之東有閻名閻元閻中供閻壯繆像顏蓍靈顯康熙十三年耿逆叛於閩浙中羣盜蜂起五月十三日爲壯繆誕辰是夜百餘盜入寇我里里中悉被搶擄惟餘受祉堂未劫遥見雲端中壯繆橫刀指揮閭前雄兵四布于時邨中汎兵僅五六人與盜格鬬殺盜魁二人傷者無算以五六人而追逐百餘人使之宵遁謂非神威助之不可也受祉主人用光感神救護爲新廟貌每年遇是日必演劇以酬神貺如是者六十年方止　是夜予家亦被劫累代蓄積盡劫無遺先祖母茅太君酷愛古磁器所藏官哥汝定及成宣嘉萬諸窯不下二千餘件貯一大廚鎖鑰甚固盜疑廚中必有重物以斧擊開諸器已震碎一半盜亦失望復用巨斧并未毀者悉擊之無一全者太君歎曰衣飾被劫我無所戀獨恨此乃我一生所好求之諸大家及先鹿門公所

遺方得有此今一旦毀棄殊可痛惜命先君聚諸碎磁彙而葬之名之曰磁冢云

先慈靖公崙祠在郡城月河街證通寺之西康熙庚子之冬僧人不戒於火已有震鄰之恐守寺者亟請公像出避火已及檐幸風迴勢緩不致爲灰燼者實先公有以呵護之也次日請公像入祠出避時一人肩之而出今者數人擡之兀爲不動余適以事至郡語守祠者曰此不可以褻我先公也急命庖人潔治祭筵復於城隍廟假八人肩輿鼓吹黃蓋導從以入絕不似向時之重而難舉矣此余之所目擊者

溫州之平陽多虎往往晝出然不傷人土人云有神司

之此山之虎不得越彼山若傷人神必殛之學署在鳳山之麓其東北山半有大方石方廣數十丈每陰晦時輒有虎踞石上往來跳躍予童時習見之而樵采亦不廢也康熙壬申三月有虎逸入西關外民人圍中本無足怪而總戎李公初莅茲土欲以樹威統兵圍之有勇士持矛刺虎已中其股虎回身一尾掉之人倒地虎遂伏人身上眾因驚懼急欲救之乃羣放鳥鎗虎固受傷而人亦被彈矣虎負痛立起人亦隨起復持矛鬬虎眾力畢集竟斃虎於固中而人以傷重閒日死總戎厚恤其家先君作勇士傳載之邑誌云

卷三　七

我郡董宗伯范祭酒兩家民變之事故老傳聞不一今之閣宅求田者日以千數勢甚洶洶而按院參疏旦晚據長洲文秉定陵紀略所載參於故老之傳略記於左

萬厤二十二年湖州民變原任祭酒范應期妻吳氏上疏訟冤奉旨按臣彭應參既應憲職不能激揚一方乃敢大肆貪婪聽信姦吏傾陷儒臣致死二命王汝訓巡撫兩浙該當與伊申理反扶同飾詞代辨委任何在著革職候勘彭應參及烏程縣知縣張應望著錦衣衛拏解來京究問後刑部題覆有旨彭應參革職為民張應望永遠煙瘴充軍范應期嘉靖乙丑進士廷試一甲及第官祭酒為御史徐申劾奏罷仕居家橫甚魚肉小民訟牒山積巡按彭應參屬推官謝肇淛究其事謝懼不敢應改屬烏程令張應望張持之過急訟者復譸張應

卷三　八

將出董見事勢已迫思得危題以中按院范本屬姻戚而兼師生居平有事必諮訪于董董于時兩家之危俱如累卵范密問計于董董以詭詞誘之范竟自縊吳氏之疏董亦預為搆成縊之次日即從懷惠吳氏兼程入都私屬政府照應比彭疏入則拏問之旨已下彭疏反不得上達矣此眞神手也彭參疏有云東南半壁之天下知有董宗伯而不知有陛下又云橫此逆賢驕同健卓以泌園為鄙鴟金銀之堆積如山以濤上為蒐裘粉黛之趨承列戶又云雙鳳堂中夜夜笙歌繚繞百閒樓上朝朝放鏡星移即此數語其豪富強橫可知彭院既逮之後范事已解而董禍未息未幾宗伯捐館冤民訟牒仍

復紛如是時先襄敏公丁憂家居宗伯之孫爲先公愛壻因之力懇兩臺具書求解幸得漸釋書臺附錄於後致拔臺札　茲啟倣府扁程之董宦弟之兒女姻家也當民變之後而尋老物故青芝與中條相繼夭歿眞可謂家破人亡矣乃吳中之刁棍猶羣起而魚肉之尙可謂有天理人心耶弟以爲組董氏於當年則爲風力而恤董氏於今日則爲雅道舊歲宋澄江年丈已略挽回而幸繼之者爲年丈眞臺氏再造之機也乞年丈念梓里之情敦令弟世丈與董中條世講之好併推小弟薄分少示意旨俾刁棍有所戢而不敢復肆其毒則庶幾可望田租强半之入而國課或有所出此其感激微獨

在董氏而弟亦矢不朽矣

再啟劫强抑葬乃朝廷之公法亦士類之公心弟至不自量一旦得綱紀四方矣不忍窮嬙之小民爲豪右之魚肉願弟行二說貿之年丈而年丈試垂聽焉罪大惡極至殺人行劫止矣然必訴之官司研鞫眞僞然後決盜其贓也乃今大家之刑刑之日必三覆五奏然後決盜其贓也乃今大家之惡不過田土耳近來小民刁棍之極萬萬無强佔之理甚者不過因歲價廉耳又甚則債刁相準耳而小民聚衆圍繞房屋强裂其衣冠擄其貨財辱其姊女此何法紀也弟以爲民有冤抑一毫其告有不告官司而聚衆劫奪者以亂民之法懲之則擄奪不可不禁小民告狀伸冤者固有而飢寒之無賴否則嫖賭之子弟與游手游食之姦民或舊曾賣產則乘以脅詐或自無產業貧者則扛幫以分財遂至趨利若騖噬人若虎無一人得安寢者矣近聞台臺洞

悉民情思爲禁姦戢亂之計故凡告董氏者自今以後不準此其德意非不甚渥而刁民猶狂逞不已者夫以未識上之意指也伏乞命下所司廣布告示重加禁戢庶刁風知警非特董氏受無疆之福而士類亦得安全則幸甚矣

華亭董宗伯文敏公先襄敏公鄉會同年也萬厤四十四年以家難來遊館于先公涼山別墅者歲餘是時先公官中州薄伯先公之弟中憲公暨予高祖太常公家居各出所藏書畫求題賜詠之樂殆無虛日文敏公題玉陽公圖所云跋宕圖書婆挲鼎彝王謝風流東南絕調者益指此時言之也故寒家各支堂中對額大半皆

公手書至於書畫則我兩家所藏獨富時移物換散亡已略盡矣予所藏者僅夜山圖大幅一軸其他小幅及行草數幅而已最其尤者題先恭靖玉陽圖冊也眞書效顏平原筆法遒勁婀娜無美不備錢少司寇陳羣柯石巷煜家長洲宗伯德潛俱有跋語至今家藏寶弆

附定陵紀略董氏狹劫始末

董其昌登己丑進士由館選授編修歷官禮部尚書仲子祖權倚勢橫行民不堪命同里陸生者先世有富僕陸詠求無厭僕乃投充祖權作紀綱爲護身符陸生復至需索如舊祖權繫僕擯毆之次日陸生之兄率諸僕縱火燒房幾於閤門俱燼其昌起家中祕列籍清華即有不赦之條宜赴所在有司官告理或因而奏請處分何至舉家百口盡欲付之烈燄一昨測測不靖通國若狂放火故燒官民房屋者律有明條不知當事何以處此今三吳世家大族人人自危恐東南之變將在旦夕云云

新城李氏世譜兒王阮亭帶經堂集李錦秋墓誌銘錦秋諱鴻雷明崇禎壬午舉人入本朝歷官兩浙鹽運司副使曾祖享年九十祖進享年八十有五父采蘭享年九十有五兄鴻震享年九十錦秋亦享年八十有二四世高壽者五人已爲罕見而錦秋之夫人高氏亦享年

九十有一亦更奇矣炳巽八世祖贈銀臺守愚公享年七十有二七世祖贈尚書鵠溪公享年八十有六六世祖大司馬恭靖公享年八十有二五世祖大司空襄敏公享年七十有八亦係四世高壽然無踰九十者

杭城每遇水旱必於天竺迎大士像下山供於海會寺各官祈禱此事自宋時已然堯山堂外紀一則云孝宗時趙雄溫叔爲相頗不滿民望孝宗欲罷之會大旱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祈禱有無名子作詩云走殺觀音卻下山溫叔聞知遂乞免東頭供奉班傳宣理旨到民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明設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其始原只緝查姦宄迨至

中葉中外官獲罪者飄命錦衣械繫鎮撫拷問之於是縲囚四出囹圄之內有不可勝言者矣廷杖職官始於王振振執朝權用以鞭撻善類大臣有加項者此前代所未有也迨成化中汪直用事廷杖臺省臣王濬李俊等五十六人正德間諫南巡廷杖舒芬黃鞏等百三十人死者十一人嘉靖初以爭大禮哭左順門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七人此其最甚者矣萬曆六年論首輔張居正奪情杖趙用賢沈思孝等五人其後定陵頗厭諫言諸臣疏多留中廷杖寢不用至天啟四年太監王體乾大審復開其端重啓威臣李永貞以說魏忠賢於是主事萬燝御史吳裕中相繼斃杖下迨至許

顯臣田爾耕輩煩刑以逞備極慘毒楊左諸君子之禍有不忍言思陵卽祚刑獄稍平然末幾姜埰熊開元以論柄臣周延儒手杖幾斃此有明廷杖之大略也　本朝官制大概仍明之舊而獨不設廠衛誠有鑒於有明之流毒而仁政之大者也至於建言之臣無不一邀聖度優容從無廷杖受責之臣惟康熙四十口年石門總憲勞之辨以諫儲事予杖而歸百年以來惟此一見而已

余外祖董湛思先生爲宗伯濤陽公曾孫烏衣世胄好古負奇王謝風流東南絕調明末張庶常溥狎主復社以附東林延先生及令弟若雨爲之領袖當世名流俱以不識兩先生爲恥其後復與石門呂季臣聚江浙十餘郡爲澄社雅會千餘人先生爲之刱立條約以重志節立氣槩爲尚入

本朝屢中聖語至遒奇禍家遂衰落年未六十卽捐館舍舅氏輩九人惟謇田蓉湖兩先生最知名外祖母沈氏家教素嚴余兒時隨母氏至滸每晨興見諸舅率諸子婿孫曾輩肅立拱揖問安之外不敢發一語不命之退不敢退但性信佛房之西偏爲佛室終日趺坐其中一老尼爲伴魚版之聲琅琅不絕有萬壽尼菴爲黃門公夫人所建號董氏家菴其尼雅善逢迎以故世傳玩器及平居所蓄半歸尼手諸舅氏皆不善治生所遺堂

構雨所大宅名世恩堂於康熙戊子年售於淮徐道潘尙智潘以侵欠河帑籍沒入官今爲通守行署對河小宅名寶善堂亭臺花木極一時之盛此予自幼所習遊者亦於是年售于長興錢鶴階兩處屋價不下萬有餘金於時諸男大半物故外兄弟數十人惟一二人略通文墨其餘皆用不知書日以飲博爲事不數年之後所謂萬金者已蕩然無復子遺矣外祖謝香亮爾斷絕艮可慨也

嚴西山閻在同埠昆弟也爲順治戊戌進士壽光知縣修人先生允肇子家本巨富聞在與余爲僚壻分析之產不下萬金性耽狎冶不三十年而家業蕩然惟餘祖

宅與乃兄同居西山孳孳爲利家日益隆聞在欲以所居歸西山心雖欲得而故以力不足爲辭又數年而聞在愈窘饋議牢價復以居旁小屋抵作契銀宗黨咸不直之其後西山長子遇基舉進士入翰林人咸謂天道無知就意僥冺年而遇基客死京邸次子沛霖性尤忍刻聞在向以息債售後告霖轉售浮價百金爲叔者與之理說非特浮價不宜仍退反將胞叔訟之有司沛霖行賂於胥吏置於反自証服閣郡爲之不平乾隆八年癸亥沛霖以伊甥吳錦章補黌事奉殿學師通詳各憲革去衣頂行縣拗責人人稱快焉

我鄉臧卿君名泳楷本休寧人雍正癸卯恩科進士入

詞林改御史歷官江蘇臬司左遷廣西潯州知府殊不能堪怨懟之色形於顏面僚屬之賢否民情之得失概置不問日惟縱酒自放不二年抑鬱卒於官其亦不達之甚矣宋廖子晦爲朱子門人爲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心甚怏怏朱子以書曉之云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轉不縮已進不退只是硬脊梁與他厮捱朱子之意蓋謂心無媿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況於一黜陟乎夸之閻戢蘇東坡海外之謫看他何等胸境何等學蘊豈患得患失之人可同日而語也

顧寧人日知錄云易林一書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

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之世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之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日楊口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是用李尋傳語曰新作昌陵踰陌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云云炳巽拔易林乃後漢崔篆所著見崔駰傳篆爲駰之祖傳云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媿漢朝遂屏居滎陽閉門潛思著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云云則易林之爲崔篆作具在正史不知後人何以忽云焦延壽也先生博極羣書獨以此致疑可見讀書亦非易事也

今滿洲家呼其子弟曰哥郎皇上稱諸王亦然蓋亦有所本也舊唐書王珪傳明皇子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明皇子棣王琮傳云惟三哥辨其罪明行三故也合二傳觀之則子可稱父爲哥矣不亦奇乎又明皇與寧王憲書稱大哥則唐時宮中稱父稱兄皆可曰哥

余季妹年十六適菱湖孫氏妹壻名貽笏字縉傳年纔舞勺已游庠矣乃祖籍司空公之勢債利起家康熙丁亥戊子閒藩伯黃明者本海賊投誠橫行浙東西高門世胄無不受其荼毒而孫氏爲尤甚縉傳之尊人爲人告訐積牘如山氣憤捐館縉傳以哭父得疾竟以孝死

妹氏年僅十七上事孀姑下撫孤叔曲盡婦道苦守十餘年而惡叔時乘年已漸長賦性凶頑視嫂如仇竟將寡嫂分授息產擅行變賣妹自問孱懦不敢與較一歲之中大率在余兄弟家者八九月今在苐四十年已蒙恩旌表可以稍慰守節之苦志矣

余所居西南向有小河一道收南來巽水歸入市河轉而北去其時郡中編戶殷實吾族亦皆富贍至明萬厤末族祖中憲公起建住宅惑於堪輿家言妄爲填塞郡東古剎禪智寺向有天王殿一座亦於是年燬於火從此郡中日就貧窶乾隆七年壬戌之冬眾姓及吾族各出貲捐助復開故河至次年四月告成而禪智住持我仁亦於是年重建天王殿其爲時正同可見事之成毀皆有數也

南溥董扶搖余母黨外弟也天姿敏捷素稱强記一日與余弟兄探梅山中游上金山寺寺旁一碑董生朗誦一過先兄東南且行且聽若不經意歸舟董生索筆追寫意欲自矜其敏然未及半而已忘之東甫笑曰我爲子足成之終篇僅萬數字同舟歎服曾記陸務觀老學菴筆記一則云蕭王與沈元用同使虜館於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一唐人碑辭皆偶儷凡三千餘言元用素强記即誦一再蕭王不視且行且聽若不經意元用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蕭王視之取筆盡補其闕又改謬誤四五處道筆他語略無矜色元用歎服云云事適相類可見古今人亦何不及之有

以石上之字已能朗誦其父以爲怪也急取甎碎之後亦無他詢其甎上之字堅不肯道其女至十六歲無疾而卒

乾隆癸亥自正月十六日始大雪連五日夜庭中積至五尺餘雖八十老人亦云罕見而江北尤甚聞江北孔道積至丈餘中間僅開一路兩旁積雪如牆人馬俱行雪衢中是歲六月京師至山東一帶酷熱不可言狀人畜死者以億計　朝廷發帑金二萬兩備冰水以救行人此見之邸鈔者

郡中姚氏管山人於古墓中得一物來獻其一瓦器乃插花之罇高二尺餘製作灤古盛夏盛水不敗插花其

中久而不謝其一磁器似僧家鐃鈸大可六七寸其薄
如紙無足只一圓蒂非碗非碟蓋筆洗也其色微綠而
包漿色澤極爲可愛陸龜蒙詩所謂九秋風露越窯開
奪得千峰翠色來者庶幾近之或古所云祕色窯器也
余第三姊歸於姚氏故二物余皆得見之惜姚氏諸生
罔知好古其洗已爲歸安舊令裘曙青所得聞其家已
毀於火不知此物尚在否耶
江南試進莊氏科目之盛甲於東南自明弘治丙辰至
本朝乾隆丁巳舉進士者二十二人舉人十七人副榜
八人恩貢一人官生二人開府一人詞林五人吾族自
明嘉靖己未至　本朝乾隆己未舉進士者十八人舉

人十五人副榜八人官蔭生八人世蔭一人選拔五人
恩歲貢十二人舉鴻博三人鼎甲一人開府四人詞林
七人庶與相埒海寧陳氏桐城張氏想尤盛于兩家然
一族三相已足甲于天下矣聯目不具論也
五雜俎云人穫在本地者價不甚高行山海諸關納稅
加以內監高淮檄取動以數百斤計之故近日佳者絕
不至京師其中上者亦幾與白鏹同價矣僕少時中上
者業至數換較之雜俎所云已數倍邇來其價尤昂非
特與白鏹同價竟有倍於黃金之價者非二十換以外
不能得其上品吁可怪也此猶是癸亥秋所記至今戊
辰隔越不數年而價又倍之目覩前郵吳用知用價十
兩三錢止兌參二錢竟是五十換之外巨古所未聞也
五世祖先襄敏公於明萬厤己亥督學閩中公明爲一
代之冠閩中士子久尚尸祝會城建思服堂以識遺愛
晉江黃公鳳翔爲記并塑公像春秋祀焉康熙癸未叔
祖心齋公亦奉　命督學是方公明亦爲本朝之冠士
子之愛戴同於先襄敏因重修思服堂并塑公像合祀
之安谿李相國爲之記先公官閩最久故留題甚夥如
謁紫陽書院有詩過堆雲嶺有詩他如延平雙塔記及
提學道題名碑按察司題名碑新建龍谿學舍碑記諸
文俱勒諸石歲久淹沒叔祖公至閩一一從榛莽中物
色之重加摹勒復以會城府學名宦祠重製新主會督

撫司道以及地方有司鼓吹送入閩人無不讚羨亦可
感也
我邨之南數里曰菱湖鎮其地頗稱富饒而讀書者亦
眾應鄉試者不下百人而艱于入彀　本朝惟康熙庚
戌孫司空在豐以第二人及第然亦寄籍德清獲售此
後寂然者又復數十年丁丑戊寅之間有堪輿家過此
語孫氏諸君曰北方去水太遠而猛宜於水中壘一高
墩建閣其上更於北樹建橋以阻去水則科甲當連緜
不絕孫氏然其言遂醵金建文昌閣於水中復架大橋
跨于水上不十年而費總戎開府又數年司空之姪見
龍冠南省入翰苑此後如吳氏朱氏費氏皆連翩登第

其薦賢書者自壬午以後科不乏人三吳俱入翰林而少司馬眉菴昆仲相繼開府見龍堂弟人龍復以南元聯捷入翰林此皆三十年以內事堪輿之說豈不信哉

又吳眉菴兩主鄉試吳敬齋視學雲南孫端人繼之復留任三年所居僅隔一橋屢主文柄同在滇中亦異事也眉菴名應楨遊　世宗諱改名應棨官兵部右侍郎弟名應枚官奉天京兆敬齋名延熙官翰林改御史孫人龍字端人官翰林院編修費總戎名俊武進士官福寧州總兵官總戎之姪孫元龍舉丙辰進士官口口縣知縣朱名發庚戌科進士官蒲州知府此外之第進士者如唐譚偓又不在數云

邨西二里許有三小山皆不甚高名曰涼山其南山爲朱氏祖塋中山先高祖太常公墓在焉北山則先太傅襄敏公別業也三山中惟北山稍峻先太傅以天啟丙寅忤璫里居杜門不與外事搆別業於北山之陰日與資從賦詩飲酒暇則曳杖出遊與邨農課晴較雨其閒亭臺花木極一時之盛余童時猶及見其彷彿今遺阯雖存而亭臺泉石悉鞠爲茂草矣鼎革之後叔高祖廷尉公避跡於此而有司敦迫無虛日乃以山前別搆數椽中供佛像延僧守之託名披緇其始原以杜有司之請其後遂爲僧人盤踞竟成僧舍山後有三泉中泉方廣三丈先公搆樓臨池以眺西塞諸山西泉方廣僅中

有力者持去今其後人俱潦倒不堪監司所藏悉皆星散吾邨朱氏與之姻婭雍正甲寅朱天球持古畫二軸求售云係卜氏後人之物其一爲蘇子卿牧羊圖上無題款不知是何人手筆據監司自定爲晉顧虎頭眞跡此亦不可考然觀其紙色用筆決非唐宋人所能彷彿奇物也其一爲唐僧巨然煙雨空濛圖闊三尺高六尺紙色黯古上有趙文敏裴清容仇山邨及羽士張守中四元人題跋巨然之畫雖不能定爲的眞然四跋皆非贋筆所能摹仿可寶也二物俱以善價得之見其一可以知其餘矣

先襄敏撫滇時攜歸點蒼石大屏一對小屏一對石榻

一座大屏方廣四尺石質瑩潤而山色正綠石中之最
難得者且山水明淨酷類閻立本向列敦行堂祖宅閣學
心齋公作詩紀之余兒弟皆蜀和焉棡石尤爲奇特中
有蒼鷹鵰立荷爪完具而神彩煥發杜詩所謂條鬣光
堪摘軒檻勢可呼者此鷹足以當之小屏石稍遜山水
亦不甚明朗分隔于余至今尚存兩尤物皆已化去古
所謂以不材見遺者誠不囿也

此癸卯冬日所記詎意丙寅四月宵人暗通逆僕乘余
他出夜閉門負之而去搜尋得處查詰知已鬻之菱湖
王氏本擬鳴官追索其如別有他故不可明言付之一
歎而已

東甌山水奇特在樂清則有鴈宕瑞安則有仙宕平陽
則有南雁宕黃石公洞諸勝余隨侍時年僅舞勺不及
偏游惟前台胡石壁會一至焉縣志云鳳山之北有望
海墩石方廣十餘丈登之大海在目其左有一石倚
壇上高可十丈大逾百人坐壇上以一足抵之即離石
丈許再頓復合聲如鳴鍾號曰石鼓俗名動石巖若人
多力猛石反不能動亦一奇也

明建文革除一案實吉公慎大世胤先恭靖官銀臺時
具疏請祀部覆如議留中不發叔高祖都諫公在禮垣
復具疏請改正實錄等四事疏未蒙俞允而詞旨激烈
眞不媿祖父家風恐明史未及備載謹錄全疏於左

禮科都給事中臣沈肩培題爲鉅典崇端竣于昌期追崇
式隆夫一本謹集羣言之符節以祈睿鑒之昭回事臣
辦事垣中見駙馬都尉臺永固一本爲聖孝繼述爲大
遜國謚號未彰乞修久湮之典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事
奉聖旨這事情關典禮甚重著該部科詳議具奏臣不
覺舉手加額曰皇上修明舊章無幽不闡請謚建文於
此日眞千載一時矣祖宗陰騭之使言以成我皇上繼
述之善也微臣敢不畢竭贊揚以憑天鑒謹案臣祖某
先公諱爲銀臺時具疏請祀建文大略言建文君高皇
子太孫懿文太子嫡子四年御宇統順系明生爲金潢
帝太孫懿文太子嫡子四年御宇統順系明生爲金潢
玉牒之主沒含斷蓬飛草之怨心切痛之成祖用王景
議以天子禮葬遣官致祭輟朝三日則成祖之不欲廢
其祀可知也恩詔褒謚死節諸臣是忠於建文者宜祀
乃建文何獨不得祀因請祀於孝陵高皇帝之旁或懿
文太子之側疏下部覆如議留中不發而要非臣祖一
人之私言也方應宗時張太后問內閣以朝廷尚有何
大事未舉楊士奇已有建文臨御四年當命史館修其
實錄仍用建文年號之對矣英宗復辟而出建庶人于
錮室必不由此發之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亦嘗請
追謚建文而以景皇帝及元順帝爲比謂親親固當親
景帝避位尤當視順帝人皆誦其不刊暨萬厤十六年
國子司業王祖嫡復以建文不宜革除景泰不宜附錄

並形奏辨乃景泰附錄改正建文年號報罷直至二十三年九月始允科臣楊天民臺臣牛應元疏奉有建文事迹著附載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號之旨也其難以議享存其年號不得不復其帝統復其帝統不得不酌其微稱與修其紀典事本相因理原一貫合先後諸臣之章奏翻微此心此理之同而卽神宗需發之明綸已示顯號鴻名之漸今日必昭布成祖之豐功偉烈而後知建文得統于正成祖不嘗曰欲法周公輔成王乎令孺子而在未必不復辟也又不嘗稱建文爲少帝乎位號依然并未貶如景泰之追廢爲郕戾王也且建文得統於太祖尤非若景泰之乘危自立也乃一則尊崇於易世之後一則泯滅於十數代之餘不過謂表章遜國則靖難無光殊不知天與人歸成祖自不能避篡誅之迹勢窮事去建文何必存揖讓之名要以承祧有主卽家君延緜原無傷太祖之心況一脈相傳則繼體開天更遜禪文皇之精神何嫌何疑之有哉臣今有四說焉惟皇上仰繇之故爲皇上陳之太祖高皇帝在位懿文太子先薨至洪武三十一年太孫嗣位改元建文建文者太祖之嫡孫也在位四年成祖文皇帝靖難登極乃革除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及重修太祖寶錄遂將四年實蹟附作洪武庶此則革除之大略也正統十四年也先入犯英宗躬駐大師自行天討至土木北狩景皇帝時爲郕王奉章聖太后命監國旋正大位次年八月英廟回鑾後七年復辟是爲天順元年其時姦臣石亨輩奉將景皇帝廢爲郕王加謚曰戾成化元年修英廟實錄以不封不樹之謂而考諸成祖禮葬之蹟因以表爲陵園仍襲定葬順之謚法斟酌於二字四字之間卽圖爲寢存秋二祭掌於南奉常夫然後

附成化十一年憲宗體英廟本意始敕廷臣復景帝位

號上恭仁康定尊謚改修陵寢無所不用其情而景泰
七年事蹟原附英廟實錄仍稱郕戾王附此則附錄之
大略也夫憲廟追尊之舉爲帝王盛德之冠獨於附錄之
一節未經釐正毋乃有闕乎不知位號既復則實錄自
當改正許其大而不許其細是未體夫憲廟之心而已
矣建文年號在成祖登極詔書不過爲建文四年爲洪
武三十五年然猶稱爲少主未聞降削位號是在成祖
親親之心亦必有不忍絕者而一時宣力歸命諸臣或
務張功伐或苟存形迹遂贊成革除之事其亦未達夫
成祖之心耳夫成祖奉天靖難再造邦家駿烈宏功纘
承高廟正使年號不除何損萬一而曲爲掩諱若此且

天下後世各有耳目安可盡泯碑官野史各有紀載安
可盡革此不但無益於事適足示人以疑耳臣等不敢
爲更張之議惟以附錄改正將英廟實錄於正統以後
天順以前增出七年事蹟名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實
錄無相混淆如斯而已矣至於建文年號詔書原無降
削之文今亦無煩議復亦惟於高廟實錄中摘出洪武
數使諸臣之人猶兒當生紀年遂造新曆頒行康熙六
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事蹟復稱建文元二三四年以
存其年號仍爲世如斯而已矣昔我太祖甫定天下
首命儒臣纂修元史又追謚其主曰順帝淵哉聖心至
公至厚矣成祖英宗之心同符太祖而建文景泰又非
勝國之君之比元主可謚何忍沒其號建文元史且修

何忍闕其錄景泰且景泰之位號卽可復則建文之年
號亦可復建文死事諸臣且蒙我皇上之卹錄仍稱郕戾王附此則附錄之
乎祝爲太祖之嫡孫乎慰祖宗在天之靈伸寰海久抑
之意斯舉也實聖德聖政之第一事也詎獨稱昭代之
信史而已哉奉旨景帝實錄著候纂修改正建文年號
罷

崑山顧寧人先生作革除辨其言確當不可易略曰成
祖於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卽皇帝位夫前代之君若此
者多卽其年改元矣不急於改元者本朝之家法也不
容仍稱建文四年歷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
詔文一款云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
爲永樂元年並未有革除年號之文卽云革除亦革除
七月以後之建文未嘗幷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
文而亦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終洪武有三十
五年而無三十二三四年云云

宋太宗至道二年司天冬官正楊文鑑言於厤曰六十
甲子之外更留二十年帝命用兩周甲子其成上壽之
數使諸臣之人猶兒當生紀年遂造新厤頒行康熙六
十一年欽天監奏請用兩周甲子以康熙年號不敢遽
除也雍正改元仍用一周舊例自宋厤之後用兩周甲
子者惟此一年耳

宋太祖開寶二年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舉人皆給來

往公券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於公此即今之會試路費也至下第後還鄉其費不聞給之於公雍正甲辰會試後　特旨欽賜下第舉人還鄉路費較道途之遠近爲分兩之多寡至口科以天氣嚴寒　特恩頒賜會試舉人各氈衣一襲誠　聖代之殊恩右文之盛典也

物理有不可解者海族中有一種小蟹名闊王蟹大不過盈寸而鬚眉口鼻及包巾裹額之類無不酷肖世所繪關壯繆像者此余在東甌時所目覩康熙甲午僧人道松持黃豆一捆見示名人面豆鬚眉耳目口鼻種種完具絕類人形據云從吳門來數船之豆顆顆皆然亦

可怪矣宋牧仲筠廊偶筆載有此說亦云親見

先兄東甫始歿之旬日見夢於余恍惚與兄同遊一園並坐石上相與論詩反覆數百言忽有童子來請臨別爲余誦詩二句云飛時已忘不消後豈知冰夢中亦不解所謂寤後知二句乃兄解脫之言不禁潸然出涕云思錄錢起華族祖裳石先生愛堉也先生烏衣世胄擁園舍旁搆愛妾及二子一女居其中鼎彝圖史極一時之盛先生歿後二子俱幼園中所藏珍玩悉爲錢氏席卷而去厥後園已就毀牋氏之物方稍稍發露大半歸之郡城汪氏荻港章氏所餘糟粕余亦得其一二焉宣鑪數座內有一鑪甚奇大如茶甌高止三寸旁有雙環

談

錢塘盧存心敬甫著

春來日處愁城二三知已又天各一方每懷欲訴卽錄片紙庶幾寄我良朋如對劇談終日名曰蟫談亦云嚼蟫矣

仙氏之戒曰殺生而食鳳炮龍殺更甚矣佛氏之說曰平等而乘獅坐象平何有焉

秀固稗而足重寶擬矢而見輕有秀無稗秀亦賤今南無曰恒河沙佛此以知佛之賤也擬寶於矢寶亦

世楷堂藏板

穢今西方曰金銀世界不以見界之穢也

無才者好騁才窺德者樂市德持兩可之見則曰不夷不惠之間無一事之長則曰非狂非狷之際乘山務光爲衆手者所託被世尊大士爲墨心者所借端項羽之敗也豪傑憐之憐之而不願爲之是以莫受人憐高祖之興也英雄憎之憎之而實欲爲之是以寧爲人憎

小人而不求託於君子斯爲小人中之君子君子而不受誇於小人則爲君子中之小人

飢來一字不堪煮始歎祖龍爲可兒暮年萬事總成空莫笑恒溫爲老賊

滿腔風雅不必作詩一味糢糊何須飲酒

口吃而不語可謂善於自藏才拙而能行寧非長於託大

伏波之謙退竟遭薏苡之疑曼倩之矜誇乃獲豚蹄之賜倘所謂謙者非謙而誇者非誇乎趙盾之忠君不免董狐之筆華元之背主反逢華袞之榮倘所謂忠者不忠而背者不背乎

讀書千卷然後知未曾讀書閱世百年而後知難乎閱世

道德仁義都能殺人酒色財氣亦能生我

福兮禍所倚以德爲福仍倚於福禍兮福所伏以惡爲禍仍伏於禍

少年做破題許多騎肆老人說故事無限悲涼

文章之士而希富貴亦負矣造物豈成我之貪胥梁之子而炫才華亦醜矣狂者必自露其醜既爲名士何須與無名者爭名欲作善人何妨於不

善中求善

君子無所爭非無所爭時事不足以爭太上能忘情非能忘情名教自有至情

積惡之後必富貴惟富貴乃是禍基積善之後必貧窮惟貧窮乃爲福地

豪放不妨止要於中道把握拘辇何害切莫於理上

葛藤

擲擲么二三者愈極愈輸板板六十四者越讀越腐

當前富貴咸據爲私過後聲名獨享爲愧

伯牙有流水之琴不如昭文有不鼓之琴淳于有一石之興不如東坡有不飲之興

才子之窮不窮於貧不窮於世窮於不遇佳人志士之貧無貪於利無貪於名貪於欲爲君子

舉世動趨求知恐爾之醜不可與人知今人大率自負笑爾之才從何處自負

何物爲酒讀書爲酒何物下酒耐性下酒不作寂寂便是清風常自惺惺足當明月洛誦之孫吾之友乎

藝苑之花吾之植也此中佳趣三十六宮都是春簡

內繁華十二萬年常自樂

美人芳草從筆底飛來名山大川自胸中湧出所以

覩彼姝爲糞土比梁父於培塿崑崙泰岱在袖裏玲

瓏弱水呂梁於硯中浩渺所以覩殘山爲碣石等剩

水於滄江

半榻琴書半窗月斯爲名士風流一篇文字一爐香

方是雅人深致

伯俞泣杖已傷老母之心瞽瞍捐階欲成大舜之孝

鴻鵠未成悔不爲燕雀之笑蛟龍已就任他爲牛馬

之呼

德之盛矣王道及於遐方時之衰歟佛教流於中國

荆軻一不了漢制虎狼無法不死何爲田橫非大丈

夫聽孺子召來焉能爲有

聰明誤我欲除吳下之蒙文字勞心卻羨階前之睡

嫁女勿與寡婦之兒驕縱故也取媳當於寡婦之女

觀感深歟

從實地用功較元而又元者更上一層向內裏著腳

比空無所空者特進萬倍

美玉多瑕奇人多癖不瑕不美是爲碔砆無癖無奇
終非豪傑

多一繁華即多一寂寞所以冷淡中有無限風流少
一交遊即少一累墜不如書卷中有無窮益友

百鍊剛腸風霜挾之自我一團和氣魚鳥自來親人
讀書本不求名況曰黃金美女心齋自然常淨亦可
飲酒茹葷

顚倒折磨能立腳吾何閒然患難貧窮忽露肘人焉
庸哉

忍不得是便耐不得是心圖不得是謊
喫得的是苦受得的是誇用得的是書取得的是善
逢得意則趾高氣揚謂之水上浮沫遇失意即垂頭
喪氣謂之風中落葉惟畸人乃能相反在達者亦只
如常

矯最是好惟不可僞然矯者未有不僞直正是佳止
在於眞然直者容或不眞

俗人喜奉釋惟恐得罪於彼不知彼已得罪於吾俗
儒常嗤鄙奇人折服乎人不知我已先失其體要在
陽以絕之必先陰以化之

好說人之姦者胸中必然不正喜議人之短者腹內
那有一長

俗客偏茹素山僧或嗜葷是杭俗之陋規有錢供大
士無力事嚴君是淑人之通病

肚皮不合時宜我負腹腹亦負我面目自然可憎頭
責我我亦責頭

阮之眼界蘇之鼻端用以褒月貶花以之分蘭別麝
宰非花月陽秋可謂腐蘭月旦董狐遊余三舍班馬

讓我一頭

余題睡仙一對云倦疲於非梁安樂窩中遊混沌恐
罹乎憂厄睡鄉國裏謁羲皇

宰安無妄之災受過情之辱又何咎矣無妄之災
不可追也過情之辱

耕者未達於菑梁織者未達於文繡讀書者亦未達
於道德讀者無與乎文章盤者無與於鐘鼓做官者
亦無與乎政教

丈夫此膝不輕屈吾願低頭拜漂母丈夫此淚不輕
彈吾願長跪哭孺子

彈吾願滂沱哭項王

山陰道上自相映發不假映發在我不在山川灞陵橋邊綽有詩思可知詩思在橋非關才藻

著屐履苔鍛蠟屐且能適性聚花成圃灌畦亦自忘機

書畫愛而不戀不然經營細帙亦爲貪花鳥過而不留不然辛苦鶯花終是滯

雲裏陶宏疑是白衣宰相庭前商皓將毋烏有先生

物之巧者易敗人之巧者易傷物之尤者先壞人之尤者先亡

出門無至友採柳尋花逢人便寄書問梅候竹

天下何事最可憐駑老車中天下何事最可惜桐焦爨下天下何事最可憂流水落花春去天下何事最可悶凄風苦雨愁來天下何事最可危二鼠嚙藤欲絕天下何事最可懼雙丸迅速如飛天下何事最可笑蚊中之龍人知能變化人中之龍獨不知乎虎中之豹人知有文章人中之豹獨不知乎伊尹之耕人知非耕者之伊尹獨不知乎太公之漁人知非漁者漁者之太公獨不知乎是謂識小而闕大宰非知道

笨而能讀是上上等聰明智而不良是下下人地步

頑要無益善乎昌黎之言曰成於勤而荒於嬉夾雜無功善乎安石之言曰成於專而毀於雜發憤爲雄善乎呂甥之言曰能使好者勸而惡者懼卓犖爲傑善乎徐媛之言曰勿爲善者憐而惡者快無不學之聖賢善乎聲隅子曰知而不學猶不知有自強之固勉善乎雙峰氏曰不敏而學猶敏終日乾乾善乎陳繼儒曰不可使人恕我而我自恕惟日孳孳善乎朱晦翁曰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凡此數則自常書

於座右敬寫一通特徧榜於通衢

蛟中之龍人知能變化人中之龍獨不知乎虎中之豹人知有文章人中之豹獨不知乎伊尹之耕人知非耕者之伊尹獨不知乎太公之漁人知非漁者漁者之太公獨不知乎是謂識小而闕大宰非知道

種花急望開是見彈而求鴞炙得書不假讀但賣餅之忘渭城

往而味來

自今行之慎勿待後自壯行之慎勿待老

書即要行一事非大勇者不能

牢騷時作瀟灑之語終究是牢騷窄狹人作慷慨之狀畢竟是窄狹

韻態香心花來賞我忘情率意鴎不驚人

一往濠梁之想常自作詩無窮山水之思何時不畫

滋花特早起賞月獨遲眠其作息若此吸露爲朝具

餐霞作晚供其飲食如斯遠山爲屏障流水作絃歌

其服玩若是藤徑風姨掃柴籬亞女封其使令何如

煖天春漠漠寒霧樹重重盡畫乎景入矣囊滿春深

詩料多盍詠乎花氣撲人醉風涼透骨蘇亦攤飯乎

然而樂滿胸中歡承膝下寠人之累窘貧子之愛深

青蚨也慚羞澀但恐有餘不知所用須知繞地不言

猶有錢在鋤園揮去猶有金存

無田可耕簞瓢尚多困乏無糧可負菽水亦且艱難

一餅已與花月營生因知杖頭赤仄不必諱言囊裹

明心藻鑑魑魅罔兩莫能逢之

時收詠墓日買青山纔得百文卽付酒家還債收來

虛舟觸而不怒明鏡照而自形何則鏡有空靈之象

舟無禍疾之心是以虛已遊遊患難險夷皆可入也

坐運客語倦茶熱睡初醒亦手談乎風鳴山谷應潮

怒海神驚正長嘯之時松風洗雨耳桂月淡初心是坐

忘之候故溪山不換玉侯蘿薜不易簪纓

悟而猶戀似牛酣牛酔者越覺模糊行而卽休似不

上不落者何處著腳

嬌花來媚我故幽寂之士不免懷春好事最磨人雖

懿粹之夫能無抱恨

雷鳴百里月映千江是以善教之化漁有號而易聽

普照之仁德無聲而莫聲

端木誤於聰明顓孫躓於聲譽

竊人之智高於子貢武叔之頑甚於司馬

著書不關才華出仕不希榮耀便特立儒林遠超宦海

聚歡暫矣故情當離別片刻轉親相思深矣故人判

暌違兩心愈密

春柳秋桐似知離怨清風朗月偏解相思

沉有泣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多騁望乎佳期

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起哀情於少壯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自是雅人

丰度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可稱

豪傑崢嶸

漢高之歌戚可憐兒女情長項籍之歌虞足恨英雄

氣短

孟子好辯能開魚麗於左逆之門朱子傳經自築崎

嶇於名理之窟

池蛙爭和自喜清音蚯蚓高鳴偏矜得意故人當戒

乎自足尤當明於自知

昆蟲皆戀生燈蛾偏愛死賠邊炎之迹那追赴鼎之

蹤那

白鳥何兒飽貧人之脂血青蠅可厭喧高士之軒庭

歎其剝之何窮苦於麈之不去

流水落花盍知雨雨寒烟冷月姑謂徐徐

詩因窮而後工書以愁而益著是以嶺南柳子牢騷

之狀欲訴無由海外東坡充實之文不能自已

雜說 附

匠氏之爲囿固也既厚其牆垣而加高焉獄吏過而

問之曰囚非有譽於予何防焉若是乎曰吾慮其不

固也他日繫獄獄吏繫之愈匠曰吾非有譽於予何

防焉若是曰吾慮其不固也

法相自災法相非能自災也天非能災法相自災法相自災何言乎自災曰自取之而自受之明非

也法相自災何言乎自災曰自取之而自受之明非

某氏之子聘於某氏之女未成婚而過於巷不知其

爲匹耦也兩目招之而兩心許之亡何成禮則闇然

人之所能累亦不能累人云爾

人有夢桎梏者及寤而喜似真彼桎梏而脫之耶肅

夢珠玉者及覺而悔似真有珠玉而亡之耶夫喜之與悔之皆非也獨不

貧賤之死不喜其桎梏而脫之耶肅知富貴之沒

不悔其珠玉而忘之耶夫喜之與悔之皆非也獨不

有可喜可悔者在耶人不喜其可喜而喜其不可喜

不悔其可悔而悔其不可悔亦可傑哉

蠛談跋

白雲先生清言數十則元著超超玉屑霏霏名士風流宛乎可接先生自命曰蠛談余讀之數過但覺齒頰生津醍醐有味耳癸丑仲秋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東齋勝語

宋慶厤中俞成嘗著矢于柴說謂三十六家春秋皆以矢爲觀非也引周禮矢其魚鼈而食之直作射解成字元德東陽人即著螢雪叢說者

十八般武藝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簡十二簡十三撾十四叉十五叉十六把頭十七繩套索十八白打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藝始於宋王安石

詔廢不用鄉會試改三場爲二場首場策五道二場四書五經各論一首表一道判語五條起甲辰會試迄丁未會試皆然尋

詔復

雍正五年

諭將本省知縣入簾之例概行停止議將鄰省在籍候選之進士舉人確訪文行素優者縣府保送督撫親加驗看俟鄰省調用仍每人給路費銀三十兩已酉壬子兩科皆然

崑山葉文莊公盛書橱銘云讀必謹鑰必牢收必審閣必高子孫子惟學斁借非其人亦不孝公正統時人家竹堂書目祕本十居其四三百年來聞猶有一二存者其啬貽違矣

明季藏書浙中爲盛而鄞縣范氏天一閣尤富立法亦盡善其書不借人不出閣子孫有志者就閣讀之故無散佚之患其閣四面皆水讀者不許夜登不嗜煙草故永無火厄迄今三百年雖十亡四五然所存尚可觀也外此則山陰祁氏嘉興項氏　國朝秀水朱氏藏弆亦富然一傳再傳俱已不照余愛觀雜史及小說家言嘗欲采其事迹稍異者勒爲一書分十二門曰說槪曰事瑣曰文綴曰異林曰醫測曰相鑑曰卜史曰字觸曰夢占曰術幻曰諧謔曰笑讖尚未卒業也

張鍛亭先生景崧字岳未余師素村乃翼雨蕉應部雨先生之父也康熙己丑進士官樂亭知縣慈祥豈弟民有古循吏之風一日以事公出及歸縊死輿中矣家居時嘗蓄一妾夫人素悍妬乘先生遠宦輒遣去

之先生深以爲恨云先生有借米謠三首云我無奈向君哭懇君借我米一解願來生君作主人我作僕憑君時時吼喊我只小心伏待直到蒼頭禿一君不肯我再歌懇君借我米二斗願來生君作富翁我作貧葛洪自號抱朴子唐白居易自號醉吟先生司空圖自號耐辱居士此別號之濫觴也東坡山谷遂沿其流至明而始極沿及今日非別號不書非別號不呼座中稱述莫知誰何雖優伶僕役販夫豎子亦無不有別號者矣吁可異也

宋制駙馬選尚者降其父爲兄弟行見紀事本末

晉葛洪自號抱朴子唐白居易自號醉吟先生司空圖自號耐辱居士此別號之濫觴也東坡山谷遂沿其流至明而始極沿及今日非別號不書非別號不呼座中稱述莫知誰何雖優伶僕役販夫豎子亦無不有別號者矣吁可異也

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多作引

前朝大內貓犬皆有官名食俸中貴養者常呼貓犬爲老爺

又可博常田數畝之利惜無由驗之也余攷雍正二
年直督李維鈞奏云稽之往昔伊尹耕莘之時有區
田之法收穫倍蓰臣繪成區制在保定城內賃地二
畝僱人試行之其播種灌溉向來如法而二畝之地
已收穀一十六石若無地窮民得荒廢之地數畝伸
其區種則數口之家即能養贍或歲遇旱潦倣而行
之於農功大有裨益奉
硃批區田一說向日視爲迂闊之談亦未聞有行之
者觀爾所奏收穫倍蓰則非荒唐矣此法倘能通行

獲益良非淺鮮云
云夫以少獲多其法良善特恐得
行之後所望既奢稍不如意反爲民累此
世宗所以不遽行也則區田一書亦作故事觀可耳
故明徐階卿園在閶門外下塘中有太湖石高三丈
餘嵌空瑰瑋中夜有光名瑞雲峯相傳朱勔所鑿也
園久廢爲蔬布場此石巍然獨存庚子
南巡移入織造府
行宮
宋元以前府州軍城內復有子城王禹偁黃岡竹樓
記云子城西北隅俗選古文訛爲子城又訛予爲余

蓽師遂承其謬予只雷同習焉不察矣吾蘇子城周
十五里漢唐以前郡治皆在其中張士誠據爲太尉
府張敗夷圮畧盡今自乘魚橋以南至金姆橋而東
高堄迤邐是其遺址東有鼓樓坊即內城之鐘鼓樓
也城四面舊有水道所謂錦帆涇者今皆淤塞惟東
尚存故蹟稱爲緣肢俗復訛爲河骨今吳人罕知有
子城者矣
橫塘虞敏字勗之詩古文皆工少遊山右長官滇南

江山之助才思益壯尋以省親告歸結語年村舍花
晨月夕諸同人聯騎訪之好事者有述語年村舍八景
之目曰古渡風帆南莊麥浪曹魚深柳愽伽梵鎮范
村晚煙蘆渚秋月橫山積雪越來漁火同人爭賦之
誠一時盛事也
楊口口 稽益 勗之貝氏也其名卽卽割詩語年村舍西偏
之地榜曰凋瘦山莊精舍三楹中懸文彥可雪寫二
篆書人遂稱爲雪窩先生庭中花卉四時不絕而拒
霜尤盛黃茗茨香門無剝啄嘉之贈詩云山空世事

盡花滿故人稀皆實錄也性孤僻屏去童僕子然獨處至親自汲壺不以爲苦余嘗訪之鹽藥吹花衆叩不能去孫公乾歗爲賦山莊六景詩極工六景者佛然燈觀帆石浴鶴盆種藥畦芙蓉欄栽竹徑

宋時最重牡丹而中州洛陽第一蜀天彭次之品目繁盛聞多佳種歐陽公陸放翁之譜可考也數百年來名品既絕人家植玉樓春一木輒開延客以賞之爲可哂稠近惟上海法華鎮牡丹甲天下而人罕知者其開口氏口氏尤盛栽接馬治各有其法花開滿畦五色間出每本一花大如盤盂可直萬錢然止可就觀不肯贈人卽贈人亦不能種也陳俊生元基寄住觀之歸誥其異述其品目凡三十餘種曰

雪塔 色純白間足後花瓣微帶淡紅以太平樓純色而細起樓者爲上高者花長尺許

白花間下皆如盤中間片片如飄近心處如蓋間足時色如桃紅結細有光其花雖起樓而由外包內多層相次

西岐 色純白瓣密如綫形極圓有長尺許者初放色淺綠漸白謂之綠蝴蝶未見其開也

萬山積雪 色白與西粉碧色純白形如御袍每瓣有一種極高者岐相類

金星雪浪 色白瓣大如盤深楊妃色中心有綠蕊一瑞

白 色純白中有綠心形此種尤奇

范陽紅 正色如胭脂而淡紫形同粉碧紫輪色深紫羅襴色深紫花瓣堪作硯屏

赤有光 色淺銀紅正中近心似青蓮色

朱衣紅 色淺銀紅形如芙蓉欄栽竹徑

如大紅緞 色純正大紅色似未深楊妃色以色名

寶珠大紅 淨球形如盞小桃紅

毬 淡黃紅色國色 色乾紫香氣深紫如玫瑰紫幢淡紫色花

左緣紫 香氣深紫如玫瑰紫幢色與紫幢同

毬形高七八寸 紫毬形同粉碧紫幢色花瓣瑤池

有尺許者 紫毬形同粉碧紫幢色花瓣瑤池

紫色之最深者 紫毬形同粉碧紫幢色花瓣瑤池

如日赤絹清器有光 磚色青蓮綵錦色中似青蓮心

蓮吐綠色瓣五 磚色青蓮綵錦色中近心

朵形如鳳仙 火輪色深紫羅襴色有紋如羅

春曉 色於白平分秋色 花色深紫銀紅中有綠一瑞

中映紅 花色深紫銀紅中有綠一瑞

綠蟬 花金白中有綠心 瑞

如蟬形此種尤奇 瑞

面淡粉紅色 瑞

種稍次 瑞

綠蝴蝶 有名未見其開也

之別綠者初放綠如碧羽漸放漸退白花以此爲佳文放者逕層細開口漸舒足武放者花力極壯不待夢舒花瓣逆裹而出也凡花蘂以點厚挺舉經日不垂雖開放圓足至極不焦萎落無先墮者爲上品其間半先落或花蘂雖起樓而由外包內多撮其大要於此候作遮城壯丹請焉

禮諸侯蓄大龜藏文仲居蔡是言其偪山節藻棁議其奢侈蔽然而小

季氏富於周公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恐

作史不相沿襲史記述封禪晉書附載記北魏南齊志符瑞唐書表宰相世系五代傳義兒伶官遼之游幸金之交聘明之土司雖體例不同皆不可廢惟班氏既號漢書而古今人表上及皇初最爲乖謬其間品第頗倒不倫宋史既列儒林復傳道學不知別古今通天地人之爲儒儒之爲義至大儒林即可包道學也何待公宜立一世系專附諸王列傳之後

儒林道學既分而道只有人持王志庵先生水墨牡丹來上題一詩云賣盡有人持王志庵先生水墨牡丹來上題一詩云賣盡

理者入之道學不知漢人擇經書賜黃除朱人講性語多元奧自道學盛而經術亡矣

審讀王性之默記載晏元獻守長安有村中富民家事王觸髑囚而致富後兄弟見佑欲分爲數段書誨之乃得于曹叫皇參陸元獻因書小兒毛宗爲上皇遷西內李輔國令刺客夜攜長劍直抵寢門脅作聲令人憑接不覺于前氈即真先生之從舍孫于賢三丹一塚乃先生前後所寫千花萬葉圖中餘范賢交晨夕益堂畢集嘗託書逾十餘年未幾三腦骨皆成土又服金丹人有以死范賢亦遷居再里樂橋之南太原諸君詳誰落落遠與乩堂相聞聞予夾與玉山白川腦取丹我乃可死也刺客如言而死張文潛叫

疑迹頗密而堂已傾圮壁上花光與春風俱去矣屈指二十餘年文酒友朋之樂殘同隔世披圖悵觸悠然久之

沈桐威起風工傳奇梨園所演如報恩猿才人福諸劇足維李笠翁萬紅友無異辭矣聞爲葉兒散套亦復工雅絕倫嘗泥其室人張湘人（蘅門）金釵作贊拜爲閭塾師桐威譜北曲一套示之今錄于此（北新水令）

精簾窓畫堂高燕呢喃春風四繞金猊香氣散銀爛影紅搖一翦蘭趨有一簡佳門生贄禮到（駐馬聽）環堰鄰代蕉書（庚集東籬雅語卷第二十四　三十二　世楷堂藏板）聲飄一捻風吹楊柳腰纖瞼拜倒幾綵雨壓海棠嬌一天風韻總難描三章約法從容告（打頭先）改卿卿叫沈醉東風翡翠林書林怡好芙蓉帳絳帳還高戒癡情莫折花懲閒玩休尋草便早來點綴脣硃筆何須畫石遮羞工夫且臨書葉（折桂令）每日價日上花梢拋殘補謄卷上鮫紗字臨衛女詩吟蘇蕙史續班昭喜清課賞花聲香催好句心字香燒紅了櫻桃綠了芭蕉舊園亭由他蝶鬧新窠懶不共鶯賙沽美酒便盼到冷惺惺花月宵傍春臺燈並挑且說箇春燈謎子伊知道夾謏些美人名號也（一煞）賽推敲太平令

那不是挂龍樓鳳榜蹊蹺的是繡閣規條買幾箇俊婢垂髫鎮伴你添香拂稟一種種花嬌柳嬌儘意兒細教連那小鸚哥也聽來熟了（離亭宴帶歇拍煞）秀才學問誰曾飽書生不斷從來少他日箇鳳閣名標若著俺爲前箋替著俺塵書草寄著俺題滿照這溫家玉鏡臺俺倘把皐比靠休只要放頭皮將師嘲倒笑煞那荀家兒背嫂焦張家兒偕亂描怎踏著俺風流竅你做陸家卿俺做寒山趙考槃詩勝拾了泥金捷報（庚集東籬雅語卷第二十四　三十三　世楷堂藏板）且揚隻洞焉歌搭著白頭吟唱到老永幾彩雲飛去桐威送賦悼亡蹤迹多在倡樓角場上矣吳縣學舊在郡城西正統三年周文襄以其湫隘始遷於昇平橋之西見蔣逢軒吳紀

張士誠被閻日久城中食盡一鼠至值錢三百革履鞍靼煮以充飢李白成圍汴城中樹皮草根既盡至食藥材及馬矢

明京師妓生爲錦衣指揮門達館客詩文尾用私印曰錦衣西廂吳江甘驛丞內翰江東之提也亦有私

即曰翰林東牀於時傳爲絕對
余友江仲林蕭客惠松厓先生陳弟子也松厓門下
多窮經之士江鮮濤聲以尚書名家仲林獨工於詩
間復疏述經義有文選音義古經解鉤沈行於世嘗
注蘇黃滄海集未成而卒無子其室人亦相繼死遺
書零落盡矣有弟子曰江藩亦能詩宗山谷派頗不

鶴於清虛之府棲神於碧落之墟蟬蛻蝶化行有日矣剪牖開非痛非樂若曠若戀有一種不可解者因以梅花一盞竹葉半杯名其靈而奠之且哦四詩以自輓倘平日曹好有不忍其去者或爲和焉若其素所乖隔者方怡然曰此子死不早矣何以輓爲則亦不敢強也詩云大造日以轉萬物如浮滙聚散倘無主況乃恩與仇偶然用小智厲疾遂不瘳捐予白茲去天地真悠悠一茫茫青草中斷褐何朝文簫蕭白楊樹後世何人墳今我亦到此舒卷隨浮雲乃有塵

世慮回繞滋紛紜衰親覩骸咤數處心脆病妻血淚枯只怨幽明隔而我遊冥冥俯闕以閶隙彼白肝腸摧於我何損益三從古有百行不問窮與通亦有父不孝交友安能恕殺子而棄婦乃誇雕蟲仰嘔十華勞合江管花鮮百一剛存于秋葉在嘗鼎何殊見豹全披吟久勉盥將薇露題向鈎箋時壽豈以已拱庭堅不祀若敖餒而可勝痛哉

余詩質之故有是詞

丁亥清明後一日與諸同人結水村詩社陳文瀾學海周浣初省陶淨衡磐沈桐威起鳳徐道耕春霈陳復生元基戴壽豈延年余式南庚林煜奇蕃鍾及吳江進士楊列陛後書搜羅甚富與戴壽豈延年交善因戴以交於余嘗寄余借書啓云嘗代蒐江澤第聞祭蜂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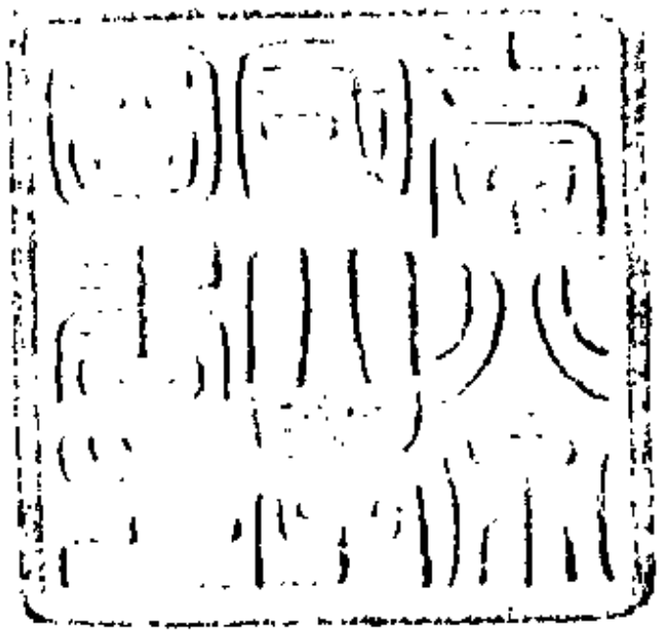
余凡十人各有詩數十首余嘗爲水村詩友歌紀其事未幾浣初亡最後煜奇死請君子或出或處合并爲難矣又嘗與桐威壽豈煜奇暨施實君源爲撰詞數年以來余得詞四十餘闋彙爲一卷長塘鴨以文廷博慫恿刻之并題四詩於後云烏絲欄趁蝸花紅樂府新調錦字工不怪江東詩白苧高樓一帶鴉幹中白走一帶高樓都在鴉上幹中武林詞人馬浩之語也西湖楊柳枝扶煙浣雨一絲絲曉風殘月紅牙板多少吳郎絕妙詞知詞極工老來客裏恨情多子夜清詞午夜哦已是無腸爲君斷不須重與雪兒歌然余自慙荒穢終未敢出以問世也

余嘗得高麗墨一笏甚薄而輕光黝如漆磨之急切不能下有四字曰百陽梅月背畫梅月之形極古

馬心培森愛而取去

舊例京堂三品以上外官督撫凡不入京察大計者三年任滿必舉賢自代名曰道例白星

上溫肯慰留之間有更易乾隆初始罷



叙

昔先大夫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潛志探討學甚博而識甚超兼好網羅遺事軼聞搜剔名跡古器多所表著平居暇記所及間復參以論說隨時筆之積久成若干卷家近海上之尖山因名曰尖陽叢筆此雖未遽所蘊而其援據詳明議論精確已足爲學者考證之資是本出鈔胥字多訛舛晚年審定時尚有增損塗乙及引舊存疑之處朱墨燦然皆大夫手筆也因其中論詩諸條已載拜經樓詩話故此書未即付梓藏之篋衍傳示後人而已今親故中雅有餘慕數數訪求遺稿尚梓索觀焉槪所存撰著未刊行者猶十有餘種梓卒卒未暇徧訂究取是編略校亥豕將重寫寫定以應索觀還著者識書數語於後卿志執倪之感云爾道光丙申歲九日望日孫之淳敬識於竹下書堂

張氏適園叢書

周禮夏官王弓職諸侯弓弣之縫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其弓伊綦賈公彥疏云薄借之語未明按說文綅字注帛蒼艾色詩曰縞衣綅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綅蓋薄借綦即不借綅以此爲未嫁女服故云不借也楊用修引草履名不借者以合之非是

海寧演武場在宣德門外旁多隙地乾隆戊子有耕者發地得古塚志銘刻于甎取之以歸面仍掩其墓按銘爲唐故汝南周君墓志并序其文曰君諱文遂字道從祖諱昂先父諱通君即通之長子也幼謁恬菴長而習禮弱冠之歲咸舉所知內孝親姻外穆僚友不能苦濫于琴酒乃綰職于監司三五年間榮譽可獎何期未申公表奄卒壯年嗚呼雷劍摧鋒鳴琴絕

軫春秋三十有五太中二年三月十五日殁于天長之私館也以其年十月二十九日祔于先祖妣王夫人列域以爲窀穸禮也娶宏農楊氏恭孝內謹舉案從禮一子三歲名曰小君令弟二人文涸文造恨鴿原而遽絕誰濟急難恫翦幹摧雁行何續敢忘兄友銘誌弟恭固請長詞用彰後紀者焉銘曰嗚呼周君世命奚促三十五年禍來衝福手劍摧鋒身紳藥玉欲濟舟傾風前失燭一旦歸冥百齡何贖千歲之中再生王國右凡二百八十八字脫一字漫滅一字眞書字法蒼勁如歐陽率更甎之上遶花甃甎益甚多俱爲樓鈕所毀今此甎藏周菴令家明雲夢鄒郎中觀光常于先塋側攔得唐人墓志銘乃大中元年十月癸卯日所葬其姓氏多剝蝕不可攷與此甎時僅先數月而此甎姓氏歷歷可辨尤足珍也鄒得誌爲文祭而瘞之

不同然視舊解理爲勝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集傳以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箋疏謂君臣同惡無可分別之意證詩略說云晉成公綏烏賦序曰烏之爲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爲吉烏漢書御史府有朝夕烏去數月而御史大夫罷唐書柳仲郢每遷官必烏集其第是漢唐以前皆以烏爲祥也狐以喻君子赤者其色顯黑者其色晦莫赤匪狐以喻顯者皆小人莫黑匪烏以喻晦者皆君子也

按江南烏夜村許渾宅女生之夕群烏啼女後爲晉穆帝后册立之日蠶烏復啼是晉時亦以烏爲吉烏也

陸文裕深傳疑錄晉疑水經注之僞據通典以爲吳越春秋越絕書之流近德清胡東樵渭云隨書經籍志有兩水經一二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酈善

長注皆不注撰人名氏鶯唐志始云郭璞作元注圖有脫誤引水經者入晉注山海經注出璞手說

新唐志遂謂東漢桑欽作欽成帝時人面所稱多東漢三國時地名故

先儒皆疑焉又按漯水酈注引桑欽地理志易水濁濟水並引桑欽他注

中或舉本文則必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于欽無直斥其名之理元注疏唐人

酈孔君郯君或曰欽作于前郭酈附益于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于經蓋欽

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其名無可攷

非一時一手之書也又云是書傳習者少錯簡闕文訛字不可勝計獨按語

原本脫有脫誤脫注釋已補之矣朱初猶未敢信夫水經注釋已補之矣朱初猶未敢信

卷亾其五則仁宗之世已非完書矣

按唐李吉甫有刪水經十卷金棨largely有補正水經三卷元歐陽原功序

謂可正酈板遷就之失疑棨王有影宋抄水經原校云水經宿有三十卷刊于成都府學宮元貼二年運判孫公得善

本校之才三之一耳乃補正重鋟凡十有二非成四十卷此豈歐序所謂闕逸編一簡脫數書今並不傳明南昌王孫

朱謀瑋水經注箋雖多校正面譌舛尚復不少歙項氏雖面刻者但有

剿襲之陋略無是正之功其餘明刊俱無佳本東橋與閩潛邱黃子鴻

校閱水經頗爲詳審子鴻又從面爲之圖鄒全吉士顯俱有七校水經

注陳和叔沂中撰水經紐誤仁和趙太學一清亦有刊誤及水經注釋

以爲原本有大注有小注別爲疏錄幷補水名引注攗虞歸安沈東甫

炳震及其弟炳巽有水經釋惜未見之他如胡氏之禹貢錐指齊氏召

南之水道提綱並可補水經所未及惟黃梨洲徵君之今水經乃未成

之書故水道言之多不備

王孫一名而具五義史記淮陰侯傳吾哀王孫面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

蟋蟀名見詩疏太湖洞庭兩山間有蟲類蟬聲如鳴箏土人呼王孫柳子

其影獨見于秀水縣北一小池中蓋相去百餘里也橋李真如寺北壁有

三塔影天陰閣戶則影愈顯前此地並未嘗有塔不知影從何至又江南

牛首山寺塔其影獨照伽藍殿上供案倒立甚分明北京彰義門外天寧

寺塔每于殿門掩時窺之其影亦倒

尖山觀音殿前一石盤陀安指南鍼其上則轉面北指又東十餘里讀仙嶺

側一石亦然俗稱倒鍼石蓋下有磁石所致

蔡洲凡有三一在襄陽峴山東南一里漢水之上後漢蔡瑁所居魏武帝造

馬王維吳孟浩然皆嘗過此指此一在金陵上元縣西二十二里宋嘉祐破盧循

處見元和郡縣志一在衡州耒陽縣水經注耒水西北過耒陽縣之東側

注西北逕蔡洲洲西即蔡倫故宅

今之遊園亭者求石罪故連不特茂林修竹風景已非即流觴曲水之地亦

無可據蓋今所謂去關亭舊址遠矣晉時關亭在天竺寺側元末寺與亭
並燬于火明永樂中僧智謙重建于今地距舊址幾二里
　水經注云晉太守王廙之嘗移亭水中今亦無可攷
甬上萬指揮文明永樂中備倭海上顛著威名嘗夜中以舟師下峭象山之
錦門遥見雙燈來海上以爲寇至挽弓射之一燈應弦而落俄頃風濤大
作一軍盡沒始知所射落者龍目也指揮時年二十有二鄉人立廟祀之
號曰射龍將軍後此龍嘗化人形就醫者治其目醫以藥傅之而去他日
復來醫洽如前適有小女從門隙竊窺之則傑然一鱗蟲也大駭而呼忽
風雨晦冥失龍所在自此不復至但時時入東錢湖養其創云
錢孝直敬忠鄞縣人也父若庸萬歷中知臨江府性神廟旨坐事論死長繫
金山乃畫象書俗謂之三段碑也（碑原缺四字今補）孝直自幼從獄中受書萬歷己未捷南宮若庸年已八十老病
鄞縣金吉士祖望相傳爲同邑錢公旅樂後身人未之信其後吉士舉子初

危篤孝直不赴廷試逕歸侍湯藥若廬中會熹宗踐祚亟走京師上疏救
其父不得則請以身代父死情詞懇惻聞者皆爲隕涕疏三上終格于吏
議迨久未得愈旨孝直益憤激每夕爲文籲天泣血誓必死
又念徒死終不能出父罪乃囚服跣足門外哀訴閽部請臣爲已轉請若
庶竟得釋以天年終于家孝直後成進士官刑部主事乞休養母幾二十
年母終出爲宣城守免歸甲申後僑居峽石踰年卒殯于寄山邑人查孝
廉慨佐爲誌其墓後其子忠樂返葬皇前書山
國山在宣興縣西南六十里上有東吳天璽元年封禪碑立信中鄞將蘇建
所書高一丈圍徑一丈二尺面廣面旁狹其形似圓略石方勢文周四
面蓋仿秦泰山石刻之制也按吳志陽羨山石窯穴中廣十餘丈名曰石
縣也庭前羅雀每視事聞笞楚聲輒以袂自障其面吏因緣爲奸亦弗問
一旦得臣徐康流故短視相對久之曰視若狀何酷類吾河東三郎邪盜

拓其文書體兼篆隸瑰瑋奇偉頗有先秦遺意惜文多漫漶惟近土一截
尚完好文稱朝爲大司空面吳志以爲兼司徒此亦可補三國之注也
　此碑全文載雲麓漫抄凡九百餘言當時不可識諸尚七百餘字面今
可辨僅得其半蓋碑立山麓土無覆蔽風雨之所剝蝕樵牧之所使伐
日甚一日故三國至宋字畫山深至淺尚多可識山宋至今自淺而之
漫滅竟莫可識此亦理之必然者今碑西南兩面俱有裂紋再椎搨數
年必致斷落考金石錄分爲上下二碑王象之輿地碑目分爲封禪國
山二碑但誤此碑俗呼圓碑以其形圓八出也王漁洋分甘餘話又
以圓碑爲天發神讖碑尤謬天發神讖則天璽元年紀功碑在建業紫
金山乃畫象書俗謂之三段碑也（碑原缺四字今補）二碑皆鄞縣金吉士祖望相傳爲同邑錢公旅樂後身人未之信其後吉士舉子初
墮地面錢後人之來賀者已在門詢其何知之遽也曰夜來聞影堂中人
言曰謝山舉子可喜可喜是以知之耳謝山金別號也故吉士有五月十
三日舉子詩云釋氏語輪迴之輒加嘖有客妄傅會謂我具宿根與江
老督師於我實前身一笑姑應之無說漫云云昨聞正氣堂豫書將雛辰
在我終弗信傳之頗驚人聊以充談助用怡湯餅賓先是謝山有兒生而
穎悟其舅蔣藜庵日爲神童六歲而殤母哭之慟忽張目曰無哀當再來
補之後十年而謝山生故小字補兒
先康流先生朝鍊湛深經學其論易春秋三禮詩書俱有略紀凡數十萬言
雅爲姚江黃梨洲徵君宗羲所推重爲人仁恕吏事非其所長其知薛德
縣也庭前羅雀每視事聞笞楚聲輒以袂自障其面吏因緣爲奸亦弗問
一旦得臣徐康流故短視相對久之曰視若狀何酷類吾河東三郎邪盜

即飾爲剪誰詐百端遂相持面泣終不加刑其實剪死久矣未幾以憂去
遂著書以老
鍾政和海昌人也工詩及長短句風調清逸面如之著頗少靈壁途中絕句
云二月征袍尚拂霜北來氣候異吾鄉春風到此渾無力草木吹青柳未
黃幕投茅店暫停驂欹枕繩床室似龕一夢依稀是何處酒樓燈火似江
南又靈壁即事望江南詞云靈陽地何處是恰情猶主春深稀見菖蒲花
樹少不聞鶯誰說是清明靈陽地容閑少人蹤野塚髑髏悲畔月陰崖魑
魅冷吹風如古戰場中今遺稿多不傳
瑞溪硯白唐初開取便爲世所尚其名目辨別故自不一要以下巖產者爲
勝所謂水坑是也米元章獲石重紫金石硯其妙不傳唐時青州亦產石
可爲硯間有金星紅絲面質粗鈍不爲世重惟柳公權獨寶之以爲墨易
冷墨之冷熟人多不解大抵硯質粗濾墨有沸沫纏筆熟也其平行凝勻
者冷也青州硯能不作沸但燥滲不能停墨亦非佳品而誠蹙獨雙之殊
難解也
萊陽宋荔裳先生琬自浙西觀察移官四川康熙壬子蜀中寇亂荔裳方入
都聞家人俱被難憂憤面卒有女才及笄流落至滇中爲王某室踰年面
寡遂視髮投中山爲尼名道敬有侍婢王氏亦相隨入道名慶光至壬戌
五月二人避兵入山突遇悍卒悅其姿強之束下且逼令蓄髮宋以死自
誓間用七首戕胸幾陨卒度其志終不可奪行至偏橋委之而去二人徬
徨道左計無所歸因憶舊侶有海咸者結庵省溪江口欲往依焉而又不
諳道路偶遇浙西商人董某相約同行抵銅仁爲邏卒所疑送于官太守
葉滋齋廉得其實憐其爲名家女欲遣還鄉里女泣謝曰妾生不辰橫罹

世接拙政園在姑蘇齊門內故大宏寺基也林木極勝有御史王某侵之
以廣其宮既而歸徐氏沈石田文衡山輩嘗爲作圖而賦詩者也明末兵
興爲鎮將所據最後乃歸于陳相國自買此園在政地十年不歸及得罪
與湘嶼同徙遼左終于戍所蓋雖有此園實未嘗一日居也園有寶珠山
茶最奇古前人多題詠之
趙南仲避暑水亭嘗作詩云水亭四面朱闌繞簇簇游魚戲萍藻六龍畏熱
不敢行海水煎敷蓬萊島身眠八尺白蝦鬚頭枕一枝紅瑪瑙市成三韻
倦面假寐一侍婢按筆續云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執袴子
弟試書之座右可抵一服清涼散也
拙政園臺池林木之盛甲于吳中明嘉靖中御史王獻臣始闢之其子以博
通假徐氏傅子及孫又歸于陳素庵相國遷謫後改駐防軍府未幾爲某

氏所有益大事緒撰以侈遊觀中有楠木廳九楹四面虛閣洞豁備極宏麗柱凡百餘礎徑三四尺高齊人腰背故秦楚豫王府物車駝輦致所費不貲果敢後官悉毀之佛藏無亦營寓此中有曲房乃其所搆陳其年詩云此地多年沒縣官我因官去暫盤桓堆來馬糞齊妝閣學猶臨倚畫閣其荒涼又可想見矣康熙中改爲蘇松糧道署今則散爲民居惟寶珠山茶尚無恙往年有虎入其中亦異事

江南山谷產紫蛙其形似青蛙稍大四足尤長皮如蠐螬遍身有泡當居深嚴邃硐中土人呼爲石蠏亦曰山蠏以之薦客尤好若焉義興尤多陳其年竹枝詞云紅搥薄醉蒸山蠏銀縷如絲切柿狐按穆氏蟫史山蛤一名南風蛤又名石蠏生深山谷中遇南風則出背黑色腹蒼白殷甚長孝豐人珍之爲上品連皮蒸熟味在牛皮也又按左思蜀都賦云蛹蛾山棲蝘

龜水處劉逵注蛹蛾爲名也今所謂山雞長洲何義門云蛹蛾類蛙而大俗名山雞注謂爲名非是蓋蛙類甚多故其名不一錫晉鄉名陂塍閒者曰田雞也此可證文選注之失

京口瘞鶴銘白山谷定爲右軍書後人都疑之而莫能破其的考劉昌詩蘆浦筆記云瘞鶴銘或云逸少書圖經亦載羲之書六一先生已論其非至云或亦顧況作銘紫端明則以字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而山谷乃斷然曰王書不疑何也今攷銘引雷門鼓事按臨池記書有晨飛鶴一作入曾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洛陽孫恩欲鼓鶴飛去恩起兵攻會稽殺逸少子凝之蓋在安帝隆安三年欲鼓必此時則書豈出手逸少識漁隱攷訂

華陽真逸爲陶隱居推原本末或庶幾焉

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出面遊學道逢上虞祝英臺俛爲男妝梁與共學三

載一如好友既而祝先還又二年梁始詣訪祝于上虞縣知其女也悵然面歸告諸父母請求爲婚面祝已許字鄭城馬氏矣事遂寢未幾梁死葬鄭城西清道原一云梁墓在鄮城西北其明年祝適馬氏經梁墓風雷不能前祝知爲梁墓乃臨穴哀慟悲感路人墓忽自啟身隨以入事聞于朝丞相謝安請封之曰義婦塚載寧波府志今宜與華權山石室相傳爲梁祝讀書處處側又有碧鮮庵遺址好事者往往留題石上晉即當時遊學處耶山南又有祝陵俗謂即英臺墓處此尤不可解者又按清水縣亦有祝英臺墓秀水縣之石門亦紀其事

靦爲文房清秘朝夕所必資端溪舊產既已日少苟得歙坑之佳者轉可以倣視端溪然不能精究其石色坑名徒書書牆壁著何異當見元江光敬造硯濟舟專祝序云庫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于長城里因以爲靦自是歙靦聞天下其山爲羊腦凍之巔兩水夾之至灩處乃產靦石其一曰緊足坑次曰羅文坑今曰龜坑又次曰淮基坑相去咫尺步面石品絕不相似其舊坑之中又自歧爲二曰泥漿重心綠石去舊坑才數尺石品亦異曰淮基北行二里許溪微上曰眉子坑則東坡所歌者坑今在水底不可剔其陵谷變遷之墟歟舊坑綠石爲世所貴靦材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大小曲直悉如之剔者先劃去頑石次得石爲靦材而極粗工人名曰粗麻石之心最緊處爲浪又出至漫處爲絲又外愈慢處爲羅紋故昔郡雙溪王公之記曰緊處爲浪漫處爲絲至論也今以音鄉杉木劈之板木心爲浪出外爲絲愈外爲羅紋亦物性之自然者也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肉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昔因其形假以立名不必悉數以石迴旋直故紋如絲面旁爲牆壁獨吐絲甚奇平視之陳陳見

黑點如洒墨側視凹絲粲然工人所謂硯石獨舊坑垠心坑或有之蓋石之精華吐出光彩以爲絲也至元十四年辛巳達官闊婺源縣尹汪月山求硯發數郡夫力石靣山頹壓死數人乃已今之所得皆吳時椎鑿之餘隨溫流出數里之外者每梅潦初退工人沿流撥拾殘珪斷璧能滿五寸者蓋寡世之求研者率求端方中尺度非是不取工人患之乃取他山頑礪潛枯楢燥面有絲紋之石衙干窖坑之下或反得萬慣眞石率不售三禰絲石黑面頑青路絲石紅面枯水池山絲石枯面燥俱不宜筆墨予家去產硯所三十里面近故知硯爲詳舊坑在雙溪時已陞不知何年再開至元辛巳再陞面石靣時獨緊是頗有大石今至（疑脫有課）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夜墜聲如雷隔溪居瓦皆震鳥獸奔駭數年前工人骨予緊是石開鑿已靣予不之信至是果然觀江此序則硯之舊坑自元世已絕覃在今日

鞍之端溪下嚴尤爲難得矣歙硯又嘗易言哉此江序明陸文裕（深）歙硯志多用其說

武林某氏子家貧落魄嘗結廬爲椎埋一時城內外無事邱壠多遭檢掘嘗至通江橋項氏店側入一隧道遇石扉閣甚固擘之良久其扉始啟然陰風凜冽火炬過之輒滅衆皆股栗不敢前有二人者素號膽勇乃束麥藍爲纏燃之以入過陰風則焰轉熾僅若伺乎石扉之外俄頃開甲號呼負乙而出則已死矣詢其故云初至中一室有四鐵人共擎一棺朱色棺前石碑一署吳越國妃某氏墓餘無所覩轉至東壁間有小室戶亞銅環拂之鏗然有聲意此中必寶藏也乙遂披環先入投足適履其機大弊若雷震隨有黃泉奔注吳如磉聲面寒冷異常乙觸之即倒仆迷不醒某幸在後因急負之而走間內戈鋌鬼嘯聲隱隱不絕稍遲亦爲穴中之鬼突於是衆皆愕然以藥救乙數日始甦而甲亦大病幾死云

按水經注載盜發南陽張詹墓甄羅一棺皆金釘飾之此鏗然有聲者安知非金釘之類耶又南部新書云蜀葵黯作火把猛雨中不滅其東葵黯爲纏殆祖此意乎噫盜可無術哉

又嘗聞風篁嶺下多古墓因與數人從澤井而入穴中懸一棺非桐非梓形類甕蓋漆絮合併爲之者乃鑿前和出其屍骸骨殲面不壞衣裳冠履悉簇紙所製面色若死灰猶雙目炯然瞬動不已衆大驚急委之而走大水隨後湧至比抵澤非口開已沒肩若少流俱溺死矣此皆其親語人者錢塘元妙觀在吳山之麓舊有李北海書斷碣碑潭沒日久莫可踪跡頃有人從瓦礫中掘得斷碑下截高尺餘僅存數十字皆漫滅惟乾坤二字猶完好後有大字一可識止一菜字按菜即吉菜字

凡江海湖信盛于晦朔其長在子午二時過此二日則水勢日縮而至則亦日益武林元妙觀中有子午二泉一長于子時一長于午時每日如此無論晦朔此與水經注灘水之朝夕塘皆不可以常理測也

唐元宗遷居西內後爲李輔國所弒史家多不載惟王性之默記述晏元獻識王觸髏事頗詳又雜記云明皇不得其死人舉知之後溫韜發唐陵見明皇首乃破兩半以銅絲縫合不知元獻所見者即此顱否又樵書載明道雜誌云長安有安氏得明皇觸髏光作紫金色家遂大富事之甚謹後氏析居爭觸髏致斧爲數片人分一片而去据此則明皇一顱生面勞死面合合面復劈何其苦也何其勞也

昔人云借書一癡還書一癡或曰癡乃祇之譌蓋借書還書非當以祇酒往耳元善衍圖居錄云祇乃瓦瓶以承其書籍古書無方册恐其遺落耳愚

謂古人祇書者或以衣（說文帙書衣也）或以囊（說文囊書囊也）或以匱（尚書乃納厥于金縢之匱中鄭氏曰凡秘書書藏之于匱）或以瓦瓶非便且書則有緐簡安在其必爲一紙耶

前載王孫一名具五穀又按紅姑娘一名亦具四物本草雀瓮一名蛸蠃房一名紅姑娘又錦荔枝書瓜並名紅姑娘又有草藥旁結一紅字如楊梅差小亦曰紅姑娘

尖陽叢筆卷一終

陸放翁鍾情前室周公謹齊東野語劉厚村詩話並載其事野語較更詳第所紀歲月尚多參錯因爲重定于左云陸務觀初娶唐氏士閨女也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不獲于其姑既出未忍絕之間爲別館時時往焉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迹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肴翁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一詞題壁間云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橋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實紹興己巳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子歲復有詩序云禹迹寺南有小

園四十年前嘗題小詞一闋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刻小閣于石（野語此五字從劍南集增）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槲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迴向蒲龕一炷香（自來久唐氏死至此野語此首在前劍南集改次元己未歲後合改正）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泫然（野語此首在前從劍南集改次蓋慶元己未歲也又至開禧己卯歲暮夜（劍南集作十二月二日夜）作兩絕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綠綠醸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飛花不見人玉盾久成泉下土墨痕猶濕舊題巾舊園後屬許氏又爲汪之道宅

友人鮑君以文嘗疑未必實有其事或放翁于沈園別有所遇偶題詩詞好事者因面傳會亦容有之細玩終不似伉儷語也姑識于此俟博洽者詳之

古今言地理謬誤者多而水名尤易混亂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八州分流相背而異態沈存中指其謬矣孔安國註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謂自彭蠡江分爲三以入震澤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東坡辨其非矣班孟堅謂榮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魯衛與濟汝淮泗于楚夫一溝固不能勞通六國數百里又濟水自從千乘入海安得合于楚鄭當時言關東漕粟從渭水道九百餘里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以至河河漕挽渭納至長安經三百里間無九百餘里而南山至河中間隔潮濕數大川固無緣由成渠之理錢貢父譏其失矣如此之類極多而鄙道元水經誕妄處十二三也右沈明遠寓簡所論古今辨三江者人各爲說幾如聚訟觀此則知言水道之誤又不獨三江爲然

借親之說蓋起喪亂之時相沿既久遂不能革今謂之荒親此非禮之甚者按宋趙崇絢雞肋云父母死未卽入棺仍禁家人輩來得舉哀乘喪親之禮面謂用證之儀實括髮之哉而修結髮之好此爲歟之所不忍爲而世俗但效之至舁櫬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不爲怪不知作俑者誰耶然則此風宋時已有之至今踵而行之者仍復不少有欲正人心而敦風化者斯亦其首務矣

爽堅志載蔡京死四十二年遷葬北屍皮肉俱化盡獨胸骨隆起成一卍字高二分許宛如鐫刻按竺乾氏書謂釋伽文佛背負日光胸題卍字京之

奸慝乃亦爾耶恐即其餘黨遣爲此說以欺人洪氏不察遂從而志之與

朱嘉補中爲夏卿獨修新唐書攟直筆新例四卷時總其事者如宋景文歐陽公間有取焉然以今新唐書校之頗多不同蓋當日在書局諸公各據其所聞見人自爲書未嘗一一畫正如五代史初修于薛居正歐陽公以其繁猥失實別爲修定藏于家公歿後朝廷聞之取而刊行其書始著夏卿唐書惜已無傳幸此書尚存猶可見其髣髴也

新唐書作者既多即舊書亦不獨劉昫一人之本攷吳縝進新唐書糾繆表云五季天福之際大臣趙瑩之徒綴輯舊聞來爲實錄直創卷帙初興規模然則舊唐書實濫觴于瑩按瑩字元暉華陰人仕中書令歐公五代史瑩與劉昫二人傳中皆不言其曾修唐書

唐李肇翰林志記有書蛇上竹一種色之句倒讀爲外道按吳越山間有蛇形類蜥蜴四足身長者尺餘色青如鮭上人呼爲竹葉青又巢兆汝南人入山伐竹見一竹枝葉已生而蛇首未變相傳蛇可化竹竹復可化雉李詩似未可輕議

南史褚彥回爲高齊佐命高帝時進位司徒賓客滿座從弟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則陋之譏按彥回拜中書時年四十四而云則陋之譏此史氏之失也

困學紀聞公羊傳於襄公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戴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臧榮緒以爲尼生庚子日

陳五經面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攷予按諸家閒多不齊藏中公羊之譌尤屬顯然深寧偶未之思耳上云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十一月安得復有庚子日耶宋景文歐陽公以其所聞見人自爲書未嘗一一畫正如五代史初修于薛居正歐陽公以其繁猥失實別爲修定藏于家公歿後朝廷聞之取而刊行其書始著夏卿唐書惜已無傳幸此書尚存猶可見其髣髴也

新唐書作者既多即舊書亦不獨劉昫一人之本攷吳縝進新唐書糾繆表云五季天福之際大臣趙瑩之徒綴輯舊聞來爲實錄直創卷帙初興規模然則舊唐書實濫觴于瑩按瑩字元暉華陰人仕中書令歐公五代史瑩與劉昫二人傳中皆不言其曾修唐書

唐李肇翰林志記有書蛇上竹一種色之句倒讀爲外道按吳越山間有蛇形類蜥蜴四足身長者尺餘色青如鮭上人呼爲竹葉青又巢兆汝南人入山伐竹見一竹枝葉已生而蛇首未變相傳蛇可化竹竹復可化雉李詩似未可輕議

南史褚彥回爲高齊佐命高帝時進位司徒賓客滿座從弟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則陋之譏按彥回拜中書時年四十四而云則陋之譏此史氏之失也

困學紀聞公羊傳於襄公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戴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臧榮緒以爲尼生庚子日

越燕居海島中千百爲群冬月入穀其羽謹縗宋盛之先競喙海粉置巖穴中以備他日之乏其色如銀面形類花瓣俗謂燕窩出海島夷每皮服皮履攀藤懸崖探面取之食經尚爲珍品面養生家又稱其有益肺和胃之功然洗刷不可不愼常有中其毒者胸脇煩嘔昏漸黑須臾九竅流血而死蓋有鴆鳥落羽其上故也急以菉豆煮飲之間有得生者

宋李文懿曾注王荊公詩集爲世所稱海鹽張氏周元棨本重雕其注皆爲劉辰翁妄節失雁湖本來面目予友鮑君以文得宋刻半部箋注並全每卷末又有庚寅補注不知出自誰手即晁氏讀書志亦未之及或疑即雁湖所補竊攷雁湖以寧宗開禧丁卯出居臨川箋注詩集當在是時其卒也在嘉定壬午至理宗紹定庚寅雁湖沒已八載安得復出其手或其門人如魏鶴山序中所謂李西美之流爲之則未可知耳

梁散騎常侍周興嗣奉詔次韻王羲之千字文見梁書本傳淳化閣帖首載漢章帝書八十餘字皆興嗣千文中語黃伯思云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集成千文中語耳歐陽公以爲漢時學書者多爲此語至劉后村遂爲千字文非梁人作王峰巖氏鴻辨其妄愚謂此興嗣作無疑也夫音韻之學盛于江左故齊梁人最重雙聲疊韻此書於此道尤精惜未有人論及者其起結首尾四句中已藏五雙聲天地元黃洪荒日月（元宋洽古今注載此說並云出知錄）疊韻盈昃不勝悉數即淳化閣帖中所書八十餘字（刻宿海峽龍帥始制鹽非興溫陵攝職貨政皆邱）疊韻二特己尺壁此豈出自漢人所爲耶至如千字文中閏餘成歲律呂調陽閏餘律呂本雙聲的對無可移易唐智永誤書作律召相沿成譌或反以律呂爲非如南部新書之類此皆出唐以後學者穿鑿於音韻之過也

錢國寶字君韻本廣陵人明萬歷中寓于武林以醫名尤善治奇症鎮江錢青黎足跟偶攣逐漸至頭覓若雷鳴痛治七八年如故國寶曰此骨雷也切其脈五部皆和惟腎尤大聚之乃見蓋腎敗症夫是少陰之經起于小指之下上面貫脊腎盛則髓密髓密則鳴攣自足至頭如雷從地起攣于天上也以六味丸加紫河車鹿骨膠猪髓枸杞杜仲方治之瘳武林王橋張林妻病臥三年不起于床醫以爲瘵國寶診其脉流大至骨數十至中一鼓或隱或顯形色若脫所居暗室國寶曰此非瘵乃陰邪所干令急徙臥室檢褥上得白毫數莖其長寸餘始知爲狐魅也張延道士禳之妖至反覆數求救于國寶思之良久因製辟邪藥授之令密置其妻塗于體是夕妖斃于床下明一元狐也閒生白毫人皆奇其術語狐以舌交故中毒章豈獨歐公所謂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敢傳中國者耶其經文親司馬溫公古文孝經指解間多不同如續冀大焉作績冀大焉故親生之膝

郎受譌似不始于高明矣

高麗僧虎關鍊子著濟北集二十卷中有云正和壬子四月十二日忽海水變赤西自豆駿東距武總三百餘里朱瀾丹湧注洋浩淼人民驚惟或濡以紅或染以粟皆應手而赤或恐其爲疹子按元中記東方有大魚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長則百里水爲紅今海之赤得無是乎後三日水復碧國家晏然正和蓋彼國紀年不知實何歲也

頃歲有商於日本者得古文孝經孔傳凡爲章二十有二經文千八百六十一字乃日本所刊有信陽太宰純音訓此書自唐宋五代之亂失傳宋雍熙初日本僧奝然以鄭注今文孝經十八章來獻獨不及孔傳之二十二章豈獨歐公所謂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敢傳中國者耶其經文親司馬溫公古文孝經指解間多不同如續冀大焉作績冀大焉故親生之膝

下作故親疏之之類頗多與漢藝文志所言符合惟字數較桓譚所紀尚少十一字（通云千七十二字）是流傳歲久遂不免脫誤池北偶談云耿隰之言竹見古本孝經應人章末引詩云書爾干茆宵爾索綯若以補入則僅少一字第不知耿所見實何本也

或謂周文武成康四陵並不在咸陽縣帝王世紀文武葬于畢括地志文王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實渭水之南而咸陽縣乃在渭水之北蓋所謂文王武王者乃秦惠文王悼武王之墓耳然則成康二陵豈亦秦之成公康公耶

天台齊息園先生爲諸生時讀書杭之萬松書院一日假寐夢于忠肅公告曰昔景皇納黃珏言易儲事果實上疏諫止以留中故人無知者此寃至今未雪君他日幸爲我物色之未幾息園成進士入詞館預修明通鑑綱目得入皇史宬觀累朝奏疏忠園憶夢中語徧檢公疏獨此不得見嘗爲詩以紀其事

朱上舍奇齡字與三康流先生從子也以經學世其家有周易識測春秋測微又嘗以王折續通攷尚多闕略撰通攷續補凡爲類一十有三曰百官補典禮補黃珏補歷象補律呂補田土補戶口補賦役補倉貨補國用補刑法補疆域補武志、補與三爲此書垂三十餘年始脫稿未幾下世今稿猶藏其家

宋元章得褚河南臨蘭亭眞迹剔爲袖珍本後有范文正王文忠及米氏父子題跋董文敏舊物也其跋甚詳文敏早年嘗館于海昌陳氏此帖實贈于陳遂刻入渤海藏眞中行數悉依原本但自雖無絲竹管絃之盛盛字里俯察品類之盛凡六行三十五字文敏獨壁面藏之然後質于陳以期必取故渤海藏眞帖中缺此六行其後陳氏墨跡散出歸于錢塘龔氏玉玲瓏閣而文敏壁山之六行展轉流傳亦爲龔氏所得此帖復成完璧衛閣既沒圖書盡散此帖流落人間者又不知幾何年實沒于楊李典庫武塘查宣門（開）以八百金買之挪至廣陵運使署中後不知所終

瓶山在嘉興縣治西宋時設酒務於此貯酒陶瓶散棄日久窅然如小山土人因目爲瓶山竹垞詩所謂一簣瓶山吉木秋者也（按明一統志嘉興縣亦有瓶山今無可攷）瓶今尚有掘得者高尺餘腹運三四寸上下直相等面口微窄色淡綠外塗以釉間有朱漣者製甚朴古或以養花花落能結實但不碩耳或謂此卽呂氏舊墟軍所用

楊無頭者海昌城姬衖民也爲人憨面皆瞢隨海舶至越中擔薪北巳滿舟人遣楊持百錢市肉養水神面后解維楊買肉返中途聞有呼巳名者漫應之則數少年前謂楊曰楊無頭卽君耶望子久矣共挽之行約里許入一古廟中楊惴然不知所以問與諸君素未謀面呼某至此何爲答曰某等並劉姓青田人也吾祖犁眉公昔嘗藏鐲于此今著當出遺教宜謂楊某至而後發但素未識君故曰呼子此一旦果得君眞非數之前定耶楊愕然曰某山野鄙夫負販於此素不習望氣之術何由知君家金穴乎皆笑曰無憂穴故在是第煩君一啟封耳苟得金君亦無不利也於是卽取楊買肉烹之以祀主藏之神胙飲既畢共舁神像于側卽座下令楊揮鉏先發衆荷插隨之啟發裁尺餘鉏下鏗然有聲視之一物其形如桃業以授楊曰吾祖以此報君之勞善藏之君畢生衣食盡在是矣須臾又得白金一餅復以與之曰此以償君肉價於是諸少年爭自發穴取金而令楊先歸楊懷所得還舟人詢其還之遲并問所買肉何在因具述始末衆未

之信及探所憾物及餅金示之乃大驚急令楊前導擬踪跡諸少年面分
其金追登陸競失故道皆悵然返舟更出其所謂形如桃者相與撫玩意
此必黃金也斧鑿其端審視實銅耳楊寶之終其身竟無他異楊既死子
得之其子彤圓面微長上有紐可貫以索下有趺蓋實權耳通高二寸六
分腹圍五寸三分一面隱起九十兩字一面陷文稍剝乃至元十八年造
六字重正書重廣法一十六兩六錢形製甚古雅面背綠黝體亦極可愛
賞玩家謂之土古也青田取此鑛藏當必有益書此以俟知者詳焉

後漢書列女傳孝女曹娥碑云時能撫節安敬婆婆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
死攷淳于子禮曹娥碑云時能撫節安敬婆婆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五日
迎伍君逆濤而上焉水所淹此蓋言時以逆伍君即今競渡之俗婆婆本
舞態時爲巫覡故能歌舞樂神蔚宗直以婆婆爲神名殊莫解也

水經注沂水又南與蒙山水合東流逕陽都縣沂水又左合溫水水上承溫
泉陂西南入于沂水者也蓋沂水上有溫湯陳藏器云浴溫湯可已一
切病論語曾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浴于溫泉蓋如上已祓除氛穢之
意後惰紛紜論辨以魯無川浴之俗皆不知沂上有溫泉也宋平庵項氏
亦有浴乎溫泉之論第以冠者五六人爲五六三十也童子六七人爲六
七四十二人引漢初祈穀祭舞以證周人之事則鑿矣

梁漢顧野王輿地志荐秋大事表親廟連叔左傳事類年表尤加詳悉其列國
地形犬牙相錯表嘉興府下列嘉禾百詠注有東顧西新等四城並吳越
爭戰時所築後俱廢今嘉興縣西二十七里有市曰新城稅務亦曰新城
土人呼爲新市當往來大道即西新城之遺趾按新城今在秀水縣境亦
曰新塍宋時設酒務于此曾魯公督盬新塍酒務即此俗又呼爲新盛若

南宋古銅器姜娘子王吉二人所鑄皆得名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予家藏
宋方爐一具銘云紹興二年大寧廟甘蘇漢臣監督姜氏鑄至德堂用凡
小篆二十字四面並同此爐舊在曲阜孔東堂博士家王漁洋嘗見之載
于居易錄中以爲姜氏即姜娘子蓋姜乃南宋初人曹昭格古要論謂姜
王俱元人誤

明崑山顧文康公世廟時位至台輔父恂以文康貴贈太子太保其告身流
落人間爲裴佛者所有予購得之錄其文如左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聞
古名臣碩輔崇勳樹業必有所本夷攸人倫祚必昌於陰鷺德恒盛于義
方國家緣子貴父古今之通道也況我左右輔導元臣爲天下重輕者哉
爾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顧恂乃今少保太
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臣之父襲輔弼良江湖隱逸孝友慈

惠敦尚書禮繼景既久發于令子特揆良嘉名實並隆顯休台鼎茲朕册
建皇儲君臣同慶特加贈爲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嗚呼有陰德者必高駟焉之門赴深則者果正三槐之
位申錫龍命式表前修制曰母道均慈子德惟孝人倫世敎此爲切務國
家推恩應除于父于母固有弗逮焉爾累贈一品夫人吳氏乃故禮部司
主事凱之長女下同七字此休光益延慶前制曰朕惟家正于女子成于母
彝倫攸敎所關至要故子之顯揚國之褒鄶子所生無間焉爾累贈一品
夫人楊氏乃今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顧鼎臣之
生母端貞淑順內範著聲以夫之刑家知化彰于貳室以子之事國知敎
由於賢母爾一人之所關不亦大哉茲仍贈爲一品夫人嗚呼鼎食之養
雖遺恨于風木珈冠之榮式耀于泉壤有赫綸永光闓圖嘉靖十八
年閏七月二十四日右軸用五色重錦有制誥之寶及廣運之寶書法遒
勁似顏平原勒云册建皇儲著于令甲蓋是歲世宗始立莊敬太子也今有崑山雜
劇中以文康爲侍婢所生頗爲嫡母所虐豈即楊夫人耶
按王文恪鏊撰太安人楊氏墓志云楊氏世爲崑山農家正室吳安人
遇之甚嚴厲安人承事惟謹及鼎貴以上兩宮徽號封爲太安人楊慊
然不懌蓋念吳之弗獲是典面已獨被其榮似吳卒在楊之前據誥則
楊先吳卒面證文恪之誤

高郵蔗筋祠本名鹿筋梁相傳有鹿至此一夕爲白鳥所啄至曉見筋故名
見陽雜俎及江德藻聊北道記其訛爲女郎不知始於何時查田先生
詩云古驛碑殘幼婦詞飛蛾爭墜水邊祠人間多少訛傳事河伯年年娶
拾遺

考父山陰劉伯繩海鹽吳仲木仁和沈仲韋諸君交移書爭之而乾初不
顧蓋其實有所師承也乾初晚家泥橋深離坎軻中論著不輟每有所就
即設山陰先生位祭而告之其文有曰雜書非古大學非經確也闕之不
追敢竄蓋其意可見獨伯繩載山之子而其見亦與乾初異殊不可解
吾山陰先生全文附載于此明明我師雖死猶生我呼我號在天之靈
豈書非古大學非經確也闕之不追敢竄嗟如之人否塞晦冥莫我能
信習解相縈矧越後世蠱惑奚勝確爲斯懼幽憤填膺塹壑大賢千秋
孔竹赫赫鑠爍確敢妄擬勇程朱子有朱之英曙曰非賢曰升月恒偶
爲薄蝕終仰其更何當衆昧遂閉堅城師固雖闔顏孔庭雖越千載
靡異親承上賚宣聖下賀朱程是耶非耶昭然甚明確之譌闔是殛是
懲如其未謬盍弗我矜大哉我後如雨斯霽非依周禮學歸正誠格致

非始誕妄悉屏舊史是聖學遠底鄂清非大路然既康且平師之厚德永世其罄敢陳告辭激切屏營

南唐時有姚景者不知何許人始事劉金爲廐卒金暇日至廐見景畫瞑有二赤蛇悠揚景面少頃入鼻竅面瘡金奇之引爲親信裨將俄以女妻之烈祖亦重其爲人使典親兵主清淮軍節度使見周客南唐書箋注今雜劇中以爲漢劉智遠事誤聞之異耳

姚辯武威人本周將降隋仕左光祿大夫當時頗積戰功面史書闕載賴獻陽率更所書墓碑傳面辯事始纂於後世予頃得一舊搨本書法蒼秀與元碑無異面文頗不同即其所卒之歲月出處亦殊究不知何時鐫本姑志於此以俟博古者詳焉隋故左屯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姚思辯武威人志內史侍郎庭世基撰文大常博士歐陽詢書并公諱辯字思辯武威人也導清源于嬀汭胄崇構于軒邱世祀相承名德不墜及乎龍戰泰谷翼業是基虎變周原雄圖斯啟五世祖爲晉所滅子孫播越居于武威曾祖撫軍將軍驃騎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內外諸軍事封東平公祖冠軍將軍武威太守鼎並以碩德偉才佐時匡國父寶散騎常侍（疑脫字）武威太守志略

俗易風移政成葬月十八年授原州道行軍總管開皇十九年授環州道行軍總管楼檢河北屯田事其年又授河州道行軍總管總戎律特精邊事每秋風起樂騎揚塵牧衛之任非之莫可推國（疑脫授之誤）授（疑脫授之誤）桴揚旆威震口庭仁壽改口左武侯大將軍進爵上柴景陽郡開國公食一千五百戶大敵士宇瞽以河山能章遏于千室盛德垂于百世皇帝欽明御籙睿聖纂圖特荷天眷恩遇隆重密勿禁衛知無不爲大業口口以先朝大臣久任心膂與尚書右僕射蘇威等同進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如故以母憂去官其年有詔奪情起復如舊職別降恩勑遣使敦口公孝性自天幾於毀滅傾王事而復起以官方創授金紫光祿大夫改授左屯衛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大業十三年冦于軍幕嗚呼臣隸悲慟人民號呼如喪考妣志諸堅珉以告哀傷。

辯墓志銘金薤琳琅中載其全文闕四十餘字細讀亦多紕繆及可疑處此碑雖出于依託然彼此優劣亦互見若不得原碑此本亦不可廢也

武林趙氏居錢塘門內有學士樓藏書甚富凡宋元珍本皆不惜厚價購之嘗於梁安橋側遇童子挾書一册求售趙買之翌日有老人叩門曰昨有一書爲值子匆賣此某案頭所時閱者請贖之趙觀其狀甚襤褸心輕之不許言至再終弗聽臨去謂趙曰君勿相輕僕非人乃西湖之龍也書不見還吾將自取之趙叱之遂不見未幾雷雨大作竟失書所在而趙氏從此日敗不數年學士樓之書悉化爲雲煙過眼矣當日所買童子之書竟不知其名

米海岳研山本南唐李後主物宣和中索入九禁後流落人間爲台州戴氏

所有明季新安許文穆公得之又歸於秀水朱文恪太傅家流傳數世又
屬之高淡人宮庶至今尚在嘗湖菅觀鐵圍山叢談云米老研山有二其
一曰吳岩者頗奇時東坡亦作一研山面上亦自鑄二研山咸觀江南
所寶流傳圖牒此則當時倒出凡有五獨南唐之物至今無遺而其餘皆
莫可踪跡豈區區片石之存亡亦自有幸不幸耶

北窗炙輠錄二卷宋盧官施彥執德操所著彥執生不婚宦惟銳意于學與
橫浦張莫逆交故編中發明先哲緒言餘論頗多前輩如祝希哲朱錫鬯
金紹衣諸公皆嘗爲之跋謂可與孟子發題並傳愚獨不喜其中一則云
家兒門生有係力道在鄉使與一同舍舒子進相友善子進本富家子後
大困有婦婦挾二孤橐然從子進既不能爲之資年老長嫁無隹者力道
深憐之每自念使我忝一第必娶之無何力道舉登第時年雖近四十然

美風姿貴官達宦爭欲聘之著十數力道皆謝去遂歸面舒氏婚及舒氏
歸已白頭矣力道與之懽如平生鳴呼世俗劉廷式之義謂千載一人今
力道之事實減廷式哉力道早年以貧不娶乃獨以教學養還孤平生所
行皆忠厚事然未嘗與人言亦罕有能知者云云夫力道憐婦之貧養之
終身可也何至遂娶之使自頭養婦喪其所守而已又豈不孝無後之責
彥執干是爲失言矣

金玉珍寶以之送死昔賢所戒其理固然以予論之即銅鐵器皿凡屬雅朽
之物亦不宜留之墓中予日死欲速朽正此意也鐵圍山叢談云大觀初
做李公麟考古圖作宣和殿博古圖凡所藏古鼎敦鏡顧弇州之屬爲大
小禮器圖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所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金錢數十萬
後動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冢墓破伐始盡今視其干銅盤銘等類大

抵皆出于邱墓中物由此觀之則宣和博古圖等雖謂之破冢書可也故
張釋之云使其中有可欲雖鑄南山猶有隙富哉言乎

春秋少陽窟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齊亦謚
也論語疏引之少陽窟必有所據胡明仲云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爲
之節惠設予疑此或周爲之謚耳凡一代之興干勝國遺臣必施仁澤矧
武王伐薄弔民式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方夷齊叩馬之時太公以爲義
士益其死也而謚之當亦事之所有世紀綱遵史傳或有闕耳 執心克雅曰齋 龍法安心好靜曰與

親子遷世喬明隆慶戊辰進士累官至濟州守少時屢困場屋而讀書不輟
嘗自歎曰慈謀愈不中世喬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謀命其如世喬何

高麗舊以銀瓶爲貨東國史略載雍使朱印還惡聞鳴雀聲令人賄以弓矢
一間其聲即徵銀瓶即此也按銀瓶又謂之潤口制象其國地形以白金
爲之重一斤創于明孝王三年亦有高下忠惠王十五年資聖司奏定銀
瓶價上品瓶折價布十疋帖瓶折布八九匹逮著科罪至恭愍王元年從
諫官議廢瓶用銀錢蓋銀瓶既重疋如中國大錢不便於民用故至今惟
用銀錢矣

得從杭肆中見古銅鏡一如鐘形下豐面上殺高尺餘廣四五寸上有紐背
有梟啣大環銘曰王氏子孫寶其永寶用凡十字書古篆作二行下有
一獸不辨何物餘爲水草諸文製作殊古雖銅色青碧丹砂俱備第不審
何代之物姚氏殘語云近見一鏡如鐘樣鼻有大環有隸書字云一生有
十口前牛無角後走有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字恐是甲午字謎也其形與
此鏡相類而銘則不同

按令威銘詞釋爲甲午字謎細推之似尚未甚當昔趙德潤藏一鏡
如杳棄樣背有大鐵環乃非鏡也上有銘云大有一口前牛無八角牛
口走此銘疑亦有誤殊不可曉下有一牛轉頭前有韋一叢下有篆辟祟驅邪
兩旁亦有字細考之乃丙午造三字其下牛與韋必寫年號耳此周韋
窗雲烟過眼錄所載鏡形大略相似銘釋亦較勝於姚救并記之
困學記聞云荀子賦蠶篇請占之五泰或作五帝何屺瞻云非此幾不復見
原注五泰五帝也今作五帝本并刪去此注
按荀卿賦蠶云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帝之明予占著原注五
泰五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荀誰或寫言亦無五帝同占之理
且圖要覽謂伏羲化蠶黃帝元妃西陵氏勑蠶稼今多不及之反稱

五帝何也

荀子雲賦云長卿晚愛荀子秋紅或稱其長卿荀子屬對之工蓋長卿即藥
中徐長卿荀子見齊民要術及廣志一名侯騷蔓生緣樹實如梨赤如雞
冠核如魚鱗味甘且冷可以消酒輕身荀字從草從荀古閑切說如姦吉
人未嘗有名荀子者或云荀子即錦荔本草之著瓜詩之瓜苦也

世傳公冶長能辨鳥語其說昉于皇侃論語義疏宋邢昺爲正義以其說不
經遂而不錄義疏既晦于世有留青日札記冶長食虎鴟羊事最俚鄙可
笑不若義疏爲近古也今按皇疏云別有一書名論釋云公冶長從猪還
魯行至二堺上聞相呼往食死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冶長問之嫗
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返嘗甚已死亡不知所在冶長曰向聞鳥相呼往
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嫗即告村司村司問嫗

改其文

董文敏宋第時客於海昌最久與陳增城先生璸爲莫逆交手其日用簿亦
有文敏爲之登記者然增城甚器之文敏夫人嘗至陳氏索豪華皆竊笑之增城獨曰勿輕視董夫人他日富貴未可量也
陳氏索豪華皆竊笑之增城獨曰勿輕視董夫人他日富貴未可量也
漢書唐以前惟尚晉義自顏師古奉太子承乾令集諸家注解出而人咸重
之以爲班史忠臣迨宋余靖爲秘書丞上言今國子監本史漢多誤請行
校正詔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直講學士王洙泊靖于崇文院
讎對悉發三館秘書以相條校凡是正數千言踰年上之于是諸人校本
盛行于宋世明以來所刊又多用顏校本間有用宋校者不過元大德時
刊本俱經刪改非復宋時之舊予家藏宋槧漢書殘本其音注多與近刻
不同者幾什之二三以此知宋刻之佳今偶記數則于此反離騷賈嫗娃

之珍驩注驩書徒計反下有章昭曰姬當作顯樂王魏嬰之美人曰閒顯
鳳翔于蓬隅兮豈鴞鵬所能捕注雖該普逸曰該按說文曰渚水出常
山中邱莲山一曰潘小洲晉音之與反又曰該按該字至又字凡二十五
字今本無卷誰莊與若惠注皆章也是作香下云藉普神服虔音神該謂
薛亦是穀稗之稗亦是香草藉荔之藉在穀則爲稗也又引字林云漏久
清也一候反菌按字林云地黃似蓋巨阻反自藉普稗至此一段在宋初
曰椐疑混同之上其餘不同處尚多不具錄
匹夫匹婦是氏論語義疏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唯共用一匹故云
匹夫匹婦也此言殊遠穿鑿轉謂匹者當是單獨之義孟子方不能勝一
疋雖亦豈以衣裳喻乎
班孟堅國都賦溝招路以從已分謂孔氏猶未可安慴慴而不能分率陌身

乎世嗣門大家曰慴慴亂貌施施猶悠悠
悠悠
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張升反論語曰噓枯則多榮吹生則夏落張升不知何
代人反論語之名亦未見于隋唐書目
宋殿前司分統馬步諸軍以直禁衛有都指揮使都虞侯中將將虞侯又有
都頭虞侯等名祿秩有差詳宋史職官志故當時民間目軍校亦曰都頭
虞侯至娼妓亦有都虞侯之稱不知其何所取義軒渠錄云東坡有歌伎
數人每讌客必請云有數個搽粉都虞侯欲出來何侯也

凡雷書者末皆倒面字體亦不一閩史補載福州王審觀火焚後一柱有雷
書云謝仙火宜興善權寺有雷書二柱一曰詩來漢（盤龍湫抄作侯末頭誤）一曰謝
仙火宜興善權寺有雷書二柱一曰詩來漢（盤龍湫抄作侯末頭誤）一曰謝
均記二曰詩來漢謝均之記三柱非有書湖州項王廟碑海寧亦有侯來

日何當井給塔僧契庄勸緣僧延覩凡七十三字書法古質有唐人遺韻
按吳越王莊穆夫人吳氏觀察使仲忻女此云長剪當是夫人之兄然延
福之名及其封號皆不見于吳越備史十國春秋等書此亦可補所未備
也
按吳越崇化寺有尊勝石幢天寶四年建乘九來金石錄補謂寺在臨
安城中恐臨安乃紹興之誤
黃氏日抄云一念之善則天瑞地祥風和氣暖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
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此君子必慎其獨觀大節必于細事觀立朝必
于平日平日遇利避害他日必欺君竇國突平日失約負期他日必欺君
罔上突君子必矜細行此乃張九成橫浦日新之格言好事者書爲門屏
予謂欺君罔上易爲忘親竇友似更勝

鄱湖山之東有孫湖山麓多幽僻海鹽張明經燕昌遊焉於山側湖塵崖書手揖以歸銘曰南國子華曾參父慕予山南淳熙六年春筆法甚蒼古不知南國子華爲何人今慕亦無攷按宋臼南渡後宗室世家散處鹽寧二邑者頗多此南國子華豈亦其流故不欲顯其姓氏乎

淵明詩書和平清淡舉艱深詭僻者推連酒一篇其意殊不易曉黃山谷疑有闕誤獨湯東澗知其微意以爲靖節爲零陵王面作考晉元熙元年劉裕廢帝爲零陵王明年裕遣張偉持毒酒賜王偉曰飲而卒裕又令兵士踰牆進酒王不肯飲遂掩殺之靖節感其事又不敢顯言故托言連酒盞遣調以避禍也東澗名漢字伯紀謚文清東澗其別字見宋史文苑傳

其注陶詩凡四卷世傳甚少予見宋刻本甚佳桃花源記聞之欣然規往世行本俱誤作親往東澗明于易城復于隍其命亂也困學記聞嘗引其

說

人參唐宋以前不甚言及傅子云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若河內諸縣去北山絕遠而各調出御上黨入參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人參之貢殆自典午始與

說苑載簡子謂陽貨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實焉按桃李多熟于夏而云秋得實者蓋周之秋正夏之五六月也猶墓門篷注孟子秋陽以暴之曰周之秋陽夏之盛陽也

伯魚之死在顏淵後而論語顏路請子之車（古本無以賣之椁四字）子曰鯉也死云云昔人皆疑之或謂是夫子設喻之詞義亦未安毛西河云按史記及家語所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疑當是四十之譌若改三爲四則顏淵前後踪跡俱無所誤而以此考伯魚之死則在淵死之前按家語夫子年十九娶

宋之上官氏（爲按一作丁官氏）又一年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在夫子二十歲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以二十加五十正當夫子七十歲爲哀公之十三年是魚死在七十歲淵死在七十一歲先後相距剛值一年鯉死喻引殆正切如此則論司讀史記家語諸書可據孔氏不必誤（爲按孔子謂大夫故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是雖也毛國論語注云孔子五十六爲司寇顏淵之卒孔子年六十一是時已去位孔子據正義孔子五十六爲司寇顏淵之卒孔子年六十一是時已去位孔子以爲時爲大夫不知所據今若以淵死在孔子七十歸宋鮮七十主論不必疑矣此論一則但爲大夫不必從大夫之後面云孔氏不必據家語爲按孔氏似謂安國按安國見晉書）子曰鯉也死云云誠是祛千古之惑蓋古人書三十俱作冊四十俱作冊三十四十所爭只一筆故易于誤乃一誤于史記再譌于家語遂不可復正突然西河以三十爲四十之說明蔡復實已言之

漢孔安國官聖十　世孫武帝時爲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又續書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以儒素見稱歷左僕射此又一孔安國也（安國見晉書）

綠珠有女弟曰宋禪先爲王敦妾後歸謝尚書說有與尚問答語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云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又云秦晉交戰晉侯使陸渾之戎要之于殽敗秦師而還晉侯墨衰絰梁弘御戎莊公親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

者幾于家證一編而後漢書竟不知其存亾可惜也

近俗孫曾在襁褓服祖父母若曾祖父母之喪輒曰花花孝按姚旅露書京師期功以下服孝幅頂心皆綴紅絨一朵曰花花蓋知所自始俗稱蓋猶沿于此

雕漆器明時謂之剔紅乃永樂中果園廠始仿宋製朱剔紅多金銀爲裏明則以錫木爲胎漆朱至三十六遍爲足或至七十二遍宣德器色棱水樂剔紅面鮮妍過之

梁武帝嘗訓釋論語而梁書南史本紀皆不載經典釋文於非著數引鄭世至反謂數已之功勞也武帝善色具反注同一云數言計數也此音卽武帝亦同鄭解非也又按賈昭君晉灼漢書音義集云樂武帝讀宰予晝寢胡卦反謂晝飾其寢也揭此周昌黎筆解之說亦服曰樂武矣陸云注

按馬騙繹史引作燧皇始出搆矩表計宣圖其刻曰若牙通靈孫穀古微書引作其刻曰蒼渠通靈又與此文異不知所據何本也

經書言順命者凡三成王頒命見于尚書葉公顧命見禮緇衣篇論語周公謂魯公曰孫綽注謂此乃周公顧命魯君之詞

晉葛洪邃世次行事不可攷嘗注孟子七卷見于隋書經籍志孟子正義見隋志梁有葛洪邃注之語遂以爲梁人誤也隋志又載邃有列女傳七卷又注三都等今皆亡逸不可易所注孟子惟李善文選注引數條夫子當路于齊云當路居要地也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云隘謂狹惠太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者人不敬然此不爲偪隘不爲不恭秋陽以燥之云周之秋陽夏之盛陽也嘯龍蛇而放之淸云澤生葦曰淸列女傳周宋鑒武帝讀宰予晝寢胡卦反謂晝飾其寢也揭此周昌黎筆解之說亦服曰樂武矣陸注同一云數言計數也此音卽武帝亦同鄭解非也又按賈昭君晉灼漢書音義集云樂武帝讀宰予晝寢胡卦反謂晝飾其寢也揭此周昌黎筆解之說亦服曰樂武矣陸云注

焚分顏若蒼之燊命平命平曾無我蔵集解引墓母邃曰陵墓之葦其塞紫又曰又言命祿生遇其時人莫已知貴盛福滿也覩此假邃所作者乃列女傳注耳隋志或脫注字未可知也漢劉向著列女傳晉皇甫謐亦有列女傳邃殆在謐後也

嘉興譚聖俞太僕萬曆中爲山東督餉參政與烏伸毛文龍不協爲閹黨所抴憤懣嘔血卒于任居官風節尤表表子貞良孫吉璁竹垞皆爲志其墓若太僕事祇畧見于靜志居詩話蓋語焉而不詳也予見吾鄉沈耿巖太史珩未刻稿有明太僕譚公傳一篇載之甚悉可與五經進士墓表小譜大夫墓誌銘參觀因附錄于左閒讀漢紀至東漢永興延熹之年內則寺人執國之柄外則吏黷民流亂萌四起其時公忠亮達如朱公叔皇甫威明經理雍翥諸州官方蕭清或馬綏靖足以有爲突然皆觸忤奄豎橫罹

置綱威明以幾哲幸金公叔卒值遼發疽以死又謂晉紀永嘉建武間如祖士雅劉越石慷慨宏濟輯寧并豫皇綱有再興之望乃賊臣搆難于上猰貐訓羿于下越石竟以禍終而士雅感激發病以死漢晉之亡其國事人才大率如此小雅篇南山之篇曰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又十月之篇曰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皆嫉邪慝正之詞而國祚隨之噫何其傷也及近按明季喪亡其罄盡至天啟之璫禍極突爪牙搏擊于外使材賢幾盡如漢晉之末數君子者其禍賊尤甚焉予因叙述明太僕譚公始末而不禁爲之泰欷而涕洟也太僕譚昌言字聖俞號凡同嘉興人萬曆甲午首解額辛丑成進士初知常熟縣有惠政調婺源判朱子遺書千餘卷閣金竺隱雙湖士大夫旅皆便之呼譚公徵復知欒城抑巨璫王進忠削其免役田什七諸閭歛迹而募民墾井六百既高邱四十餘村迄今成沃壤以課最遷南兵曹補北車駕司出提學福建矢公慎首相棄向高孫應童子試勿錄也閩號貢宗師先是簠撫順不宜出師言果驗以知兵除山東督餉參政兼登萊海防監軍時山東事孔棘登萊子額兵外增召募兵八萬爲帥毛文龍欲由海道濟師御吏游士任招募淮兵無現糧而譁遣民航海避難者數萬巡撫陶元琿疑不納飄泊海濱將爲亂登萊旦夕糜沸公聞兼道赴官密擒誰兵爲首者斬以徇餘悉不問分捕遣人于登萊青三郡三千六百有奇編列戶籍給牛種流移得所居無何濰縣兵民相鬨濰令以遮衆反聞巡撫檄兵會剿公單騎入登營執遂將率進忠手曰遮民俾我民遮將帥我將誰言反者傳箭慰諭之將士皆感泣不知兵面事解督撫上其功舉直省監司車行第一詔不次擢川陽金加銜尋擢山東巡撫當是時爲帥毛文龍之鎮東也寵海外縱皮駝爲之餽捐金貝以飽中

人之府其帳中擁觀軍容之盛威呼嗥權奧捷于桴鼓外輸金綵數百萬而靳臧部民邀俘獻功謂旦晚俟封可特奢自節絨以下莫不慽息以承爲帥之命公則每事必遏其姦帥掾率民誅其舌咽其喉詐爲獻俘計公則多方全活之以顯斥其罔面朝鮮李悚弒簒請封帥甘其重賮導之來以介于璫公怒曰簒賊不討面封之何以示屬國拒不許登岸帥患事權不足以箝勒文臣私請勒使得棄舉馴公其揭力爭其非制不可于是璫與帥之疾怒次骨突會御史魏光緒給事中魏大中各疏其罪狀文龍疑出自公因搆蜚語借一司餉同知翟棟詞連及公謀煅煉成獄公念一身不足惜痛權姦覆國莫可救止賃濮喘血卒于官即由東百姓莫不哀其心而恨其事景正卽位思賢伏誅錄以死勤事諸臣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復下禮部議謚法會明亡事遂寢公生平執義勁强公忠許國不以利害奪所守至應機緯務具深識遠略當其任陋兵曹也時稱滯遷延未就封特迫廷詔請來奉之國而故索江南解舡五百艘爲發裝時方秋度氷堅不及赴公虛內廷以舟之不集爲辭口立遣官就北按辦速訖報聞稿乃就滯隱然有安儲功識者韙之子四人貞默登進士貞良以五經登進士乙酉典粵東試貞良子瑄舉孝廉官給諫以文學直節著于時予昔以明史備員史館得緒焉嶽爌實錄及志乘諸書未嘗不歎息鬱往于公今給諫君復出行狀暨諸行書介同里查壁山應嘗請予爲之傳予益有感于明季喪亡其養顧覆轍鮮不券合于漢晉論滅之年當太僕經畧登萊間戡亂撫流定細政于呼吸之間其于皇甫祖劉之威信權宜奚遜焉若夫歛詐佯之罔上拒逆節之奬奸爭伐官之悍倒是生朱公叔之所以尊國體面遏巽萌也向使遇英辟爲之驅除諸子匡主救時功業可勝道哉且公

死無何而撫臣李嵩李精白疏建忠賢貶仁祠逮棻閣與諸省響應報可設公未死安知無顧忌于强項使君之髮衝冠也乎鄭昌有書山有猛虎藜藿不採追青齊之故迹孔北海死而後移鼎之迹形矣國其可以無人乎哉乃踽踽于權逆之鎖鐺既不能爲威明之幸全同昔之二臣感憤以容歿僅不異匹磾處仲之毒特一間耳嗚呼安得不悲其志而惜國事之日以殄瘁也

海鹽彭太僕殉節於江西公子孫貽在家聞變不避兵革往求父屍僧人指以墮垣之下發之弗識也刺臂血驗之得實遂奉歸葬焉楊園言行見聞錄所紀按其後十餘年又有義士曾堯昶送太僕骨歸海鹽歷言太僕殉節事甚悉舉家驚異以滴血法驗之良是始知前孫貽所葬者蓋猶未眞也於是號慟幾絕楊園先生所記者殆在眞骨未歸之前歟吾鄉陳乾初先生確聞曾義士送太僕之骨歸特作彭靚民先生歸骨記然不及海鹽縣續圖經所記之詳也

梁中書侍郎劉臻少觀班史讀田肯爲田肯元帝問之答曰家有舊本以雌黃塗之改肯爲胄帝無以難之今漢書仍作田肯不作田胄按史稱臻就閱經史終日罕思至于世事多所遺忘嘗欲詣劉訥談至已家既扣門臻猶未悟大呼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趨迎臻驚曰此間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大人家願盼久之乃悟蓋臻雖好學而非明敏之士或偏信誤改之書未足深咎也

唐開成石經今在西安府學九經面外益以孝經論語爾雅凡十二經及九經字樣五經文字按池北偶談云喬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白開成至今七百年無好事及此者近賈中丞（談復）始爲補刻以成完書據漁洋非官不能辦然亦有編竹爲之而泥其中者烈火燃其下而不焚物理有不可解至如此按今世煮鹽之盤鐵與竹並用之鐵盤廣不過數尺竹盤則編竹而塗以石灰不待其燥約旬日一易亦無甚大異也

尚書宅嵎夷陸明德云尚書攷靈耀及史記並作宅嵎銕按銕即夷又與鐵同渠祖六脂有銕字延知切注嵎銕東表之地是銕與夷音義俱通不過寫法不同耳近人作古今文尚書辨竟作宅嵎鐵是昔義俱乖矣

世傳歐陽集古錄跋尾或云原書已亡乃文忠子棐摭集此語恐未然觀跋中題歲月多在公生時下每跋注見眞迹及見集本蓋公藏金石文字千卷殆皆散跋卷尾未嘗編次成書至公沒後其子棐始從各卷編集爲一書耳不然如皇祐嘉祐治平熙寧等歲文忠尚無恙乃棐竟題跋以入公集無是理也

劉一清錢塘遺事載萬回哥哥神不問省部吏曹市肆及唱家無不奉祀一飯必祭其像蓬頭笑面身着綠衣手左擎鼓右執棒云是和合之神可使人萬里外亦回故名萬回隆興鐵柱觀側武當福地觀內皆祠之按唐徐彥伯有萬回神迹紀史惟則八分書開元二十五年作見金石錄不知此有今猶存否

京房易傳有一世至六世及遊魂歸魂此皆以卦變言之凡八卦一變者卦之始也謂之一世六變者卦之終也謂之遊魂七變而返者卦體復也謂之歸魂

姚和六繫于金棍趙汝梅周易輯聞棍所以運籌纏以繫絲有時而絕棍之運籌繫而無不窮一陰初生故漸進而必壯九一繫之終不能出若彌綸防範之外金棍之喻取象甚精按錢亦作鐶王縛切方言云鐶擐也莞

豫河濟之間謂之擐今江浙亦謂之鐶子棍者女履切舊注止車木集韻又止利切音哩柄鐶柄也若依趙說當讀如後音

宋進士有免解免省特奏名等稱按明黃思端公 時 宋科目致今三年鄉試一省集所屬郡邑而試之宋則諸州各自為試各自發解與路分無與惟有官銜應舉者及避嫌遠鄉之人試于轉運司反謂之別頭試今士人一經鄉舉則當會試之期稽計吏不復取解宋則有恩例始得免解或減一舉而已其下第進士雖竹中省試 即今會試 來科仍復解試中格然後得上省試也今殿試不過名次升降無有黜落宋初于御試特重荷不中格則省試皆虛也所謂特奏名者凡士貢于鄉而屢絀于禮部或御試所不錄者積前後數舉參其半而差等之迺親策士徑可附試其薦舉者不試于州郡唯試禮部不中亦許赴御試故有免解免省之條

明泰和王文端公 直 博學有才辨嘗作夷齊十辨凡數千言一辨夷齊不死于首陽山二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跡三辨山中之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避紂之事七辨道迺文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后行者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誤原于輕信逸詩十辨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文端之說大抵主孟子而糾史記之謬詳田鄉守愚又有反夷齊十辨論者終以文端為長

去余居里許濱海有捍沙廟相傳神姓張名蘇或云張夏廟無碑記可考未知創自何時明貝清江士儁對日海岸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漂木紛然而烏鳶噪其巔入其戶則毒蛇虺蟠其中有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指而進曰是祠閱五百春秋矣

云云據清江五百春秋之說蓋創于宋時也談遷海昌外志謂咸淳閒曾賜額今亦無可考

洋紅與洋青俱出大西洋國而洋紅特貴白銀一金易一兩 四兩為金 色殊鮮麗可久歲以供內庫見邱光任澳門紀略

漢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蓋歐陽生字和伯而以其名歐陽永叔作家譜自言出于千乘歐陽欽欽生三子曰容逸興並受業濟南伏生歐公疑容即儒林傳之和伯逸興無考夫和伯之名漢唐諸儒皆不知不應後來族譜翻有之而又不知其字且譜又曰容娶夏侯氏生子巨巨娶戴德之女生子浚遷娶兒寬女生子高 高師古曰字子陽而諱字虛士 高娶孔安國女凡累世所娶悉皆儒林傳中人女亦可異突按儒林傳云歐陽生授兒寬又授業孔安國則三人之年當不甚相懸據譜則歐陽生之

孫爲兒寬婿而曾孫又爲孔安國婿傳言安國早世安得有如是之少女何參錯之不倫耶譜族譜之不可信雖歐陽公猶爾何況其他

明泰州周廷芳先生熹得薛文清之傳門人酒墘設座跪面受教性至孝以父久客江南不返渡楊子江溺之舟覆溺死馬伯循先生理三原人學行醇篤與吕涇野並爲關中學者所宗以地震與其妻俱死天道之不可知如此

程淮伊川先生六世孫咸淳間爲安慶倅後居池陽元時其族尚蕃婦人不纏足不貫耳蓋其家教如此淮所著有大學中庸理粹一編見自挺湛淵靜語

渡海輿記一卷不著撰人雍正十年知將樂縣安岳周宇仁序記臺灣及海外諸國風土甚悉其論宇內形勢云中華之地道理雖廣以天樞撰之偏在東南面東南半壁又皆海也自遼陽爲中國東北極際緣海面南爲天津次由東之登萊青三郡有沙門等五島與遼東朝鮮相望一帆可即次膠州次江北安東縣黃河之水由北入海次狼山揚子江出焉次崇明上海爲吳淞三泖震澤諸水所歸次浙江之乍浦海鹽次錢塘次溫波府有舟山廣八百里今爲定海縣又有普陀觀世音香刹在焉次台溫次沙城爲澉浦之交過此爲福寧州次閩安鎮是閩省門戶次興泉漳三郡泉漳間有金厦二門山谷廣數百里商船通外洋諸國者悉由厦門出入漳與粵鄰漳之南曰南澳風潮郡次惠州次香山澳次高雷廉渡海港爲瓊之南爲崖爲閩皆粵東地自遼陽至此中國南面已盡瓊崖之間實爲東南隅緣海轉西則爲中國之南面突盡粵東地面西爲粵西更西爲貴州省又更西爲雲南省雲南著中國西南隅也然雲貴盡處不盡于海面斜指西北四十更爲晻啖嚕叭（晻啖嚕叭譯言八）始渡西海晻啖嚕叭西北爲噩噚齊（連黃金整石取之其形方正不假鎔鍊其主無問以女繼統法令猶係女主）噩噚齊之外中國舟舶不得往相傳僧有英吉黎（名英吉立達西洋布嘉文廩玻璃器皿哆嘩呢嘩吱與咬嚕叭鄰面皆優于晻啖嚕叭）荷蘭國（即紅毛）大西洋等國皆有西海外莫可究詰只就晻嚕叭言其山最大又最遠自晻嚕叭綿亘西南爲萬丹又極南萬里爲馬神（皆產沉香黃檀胡椒蘇木諸香）自馬神轉東迤北爲文萊（一無所產極貧極陋）爲蘇祿（達大珠有重三五錢者然少中國人名爲漫水珠）爲呂宋由呂宋此又在中國極東海外萬里矣又轉北爲文武樓由以迄呂宋海舶欲至馬神者仍行安南水道既至晻嚕叭依山面南過萬丹萬丹達馬神水程四百六十更非故行其途也以南海水道未諳不敢渡耳往呂宋者由廈門渡澎湖循臺灣南沙馬磯斜指東巽方經謝昆尾山大小覆釜山繞出東北計水程七千二更往蘇祿者從覆釜直至東南水程一百四十更自晻嚕叭從西北

海中至極南又轉極東再回東北迄於呂宋連山不斷蟻蜒數萬里輓中國遼陽至雲南道遠過倍蓰惜其割裂分據不能一統而城郭人民又無幾也以上諸國皆有商船往來貿易其山川道里風土人物土產皆得悉知之惟荷蘭大西洋遠在西海外相傳有黑洋畫夜如墨人不能往商船不通至峻嚱叭面止峻嚱叭本非荷蘭特爲紅毛所占設官分土不知者因目爲紅毛英圭黎亦然荷蘭人總悍狡猾大西洋又甚焉近歲呂宋亦爲紅毛所據分土番爲二十四郡紅毛與西洋人雜治之故荷蘭者大西洋之附庸也此書述海外諸國道里最悉可與神海紀游相爲表裏

太平御覽引說苑曰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能畫者賜之錢狂卒敬君屠常飢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書臺去家日久思念其妻像向之語笑傍人嘲見之以白王王御設酒與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

錢百萬易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憧惶臆許考今說苑中無此條然文亦不甚似中壺筆世行御覽誤列他書之名

山井鼎作孟子考文謂原本趙注每章注末即繼以章旨孫奭作疏時去之讓其妄作不知作孟子疏者乃邵武士人僞托朱子嘗言之豈海外書少而神君蠹未知之耶

江都傅溪徐氏藏古銅鬲一有銘三百餘言篆文皆完好略無損蝕欵注辭龍稚川爲釋文尤詳其不能釋者則仍其原文而揚州汪德量咸嘉復考定釋文且爲之音句錄其文于左

周大嫢散色酒即散用田遣自漬涉曰南至于大沽一妻曰陟二妻至于遏柳復涉漬宇嘼遂隊曰西妻于鄗城鉢木妻于孟若禾妻于孟若記嬖史蓋小邦諸侯壤接而相與爭田亦若虞芮之爲者既而得講于是正別疆城而盟焉盤則嬖以歃血銘文簒跡遠古且記曰殷人作誓

三寸二分耳高三尺 並今之玻尺重四十斤 今之十六兩秤銘在腹花紋蟠首繞其外德量云右周散色高銘汪氏曰文凡六章章末繫以分題與文間連書之曰二表曰十又五夫曰十夫曰邦君諸侯曰西宮襄武又則哲凡經傳篇內分題繫章下者題或別簡其或不別簡者如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之爲世子也 句鄭君注云題上事教世子及周公踐阼 句注亦皆云題上事又荀卿子賦篇雲蠶等漢書禮樂志桂華美芳之屬並皆與文間連不別簡而俗儒乃謂誤衍字 句今證以此銘益可以識古書面枝其本脈實首二章繫以二表一題其下四章各一題第六行第十二字以下爲第二章其上爲首章第六章分題記爲圖末行記甕史蓋小邦諸侯壤接而相與爭田亦若虞芮之爲者既而得講于是正別疆城而盟焉盤則甕以歃血銘文簒跡遠古且記曰殷人作誓

其亦殷季物與盂案文凡十章首五字一第五行至體二降楹三二表四十有五夫五十夫六乘且某旅則晉七西宮襄武父則瞏八東廷九末行十面第四章二表實總結上二章之義器有足四末復作高字實高非盤也篆法雖古然非簡器觀魯原諸地名皆與周封建合且亦不類商器款識首標周面末繫以高因名之周大僕啟高銘乘某旅西內乘地王之卿士也成嘉既作章句十章復以意爲地圖凡銘所載涉降登陟之地及立表之處俱略可按識茲不具錄丁小疋學博振高銘寄予道失之爰据釋文載之如右

日本山井鼎輯七經孟子攷文補遺三十二卷据所列彼國下毛足利所藏古經舊本有宋板五經正義正德板十三經注疏嘉靖板十三經注疏萬歷板十三經注疏永懷堂十三經注疏毛詩二通古本論語二通足利本周易三通足利本周易古本略例古本毛詩二通古本論語二通足利本論語皇侃義疏論語古本孟子足利本孟子古本孝經等皆据以攷證補遺其中古本間有庇以前所遺者惜獨少漢魏以來之石經耳

東京賦狹三王之蹤趫軼五帝之長駏或謂二句若乙之則韻叶（見二初編韻書記）予疑長駏與趫趫四字舊本誤倒耳乙之不特韻叶而文義亦順趫趫小步也蓋湯武以征誅而得天下故曰長駏五帝時制作多未備故以小步爲比與下二皇遐武相應李善以爲趫趫局小貌猶未得其解也

元大一統志一千卷奏進者爲集賢大學士資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臣虞

脞聞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秘書監臣孛术魯翀等其書不知何時所進面二人姓名亦未見元史按元秘書志太祖至元二十三年命修大統志至成宗大德七年始成總六百册一千三百卷詔藏秘府學士脞秘書志作卜闌嬉

元一統志卷帙既繁徵採亦博間有可疑者如彭州古跡九女塚下引舊經云唐則天朝劉（元一統志作陳）易從爲彭州長史決渠溉沱江水溉數縣鄉民獲利九女以斷絕地脉共訴于則天伏誅百姓思易從之德爲立廟後九女被理面誅九女事不見于史又官迹門云陳易從彭州古今集唐高宗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易從父工部尚書左衛大將軍爲吐蕃所掠諸子詣闕請入吐蕃贖其父勅聽次子省之即易從也比至父已病卒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戶易從徙步萬里負之以歸見者流涕其後易從爲彭州長史決渠溉田又與前所云決渠溉沱江水溉數縣鄉民獲利者事跡亦略同一人耶二人耶要之攬據宏博成衆手自不能無可疑處姑書以俟

宋仁宗御書天下昇平四民清七字作飛白行書石刻向在杭州府學戰府志中不知何時爲民居取作牆基已亥冬烏程陳焯映千櫳仁和訓導始訪得面搨本貽友人石有慶曆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小字蓋書此時也又有皇三十九字陳疑南渡後刻列朝御筆所記石數也周松靄大令謂飛白不用篆隸體而用行書體此飛白之變也下字昇字民字清字共七點法奇絕始歐陽公所謂千季唐卿三百點之外者乎

長安鎮覺皇寺後有三女堆舊傳爲吳大帝第三女談遵海昌外志曰吳志

孫權步夫人生二女長曰魯班配周循後配全琮後與孫峻私通謀殺孫琳遷豫章前嘉靖志載全琮赤兎嶺事則三女唯即琮妻無疑第班居長所云第三或琮之第三娶也此言甚謬按步夫人傳云步生二女長魯班前配周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裴松之注引吳錄云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小虎爲繼室是懽第三女實後夫劉纂而非全琮也

周王章木烏默之名往往多合雙聲至于章之卣鉅木之拒抑踽之蛩蛬以二字相合爲一物大抵無甚音義不過取雙聲耳此亦天地自然之理

高唐州治庭中有石在階下偶蔵大疫獄因赴讞者跪此石上疫良已他因爭隶跪之皆驗既而州民聞之奔赴無不立瘳州守巢之命發石蓋古碑半截也洗其背有文皆殘闕可辨者數字今錄于左右高二尺六寸闊一尺二寸後移濟南署孟琢亮先生在州時嘗拓之凡五行

曰是曰安曰曰曰

曰曰絕曰曰后曰曰

曰曰曰都曰曰曰曰

神曰曰曰曰見功譽

曰元曰曰曰曰曰曰

易頤之六四其欲逐逐降氏釋文引子夏傳作攸攸蘇林音迪說文作鯈音式六反按攸當作滌即滌字漢書敘傳云六世毗攸其欲滌滌師古曰滌滌欲利之貌

李蠙與王鐸進士同年後俱得路嘗恐鐸之先相面已在其後也造路嚴出鎮益失其勢鐸弱易制中官愛馬泊章保衡將欲大拜不能先于恩地將命鐸矣蠙陰知之挈一壺家酒詣鐸曰公將登庸突吾恐不可以攀附也願先事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以飲鐸妻李氏疑其置鴆平即命一大爵自引鐸曰一身可矣願爲妻兒謀蠙驚曰以君斯酒爲鴆平即命一大爵自引滿飲之而去見王泉子藥石林謂蠙當時藩鎮名跡不少概見此亦其一端餘並詳于桃溪客語

尖陽叢筆卷四終

虞陽說苑卷五

海鹽吳騫槎客

元海鹽尹順令君陳山廟記墨跡嘉靖中系孫猶藏之今尚有後居上
胄里徐子正諸公皆有題跋綺川王大猷安福羅南劉守謙陽山陳化此
三人爲里未詳子孔識此字有朱西村補今
容齋隨筆秦碑凡二十四等皆有世冊每四字爲句史記輒分爲
五字句太史公謀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參按婁甗漫抄載國山碑文其誤
正同
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剛峨百年强半來日苦無多坐見黃州再閏
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飲相勸老東坡云何當遠去人生底事
來往如梭待閑看秋風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剪柔柯仍傳
下似未可信
陳善捫虱新話云中庸本四十九篇今一篇獨存細讀似亦非全文
明大內各箋不如宣紙有楮皮者葢細而白有宣德五年造紙印
右軍十七帖張彥遠帖載廿二則今內府藏宋本三十則南宋修內司本
廿八則黃伯思謂南唐澄心堂十七帖廿七則明那子愚摹本缺十五行
秀墅軒帖本吳江某氏刻石陳增城購置於玉煙堂中帖凡四册今皆散軼
予見楮幙河豬姓幾石二塊
笠澤叢書今所行本皆分甲乙丙丁四冩者然予見數本有七冩有五冩殊
不選乎四冩者按宋元符庚辰鄜人樊開刊于蜀者七冩是爲蜀本政和
改元毘陵宋袞又刊之益卽分甲乙丙丁四冩者中吳紀聞云龜蒙爲元
方七世孫著笠澤叢書若干冩是在宋時卷數亦無定也
宋令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面嫁中吳紀聞述其祖姑許宇順沂方居父
喪顧引此聞于朝得旨成禮
昆山學記張無垢作當時謂無垢有托諷朝廷故不刻石面橫浦集亦不載
今具見中吳紀聞
西湖金鼓洞前嚴壁甚高乾隆辛壬秋日有仙書飛來野鶴四字草書左行
大可徑尺極秀逸飛舞之狀是日顧廣州戈適遊於寺中入門時尚粟壁
明世宗時有旨柱譯纏峽蠻回之類精妙絕倫時稱周峽當爲蔽氏所養蔽

留連俄頃迹出則四字儼然墨跡如新度其勢非人力可以猝成載稱巢事云

朱春圃（棻）元有校正說文者一條云昔人有以五音韻講作說文者故後刻說文者加解字二字乃有說文解字之目此說甚謬慎作說文解字十四卷明載後漢書本傳可得云後加耶

益庵趙子函孝廉有雨墅堂及偏園等集今不可見唯石墨鐫華後附載諸若干篇予嘗從趙氏竹崦盦見便面一律云姑惊秋色入長安鐵騎如霜曉更寒千里封疆新授鉞一時文武繼登壇黃金此擲人爭羨碧海浦桃我亦歡獨有時思三尺劍願從前拒斬呼韓送念東老師備兵西塞趙過斯亦竹垞所謂尚存唐王遺格者與

癸廷臣墨詩云贈國烏王玦清泉硯須潔避暑縣葛裳臨風度梅月

元時攻漆器者有張成楊茂二家擅名一時明隆慶時新安黃平沙造剔紅一合三千文

明初金陵楊埙汪家彩皆擅漆技又有漂霞沙金螭嵌堆漆等製新安方信川尤有名

梁宋鑾法黃柏一斤搥川水四升浸一伏時煮至二升止據用櫟斗子一升如上法煎水澁川胭脂五錢深者方妙用湯四盞浸梔青紅三味各成濃汁用大盆盛汁每用靦黃庸堅厚紙先用黃柏汁拖過一次後以櫟斗汁拖一次再以胭脂汁拖一次再着深淺加減逐張晾乾可用

古人戈戟多通稱牧誓稱矛北傳干注戈戟干盾也孔顥達曰方言云戟楚謂之干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攷工記戈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即戟者戈戟長短雖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爲戟也

武王伐商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蓋自陝西至河南凡廿五日見書武成注

尚書顧命（釋文云厲王戶反）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孔傳謂戣瞿皆戟屬疏曰戣瞿蓋今三鋒矛云蓋者猶若意度之詞予家有古銅器其形如劍而短闊下有把安邑宋葆淳謂此即瞿未審是否（近賈小松拓寄古戈內有古戈字形微相類疑此即戈也）

呂刑其訓百鍰孔傳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正義謂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今別之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

宋板書多稱麻沙考麻沙乃閩中坊名宋時麻沙崇化二坊皆閩中刻書繩之所而麻沙本流傳尤多

杜牧之詩云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何義門謂禪智山光並揚州伽藍名予按徐騎省寄喬亟元歌云禪智寺山光橋風瑟瑟兮雨瀟瀟則山光乃橋名而非寺名也

說文婢女汗也漢律云見婢變不得侍禦婢音步米半

樂肅莊魏元法僧并南詔陳友諒皆有天啟紀年見將之翹宮詞注

風俗通謂秦繆公殺賢臣百里奚以予車氏爲殉故謚曰繆其說與春秋異

朱家梅云凡學隸書當先雙鉤五七徧執管要懸腕平移然後臨摹始得古趣而易成按梅名誠之字耕可海鹽人

烟波僧明橋李陳氏所造墨名其精不在方程亞今間有存者陳氏以厚資置藥肆號大年堂此墨亦收入藥籠中也

東觀餘論云相鶴經今不傳惟馬總意林及李善注舞鶴賦抄出大略

風俗通義孟子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
中外十一篇學生但見孔子絕糧于陳不知孟子亦嘗絕糧于鄒薛也
趙文華像在秀水項氏每歲除日懸諸楞嚴寺設茶菓祀各鄉賢還像云今文華
像亦廁其間
予嘗得古銅器形如瓜核長寸餘中間兩頭銳一頭三棱如瓠一頭圓嘗自
腰而分書綠苔古不知何用按抱朴子云吳景帝時戎將干廣陵掘諸塚
取板以治城一大塚內有重閣銅人立侍凡數十破其棺中一人髮已班
白面如生籍以雲母及玉甚多兩耳及鼻孔中並有黃金如粟許大疑此
亦古人耳鼻所塞之物
洪容齋云魏銅爵瓦絕大艾城王文叔嘗得其一以爲硯銅黃昏直東坡所
爲作銘者也其後復歸王氏硯之長幾二尺闊半之先公自燕還亦得二
硯大者長尺半寸闊八寸中爲瓢形背有隱起六隸字甚清勁曰建安十
五年造小者規範全不逮面腹亦有六隸字曰大魏興相年造興相東魏
孝靜紀年也
漢元鴈先生裴壽碑云大布之衣糲粺之食按糲與糲同粺不知何字洪氏
隸釋亦不釋隸辨入疑字類
古錢中有世高通寶無可攷（錢侗建元類聚亦云此號罕見）
陳大武該間鍾銑曰某陶何如人答曰君子周而不比喜而不黨也然則鍾
繇之繇當讀如爻今人作由聲者誤（疑石牘誤）
金樓子志怪篇曰重著應沈而有浮石之山輕者當浮而石沈豹之水今海
寧有浮石沈廬二物同出于硤石之紫微山麓及鹽境之橫山
南齊書東昏紀後宮遭火後更起仙華神仙玉壽殿刻畫雕彩書華金口帶
晉書殷傳謝是多月思蓋蓋字總金即烏加陳皆有毒疑皆書誤
見何史傳也周勃補孝廉云陳賈質質當讀如贅蓋古婚禮用贄故曰陳贅
娶婦
明永樂中監察御史劉有年獻儀禮逸經十有八篇後亦不顯有年杭州人
有學行尤爲尚書黃福所重
東坡嘗醉中與陳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秀英君嘗是陳姬人名
朱子藏書閣書厨字號銘曰於穆元聖繼天御璽出此謨訓惠我光明永言
寶之匪金厥鑑含英咀實百世共承據此則朱子家藏書亦止三十二厨
昔晁由徐氏傳是樓藏書至百二十厨亦可云富矣
宋時有黃銅鑄牌長二寸餘廣約五六分規上面方下首有小圖孔可以繫
繩文楷書面曰臨安府行用背曰准五百文省亦有三百二百者餘未見
曰省者蓋宋時之省陌也按容齋三筆云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

十或八十五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繕錢定以七十七爲百自是以來
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鑄牌見于至正直記而宋史食貨
志不載究不知何朝所作予疑是思陵初駐臨安時天下軍儲財幣俱未
充權歸此牌以當錢耳故但有臨安府行用而未見有他府者
名人書畫于岐縫處用合同印者始於南宋客齋三筆云南唐有內合同印
陳振孫名淵湖州人見慎子評語厲鶚云安害人字伯玉號直齋端平中爲
浙西提舉移知嘉興府按直齋嘗著書錄解題最有名而明徐獻忠作吳
興掌故鄉賢著述門中皆不及之殊不可解
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午之少也嬾以從令遊有
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强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
好靜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

大事其可以賢于臣也此雖曰知子莫若父然亦舉兒之祖矣
揚子雲解嘲頗折頡頏漢書作頡亢本文選作頡列子周穆王時偃師
造木人頤其頤則能語頤與頡音義同
左傳鳥鳴于宅社如曰諠譁出出甲午宋災宋伯姬卒此蓋與公冶長相類
知古之解鳥語者正不獨冶長也
少陵詩每用雙聲疊韻如夾于五七言句中使人乍讀之不覺細玩乃知其下
句之巧文心雕龍聲律篇云雙聲隔字如轉丸之圓每外轉韻雜句而必啱夫音韻
隱隱可見彥謙是酒初接謨夏之器故定爲酒瑚戈不疑耳
那子憲跋淳化帖云前代拓帖墨後漸以駱駝油少澤之其光可鑒而無卹
清膠黏氣此本是其法也
米元章十紙說云唐人槧硾六合漫麻紙書經明透歲久水濡不入按今流
傳宋藏經紙光明瑩徹墨色著新以水浸之出復如故蓋本唐槧硾法也
那來禽與王百谷書云春中祝融不仁延及外藏一二個石化爲池魚頰公

爲購一枚值可十千而殺者予惠先生筆札妙天下得一十千而殺之研已足供其揮灑蓋時去宣德萬歷間端溪未久故佳硯猶易購今雖倍之不過下駟耳

誠首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本東方朔占書今吳下又增九天十地何耙贈云浙中則曰九蠶十麥徽州則曰九麻十豆流俗相沿又不知其何所本

子路宿於石門石門魯城外門蓋郭門即今之子城又謂之月城也按太平寰宇記魯城凡七門次南第二曰石門子路之宿石門蓋孔子時在他國偶使子路歸省其家迨其將往復命于孔子不覺日晚而出城而郭門已閉遂就宿於石門俟且遍行晨門職司幾察出入當是時必見子路有汲汲之狀故疑而問之子從誰氏來耶子路答以曰孔氏晨門非唯知孔氏憊乎入茶也

古男女燕處之服內外皆直領故唐人詩有胸前瑞雪燈斜照之句但看流傳舊畫可見至韓致光之粉著畫胸雪壓梅則此地居然傳粉矣

論語車中不內顧陸德明釋文曰魯論車中內顧今從古按李善注文選東京賦魯論語曰車中不內顧陸李皆唐人面考經不應不同疑文選注篇後人妄增不字

吳都賦注曰孟浪猶莫絡也不委細之貌司馬彪注莊子孟浪部野之言莫絡字今人郤作用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按石軍隸顏少傳或謂隸書即今眞字

孔子同時賢者避世若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等並譏切孔子而聖人皆未嘗遠絕之拳拳焉務曉以大義此聖人之心也如聞接輿之歌則下車欲與之言荷蓧丈人則使子路往見之此皆在他國或攴唐王定保著摭言十五卷紀唐進士登科應舉各雜事同時何晦亦撰唐摭言十五卷陳振孫謂其序言太歲癸酉下第於金陵鳳臺旅舍癸酉者明寶六年也時唯江南未下晦蓋其國人與

以與子路一問答之後不聞更過之者殊不可解豈晨門自此以後亦遁

娑羅樹唐天寶中進獻言出拔汗那國不花儿葦不止惡禽李北海建州淮陰縣娑羅樹碑云非中土物產所宜有著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洪容齋謂此樹來時尚存今海寧安國寺之藏經閣前有一株不知何時物甚有古致種其子多不出歐陽公謂之七葉木

周禮大司徒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賓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鶡冠子云五家爲伍十伍爲里四里爲扁扁爲之長十扁爲鄉其上爲縣爲郡其不奉上令者以書扁長此與周官不同按鶡冠子楚人所言殆楚制與

葉子戲謂起于南唐周召然唐已有之鄭谷有龍州章郎中先夢六赤後圍打葉子詩云紅蠟香煙撲畫檻梅花落盡庾樓清光輝圖魄衙山冷彩鏤方牙著腕輕寶帖牽來獅子鎮金盆引出鳳凰傾微黃喜兆莊周夢六赤

重新鄉印成寶帖一連直似今之弔馬矣

尖陽叢筆卷五終

立信校尉吳時有此職茅山志云杜契晉時杜陵人孫權用爲立信校尉後學道入華陽能隱形孫皓封國山碑又有立信中郎將蘇建陸抗傳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立節立信蓋其同類也

顧景怡歎鹽官人梁書高行傳云祖世隆昌中避亂徙居南史謂其家世寒賤父祖並爲農夫縞蓋世之名載于史傳未必眞一農夫或避亂而爲農也

但始初爲里世系莫可攷耳

晉初作履者婦人員頭女子方頭員者順從之義所以別男女也晉太康初婦人皆履方頭識者以爲去其員從之義見宋五行志蓋宋纏足著弓鞋時婦人之履如此

張南軒作經世紀年二卷其自序曰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紀甲子起于成周共和庚申之歲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歷世浸遠其事雜見于諸書牴牾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節邵先生雍出于河南窮往知來精極于數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爲編年譜如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知之乃合于尚書成湯既汝太甲元年之說成湯之後傳容據此是傳容在宋實入鬱林王宮亦屬一大節目不應抹煞此可箴二史之失（金樓子又以傳容會稽上虞人而二史俱以傳容餘姚人）

凡古相傳寺觀名雖出于俚俗然未有確證不宜輕改杭城梅東巷有范明朗相傳以爲宋范文正公仲淹亦未見于前志康熙中嘗鼎新祠于海昌沈翰林珩適在郡謂范明之名不典宜改稱范文正公昭澤祠并爲作碑載于耿嚴文集至今祠額大書范文正公廟而不知其誤也昔馮山公居宅鄰廟在少時每過之必入廟瞻拜意甚誠既而夢神告之曰予北齊范某也血食此土久矣今俗皆不知予名以他人代之君當爲我白其誣山公後檢隋書果得其名因載之于其所著解春集中

皇上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三年列爲六圖命之曰經世紀四忌銘見後耳目志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慢立朝忌巧居室忌好長洲徐大

年以便觀覽蓋紀年之書自皇極經世出而后甲子始犁然可攷以前皆

臨編修戴干畏壘筆記蓋亦深有味乎其言也

鄭樵通志六藝略中有吳國山天篆一卷天篆不知何書國山在宜興縣西南五十里未知通志所云即此國山否予嘗登此山拓孫皓封禪碑了不見有所謂天篆者亦不審天篆爲何物按東坡續集有天篆記云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奠帶爲子姑神或能數數書字黃州郭氏神最奇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歲黃人汪若谷家神更奇以箸爲口置筆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天人也名金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爲人吾是以降焉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予余三十字云是天迸呪使以隸字釋之不可所謂吳國山天篆者疑亦此類

唐韋續五十六種書五十三曰鬼書宋元嘉中京口有人震死臂上有篆似八分也今曰雷書按此即宣興善卷寺及祠山廟柱上雷書之類

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倣宋盧陵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本其壞下有周吾將安杖五字

所觀此知安豫山之重三百三十斤不足異矣

晉司馬保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近婦人

又永平府志載一人一百七十斤一百千三百

明楊忠愍公以嘉靖丁未成進士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時海鹽鄭端簡爲考功司郎中一見深器重之遂相莫逆忠愍以諫馬市謫官復擢南京戶部雲南司主事不數月轉兵部武選司時端簡方爲南光祿卿臨別謂忠愍曰俟時而動無蹈前車忠愍領之至都竟以言事被繫其在繫時與端簡書云別後一路日食麥稿成日夜奔趨至京師十八日到任日食次日貴本至端門聞擊內集登打一百知題目不合即趨出連日快快至十八日故又有此奏二王事本後原有一段大意謂賊臣之得專擅皆原於至安盛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木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詞則異卦下易經一篇假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鄒陽論易國語三篇晉楚晉事名三篇假禮記又似傳雜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天言邱藏金玉事緻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四海見帝盛西王母圖詩畢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塚中又得銅

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塚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隸考指歸而又以今文寫之見晉束晳傳杜預春秋後序不及此之詳故備錄之

今所傳汲家紀年蓋又非當時原本

曹秋岳侍郎嘗輯學海類編裒集書凡三百二十餘種分經史子集四門予在桐鄉金星軺主事家見其九例一卷有門人陶越艾村按語艾村嘉興人聞原書二十册今嘉興陶氏尚有藏本

昆陵志三十卷咸淳四年州守四明史能之修元延祐丁巳教授三山李敏之重修予在吳門見舊刻本如此陳直齋書錄解題及文獻通考並云昆陵志十二卷教授三山鄒補之撰按明正德中張愷爲常州府志序云昆陵舊志助于宋教授鄒補之續于咸淳太守史能之又按能之昆陵志序亦云昆陵有志舊亡獨其略而續之蓋鄒實撰于前而史續成三十馬于後明洪武初郡人謝應芳又續成十卷成化中朱昱又續修昆陵志四十卷

顏子髮早白竟夭天年故世謂縞髮早白者多不壽然攷晉書王彪之年二十縞髮皓白時稱爲王白髮後至尚書令卒年七十三則亦有不雖然者晉書鍾雅傳元帝時有事于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爲元孫而今親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謝因禮事宗廟自曾孫以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義取于重孫可歷世共名無改也按此是曾孫之曾當如曆面世作增音爲非突今新安俗多讀層

吳趨陸紹曾處士有銅璧一運五寸許厚半寸肉倍半好上有花紋徵類蒲紋之象銅璧不見于考古博古二圖按漢書元后傳莽車騎將軍張永獻符命銅

按鄭文寶南唐近事云烈祖輔吳日群校多從禽崇飲近壁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于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勑泰興海鹽諸縣能探鷹鵠可不令而止由此觀之則海鹽出鷹其來尚矣

杭董浦先生輯歷代藝文志用數十年之功搜羅記注誠鉅觀也稿存于家其子以半部貨于維揚馬氏玉玲瓏館坐部貨武林孫氏壽松堂今馬氏藏書俱散知不歸誰何矣

崇文總目云三國典略二十卷唐汾州司戶參軍邱悅撰以關中鄴都江南爲三國也西魏終後周而東包魏北齊南總梁陳凡三十篇今卷第多遺自二十一篇以下卷闕據崇文總目所言則典略在宋時已闕而不全近有從永樂大典抄出者僅止一卷蓋闕佚又不止如總目所云矣

勅吏部侍郎兼太子左讜德聞人拱辰卿分六職政轄統于文昌吏掌三銓事尤叢于武選倘非老成已試之舊曷稱小宰不次之除具官聞人拱辰端亮不回誠明自得學以致道提攜後進擢章納句之爲事不辭難每有利物愛人之志久徘徊于外服簡在于衷肆旌持節之勞亟下予褒之寵記言丹陛敭沃者多嘉謨嘉猷讜德嘗宮輔翼者皆正言正事自攝銓衡之試益高鑒裁之功脗每歎才難欲效唐虞之攻績見諸法守求如裴馬之知人爾其司我官箴抴其吏姦唱擬註調無謂有司之事讜司獻納尚殫許國之忠爾其體思益恢遠業勅如右牒到奉行紹定六年十一月廿一日下右勅用白麻紙高一尺二寸長二尺一寸八分紙色微黃上下有花紋書法蒼健如山谷體如右牒上堅一縫文八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與輞耕錄所載畧倣本傳國璽同十一月上亦有璽一文不可辨勅後

附拱辰像自腰以上至頂凡高八寸其人豐頤廣顙微有須冠鳥巾兩脚垂于肩上無翅字紙色與前勅相類然更堅厚末附文文山跋恐不足據此卷今在洛溪許氏茂才家拱辰事跡未見于史傳姑識之以俟博學如南村者攷焉

臧兮叔淳化帖一內鍾繇宣示帖後有戎路帖他本皆無之晉王羲林司勳云曾見海昌楊次也淳化帖內有戎路帖豈即此本耶（每卷尾奉勑摹字他本與前二行半頭此本高一寸）

鐘鼎款識秦量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古篆八字以爲最古乃畢景儒（趙明誠作思勅）所傳予見紹定墨勅亦用此璽豈後世帝王所倣摹耶然宋史與服志及文獻通考等皆不載

安邑宋明經葆淳得銅虎符二一曰騎男右五一曰五原左一按五原左一

蓋是五原太守之符騎男不知何時所設

嘗於吳門陸貫夫所見明張峻倘書聘子婿書辭旨頗佳書法亦極遒健有宋元風格按古人聘書皆親爲之非若後世但摭拾套語而已宋秦會之報鄂知運聘書云某人東第華宗南宮妙選乃眘不卑于作贅何詞可拒于盟誓其夫人欲去贅字秦曰如此方東緛得定亦此類也

貫夫又藏明魏濟自書盧白齋記行文頗得古意末一印曰湛盧劍閣豈湛盧之劍至明猶在耶吾知其必不然矣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孔安國解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便賢愚若當其所則爲仁也按應璩新語云十室稱忠信觀過必篤里是應氏以里黨解黨字與諸儒釋異

張盡對酒詩云隱隱江城五漏催勸君須盡掌中杯高樓明月清歌夜知是

人生第幾回竹垞以爲絕唱

宅京記二十卷爲亭林晚年所成之書蓋踵嘉城志及郡國利病書而成者卒後見山徐相國從遺書中檢讀始爲之序時庚午之春也宋有亭林嗣予衍生跋云先府君著書數種俱有自序跋入集中茲編告成最晚而脫稿府君招館徐相國遣人取去自念雲泥勢阻無能往索至相國歸田後始獲撿還復錄二本一貽潘太史一贈靖逆侯不肖某泣血誌觀跋意似有所不滿于相國者然予觀此記上自三皇而下訖于元有明一代皆不及或疑爲亭林未成之書又按竝齋序謂肇城志天下郡國利病書歷代宅京記皆本之二十一史及一統志天下郡縣府州諸志是三書皆至元而止初非未成也

提安志云漢瓦形製工妙工精極緻雖座邊積蝕殘缺漫漶破之如新人有

得其瓦頭者皆作古篆盤屈隱起以爲華藻其文有曰長樂未央曰長生無極有曰漢幷天下有曰儲胥未央有曰萬壽無疆有曰永奉無疆亦有作上林字者昔人有千東倉得秦瓦文曰羽陽千歲羽陽秦武王宮也以之歎又未央字瓦凡離宮故基亦皆有之今杜陵碎瓦中皆有未央長樂等字亦不知其何故也

又云古瓦陽面多作小窩花狀如雨點亦有作繩痕者予嘗過王鹿臺下見其敗瓦亦然乃知秦漢以前製皆作此但不知所以製之之意或曰蓋仰用者以固泥也說亦有理又唐瓦有如漆者蓋是碧瓦歲久而色變也漢瓦皆素獨故城中未央瓦皆黑堅如鐵錫今不多得其所得者皆離宮瓦也

吳守墨嘗在志館見朱隊翁出竹垞先生遺筆已五十餘年顏色不變用之與新額無異始知俗稱筆陳如韋之說非篤論也

宋史王應麟傳載所著書卷帙多與今玉海所刻不同如詩攷五卷（今回漢藝文志攷證十卷（今無晦字卷同）通鑑地理通釋十卷（今一卷）詩地理攷五卷（今十四卷）通鑑答問四卷（今五卷）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六卷（今共五卷）玉會篇小學紺珠十卷（今玉海自一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姓氏急就章六卷（今上下二卷）漢制攷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今上下二卷）今未見者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蒙訓七十卷詞學題苑四十卷小學諷咏四卷筆海四十卷而玉海又有周易集鄭注一卷本傳未載

論語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鄭康成注云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皇侃疏云文云美而注云善者夫美未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今邢昺論語正義謂以善爲美殊失本義李善文選注引鄭注亦作善

孟蜀石經今世所傳甚少予嘗從趙氏竹垞處見左傳數葉凡經三百二十餘字有杜氏注唐開成石經及宋臨安府石經皆無注也晁公武云蜀石經左氏三十卷不題書人姓名亦無年月文中不缺唐諱及國朝諱而缺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刻石也此石在成都府學不知何時散失考曹能始四川名勝志石經諸刻今皆不存所存者孔門七十二子象石經禮記有數段在合州寶館中然則趙崡左傳殘碑雖不全亦舊搨之可寶者矣

堯典正月上日鄭康成注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建寅舜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至歲二月東巡狩鄭注又云歲二月者建卯之月也按禮記王制疏云巡守皆以夏仲月者往歷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故取四仲月然則舜受終於文祖則用堯正建寅之月而巡守則用夏正建寅之月蓋唐虞之制如此非鄭自相矛盾也

湖州府治頭門下有暗水頗深其色黑不知通何地相傳夙有怪魚爲害州郡有滕公郭公者鑿制之遂潛伏不出至今五更譙樓擊柝猶作滕公郭公在之聲云

宋太學石經爲高宗宸翰在今杭州府學文廟之兩廡陷置壁間雖闕失漫漶而間有可識左氏傳後有跋云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師自古聖王在上則君師之任歸于一故堯舜之世萬邦咸寧丛屋可封者治教之功效大驗也伏維主上以天錫勇曰撥亂世返之正又於口口之餘

親御翰墨誼書六經以及論語孟子左氏傳朝夕從事爲諸儒倡口因口請刊石于國子監頒其本編賜口官羣舜君師之任口幸獲親見之夫以乾坤之清夷世道之興起一人專任其責所爲經綸於心表儀以身者勤亦至矣所望於丕應者豈淺哉詩不云乎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幹臣願與學者勉之紹興十有三年秋九月甲子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提舉實錄院提舉詳定口令勅令提舉編修玉牒所魏國公臣口檜謹記石跋不可識者僅九字餘尚完好宋竹垞杭州府學宋石經跋謂秦檜一跋已爲明巡按吳訥樵碎者殊誤跋引詩維周之幹以幹作榦蓋避仁宗嫌名也然此數句豈必不可易乎檜之不工筆札也甚矣

檜弓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此可見子夏居喪之盡禮孔氏正義必欲據家語及詩傳以爲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以合于曾子喪爾親使其未有聞之語過矣

海島有蟹其匡宛具一人面鱉眉鳳目隆準豐頤絶類漢前將軍海濱之人呼爲關王蟹見明季顧纘南華顧字考叔錢塘人諸生毛文龍守皮島時顧常在其幕中尤長于詩

武林風山門外里餘有二石如人形一奮拳縱躩一俯跪作乞哀狀村民相傳稱秦盾石見續南疆

高旭試士二場有律詩五首故士多能吟咏見李穎航海說

予于武林得漢帳勝錢一枚通長五寸七分廣一寸八分重三兩五錢上有一龍一馬下加圭鏤空著符篆者兩面隱起案文與博古圖所載第四器脗合博古圖以爲漢武帝作而隨貫夫曰或言是夏龍馬幣此錢龍首微折疑是錢塘莫雲卿舊藏物昔屬樊榭嘗偕張祖望 綱 孫同觀載于東城雜記雲卿名如棄文雅好事毛稚黃贈詩有昔字雲卿者君其伯仲間之句

說耳

華陽國志楊終字子山成都人也年十三已能作雷賦通屈原七諫章按傅休奕七誤序云昔枚乘作七發而屈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之徒承其流而作者紛焉獨未及屈原之七諫

古人字取表德大抵嘉祥是尚後世乃有別號則惟意所之或故求奇別錢塘丁處士敬身博攷金石通六書尤工篆刻人謂有漸丁巽甫後人但不振且多無後鈍丁之稱著爲之識者昔王川子生子名添丁及以王進事下獄竟受獄卒添丁之嘲曹爽從司馬懿乞灰丁伺日令自盡張洪靖節度盧龍黍佐當雍罪詰責將士曰爾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後遂殺雍伺丁之不利于人也如是

復社姓氏

太倉

張溥　趙自新　王家穎　張詔　王瑞圖　顧夢麟　胡周颺　吳偉業　孫以敬　管士琬

張達孝　何南春　蔡仲　張王治
周群　張源　王啟榮

吳縣

楊廷樞　徐鳴時　錢禮　張濟　張王治
朱袞　邱長酈　許元弼　朱鑑　袁良弼
章美　許元溥　顧企宗　劉曙　華潛　沈明掄　周茂蘭
長洲
王寀　戴之傑　陳性　管正傳　錢位坤
葉褒　睢宗廉　戴之俊　盧浬材　徐孺
張芑

吳江

吳有涯　吳昌時　沈初鑿　呂雲孚　沈自炳
張澤　吳昌迪　張堯　吳善錫　周燦
孫紹奎　吳翹（疑作翹）　承源　孫聚奎

常熟

楊彝　許士驥　蔣芬　趙士春　王日俞
許瑤　祝謙吉　顏琥先　祝升吉　祝泰吉
朱鏞　許棨

崑山

王志慶　陸世鑾　王志長　陳言先　顧纘紳
晉璧　曹開遠　歸奉世　陸嘉允

嘉定

朱三尚　曹訥　侯岐曾　徐時勉　陶士升
沈宏祖　陳舒徵　江貞泰

松江

夏允彝　朱灝　徐方廣　周室勳　顧開雍
陶履儒　徐颺彩　夏鼎　張壽孫　周希文

華亭

周立勳　徐孚遠　彭賓　余廷諧　顧開雍
戴度遠　徐煒　徐桓鑒　徐致遠　徐纘若
周李勳　吳炘　盛仲輝　趙候

上海

潘江　馬元調　朱存標　朱在鎬　潘劍錡
范鏊鰲　潘堯納　王元玄

青浦

陳子龍　朱存楠　杜麟徵　趙佩如　李雯
金山
盛翼進　杜麒貞　姜爾珠　朱輿琦　陳棐敎
武進
韓鉉勳　劉慈章　鄒嘉穀　徐法　徐治
宜興
徐懋賢

江陰
黃毓奇　徐時進
鎮江
周鈐　王重
丹徒
周鍾　周鎔
高迥　劉國欽
蔣煥　周而沛
丹陽
荆長　荆廷實
賀震　燕徵
徐遵暘　袁珍
談兆龍　賀王醇
周鉉　張明弼　史宏謨
周欽　王士寧　蔣鳴玉
周鉞
荆廷璧　賀楠琛　盛順

徽州
程允晉　江知默
吳承中
宣城
沈壽民　沈壽國
涇縣
萬應隆　趙初浣
貴池
劉城　詹政
青陽
吳鍾　孫象韭
朱泰陽　江調鼎　江靜
徐貞一　孫文煊　梅郎中
王徽　萬壽祺
吳應箕　劉廷鑾
吳中美　吳介　孫象震

姜寅　張國救
太平
邵錦　邵鐻　邵晃　邵鎰
蕪湖
沈士桂
安慶
蔣臣　趙祖如　范世鎰　潘映
方啟魯　江之水　吳過
淮安
夏曰瑚　白受藻
鹽城
張樹屏
安東
王啟運　劉容赤　齊日盛　蘇國美
桃源
王立身
宿遷
陸奮飛　姚禹命　陸奮武
江都
鄭元勳　李元介　顧開　李樞
梁千涘　湯允中
馬郵
呂留經
裴左毅

楊先春
興化
許同銑　王允士
寶應
成明義　成明善
徐州
閻受祺
合肥
程以懋　程以穆
舒城
郭士豪

顧有棐
嘉興
孫淳　陳恂　徐邦臣
張永柳　孫振　金維棐
錢嘉徵　陳恪　馬玄錫
孫耀祖　沈嗣徽　徐白
秀水
常孺　朱茂暉　包鴻遠
錢昌　謝湖　朱茂鳴
嘉善
錢旃　錢繼章　錢棻
趙汝璧　項馨國
程定國　沈嗣選
譚貞良　葉燦
張宗一
卜昇　吳翔
徐天復　周禹錫
魏學濂　吳之錫

杭州
張玄　朱瑤　鄭堦
錢可　閻敬祥
錢塘
陸運昌　吳思穆　吳太沖
陸鳴鑾　陸鳴時　俞時篤
魏介
海寧
沈瀅思　林泰業　孟應泰
徐翮　韋霜回　潘鳥綬
餘杭
沈受震　徐郭佐
馮延年　趙德麟
蔣庸　璩季榮
卓人月　陳濬
徐元燦　徐永年
顧潛　戈川忠　戈增
魏學洢　蔣雋　錢繼振
陳舒　劉芳　呂鼒
陸文機　舒宣　陸士湖
海鹽
張奇齡　蔡士奎　陳梁
馮景裕
桐鄉
盛洙　盛淯　朱萬鎔
朱萬欽　盛方涵
湖州
嚴啟隆　沈中台　閔中正
韓昌箕　盧雒階

潘基依　章年
歸安
沈緒奎　李令哲
沈緒來　韓曾駒
閔元京　鍾錦如
凌爾翰　凌森美
烏程
溫以介　姚廷啟
潘基慶　韓千秋
嚴承寧　嚴紳
沈鈁　嚴思鏗

嚴彧　沈鍾兆
陸熙運　丘志炅　陳驅
章士奏　閻自寅　沈維顯
吳振鯤　尹衡　尹任
黎樹聲　錢瀛運　沈禧
韓奕祖　錢鶴　顧翰
費景浣　沈光允　陶鑄
沈策

德清
章美瑾　章美瑜
武康
駱宏珪　卓漢魯
安吉
潘基衍　潘基新
紹興
李宗閔銘　孟稱堯　孟稱舜　袁師孔　吳維修
寧波
沈建吳　章重　徐膺　金增　趙之簡　吳應芬　金停　顏綸撰

諸守謙　陸符　錢安錫　費隱
金華
傅嵩　葉幹　倪仁楨
衢州
翁祚　徐泰徵
南昌
劉斯陞　萬時華　余正垣　仇鐄
裘崇禧　黃國錦　羅高俶　徐元朗
章士鴻　劉斯陸　楊耆　易道泰
喻士錦　熊文舉　吳奇杰　吳廷獻
新建

陳宏緒　鄧履石　萬日佳　徐世溥
李奇　萬搏　柳思謙　姜之祥
徐應芬　徐世清　楊颺學　梁天爵
進賢
李光倬　陳維謙　朱徽　饒有政
熊人寀　饒有致　陶人疇　朱健
豐城
胡學洙
臨川
陳際泰　羅萬藻　章世純　曾亨應
傅占衡　湯大耆　湯開遠　王秉乾

黃維濬　廿元鼎
楊昌　陳宏綸
喻周　陳維恭

邱而旭　揭重熙
湯開先　陳士鳳
吳程　陳才奇
謝李上　封誥
宜黃
徐黃
南城
吳兆　俞一經
姚光遠
新城
張之奇　曾汝亭
黃之香　江之望

謝資王　游爲光　舒嘉桂
謝廷簡　曾拭　邱而和
曾益　劉鍾秀　陳士驥
鄒光曙　游爲龍

邱時遠　吳觀之　鄭之元

費兆甲　費映壇
泰和
曾文饒　劉捷　龍起弘　楊嘉珩
贛令甲　郭承珊　曾世冲　楊學愚
康燮　贛秉正　梁天爵
盧陵
趙爾圻　黃象震
吉水
劉同升　李陳玉　劉孟欽
安福
傅鼎臣　伍以宏

廣昌
何三省　揭希周
南豐
曾升
上饒
徐自定　鄭仲夔
玉山
董思玉
弋陽
李調鼎
鉛山
徐日寧

劉大年　劉大常　劉大千

永新
賀貽孫
饒州
羅伏龍
袁州
易嗣重
新昌
季之淑　潘嘉祉　黃國琦
南都
楊文彬　楊文彩
福州

陳肇曾　陳元綸　陳燕翼
曾異撰　陳世濬　周恂
韓廷錫　張利民　董謙吉
齊韭　林昕　陳知章
邵錫文　葉有祿　曾人翰
莫爾清　陳兆桐　林正立

泉州
顏茂猷

興化
曾世寰　徐允紘　翁顯
黃吉　林尊賓　周言

周之夔　董河
鄧壽　陳奎耀
許豸　卓震
林兆清　張綸
陳金紘　林逢經
李時盛

易爲瑞　易爲鼎　易爲珊　易爲璉
朱泰宰　劉文運　胡世忠　胡有牧
何履吉

靖水
黃正色　馮雲路　金甌　官撫邦

官撫辰

麻城
梅之熉　王都　俞楊魯　劉侗
周應華　劉輝　曾之棟　耿應衡

寅安
耿如志　耿如思

瞿然　何履順

靖州
張宿　邱三宗

江陵
徐養心　王南國

公安
袁祈年

石首
劉長慶　夏槃鼎

襄陽
歐陽化

景陵

延平
羅明佐　許永齡

汀州
裴眷清　李世熊

武昌
劉敬仁　戴垣　孟登
李楚生　劉日襄　張仲

嘉魚
任宏震　任喬年　熊升元

漢陽
謝惇培　易道遵　龍愼

陳泙　游明哲
蔡仕

易道三　程性學

譚元春	譚元禮	譚元方
京山		趙家棟
王儷璽		
孝感		
辛昂		
桃源		
闕士奇		
華容		
張斯博	黎志陞	
廣東		
黃鉉年	蔡兼瑚	吳道坤
	王學	黎逢球

梁志勤	鍾新	陳士賁
林佳楠	莊珩	陳衍慶
河南		
陳裏一	賈心明	張正誼
張光世	吳從周	鄭觀光
山東		
宋繼澄	宋瑾	王茂泰
孫鳳毛	宋璜	宋瑀
趙爾汲	姜淵	宋曜
任夢皖	楊晉	楊景
新城		
王與斐	王賓	
山西		
韓霖	韓均	田二卿
四川		
張倘章	章鉉	莊祖誼
陝西		
田面舩		
貴州		
楊文驄		

右張慎脩原本計之得七百人沈懋華云此當是崇正已已復社初成非山大會名籍次年金陵再會越二年壬申有國表之刻同社姓氏有上下二卷則皆孝廉諸生較此多數倍且皆著其表字蓋復社姓氏至是始備此特其略也

陶世徵

皇甫謐高士傳鄴物字季直伯陵十二世孫也按伯陵即峻漢武時人隱居
砎山人稱砎山君士物順帝時人武帝至順帝相距僅二百餘年不應遠
歷十二世唐陸龜蒙漢三高士贊謂季直是伯陵之孫又不應止隔一世
疑兩說均爲譌舛當更攷之

昔人論鬱金有二種鬱金香出闍賓國色正黃若蓮花可以香酒古所謂鬱
鬯者蓋以此其一川廣產者形類薑即俗藥中所用也顧世醫言鬱金無眞
藥估多以薑黃應之則殊不然曰觀山人嘗辨之曰天下僞之亂眞也久
矣即以醫論一藥之投生人殺人其間不容以寸可不愼哉予行蜀道所
過草無非良藥世多有故勿論獨于鬱金附子著爲辨以其似是而非也

按本草列薑黃爲一種鬱金爲一種曰薑黃葉青綠似紅蕉而小盤屈黃
色類生薑有節故名鬱金當似蓎黃根鉅細有橫紋如蟬腹是蓎黃鬱金
明屬二種矣予至蜀按譜求之所得鬱金皆小姜黃也後寓成都遇老醫
細詰之老醫曰噫子固讀本草而誤者耶夫鬱金薑黃同本而異體也詩
劉諶士中以示子固見薑黃狀果如本草言但其根斷生如拳之有指指
之有節節內又有根如絲芽入土或二三寸或尺許所結比薑實而大過
之即所謂鬱金也約薑黃在地一年則根抽漸深而鬱金之大因之歷年
久鬱金漸大而味全今人竟取小者非也其製法洗淨蒸熟烈火煿乾則
微黃綱紋如綺穀若不用火從風中候乾者色微黑其體凹凸不耐時日
然而俱佳也予因知本草之誤誤分兩種尤誤于橫紋如蟬腹一語遂使
鬱金不得自效其佐使而貨鬻者多且謂天下無鬱金寃哉老醫曰未也

龍爲良也今亂後白醬撫將軍以下監司諸大僚瓜分其土種之限以牆
諸役看守故亦稱墻附俱分遺貴人得至民間蓋亦寡矣俗貴底平頂正
者皆西附也墻附則底不必平頂不必正皮色黑細視之上有微毛其角
疊塊離奇因法製後天然無造作故體圓矣小者或八九錢大者或一兩
五六錢皆可用若西附則純乎人功不具錄

孟子對齊宣王述夏諺云云子友僉太學思讓疑今也不然至爲諸侯娶皆
夏諺之辭以其皆有韻也周孝廉勤補收其說入孟子四攷

姚黃宇黃谷海鹽郭溪人也少補博士弟子晚闢浮屠氏號古庵朱衛道故
友尚庵姓日和倘塔銘略曰尚庵姓姚氏名黃初字一夔祖父治生起家
少倜儻有大志不屑屑一切也六經子史諸書無不畢覽嘗遊學雲間從
陳臥子徐閣公諸先生交倡和爲詩古文辭遠近藉藉有聲邑令林子野

先生一見異之苅庵亦心識之爲知己未幾留都之變作林藥官去苅庵泣數行下曰正人去國余將安仰決志從之其結褵甫二年方舉一女勿顧也跪請于母母許之間關數千里從林公于閩南者三年以白衣參侍多見信用丁亥七月林公死苅庵號泣奔赴經紀其喪癸巳元日遂落髮黃蘗山更名牲日字獨耀號苅庵亦曰且巖從其志也所與遊者嚴給諫甬之通吳高士子方楷林孝廉小漁勉林吏部孔碩之蔣茂才鄭開政乘衡林思讓鍾僔陳季長震昔一時有志之士丙申思歸省其母以四月重至郭溪北堂宿草生妻去帷弱女已字于農家毘弟見面莫識乃掉頭去嗚呼苅庵之志亦良苦矣余與苅庵交自辛壯春從趙子秋崖始猶憶舊筠古柏之下一見恨晚久之語深爲相向泣從詩歌往返者凡五年乙巳余遊京師苅庵走四方余于途次作短句懷之未寄也孰知苅庵竟先我

古法森然摹篆書刻之蜀中夫孔門高弟子傳詩之撰曠二千餘年之久經各代諸儒搜攷之勤從未有一發其藏者乃至黃郭一二嗜古家者而後顯噫亦奇矣西蜀自下諸本已不得見所見異興凌濛初刻本所載李本寧宗伯序謂嘗見人云得之外國是其書似謬悠不足信而濛初云攷之國史經籍志首列子貢詩傳一卷既言國史載籍濛初必有確証寧或敢譌第秘府之藏往往淆雜失眞正亦未可恃也然郭中丞李宗伯並用博雅擅名豈其於聖賢經籍之文有不審眞僞而姑爲市異以眩世者哉第就詩傳之文可議者有三一則十五國風之篇次與毛本不同也一則三百篇之事義與小序不盡合也而吾謂詩傳之不可棄實則正在此十五國風之次諸儒據毛本抵隙索瘢意見踵出而小序之以事義見斥指爲肆意妄說正復不少今以詩傳合之往往有足以挂其舌而通其所未

致思者吾故曰眞僞去存之間君子安可以不愼焉抑商賜同列聖門宜乎聞見記註若一而顧多異辭何與豈以子夏足不出乎其鄉其末也教授西河而已不過守一家之言而子貢結駟連騎于齊晉吳越之區所交遊當世名卿大夫其采攬宏該如太史遷作史記某地見某長老或某子孫云云之類正非列國序詩之文所能悉知而綴述者與是殆未可知也予故爲之論次如右而稍掇其傳文之有當者標諸左方俟言詩者別擇焉按耿嚴之爲此辨于詩傳之眞贋蓋猶疑信參半至論凌濛初所云見國史經籍志首列子貢詩傳一卷遂疑國史既有載籍濛初必有確證云殊不知凌所云國史經籍志乃焦弱侯所著首列子貢詩傳一卷當即豐坊之本耿嚴豈未覩此書耶

古三墳書有宋毛漸正仲序故後人疑即漸所撰或又以爲張商英然舊刻

本有囚名氏後序云傳曰河圖隱于周初三墳囚于幽厲洛書火于囚秦治世之道不可復見余自天復中隱于青城之西固風雨有裂中有石匣得古文三篇皮簡斷脫背篆字乃上古三皇之書也觀此是此書實出于唐末當即此人所造非毛漸亦非商英漸以元豐中得之泌陽民家面傳之好事耳然據後序謂是篆字面漸序則云墳乃古文傳乃隸書所說已自不同何也

閻何元子先生作周易訂詁徵引古經號稱詳博然其中亦間有訛舛如豐六二豐其蔀注鄭元薛仁貴本作菩云小唐魏所改按陸氏釋文蔀鄭薛作菩云小唐魏所改蓋鄭元薛仁貴本作菩云小唐魏所改按陸氏釋文蔀鄭薛作菩薛非一皆指魏仁貴著周易新注本義書久失傳且陸氏釋文未嘗引本朝人何氏何所依據抑偶記憶之誤耶

從來以傳國璽爲至寶或爲之圖或爲之改或藉以梯榮取媚指不勝屈偶讀元鄒文忠公傳國璽論眞可祛千古之惑撮其大略于此上古帝王所以立政傳信攷文議禮則有瑞玉章服節左契各爲一代法製而不以爲傳故唐虞夏殷周之制代各不同其受命也莫不革故而易新其所以爲傳受而守之而莫敢或證者在夫道而已矣至秦始皇幷天下奮私智盡滅上世帝王之制以滅趙所得楚和氏璧詔丞相斯篆其文刻爲傳國璽其文謂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將欲傳之萬世乃二世而囚子嬰降而漢得之漢之佐命如有意于三代陋秦而從周以爲是物既囚楚又囚趙又囚秦乃滅國所得與斬白蛇劍並藏之武庫傳示無窮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幷爲一代寶器取盪旬渾璞刻爲大漢受命之璽以示維新可也乃自比秦之子孫遂以爲傳國璽于是重神器偷國之盜莫不嗤鄙揶揄

欲以爲己有綰于周勃問于霍光而奪于王莽孺于王寂寘于更始而上于盆子復藏于光武至使肘後之石誤張豐于死東漢之囚劫于董卓獲于孫堅拘于袁術卒入曹丕之手魏傳之晉懸懷之難入于劉石復歸于金陵天下之人遂以爲帝王之統不在于璽以璽之得失爲天命之絕續或以之紀年或假之建號區區數寸之玉而爲萬世亂階矣厥後晉傳之宋宋傳之齊梁陳陳傳之隋隋傳之唐而五季更相爭奪宋靖康之禍爲金所有山漢以來始有傳國璽十餘代千有餘年竟不能復二帝三王之治所謂天命心性仁義禮樂與夫經紀法度治世之具而皆不傳始則雍于王莽終則蘢爲荀且其篡弒奪據蹂躪血肉汚穢皇極者不可勝言嗚呼傳者面弗傳也弗傳者面傳其治亂相反也宜哉昔湯伐桀于三朡俘厥寶玉誥伯俘伯以爲非面作典寶言帝王自有常實豈可以

囚國之寶爲寶也當新莽篡竊之日元后罵曰若自以有金匱符命爲新皇帝當自更作璽何用此囚國不祥璽雖爲一時忿激之言最爲得理者也孰謂後世帝王無是二臣一婦人之言哉近世金亡而獲秦璽以爲囚國不祥之物委而置之不以爲寶一帝一王各爲之寶不以爲傳雖曰變古乃所以復古也故著論以推其本云

朝廷之上尊君卑臣蓋自秦漢以來莫不皆然若周公所謂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巽姓天揖同姓之禮已久不行獨明之思陵于時國事日紛宵旰憂勞嘗元旦御朝東向揖輔臣稱先生一時侈爲未有之榮惟周挹齋退面不懌或詢其故曰主上優禮逾格將來責備愈深矣噫此眞奸臣之尤也哉

饒玉照平職方道 姪 少日疎達不編工詩文書法師董香光兼善曲天啟

辛酉以房首猶焦揭曉前一夕集梨園演酉廂院本方傅粉登場而賀者踵至曰待舉草橋驚夢裴弘慶促之不得已卽服其冠履以赴鹿鳴時目爲狂乙酉六月殉國變妾某氏本出樂籍亦殉死詳查樓園國壽錄

息媯始末見于春秋左氏者詳矣按列女傳云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面已何至自苦妾無狀史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醮生離于地上豈如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視于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然則息夫人初未嘗失節而有所謂不言等事中壘父子皆祟左氏獨此異說蓋必有以知其誤歟予疑不言之息媯當別是一人或媯之弟妹而嫁于息者實非夫人也

吳志孫皓天璽元年郡陽羨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諸吳九州都揚州土作天子四海治太平始云云予疑吳九州句上傳本譌倒其文耳易之則辭義俱協且裴注引江表傳云皓見石文大喜曰吳當爲九州作都渚乎益可見其誤矣

宜興善權三洞東曰乾洞天水洞西曰小水洞洞極窈窿碑篆如屋一泉自洞口流出其內深不可測大旱資以溉田可數千頃其上鍾乳下垂五色陸離點滴泉中琤瑽作鐘磬音晝夜不絕洞口石極玲瓏刻昔人題名甚多其背卽董山孫皓封禪山碑在焉按吳志天璽元年吳郡言石室開皓修爲大瑞嘗卽此乾隆癸丑正月元日昧爽小水洞忽崩塌聲若震雷數十里內雞犬皆驚逸今僅存峭壁而泉亦幾堙昔人題字無一存者亦異事也

鍾離叔名訓海寧諸生初究天文象緯之學嘗累几至十餘獨坐其上以觀天星間道機祥多驗又按杜氏通典之法欲求諸葛木牛遺製遂自運斤爲小木牛高二尺餘初未能行殫思又二年忽悟其機在舌更稍斲削果能動且躍過檻蓋亦一奇人也見張承之明經蠡獲軒筆記

黍離疏釋吳天蒼天郷既言爾疋不誤而又從歐陽尚書說鄭爾疋與孫郭本異故許愼既載今尚書說卽言爾疋亦云明見爾疋與歐陽說同

左傳女贄不過榛栗脩正義曰先脯以爲栗取其戰栗進取其早起脩取其自修也疏釋云惟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于是也按司馬相如弔二世賦沼滅報以永遊兮注牢朿之廣衍覩梁樹之蓑蓑分覽竹林之榛榛衍平聲榛栗年切

詩國風正義武王年九十三而崩成王十歲是武王八十四始生成王也又以文王崩之明年而生成王夫八十餘之人又居喪而生子皆不可解也王肅以爲文王崩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崩之年成王年十三則庶乎近之禹貢厥篚元纁鄭注書亂征曰篚厥元黃孔穎達詩鹿鳴疏謂篚厥元黃當在古文武成篇康成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偽書故不用

孟春紀帝藉田高誘注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藉初學記引蔡邕月令章句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借人力以成其功故曰帝藉二家之注相同高注少一句似不及蔡之明晰

賈疏集云月令蔡邕云周公所作予按孟夏命太尉贊傑俊鄭氏曰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曰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正義云俗人謂賈逵馬融之徒皆云然故正朔用焉然則此語不始于伯喈也又馬季長乃康成受業之師亦不得言俗人

詩出僕疏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又曰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錄不得者詩已逸亡無疑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亡之也按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有五至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返魯時年六十八矣然後正樂刪詩蓋自周初至宋公爲昭子賦新宮詩六百餘歲而猶存自昭公至哀公僅三十餘年而詩遂佚此夫子所以有宋不足徵之歎與

易城復于隍先儒云隍城下池也古城池皆相連春秋時惟齊國有城而無池左傳文十八年齊公遊于申池杜注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惟此門左右有池據此則是齊城無池也證爲桓子桓公賜諸侯一匡天下而國有城無池是實所謂守在四裔者與

仲尼錄詩次商頌于周魯之後非錄商也蓋錄已之所自出也宋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孔子正考甫七世孫也錄詩既畢復取商頌五篇附于周魯之後猶司馬遷作史記紀傳而後因以自序然噫聖人之旨微矣

外剪魏氏洪濤先生祖塋在海鹽南門外平家橋側有石牌坊題云海寧衛世襲冠帶總旗魏公墓餘不可識按王文祿海寧衛志職貴志云武職有公侯伯下指揮千百戶視千男乃世襲指揮上有把總都指揮參將總兵都督乃流官不世襲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千戶有正有副百戶有試有冠帶總旗衛鎮撫視千戶所鎮撫視百戶指揮使曰昭勇同知曰懷遠僉事曰明威正千戶曰武德副千戶曰武略爵俱將軍百戶俱曰昭信校尉有開國功有靖難功有征蠻功有平寇功有下西洋功有海運功有開屯功云云魏公不知以何功得封其名亦不見于志

何時人亦無年月可攷

宋沈丞相該著易小傳六卷專釋六爻兼論卦變多本春秋左氏傳占法直齋書錄解題云又有繫詞補注十餘則附之卷末今通志堂刊本無之不知舊本猶有存者否

尖陽叢筆卷八終

215冊 99冊

易有蜀才注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趙云王弼後人謝長遐該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爲僞書故崇傳也右略見顏氏家訓又陸德明經典敘錄易蜀才註十卷按李蜀書云姓范名長生一名賢隱居青城山自號蜀才李雄以爲丞相蜀才注易今多不傳惟李鼎祚集解中往往引其說宋有兩王炎並孝宗朝進士一字晦叔婺源人初除著作郎壬軍器監簿王大夫與朱子友善著讀易筆記十卷學者稱雙溪先生其一爲四川宣撫加樞密使歷觀文殿大學士考亭與直卿書僞學之禁前此劉元秀薦王炎爲察官程端蒙啟以爲晦叔未嘗爲察官疑別指一王炎豐卿爲樞密使

王文祿海塵備志詳其文義似秦紀功德之碑而梁時重樹之也

世傳劉子五卷五十五篇袁孝政注謂是北齊劉晝孔昭著唐志劉子十卷以爲劉勰著固非而孔昭之書昔人頗多疑其不真黃東發謂書中多避唐諱如以世爲代之類宋景濂獨取其清神篇中萬人擘弧而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目睽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之語（元倉子同）亦有所觸而云也

老子大令有抄本劉處玄集紙色甚舊細觀其書即世所傳之劉子五十五篇不知何以寫作劉處玄集按道藏目錄有仙樂集五卷乃劉處玄造皆詩詞歌頌耳竟者後人又以僞劉畫書託之處玄乎大令謂劉畫書乃實處玄作未知然否

翰府名談曰龜年過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爾語大地盈言龜年後遊潯州太守召問之庭有二雀啄咿面過守曰彼何言曰城西民家有麋餘粟在地相呼食之守使驗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此何言曰槽中料熟不可食時近清明將更驅羊二十餘頭後一半鞭之不動守問羊不行有說乎曰羊言服有羔將產然後就死乃留月餘果生子龜年樂天之姪也據此則周官辨獸之衡唐人猶傳之

注圃疋之孫炎有二一魏人字叔然其一蓋唐時人不知其字那昺爾雅疏序云其爲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觀那氏之說則此孫炎必非叔然疏中所引孫炎說蓋皆是叔然面非俗閭之孫炎昺既斥爲淺近俗儒斷不復引其說以與叔然相亂故高璉亦無一語及之也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魯僖公未嘗有此事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則明是周公事矣詩傳遺說乃云此是孟子讀詩不仔細處從來善說詩者莫過孟

者邪

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皇祐五年進士終天章閣待制長于易書春秋所著有易索隱書九意陳后山云沛用鄭以易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嚴凱凱傳楊繪繪所著索隱乃其學也按索隱今世絕見其書唐荊川稗編中有繪論坤卦不言方一篇意即索隱之文而書九意不知猶有存者否

吳梅村嘗輯春秋氏族志十八卷予觀其書所載亦不止春秋氏族凡在春秋得姓之後史傳有名者往往續載其後蓋不純乎春秋之人也

海鹽秦駐山有梁碑天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樹文多殘缺其可辨者云前賢灼灼後聖茂哉始皇承天越授帝命兼超上古殘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大古道深前王曰垺炎昊美冠顓黃通靈七代敬搆商堂縱聖凝賢將口百口祀謂餘煇畫墜萬祀右刺史敬業立石碑已不存此見

子面謂其不仔細是何言與

王魯齋爲詩辨說謂秦火而後詩無獨全之理意夫子已刪去之篇容有存於閭巷之口漢儒復取以足三百篇之數而淫奔之詩三十有二篇當俟有力者請於朝而放黜之一洗千古之無恥云魯齋之學淵源出于何文定黃文肅二公本于考亭考亭既不信小序而斥之魯齋并欲刪詩亦可謂勇于自信者矣今列其可摘三十二篇之目于左

野有死麕　靜女　桑中　氓　有狐　大車　丘中有麻　將仲子
遵大路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揚之水　按童　褰裳　東門之墠
丰　風雨　子衿　野有蔓草　溱洧　東方之日　綢繆　葛生　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王充之爲論衡可謂辨矣至于謂伯夷叔齊爲鹿兒奪國餓死首陽山豈得爲賢人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孔子時爲大夫乘三馬何不賣而馬以作椁乎昔孔子作士之時乘二馬尚脫一以贖舊館何重舊人之恩而輕父子禮不賣車以葬子豈不貧官位乎此等議論尤爲悖理馬總廂採之入意林其鑒裁安在

晉孫毓嘗著毛詩異同評十卷春秋實賜異同評十卷按陸氏釋文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晉豫州刺史隋書經籍志詩類云長沙太守又孫毓集六卷云汝南太守毓乃武帝咸寧間人所著今皆不傳惟孔穎達毛詩正義中引毓詩評頗多毓又有成敗志三卷亦不傳馬總意林存其二條云水性雖能流不導則不通人性雖智不教則不達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又云密者天地之際會成敗之機要故陰陽不密則災暑不能以成歲棟宇不密則九曆不可以庇身

家國天下之爲末

陳乾初先生作大學辨謂大學宜還之戴記又祭告山陰先生文曰葬書非古大學非經葬謂此本山陰先生之意然予觀山陰先生書中無一處不尊崇大學之旨至詔其子以讀書之法則曰先之小學以立其基進之大學以提其綱次以中庸以究其蘊繼以論語以踐其實終之孟子以約其旨云云恐山陰先生實未嘗有此意

張舜民畫墁錄云唐印文如絲髮今印文如筋開封府印文尤麤猶且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予得宋十都廂侯宋記端拱二年鑄其文瘦勁如絲蓋宋初猶沿唐制又得南宋招撫使印則粗頓與後時官印無異矣

孔穎達曰皇甫侃傳禮經是木落不歸其木

鄭氏詩譜序一篇文獻通考曰或云此序宋均作予按唐劉子元上孝經注

議辨孝經可疑者十二條內有云宋均於詩譜序云先師則均是傳業弟子也今詩譜序中並不見有先師二字然則均別有詩譜序耶

明梁寅怨序王平仲周禮刪翼云孔子因諸侯之去各官籍作春秋以輔之嚴氏詩緝大明篇引李氏曰國語鄭語云前河後華（按鄭語作前洛後河）韋昭注云華國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侯登有莘之墟杜元凱注云莘故國名今此詩云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則是馮翊之間與鄭衛之地全不相干涉當以此詩爲證左傳國語閻之可也按太任乃有莘國女據此則莘國當在洽渭之間又困學紀聞云鄭語依嚮歷莘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黃水逕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主也韋昭曰華國名秦曰趙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據深寧此說則莘字乃傳刻之誤非韋注之失也今鄭氏詩譜亦作依嚮歷莘與史記注合

歐陽公作詩本義自謂于鄭氏一家之學可謂盡心焉爾然鄭夾漈論歐公深析鄭學以爲多喜改字如古鬻爲饘鄭以鬻爲糜饘則糜詩之言也棗衣朱襮鄭以襮爲綃素衣朱綃則齊詩之言也非耕澤澤鄭以澤爲釋其耕釋釋亦爾雅之言也舟人之子鄭以舟爲周人之子則朱育集字之言也艷妻煽方處鄭以艷爲閻閻妻煽方處則漢杜欽傳之言也鄭改字初未嘗出于臆見然則水叔之于鄭氏正坐只究康成一家之學而未及博采他說故爾

古文尚書晉人皆以爲王肅所晉始出近程廷祚晚書訂疑謂實王劉朱方駕按金仁山尚書表注序云至蕭齊始備雖梁始行

顧亭林菰中隨筆云關公鼎以前未之有聞唐以前器far朱虛侯劉章家祠

戶禱若今之關公云追宋以鹽池一事關公遂著威靈而朱虛之祀廢矣然其事亦有不可解者張道陵于漢季爲黃巾妖賊關公以破黃巾起家而冥冥之中又感天使曉令其爲邪則當顯戮之使其眞邪吾未見道陵之賢于關公也

黃氏日鈔云薛榮甫謂其伯父尚書嘗聞前輩言有屬者散同姓之國見堯舜皆與賢而敗乃繼禹屬不服一戰于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屬來臣於商故作臣屬之書成湯放桀于南巢巢國不義之終商六百年不來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伯來朝於周故作旅巢命之書是說也嘗於經筵奏進　理宗以上皆日抄之言觀此知武庚祿父之背周亦未爲不韙惜不能修德以光復舊業併欲求有如屬南巢之國而依之且不可得也

明皇之璧自稱閉關潛夫嘗有贈陳處野太常詩云雞林鹿苑爲誰降歲宴懷君不隔邦東國詞華已寡二兩京諫學況無雙抱書閣上觀滄海汲筆臨池賦大江閒道元龍高臥好披帷容與對南窗詩甚工穩明詩綜不錄一首豈皆散失歟

蔡允恭仕後梁爲著作佐郎梁亡入陳拜尚書庫部郎復入隋歷著後梁春秋今亡明姚士粦復撰後梁春秋二卷世多傳之

近黃小松司馬拓得郭石巨室畫像（已見前）或謂即北齊隴東王胡長仁感孝頌然但有畫像而未見有所謂頌者按趙德甫跋感孝頌云濟洲平陰山頂有古塚隧道尚存棄其後而塞其前類杜預所見邢山鄭大夫塚上有石室制作工巧其內鐫刻人物車馬似是後漢時人所爲水經謂之孝子堂隴東訪之耆舊以爲郭巨墓（此段亦見隸釋）觀此言蓋長仁見此畫像以訪耆

老知爲郭巨之墓後人誤指石室畫像爲隴東王感孝頌者似皆失于深
攷（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謂東王感孝頌在今
任泰安府肥城縣孝堂山因孝子而名）
今里俗細人每有阿某之稱考漢韓勑後碑所列名姓有徐阿道徐阿獸吳
阿根徐阿仍吳阿歐吳阿綬吳阿虎諸人蓋漢時已如此
嘗得方林宗寥天一墨每劄重四兩形如牛舌勞著太監陳燈監製攷明史
宦官傳陳燈萬歷中爲永稅太監貪橫不法後以事伏誅此蓋當時貢墨
製作頗精好那子惠墨譜云向見江南奉使大璫製進御墨多龍紋采翠
塗金屑珠色奪朝曦芬溢九竅正如內法醞濃郁饒舌然乏清遠那所論
蓋指此種然林宗名手終非近日墨工所能企及也
黃氏日抄云蔣榮甫謂其伯父尚書嘗閱前輩言有虞不服一戰干戈自是
淵明所居之地詩中所謂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卽其地立陶淵明祠洪
芻駒父爲之記祠前橫小溪溪中盤屹一石人謂淵明醉石也士人過重

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爲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有虞夏啟應兒也以
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亦以賢代之是虞不第夏同姓國且亦禹子
矣日抄又以爲虞至湯伐桀始來臣而淮南注曰啟亡之亡之者蓋絕之
非滅其國也此亦見啟親親之義也
方密之通雅號爲詳博然亦有失于深考者如器用門辨畫繪云幢今作幀
陸放翁有跋畫橙作橙考淵南集跋畫橙云荼能偶展此軸靡抄久之覺
指爪皆香計此物著霜時予歸鏡湖小園久矣是陸所跋者實是畫橙而
率合作幢類于竹格紗絹之屬何耶閻潛邱多不滿棗地宜謂此類歟
往在吳門購得汲古閣精抄毛詩閣秘書不分卷乃魏叔子所著自序謂在
毛氏授經奏叔孺季兄弟爲閣發經義著此書時在天啟四年告成後奏
觀燈選人發掘棗氏祖墓露其骸骨則臨平之墓殆亦毀于方臘耶
九日卽携酒擷菊酹奠祠下歲以爲常集中所刻淵明祠圖蓋卽宣和時
所建乎
臨平山宋時有寧堵波東坡詞有謂不見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東來送客
行是也裴京祖墓在山今亦無考昔方臘作亂攻陷婺歙等州嘗入錢塘

孔子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趙注以爲陳侯名周鄒楚望駁之云考史記年表夫子來陳當湣公之六年湣公懷公子名越孔子居陳三年復去適蔡湣公之八年也湣公在位二十四年楚惠王伐陳殺湣公滅陳貞子與陳侯同死者故曰陳侯周臣周臣卽忠臣也春秋傳衛宗魯與齊豹云吾將死之事子以周與此同義可證周之卽忠也黃太沖孟子師說取之云但鄒氏言貞子先在宋後去仕陳此仍注疏之誤只因司城爲宋官名司城不過掌營城邑安知陳無是名乎既已仕陳而敘宋之官名亦無謂也

古文尚書序金不假西漢文字且字字周到如今人作呈狀惟恐露一間隙

爲人所指駁者此豈出于安國之手哉至後云奉詔爲五十九篇作傳而又曰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夫安國既奉詔作傳則書成當卽奏上亦豈有因他事而廢此詔耶此皆於理上說不去

舰文彥聞見屘言石門勞眷是家有鐵炭蠹蝕多棄如鳳尾草以手拂之堅勁欲剌不敢近須時時以鐵釘銜插其幹月餘則銷蝕殆盡一次須鐵十餘斤後其家貧不能具鐵炭乃枯萎垂絕鐵炭逢演中五行金見木今木乃克金此反克之義也

又曰永樂大典勅脩臣劉辰王洪等所編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卷四卷缺浩繁未得刻板只有寫本於文樓安貯嘉靖間火幸未至灾閣臣徐階復命儒臣照式謄抄一部自嘉靖四十一年至隆慶元年始竣以上皆出張氏適園叢書

楓窗小牘載汴京閨閣宣和已後多梳雲尖小額髻撐金梳小家室爲剪紙襯髮膏沐芳香今武林俗尚有此風蓋由沿東京遺風歟

宋理宗朝閨貴妃擯所在顯慈集慶寺載咸淳臨安志按寺在西湖九里松淳祐中勅建今杭城鹽橋人家後圃有古塚或云閨妃墓且時見靚妝婦人豈別一閨妃耶閨妃在理宗朝寵擅一時山房隨筆及隨隱漫抄錢塘遺事中俱有其事

海鹽金粟寺法堂有獨桑鼓相傳孫吳時戰鼓也近人頗著于題咏予細察之殊不似千五六百年物疑未可信昔錢武肅王嘗過金粟寺留題道場或者曾拎此鼓于寺後人傳訛以吳越爲東吳未可知耳

明馬后嘗以銅床炙死碩妃吳越錢元珦驕縱不法用鐵床炙屬吏滿城郭凶人作事大都有所本故君子惡夫始作俑者　碩妃見兩京寺志

乾隆初年海寧南門外有海馬二乘潮而至潮退遊于沙岸色黃而赭風爇鬃鬣神駿超軼異于凡馬有時戲于浪中出沒如遊龍觀者日數千人或投以瓦礫然終莫能近旬餘始去昔徐鉉嘗入直澄心堂至飛虹橋馬輒不進發裂鞍斷轡墜輔郤立鉉遣信齎冊贊寧曰下有海馬昔水火俱不能毀惟漏以腐糟漏之遂爛焉

朱文公至臨安嘗寓于李博士橋按在今中河與棚橋千勝橋相近李博士名性傳字日成之宋宗正寺主簿李舜臣之子寧宗嘉定四年進士歷轉運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進選武學博士寅居于此以修武志故名其橋曰武志橋日博士橋最低小國朝康熙中重建

人家牆壁間有虫不見其形整整隱隱如以筋頭甲爪案一呼吸間當千餘聲移時不絕此殆所謂竊虫也按封演聞見記人家有小虫至微而響甚細連之竟不可見俗人以爲難見號竊虫云有此者不祥余嘗覩此虫大如半胡麻形類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或時聲止須臾復振床壁窗戶之間暗黑之處多有之拾遺孟匡朝貶賀州作竊虫賦甘之鬼蜮假都不識此虫

鶴林玉露載周益公洪容齋嘗侍講筵因談介梔事問容齋鄉里所產容齋舊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螺雪天牛屋狸又問益公處陵人也對曰金相玉板笋銀杏水精葱又問一侍從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腳老婆牙上爲之一笑雖以爲四者皆海鮮也余亦浙人生長海濱至今不知此四者爲何物嘗俟博聞者而甲之

王梅溪嘗上疏劾史浩世傳荆釵記乃浩門客所作以嘬龜齩不知然否予

嘗觀螢雪叢說曰金人有致祭仁宗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隱白撰文曰惟靈巫山一片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仁廟大喜令刪叙祭江亦有是語如果史氏客所爲則非特名節所關且欲陷夫子于大逆其意亦甚酷哉

世以鑑飛經爲鍾可大書此因董文敏所定也金壇王翼林云是唐經生手筆其言曰鑑飛經自宋元來不著至有明萬歷中始有名于時董思白深愛此書以爲鍾可大每欲寫法華經必縱觀許時而後書之余按後款稱大洞三景弟子王眞長公主可大生平未有斯號則知非可大書余得唐經書三弼底論於淮陰與此書字形筆法毫髮無異其非可大書無疑可大人固無取思白位高名重妄以己意題署百餘年來無敢有異論故特正其譌據翼林所謂唐經生書雖亦出於臆度之辭然吾鄉陳氏刻渤海藏眞帖中靈飛經直刻鍾紹京書則亦非閎疑之道矣

宋鄭裒文作寶顏閣牢中駁洪慶善解論語云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謂魯因子騫一言遂不作長府以春秋不書知之也然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魯欲遂季氏而昭公居于長府則是魯已作長府矣非因子騫一言而不作慶善失之予謂魯人作長府蓋魯人見長府或偶有傾頹遂欲搆而更新之閔子以其勞民傷財故勸其不若就現在規模稍爲修治所謂繕完葺牆而已魯人亦未嘗因閔子一言遂不顧又安見昭公倉卒避亂必居故作之長府而不居仍舊貫之長府耶又按長府本魯藏名魯雖窘乏當不至并府藏之所皆無之閔子以何必改作亦是貴德而賤貨之意裒氏云云殊昧本旨

續筆

昔人云草食押不盧雖死元不死押不盧古本草所不載按志雅堂雜抄回回國之西數千里地產一物極毒名假人形如人參之狀其名押不盧生于地中深數丈或從傷其皮則獵毒之氣著人必死取之之法則先開大坑令四傍可容人然後輕手以皮條結絡之其皮條之首則繫于大犬之足用杖打犬犬奔逸則此物拔起犬蟲此氣則斃然後別埋他土中經歲後取出暴乾別用藥以製之其性以少許磨酒飲人即通身麻痺面死雖刀斧加之不知也然三日則以少藥投之即活蓋古華陀能刳腸滌臟治疾者皆用此藥也聞今御藥院中有二枚此神藥也曰廷玉聞之盧松崖云

昔邑陳樹屏于藏銀爵五傳爲仁和沈開年太史故物太史名鵠康熙已未以應當舉鴻博除編修值其父遘翁生日同年共製銀爵以介壽每一爵中鈑四人姓名施閏章尤侗彭孫遹袁佑爲一爵秦私齡汪楫朱彝尊沈珩爲一爵李來泰毛奇齡錢中諧黎騫爲一爵方象瑛龍燮周慶曾龍璋爲一爵曹禾李澄中喬萊曹宜溥爲一爵凡二十人未及其半也樹屏祖王高祠部嘉爲太史婿當時以充奩具物餘惜無效奚爵皆有舟製極精雅樹屏珍之與商彝鼎器等周亮分大令寧傳王紱圖而歌咏之嘉興陳徵貞棨孝侖秉淵祖謙沈昌黃圖勳陳仲魚圖侖雲章寶華及樹屏並有作頗爲好事所傳謂之詞科餘韻云

虞陽叢筆卷十終

書先大父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潛志探討兼好網羅遺事軼聞搜剔名賢古
器多所表著平居暇記所及聞復參以論說隨時筆之積久成卷家近海上
之尖山因名曰尖陽叢筆是本初出鈔胥字多誤舛晚年審定時尚有增損
塗乙及引舊存疑之處朱墨燦然皆大父手筆也因其中論詩諸條已載拜
經樓詩話故未梓藏之篋衍傳示後人而已今秋校正亥豕擬錄其副謹書
數語於後以志執舰之感云道光丙申歲九月望日孫之淳敬識於竹下書
堂 錢泰吉海昌備志

是書效訂經史辨別名義證與日知養新諸錄相伯仲然其中談詩紀事諸
條或已散見拜經樓詩話及桃溪客語諸書今與先生文孫鱸香茂才共相
商榷節去複見者十之二原本後又附續筆一卷僅二條今刪存一條附十
卷之末譬如百川支流皆歸於海不敢妄爲沿混也蓋先生自少至耄無日

不以卷帙自娛心有所得即涉筆以識雖因早年著述尚未付梓而潛研之
勤實非時流所可企及者至署曰尖陽蓋先生家尖山之陽故以名其書云
時癸卯六月管庭芬跋

冷廬雜識節錄

冷廬雜識節錄

桐鄉陸以湉敬安著

首飾

毛詩副笄六珈傳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首飾二字始此。劉熙釋名有首飾篇。凡冠冕弁幘纓纚笄導之屬皆列焉。是統男婦而通名曰首飾矣。今獨以號婦人釵鈿等物。蓋猶沿詩傳之說。

漢口竹枝詞

餘姚葉茂才調元。漢口竹枝詞三百首。述人情風土。俚語居多。其賦後湖詞有云。散步人來遠市閒。一回心境得覓閒。眼光直到天窮處。夕照黃陂數點山。筆意獨俊逸可喜。

勻藥椒

勻藥香草也。而貽之于相謔之日。椒芳物也。而貽之于臘邁之時。人汨其情。物亦違其用矣。世之治也。禮教隆而婦職修。草木皆得其所。周南所以次采蘋。召南所以次采蘩也。

湘江竹枝詞

吾邑費春帆中丞瑔由明經起家縣令。歷官至湖南巡撫。自幼郎耽吟咏。在長沙節署時。藥校經堂課士。嘗以湘江竹枝詞命題。自賦十二絕。極綿邈悱惻之致。錄二首于此。斑竹淚消零。望湘亭上吊湘靈。孤篷聽雨巴陵岸。一夜愁心滿洞庭。三十六灣蘆荻秋。飛花如雪撲鄜舟。請看今夜瀟瀟月。雙宿鴛鴦已白頭。

虞鳳娘

明義烏虞鳳娘姊嫁徐明輝而卒。明輝聞鳳娘賢。懇其父欲聘爲繼室。女知泣謂父母曰。兄弟未嘗同室。姊妹可知。父執不聽。女絕口不言。自經死。余謂女之死徒以傷親之心。史傳載之。豈但以其志之潔。尚末俗所難能而書以示風歟。

露筋祠詩

王阮亭題露筋祠詩云。翠羽明璫尚儼然。湖雲祠樹碧于煙。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論者推爲此題絕唱。按米襄陽露筋祠碑云。神姓孫。名荷花。詩不即不離。天然入妙。故後來作者。皆莫之及。

卷面題詩

咸豐壬子浙江鄉試第二場。山陰某生閱中發狂病。曳白而出。卷面題二絕句云。記否花前月下時。倚闌偷賦定情詩。者番新試秋風冷。露濕羅鞋君未知。黃土數深白骨眠。淒涼情事渺秋煙。何須更作登科記。修到鴛鴦便是仙。欵書山陰胡倜娘。某生旋卒于廬所。輕薄之報。可不畏歟。

顧亭林母

顧亭林先生之母。王氏。崇禎時旌表節孝。即明史列女傳所稱王貞女也。先生有與葉訒菴書辭薦舉云。先妣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于誌狀。故人人可出而仕。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必貽父母令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于天下。使不獲之子。得附以成名。此齊人生雖得之遭逢也。蓋其辭決而其志彌可哀矣。

白衣送子觀音殿聯

天竺白衣送子觀音殿。楹聯甚多。皆庸淺不足道。惟錢塘趙春松侍御題。裁對自然。不失讀書人吐屬。句云。白衣仙人。瓶中水楊柳。朱帶男子。天上石麒麟。

朱綠筠女史

錢塘朱綠筠女史璋。聰慧能文。矢志不嫁。當代聞人。欲見一面不可得。家貧。售詩畫以自給。余嘗見其扇頭畫菊題詩云。無心開甚後。風雨已重陽。醒却繁華夢。廿爲冷淡妝。有心難向日。無骨不凌霜。底事蹁躚蝶。猶思挹晚香。是眞能孤芳自賞者。

醮錢啓

同邑沈芝岩秀才逢源。天才兀特。爲督學山陽汪文端公廷珍所賞拔。少訂姻

於張氏。家貧力學。銳志進取。嚮不登科不娶。年逾三十。猶未舊親戚勸其畢姻爲假納計。而子然一身。家無擔石。乃爲醵錢以成婚焉。既屢不得志于有司。益縱于酒。每當夜深人靜。持杯獨酌。狂呼慟哭。輒歌其四隣。遂以是得病。卒年三十有六。無子。遺槥散佚。錄其醵錢散云。伏以納幣無過五兩。判于周官。有財振人。八尉茂于漢紀。謝公移幄。助隰之爲周旋。僕射營婚。致子琛無暇日。蓋合獨以時者禮也。假人以德者義也。白來逸軌。多載前聞。源束髮受經。早諳皆義。弱冠弄翰。間肄圖辭。慕鮑宣之風流。企何曾之酬酢。棄門合牌。訂兩姓于朱絲。張姓連天。繫一紗於玉臂。固已姻聯白建。喜得勝流。綠台老人。卽期縄板矣。然以爲情鍾兒女。懼累英雄。肘繫香囊。恐妨聲史。求鳳有曲。不點在御之聲。特雉無媒。未設早婚之令。以故京省弋雁。是剩觚瓜。眷社飛鴛。風虛少女。乃者仲卿龍見。京師棄其無才。昭諫白衣。雲英笑其未脫。十年不字。貢此韶華。三星在天。歌殘邂逅。歷姓紫嫣紅之候。睿事已闌。聞口脂面藥之頒。擬情漸悔。滿身風露。識夕。公夢其父。畀以一合。啟視之。則赫然一人頭也。驚而擲。適莊使至。有謦于是夢。峻辭却之。及明史論發。諸名士株連被戮者多。公獨脫然無累。識者謂世德

綠綢。難揭嘉飾。方櫂半燭。不少門財。在戴良有布被之將。亦希高隱。而褧航無杵臼之聘。終隔仙源。庫乏男錢。盥乾女酒。蓋幾幾乎泥中有契。春風徒吹。洞口無桃。胡麻空熟矣。于是韋元弟子。戴笠故人。將使見不單行。心成一袜。集于孤之腋。嗳到鴛幃。分一葉之陰。春回鷰樹。烏瑞十事。不令貽笑。純材玉鏡一枚。即可相攸。溫嶠是則長源迎婦。供帳還于北軍。嶽哦欲妻。平章待平管子。阮修婚對。欽自名流。賈姑聘錢。貴從天帝。以今擬古。足可軒渠。故乃灑墨管城。命詞倜理。抒予結約。告留書舉。知泉卿索花粉之需。異吳市競金錢之鄭。行見兩行花燭。悉有糧之自他。一色縠紗。等解衣之惠我。有情誰能遣此。且慰目前介特之心。此事使卿有功。預防他日揶揄之語。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采葛詠之。見譏誘交搆之際。猶不忘君也。讀之可以怨。子矜詠之。見學業廢衰之時。尤亟須友也。讀之可以群。

槐銘

琵琶亭

琵琶亭在九江府城外江邊。乾隆癸亥觀察潘陽唐公英重修。增建高樓。題額

日江天遺韻。壁列白傅遺像。是南薰殿本。嘉慶中欽人方體所摹。登樓四望。前臨大江。後對廬山。左則古木千重。右則人烟萬井。樓上廻廊旋繞。境極幽曠。遊人題詠甚多。觀察有句云。今古商船多少艘。更誰重此聽琵琶。殊寓感愾。

錫奴銅婢

溫足瓶。名錫奴。滁州醉一瓢岑鑄銅杖字曰銅婢。此可以爲對。

李易安朱淑眞

德州盧雅雨轉運使見曾作金石錄序。力辨李易安再適之誣。謂德父沒時。易安年四十六矣。又六年始爲是書作跋。是時年已五十有二。匪娘之三少等季隗之就木。以如是之年而猶嫁。嫁而猶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情。亦如德父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後悔之。又不肯飲恨自悼。輒諜諜然形諸簡牘。此常人所不肯爲。而謂易安之明達爲之乎。觀其流經喪亂。猶復愛惜一二不全卷軸。如護頭目。如見故人。其惓惓德父不忘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負之理。此子輿氏所謂好事者爲之。或造謗如碧雲騢之類。其又可信乎。陳髯伯大令亦云宋人小說。詩人之思。日出不窮。卽如詠昭君者。唐宋以來。佳篇不少。近代更有翻新制勝者。略識所見于此。天低海水西流處。獨有琵琶堪解語。斷絲枯木本無情。猶勝人心千百計。胡稚威　君王重信不重色。玉貌三千替不得。寄語廬旋繞境極幽曠。遊人心千百計。胡稚威　君王重信不重色。玉貌三千替不得。寄語人間粉黛休。莫將容貌比昭君。毛延壽畫作麟台第一歡娛豈終極。一傳禍水入後宮。燕燕鑾啄皇孫空。自謀則過君。謀忠則工。毋乃不知獻納之臣耶。劉延遠　遠嫁呼韓豈素期。謂行似怨不逢時。出宮始覺君恩重。臨去猶爲斬畫師。趙翼　胭脂零落倍銷魂。急雪嚴霜泣暗吞。敢向琵琶傳怨語。至今青塚亦君恩。那彥成　戰骨填沙草不春。封侯命將漫紛紜。當時合把毛延壽。盡作麟台第一勳。許宗彥　無金贈延壽。妾自誤平生。沈湘佩

子衿非涅詩

子衿非涅。詩蕭山沈補堂豫引晉書左貴嬪離思賦。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如謂巢窶狎之什。豈有椒壁之龍。而寫諸彤管者乎。證據甚確。

房暉遠

隋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房暉遠進曰。臣聞窮寇淑女。鐘鼓樂之。此卽房中之樂。著于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暉遠此言。根據經術。又能導君以正。深得獻替之義。五經庫之譽。良不虛也。

趙儀吉女史

上海趙儀吉女史棻。歸安汪參軍延澤之配也。天性高明。有丈夫風骨。博習經史。兼工吟咏。著有瀟月軒詩集。句如殘紅墮落啼驚老。衆綠新生好雨多。五夜懷親空有夢。十年遣日只憑詩。春晚云。纔脫春衫換夾紗。東皇何事便思家。杜鵑聲裡斜陽暮。深閉幽牕避落花。俱婉妙。

顧橫波小像

程春廬京丞博稚嗜古。所蓄書畫甚多。余嘗于其侄銀潤參軍世樾處。見顧橫波小像一幅。丰姿嫣然。呼之欲出。上幅右方款二行云。崇禎己卯七夕後二日

明公主郡主

明公主郡主。無再嫁者。卽此可見宮幃禮法之嚴。視唐世迥殊矣。

昭君詩

寫于眉生樓。玉樵生王樓。左方詩二首云。脫妬楊枝髮。妬雲斷魂驚語夜深聞。桑樓應被東風映。未遣羅敷嫁使君。淮南雞犬題。讀盡鳳琴苦。而今始得家。燈煤知妾喜。特著兩頭花。庚辰正月廿三日。燈下眉生顧媚書。

田田錢錢

女子雙名最多。獨辛稼軒妾田田錢錢。因其姓而名之。與其他雙名者異。

竹夫人

保抱攜持。朕不忘五夜之龍。輾轉反側。留尙動四方之風。宋李公甫所作竹夫人詩詞也。工妙絕匹。朱淵香同年。又仿毛穎之例。作倚玉山房夫人。鮑瓊瑞傳。有云。夫人撰有抱寄集。子夜歌云。感郎綢繆意。許儂情久長。郎意雖云熱。儂心祇自涼。青以雨露濃。而忘抱冰雪。郎自拋郎歡。儂自盡儂節。閨蕙有幽香。桃李多豔姿。阿儂無他好。虛心是郎師。寓意深婉。得風人旨。

麗詞

直清獻公詩。有春牕惱春愚。一枕杜鵑啼之句。司馬溫公詞。有相見爭如不見。無情還似有情之句。范文正詞。有眉間心上無計正迴避之句。韓文公詞有愁無際武陵凝睇人遠波空翠之句。林和靖詞。有羅帶同心結未成之句。俱學每每以之藉口。競作麗辭。不知惟立品如斯公。乃可偶一爲之。若後生小子。沾沾焉孑孑此求工。鮮不爲心術之累。

採芳集

平湖錢孝廉步曾。曾刻其五世祖起隆制藝一卷。名採芳集。皆摘四書中豔麗字句。游戲成文。嘻笑怒罵。無所不有。如旳一字題文云。宿瘤也以爲仙姬。蛟鼉也以爲嬌客。在娵或以衆見。共聞。倘存廉恥。而旳乃備極其形容。優緑也以爲俊秀。貧蟹也以爲豪華。在娵早以徵書溫語。任意相欺。而旳乃更從而點綴。又云本以婦人輕佻之耳。旳復鼓彼如簧。遂使母氏專權。父雖欲禁之而不得。本以深閨獨處之嬌。旳竟誘諸覿面。遂使高堂未許。女先遙慕之而如迷。旳之巧者。意傳切于肥甕。旳之拙者幻亦生于閱歷。倘以彼列諸冠蓋。則是蘇張游說之傳。旳之老者。曰舌既堪憑女。旳之少者。容貌并可悅男。故以彼略試逢迎。遂諧秦晉婚姻之好。描寫若艱惆狀。如繪鄧象形。又畢肖縱題云。竊慨今天下之多不廉。大抵皆其襲爲之也。其母題云。且天下容有不愛親之子。斷無不愛子之親。一妾題云。且三代以上多丈夫。三代以下多妾婦。上競諧媚而妾在朝。下攜逢迎而妾在野。持論奇快。皆可作當頭棒喝。

黃韻珊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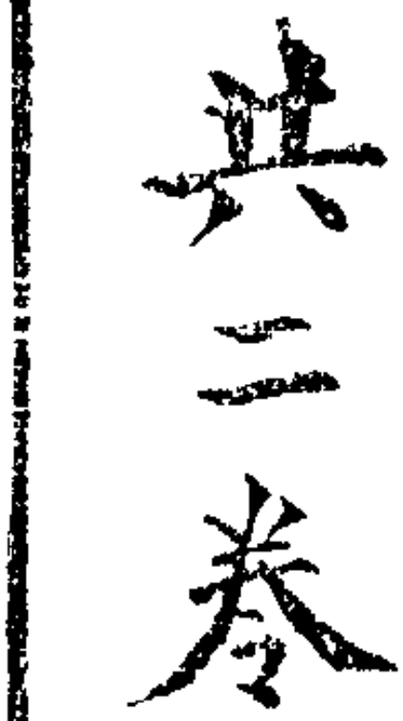
海鹽黃韻珊孝廉燕清。才調倜儻。著有茂陵弦帝女花。夢波影等院本。爲時所稱。小詞亦工。浪淘沙一闋。尤饒悱韻云。秋意入芭蕉。不雨瀟瀟。閒庭如此好。涼。皆自繡綿花自媚。人自無聊。別恨幾時銷。認取紅綃。風箏音苦。雁書遙。醒著欲眠眠著醒。燈也心焦。

顧媚柳是

龔鼎孳娶顧媚。錢益謙娶柳是。皆名妓也。龔以兵科給事中降闖賊。授僞直指使。每謂人曰。我頗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即顧媚也。見馮見龍紳志略。顧芾河東君傳。謂乙酉五月之變。君勸錢死。錢謝不能。戊子五月錢死後。君自經死。然則顧不及柳遠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雲南圖書館藏板
甲寅刊

昔永昌張南園先生致仕家居著有南園漫錄十卷蓋仿宋洪邁容齋隨筆羅大經鶴林玉露而爲之者也明史藝文志編入小說家至前清乾隆時纂四庫書目提要乃列之子部雜家類九矣自南園後鄉先正著述如南園漫錄之屬者蓋不少概見民國三年七月唐巢居將軍就圖書館附設輯刻雲南叢書處覓採舊藏書不遺餘力於是石屏袁氏以銘泉先生所著冷官餘談進付李君厚安審查厚安謂銘泉學有根柢筆亦雅潔所記雖近瑣細然有關邑乘地志可刻也越數月先生陳

筱圃師均難其說先付鈔鈔時銘泉弟樹五以清史館纂修休假在籍因持以示玉玉讀之歎曰此南園漫錄之屬也雖其間不無識小之殊然亦視所遇之境何如南園宦京朝久故漫錄所記多近宋明掌故及當時公卿大夫遺事足以爲正史參考者甚夥銘泉里居時久故餘談所述多雜記古蹟山川水利人物古蹟名勝峽海遺文軼聞等項雖亦復不妙所遇之境不同故所詣之思不同而筆之於書以發爲文章者亦遂因之不同況民生實重於粒食民德莫大於思飾餘談中如民生正民德之關係又安得襍以爲瑣細而忽之他日雲南叢書告成分別部居以銘泉之冷官餘談置諸南園漫錄之後不亦可乎質之樹五未識以爲何如民國五年五月呈貢秦光玉序

石屏袁廣文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謨名銘泉字脫號叟泉石屏袁氏壬子十月初九日疾卒於家春秋五十有六十二月三十葬城南郊倒撲金鐘山石屏州長昆明周汝釗題墓曰廣文先生且爲序曰先生孝於親友於兄弟和於鄉里行不可謂不敦下筆千言工聯咏著冷官餘談等書文不可謂不敏官訓導嵩明一年巧家六曰開化永昌會澤皆僻不赴品不可謂不超歸養田園內班綵外錦衣封二品誥四子或舉孝廉或專實業福不可謂不厚論人生百年究經幾瞬庸庸泯泯胡可勝言如先生者夫復何憾余

弱壯先生著述甚富尚有蓮峰茂泉清商秀先生之目爺塋域在富[illegible]廬田先生舊廬葬近與泉仰雖不文能撫文哉爰取杜甫挽鄭廣文詩為題而係之其弟嘉穀纂之銘銘曰一邑詩山茲山爲主生居之廬死藏之土嗚呼千古

石屏袁嘉穀銘泉著

五弟開陳存菴文有口陳檢討世貧以石屏詒苑州志
府志省志均言自許侍講賀來始何以言陳檢討乎余
告之曰此永歷時所取之檢討曾見陳氏家譜詳載之
因檢示之果然此當補入志書不可畧之
張一甲爲四川學政士林爭頌今張本寨有張太僕讀
書處碑乃月槎書又有月槎爲孝廉時所書之一碑字
體皆妙其地即古柏山房州志未詳
家族祖漢翁名恩坤貢生余隨大兄從之學宋樾軒亦

其高第有下舍云風聲鶴唳難作寐到蒼松滿眼
愁名士無情同酒淚老農會意也搔頭時清還抱隆中
膝連篇聊同水土鷗流水高山猶古調何堪琴碎伯牙
愁

時幼白名家駿池晉先生之子有文才余記其賦句云
三村同村證火十里五里人家同試有指疾爲不可及
后孝廉告余曰石屏三十年來竟不聞一書聲
樹五弟一人書聲自樹五選出
余謂書聲同少即機聲亦漸少乃綿紗之故也可懼
許星臺先生重光湖湘自好之
學員儲者氣象也記其遺詩有半山斜月竹雞啼之句
時人傳誦之
異龍湖水初本有氾濫之患直下建水知州蔣振棫籌
歲修之貲年年疏通屏人立蔣公祠以祀之同治光緒
中有人盛傳白浪青魚灣有落水洞湖水洩之較下建
水爲好因大事開鑿卒不得通余見文廟儒學前有碑
云禁止鑿青魚灣古人不爲無益有損之事今人則反
是雖有碑而不考矣
石屏城隍州志謂鄭公相死節之人也光緒中失火旋
修復之余念此祠爲明代南海蘇公兆印所修又光緒

中遂安毛公誦芬亦有德政于民因別爲賢侯祠祀蘇
毛二公族祖子程先生爲楹聯曰龍湖高回清想見神
猶懷抱鶯峰千古祀常綿此地馨香三弟書之得歐陽
率更法而謂寫作俱佳
庚虎秋余題關壯繆祠聯云區哉矯矯吾誰然以含忍
勝而方柔弱以果敢勝北方剛勁義之實從兄弟也爲
高祖延西決社稷爲先武延庶孫光復漢土爲名次聯
勇非用演義也適年反正之初
若識語云
三國演義文字不高不低頗能引人入勝商賈尤喜閱

之惟是多雜以閒會之詞爲雅人所譏諺然周倉之有其人則見于元人碑云乘赤兎兮從周倉火燒葫蘆谷則見于楊慎之廿一史彈詞葫蘆谷天燒不著義釋曹操則見于袁了凡綱鑑云華容道之釋非歟七擒孟獲之種種則見倪蛻之滇雲歷年傳落鳳坡則見于王漁洋之集有落鳳坡弔龐士元詩既生瑜何生亮則見于唐宋詩醇序之瑜亮並生未易軒輊大約元人作演義時所據之書尚不少不止據正史亦不可盡以爲附會而忽之也空城退司馬事則見正史注裴松之已駁正之

茨墻頭有沐氏大墳數塚其碑有名晟者或卽沐西平之族歟

余祖爲七伍人與沐西平同來滇七伍人所建之三台閣余題其額云木本水源人以爲巧合

西準提爲石屏名勝余落喜泉中有棚艦盡亂時所戰沒之人當日有謠曰好個西準提圖成小館驛乃苦戰之地也

爽東塘卽倒撲金鐘山前之塔冬春之間必關水滿明年農田方有可望惜不能各家關閉以蓄水也水滿之時一碧如鏡實勝景也

洲余遍訪不獲乃取煦巷所藏之諸天寺西準提諸聯集爲上一句云心經持半偈蓮成完璧

先兄[illegible]經文憨兼六經洪範似易五子之歌似詩周官似禮記

世傳四詩風雅頌以對三才天地人爲東坡事殆未必然然亦甚巧又傳鄭板橋以一官歸去來對三絕詩書畫亦佳余得一對云三聖王禹湯文武五夫子周程朱張兩句皆不露四字似尤工力悉敵

癸卯夏王顯中入城城中均避之余命家人秦母遊土老冲而已則居家中無事則誦詩書白娛彼黨相戒不

大門余非鄭公鄉而被黨相欵如此事定後問之僊人則城中亦未遭大掠蓋紳力也

石屏磚城爲陳虛白造亦有官款屢次修增咸豐丁巳又增修一次其外城以土壘爲之余時尚少往觀築城者適梁總兵士美躬自督工謂眾人曰此土城成後力量加厚可勿恐矣回人攻之數次果不克入

梁士美頗英雄其誘殺蔡必能在諸天寺樓上席間梁僞作腹痛入廁眾以戈自後擊蔡投屍樓下因恐蔡跋扈也蔡驍勇能戰與黃春亮齊名平心論之皆有衛屏之功又高四林亦勇敢有才兵亂時之表表者

公米店豐備倉始于丁未成于己酉乃地方開彩及勸捐五弟由京集澥之數千金余題店聯云公田雨雪人餘一餘三那有饑民有餓孝來國食食我求千求萬願勿伐善勿施勞題倉聯曰豐其盈有幹有年慶三百困三百備無患多黍多稌耦十千歲十千庾中祀神農后稷又祀朱子取其社倉法也

許名臣爲明末忠臣石屏人之傑出者自州志詆毀之後無人敢爲表章者不可不一正之

張月槎先生全集刊于其裔張孝詩板存萬壽科太史第之大門樓上余登樓見其殘敝甚惜焉

余因秉鐸至楊林蘭陰君祠仰流風令人興起惟滇繫載隱君幾若柚佛甚至傳其云託墓于李澄中殆以澄中修其墓而附會也志又稱隱君爲元朝遺民亦恐未確隱君有正統乙丑子年四十九用太白紫極宮感新詩韵一首則不得謂爲元遺民也

石屏大楊家營有都督城隍州縣何以有都督之名且又不在城而在鄉何耶余往觀廟中碑文乃知其地爲龍在田故營因有都督之名

銅元甚便利然以最輕之量而抵舊錢十文本不值也其濫必矣

昔年見利用大順等錢較康熙等尤大利用吳三桂年號大順李自成年號洪化吳逆僭年號今省城有洪化府後改爲承華圃

化龍橋本極高近已淤塞橋低于水余幼時尚見水低于橋橋洞尺許俗爲吳湖之極西處也其極東處有鎖龍橋近亦橋不于路甚者沙堤橋上見路不見橋陵谷之變遷如此夫

滇中塔廟有唐匠尉遲恭韜修者土人多訛爲鄂公石屏土主廟祀尉遲恭蓋亦沿誤志言係掘地得尉遲恭封鄂國公見唐書府像故祀之乃附會之詞也尉遲恭殘敝甚惜焉

志謂此祠爲褒公祠未考褒公爲段志玄非尉遲恭是
府志之再誤也
石屏人民多江南籍惟段氏爲大理國之後然今之俗
語皆稱大理國王曰段白王者猶言白子國王也
宋氏乃宋濂之後濂得罪後子孫徙於此
三弟臨九成宮醴泉銘極肖余先大夫所購醴泉銘帖
實不可多得者
五弟仕浙余寄之信曰阮文達兩浙輶軒錄潘檗琴續
之子何不續三錄平其宦京日余寄之信曰推賢讓能
應官乃和

雲水亭在石屏東鄉龍泉特六石屏龍潭可與相匹者
惟西鄉之石林寺龍潭石林寺有來爽亭月槎所書相
傳月槎乃石林寺龍所化也余代五弟題雲水亭聯云
雲氣隨龍化泉聲咽石流命弟書之
塗暉字煦巷石屏書法第一也官昆明訓導而昆明不
見其遺跡余于光緒中臨暉書是觀堂額員葉本無一
強事描摹終鮮則趨時恐被後人嗤守舊誰從稽古得
個字田花飛作萬家春聯摹刊于省城海心亭觀者皆
驚嘆其印文則有石屏茶幫四字茶幫關係觀者其勿
忽之
余家藏昆明介巷和尚湛福繾筆印本一册文三橋之

比也節山師極賞之李世倬題序云前缺爲鶉常見隔只
應嫌酒不相過相對一喚來則快聆高言究讀辨證必
物格而理晰然後已也至若楷偏晉人而隸偏漢唐又
其餘事耳有謂入龍威洞中觀金書琳篆赤文瓊字神
化莫測此正師之所能也然不以此較可否作立幟揚
鑣之意亦幾若永師之頂鉄門矣竊窺其奧在無所思
心得大自在力直使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宗琊邪之
石悚然而復還觀矣小矢之喻此特近耳能無懍然也
邢謹爲序若中吳應枚題詞五華山高雲吐吞蔚藍天
染明朝瞰紅光朶朶態屢變紛飛忽向圖中屯介巷禪
師好古士擺脫塵網飯空門具多情徹大小篆才缺屈
曲鐵鈎銀畫根遠追漢秦周而上直抉斯籀顖之藩務參眾
體現萬象窾竅中有精光存初疑天花散几席倏若蜘
鳳相騰驀懸針垂露殊草草餘事作隸珍文圖吁嗟乎
岐陽石鼓人罕識濾濾莫辨苔痕蝕貌爲說異既亂眞
強事描摹終鮮則趨時恐被後人嗤守舊誰從稽古得
縱能博取畫目妍那知枉費腐銷力舉斯二者苦較量
坐使名流白擢抑維師不愛作近裘一逢高風邈難即
偶攜瓢笠到人間藝苑嬉遨亦時或無端身價動公卿
朱邸喧傳爭物色妙於文字了眞詮同龕未免驚隔勒

羌余鬻作萬里遊迄今遲訪維摩室點蒼面壁十年餘
鴻爪曾留非劍刻待拖節杖訪支公烟霄共話波羅蜜
云何出岫本無心此語煩師轉相詰乾隆壬戌歲杪介
弇禪兄以印譜索序爲作長歌贈請正之宣統庚戌冬
余命樹五弟題云釋通于儒今通于古六詔之英三橋
之伍

丁亥冬月初二日石屏地大震斃二千餘人傷者不知
其幾古今中外未有也余時在省城往商張竹軒先生
設法善後函稟各處以劉樹坊先生頂詞以蘇佑民先
生結寫聚于不冷堂中幾達旦矣及投呈督院院反大

怒曰平日不爲善遭此大劫我知大震之時必是滿街
跪哭告天求饒了于是藩司曾公以下相戒不敢私捐
曾公出銀一千乃託名其母好善樂施司以下捐款亦
半託名流離之苦乃幸災樂禍者亦太忍也
石屏于乾嘉年間曾經大震瀕壞載之想亦火山伊迺
之故歟

少從楊怊宇先生學詩詠蕉云窓裏二分竹窓前三尺陰學書誇種紙移楊好眠琴先生賞其有吐屬同學劉某拈于詩府縣試皆倩余爲之余院試入庠劉愠曰吾不以下第爲恨但惜袁已入庠今而後無助我者也此亦前二十年之諸趣也

北極宮古柏數株漢回爭鬪之時某踞其內將紳士十勳八縛于柏上相傳雅南子程諸先生多受某之屈辱寒碧先生有院夜書懷柬子程先生詩云不作因人慘

淡容鬚眉未見憐書傭窓橫破影閒推月屋籬濤聲靜聽松露布今番看倚馬雲程何日付拏龍同心欲訴灰心事對燭寒燈與已慊即指其事次句乃雅南先生自記憶至今而所讀過之羣經無不遍一字余十歲後始能言掌書記于書院簿防之事也先生又有句云爲喜西窓同剪燭且偷南部漏吹笙當時文人學士爲時所厭如此

余見市上有楷書易經百篇字徑寸許無款識蓋宮巍周亦國先生書先生在京刻詩鬻雨樓帖余曾見題跋中有立崖倚御有古癖欲爲藝苑留瓊琚之句其人之好書法可謂篤矣

通海秀山滇中名勝宋開禧元年段氏就秀山建宮較吾屏秀山尤勝余題吾屏秀山聯云奇峰秀嶺迎三寶山色湖光聚七盤命姪丕鈞書通海秀山呂祖閣額曰蓬萊第一峯命弟書

朱次民先生寓府城府城亂先生逃避背負丹木詩稿與舊拓九成宮帖三種而已不計其他也前輩胸次如此

萊山上有鏡湖洞水月寺廣度和尙嘗移居之洞窗而深天光一綫廣度乃建水樂人曾仲出家後之名地以人傳也

余隨先大兄讀書兄最慧過目不忘族前繪山先生嘗曰宋某乃弟子最蹴篤用功吾然天分不及兄也先兄偶訶王郎中一賦次日默寫不遺一字余十歲後始能記憶至今而所讀過之羣經無不遍一字也長遊昆明先兄寄詩末句云金馬碧雞有仔細昆明風景又如何思之黯然

蕭翰林崇業出使琉球著有使琉球錄錄二卷當日尙無輪船而往來大海眞屬萬難歸於鄉人有送設云蕭乃呂洞賓後身洞賓偶語其徒風搖程云我將下界徒曰我往專之蕭赴琉球無危難皆風搖程云我將下界徒曰我往專之力也今臨

衙府人無不知風搖程仙人者姑爲記而傳之州志備
釋中有風搖頭殆卽一人歟
余方外交有先妙者河西人住持秀山往來必步行不
與夫爰人也不騎馬愛物也先妙乃節竹寺僧夢佛弟
子夢佛率之游緬甸時值緬人于英先妙述其事甚詳
夢佛能詩文且能作丈餘大書秀山龍虎二大字卽其
蹟也每年刻其弟子姓氏爲一錄若鄉會試齒錄者
魏太平眞君五年詔諸州坑沙門南齊書又載齊顯祖
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論難于前遂敕道
士皆剃髮爲沙門不從者殺四人當日僧道各遭大劫
云
余應童子試時學使以拔萃論桑爲賦題余賦中以張
詠爲不盡然頗多新意謂茶亦可以富民學使賞之拔
第一三弟入庠時亦以秧針賦列經古第一五弟連列
經古第一數次後考特科亦第一開其先者余也
唐古河水濕民宜行人裹足先緒中箴與先生等成梁
行人利之小河底河水尤多每年必有漂沒尤宜造橋
以利行人余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壬午鄉試有友人以廟諱被黜者宋周必大文苑英華
序云廟諱未祧止當闕筆友人實已缺筆也而文網之
密乃不及宋時之寬也
高坡爲我祖舊居兵燹之後斷垣僅存老杉參天喬木
蔚然雪樵兄詩云高坡半畝田云自先人留卽紀世澤
也
五弟自杭寄我函云兄不肯來游西湖乃自古帝王英
雄聖賢僧道兒女薈萃之所也湖山之美更不待言因
寄西湖照像數十幅與我宗少文卧遊之圖不是過也
五弟寄詩鐘二册其一題乃龍黑二字嵌字格其格以
二字分作七聯一曰鶴頂二曰燕頷三曰蛸頭四曰蜂

腰五曰鶴膝六曰鳧脛七曰鳧足又一聯曰鼈鼊又一
聯曰常山蛇其九聯乃完卷言一卷十八句皆集唐最
出色其二題乃關尺二字五弟一卷亦頗可觀錄記于
此眞消遣之良法也鶴頂曰關塞秦中尋鳥道尺書江
上問漁人鼈鼊曰玉關柳怨居天寶銅尺苔斑漢建初
蛸頭曰詩興關雎眞好色易占旦星尺蠖待求伸蜂腰曰星
月秦關歌竹垞秦銖漢尺訂南泉鶴膝曰豈有關雎對
節到最憐名士尺書空鳧脛曰班劍血花三尺劍秋
隸草八關齋雁足曰西去武功天一尺東來函谷地重
關健兒曰文帝鶺鴒論一尺關侯熊虎霸三分常山蛇

日尺天入貢詮銀甕寸地爭雄出玉關聞同作者皆海內知名未知取列何等

高祖母楊氏守節六十年曾祖母楊氏守節六十一年伯母高氏守節逾六十年今尚康强皆大壽也余敬報節孝於朝廷敬製高曾祖母神牌祀于節孝祠中又從叔德峻公從軍迤南卒于軍余敬製神牌祀昭忠祠中昨見宋元祐移石經碑拓本寫作俱工尤妙于刻手讀至碑末乃安民王宇知爲安民所刻也當蔡京翻案時榜元祐姦黨於朝以司馬溫公爲首潞公以下次之安民不忍刻碑亦顯勿留名即係此人也彼不留名而

獨留名其名眞千古矣

甲午之棄朝鮮朝鮮孤臣黃承宇東谷宮詞有詩六

東人加額吾淸經歲避陽阻使旌自注三百年貢風勁滄溟鵬欲徙自注指大鳥圭介天寒碣石雁無蘆自注天兵之來駐平壤者無踰踰即乃獸散歸東人莫不忿而虛盼也那將趙蓋相望愧成日必有大舉以至深冬而君子曰天兵箕邦之道安謂秦關未出兵自注徵邪小人曰不取出箕邦額淸何處是傷心不復對殘棋作詩之後卽以身殉眞箕子之遺風也

癸卯之歲王顯申入城旋退泮池水紅如丹砂挹之不淸撓之不濁四時如一人皆以爲祥瑞云

余閒居無事奉親教子時作楹聯以消遣題石觀音曰無眼耳鼻古是諸空相依般若波羅究竟涅槃金星閣曰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準提閣曰準繩開萬善法門大慈大悲非色非空觀自在提挈正眾生覺路千手千眼所指所視戒勿欺三官曰天無窮地無疆水無不下堯九葵舜九塞禹九若茲杭州阮文達祠曰文學泰山北斗達尊浙水西湖石屏忠孝坊曰孝莫大於尊親義實從兄忠精報國光常昭乎晝夜祥開鳳闕彩絢龍湖子孫娘娘豆神云厥初生民克禋克祀誕降嘉種于豆于登九子太婆云盼盼然爲民父母

振振兮宜爾子孫皇經會云皇極之數言蕩蕩巍巍靈承于旅卽靈承于帝經正無邪應熙熙皞皞無疆惟恤亦無疆惟休嵩明訓導大門云嵩生嶽降開黃甲明倫教稼秉元辰題蘭茂祠云蘭陽居士兮安在天末君子意如何閒對云壯者以暇日習子之德風又云我則異於是吾何慊乎哉冰鶴亭云潛虯斯濯纓濁斯濯足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任開化教授門聯開誠希公師道立化行俗美賢才多士云東人子材柚其空土爰稼穡南方原婆娑于市主盟山川明倫堂云道爲人所共由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誠者物之終始博

厚所以載高明所以覆悠久所以成題柱云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云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厚其所薄薄其所厚大人視其巍巍然玉光齋云欽若昊天惟至聖聰明睿智皇矣上帝故曰乾元亨利貞任永昌教授云永和九年蘭亭序昌黎百世原道篇雖非工對棄錄存之

少凝弟任四川鄰水縣以爲民疲命自誓設因利局三十餘民咸之其卒也鄰縣之民釀金建專祠每年設袁公社祭之仿樂社也又爲立碑城門卽書爲民疲命

四大字余曉之云鶴原勗寡見雁序矛行一脞熱血酒鄰水晤李離老丹鶴琴往逝西賦乾淚連雲門京師浙江演南谷處晚歸尤多佳章元和陸相國輩題曰古之遺愛帝有忠言包拯一切矣

黑龍坡之南有村風景絕勝閻商雨先生之居也先生題曰柳村先生送之詩有曰使君侯之矣弟考特科第一黔中我登熙先生果書大魁天下四字立于樓上事固有不期然而然者

茬苹邑陽春信有腳下車頭痛折獄無留詞石屏白馬廟後石壁苔封刻有明人題詠可辨其政聲云

許方塘先生老而還鄉曰與余家世世二十年親炙之類宋元人筆

六弟北上歸而告我曰河南洛北男婦皆左衽也余笑

沈成大攬轡錄云北使金經故都衣冠盡易胡服居民亦相安之盡自靖康之後即已淪于左衽矣

屏城居磐石之上而魁閣喻宅兩處石筍拔地而出魁閣最多而爲蕭知州廷對所碎惟喻氏之石猶存高約六尺共四十餘眼米老見之定當百拜

臨安在滇自漢已著眇町王亡波易侯而王見漢西南夷傳其裔曰禹曰承曰邶皆世稱王檀萃補作世家不爲今也

元史莊蹻立于休臘今河西之開蓋在臨府各屬之前漢時則眇町賨古元時則思陀步雄皆著名段思平之興乃通海節度使也歷史可謂有光矣

舒予

藝堂

餘筆

南匯 張文虎 孟彪

姜堯章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卷一皇朝鐃歌鼓吹曲十四首琴曲一首卷二越九歌十首卷三令三十二首卷四慢二十首卷五自度曲十首卷六自製曲四首又別集一卷十八首乾隆己巳我郡張奕樞所刊自序言王子春客都門與周子耕餘過濟虛江君見陶南邨手鈔本爲樓觀察敬思所珍藏者因錄副寓戊午秋耕餘以鈔本見屬質之黃宮允廉樓孝廉燮檇陸大令恬浦重加點勘而與姚徵士鱸香商定付梓全編字畫放宋頗端秀琴曲別譜指法越九歌歌頭皆用羽調音節悲倦大令錄記不忍遽棄存之

卷一鐃歌吹曲宋王巽製制曰導引曲十二時六州歌頭用羽調音節悲倦大令錄記不忍遽棄存之

帝郊祀用黃鍾羽神主遵宮用大石調凡九奏宋史樂志自天聖以來觀寺院并神主祔廟悉用正宮惟神宗御容赴景靈宮用道調熙寧中親祠南郊仙韶院用黃鍾羽神主遵宮用大石調凡九奏宋史樂志自天聖以來二時祭祀則前導引十二時六州不暫用別調與奏此序不合

帝命十世之後乃復見天

案前宗夔先奏於宮中爲太祖七世孫

此云十世孫字形相近而譌

案歌云淮海獨老羽戾獨字不誤宋志作淮海情

一卷大樂議一卷鄭時唱酬詩一卷亦放宋板而其譜式以意改竄每失故步此板後入江鶴亭奉宸家再歸阮文達公道光癸卯燬於火揚州別有知足知不足齋刊本字形較寬止有歌曲又有戴氏長庚所譜律話全載姜詞旁譜易以正字葳乙巳文達以陸本寄示屬刊入指海乃合各本校之覺總不如張刻之善然張刻亦不能無舛誤閒世閒似有宋嘉泰癸亥一校因循未遂逃難出走書沒賊中壬戌夏夏君再舉再得此本欲求得一校因

七弦爲少羽乃變之遞緊五七四六各弦至第四變而
六弦皆緊惟第三弦未緊謂之慢角調者琴家蓋以第
三弦爲角弦故也（慢慢四六一暉暉二弦十一暉應四弦十暉應琴家
以四弦爲黃鍾正徵林鍾今慢一暉則退位爲黃鍾變
宮應鍾也側商即二十八調之大石調乃黃鍾一均之
商調而云側商之調久亡蓋據琴曲而言故自不同
案左上角六字乃左手指法當作大今作六者字形
相近而譌几譜中證簠簋諸字皆依此論（答）案此疑當
作秦乃秦鈴也本或作秦律語以爲一下八吟恐非
讀此字誤當作體乃從頭耳作也案此下有泛聲一段

所記字大略與首段同但取淨音耳蓋即此所謂從頭
再作陸本誤以此字對首段末顧字謬甚
案此字上有正字則泛聲已止此字既用散聲則非
泛聲當移對下段世字而下段也字所對英字以下皆
當降一格今因虞字誤入泛聲之末下段遂遞佔上一
字而末段歡字所對謹又移對素字歡別譜字遂空重
校刊者宜移正

右帝舜楚調
案此章菊譜用黃太姑蕤林南應七律依後諸
歌例題下當有黃鍾宮三字於二十八調爲正宮
（龜龍在）文選靈光殿賦囿龜瑁玳貝亦宮也案宮龜蓋連語說文無物在穴中
貌龜亦宮也案宮龜瑁珠善注說文宮物在穴中因

詞源列八十四調以大呂一均爲高宮而太蔟一均爲
其中管色實大樂議則以大呂一均爲黃鍾均之中管
故此調用大夾仲林蔟無黃七律則太蔟一均爲高
宮其實一也
古譜今案列譜字合作
乙詞源作乂四作メ西作⊗ヒマ疑本作ヒ勾作レ
一ㄧ立作亠上作丄乃合之半字也
詞源同姬木作人西四立作
一⊖詞源作一工作上作么亦或作
乙乃詞源同此字當時樂工以配
上作乃本作ヒ勾作レ疑本作ヒ也
故玉梅令其字形以爲記號然實勾字餘譜中有レ者皆平調之
而誤ム皆如ム人ㄱ尺作人
作ノレ詞源作ノ凡作ノ
の詞源作ㄱ凡作ノ
又案詞源館色應
指譜ㄱ大作ノ小ㄱ作ㄱ
少ㄱレ作ㄱ少乃ノ等記與ㄴ五工等諸字相亂不能
悉正以待知音
笛有簏謠簏
折字
舞筆繞紅樓案近有上去二音無平聲此音疑誤
高溪梅令案仙呂調乃夷則一均之羽與越九歌姚
近前舞繞紅樓案近有上去二音無平聲此音疑誤
仙呂調乃夷則一均之羽與越九歌姚
仙呂調乃夷則一均之羽與越九歌姚
仙呂調乃夷則一均之羽與越九歌姚

佩字固去聲而後結影字乃上聲然則叶平韵可不拘

耶風與第史譌駃
一夢紅想垂楊
還島鴻綠金 楊一本作柳與前段語字合
月下笛多情
須倩梁上燕 趙閩禮陽春白雪本作閩與前段黃字
合

清波引新
詩漫與 案與字叶韵與起處同前齊天樂漫作謾杜見
詩下

琵琶仙吳都賦云戶
藏煙浦家具畫船 顧千里云此李庾西都賦見唐文
粹

玲瓏四犯漫嬴
得天涯羈旅 嬴贏通
解連環小
喬妙移筝 案移乃掎字之譌

喜遷鶯慢列此與前段秦淮
仙頭敷漲 舍

或移下句
通而下句仍缺一字雖宋人亦有六字句者而與本詞
前後又不合

揚州慢
中呂宮 案此與越九歌王孫章同是爲夾鍾一均之宮
用一上尺工凡合四六五五 五疑衍

同又凡
兩結么 此兩疑非五字蓋一下拍後長亭怨慢兩結皆
放此

淡黃柳
正平調近 案此爲仲呂一均之羽用上尺工凡合四一
六五
在湖仙
此與越九歌越王章同爲無射一均之商用上尺工凡合四一上尺工六五
暗香 旹暗香仙此與下疏影皆夷則一均之宮用玉尺合四一上尺六五
疏影 惜紅衣 案此即黃鍾宮也與越九歌項王章同爲無射
一均之宮用字與石湖仙同
角招
角招黃 案二十八調之七角乃借用變宮此則黃鍾之
正角用合四一勾尺工凡六五 陳元龍本作仁宗樂髓新經及詞
源所列八十四調有之 陳元龍本作仁宗史載後神吹作仄故
謂爲吹然疑吹乃玲字誤也 清人香研吟測此吟當爲吹
更續西湖
盡是垂柳汪曰楨云西字行楼書誤以朔譜各升一字
柳菊遂缺 何燕泉本上闋成高點冰蕩止字
調近拍此合
作九字可證也

徵招
徵 案此亦黃鍾正徵不在二十八調中用字與角招同
黃鍾雖
多用變徵 變徵雖不用毋射亦不可缺實應鍾聲
凡字五用勾字不爲少矣 何然無清聲之琴惡此詞又變用
六五
有曲名 黃河清 案此詞八用合字七用
集與此詞句調亦略近然則姜
此即丁仙現所譏落韵者也晁
耳今附於此晴景初升風細細雲疏天淡如洗檻外鳳
皇雙闕憩佳氣朝龍香煙滿袖近臣報天顏有喜夜
來誰扶醉歸奏大河澈底清泚君王壽與天齊醻香動

上宮坂附嘉瑞大晟樂功六樂初調角徵合殿薰風乍
傳商花襯千宮誰解內家傳敘重開宴未央宮裏
創製始自何製曲何所異必分二卷若如卷末
汪自用則仍舊調過腔蓋即曲家翻調
特撰也

龐空至箭壁催曉爲一聲自引涼颸至暮帆煙草爲一
聲於上字所不同舊惟凡與芃耳故可相犯 亦曰瑞鶴仙影

雙調是夾鍾之商道調是仲呂之宮夾鍾用一上尺工
凡合四一六五而皆住
字訣所謂道調中犯雙調或於雙調中犯道調者案
同故道調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案
此詞乃雙拽頭自古
越調皆以雙調兒前 案此詞乃雙拽頭自古
越調皆以雙調兒前作爲越調同
敦 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
同上字訣
凉州犯如道調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案
泠泠同復我友韓

五六合四一尺工凡合四一六五而皆住

犯下無此注而說與此序相合蓋當在此調傳寫誤耳
又案碧雞漫志念奴嬌又轉道調宮高宮之過腔亦謂
無集現無絲琴趣外篇消息注自過腔即越調永遇
樂不知度入何調過腔蓋即曲家翻調
嘉泰上元日刻于東巖之讀書堂雲閒錢希武 案宋簡宗嘉泰元年辛酉四
年甲子其明年改元開禧凡三年又明年改元嘉定以
迄十七年甲申無王辰嘉王戌之誤耶錢希武
跋
泳騷碧蘇花 算子七拆得折謫折
宋人詞集存於今者惟張子野柳耆卿分箸宮調其有

聲於上字所不同舊惟凡與芃耳故可相犯 亦曰瑞鶴仙影
此與瑞鶴仙句調亦大同小異
翠樓吟 惜芳菲如前段樓芳作
犯下無此注而說與此序相合蓋當在此調傳寫誤耳
又案碧雞漫志念奴嬌又轉道調宮高宮之過腔亦謂
無集現無絲琴趣外篇消息注自過腔即越調永遇
樂不知度入何調過腔蓋即曲家翻調
嘉泰上元日刻于東巖之讀書堂雲閒錢希武 案宋簡宗嘉泰元年辛酉四
年甲子其明年改元開禧凡三年又明年改元嘉定以
迄十七年甲申無王辰嘉王戌之誤耶錢希武
跋
泳騷碧蘇花 算子七拆得折謫折
宋人詞集存於今者惟張子野柳耆卿分箸宮調其有

宮譜者惟堯章此集耳據張叔夏詞源言其父斗南酷
有寄閒集亦宮綴音譜今已不傳則此集實吉光之片
羽矣其中雖錯亂脫落就其可辨處尋之猶稍能領其
音節安得好事者重刊之庶不與舒閒集同歸泯滅乎
宋人歌詞以合四四五一上勾尺工工尺凡合四一六五
以六五五五五配四清聲凡十六聲今人度曲以上尺工
六五配五五聲以乙凡配二變而各有低聲高聲凡二十
一聲然皆不能盡用也以之配字各有條理故即依旁
譜歌堯章詞必不能相合也
趙彥肅所傳開元鄉飲酒十二詩譜皆一字一聲宋子
畿之然堯章宮譜亦復如是今之水磨腔則有一字數
犯注云此曲雙調也別有大石一調今卷內玲瓏四

聲者取其曲折盡致意即宋人所云纏聲然則朱子所謂墜字散聲者當時蓋亦有之殆以其近於絲手淫聲故不取歟

今樂七字不知始於何時或舉大招四上競氣極聲變只謂即宮逐羽首之意然競氣自屬吹唱宮逐羽音見段安節琵琶錄則為弦音恐非同義案隋志蘇祇婆論琵琶七聲六曰般瞻華言五聲即羽聲也般瞻即般涉五即四之高聲於次第六則以五配羽此其一證

舒

舒藏室白石詞枝語跋

張歗山舒夔室餘筆第三卷有白石道人歌曲枝語謂同治壬戌夏貴甫貽張奕樞刻本因憶道光乙巳為阮文達校陸鍾徽本重復錄記者推求聲律至為精審誠番陽功臣也今年夏彊邨又從滬上得一枝語鈔本據自跋在同治建元閏月上弦亦云夏貴甫貽張本秋涼無俚隨手覆校疑此鈔本即餘筆初稿然視餘筆守律尤嚴即以越九歌旁譜而論如林之於黃也姑之於南也蕤之於應也洗之於黃也黃之於黃也太之於清也夷之於夾也皆謂不當連屬者也於是不謂其誤即謂其不可解竊謂以言樂律是也若以繩白石則似不盡然雖白石去今將七百年無從知陶南邨寫未之誤否而元初曲譜閒存二猶沿宋時宮調尚可藉以考證今按雙調可證者孔子廟釋奠樂章即宋史樂志所載而與可補足其譜者也其迎神疑安之曲本黃鍾宮俗呼正宮者以林黃連用次章大呂為角俗呼高大石調者以黃夷連用四章應鍾為羽俗呼中管黃鍾羽者以夾夷連用奠幣明安之曲酌獻成安之曲秋丁用南呂宮俗呼中管仙呂宮者以應蕤連用南姑連用與可宋咸淳甲戌進士見元史儒學本傳其所為譜猶南宋樂也又元史樂志稱樂音王隊奏萬年歡之曲今見明集禮所載元樂曲有黃鍾宮四季萬年歡以林黃

連用夷黃連用黃黃濤連用又有萬歲樂正黃鍾宮者以姑南連用大呂夾俗呼高宮者以夷黃連用太簇宮俗呼中管高宮者以夷黃鍾宮者以夷夾連用雖皆俗樂意必宋舊樂工所爲則亦南宋遺聲也顧於鈔本所謂不當連屬者皆一一連用惟太與太濤未之見耳要亦可樂與黃清爲例宜刻餘筆時盡去其前說也則鈔本校語非定本明矣彊邨既取餘筆刊江研南本白石道人歌曲後復屬爲之說冀當世審音知樂者正之焉乙卯七月吳曹元忠時客嶧縣寫記

治暑隨筆

吳縣潘世恩芝軒輯

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由此而出者終身爲文人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陞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謂之

之題名大燕於曲江謂之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往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唐王保定撫言）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搢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歲貢常八九百人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親雖制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時有詩云太宗皇帝眞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白樂天守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謁張籍字承吉從全唐詩本徐凝俱至祜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祜曰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金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祜愕然凝果獲選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肇送啟謝曰巨鼇贔贔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逸焉得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

冠耶

狀元以下到主司宅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與主司對拜主事云請狀元謝名第幾人謝衣鉢

謦名有九一曰大相識主司有具慶者二曰次相識主司有偏侍者三曰小相識主司有兄弟者四曰聞喜敕下宴五曰櫻桃六曰月樓七曰牡丹八曰看佛牙九曰開宴最大卽離筵也

崔沆爲主罰錄事同年盧豕俯近關宴請假往洛

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象以雕幛譙妓微服彈箏
縱觀爲團司所發沈判曰深攙席帽容映碧車紫
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靑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寶歷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
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旣同大宴新昌
里第諸生翼坐元白俱在賦詩唯楊汝士詩後成
最佳元白歎伏汝士醉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其
詩警句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曹汾尙書鎭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榜
至鎭開賀宴日張之於側進士胡錡賀啟羣枝折
處著萊子之綵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又曰
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
色

盧肇宜春人與同郡黃頗赴舉頗富肇貧郡牧餞
頗甚盛肇策蹇而過明年肇狀元及第歸刺史以
下迎接因看競渡肇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
信果然銜得錦標歸

薛逢晚年厄於宦遂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綴行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閣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元和中李涼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杜紫微覽趙渭南詩卷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因目嘏爲趙倚樓復贈詩曰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濡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

鄭薰侍郎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意在激勸忠烈卽以標爲狀元謝日問及廟院標曰寒畯未嘗有也始知誤取或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李紳鎭揚州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花飛處處於經籍中得之遂賜金綵等乃知王公三教之中無不通曉其我唐之孔鄭乎（唐范攄雲溪友議）

喜氣消（謹案李紳字公垂潤州人舊書本傳作亳州人元和元年進士武宗時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德裕元稹號三俊爲人短小亦號短李白居易會以笑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屬對卽其明證開成四年節度淮南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相詩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詩人洗眼看之句稹海傷于鎭字上佚紳字其下衍知字遂作李鎭知揚州惟細檢當時並無其人今從雅雨堂本）

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二公因詣其門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令面賦一篇目爲高軒過

梁張僧繇善畫爲吳興太守武帝每思諸王在外藩者卽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如對其面嘗於江陵天皇寺畫佛并仲尼及十哲帝曰釋門之与畫此何也對曰異日賴之至後周焚滅佛教以此殿有儒聖獨不焚之又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答曰點則飛去衆人以爲虛誕固請點之頃刻雷霆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

之通神若此 李冗獨異志

衞玠爲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無怨怒

漢陰丈人抱甕入井負水灌園有人教其爲桔槔用力寡而利用多丈人曰吾寧自倦敗不可以機爲用有傷眞性

漢武帝自甘泉至渭橋有女巫浴於渭水者乳長七尺上怪問之答曰後第七車使問之寬曰祭天星齋不嚴卽此女見在第七車使當知我時侍中張寬

太宗以魏徵爲人鏡謂左右曰以古爲鏡見成敗以銅爲鏡知美醜以人爲鏡知善惡吾用此三鏡以辨興衰今魏徵死吾失一鏡

上還宮閱圖功臣於凌煙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僭亂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戮力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雖圖勞不足以衰元老因泣下霑衣子儀伏於上前嗚咽流涕曰老臣無復致命久矣但慮衰耄不堪王事賴仗陛下宗廟社稷之靈以成微績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以賜子儀知九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九花虬卽范陽節度

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麟頭頸鬃鬣眞虬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故號爲九花虬上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鞭恐閽夜而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及者上以爲超光越影之匹也自是益加鍾愛既復京師特賜子儀崇功臣也 唐蘇鶚杜陽雜編

上寬厚之德出於天然爲兒時嘗爲元宗器之每坐於玉案前熟視上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

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因命取上清珠
以絳紗裹之繫於頸上上清珠卽開元初罽賓國
所貢其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出仙人玉
女雲鶴絳節之象搖動於其中及上卽位寶庫中
往往有神光異氣掌庫者具以事告上曰豈非上
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乃泫然流涕徧示近
臣曰此我爲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於翠玉
函置之於臥內忽有水旱兵革之災上每虔祝之
無不應驗

順宗皇帝卽位歲拘弭國貢郤火雀一雄一雌履
水珠常堅冰變晝草其郤火雀純黑大小似鷓其
聲清殆不類尋常禽鳥置於火中火自散去上嘉
其異遂盛於水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
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於
雞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云持入江海內可行於
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謂之實遂命善浮者以五色
絲貫之繫於左臂毒龍畏五色絲遶入龍池其人則步驟
於水中良久復出而徧體

皇帝以向暗爲非可謂明德也
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羃本北祖帝人皆爲帝師因號爲帝魁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
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
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更善作飛仙蓋
以絲一縷分爲三縷染成五彩於掌中結爲傘蓋
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
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

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傳之則虬硬不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助因令止於宮中每日但食胡麻飯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慧而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以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卽徹其蓋惟有藕屨而已後入海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海上是時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爲世人傳焉

飛龍衞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鵲鵲之狀飲啄動靜與眞無異以關捩置於腹內發之則凌雲奮飛可高三尺（謹案唐宋叢書作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卻下兼刻木作猫兒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覩而悅之志和更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繒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牙俱出及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天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

薄伎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伎何試爲我作之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爲五隊令舞涼州上令召國樂以擧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令於上前獵蠅於數百步之內如鷂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小有可觀卽賜以雜綵銀椀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文宗皇帝尙賢樂善罕有倫比每與宰臣學士論政事之暇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以文進者無不諤諤焉於是上每視朝後卽閱羣書見無道之君行狀則必扼腕歔欷讀堯舜禹湯傳則歡呼飮福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耶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所試卷披覽吟誦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女已下侍茶

湯飲饌而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於上意時方盛
夏遂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
之上曰如意足以與卿爲談柄也上讀高郢無聲
樂賦白居易求元珠賦謂之元祖
上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盤盤而進中有擘之不
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
形眉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菌苔謂之菩
薩上遂置之於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興善
寺令致敬禮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座景陵龍
輴行次忽值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
使鬚而長攀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爲誰爲我言之
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兒否敏中奏
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
緒小患風痺不任大用次子綯見任湖州刺史有
台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
闕召充翰林學士間歲遂立爲相時人感歎敏中
亮直無隱不掩人於上

唐裴庭裕東觀奏記

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
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
察使見丹行事餘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
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持憲者聞之奏爲
侍御史
上將命令孤綯爲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
一炬方許歸學士院乃賜金蓮花燭送之院吏忽
見驚報院中曰舘來俄而趙公至吏謂趙公曰金
蓮花乃引舘燭學士用之莫折是否頃刻而聞傳
上雅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尤重科名大中十
說之命
年鄭顥知舉後宣索科名記顥表曰自武德已後
便有進士諸科出鶯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
而閱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
虔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
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朝
謹專上進方俟無疆救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
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

韋澳爲京兆尹豪右斂手國舅鄭光莊不納租澳繫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爲言之上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曰尚在限內來日卽不得矣澳旣出半廷上連召之曰國舅莊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入告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卻頃刻而放

李藩自司勳郎中遷駕部郎中知制誥衣緣如故鄭裔綽自給事中以論駁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賜緋衣銀魚沈珣自禮部侍郎爲浙東觀察使方賜金緩苗恪自司勳員外郎除洛陽令藍衫赴任裴處權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薦賜緋給事中崔罕駮還上手詔褒奬曰有事不當卿能駮還職業旣修朕何所慮

上校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兼

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以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懷州刺史莫測也君奭中謝宸旨獎厲始聞其事

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爲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元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爲秦府掾封建平縣男補文學館學士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貞觀初爲右僕射元齡爲左僕射太宗謂之曰公爲僕射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此乃宰相之宏益比聞聽受詞訴日不暇給安能爲朕求賢哉自是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寬平不求備以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如晦元齡引進之如不及也太宗每與元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元齡之策二人相須以斷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稱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謂虞世南曰吾與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兼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實痛於懷卿體吾意爲

製碑也後太宗嘗新瓜美愴然悼之輟其半使置之靈座及賜元齡黃銀帶因謂之曰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惟獨見公泫然流涕以黃銀帶辟惡爲鬼神所畏命取金帶使元齡送之於其家也唐劉肅大唐新語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左右失色莫敢對張說進曰此有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覦路絕災難不

生姚崇宋璟郭元振進曰如說所言睿宗大悅卽日詔皇太子監國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於光範門內乘步輦俟執政以諷之衆皆恐懼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於天下眞社稷主安敢妄有異議遂與姚崇奏公主就東都出寧王已下爲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無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見卿勿言餘並依卿所奏公主聞之大怒元宗懼乃奏崇璟離間骨肉請加罪黜悉停

游乎遂中路還宮初姚崇引璟爲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執性不同同歸於道叶心翼贊以致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爲申州刺史元宗深德之彥昭嘗之元宗不納俄校獵於渭濱密召會於行所元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兔爲樂猶不知書宋

璟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毋自棄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元宗大悅與之偕馬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元宗權甚樂則剖鮮閑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元宗心益開聽之亹亹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罷冗職修舊章內外有敘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元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開元中陸堅爲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擬過爲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設聞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躭翫聲色聖上崇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卽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爲未達也元宗後聞其言堅之恩眄從此而減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捕將安祿山頻失利送就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穢

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蓍龜永懷賢弼可謂大臣佐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賜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劒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

遑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嘗罷朝自言殺卻此田舍漢文德皇后問誰觸忤陛下太宗曰魏徵每庭辱我使我嘗不得自由皇后退朝服立於庭太宗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所以備後宮焉敢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

張元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元素曰臣觀自古已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繆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憩灃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卽令按驗灃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

出外官吏倣闕庭法式朝覲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貞觀中太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記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檢戒庶乎人主不

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劉洎進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長安末諸酷吏並誅死則天悔於杜濫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推勘遞相牽引咸自承伏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濫者更使近臣就獄推問得報皆自承引朕不以爲疑卽可其奏自周興俊臣死更不聞有反逆者然已前就戮者豈不有冤濫耶夏官侍郎姚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枉酷自誣而死告事者特以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滅凶豎朝廷宴安今日已後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吏無反逆者則天大悅曰已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乃賜銀一千兩

例許獻食號爲燒尾時蘇瓌拜僕射獨不獻食後因侍讌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憙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耳晉卿無以對

元宗命宋璟製諸王及公主邑號續遣中使宣詔令更作一佳號璟奏曰七子均養鳲鳩之德至錫名號不宜有殊今奉此旨恐母寵子異非正家國之大訓王化之所宜不敢奉詔元宗從之

蘇瓌開元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蝕之元宗素服恪不急之務一切停罷瓌與宋璟諫曰陛下頻降德音勤卹人隱令徒已下刑盡責保放惟流死等色則情不可寬此古人所以愼赦也恐言事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云分野應災祥冀合上旨臣以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女謁不行讒夫漸遠此所謂修德固圄不擾甲兵不黷理官不以深

苛軍將不以輕進此所謂修刑也若陛下常以此
留念縱日月盈虧將因此而致福又何患乎且君
子恥言浮於行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要以至誠動天不在制書頻下

元宗深納之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
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
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無辜
失出則獲戾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

致也太宗深納其言

張元素爲侍御史彈樂蟠令叱奴隲盜官糧太宗
大怒特令處斬中書舍人張文瓘執據律不當死
太宗曰倉糧事重不斬恐犯者衆魏徵進曰陛下
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且復
有重於此者何以加之隲遂免死

明崇儼爲正諫大夫以奇術承恩夜遇刺客敕三
司推鞫其妄承引連坐者衆高宗怒促法司行刑
刑部郎中趙仁恭奏曰此輩必死之囚願假數日
之命高宗曰卿以爲枉也仁恭曰臣識慮淺短非
的以爲枉恐萬一非實則怨氣生焉緩之旬餘果
獲賊高宗善之遷刑部侍郎

權善才高宗朝爲將軍中郎將范懷義宿衛昭陵
有飛騎犯法善才繩之飛騎因番請見先涕泣不
自勝言善才等伐陵柏大不敬高宗悲泣不自勝
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斷善才罪止免官高宗大
怒命促刑仁傑曰法是陛下法臣僅守之奈何以
數株小柏而殺大臣請不奉詔高宗涕泣曰善才
斫我父陵上柏我爲子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
善才等終須死仁傑固諫侍中張文瓘以笏揮令
出仁傑乃引張釋之高廟辛毗牽裾之例曰臣聞
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以爲不難居桀紂
時則難堯舜時則不難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
之誅陛下不納臣言臣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
於地下高宗曰善才情不可容法雖不死朕之恨
深矣須法外殺之仁傑曰陛下作法懸諸象魏徒
流及死具有等差豈有罪非極刑特令賜死法既

無恒萬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今日
爲始高宗意乃解曰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命編入
史又曰仁傑爲善才正朕豈不能爲朕正天下耶
授侍御史後因諫事高宗笑曰卿得權善才便也
時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懼之仁傑按
之請付法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雖國之英秀豈
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不欲推
問請曲赦之棄臣於無人之境以爲忠貞將來之
戒高宗乃許之由是朝廷肅然

狄仁傑因使岐州遇背軍士卒數百人夜縱剽掠
晝潛山谷州縣擒捕繫獄者數十人仁傑曰此途
窮者不輯之當爲患乃明榜要路許以陳首仍出
繫獄者廩而給遣之高宗喜曰仁傑識國家大體
乃頒示天下宥其同類潛竄畢首矣
李遜爲貝州刺史甘露遍於庭中樹其邑人曰美
政所致請以聞遜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俸祿
先兄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爾曹以衣食不如厚
之以仁義勿辭敝也天下莫不嗟尚

狄仁傑爲兒童時門人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咸
移對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
賢備在猶未對接何暇偶俗人而見耶以資授汴
州判佐工部尚書閻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爲吏人
誣告立本驚謝曰仲尼云觀過斯知仁矣足下可
謂海曲明珠東南遺寶特薦爲并州法曹其親在
河陽別業仁傑赴任於并州登太行南望白雲孤
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近此雲下悲泣佇立久之
候雲移乃行

張柬之進士擢第爲清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
勉復應制策試畢有傳柬之考入下課者柬之歎
曰余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
考自下第昇甲科爲天下第一擢第拜監察累遷
荆州長史長安中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
使有乎仁傑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
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之使矣豈非文士歟
凝思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
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

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於國家則天乃召
以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
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之請
爲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秋官侍郎
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姚
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陛
下急用之登時召見以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
已八十矣與桓彥範敬暉袁恕己崔元暉等誅討
二張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大理卿孫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論事擢侍書
御史卽御史中丞也雖承內旨而制命未下伏伽
自朝還家而臥不見顏色斯須侍御史已下造門
子孫驚喜以報伏伽徐起以見之時人方之顧雍
伏伽與張元素隋末俱爲尚書令史旣官達後伏
伽談論之際了不諱之太宗嘗問元素元素以實
對旣出神彩沮喪如有所失衆咸推伏伽之宏量
高麗莫離支蓋蘇文貢白金赭遂良進曰莫離支
弑其君陛下以之興兵將弔伐爲遼東之人報主
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
以鄫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以爲不可春
秋書之百王所法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
不以爲愆何以示後臣謂莫離支所獻不宜受太
宗從之
徐有功爲秋官郎中司刑少卿歷居法官數折大
獄持平守正不以生死易節全活者數千百家有
鹿城主簿潘好禮者慕其爲人乃著論稱有功斷
獄賢於張釋之其略曰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
有功之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所行甚易徐
公所行甚難難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君子以爲知
言
狄仁傑爲內史則天謂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
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
之陛下明臣臣之幸也若臣不知譖者並爲友善
臣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
張文瓘爲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請
減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

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虛名國家所貴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不爲多也初爲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無一人稱屈文瓘嘗臥疾繫囚設齋以禱焉及遷侍中諸囚一時慟哭其得人心如此四子潛沛洽涉皆至三品時人呼爲萬石張家咸以爲福善之應也

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廳讌會舉酒說推讓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

班爲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九人時長孫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飲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盃一時舉飲長安中說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於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爲限也遂命數盃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

皇甫文備與徐有功同案制獄誣有功黨逆人奏成其罪後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謂有功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有功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安得以私害公乎

陸象先爲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錄事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意若論必須行杖當自汝始錄事慙懼而退常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只是愚人擾之始爲煩耳但靜其源何憂不簡前後歷典數州其政如一人吏咸思之

隋吏部侍郎高構典選銓綜至房元齡杜如晦愕然正視良久降階抗禮延入內齋共食謂之曰二賢當與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爲託因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此賢嗟仰不已貞觀初如晦終右僕射元齡至司空咸如構言

裴行儉少聰敏多藝立功邊陲屢尅凶醜及爲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勮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勮勃之兄也時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等四人以示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

勃等雖有才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者楊稍似
沈靜應至令長並鮮克令終卒如其言
秦府倉曹李守素尤諳氏族時人號爲肉譜虞世
南語人曰昔任彥昇善談經籍稱爲五經笥今宜
改倉曹爲人物志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太宗曰不須虞世
南在此行祕書也南爲祕書監於省後堂集羣書
中與義皆應用者號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其書
盛行於代

太宗在洛陽宴羣臣於積翠池酒酣各賦一事太
宗賦尚書曰日昃猶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
怠商辛亦沈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
累惡成名由積善魏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
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燕經柏谷
朝游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
徵每言必約我以禮
呂太一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
戶部令牆宇悉竪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
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竪籬插
棘省中賞其俊拔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
禁特許夜行貴游戚屬及下隸工賈無不夜游車
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
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惟中書
侍郎蘇味道吏部員外郎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
三人爲絕唱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
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游妓皆穠李行歌盡落
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貞曰九陌連燈影
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漫唯愁
曉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液曰今
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搏鵓鵲樓前新月
滿鳳凰臺上寶燈燃文多不盡載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
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惟說堅二人存焉說手
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
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

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
峯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
若施於廊廟則爲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艷
妝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
爲罪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
文有如太羹元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
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
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
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樹雖爛然可珍而多有

玷缺若能簡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太宗欲見前代帝王事得失以爲鑒戒魏徵乃以
虞世南褚遂良蕭德言等采經史百家之內嘉言
善語明王暗君之跡爲五十卷號羣書理要上之
太宗手詔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
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爲勞也不亦大哉賜
徵等絹千疋綵物五百段太子諸王各賜一本
開元十年元宗詔書院撰六典以進時張說爲麗
正學士以其事委徐堅沈吟歲餘謂人曰堅承乏
已曾七度修書有憑準皆似不難唯六典歷年措
思未知所從說又令學士毋嬰等檢前史職官以
今式分人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
艱難綿歷數載其後張九齡委陸善經李林甫委
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陳賀迄今行之
舊制宰相臣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
孫無忌魏徵房元齡等以他官兼政事者皆云知
門下省事宏道初裴炎自侍中轉中書令執朝政
始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至今以爲故事

貞觀十七年太宗圖畫太原倡義及秦府功臣趙
公長孫無忌河間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鄭公魏徵
梁公房元齡申公高士廉鄖公尉遲敬德鄖公張
亮陳公侯君集盧公程知節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寶等二十
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寶等二十
四人於凌煙閣太宗親爲之贊褚遂良題閣閻立
本畫及侯君集謀反伏誅太宗與之決流涕謂之
曰吾爲卿不復上凌煙閣矣

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二恩時源乾曜與張說同秉政乾曜問說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兩加榮命足爲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爲美說對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爲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英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爲搢紳軌儀蘊楊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爲最矣

韓思彥以御史巡察於蜀成都富商積財巨萬兄

弟三人分資不平爭訴長吏受其財賄不決與奪思彥推案數日令厨者奉乳自飲訖以其餘乳賜遍兄弟竊相語遂號哭攀援相咬肩膊良久不解爭財者謂之曰汝兄弟久禁當饑渴可飲此乳纔過是所請不當聖意上恩親厚不以武臣待子儀奏一屬官不下不諸公可以見賀矣聞者服其公忠焉王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諸子泣告於王言虞候縱橫之狀王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僚吁歎者數四僚皆不曉徐問之王曰某之諸子皆奴材也遂告以故曰伊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嬭兒非奴材而何

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儀奏一屬官不下不

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林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爲柳州刺史劉爲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劉遂改授連州唐趙璘因話錄

郭汾陽在汾州嘗奏一州縣官而敕不下判官張曇言於同列以令公勳德而請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體甚也汾陽王聞之謂寮屬曰自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以是方鎮跋扈

太夫人盡孝敬之道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連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聲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毅顏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優泰者不知其數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坐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歿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爲置居處諸子

皆與身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及廉察夏口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繼外族薛氏前後與舅苹同時爲觀察使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爵位自高減卑下之敬其行己如此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掌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爲公相得人之盛時論居多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榜成未放而入相禮部王尚書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腳跡門生前世未有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爲務楊公尤深於獎善遇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爲癖終不易初心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爲文至精獎拔公心亦類數

公甘出於李相國武都公門下時以爲得人惜其命運湮厄不得在掄鑒之地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爲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爲場中詞賦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伯仲昆弟以史筆繼業家藏書最多者蘇少常景澈堂弟尚書滌諸家無比而皆以清標雅範爲後來所重少卿登第

與堂兄特並時亦士林之美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與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

李相國武都公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沖薛庠袁都輩時謂之玉笋

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郎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祠部呼為冰廳言其清且冷也

裴先德洎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相訪裴公給恤優厚從容款洽在其第無所不為乘間求京府判司裴公曰公誠佳士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綱紀他日有害眼宰相憐公者不妨郤得某必不可其執守如此嗚呼上不慎名器是以厮養待賢也下不慎名器是以嬰孩奉君而削弱朝廷也遂致猥濫訛孽流蕩可憂不知誰之咎也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飲酣左右復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度以其故度曰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沒諸水火不復得之矣時人服其宏量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于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榜先稟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榜中得一狀元也起未諭其旨復遣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久不第時論曰盧雖受知於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接從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盧肇爲狀頭及第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誦曹唐游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卽

風姿可知也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爲祥瑞號水月觀音前代潘安仁衛叔寶何以加此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笋班

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冕於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數歷臺省人翰林御史中丞梁時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仰之

吳縣潘世恩芝軒輯

韓魏公在相曾爲畫錦堂記於歐公云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

先子云前輩爲文不易如此宋范公稱過庭錄

宣和間景靈宮落成御製有詩用萊字韻應制者牽强不叶獨鄭達甫所作云殿上神光瞻舜禹壁間俊氣識伊萊爲冠絶諸臣矣

先子自許展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憩村店頃有翁從家出注視先子問曰明公頤容上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所居具冠帶出拜先子愕然不受翁曰某有欲言拜訖謂先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矣平生粗知守分畏法偶以意外怨己之心怨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崔豫忠宣長外孫也爲長安縣尉爲人自負厚於責物忠宣守洛崔以書求教忠宣答之其略曰我平生所學唯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未嘗頃刻離此又云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以責人之心責己怨己之心怨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雷德驤判大理寺因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見之因問曰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在德驤曰古人制貴賤之分使子孫不可瀆恐後世

諜不明有以奴主爲婚者太祖大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由是歎重久之自後每德驤奏事雖在燕處必御袍帶以見

太祖幸西都肆赦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十策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車駕還京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之使輔汝爲相也至太宗初卽位放進士榜決欲置

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寘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衡州十年果爲相

啟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沆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準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至傾奪竟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鞫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鞫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鞫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峻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鞫聞之始以王公爲眞相知也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爲宰相門下厮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予汝

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旣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於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陽修皆一時文士遊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圃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游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

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之禮數盃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眞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呂許公夷簡爲郡守上言乞不稅農器眞宗知其可爲宰相記名殿壁後果正台席莊肅爲郡守上

言應天下疑獄並具事節奏取敕裁仁宗知其有仁心後至龍圖閣直學士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兼州阿芸謀殺夫以爲案問欲舉免所因之罪主上決意用爲輔相自莊肅之說進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之中凡有奏疑未始不免死案問之律行凡臨刻而首陳者皆得原減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游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觔封誌內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遇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尙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御史有闇吏隸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聲諾之時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挺此語諠於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閽吏每聲諾必橫其挺一日范視事次闇吏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教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琦爲經略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文正公仲淹守慶州堅持不可是時尹洙爲秦州通判兼經略判官一日將魏公命至慶州約范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

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
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
未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既而
師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
魏公遽還至半塗而亡卒父兄妻子號於馬首者
幾千人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
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
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
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

勝敗於度外也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徃
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游五湖
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
湖恭公甚喜卽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
徒致仕
有范延貴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見為
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
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作者雖不識之

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
鄉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
至邑則鄙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
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
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卽日同薦於朝希顏後
為發運使延貴亦閤門祗候皆號能吏也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
正贈錢十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十
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秀才戚然動色曰老

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
子辭氣非乞容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
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
於為學乎孫生再拜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
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
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
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名至太學乃
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嘆曰貧之為累亦大矣
儻因循索米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者猶將汨

没而不見也

王沂公曾青州發解及南省程試皆爲首冠中山劉子儀爲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沂公正色對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朥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

唐盧氏逸史載裴晉公矐郎中庾威同生於甲辰公同生於戊子程已貴而龐尚爲小官嘗戲龐曰君乃小戊子耳後穎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小戊子却爲大戊子矣穎公笑之

裴嘗戲威曰郎中乃雌甲辰也程文惠公與龐穎

具列前事以爲陛下若擢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過於此太宗大悅未幾擢齊賢爲相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名說後復本姓以啓謝時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雎范蠡亦嘗改姓名故也又僞蜀翰林學士范禹偁亦嘗冒張姓謝啓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切

王禹偁老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

王以啓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游六學士
中獨有漁翁之歎白樂天嘗有詩云元和六學士
五相一漁翁故也
文之神妙莫過於詩賦見人之志非特詩也而賦
亦可以見焉唐裴晉公作鑄劍戟爲農器賦云我
皇帝嗣位三十載也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
盡歸力穡示天下弗復用兵則平淮西一天下已
見於此賦矣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儻令區別妍媸願爲軒

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文
武全才亦見於此賦矣公又爲水車賦其末云方
今聖人在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其
不取意謂水車唯施於旱歲歲不旱則無所施則
公之用捨進退亦見於此賦矣蓋公在寶元康定
間遇邊鄙震聳則驟加進擢及後晏靜則置而不
用斯亦與水車何異
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云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廣
狹匪雕匪斲流形罔滯於盈虛則宰相陶鈞運用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魏野居
陝皆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
卽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則躍而出適遇之者無不
驚眞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命之官卽問卿來得
毋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
一篇覆誦之曰便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做
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
束帛遣還山野和易通俗人樂從之遊王魏公當
國尤愛之野亦數相問無間天禧末魏公屢求退

不許適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書四十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仙謹案雜記王文正公旦相眞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款海內無事天書薦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爲儀衛使屈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　魏公亟袖以聞遂得謝政宋鄭景望蒙齋筆談

文潞公洛陽居第袁象先舊基屋雖不甚宏大晚得其旁羨地數畝故爲園號東田日挾家童數輩肩輿與賓客姻戚共遊無虛時既罷遺聲妓取營籍十餘人月賦以金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爲遽然

時公年已高捨家居而適別館且未免平昔之好則猶若有少勞者杜岐公謝政不造宅假官舍迴車院居之積十年薨於其中余守宋時嘗往觀湫隘與編民不遠耆老猶指廢屋三間爲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酒客至粟飯一盂雜以餅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卽靜坐不聞人聲有瞷之者多有求售公私未乏賁亦不甚重亟得其一長四尺許價當八百取之以歸探所有僅得七百錢假之同舍而足不覺病頓愈夜抱之以眠知余之好石不特其言也自此行鑿剔巖洞與藏於土中

者愈得愈奇今巖洞殆十餘處而奇石林立左右
不可以數計心猶愛之不已豈非余之癖哉賴晚
粗知道文饒之病則無復有客欲得者皆聽其自
取以去未嘗較嘗戲謂兒輩云此不但吾無所累
汝亦可以免矣天下事何嘗不類爾每以文饒之
言觀之世間安得更有一物也

司馬溫公曰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
墨欲陳茶欲重墨欲輕如君子小人不同 謹案東坡志林
溫公曰茶與墨正相反子曰二物之賢誠然矣然
亦有同者公曰何謂子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

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
哲之不同其德操蘊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至
如喜乾而惡溼襲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
玩則同也 宋張舜民 畫墁錄

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卽位未幾名山大郭無
屑所以識也其後偶以金環於盥盤信手磨之金
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
爲於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銜謂之崇政殿說書
云

太祖朝進講爲難每遇疑義必面加詰難往反久
之爾後累朝但端默諦聽得有商確仁宗尤所耽
味日昃不倦每及祖宗憂訓及二典政實必拱手

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
衣人出道蹯跚潦倒如醉狀乘輿爲之少捉謂之
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扇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
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
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此近司
門符節之制然蹈襲鄙俗至是果命罷之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物理相感之異者常觀歸
田錄載歐公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且精巧始得
之梅聖俞以爲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
兵馬鈐轄鄧保吉者貢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
寶器也謂之翡翠寶物皆藏宜春庫有翡翠琖一
隻所以識也其後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
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
諸藥中犀最難細搗必先鏟屑乃入衆藥中已而
衆藥篩盡犀屑猶存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爲
小塊子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裹置懷中近肉以
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

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今醫工鬻有知者宋張世南游宦紀聞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元端拱二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堯咨字嘉謀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緋與父省華同日改祕書丞故唐夫有啓事云蟾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吾鄉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適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景盧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蘂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二事實爲本朝儒林榮觀之盛

沙隨先生嘗蓄一歙硯後有蔡忠惠題詩曰玉質純蒼理緻精鋒鋩都盡墨無聲相如閒道還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後以送汪書季路又汪書寓三衢以五千得一硯後刻東坡銘曰東坡硯龍尾石開鵝卵見蒼璧與居士同出入更寒暑就燥溼今何者獨先逸同叅寥老空寂二硯皆佳物也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唯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閤子窗格上有火燃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爲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盛事宋沈括夢溪筆談

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於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準所爲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送謝主司啓事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鹺馬以先之巨鼈不靈困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

復爲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擲者枉遭斥逐既而發考卷則擲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嶮之語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爲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復數年公爲御試考官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爲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回謁呂許公公一見器

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之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人及唱名乃劉煇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謂積近於學改爲蘊人莫不以公爲知言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公爲殿中丞一見王東城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羣弟子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也一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爲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回謁呂許公公一見器

之問潞公太博會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瀕階磨之揖潞公就觀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既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卽日擢爲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歷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世未有其比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

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饕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會半爲饕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

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眞宗面賜藥酒一注瓶令空腹飲之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夙興則飲一盃因各出數盃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倣爲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木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

殊效予於良方敘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香丸注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卽謂此也

孫之翰人嘗與一研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趙閱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攜一琴一鶴坐則看鶴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逆旅

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頹然鼓琴不問眞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自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往觀之明日却對來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見丞相謝問曰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

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
又慼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
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
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
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
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名至闕
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
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
敢慢其命令如此乃爲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
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爲之延譽後卒
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曰深仁宗朝
卒至大用

蔣堂侍郎爲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
皆投書卽還有一縣令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
左右諭之皆不聽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
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怪曰阜隸如
此野狠其令可知蔣曰不然令必健者能使人不
敢慢其命令如此乃爲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
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爲之延譽後卒
爲名臣或云天章閣待制杜杞也

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
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
往皆供張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
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
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
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
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驗也
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
慶歷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
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
殺之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
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遊者
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瘥殣枕路是時范文正領浙

西發粟乃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
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
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
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
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
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
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
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
月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雨浙唯

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
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爲令既已恤饑因之以成
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狄青爲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
青至賓州值上元令節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
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
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
暫主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勤勞座客至曉各
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壹奪崑崙矣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壹值
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
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言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
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閒
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
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迎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
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
虜方苦疲甚皆忻然嚴軍歇頓久從瑋又使人諭之
敢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

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
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
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
闕吾以此取之

狄青戍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
過山路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奮擊青遽鳴鉦止
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皆悔不擊青
獨曰不然奔亡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
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

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靑後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靑亦不從以爲趨利乘危入不測之域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靑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靑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弈棊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靑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靑之過人處也

音韻之學自沈約爲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字協用如詩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自今而後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於留鱨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唯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固東都賦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麾天慶如此亦多今廣韻中慶一音卿然如詩之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式臧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我王不寧覆怨其正亦是怲正與寧平協用不止慶而已恐別有理也

文潞公歸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珦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當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兒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淸譚亹亹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於奧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子家所藏摩詰畫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

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迴得天意此
難可與俗人論也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
妙而有氣韻陵跨羣雄曠代絶筆又歐文忠盤車
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古詩詠物無隱情忘形
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眞爲識者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
所圖黃梅曺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爲人讀二
人事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度支員外郎宋廸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得意

者有平沙鴈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
庭秋月瀟湘夜雨烟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
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窑村陳用之善畫廸見其
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
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廸曰此不
難耳汝先當求一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墻之上
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之上高平曲折
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
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

三

怳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
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爲
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得進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
墨正當其中至於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
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
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蝙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
長蝙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王羲之書舊傳唯樂毅論乃羲之親書於石其他

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跡唯樂毅論石
本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燿州節度使温韜
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僞本易之元
不會入壙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
安世爲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時石
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後十餘年
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
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
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

楷字於此殆絶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眞山不爲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體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村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峯之頂宛有反照之色此妙處也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

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自成一家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日欲沒時忽有中人宣召既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有簾幃燈燭擁衛皆莫知何處已而到一小殿前有兩花檻已有數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簾蠟燭十餘炬而已相繼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唯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鎬時尚爲館職良久乘輿自宮中出燈燭亦不過數十而已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設於席東設文忠之坐於席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宴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諭不已乃叟叟懇陳自古未有君臣齊列之禮至於再三上作色曰本爲天下

事屈乎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叟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叟叟悚慄危坐上語笑極歡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兩絡囊置羣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得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賓羣臣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

客文忠之子述古得於文忠頗能道其詳此畧記其一二耳

范文正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

熙寧三年召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禹玉於內東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補筆談

梓榆南人謂之樸齊魯間人謂之駁馬駁馬卽梓榆也南人謂之樸樸亦言駁也但聲之訛耳詩隰

有六駁是也陸璣毛詩疏檀木皮似檗迷又似駁馬馬蓋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似檀以其斑駁似馬之駁者今解詩用爾雅之說以爲獸鋸牙食虎豹恐非也獸動物豈常止於隰者又與苞櫟苞棣樹樣非類直是當時梓榆耳

有一朝士與王沂公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唯有陳秀公時爲大理評事僉判皆召之尙少一客以州鈐轄諸司使忘其名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衙鈐轄者申狀暴泄不至尙少一客命取過客歷求一朝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丞遂命同會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爲盛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爲宰相

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慚沮而退

祥符中禁中火時丁晉公主營復宮室患取土遠公乃令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塹乃決汴水入塹中引諸道竹木排筏及船運雜材盡自塹中入至宮門事畢却以斥棄瓦礫灰壤實於塹中復爲街衢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費以億萬計

韓魏公慶歷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園中有芍藥一幹分四歧歧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黃

金帶圍初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

寇忠愍拜相白麻楊大年之詞其開四句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不露鋒鋩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曰正得我胷中事例外別贈白金百兩

王荆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也穉子瞻愛之題其上曰東坡居士醉中觀此灑然而醒子瞻之意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醉石醉則踞之乃醒也蔣穎叔過見之復題曰荆溪居士暑中觀此爽然而涼吳右司師禮安中爲宿守題其後云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一笑而去張氏皆刻之其石後歸禁中

崇寧三年邪基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拜左丞而伯父倪老後除內相宣和八年文粹中自翰苑拜右丞而其季虛中除內相皆兄弟相代於北扉亦盛事也

仁宗嘗問孝肅包公拯歷代編戶多少之數公悉考以對謂三代雖盛其戶莫得而詳前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兵革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國鼎峙版籍歲減才百

光風動月暗中花氣雪藏梅又云宿雨閣雲干嚲碧野花弄日一村香萬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重見松高皆警句也

杜子美元都壇歌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說者多不曉王母或以爲瑤池之金母也中官陳彥和言頃在宣和間掌禽苑四方所貢珍禽不可殫舉蜀中貢一種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多而長飛則尾開裊裊如兩旗名曰王母則子羨

四十餘萬晉武帝平吳之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謹案當作煬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戶不滿二百萬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之亂乾元已後僅滿一百二萬武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四方竊據大約各有數十萬太祖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眞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仁宗皇祐元年增至一千一十六萬二千一百五十五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號歐家碧歲貢禁府價在姚黃上嘗賜近臣外廷所未識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此乃陛下日愼一日以致其盛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秖二帝之盛矣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夜讀公奏錄節出嗚呼盛德之語哉

崇寧中初興書畫學米芾元章方爲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以所藏法書名畫來上賜白金十八笏是時禁中萃前代筆蹟號宣和御覽宸翰序之詔丞相蔡京跋尾芾亦被旨預觀已而出知無爲軍復召爲書學博士便殿賜詢畫扇各二遂除春官外郎人以爲榮十八笏蓋戲之耳

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藥壅培於白牡丹如玉千葉逮移磨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曉圖旣退賜御書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藥壅培於白牡丹如玉千葉

七年方踐前志作詩寄子華曰俗諺云也賣弄得過裏其詩曰人事從來無處定世途多故踐言難誰知潁水閒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元祐六年七夕東坡時知揚州與發運使晁端彥吳倅晁無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廊井與下院蜀井二水校其高下以塔院水爲勝

蔡肇天啓丸官京師日有藪澤之思常于尺素作平岡老木極有淸思因授李伯時令于餘地加遠水歸鴈作扁舟以載天啓及題小詩曰鴻鴈歸時

水拍天平岡老木倘寒烟付君餘地安漁艇乞我寒江聽雨眠伯時嬾不能竟他日王漁之彥舟取去以示宗子令戩卽取筆點染如詩中意天啓見之愛其佳後天啓汎舟宿橫塘遇雨閉蓬而卧夜分不寐聞歸鴈聲因復爲詩云平野風烟入夢思殷勤作畫更題詩扁舟卧聽橫塘雨恰遇江南歸鴈時此畫後入貴家予嘗見之渺然有江湖之思

裴鉶傳奇載成都古仙人吳彩鸞善書小字嘗書唐韻鬻之今蜀中導江迎祥院經藏世稱藏中佛本行經六十卷乃彩鸞所書亦異物也今世間所傳唐韻猶有旋風葉字畫淸勁人家往往有之

王禹玉丞相寄程公闢詩云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盌照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其對甚新也

東北冬月寒甚夜氣塞空如霧著於林木凝結如珠玉旦起視之眞薄雪也見晛乃消釋因風飄落齊魯人謂之霧淞諺云霧淞重霧淞窮漢置飯甕蓋歲稔之兆也曾子固之齊州有冬夜詩云香淸

一榻氍毹暖月淡千門霧淞寒又有霧淞詩云園林初日靜無風霧淞開花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籠鬆蓋謂是也東坡在定武送曹仲錫詩亦云斷蓬飛葉落黃沙秪有千林鬆髮花應謂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亦謂此也霧淞音蒙茸鬆髮皆同音

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見不再見欲去且

少留後批云新釀甚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折
菜錢宣和中予在京相藍見南州一士人携此帖
來粗厚楮紙行書塗抹一二字類顏魯公祭姪文
甚奇偉也具理南荒人餅罌

文潞公丞相出鎮西京詔於瓊林苑燕餞從列皆
預賦詩送行王禹玉爲內相詩云都門秋色滿旌
旗祖帳容陪醉御卮功業迴高嘉祐末精神如破
貝州時匣中寶劍騰霜鍔海上仙桃壓露枝昨日
更聞褒詔下別刊名姓入周彝白居易獻裴度丞

相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禹玉
用此事也

金釵雙捧玉纖纖星宿光芒動滿廚解笑詩人誇
博物秪知紅果味酸甜曾子固荔枝詩也白樂天
荔枝詩曰津液甘酸如醴酪杜子美詩云紅顆甜
酸秪自知故前詩譏二公也政和初閩中貢連株
者移植禁中次年結實不減土出道君御製詩云
玉液乍凝仙掌露絳紗初脫水晶丸蓋體物之工
矣時羣臣皆應制焉

郭熙河陽溫縣人以畫得名其子思後登科熙喜
甚乃於縣庠宣聖殿內圖山水窠石四壁雄偉清
潤妙絕一時自云平生所得極意於此筆矣熙能
爲遠景意趣益新器不相雜亦名手也貴人家收
熙一景山水二十四幅掛高堂上森然若在林壑
間未易得也思後爲待制乃重資以收父畫欲晦
其迹也

文潞公爲相日赴祕書省曝書宴令堂吏視閣下
芸草乃公往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蠹
出何書一坐默然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畧公喜甚
卽借以歸

荆公退居鍾山常獨遊山寺有人擁數卒按縢據
牀而坐驕氣滿容慢罵左右爲之辟易公問爲誰
僧云押綱張殿侍也公卽索筆題一詩於扉云日
銜天憲手持鈞已是龍墀第一人回首三千大千
界此身猶是一微塵

李端叔云樂毅論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閒砧
聲清遠因視之乃樂毅論石刻裂於下也而已斷

裂矣遂載歸完理緝綴櫝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故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字則其碎而不可緝者良可惜也端叔之說如是予又嘗見一本在章申公家聞今尚存是唐人臨本不知即高紳所得者否或別本也

七言絶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荆公多喜爲之極爲清婉無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槩舉予每愛俞紫芝秀老歲杪山中云石亂雲深容到稀鶴和殘雪在高枝小軒日午貪濃睡上碧莎趙鼎之子雍春日云拂牀敬枕晝初長好夢驚回燕語忙深竹有花人不見直應風轉得幽香曾紆公袞江樾軒書事云卧聽灘聲漱漱流冷風凄雨是深秋江邊石上烏相樹一夜水長到梢頭胡直孺少汲春日云風雲吹絮柳飛花睡起鈎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曾繹仲成還家塗中云疎林殘嶺起昏鴉臘盡行人喜近家江北江南春信早傍籬穿竹見梅花劉無極希顏漾花池云一池春水綠如苔水上新紅次第開閒倚東風看魚樂動搖花片却驚猜王銍性璧德操偶成云松下柴門久不開只有蝴蝶雙飛來密蜂兩脾大如氈應是山前花又開吳可思道病酒云無聊病酒對殘春簾幌重重更掩門惡雨斜風花落盡小樓人下欲黃昏又春霽云南國春光一半歸杏花零落淡胭脂新晴院宇寒猶在曉絮欺風不肯飛趙士掞才孺登天清閣云夕陽低盡已西紅百尺樓高萬里風白髮年年何處得只應多在倚欄中李尉去言春晚云花瘦煙羸可奈何不關渠事鳥聲和無人掃地驚春晚分付輕紅上碧莎趙鼎之子雍春日云拂牀敬枕晝初長好夢驚回燕語忙深竹有花人不見直應風轉得幽香曾紆公袞江樾軒書事云卧聽灘聲漱漱流冷風凄雨是深秋江邊石上烏相樹一夜水長到梢頭胡直孺少汲春日云風雲吹絮柳飛花睡起鈎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曾繹仲成還家塗中云疎林殘嶺起昏鴉臘盡行人喜近家江北江南春信早傍籬穿竹見梅花劉無極希顏漾花池云一池春水綠如苔水上新紅次第開閒倚東風看魚樂動搖花片却驚猜王銍性璧德操偶成云松下柴門久不開只有蝴蝶雙飛

之山村云家依溪口破殘邨身伴渡頭零落雲更向空山拾黃葉姓名那有世人聞陳與義去非秋夜云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明莫遣西風吹葉落只愁無處著秋聲如此之類甚多不愧前人

翟公巽謝對衣金帶鞍馬表云顧臣非緇衣之宜敢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葉少蘊謝賜歷日表云豈特千歲之日可坐而致將使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汪彥章賀進築隆兌二州及城寨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谿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經史全語而工者

紹聖初元東坡帥中山得黑石白脈如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作白石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

歐陽文忠於修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祁所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令刪修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歎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史局舊例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列傳亦功深者為日且久豈可掩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公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公為始也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

李博宣和間仕大府卿因職事陛對嶽宗問曰知卿年彌高而色不衰中外稱卿有內丹之術可具

術以進博曰陛下盛德廣淵睿智日新學有緝熙於光明臣雖不學敢以誠對謹領聖訓容臣具術以聞明日乃進曰臣聞內觀所以存其心也外觀所以養其氣也氣也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形住則長生久視上下與天地同流天道運而不積聖人知而行之大道甚易知其易行以簡以簡易而天下之理得也人之所恃以生者自此始矣蓋日月運轉寒暑往來天地所以長久

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眞人所以住世故丹元子曰
形以神住神以氣集氣體之充也形神之舍也氣
實則成氣虛則敗氣住則生氣耗則滅此廣成子
所以保氣而烟蘿子所以煉氣也然則一言而盡
保煉之妙者其唯嚥納乎故曰一嚥二嚥雲蒸雨
至三嚥四嚥內景充實七嚥八嚥心火下降腎水
上昇水火既濟則內丹成可以已疾可以保生可
以延年可以超昇臣謹刪其繁絮撮其摳要直書
其妙以著於篇上篇曰進火候每日子後午前若

於五更初陽盛時尤佳就坐榻上面東或南握固
盤足合目主腰而坐澄思靜慮內藏五藏仰面合
口鼻中引出清氣氣極則生要而嚥之每一嚥縮
穀道一縮再引則如之至再至三若氣極不能任
則低頭微開口以吹寧出之勿令耳聞出氣之聲
如此凡三次是爲進火候一周天俟氣調勻然後
行水下篇曰進水候口火鼻中取鼻涕口中取液
聚爲一處多多益辦俟甘而熱卽閉口仰面亞腰
左顧一嚥正中一嚥分三嚥而下內想一直下丹

田每一嚥亦縮穀道一縮如此一遍是爲行水一
周天每進火行水畢然後下榻行履自如後叙曰
五行水火爲初人生水火爲急此是極易之要法
上奪天地造化學道修眞之士初行頗覺臍下如
火飲食添進四肢輕快是其驗也行而久之則髮
白再黑齒落重生精神全具復歸嬰兒寒暑不能
侵鬼神不能冤千二百歲壽比彭老漸爲眞人矣
徽宗見而嘉納之梁帥成錄其說以示人乃簡易
之道第行之者不能悠久耳或云虞謨君明修養

有得亦秖行此法也
翰苑歲供禁中立春端午貼子前後多矣率多擬
效舊語故少新意惟能道宮禁一時之事者爲妙
王履道皇帝閣云彤霞旖繞觚稜樓雪融銀滴
半層別院擬開延福宴夾城先試景龍燈妃嬪閣
云玉燕翩翩入髻雲花風初掠縷金裙神霄宮裏
驂鸞侶來侍長生大帝君政和七年所進也有皇
后閣云藥笈琅函受祕文清虛道合玉晨君瑤臺
夜靜朝眞久金屋春寒閟鍊勤妃嬪閣云曈曨曉

日上金鋪的瞭春氷泮玉壺繡戶綠窗塵不到疑
酥點就輞川圖重和二年所進也不惟才思清麗
皆紀當時事也
冠萊公有妾曰蒨桃公因會賓歌姬以柬綾蒨桃
作二詩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柬綾美人猶自意嫌
輕不知織女螢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勁衣單
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
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
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豔歌宋張
邦基

東坡寄柳子玉云聞道床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
卿卿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未上座贈
君無語竹夫人蓋俗謂竹几爲夫人也山谷云竹
夫人乃涼寢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
青青竹之所長故名曰青奴嘗作詩曰穠李四絃
風掃席昭華三弄月侵床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
青奴一味涼穠李昭華貴人家兩女奴也張文潛
後作竹夫人傳

吳縣潘世恩芝軒輯

温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中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卽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盃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已温公先塋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眞飯

土盆啜土鉶也公享之如太牢既退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暑說公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旣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宋馬遵子

洛中邵康節先生術數旣高而心術亦自過人所居有圭竇窦牖圭竇者牆上鑿門上銳下方如圭

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欲冬至宜禁嗜欲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欲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大損人耳僕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洛中邵康節先生術數旣高而心術亦自過人所居有圭竇窦牖圭竇者牆上鑿門上銳下方如圭

彼聖人粵有端木而禹玉獨於第六韻用之上睠顏氏願爲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則其奇巧亦異矣哉

杜工部送重表姪王砅評事詩云秦王時在坐眞氣驚戶牖又云次問最少年虬鬚十八九然十八九三字乃出於丙吉傳云武帝曾孫在掖庭外家者至今十八九矣其語蓋出於此始信杜老用事若出天成其大畧如此今特舉此一篇

之狀甕牖者以敗甕口安於室之東西用赤白紙糊之象日月也其所居謂之安樂窩先生以春秋天色温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遊於諸公家諸公者欲其來各置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艮賤咸逆於門迎入窩爭前問勞且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婦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能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爲分別之人人皆得其歡心於是酒殽競進厭飲數日徐遊一家月餘乃歸非獨見其心術之妙亦可想見洛中士風之

美聞之於司馬文仲揖

前漢百官表少府之屬官凡五十餘人有藁官掌米穀以奉至尊然學者多疑藁字之義僕考唐百官志導官令掌導擇米麥凡九嬪皆隨精粗考其耗損而供然漢導字下從寸唐藁字下從禾今按韻畧瑞禾一莖六穗謂之藁恐唐只瑞禾名官也僕嘗以此問舅氏笑曰此蓋讀司馬長卿封禪書誤耳書云導一莖六穗於庖注云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加禾之米也後人訛只瑞禾爲藁遂併官名失之可一笑也鼂張耒相蘆端友不備交於鑾

唐人字畫見於經幢碑刻支字者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人所能及蓋唐世以此爲選官之法故世競學之遂至於妙唐選舉志云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詞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或曰此敝政也豈可以字畫取人乎難之者曰今之士人于此狀貌奇偉言詞辯博判斷公事既及優長而更加以字畫遒美有歐虞褚薛顏柳之法士

大夫能全此美者亦自難得況銓選之間乎聞之

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蓋有一榜有宰相數人者古無有也太平五年蘇易簡下李沆向敏中寇準王旦咸平五年王曾下王隨章得象淳化三年孫何下丁謂王欽若張士遜慶歷三年楊寘下王珪韓絳王安石呂公著韓縝蘇頌元豐八年焦蹈下白時中鄧居中劉正夫其餘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之明效大驗也或曰不

然以本朝崇尚進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前未嘗尚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他途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見矣

蘭亭序在南朝文章中少其倫比或云絲即是絃竹即是管今疊四字故遣之然此四字乃出張禹傳云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始知右軍之言有所本也且文選中在蘭亭下者多矣此蓋昭明之誤耳

李百藥父與友陸乂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歎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鄫子籍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號奇童今按昭公十八年傳鄫人籍稻注云鄫妘姓國也其君自籍稻蓋履行之昭公十八年經書邾人入鄫注云鄫國今琅邪開陽縣也蓋籍當呼爲典籍之籍謂履行之而計其數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稻方生也而徐陵以爲刈非矣

温公私第在縣宇之西北數十里質朴而嚴潔去市不遠如在山林中廳事前有梂華齋乃諸弟子肄業之所也轉齋而東有柳塢水四環之待月亭及竹閣西東水亭也巫咸梂乃附縣城爲之正對巫咸山後有賜書閣貯三朝所賜之書籍諸處牓額皆公染指書其法以第二指尖抵第一指頭指頭上節微屈染墨書之字亦尺許大如世所見公生明字惟巫咸梂字差大爾園圃在宅之東温公嘗宿于閣下東畔小閣侍吏惟一老僕一更二點即令老僕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罨火滅燭而睡至五更初公即自起發燭點燈著述夜夜如此天明即入宅起居其兄且或坐于牀前問勞話罷即回閣下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寡聞也 宋歐陽修歸田錄

王文正公爲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爲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思欲歸己怨使誰當間者歎服以爲名言

李文靖公爲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爲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爲不切于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陳康肅公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于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爲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子承旨皆爲名臣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

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賜予稱奉勑江南句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眞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名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竢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歆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宴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府已上皆遂以爲第一人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沒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

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爲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蔡君謨既爲予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爲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君謨大笑以爲太清而不俗

謹案亦見稗海第三函宋李昌齡樂善錄

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淸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佳物玆又可笑也淸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終日不滅

仁宗初立今上爲皇子令中書名學士草詔學士王珪當直詔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羣公皆以王爲眞得學士體也

呂文穆公以寬厚爲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

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爲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爲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凡鎖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爲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爲三卷禹玉余爲校理時武

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曰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會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爲白髮翁也謹案石林燕語蘇參政易簡登科時宋尚書白爲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爲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爲學士宋嘗贈詩云昔日曾爲尺木階今朝眞是靑雲友歐陽文忠亦王禹玉南廟主文相距十六年亦同爲翰林學士故歐公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爲白髮翁之句二事誠一時文物之盛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

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濫竽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爲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爲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權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史奔走往來閒以滑稽嘲謔形於諷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目爲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韓退之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小說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書九月柿葉赤而實紅則退之詩乃謂此也宋蘇軾東坡志林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梁簡文答南平王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杖引

舊讀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

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昨日復遊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畧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百餘年已有遲留之語則此魚自珍貴蓋久矣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耶

陶靖節云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軒以容安名之

柳公權論研甚貴青州石末云墨易冷世莫曉其語此研青州甚易得凡物爾無足珍者蓋出陶簡

中無潤澤理唐人以此作羯鼓鞚與定州花瓷作對豈研材乎研當用石鏡當用銅此其材本性也以瓦爲研如使鐵鏡耳人之待瓦研鐵鏡也微而責之也輕粗能磨墨照影便稱奇物其實豈可與眞材本性者同日而語哉

子由作栖賢僧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也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子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楊州芍藥爲天下冠蔡繁卿爲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枝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奸民大病之余始至問民疾苦以此爲首遂罷之萬花本洛陽故事亦必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

謹案墨莊漫錄西京牡丹間于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宴集之所以花爲屏帳至于梁棟柱拱悉以竹筒貯水簪花釘挂舉目皆花也楊州產芍藥其妙者不減于姚黃魏紫蔡元長知淮揚日亦效洛陽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爲人頗病之元祐七年東坡來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判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王定國云花會檢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公爲政之惠利于民率皆類此民到于今稱之

蔡君謨始加

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彥國歎曰君謨乃爲此耶
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
史補云酒有鄂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榮陽之土
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
道雲安麴米春才傾一盞便醺人裴鉶作傳奇記
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
則拋青春亦是酒名也
近閩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
中浸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會故人朱壽昌康

叔守鄂州某以書遺之乃立賞罰以變此風而黃
之士石耕道雖椎魯無他長然頗誠實喜爲善乃
使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
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連書其
出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輒少遺之若
歲活得百箇小兒亦閒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
出十千
東坡居士移守文登五日而去官眷戀山海之勝
與同僚飲酒口賓樓上酒酣作此木石一紙投筆

而歎自謂此來之絕河內史全叔取而藏之
某倅武林日夢神宗名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
女童捧紅靴一隻命某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
女之絲鉄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既畢進御
上極歎其敏使宮女送出睇睨裙帶間有六言詩
一首云百疊漪漪風皺六鉄縱縱雲輕植立含風
廣殿微聞環珮搖聲
子嘗夢客有携詩相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
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

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
所以修不賊其牛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步隊相遠饑甚入一
村寺中一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
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云有肉無蔬公益奇之
餽以一蒸豬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
肉耶抑有他技也僧自言能詩公令賦蒸豚援筆
立成詩云嘴長毛短淺含膿久向山中食藥苗蒸
處已將蕉葉裹熟時更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

釘軟熟眞堪玉筯挑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只合
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
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
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
爾後寂寥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蒼波萬古流不
盡白鶴雙飛意自閒萬馬不嘶聽號令諸番無事
樂耕耘可以並駟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
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又云露布朝馳玉闕塞捷
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耳

世人見古有見桃花而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
花作飯五十年轉没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
公主爭道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
夫求之豈可得哉
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辭一
篇而已予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
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
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予來汝南地平無山清頴之外無以娛予者而地
近亳坡特宜檜栢自拱把而上輒有樛枝紐紋治
事堂二栢與薦福兩檜尤爲殊絕孰爲使子安此
寂寞而忘歸者非此君也歟
吾嘗疑米元章用筆妙一時而所藏書眞僞相半
元祐四年六月十二日與章致平同過元章致平
謂吾公嘗見親發鎖兩手捉書去人丈餘近輒掣
去者乎元章笑遂出二王長史懷素輩十許帖子
然後知平時所出皆苟以適衆目而已
唐末五代文章藻麗字畫隨之而楊公凝式筆蹟
獨雄強往往與顏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稱
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要宋寒而李俗
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謨天資既高學識亦至
當爲本朝第一
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爲至言
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
求其所短大字爲少疎也天資既高又輔以篤學
其獨步當世宜哉近歲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
特爲明之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
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
有二蛟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
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
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
往往有温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
手指螺文也既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
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
枚如虎豹者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而曰虛得名耳已而坐卧
其下三日不能去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古
所無有也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邱氏傳寶之今
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蘭坐碧草春至不知湘
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末有見人作是詩者辭
氣殆是李謫仙都下見有人攜一紙文書字則顏
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云朝披

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亦非太白不能道也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予病
目昏將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黠洗目有病當
有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魯直語云治
日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
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錄之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此語極有理又云
眞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此善譬
喻者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
崩雪如風中雲如羣鶴舞參寥子問主人乞此地
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卽子
欲作庫頭參寥子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
汝作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
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曰棋聲花院閉旛影石
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於松陰滿地不見
一人唯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

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烏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材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臨皐亭下八十餘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峩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

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問杜甫似何人

仲游曰司馬遷僕嘗而不答蓋與曩言會也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

祥符末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王旦爲天書使常悒悒不樂上之初卽位李沆爲相旦參知政事沆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若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既寢疾欲削髮披緇以殮素善大年死後諸子欲從之大年以爲不可乃止雖以富貴終身而實不得志也 宋蘇轍龍川別志

眞宗初卽位李沆爲相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帝深以爲然故終帝之世數人者皆不見用是時梅曾皆以才名自負嘗遣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閤門疏論仲舒言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然沆在中書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而罷致堯故自眞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士由沆力也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

而訪之呂公時爲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他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余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亦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置之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爲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道其事於許公神道碑略敘

晁文元公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爲仁宗所優異帝以君子長者稱之天禧初因草詔得對命坐賜茶既退已昏夕眞宗顧左右取燭與學士中使就御前取燭執以前導之出內門傳付從史後世宴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其曹冀王彬前後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首諸子賢令璋琛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

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

花餘皆自戴上忽顧公令內侍爲戴花觀者榮之其孫端稟常爲余言宋王閻之遞水燕談錄

仁宗朝司天奏月朔日當食而陰雲不見事同不食故事當賀司馬光曰日食四方皆見而京師獨不見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尤甚不當賀詔嘉其言後以爲例

宰相王溥父祚少爲太原掾屬宿州防禦使既老溥勸其退居洛陽居常怏怏及溥爲相客或候祚

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朶所賜止親王宰臣眞宗顧文元及錢文僖各賜一朶又嘗侍宴賜禁中名花故事惟親王宰相卽中使爲插

何以及此雖漢之馬郭迨無以過此嗚呼盛哉

諫議大夫陳省華生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皆
爲天下第一晚年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
叟知樞密院次子堯咨知制誥史館少子堯咨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
侍立常也士大夫以陳氏爲榮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使
宦官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
監軍黃德和或乞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文

靖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
對曰臣待罪宰相不與中貴私交無由知其賢否
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職與同罪仁宗從之翊
日都知叩首乞罷諸監軍士大夫嘉公有謀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爲延州指使是時西邊用
兵公以才勇智畧頻立戰功常披髮面銅具馳突
賊酋敵人畏懾無敢當者公識度宏遠士大夫翕
然稱之而尤爲韓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稱爲國器

酌御盞親勸數日朝辭上遣中使以手劄諭公留
文正以春秋漢書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
不足尚也公於是博覽書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
功登輔弼書史策配享宗廟爲宋名將天下稱其
賢公初爲延州指使後顯貴天下獨呼公爲狄天
使謹案石林燕語狄武襄狀貌奇偉初隸掖聖籍
中爲延州指使范文正一見知其後必爲名將
授以左氏春秋遂折節讀書自春秋戰國至秦漢
用兵成敗貫通如出掌中與尹師魯尤善師魯與
論兵法終不能屈連立戰功驟至涇原經畧招討
副使仁宗聞其名欲召見會寇入平涼詔圖形以
進於是天下始聳然畏慕之

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故公之
退十有餘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熙寧末余

夜宿青州北溜河馬鋪晨起行見村民百人歡呼
踴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傳司馬爲宰相矣
余以爲雖出於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
子瞻爲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
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既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
庶盡臣子之誠既見卽日對御錫宴顧問溫渥上
酌御盞親勸數日朝辭上遣中使以手劄諭公留
清明飭有司與公備二舟泝沂遡洛清明日錫宴

玉津園公作詩示同席翊日上用公韻屬和親灑
宸翰就第賜公特命三省以上赴瓊林苑宴餞復
賜御詩送行公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宴者
三錫詩者再顧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異
韓魏公元勳舊德夷夏具瞻熙寧酉守北都遼使
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呼
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是時悉書名
其爲遼人尊畏如此每使至必問侍中安否其後
公子忠彥奉使遼王問嘗使中國者曰國使類丞
相否曰類卽命工圖之
慶歷二年仁宗用范文正公參知政事韓魏公富
韓公爲樞密副使天下人心莫不懽快徂徠石守
道作聖德詩曰惟仲淹一夔一卨又曰琦以間
禴豈視店楔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後富范爲宋
之名臣而魏公定册兩朝措天下於太山之安人
始嘆石之知人也
王沂公當軸以厚重鎭天下尤抑奔競張師德久
次館閣博學有時望而不事造請最爲魯肅簡所

知一日中書議除知制誥者魯盛稱張才德沂公
以未識爲詞魯密諷張見沂公張辭不往魯屢諷
之張重違魯意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
悔恨他日中書復議魯無以易張曰向已爲公言
之矣沂公曰張君器識行義足以爲此然尚有請
詷耳逾年方命掌誥沂公之取人如此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詩
廳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
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守道諷易

離卦九三爻且曰樂以妄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
鼓缶不與大耄之嗟公以淳德奧學勸講禁中二
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終始全德近世少匹
初歐文忠公與趙少師槩同在中書嘗約還政後
再相會及告老趙自南京訪文忠公於潁上文忠
公所居之西堂曰會老仍賦詩以志一時盛事時
翰林呂學士公著方牧潁職兼侍讀及龍圖特置
酒于堂宴二公文忠親作口號有金馬玉堂三學
士淸風明月兩閒人之句

蒲中李續好學有高志廬中修條山以泉石吟詠自樂未嘗造州縣眞宗祀汾陰詔赴行在續不起有表稱謝云十行溫詔初聞丹鳳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

進士之舉至本朝尤盛而沿革不同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訴訟帝御講武殿覆試覆試自此始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次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曄榜始宴自呂蒙正榜始賜同出身自王世則榜始賜別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堯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彌封謄錄覆考編排皆始於景德祥符之間雍熙中著作佐郎樂史特賜進士及第詔附於興國五年第一等之下賜第附榜始於此

眞宗朝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慶歷中子明逸子飛彥遠子高相繼制舉登科嘉祐末蘇軾弟轍同年制策入等衣冠以爲盛事故子高謝啟云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十年之間並進者兄弟瞻汝州謝表曰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而子瞻入等尤高故謝啟曰誤玷八虛之等謹案石林燕語仁宗初復制科立等甚嚴首得富鄭公吳春卿公而下皆第四安道蘇儀甫惟吳春卿入三等富公自是訖蘇子瞻方再入第三等設科以來兩人而已故子瞻謝啟云誤占八虛之等 希白

四人無替于祖烈

和魯公疑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唐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程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輒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爲榮其後相繼爲相當時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盡相傳謹案石林燕語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己登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爲高下也謂之傳衣鉢和疑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于魯與疑皆同世以爲異也

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王子公主九人方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麗各得其體眞天才也歐陽文忠公聞而嘆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未足尚也楊侍讀嶽之以能詩聞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

百篇獻上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和賜且語近臣曰樾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禮部侍郎選士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之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烟自直戰地雨長腥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嶲川哭江爲云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烟元夜云春

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繞庭松露溼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遲桐葉雨聲寒

楊文公初爲光祿丞太宗頗愛其才一日後苑賞花宴詞臣不得預以詩貽諸館閣曰聞帶宮花滿鬢紅上林絃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諸公不敢匿以詩進呈上詰有司所以不召左右以未貼職例不得預卽命直言院免謝

令預晚宴時以爲榮

海陵西溪鹽場初文靖公嘗官於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刻石後范文正公亦嘗臨蒞復題一絕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後人以二公詩筆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爲人貴重護欄歲久茂盛每歲花開百朵爲海濱之奇觀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義天下宗師凡世俗所嗜一無留意獨好古石刻自岐陽石鼓岱山鄒繹之篆下及漢魏以來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塚莫不皆取以爲集古錄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撮其大要列爲目錄并載可以正史學之缺謬者以傳後學跋尾多公自題復爲之序請蔡君謨書之眞一代之絕筆也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健能爲方丈字謂之堆墨目爲八分凡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牓多公親蹟

建茶盛於江南近歲制作尤精龍團茶最爲上品一斤八餅慶歷中蔡君謨爲福建運使始造小團

以充歲貢一斤二十餅所爲上品龍茶者也仁宗
尤所珍惜雖宰相未嘗輒賜惟郊禮致齋之夕兩
府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爲龍鳳花貼其上
八人分蓄之以爲奇玩不敢自試有佳客出爲傳
玩歐陽文忠公云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
者也嘉祐中小團初出時也今小團易得何至如
此多貴謹案歸田錄茶之品莫貴于龍鳳謂之團
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歷中蔡君謨爲福建
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謂之小
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
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
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縷金花于其上蓋其貴重如

此

皇祐中范文正公鎮青州再興龍偺舍西南洋溪中有
醴泉湧出公搆一亭泉上刻石紀之其後青人思
公之德目之曰范公泉環泉古木蒙密塵迹不到
去市廛纔數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
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眞
物外之遊似非人間世也歐陽文忠公劉翰林貢
父及諸名公多賦詩刻石而文忠公及張禹功蘇
唐卿篆石榜之亭中最爲營邱佳處

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
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爲傾邪險詖
不足爲善而舊圖反爲奇箭多與之算如倚竿帶
劒之類今皆廢其算以罰之顚倒反覆惡之大者
奈何以爲上當如倒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中算以
明逆順大抵以精審者爲上偶中者爲下使夫用
機徼幸者無所措手此足以見公之志雖嬉戲之
間亦不忘于正也

唐彥猷清簡寡慾不以世務爲意公退居一室蕭

然終日默坐惟吟詩臨書烹茶試墨以此度日嘉
祐中守青得綠石于黑山琢爲研其理紅黃相參
文如林木或如月暈或如山峯或如雲霧花卉石
自有膏潤泛墨色覆之以匣數日不乾彥猷作研
錄品爲第一以爲自得此石端溪龍尾皆置不復
視矣

李尚書公擇少讀書于廬山五老峯白石庵之僧
舍書幾萬卷公擇既去思以遺後之學者不欲獨
有其書乃藏于僧舍其後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

云李氏藏書山房而子瞻爲之記

張廷老名珙唐安江原人年七十餘步趍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氣血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宋陸游老學庵筆記

愼東美字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樽及一盃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盃就其罇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之語酒盡各散去

唐仲俊年八十五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歐陽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詩歐詩云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初但謂桃花有一種早開者又曰謝眺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在昉傳又有耳及遊成都始識所謂小桃者上元前後卽着花狀如垂絲海棠曾子固雜識云正月二十間天章閣賞小桃正爲此也

唐彥猷硯錄言青州紅絲石硯覆之以匣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卽其氣上下蒸濡着於匣中有如雨露又云紅絲硯必用銀作匣凡石硯若置銀匣中卽未乾之墨氣蒸上騰其墨乃着盖上久之盖上之墨復滴硯中亦不必經夜也銅錫皆然而銀尤甚雖漆匣亦時有之但少耳彥猷貴重紅絲硯以銀爲匣見其蒸潤而未嘗試它硯也

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于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盛於它時予客蜀數年屢赴此集未嘗不晴蜀人云雖藏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

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故沈約傳云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湖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在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襲南朝語爾往時諸晁謂詩爲詩章亦非也

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惟西京富鄭公園中一株挺然獨立高四丈圍三尺餘花大如盃旁無所附宣和初景華苑成移植於芳林殿前畫圖進御

仁宗慶歷初嘗詔儒臣檢討唐故事日進五條數喻近臣以爲有補其後久廢元祐間蘇子容爲承旨在經筵復請如故事史官學士採新舊唐書諸帝所行及羣臣獻納日進數事因詔講讀官遇不講日各進漢唐故實三事子容仍於逐事後畧論是御製碑賜魏公家或云卽禹玉之辭也

得失大旨當時遂以爲例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

國朝經筵講讀官皆坐乾興後始立盖仁宗時年尙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爲故事

熙寧初呂申公王荊公爲翰林學士吳冲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爲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復請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宇夫爲判院是申公等言蘇子容簒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爲講讀官曰侍盖侍天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侍

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爲二申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唯當講官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神宗初欲爲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爲學士密詔禹玉具故事有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聞于是御製碑賜魏公家或云卽禹玉之辭也

官制行內兩省諸廳照壁自僕射而下皆郭熙畫樹石外尙書諸廳照壁自令僕而下皆待詔書周官蘇子容時爲吏部侍郎謝幸省進官表云三朝漢省已叨過聲之恩六典周官願謹書屏之戒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爲十卷刻石于秘閣世傳爲閣帖是也中間晉宋帖多出王貽永家貽永祁公之子國初藏名書畫最多眞蹟今猶有爲李駙馬公炤家所得者實爲奇蹟而當時摹勒出待詔手

筆多疑滯間亦有僞本如李斯書乃李陽氷王密
德政碑石本也石後禁中被火焚絳人潘師旦取
閣本再摹藏于家爲絳本慶歷間劉丞相沆知潭
州亦令僧希白摹刻于州廨爲潭本絳本雜以五
代近世人書微出潭下希白自善書潭本差能得
其行筆意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于木板無
甚精彩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燾爲館
職取淳化所遺與近出者別爲續法帖十卷字多

作隸體又每下矣

張僕射齊賢爲相其母晉國夫人年八十餘尚康
強太宗方眷張時召其母入內親欵如家人余嘗
于張氏家見賜其母詩云往日貧儒母年高壽太
平齊賢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一手詔云張齊賢
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於家孝事君忠婆
娑老福見兒榮貴祖宗誠意待大臣簡質不爲飾
蓋如此也

元豐末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纔八十矣神
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
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
酌中恰好卽止上以爲名言

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敕書
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白紙有
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于後乃謂之貼
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于
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黃

曾宣靖公提舉修英宗實錄成將上故事當遷一
官曾官已左僕射乃預辭于上曰臣官進一等則

爲司空此三公之職坐而論道不可以賞勞神宗
以爲誠遂從其請書上曾獨不遷官人以爲得體
咸平三年王魏公知舉數日卽院中拜同知樞密
院事當時以爲科舉盛事余紹聖試禮部時鄧安
惠公溫伯以翰林學士承旨知舉不就拜尚書右
丞時試已第二場鄧公自廳事上馬揚鞭左右揖
諸生而去自魏公後繼之者惟鄧公也

舊制學士以上賜御仙花帶而不佩魚雖翰林學
士亦然惟二府服笏頭帶佩魚謂之重金元豐官

制行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雜學士皆得佩魚故蘇子瞻謝翰林學士表云玉堂賜簽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謹案歸田錄國朝賜佩事已復夫之惟兩府之臣則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也乃創爲金銙之制以賜羣臣方圓毬路以賜兩府御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備仗北使則佩魚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爲笏頭御賜花爲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初卽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當語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長久之術因曰莫若參用文武之士吾欲其首篇早梅云如今未說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定公宋元憲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文正文定皆再年文定二十九年元憲二十七年文正公李文天而文穆三入爲尤盛初文正行卷見薛簡肅公國朝狀元爲相者四人呂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裕鄭畋集中近歲或盡出于宰相進呈訖但召待詔卽私第書寫或詔學士宰相面授意使退而具奏然不能無改定也

于斜場中廣求俊彥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居正曰善是歲御試題以訓練將爲賦主聖臣賢爲詩蓋以示參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有也遂得呂文穆公爲狀頭李參政至第二人張僕射齊賢王參政化基等數人皆在其間自是連放五牓通取八百一人一時名臣悉自此出矣

唐詔令雖一出於翰林學士然遇有邊防機要大事學士所不能盡知者則多宰相以其處分之要者自爲之辭而付學士院使增其首尾常式之言而已謂之詔意故無所更易增損今猶見于李德裕集中近歲或盡出于宰相進呈訖但召待詔卽私第書寫或詔學士宰相面授意使退而具奏然不能無改定也

國朝狀元爲相者四人呂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定公宋元憲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文正文定皆再年文定二十九年元憲二十七年文正二十一年文穆三入爲尤盛初文正行卷見薛簡肅公其首篇早梅云如今未說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

開簡肅讀之喜曰足下殆將作狀元了做宰相耶謹案避暑錄話後百餘年間未有繼者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縝始爲之王伯庸名堯臣榜韓魏公第二趙康靖公第三嘉祐末魏公爲相康靖爲參知政事伯庸雖先罷去而魏公與康靖同在政府當時號爲盛事熙寧末王荊公相韓康公王禹玉爲參知政事三人亦皆同年仍在第甲連名禹玉第一康公第二荊公第三公再入仍與康公並相尤爲難得時陸子履作詩云須信君王重儒術一時同榜用三人

國初天下始定更崇文士白殿試親放榜狀元往往遂見峻用呂文穆公太平興國七年登科入年已爲參知政事李文正昉乃座主于是爲相與文穆同在二府後五年文正龍文穆遂代爲相李文定公景德二年登科天禧元年爲參知政事後三年爲相距登第亦纔十六年登第時寇萊公已爲相馮魏公已爲參知政事後亦代萊公爲相而魏公尚樞密使其後王文正公以咸平五年登科大中祥符九年爲參知政事乾興元年爲相距登第

三十一年登第時馮魏公爲同知樞密院事王冀公爲參知政事亦代魏公爲相而冀公方自江帥再入爲首相自是無復繼後除唐故事也歐陽文忠國朝知制誥必召試而後除唐故事也歐陽文忠記不試而除者惟三人陳文惠楊文公與文忠此乃異禮自是繼之者惟元祐間蘇子瞻一人而已近例凡自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者皆不試蓋起居舍人遇中書舍人闕或在告則多權行辭而已試之矣故不再試遂爲故事

寇萊公初入相王沂公時登第後爲濟州通判滿歲當名試館職萊公猶未識之以問楊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與之亦無素但見其兩賦志業實宏遠因爲萊公誦之不遺一字萊公大驚曰有此人乎即名之故事館職皆試于學士院或舍人院是歲沂公特試于中書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爲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

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祕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
驛召面問因力爲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
樂徙祕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祕後創居第于曹
門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雖不爲趙普後世子孫
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爲太保歐陽文忠作
王魏公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
親聞其家子弟言之

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誌
末言居翰苑者皆謂淩玉清遡紫霄豈止于登瀛

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爲學士院之
稱而不爲榜太宗時蘇易簡爲學士上嘗語昆堂
之設但虛傳其說終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玉
堂之署四字賜之易簡卽扃鐍置堂上每學士上
事始得一開視最爲翰林盛事紹聖間蔡魯公爲
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廟諱去
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天聖三年錢思公除中書門下平章事錢希白爲
學士當制希白于思公從父兄也兄弟當時

以爲盛事建中靖國元年曾子宣自樞府入相子
開適草制本朝惟此二人而已

仁宗留意科舉由是禮闈知舉任人極艱天聖五
年春榜王沂公當國欲差知舉官從臣中無可意
者因以劉中山筠爲言時劉知潁州仁宗卽命驛
召之是歲廷試王文安公堯臣第一韓魏公第二
趙康靖公第三

李文定公在場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預省試主司
皆欲得之以置高第已而乃不在選主司意其失

考取所試卷覆視之則以賦落韻而黜也遂奏乞
特取之王魏公時爲相從其請既廷試遂爲第一
蘇子瞻自在場屋筆力豪騁不能屈折于作賦省
試時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梅聖
俞作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似孟子然
中引皐陶曰殺之三戮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亟
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以爲他考官所落矣
卽擢第二及放榜聖俞終以前所引爲疑遂以問
之子瞻徐曰想當然耳何必須要有出處聖俞大

駭然人已無不服其雄俊
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
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歷末晏公守宛邱文
正赴南陽道過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皆
稱門生將別以詩敘殷勤投元獻而去有曾入黃
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就師資之句聞者無不歎服
王禹玉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爲翰林學士其家
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牓皆有人登科熙寧初葉
尚書祖洽榜開喜燕席上和范景仁詩云三朝遇

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無有也
王沂公初就殿試時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爲
相適求婿語其夫人曰吾得婿矣乃舉公姓名曰
此人今次不第後亦當爲公輔是時呂文穆公家
亦求姻于沂公公聞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
氏唱名果爲第一晏元獻公嘗屬范文正公擇婿
久之文正言有二人其一富高一張爲善公曰二
人孰優曰富君器業尤遠大遂納富即富公也時
猶未改名以宰相得宰相衣冠以爲盛事爲善亦

安道舊名
趙清獻公每夜嘗燒天香必擎爐默告若有所祝
者數客有疑而問公公曰無他吾自少晝日所
爲夜必裒斂奏知上帝已而復曰蒼蒼眇冥吾一
夫區區之誠安知必能盡達姑亦自防檢使不可
奏者知有所畏不敢爲耳有周竦者嘗爲公門客
爲余言之
王禹玉作龐潁公神道碑其家送潤筆金帛外參
以古書名畫三十種杜荀鶴公及第時試卷亦是

一種
米芾知無爲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
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
脫巾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爲此詩必
自以爲得志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
適佳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
臺白蓮植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深潦之聲然亦澄
滌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爲幸乎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眞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淩晨携客往遊遣人走郤伯牛甫館宿夢至靈芝宮亦自爲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與白樂天院絕相類乃知天地間英靈之氣亦無幾爲人爲仙不在此則在彼更去迭來無足怪者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西京尤甚流殍自鄧唐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目今余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二三客修此故事

白樂天集自載李浙東言海上有仙館待其來之說作詩云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頃讀盧肇逸史記此事差詳李浙東李君稷也會昌初爲浙東觀察使言有海賈遭風飄海中一大山視其殿榜曰

蓬萊旁有一院扃鎖甚嚴花木盈庭中設几案或人告之曰此白樂天院在中國未來耳唐小說事多誕此既自見于樂天詩當不謬近世多傳王平甫館宿夢至靈芝宮亦自爲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與白樂天院絕相類乃知天地間英靈之氣亦無幾爲人爲仙不在此則在彼更去迭來無足怪者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西京尤甚流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余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爾余爲閔法例凡因灾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出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育父母之恩則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付之畧爲籍記使以

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
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
置之磽确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
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古方治暑無他法但用辛甘發散疏導心氣與水
流行則無能害之矣因記崇寧己酉歲余爲書局
時一養僕爲馳馬至局中忽仆地氣卽絶急以五
苓大順散等灌之皆不驗已踰時同舍王相使取
大蒜一握道上熟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濾去滓

刈其齒灌之有頃卽蘇至暮此僕復爲余御而歸
乃知藥病相對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沛縣城門
忽有板書釘其上或傳神仙欲以救人者沈存中
王聖美皆蓄其說而余親驗之
祖宗故事進士廷試第一人及制科一任回必入
館然須用人薦且試而後除進士聲律固其習而
有適會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強用之爾子瞻作
呂申公制云旣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
制科亦多由進士故皆試詩賦一篇惟富鄭公以
茂材異等起布衣未嘗歷進士旣召試乃以不能
爲詩賦懇辭詔試策論各一自是遂爲故事制科
人皆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
及劉丞相莘老舊以詩賦知名晚爲表章尤温潤
閑雅青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每願學於

古人然功烈如此其畢終難收於士論何傷其用經語也自大觀後時流爭以用經句爲工於是相與哀次排比預蓄以待問不問其如何粗可率合則必用之雖有甚工者而文氣揣地矣

孫龍圖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暝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傍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難今吾雖力屏俗事然至書帙則習氣未除亦不能遽

忘此累幸左右無此黠者以益其疾每顧一二村童殆是良藥也

國初猶右武廷試進士多不過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興國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畢文簡公一人而已自後太宗始欲廣致天下之士以文治是歲一百九人遂得呂文穆公爲舉首與張僕射齊賢宰相二人自是取人益廣得士益多百餘年間得六人者一榜楊寘榜王岐公韓康公王荊公蘇子容呂晦叔韓師樸得四人者二榜王岐公康公荊公皆連名得三人者三榜王沂公王文惠章郇公劉輝榜劉莘老章子厚蔡持正改科後焦蹈榜徐擇之白黨亭鄭達夫畢漸榜杜欽美唐欽叟呂元直中間或一人兩人而劉輝劉莘老章子厚二人榜亦連名蓋莫多於蘇楊二榜而王岐公等三人皆第一甲而連名尤爲盛也

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爲諱春秋晉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讒慝震夷伯之廟書乙卯晦以見異是也南郊必用冬至之日周禮也皇祐四年當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爲相預以爲言遂改爲明堂議者以爲得禮有國信不可無儒臣藝祖四年郊日至亦在晦先無知之者至期實儼始上聞不得已乃用十六日甲子非日至而郊惟此一舉講之不素也

晏元憲公雖早富貴而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燕飲而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頃有蘇丞相子容嘗在公幕府見每有嘉客必留但人

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已燦然矣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爲常前輩風流未之有比

王荊公初未識歐文忠公曾子固力薦之公願得游其門而荊公終不肯自通至和初爲郡牧判官文忠還朝始見之遂有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荊公猶以爲非知己也故酬之曰宅日儻能窺孟子此身安敢望韓公自期以孟於上帝同

子處公以爲韓愈公亦不以爲嫌及在政府薦可爲宰相者三人同一劄子呂司空晦叔司馬溫公與荊公也呂申公本嫉公爲范文正黨滁州之謫公又以經術自任而不從公然公於晦叔則忘其嫌隙於溫公則忘其議論於荊公則忘其學術不如是安能眞見三公之爲宰相耶世不高公能薦人而服其能知人苟一毫有蔽於中雖欲薦之亦不能知也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文忠公同爲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敕以保之而文忠不知也中歲常置黃黑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與一善念爲一善事則投一黃豆於別器暮發視之初黑豆多於黃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人強於爲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日防檢此與趙清獻公焚香日告其所行之事

富鄭公爲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詩自河北宣諭使還道除知鄆州徙青州讒者不已人皆爲公危懼會河北大饑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爲區畫散處境內屋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慨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讒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疑亦因是浸釋公

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變嘗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余舊有模本今忘之不復見

謹案滹水燕談錄載末富文忠公鎮青州會河決商胡北方大水流民塗入京東公勸所撫八州之民出粟以助賑給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舍又因山崖爲窟室以處流離擇廳居官無職事者各給以俸卽民所贍聚藉而受券以時給之器物薪芻無不完具不幸死者爲叢冢收瘞白爲文遣使踏視之明年夏大稔計其道里資遣還八州之間所活無慮五十餘萬人其募爲兵者又萬餘人仁宗嘉之拜公禮部侍郎公曰鄆災賑乏臣之職也辭不受○龍川別志富公知青州大饑民東流公以爲從來拯饑多聚之州歲穰而河卽大饑民東流公州縣人既猥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疫疾隨起居人亦致病斃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勝要路令饑民散入村落使富民不得固隄澤之利而等級出米以待之民重公令米穀大積分遣寄居閑官往主其事問有健吏翦民中有曾爲吏胥走隸者皆倍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擇地爲場掘溝爲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府公推其法于境內吏胥所在手書酒炙之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幾作叢冢葬之其間強壯堪爲禁卒者募得數千人刺指揮二字奏乞撥充諸軍時中有與公不相能者持之不報人爲公憂之公連上章懇請且待罪乃得報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爲法

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人風味尤工於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櫃街僦小屋與染工爲隣或問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於是與約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酌二百金如是日書數端米元章書自得於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卽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雍卽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旣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卽申紙共作字一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旣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友正旣未嘗仕其性介不多與人通故其書知之者少但不逮元章耳

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爲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爲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爲學士旣老頗爲蜀人所易延讓詩素平易近俳乃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王衍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餤爲上品以紅羅裹之

至今蜀人工爲餅餤而紅羅裹其外公厨大燕設爲第一

張文孝公觀一生未嘗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嘗作眞字文孝嘗自作詩云觀心如止水爲行見眞書可見其志也祁公多爲監司及帥在外公家文移書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辯不敢白必求能草書者問焉久之乃稍盡解世言書札多如其爲人二公皆號重德而不同如此或者疑之余謂文孝謹於治身秋毫不敢越繩墨自應不解作草字祁公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將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畧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始以太師繼之

王太師張鄧公太傅王魏公太保元豐末文潞公公衍至八十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詩寄太傅曰青雲歧路將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蓋謂是也

本朝宰相以三師致仕者元豐以前惟三人趙韓

公雖剛方清簡而洞曉世故所至政事號神明迎刃而解則疏通變化意之所鄉發於書者宜亦似之也

國朝宰相致事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六人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韓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李文定七十七龐潁公七十六文潞公八十一公衍至八十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詩寄太傅曰青雲歧路將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蓋謂是也

本朝宰相以三師致仕者元豐以前惟三人趙韓王太師張鄧公太傅王魏公太保元豐末文潞公始以太師繼之

將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畧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知何從得之存其孫彝處也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意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固多矣片紙折封尤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爲虛文安得復有隱情不盡不得已而苟從者皆可爲後法也

故事制科必先用從官二人舉上其所爲文五十篇考於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得召者不過三之一惟歐陽文忠公爲學士時所薦皆天下名士無

有不在高選者蘇子瞻兄弟李中書邦直孫翰林
巨源是也世遂稱歐陽善舉賢良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
先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
下一日忽見艤舟汴岸坐於船窗者唐臣也亟就
見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別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
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問意所欲往則從
之初不爲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
足卽已不求有餘差愈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相

顧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攜酒
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
有細字小詩一絕云集賢僊客問生涯買得漁舟
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訖不
復再見頃見王仲弓說此

顏魯公眞蹟宜和間存者猶可數十本其最著者
與郭英文論坐位書在永興安師文家祭姪季明
文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觀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
章閣待制王質家寒食帖在錢穆甫家其餘蔡明

遠帖盧八倉曹帖送劉太眞序等不知在誰氏皆
有石本坐位帖安氏初析居分爲二人多見其前
段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皆入內府世間無復遺
矣

國朝配享功臣於太廟橫街南東西相向設位太
祖室趙普曹彬太宗室薛居正石熙載眞宗室李
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室王曾呂夷簡英宗室韓琦
曾公亮神宗室富弼曹瑋哲宗室司馬光徽宗室
韓宗彥高宗室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視祖宗

文武臣各用二人侑食盖中興將相勳烈之盛不
得而遺也 宋周煇清波雜志

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唐處士張皐
云是爲養身之要范忠宣公親族間子弟有請教
于公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是爲
修身之要皆可銘于座右

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翦貼于禁中門帳
皇帝閱六篇其一曰漠然天造與時新根著泮流
一氣均萬物不須彫琢巧正如恭己布深仁皇后

闊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薰蘭藁領緣無煩刺繡
文曾在鸞宮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閤四
篇其一曰聖主終朝勤萬幾燕居專事養希夷千
門永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柳枝春端帖子不特
詠景物爲觀美歐陽文忠公嘗寓規諷其間蘇東
坡亦然司馬温公自著日錄特書此四詩蓋爲玉
堂之楷式自政宣以後第形容太平盛事語言工
麗以相夸殆若唐人宮詞耳近時楊誠齋廷秀詩
有玉堂著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寓忠誼爲君王

供帖子丁寧綺語不須工之句是亦此意頃得玉
堂集分爲八帙或云李漢老所編者亦有皇太子
府春端帖子

吳縣潘世恩芝軒輯

太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夐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襆物方眠熟卽呼之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晷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

其影日燦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子卽一數因開襆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唐段成式酉陽雜俎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譙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會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會曰子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子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爲一設遂詣會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中有蠅虎子數十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弗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于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停于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爲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沒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研先拂筆叩齒良久乃縱筆亳水上就視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揚以褌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

咸陽宮中有鑄銅人十二枚坐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組綬花彩儼若生人

筆四　三

筵下有銅管吐口高數尺其一管空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紉繩則琴瑟竽筑皆作與眞樂不異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七寶飾之銘曰瑛琫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出山林隱隱相次息亦不見銘曰昭華之管謹案此條不始於雜俎已見稗海第一函西京雜記之三卷中惟七函以下卽稗海續編爲振鷺堂重訂商氏本既因未登晉人小說于例自以雜俎爲主而附識其出處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哉不悅自意爲不祥隔日又奏于池上聲如故試彈于他處則黃鐘也直因謂蕤賓夜復鳴彈于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于此取大蓮葉置研格下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囷如象鼻傳嗡之名爲碧筒杯歷下學之言酒味稜蓮氣香冷勝于冰

漢積翠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夜有光影常似欲然

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醼集黎軍張伯瑜諮公言向爲血羹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

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淸河王怪而異焉乃諮公未審何義得耳公曰可思湖目淸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者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淸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

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初不點竄時人謂之腹藁少夢人遺以丸墨盈袖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
間因憩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
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
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
扣酒家門得數盃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
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憎然但覺風寒
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
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唐柳

宗元龍城錄

筆四 五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
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
在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
袖皆溼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
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
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烟霧中下
視玉城巍峩但聞清香藹鬱下若萬里琉璃之田
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遊戲少焉
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

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舞笑於廣寒
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
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
風忽悟若醉夢中迴爾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
但笑謝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風中飛舞袖被編
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洎今清麗無復加
於是矣

宋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餻字思六經
中無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敢題餻
字虛負人生一世豪僕讀周禮疏羞邊之實糗餌
粉餈鄭箋今之餈餻安謂六經中無此字耶又觀
揚雄方言亦有此字 宋王楙野客叢書

劉禹錫嘗曰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
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瞽
注乃知六經中惟此注有餳字僕觀揚雄方言有
此一字觀樊噲傳三歲獻甘醪膏餳知漢人嘗有
此語又考周禮少師掌教簫注亦有餳字則是餳
字六經中不但詩注有此一字又見於周禮注矣

禹錫所言是未深考因觀唐人詩集有曰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此宋考功途中寒食詩也有曰嶺表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中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此沈佺期詩也禹錫舉考功馬上逢寒食之言而綴以佺期春來不見錫之句是又誤以二詩爲一詩言耳然則春來不見乃佺期之句非考功之作也

緗素雜記云永叔代王狀元謝啟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犁枚皐屬文徒自成於骫骳沈元用啟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慙寡學陸機不識撐犁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元昊春秋曰子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其事亦著藝文類聚類要諸書然則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謂陸機得非別有所據乎

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其後如崔佺劉士元之徒皆知其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鼠武帝賜絹百匹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攸家傳光武宴百僚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鼷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啟曰雖賈達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鼷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即此事而誤以爲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前輩謂尚書紫荷囊事案晉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綴之外服加於肩上又梁史周舍問劉杳尚書著紫荷橐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持橐囊也荷乃負荷之荷人讀爲平聲遂有此誤雖歐陽文忠公宋景文公有所不免僕謂不然紫荷囊事其說已久非歐宋之誤也觀唐類表有云佩蒼玉負紫荷歐宋之語豈無自邪僕因考之沈約宋志蕭子顯齊志皆謂紫袷囊俗呼曰紫荷或曰負荷以行隋志曰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尚書右荷是則紫荷之說自晉宋以來有之

劉杳謂持橐簪筆出張安世傳不知出於趙充國傳漫錄謂左荷右荷出隋樂志不知出於禮志孟子題辭曰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名軻字則未聞也前漢志顏師古注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只曰孟子未詳其所得僕謂孟子之字見於孔叢子夫豈未之見耶因知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何可勝數往往見於傳注碑刻雜說姑表一二出之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許由字仲武並見莊子釋文伯夷姓墨名智字方朔七諫中已嘗用之矣張衡七辯亦曰建雌霓以爲旗

公達叔齊名允字公信夷齊乃謚也見論語注皐陶字廷堅見左傳孔安國字子國見孔叢子漢高祖父太公名煓字執嘉見皇甫謐帝王世紀高祖兄仲名喜曹參字敬伯漢申公名培見史記蒙之弟名鴻超楊朱之弟名布見列子鄭子眞名樸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名纏字伯見漢書注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陳仲子字子終見高士傳商山四皓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見崔氏譜箕子名餘胥

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張於絕嶼危巖之間既而雲盡入遂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溶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然則不特可以贈又可以貢矣併資一笑宋周密齊東野語

張鎡功甫號約齋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鶺鴒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組懸之空中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眞有挾飛仙遡紫清之意王簡卿侍郎嘗赴

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枝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盃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者樂者無慮數百十人列行送客燭光

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也功甫於誅韓有力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謫象臺而殂

昔傳江西一士求見楊誠齋頗以該洽自負越數日誠齋簡之云聞公自江西來配鹽幽菽欲求少許士人茫然莫曉亟往謝曰某讀書不多實不知爲何物誠齋徐檢禮部韻畧豉字示之注云配鹽幽菽也然其義亦未可深曉楚辭曰大苦鹹酸辛甘行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鹹酢椒薑

飴密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然古無豆豉史急就篇乃有蕪夷鹽豉史記貨殖傳有蘗麴鹽豉中荅三輔決錄曰前對大夫范仲公隨鹽豉蒜果其一笥蓋秦漢以來始有之

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出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云嫌羅不著愛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輕容樂天製而爲衣而詩中容字乃爲流俗妄改爲庸又作榕蓋不知其所出元豐九域志越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是也又有所謂方空者

漢元帝紀罷齊三服官註云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師古曰縰與纚同音山兩反卽今之方目紗也又後漢建初二年詔齊相省氷紈方空穀吹綸絮紈素也氷言色鮮潔如氷釋名曰穀綏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卽今方目紗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此紗也荆公詩云春衫猶未著方空者是也二紗名世少知故表出之

洪景盧居翰苑日嘗入直値制詔沓至自早至晡

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誰何之云京師人也累世爲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爲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者復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眞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自恨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

米家書畫船也庚申歲客蓽下會菖蒲節余偕一時好事者邀子固各攜所藏買舟湖山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傍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橋孤山巖櫂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絶叫曰此眞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絶歎以爲眞謫僊人異時蕭千巖姝之滾得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裷叙後歸之俞壽翁家子固復從壽翁善價得之喜甚乘舟夜汎而歸至霅之弁山風作舟覆幸値支港行李衣衾皆

滃溟無餘子固方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因題八言于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葢其酷嗜雅尚出于天性如此後終于提轄左帑身後有嚴陵之命其後帖歸之悅生堂今復出人間矣噫近世欲求好事博雅如子固者豈可得哉

前輩耆年碩德閒居里社游從詩酒之樂流風雅韻一時歆羨後世想慕繪而爲圖傳之好事葢不可一二數也今姑據其表表者于此以致景行仰

止之意云唐香山九老則集于洛陽樂天序之胡杲（懷州司馬致仕八十九）吉皎（衛尉卿致仕八十七）劉眞（磁州刺史致仕八十七）鄭據（龍武軍長史致仕八十五）盧貞（侍御史內供奉八十三）張渾（永州刺史致仕七十七）白居易（刑部尚書致仕七十四）所謂七人五百八十四者是也又繪續會者二人李元爽（洛中遺老一百三十六歲）僧如滿（九五）或又云狄兼謨（秘書監）盧貞（河南尹）二人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云宋至道九老則集于京師張好問（太子中允致仕八十五）李運（太常少卿致仕八十五）武成允（唐州節度副使致仕七十九）魏石（鄧州刺史致仕七十六）楊

會凡十有二人富弼（丞相韓國公七十九）文彥博（丞相潞國公七十七）席汝言（司封郎中致仕七十七）王尚恭（朝議大夫七十六）劉几（祕書監致仕七十五）馮行已（衛州防禦使七十五）楚建中（天章待制七十五）王謹言（司農少卿致仕七十二）王拱辰（以檢校太尉判大名府致仕七十一）張問（太中大夫致仕七十）張燾（龍圖直閣七十）司馬光（端明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六十四用唐狄兼謨故事預焉）温公序之圖形妙覺僧舍（案謹按温公熙寧四年以司空歸洛時年六十八是年司馬端明不拜樞密副使求判西臺時年五十三二公安居沖黙不交世務後十一年當時元豐五年文潞公酷守西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洛中大夫賢而老自逸者韓公置酒相聚於是悉召凡十二人又命鄭奧圖形妙覺僧舍各賦詩時

人呼之曰洛陽耆英會而司馬爲之序其相聚也用洛中舊俗序齒不尚官時韓公年七十九潞公年七十六太常卿趙丙秘書監劉與司封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議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七十司馬六十四故潞公詩云當年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韓公贈潞公詩云顧我年齒雖第一人是時宣徽使王公詩云惟公福祿并功德合是人間第一在公勳德自無雙潞再答韓公詩云貽我二公預其數凡十三人遊謂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洛與高年者八九老之會者再矣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爲耆年會人爲一詩命畫工鄭英圖于妙覺佛寺凡七老皆與焉其後又改爲眞率會云

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祕書監劉幾年七十五衛州防禦使馮行己年七十四大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王愼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大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燾年七十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

謹案避暑錄話司馬文正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菓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眞率會嘗見於詩子瞻在黃州與鄰里往還子瞻既絕俸而爲三白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云云吳興六老之會則慶歷六年集於南郡郡簡王部侍郎范說司封員外張維七十九八十六衛尉寺丞九十一劉餘應二毀中丞九十一逸仲之父周守中大理寺丞七十九頒之父吳琰大理寺丞七十二知幾之父時太守馬尋主之胡安定教授湖學爲之序焉吳中則元豐有十老之集爲盧革太中大夫八十二黃挺奉議郎八十二程師孟正議大夫集賢修撰七十二鄭方平朝散大夫閤邱孝終朝議大夫章岵蘇州太守七十二徐九思朝請大夫七十三徐師閔朝議大夫七十三張詵龍圖直學七十米芾元章爲之序焉

消暑隨筆總目

卷一

唐王保定摭言 稗海一
唐范據雲溪友議
唐李冗獨異志
唐蘇鶚杜陽雜編 二
唐裴庭裕東觀奏記
唐劉肅大唐新語
唐趙璘因話錄
唐玉泉子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

卷二

宋范公稱過庭錄 三
宋魏泰東軒筆錄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
宋鄭景望蒙齋筆談
宋張舜民畫墁錄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 四
宋沈括夢溪筆談補筆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
宋張邦基侍兒小名錄拾遺

卷三

宋馬永卿嬾眞子 五
宋歐陽修歸田錄
宋蘇軾東坡志林
宋蘇轍龍川別志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 六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
宋周煇清波雜志

卷四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 續稗海七
唐柳宗元龍城錄
宋王楙野客叢書 九
宋周密齊東野語 十

摭言

唐何晦亦有唐摭言十五卷

進士時尚

原係國史補而屬之摭言者因稗海無國史補蓋是書既從稗海摘出惟以稗海所有摭言爲主

白衣公卿

詩亦見國史補　唐太宗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盧渾進士自號白衣鄉相均見摭

筆子目上二

言　畫壤錄唐書太宗在洛登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趙嘏詩云太宗皇帝眞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案太宗一朝五放榜每榜一名安得綴行之士

進士取解

雲溪友議載此事尤詳盡

解末謝啟

摭言載盧肇事獨多夢溪筆談載鄭穀夫啟巨贅不靈因頒石之在上

謝衣鉢

此爲漏水燕談傳衣鉢所本

武德元年孫伏伽上第高宗

五十四人狀元杜易簡上

十五人狀元鄭益武后垂拱

古垂拱三年狀元鄭元陳伯玉中

六十一人狀元姚仲豫元

七十一人狀元孫逖四年進士十

七人狀元常無名開元二

一年進士二十人狀元

一人狀元賈季陽二年進士十

凱五年進士二十五人狀元源少良十

七人狀元范士年吳道

士年進士二十三人狀元蕭寶胤人士

十年元宗開神龍年二

十人狀元徐徵天寶三年進士二十

人狀元李巨卿十二年進士二十

人狀元楊衆元年進士十

七人狀元賈稜十年牛錫庶進

二年狀元封孟宗元進

三年狀元韋湛寶厲

二年狀元宋郜裴球元

三年進士十五人狀元張又新五年進

士二十人狀元李固言進

十年狀元徐敏憲宗元

七年進士十人狀元賈稜十年牛錫庶進

五年狀元尹樞程八年宗二年狀元

元年狀元王縉德人狀元楊綰

進士二十七人狀元王儲

筆子目上二

貞士十元年進士二十人狀元崔損

十年進士二十人狀元李程

三年進士十人狀元張籍

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貫之

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處厚

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表微

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正貫

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温

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二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二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二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二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二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二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二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二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二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二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三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三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三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三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三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三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三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三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三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三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四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四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四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四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四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四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四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四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四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四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五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五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五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五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五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五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五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五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五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五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六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六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六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六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六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六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六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六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六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六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七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七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七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七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七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七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七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七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七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七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八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八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八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八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八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八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八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八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八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八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九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九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九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九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九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九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九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九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九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一百九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二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二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二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二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二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二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二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二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二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二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三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三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三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三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三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三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三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三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三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三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四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四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四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四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四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四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四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四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四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四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五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五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五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五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五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五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五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五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五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五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六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六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六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六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六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六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六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六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六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六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七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七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七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七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七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七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七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七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七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七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八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八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八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八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八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八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八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八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八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八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九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九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九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九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九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九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九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九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九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二百九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二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二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二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二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二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二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二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二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二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二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三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三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三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三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三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三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三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三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三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三百三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二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二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二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二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二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二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二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二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二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二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三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三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三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三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三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三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三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三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三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三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四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四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四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四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四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四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四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四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四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四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五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五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五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五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五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五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五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五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五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五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六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六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六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六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六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六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六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六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六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六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七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七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七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七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七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七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七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七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七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七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八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八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八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八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八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八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八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八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八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八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九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九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九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九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九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九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九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九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九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四百九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二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二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二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二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二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二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二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二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二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二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三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三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三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三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三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三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三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三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三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三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四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四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四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四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四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四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四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四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四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四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五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五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五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五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五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五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五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五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五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五百五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二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二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二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二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二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二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二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二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二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二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三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三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三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三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三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三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三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三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三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三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四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四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四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四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四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四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四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四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四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四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五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五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五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五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五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五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五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五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五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五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六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六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六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六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六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六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六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六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六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六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七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七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七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七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七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七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七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七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七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七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八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八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八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八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八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八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八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八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八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八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九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九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九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九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九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九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九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九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九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六百九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二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二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二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二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二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二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二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二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二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二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三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三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三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三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三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三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三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三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三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三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四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四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四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四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四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四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四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四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四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四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五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五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五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五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五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五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五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五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五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五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六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六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六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六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六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六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六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六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六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六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七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七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七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七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七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七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七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七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七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七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八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八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八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八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八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八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八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八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八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八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九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九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九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九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九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九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九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九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九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七百九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二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二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二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二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二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二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二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二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二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二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三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三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三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三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三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三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三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三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三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三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四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四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四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四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四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四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四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四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四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四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五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五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五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五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五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五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五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五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五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五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六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六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六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六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六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六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六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六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六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六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七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七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七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七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七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七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七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七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七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七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八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八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八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八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八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八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八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八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八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八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九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九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九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九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九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九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九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九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九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八百九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二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二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二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二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二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二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二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二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二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二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三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三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三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三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三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三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三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三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三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三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四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四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四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四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四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四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四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四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四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四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五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五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五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五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五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五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五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五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五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五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六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六十一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六十二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六十三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六十四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六十五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六十六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六十七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六十八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六十九年進士十人狀元韋溫

九百七十年進士十人狀元韋

十二人狀元盧肇四年狀元鄭言五年狀元張濆六年進士二十五人狀元狄思愼七年狀元顧標宣宗大中元年進士十六人狀元二十二人狀元盧深五年進士三十人狀元李郜十一年進士三十人狀元懿宗咸通二年進士三十人狀元李福二年狀元趙觀文三年狀元楊贊圖光化三年狀元崔昭緯四年進士三十人狀元許祐孫昭宗龍紀元年狀元鄭台敬昌符三年狀元何溥六年狀元孫龍光七年進士三十人狀元薛蕙二年狀元劉蒙鈐十二人狀元崔億叉人狀元李儀十年狀元鄭宏

李輔元統二年狀元李齊至正二年狀元陳
祖仁八年狀元王宗哲十四年狀元朱繼志
二十年狀元魏元禮二十三年狀元楊輗

燕九猗覺寮雜記劉覃及第櫻桃初出和以糖酪

崔沆判同年

據言屢用關宴二字慈恩寺題名云自神龍之後過關宴後皆期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又盧文煥光化二年狀元及第頗以宴醵爲急務常俯關宴同年皆患貧無以致之又曲江亭子進士關宴常寄其間又羅介貞元五年及第關宴曲江又乾符丁酉歲關宴甲於常年又盧知猷於西溪亭子赴進士關宴盍關宴二字已注于進士下篇云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之關宴猗覺寮雜記同年見許孟容傳

筆子目上五

壓倒元白

與固話錄上下門生侵楊嗣復事 香祖筆記洛中裴晉公衣宴楊汝士詩書白蘭亭無贅此詩金谷有高人元白失色裴元已喪於武昌安得同在洛

開賀

果然銜得錦標歸

隨園詩話據唐鄭谷贈許棠詩好是五更殘醉醒耳邊聞嘆狀元聲谷登第後宿平康里詩好是五更殘醉醒耳邊聞嘆狀元聲谷登進士第後歸故山有詩云昔年曾向九衢行今日還從舊路回惟有數株紅杏樹不知特地爲誰開又贈許棠詩云十載相逢一舉中同年盡賀狀元公棠答詩云謝君珍重意殷勤不道無才只道貧莫怪東風偏用力果然銜得錦標歸

若拙中進士第三名以貌陋不稱時望

東塗西抹

避暑錄話有盧延讓紅綾餅事近之

慈恩塔題名

陰德貴相

樂善錄仿此世說補裴晉公不信衙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見玉泉子還帶陰德拜相裴中令外尚有白中令有二裴度一後拜相度一後魏刺史德歡初名一郎晉公

簾前獻詩

筆子目上六

碧紗籠

北夢瑣言唐段相文昌家嵩江陵少以貧窶進修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餐爲寺僧所厭自此乃齊後扣鐘冀其晚至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席遇閣黎飯後制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紗籠蓋爲此也　監戒錄羅使君向廬州人不事產業以至困窮常遊廟泉寺隨僧飯而業未嘗廢二十年開持節歸鄉里及境書僧房壁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時賓從論前事到處拯杉長舊園野老共憑官路拜沙鷗遊認隼旗飛春風一宿琉璃殿惟有泉聲憶素機　青箱雜記魏野嘗從兼公游陝府僧舍各有留題後離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即以袂拂之野詩曰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

取寒素

趙倚樓

冬烘

避暑錄話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惱太冬烘之言崇寧末詹某上章云謹按某官人材闒冗臨事冬烘安國性隱而口吃每戰手躍于衆曰吾不辭遣逐但冬烘爲何等語遂目爲冬烘公

春雪詩

唐書張祐謁李紳紳稱釣鰲客李怒曰既解釣鰲以何爲竿曰以虹以何爲餌曰以日月以侯鯖錄釣鰲客作李白　雲溪友議僧見李相爲餌紳默然厚贈之

筆子目上七

紳黑蛇上樹食李　有五李紳一父稱一父容俱太宗系一順宗子袁王一趙城系廬江令一即公垂均見唐書　癸辛雜識短小如史記郭解前漢嚴延年

高軒過

代龍門牛僧孺攜所業謁之大稱賞俟其他適訪之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遣闕以下咸往投刺因此名振

雲溪友議

謬爾

列子周穆王篇作爾爾爲右據殷敬順釋文爾音泰爾音丙自張湛有上齊下合之注後遂訛爾爲謬穆天子傳造父爲御爾爾爲右字彙補爾音泰爾音丙是謬亦爾字之訛既曰爲右即人名非馬名矣淮南子有三證一原道訓昔者馮夷大丙之御大音泰一覽冥訓若夫鉗且大丙之御又曰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

獨異志

畫龍點睛

談薈宣和畫譜張僧繇又嘗于天皇寺畫龍不點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失龍所在顧凱之畫龍不點睛人强其點睛龍竟飛去　拾遺記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工名裔刻玉爲百獸之形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皆不點睛或點之必飛走始皇以淳漆各點兩虎一眼旬日失之明年西方獻兩虎各無一目疑是先所失者檢其臆果是元年所刻玉虎

衙玠通恕

世說補衙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子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

漢陰抱甕

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汲子貢曰有機于此日浸百畦園者笑曰夫有機事必有機心吾羞不爲劉向說苑衙有五丈夫負缶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教曰爲機事後輕前重命曰桔槔終日灌百區五丈夫曰吾師言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心我不爲也乃知惡機心者不獨漢陰丈人也　蒙齋筆談以漢陰丈人識其一不識其二

第七車

張寬一作倪寬又作獨服
娥碑不能曉有婦人浣于
車解既而至乃禰正平衡以汾
謂離合義合郎黃絹幼婦
婦人郎娥靈也世說作魏武問楊修
作魏文問楊修孔子知
羊知肅愼楛矢赤雀銜
之子晉年知諫訶鵾玫瑰
之神蓍東方朔知畢方
雀知藻蓀長脉東都短
龜陸敬叔知彭侯知
鱖鼓

鷺烏賈逵物諸葛恪知
山柱梧之屍鷺負蔡衡
知烏題國何承天知
人冢不生草木知漢時
節陵科斗策賈淵知
車火以積油知玉衆龍
白題千里酒知古攙樽
許敬宗斗斑兒冢石
知古長城知昆明池李
章知西漢鐵斧爲禁
物杜鎬業濟荷野
蘇綽知顯
蜼蹏鼯鼠養知周會
狄式金燒之有五色門
鼓傳奕知一金千飲
血知剛陸
三斗沈約知東夷
公墓知雀鷂李善知
秦哀
澄知服匿知藥金字
石孟銑有金鐵時報
知古城知昆明池李
許敬宗斗斑兒冢石
知古長城知昆明池李
許敬宗斗斑兒冢石

筆乎目見九

異苑魏武過曹
娥碑不能曉有婦人浣于
車解既而至乃禰正平衡以汾
謂離合義合郎黃絹幼婦
婦人郎娥靈也世說作魏武問楊修
作魏文問楊修孔子知
羊知肅愼楛矢赤雀銜
之子晉年知諫訶鵾玫瑰
之神蓍東方朔知畢方
雀知藻蓀長脉東都短
龜陸敬叔知彭侯知
鱖鼓

鷺烏賈逵物諸葛恪知
山柱梧之屍鷺負蔡衡
知烏題國何承天知
人冢不生草木知漢時
節陵科斗策賈淵知
車火以積油知玉衆龍
白題千里酒知古攙樽
許敬宗斗斑兒冢石
知古長城知昆明池李
章知西漢鐵斧爲禁
物杜鎬業濟荷野
蘇綽知顯
蜼蹏鼯鼠養知周會
狄式金燒之有五色門
鼓傳奕知一金千飲
血知剛陸
三斗沈約知東夷
公墓知雀鷂李善知
秦哀
澄知服匿知藥金字
石孟銑有金鐵時報
知古城知昆明池李
許敬宗斗斑兒冢石

筆乎目見十上

堂知于闐故玉印徐鉉知
經元行沖知銅器似琵琶而
班作楊收知岑陽古鐘爲姑洗之角劉敬對
使知松亭徑路漢傅毅知西域金人胡僧
知昆池劫灰蔡邕知焦尾琴柯亭竹魏瑤康
知石鼈晉荀勗知笙簧金人旁薪鄭玄
知羽籥隨波金人捧銅盤干桓玄
知水知鼉鳴高亢知秦時玉星聚東井金水二星
無緣背日而行齊徐之才知龍知蛤精知癩骨以
梁武帝子答月支王所化劉杳知張仲師趙昭儀
戴殺帝子晉明帝東方朔知畢方
鸑鷟毘玉至今不死知火浣布知楮酒知
知蛇鶴二珠知火浣布知楮酒知
國鏡知八風谷酒知扶桑蔣高知姓譜血脉杰
魏趙逸知晉時寺址知宋桑始之疏爲鬻後
崔贏知藍田玉人影蛾眉知宋桑始之疏爲鬻後
無脂羊維知東之知人影蛾眉知宋桑始之疏爲鬻後
皮腳王維知東之知人影蛾眉知宋桑始之疏爲鬻後

精老子黑壽城五老知太元仙
石銘賈逸知火毗知禹藏瘕要惟黃龍
可療知火毗知禹藏瘕要惟黃龍
壞建中時道者知賜望又黃龍
折齒名醫別錄上知浮游子公孫卿知伊尹
駭人知浮游子公孫卿知伊尹
人知名醫別錄上知浮游子公孫卿知伊尹
知宣帝時美陽鼎魏管輅知牛重
知參龍氏介葛盧知射父知重
知縣神爵中黃龍見成紀知一金千飲
知縣神爵中黃龍見成紀知一金千飲
太倉神爵中黃龍見成紀知一金千飲
易中九事六朝雷煉知拈鳴
氣劉顯知獅子何色樂譙周
馬知白烏所銘至裴
子野知滑圖續咸知有新雲氏知
腸坂魏收知人日張文收知閩州士中玉磬羊裴
有十三枚穡知古黃帝知剛陸
祥周焦君知古岳瀆經讀元古演光虺寶雞之詩

朱子奢知燒尾事張果知漢武時嫌鹽鹵海
知蝦蟇齒貶鰐魚大伊祁元解知龍虎玉尹
拙知白馬祠舊典宋史劉恕知五代閩將行
履王介甫知虹玉園寢語尤延之知河魨原
起王仲行知天吳字音葉寘知玉柙知河魨
敬之知鮫綃之精事出許洞紀談湯退之知生人婦出
處徐鉉知顓天得一錢知嵐州牡獸爲麝元
耶律楚材知角端郭璞知延陵蝘鼠爲妖
人贓制胡僧無畏知大蛇出芒山欲洪水滿
洛城孫盛知會孝秀而麐見爲吉祥何厥知
漢時鳳見爲羽蓼王高知雉集漢署爲戚驁
之不聰佛圖澄知馬人鄴宮而不見爲石災
之將及劉厥知契丹異獸爲駁陳彭年知墨
智墨允爲伯夷叔齊

三鏡

杜陽雜編

九花虬

杜陽雜編上還宮闕之前原文尚有代宗幸
陝柴氣如車蓋鐵牛黃衣各兆副元帥郭子
儀與大將李忠義潤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
京師吐蕃大潰計共一百七十四字注十八
字不必讓也句下原注子儀身長六尺餘
故號爲九花虬句下原注亦有師子驄皆
其類上以爲超光趁影之匹也句下原注
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有八駿超光趁影逐
日者雜俎又云上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
驄一號如意騙皆耳中有毛引之可長一尺
倚者進瑞鞭上指二驗曰今獲此鞭可謂三
絕後漢李忠傳世祖即以所乘大驪馬及
繡被衣物賜之南史宋江夏王義恭傳時
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北史杜弼傳
會梁人寇詔弼爲軍司攝行台左丞臨發文
襄賜馬一匹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恒自乘聊
以爲贈又李景傳帝令景營遼東戰具于
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驄

上清珠

卽開元初罽賓國所貢句下原注罽賓國在
西海

焚變畫草

盧眉娘

年十四句下原注眉娘生而眉如綠細長也
拾遺記吳主趙夫人能于指間以彩絲織
成雲霞龍蛇之錦宮中謂之機絕方帨之上
寫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謂之鍼絕

蠅虎舞涼州

酉陽雜俎蠅虎陣與此相類 池北偶談引
作舞梁州

乙夜觀書

篇末原注傳於水部賈嵩員外觀此知不
惟石林燕語經筵賜茶

蛤蜊菩薩

篇末原注傳之涇州從事陳納 酉陽雜俎
隋煬帝嗜蛤蛤中有一佛立菩薩像帝悔不
食蛤此外續夷堅志史孟相蛤中有二佛像
送入佛寺藝苑雌黃張宗益劄蚌將食有珠
現羅漢像以歸慈恩寺

東觀奏記

令狐兒

韋丹後

金蓮燭

乃賜金蓮花燭句下原注一作烟見世說
補又夢溪筆談王禹玉賜銀臺燭歸院
漫水燕談晁迥中使就御前取燭前導出內
門此外玉堂雜記史少保浩錫宴澄碧殿
抵暮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廳治平末神宗
召知制誥鄭毅夫對內東門小殿命草制賜
雙烟送歸舍人院元祐間東坡爲學士草制
夜對撤御前金蓮炬送歸院乾道間周益公
權直學士院草制晚對選德殿退御藥司自
複道秉燭鎖院

科名記

據言張偉建致落第捧登科記頂戴曰此干
佛名經也

韋澳不可犯

東觀記所言韋事不一而足

筆子曰上十三

賜緋樂府雜錄雷琴賀若夷對文宗彈賜朱
衣爲賜緋錄調
此條駁還外府奏薦與大唐新語宋璟不奉
詔製佳號一類　游宦紀聞今之作俸者皆
借緋堂除知縣亦借緋太守則借紫謂已經
賜緋則仍緋邊鄙節鎮不俟賜緋
可借紫謂之隔借借先作州曾借紫後得軍則
仍服緋張嵩先知嘉興府後知建昌軍遂申
朝廷云前任已蒙恩借紫今任欲乞仍舊旨
從之遂爲例　石林燕語給事中中書舍人
雖皆四品給事中自服緋除受告日便自易
服惟中書舍人必俟後殿正謝面賜乃易服
後殿不常坐或待數日則或緋或綠參雜識別
詩禮紫舊聞謂袍紫雁銜瑞草爲之

御展書名

東觀奏記崔鉉秉政時人語曰炙手可熱楊
鄭段薛欲得命通魯紹虞蒙僧爲刑部侍郎

筆子曰上十四

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胯七方六刓胯
各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　宋史藥元
福傳詔自晉州率所部入朝賜六銙袍帶
又寇準傳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
以賜準　老學庵筆記玉抱肚貢宋朝趙德明所貢
玉壺清話摳密直學士劉綜少孤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
晦遵晦遣綜貢馬于朝還日見前錄王懿恪公
龍帶遣晦遣綜賚賜遵晦　閩見前錄王懿恪公
時賜笏頭毬路金帶佩魚如兩府之所服者
懿恪以表謝曰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
帶萬釘改觀在廷之目　能改齋漫錄唐杜
如晦傳太宗嘗賜房喬黃銀帶曰如晦與公
同輔朕之更取金帶送如晦曰世傳黃銀鬼
神畏之今獨見公泛然流涕曰世傳黃銀能
類本草載青霞子曰丹砂伏火化爲黃銀能
重能輕能神能靈萬斤遇火輕速上騰鬼神
尋求莫知所存又按唐傳太宗嘗賜房喬黃
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之更取金帶送如
論云銀有

大唐新語

與李庾續世說合刻者亦名唐世說　有四劉
肅一見宋史任福傳一見宋史劉清之傳一見
金史石抹世勣傳又見元史一見唐書藝文志
元和中江都主簿郎撰大唐新語者

房謀杜斷

猗覺寮雜記

後漢楊賜傳拜太常詔賜自所服冠幘綬革
帶金錯鉤佩　隋書柳裘傳以奉使功賜金
九環帶一腰　北史薛道衡傳出檢校冀州
總管帝賚九環金帶　又楊素傳優詔賜及
萬釘寶帶　又侯莫陳順傳魏文帝並解所
服金鏤玉梁帶賜之　唐書李彥方傳靖破

十六件眞水銀白錫銀
生鐵銀生鉎銀硫黃銀
銀硫霜銀雄黃銀雌黃
銀黑鉛銀伍件是眞餘則假本草正文丹砂
雄黃雌黃皆殺精魅惡鬼邪氣所謂黃銀也太宗所賜黃銀者
非丹砂銀則雌黃雄黃
帶者以黃銀爲帶耳時
雄黃雌黃銀皆殺鬼魅所以太宗云黃銀鬼
神畏之也考唐顯慶中
唐本草其中一條稱黃
屬其殆鍮石也余攷之若以鍮爲帶而賜大
緯署程氏繁露以爲
爲異物虞世南書夫子
義之黃銀印一枚有表以謝若以黃銀爲鍮
臣何足貴者按禮斗威儀君乘金而王則黃
銀見當是瑞物北史辛公義爲牟州刺史時
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
大麥獨無所損山產黃
銀穫之以獻益知其
廟堂碑太宗賜之王
蘇瓌有子李

是恐不然按唐書高宗上元元年詔九品服
淺碧並鍮石帶入胯唐固自有鍮帶也方勺
泊宅編曰黃銀出蜀中南人罕識朝散郎顏
京監在京抵當庫有以十釵質錢者其色重
與上金無異上石則正白此說尤分明談
薈廣信歌詞山無藏於紫玉地不愛於黃銀
山海經皐塗之山其陰多銀黃晉書若廣
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宋璟昌言

開元遺事帝以所用金錢令內臣賜璟璟受
賜莫知其由帝曰非賜汝金蓋表卿之直也

頲過其父

姚崇應變以下又一事舊唐書姚崇本名
元崇字元之避開元尊號改名崇又天文志
後漢典星待詔姓名同秦將亦有姚崇見
晉載記　世說補蘇頲年五歲裴談常過其

父頲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因號其
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
樹猶如此人何以任皆歎異之唐詩紀事頲
字廷碩一覽至千言吏侍馬載曰古稱一日
千里蘇生是矣開天傳信記璟初未知頲處
頲于馬廐中與傭僕雜作一日有客詣璟頲
內難制詔無非頲出代稱小計公也松窗雜
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
記唐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
詩也瓌出客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若
皆童年上曰爾自憶所通書可奏者爲吾言
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親之
之頲應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嶠子曰
適有人獻兔瓌乃召頲詠之立呈詩瓌大驚
騶加敬禮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上平
崎無兒

張說不惜細費

唐元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置策賢侍讀
學士侍講直學士禮無量馬懷素爲侍講每
入閤門令乘肩輿親自迎送以申師禮

折節讀書

大唐新語姚崇初不悅學年逾弱冠常過所
親見修文殿御覽閱之意遂耽玩墳史崇
之導獵不如儉之諫獵

唐儉諫獵

元宗亦曾聞頲葬罷獵

田舍漢

獨異志比此加詳

聞名召見

張元素不如孫伏伽宏量

心膂大臣

九經庫

唐書世說補均與此有詳畧　談薈李巽及第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因遣賃油幕以張之舊居昇平里凡用錢七百緡自所居連亘通衢參御輩不啻千人往來無有霑濡者張崇師廣從者數千人出遇雨雪皆頂蓮花帽以黃金四萬斤與陝平聞霍光前後所賜七千斤廣陵王前後五千斤金琥珀衫所費油絹不知紀極市人號曰雨仙

羅織對

大唐新語有羅織經一卷公在豈亦順成必待姚崇之方自承反逮慟其他　談薈李巽及第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因遣賃油幕以張之舊居昇平里凡用錢七百緡自所居連亘通衢參御輩不啻千人往來無有霑濡者張崇師廣從者數千人出遇雨雪皆頂蓮花帽以黃金四萬斤與陝平聞霍光前後所賜七千斤廣陵王前後五千斤金

諫避暑

大唐新語岑文本曰馬周鳶肩火色鷹上必速恐不能久本唐書有兩馬周一見宋史胡旦傳崔頤改姓名一如此

起居注

本褚遂良傳　野客叢書葛洪引漢禁中起居注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如漢起居注在宮爲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皆近侍之人不復女職矣今考隋志言漢獻帝至隋開皇閒所謂起居注凡有四十四部隋志謂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同蓋中起居注答答親葛周時丙史所記又謂禁中百官志起居舍人秉筆隨宰相入殿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郎中掌之時號螭頭　國史補

武帝時衛青北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前後賜黃金二十餘萬斤侯章襄平侯遲與諸將軍娶各二千斤蔡義元帝賜孔霸成帝賜王莽各二百斤帝賜王根哀帝賜王莽各五百斤侍中君卿千斤他如黃霸等動與百斤梁孝王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楚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高帝賜太子家令叔孫通各黃金五百斤王莽敗后省中黃金萬斤董卓積金成積六十萬斤黃金三萬斤王莽后聘以黃金三萬斤當是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如阮瞻二千疋溫嶠庾亮荀崧陽珧等皆至五千疋周復唐彬琅琊王伷等皆六千疋王渾張華何攀琅琊王伷等皆八千疋賈充前後至萬疋王導前后近二萬疋桓溫筆前后近三十萬疋

蘇峻之亂臺城煨燼時尙有布二十萬疋絹數萬疋王弁州曰按志黃金方寸爲斤又云一斤卽一金也四兩爲一斤又云一斤十六兩愚謂漢書明有賜千金及賜金千斤之異則一金當爲四兩而一斤爲十六兩也按漢食貨志武帝制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環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脥之其文龜直三百是其時昂銀以爲幣而八兩直三千八百錢也直三百也王莽時銀貨二品黃金一斤直錢二萬銀八兩謂一流朱提銀一流直錢一千以他銀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錢一千以他銀與黃金帔計之金一斤當直他銀五斤金一斤當爲錢七千萬周勃兩直他銀五兩也若金四兩爲斤計之則金一兩當直銀二十兩也漢黃金賤而白金貴不必懸絕乃爾又王莽傳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則一斤萬錢之說合矣漢賜霍光黃金七千斤

筆子曰七十九

漢書武帝得周鼎吾丘壽王曰乃漢寶非周寶也賜黃金十斤晉書武帝嘗問贊虞三日曲水之義束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賜金五十斤漢書疏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俱移病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梁書陸罩爲太子中庶子以母老求去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猗覺寮雜記以百口保人凡七事

拜僕射不燒尾

談薈談賓錄蘇瓌除尚書僕射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曰燒尾帝問之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涌貴百姓不足宿衛有三日不食者臣愚誠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然韋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湜復舊官上命燒尾食皆令興慶池燒尾則非獻食天子也又士人登進遷登第必展歡宴亦謂之燒尾說者謂虎化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燒之乃得成人貞觀中太宗嘗以燒尾事問朱子奢子奢曰新羊入羣衆羊觸之必燒其尾乃定故士人登進遷除設宴謂之燒尾又說魚化爲龍者必有雷燒其尾清異錄有韋巨源拜尚書令燒尾食單唐人啟霧能蔚豹雷可燒石林燕語與侯鯖錄封氏聞見記中宗時兵部尚書韋嗣立新入三品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復舊官上命燒尾食以紙作吏部字帖牌上引御前大悅以爲兵部不逮也俄風吹動所帖之紙見戶字嗣立請科湜罪上但罰酒而已

宋璟不奉詔

大唐新語宋璟則天朝按揚州按幽州使蜀皆不奉制

談薈邵博聞見錄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康定間富弼中書舍人繳詞頭白公始又王鞏聞見錄富弼知制誥封還詞頭故事非始於鄭公也吳曾漫錄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頭上問宰相故事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亦草制耶又韓渥金鑾密記崔貽範于鳳翔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渥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中人以詞頭投渥曰學士毋以性命爲戲渥不答扃戶而寢明日無制宣讀茂貞曰無制與反何異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

野客叢書唐陽城

爲諫議大夫帝欲相裴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擲之會要延齡傳相吾惟抱白麻慟哭世說李甘爲侍御史弟注求入相甘言于朝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要李若出吾必壞之會要李祭爲相宜制日知制誥劉祭抱其麻而哭祭乃授祭太子少師

南節度給事中蕭做封上詔書上正點樂不暇別召中使謂優人曰汝可就李域宅卻喚使來旋節及瑾門而反

兼相字　石林燕語王荊公驟用李資深以秀州軍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

裡行命下宋次道當制封還詞頭已而次命

李才元蘇子容皆不奉詔元城語錄無李才元有呂大臨

慎赦　三國志張相亮曰匡衡陳元方鄭康成會不語赦文垂光貴費稚曰赦者偏枯與拜僕射不曉尾此則瘡迴其子矣　通鑑吳漢病篤帝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慎無赦

失出減五等

張文瓘據律

趙仁恭緩刑

守法入史

張文瓘亦據律者何於狄公守法乃擢之使出北史劉行本曰臣言若是安得輕臣而不顧因置笏于地而退遂原所笞者　唐書高帝將立武昭儀褚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

狄仁傑識大體

談薈武后夢雙陸不勝以無子詔而召還廬陵王新唐書以爲狄仁傑大唐說纂則以爲王方慶

美政謙退

東觀記沈豐爲零陵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北史房豹爲樂陵太守遂得甘泉

海曲明珠

野客叢書引北史元樹奔南每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獻欷又梁瑄不歸弟璟每見東南白雲立望慘然久之

好漢

能改齋漫錄東坡餞顧子敦詩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舊史張柬之爲荊州長史則天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用之狄因薦柬之爲新史易好漢爲奇男子

孫伏伽宏量

本唐書　亦如夢溪筆談向敏中之耐官職吳志顧雍封陽遂鄉侯還寺而家人不知

諫受貢金

張徐斷獄優劣

請不知譜

厚德錄呂蒙正初參知政事入朝堂士子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

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不見也　宋史亦見

萬石張家　語張說不能壓正所度皆細碎見筆談雜記張鎰蓉鏡堂筆錢

文瓘據律之報　野客叢書引漢書石奮及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官至二千石景帝號爲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姬後漢馬勗傳曾祖陽宣帝時爲宏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爲二千石趙魏間號曰萬石君幾二萬石矣

張說讓飲

東觀奏記侍御史馬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不爲之卻緘爲朝長拉收僕臺笞之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元宗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具員吏遂十八爵齊舉今馬緘笞收僕者是笞植僕錄一觥乞黜之御史中丞令狐綯又引故事論救之止兩釋之御史不避行臺

筆子目上卅三

筆子目上卅四

徐有功忘私忿袁枚曰有功三坐大辟

大唐新語徐文遠曰李密君子能受鄭生之損王公小人有殺故人之義孫有功爲司刑卿持法寬平　野客叢書徐昕爲并州錄事參軍人誣姚元之反詔按詰昕表直之則天大怒終能辨正而出唐史不載昕有功從弟也　避暑錄話歐陽公薦相忘舊隙

陸象先不杖吏

野客叢書後漢哀宏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三國志黃蓋爲守長署兩掾

典選識房杜

士先器識　裴所拔舉味道模楷諸女主賀三月雪爲詩器識　新唐書

裴光庭因行像長名榜爲循資格

人物志

本舊唐書李守素號爲行譜當與虞世南共談人物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

筆子目上廿四

世南不復能答隋唐嘉話作肉譜詳練臺閣故事多於唐朝氏族人號爲近世肉譜　大唐新語谷那律爲九經庫　野客叢書引後漢書邊韶曰腹便便五經笥又引唐書殷踐猷與賀知章相善知章嘗號爲五總龜　北夢瑣言李泊尚書頤元禮及第時號爲周禮庫　隋房暉遠傳武帝平齊首應辟命牛宏稱爲五經庫

行秘書

見世說補　北堂書鈔引秘書省之後堂蓋在隋爲秘書郎時所作詩嘉話錄

積翠池賦事

酉陽雜俎烽火樹即出漢積翠池

呂太乙俊拔

新語呂太乙句下尙有拜監察御史裏行白負才華而不卽眞因呼院院中竹葉以寄意焉其詩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蔵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同列張沈和之曰閒君庭竹詠幽意歲寒多歎息爲冠小良工將奈何又見世說補東坡志林載欲于舍人聽後作露簷余白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裁雜插棘明年竟作之讀樂天集乃知害時得西掖作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

燈影嘫

洛陽人家以燈影多者爲上其相賺之詞曰千影萬影據宋野史俱以錢王入貢疏買兩夜初用十二十三至崇甯初以兩夜皆國忌展至十七十八貽謀緣載乾德五年正月詔書上元張燈舊止三夜今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則非關錢王也菊坡叢話

筆子目上卅五

明皇移仗上陽宮爲燈樓初止三五夜又增十七十八兩夜似自唐已然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夕至淳化元年詔罷中下元張燈亦不止上元此段本之搜采異聞錄

張徐同好

見唐書文藝傳

羣書理要

唐會要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秘書監魏徵撰羣書治要上之又云太宗欲覩前王得失爰自六經訖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書成諸王各賜一本唐書藝文志德言傳太宗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更經史百氏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

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卿等力也德言資賜尤渥然則書實成于德言之手故唐書于魏虞褚三傳皆不及也宋史藝文志已不著錄今日本國尙有擺印本

六典

唐明皇御撰李林甫奉勅註其書以三師三公省九寺五監十二衛列其職司官佐敘其品秩以擬周禮書錄解題引韋述集賢記註曰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旨修是書帝手寫白麻紙六條曰理敎禮政刑事令以類相從撰錄以進張說以其事委徐堅堅思之經歲莫能定又委母裴徐欲韋述始以令式入六司其沿革並入註中後張九齡又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述今在直院亦不行用或曰書成未嘗頒用今案會要則牛僧孺奏程大昌雍錄則曰唐世制度凡最皆在六典貞元二年定著朝班次序每班以尙書省官爲首用六典也又其年竇參論祠祭當以監察之官每入院必援六典亦此類歟不勝述草制之官每入院必援六典則時制盡在故也二說截然不同考呂温集有代陳相公請刪定施行六典闕元禮一篇稱宣示中外星紀六周未有明詔施行遂使喪祭冠昏家廟之禮無所折衷今宋朝頒成規請于常參官內選學藝優敏者三五人就集賢院各盡異同量加刪定然後特降德音明下有司云云與前引諸事疑當時討論未當事事遵用如明代之會典云爾范祖禹唐鑑論其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又有尙書省是政出於三也蓋自唐虞至周有六官而無寺監而無六官獨此書兼之故官多重複今考是書如林甫註中以諸州祥瑞預立條格

以待奏報之類誠爲可嗤然一代典章蓋猶具備唐鑑所論或以元豐官制全祖是書有所激而云然歟又唐會要載開元二十三年九齡等撰是書而唐書載九齡以開元二十四年罷知政事則書成時九齡猶在位後至二十七年林甫乃註武獨上之宋陳騤館閣錄載書局有經修經進經修不經進不經修不經進者所謂經修三格說與九齡皆所謂經修不經進不經進者卷首獨著林甫蓋即此例

中書省故事

淩煙閣

大唐新語蕭瑀圖形淩煙閣以繼間元王孝恭碑作戡武閣豈淩煙先名戡武而後改之耶又段志元碑亦云圖形戡武閣舊唐書德宗紀貞元五年詔以褚遂良以下至李晟等二十七人圖形于淩煙閣以繼國初功臣之像　唐書李勣傳永徽四年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勣已畫像淩烟閣至是復命圖其形肖序之　又高宗命圖長孫無忌形像親爲畫贊以賜之策上將軍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凡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命閻立本圖像使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　漢宣帝紀圖功臣霍光張安世等十一人于麒麟閣　後漢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南宮雲臺五代史光化元年加錢鏐檢太師詔圖形淩烟閣

筆子目上十七

一日謝二恩

唐元宗賜秘書監賀知章鑑湖一曲名賀監湖或云鏡湖本慶湖避作鑑　野客叢書據許鼎撰碑云賀監不死賣藥於台州上昇

筆子目上十八

飲乳息爭

因話錄

柳換播見世說補

汾陽公忠

有兩郭汾陽一郭淮字伯濟封汾陽于見魏志一卽郭子儀

士林儀表

柳元公稅居爲善與蒙齋筆談杜岐公不造宅假官舍居皆爲貴人能以儉適其性者東觀奏記柳珪擢右拾遺蓋倣鄭齋綽駁還柳仲郢詣閣進表稱子珪不合塵玷諫垣柳公綽仲郢公權又訟侵毀之枉上令免珪官貞元元和以來士林家禮法嚴整以韓皋柳公綽柳仲郢爲稱首　賓退筆記世家婿不爲侍黃綃牙郎而貢國賊柳璨生其族

第時猶未風耳　裴禕詩三十韻闡年六十
門生門下見門生　渾太燕說王元之三黜
蘇易簡知舉適放榜奏曰禹偁翰院名儒今
將全牓諸生送于郊上可其奏諸生別元之
占一絕付狀元孫何曰爲我多謝蘇易簡云
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
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門生

玉筍門生

西溪叢語唐書載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
秀俊茂唐仲薛舉袁郁裴時謂之玉筍玉筍
班恐因此而得名　癸辛雜識禮部長貳乃
云知舉餘官雖在禮部上皆稱權知舉

音聲樹

原注氷去聲

慎名器

篇末原注有十七字

玉泉子

玉泉子有兩本

失印張筵 齊東野語王佐守李告命置臥內失之從容白上眞時從吏部求一公據足矣

避暑錄話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
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見侯勝云
取青紫如拾地芥顏師古誤以爲卿大夫之
服古者官必佩印有印必有綬魏晉後既無
佩印之法唐爲此名而品又在光祿大夫之
下　石林燕語劉凡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
欲至夜分忽告有幸謀變凡不問益令折花
勸坐客盡戴有頃皆摘至號戴花劉使

北夢瑣言

主司公道

即摭言奪標之盧肇　玉泉子李相德裕抑
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
由是結怨而絕于附會門無賓客惟進士盧
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宦宜陽肇投以
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
禮舊制禮部放榜先呈宰相會昌■年王起
知舉問德裕所欲如盧肇丁
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
放　王僉州曰朱恭靖希周宏治丙辰狀元
盛德爲天下師表雖壽
靖丙辰狀元諸大綬　生八十四而及見嘉
綰袞皆擢第袞爲狀元　徐應秋曰韓退之子
不知有狀元袞吳與弼
元而與弼之名特著王
筆子目上三十

筆子目上十九

玉泉子

玉泉子有兩本

玉界尺

本傳亦載

過庭錄

畫錦堂記

化辛丑狀元而新建之名亦遠在海日上故
不朽有三在此不在彼也

玉笋班

篇末原注沈詢字仁偉官至丞郎人物酷似
先德所謂世濟其美又外郎班者榮不雜亦
號玉笋班也　因話錄已謂門生爲玉笋
儒林公議謝絳吳人雅秀有詞藻景祐中知
制誥然輕黠刺唇吻大舉進其心時謂之士
面觀音與范諷同年素爲諷所薄

冠絶諸臣

免杖自新

厚德錄曹彬嘗知徐州有小吏犯罪院吏案逾年然後杖之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此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舍罵使不能自存吾緩其事而法亦不可赦也

賣餅好學

避暑錄話賣宅隣染亦好學者

聖賢地位

張子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

東軒筆錄

筆子目上卅一

法意

一榜盡與京判 善聞若張薛鄧伯温閩閩前錄後十五年文定乃厚相明大司馬紹方孝孺爲子孫輔大平僅除漢中教授丁夢若判三司謚號袖述下於爲眞宗問先帝何帝郊對曰仁收人心臣

北史齊神武謂世子曰堪敵侯景者唯有蔡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舊唐書太宗謂高宗曰汝與李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

燒羊

言行錄通英讀三朝寶訓至眞宗祀汾陰見一羊自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被其羔眞宗自是不復食羔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奏言此特小善明顯帝食鵝曾劉光緒禁臠鵝言今多復進

激濁揚清

一見厚德錄

眞隱者

不稅農器

呂夷簡記名殿壁與東觀記李君疎御屏書名及漉水燕談楊徽之十聯書在御屏風此外唐書魏徵傳帝曰朕方以所上疏列爲屏障庶朝夕見之唐書循吏傳太宗已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于屏風臥與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能改齋漫錄眞宗書魯宗道剛直于殿柱

出方還金

筆子目上卅二

厚德錄載此少略凡兩見一係轉引談圃青箱雜記復未姓即指范文正改姓朱撫言晉公還帶尚在未貴時爲尤難

横槊

韓范戰守

鶴林玉露小有異同係引東軒筆錄並及富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嘗有詩奮髯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鑾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生日獻圖

見世說補

天使亦好官

澠水燕談孫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李文定公守兖就見之曰先生年五十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爲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堉李氏宋史儒林傳孫復字明復平陽人李堉嘉長編中丞國子監直講治春秋既祓胡安國謂春秋有貶無褒使韓琦言于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即其家錄之得書十五卷然今春秋尊王發微實十二卷合之中興書目總論三卷爲十五卷總論已失別有三傳辨失解是王日休攷復之昔程端學誤以爲復作其論上祖陸淳下開胡安國謂春秋有貶無褒

志不在温飽執政久矣誤劉子儀爲學士沂公

齊東野語搢紳聞之自昔以爲盛事寧廟癸丑省元余中皆毗陵人淳熙癸丑省元鄧肅庚戌省元孫道夫辛亥省元王容皆長沙人紹熙癸丑省元徐邦憲狀元陳亮皆婺女人紹熙庚戌省元錢易直狀元余復皆三山人寶慶丙戌省元趙時觀狀元王會龍皆天台人紹定己丑省元陳松龍狀元黃朴皆福人至淳戊戌省元徐霖狀元留夢炎皆三衢人時外舅楊彥瞻以工部郎守閩遂大書狀元坊以誇大表其閭既以爲未足則又揭雙元坊以誇大之其後徐以道學名紹定戊

二李唱和
四李昉一宋司徒見南史一唐人善畫一
代漢李崧族子爲秘書郎見通鑑一卜

慎密遠權
龍川別志王旦歎文靖聖人

密薦
據東軒錄一榜盡與京判可見公崇德記禮
齊賢久矣雖無趙普之薦豈忘太祖雪言
兩張齊賢一見唐書中宗諫疑大夫一朝文
定　兩趙普一見宋史卷二川
砦巡檢一見卷二百五十六本傳即韓卫

復本姓
筆予目上卅五
清波雜志引陶岳五代史補汭嘗誤人改
姓郭氏既貴令鄭準草表曰本姚畏畧曰
名非伯越乘舟難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入境
遂稱于張祿則前已有此駢特文正公拈出
尤切　談薈姓名並變者如史記范雎入秦
稱張祿范蠡入齊稱鴟夷子皮漢書劉文伯即盧
芳逋期曜即梁鴻三國志馬忠即馬遵萬晉書
李辰即張昌劉尼即郭黙唐書吳兢即譙
亮李國昌即朱邪赤心李寶臣即張忠志李
忠臣即董秦李抱玉即安重榮李金峯即王
日簡成汭即郭禹楊守亮改姓
名李順節五代史附崇韜
勤李紹虞即晏球李茂貞
即閻珪王宗阮即文武聖
友恭即李彥威李繼突即
張文禮李繼麟即朱友謙
李紹安即袁象先李紹沖即
陸一元即趙衛李紹脩即
吳即房
知予

筆予目上卅六
蒙齋筆談此書商維濬代入稗海誤作鄭景璧
其實即葉夢得巖下放言

陶穀即唐彥謙趙保忠即李繼遷李良嗣即馬植李
繼弼即董彥弼鄒訢註參同契即朱子李設
即范仲淹蜀才即范長生
稍前　池北偶談成汭復姓
禹偁復姓啟見蜀檮杌在文正前

老精四六

詩賦見志
因話錄載賦首句無也字

范公兩賦

賦占相度

兄弟分題

楊魏皆隱士
遂得謝政句下原有八十二字係言野子能
襲父風　東坡志林亦載朴詩　侯鯖錄楊
朴作楊璞　夢溪筆談墨客揮犀皆云蜀人
魏野隱居不仕宦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門
之外有平陸縣詩寒食花藏縣重物菊繞灣
一聲離岸橋數點別山最爲警句惜有贈
寇忠愍詩好向上天酬宋改
仙後忠愍鎮北都召野
面奉上謝之
令乞詩予野
是西州紫荒三莫怪
未相諸呂正憲憶陳
詔隱人謂野而有予名聞亦有諸
林正露野詩云正文正
詩書在中書十二

宋史隱逸傳魏野字仲先陝右名士也高節 劉安世陝州司法參軍時張詠知州事野與詠書曰 潤水燕談陝右

盜青楊木爲牀可祛蚤夜明砂可辟蚊棟汁
之水可擊魅天名精能起既剖之腹頭骨于龍湫可以致雨疼
續已斷之指縫虎頭骨能起既剖之腹頭骨于龍湫可以致雨疼
龜版于裛根可以召雷胡桃之券令鸛夜鳴
甄瓦之契投梟自止
健忘天雄葛胎甘行千里蝗螂之氣含之出
火蚯蚓之塵背之起霧百勞所踏枝鞭小兒
能令速語鴛鴦之肉可諧反目蛤蟆所執之
葉可以蔽形蛤蟆影見而日出鹽沙鼠聽滿耳
而愈聾疾麻得漆而涌桂得葱而軟樹得桂
磨聲則聽得鑑而溺瑇得蛤蟆食酒而幾殺于盧洗油
甘光鬣死于隙光磔以茆畫蟲以盧洗油

羊角五靈脂伏龍肝馬鞍草皆縮賀鵝糞化石猬膽分毫鳳味續絃新灰拘駒燃柳殺雛磁石引針琥珀拾芥死猫引竹葙遺枯木鵲梁薇形游波泛海桐木生雲鼓甲引嬭毓甌裂毒豕灰傳漏疏盃毀熱羣毛止風癇寮三天算七數志頭黑兒蠍尾以敷息瘵三算之數志頭黑兒蠍尾以敷蝴飛錢甘草硬角木賊軟牙鸛糞化石阿膠免石淡鹵石灰定喘蕺磁免犬金得鵲髓則化銀得鵲鵲之膏則瑩蟹碧線不熱雄黃去蛇水銀去虱臚胸膲駭止濁犀株離濤徹鼠風則暖象牙之文應霜而生蚌胎之珠得月而盛牛魚之毛應潮而起覓蚯可以剖人羚羊可碎金剛耳塞可殺壁虱黑犬血可融水毒猴皮可辟馬疫栗木爲鬧可遠

番蕉以鐵釘其根則盛海棠于冬至日以糖水澆其根則盛魚骨入瓜則瓜蠹蠹盡蟲所食取大柿生澁堅實如石以一楪楪置其中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金橘藏于綵豆中則經歲不變鹽酒蟹以皁莢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爛沙生人髮掛樹上烏鳥不敢食其實鹽漿樹納半鍾乳粉則子多且美柑樹爲蟲所食取蟾窠于其上則蟲自去取玳瑁甲帶左臂上者飲饌中有毒甲即自析動種禍以酒塗之則盛黃楊木以陰晦伐之萬杭無一蟲時伐之則不裂種黍來蛇燒殘海羊角灰頭髮則蛇不敢來筆竹根多穿損腊似惟采皁莢制埋土中除之則不過栗子于眉上拭三遍面燒之則不爆鸛帶威喜芝則射之不傷以赴酒燒小兒口中令速語社祭餘酒屋四壁可除蚊龍腸爲燈置水中見諸物脈翼之血滴眼見夜中物鸛鴟目睛和人乳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蒼鷹之糞注眼見霄中物象胸前小

以蜜濯錦以魚煮羊則蜮沉鵝鳴則蛇結猿啼則蛇去蒲荷憎油桐魚鳴而兔走箴綴丹帶而蛇生于蒿創且畏海苔鼈鼈畏蔓菁結巾投地鼓白蟻聞竹雞聲則化爲水緩魚之烟薰蚊納成水鵝驚鬼鵝鵝厭火孔雀脾惡鵝巢覆狐天旱以泥封楓人則雨埋丸石于宇四隅龍桃核七枚則鬼無能爲殃石榴之實醉三尸拾檻之水厭邪祟食鼠淚所滴之物生黃疾踏鸛子所遺之殼生白癬獺肉傷熊脂治陰水銀落齒鐺墨塗金瘡食孔雀肉飲藥不能愈病狼烟薰之令人手攣縮孕婦見兔而子缺唇見麋而子四目食棗令人齒黃烏粘元明龍膏可變金成米酒蔥漿可化玉爲丸火鼠之毛三寸爲水包彫蛇黃可引銀爲絲五色爲衣雨人水而火浣不焚水蠶之布而不濡龍腦著孔雀尾則相聚瑇瑁得南海自然灰則軟而可刻橄欖落地中魚盡死

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丹魚之血塗足上可行水上蘿蔔金丹以指揩疽口變化狼糞黑犬皮焚之可以見鬼楓天棗地置之可召鼠狼狼血飲之則車覆猢孫毛置之網四角胎香懸餌下網則萬魚毕聚鴻毛爲囊渡江鹿角置之槽則馬蛟置之輒盡脫亦不復生犀角置井口邊草止小兒不漏車渠爲杯酒滿不溢夜啼鵝膘血塗鸛頭鸛不能起僵蠶末塗馬口即不能齧人崔骨入沐湯中下少許毛髮盡塗熱釜即鳩馬尾去尾合置朋友夫婦牛騰孝子衣灰傅面酐東家蒭莖爲丸令伯相憎門冬赤黍慈菇鸛接木治失音鵝腦令婦人不妒人上菖蒲塞鼻則死蝮蛇獸死后向風便活以石而不起龜見鏡中影即蛇以蛇銜蘆花根汁滴之則化爲水相思子楫撥魚則浮骨鯁以玉簪花根汁滴之則化爲蟠魚食楊花則病牛羊驢馬諸乳置一器中以化

獅子乳一滴投之悉化孝子及孕婦手折則數年不著花菓樹如曾經則泛食鸛鵝卵之黃則數年寒而不子甜瓜生者以鯊魚骨插頂上則蒂落而易熟桃樹社日椿其根則結實牢橫公魚刺之不椿以烏梅二枚煮之則死蛇以桑柴燒之則足見牛踐瓠苗則瓠子苦桐花飼豬大三倍桃李蛀者以煮猪頭汁冷澆之即不蛀種香草常以洗魚水澆之則香而茂雷火所及金石銷肝可伏沙而縮錫石灰伏硫黃而制硼砂昇石爲能消金石爲水滑石可制雌雄黃伏龍之國有消陀羅花令人香醉決明實能令人目黃實能令人見鬼杏實能令人盲黃連苦令人跛萇菪令人狂燕櫚貂鷰集鼠胡桐之淚釘金銀枕櫚之材令小兒弗長斷石鴟激矢鷙毛脫鷙居貂蠶蠶致水蟲磨鐵致螻蛄燒鷰集鼠燒雄黃草薰庶蟲蜃灰攻鯉蟲牡鞠牌蠶除燒雄黃蓋服解麥毒蟲花解砒毒蠶菜蓮別鹵杉楊止酢蔓青殺蜘蛛苦蠶之氣敗蠶蛾冬藍消鷰瘕椹實粉蘇

畢集竹木刺人肉以羊糞燒煙熏之神猪脂塗之自出取蟹黃以塗久疽則立差至爲游蜂所毒以井泉調蚯蚓糞塗之則痛立止以胡麻麵十餘犬則光黑而駿使獵必大獲啖犬則光黑而駿使獵必大獲十餘歲麝裹以蛇蛻則彌香斯拍開花酷有肥態椒目可以來梅花酒液可以膠丹櫂灰可以鉻銅地倫金鹽可以已瘧文蛤可以已瘧辛茗可以已痛無已蠻貉餘藥火大菽礬蘆剛桐稿荷阿魏稿柚醜草鎖玉去天鳥獅血見鬼魅龍腦察蛟鰐珠絲去疣蜘蛛畏蕪菁羊畏躑躅雲母制汞畢竹木刺人肉以羊糞燒煙熏之神猪脂塗之自出取蟹黃以塗久疽則立差至爲游蜂所毒以井泉調蚯蚓糞塗之則痛立止以胡麻麵

墨莊漫錄有兄弟相代北扉事

二硯

游宦紀聞沙隨先生寓郢陽買得米元暉小端硯後又得張無垢遺樊茂實硯

夢溪筆談

夜宰玉堂

唐書韋綬爲翰林學士德宗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時大寒以妃蜀錦袍覆之而去

澶淵鎭物

東軒筆錄澶淵之役王超傅潛兵力弗支寇萊公首乞親征李流宋湜贊之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眞宗曰天雄軍何人可守萊公曰王欽若福緣未艾遽酌大白飲之

筆子目上卅三

命曰上馬盃參政勉之退日卽爲同列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時目二軍爲鋸梁門鐵瓮城

紅勒帛

筆子目上卅四

孔長史坐　王丞相常懸一塵尾著帳中後殷中軍來乃取之與中軍曰今以遺汝陳後主有玉柄麈尾至佳手執之曰當今雖復世說補孔休源爲晉安王長史王深相倚仗嘗于齋中卽施一榻云此是青箱雜記官至三品不讀相書自識貴人以其閱多故也本朝李文靖夏文莊楊大年馬尚書其賞罰未嘗妄謬而任使之際亦多成功李勣曰無福之人不可與共事此外袁宏漢記陳蕃爲豫章太守則下徐孺之榻爲樂安太守則下周璆之榻　晉安王長史王深相倚仗嘗于齋中卽施一榻云此是

局量寬厚

墨客揮犀視此稍增減數字

貴人相法

北夢瑣言李德裕門無賓客惟盧肇許脫衫齋東野語如馬尚書亮之於呂許公陳恭公會諫議致堯之於晏元獻呂許公之子文潞公夏英公之於龐顏公　東軒筆錄馬尚書亮以尚書員外郎直史館使淮南時呂許公爲其父罷江外縣令亦侍其父罷簡尚爲布衣方侍其父罷江外縣令亦至淮甸上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後許公果爲宰相馬公知江寧府時陳恭公執中以光祿寺丞經過馬接之極厚且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眞宰令其歐子出拜

蘇合香酒

作墨客揮犀之彭乘非此沈氏本有良方乃載此段亦稱子於良方云卽此可見蹈襲之迹　西陽雜俎蘇合香師子盧也　晁公武讀書志列沈存中良方蘇沈良方

一研三十千

墨客揮犀所載與此一字無訛

一琴一龜

墨客揮犀作鼓琴不顯　趙抃傳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鄉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　石林燕語燒天香亦清獻事　厚德錄載清獻軼事尤多

辭官職

原注向文簡拜僕射年月未曾著于國史熙寧中因見中書題名記天僖元年八月敏中知右僕射樞密院題名記天僖元年二月王欽若加僕射　亦載言行錄

請試他題

墨客揮犀與此字句小異　避暑錄話晏元獻十四歲楊文公初試一賦立成繼又請至五賦貞宗皆親試以九經不遺一字神童不試文字二公既警絕乃復命試以詩賦元獻題出適其素嘗習者自乃已

筆子目上卅六

健令

墨客揮犀駁此稍省數字　賀館信此爲最

孤山放鶴

篇末尚有三十一字言不能著綦　墨客揮犀全類此　又見世說補　詩話總龜林逋隱于武林之西湖不娶無子所居多植梅養鶴泛舟湖中客至則放鶴致之因謂梅妻鶴子云

出金吊市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遣之海陵往去不爲暴富鄭公議欲誅仲約范文正公欲宥之爭於上前仁宗從之富公退曰古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齊衆心范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跡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不能寐遶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歸作唐武宗賜劉宏逸薛季稜死又遣使就潭州誅楊嗣復及李珏杜悰奔馬而見李德裕曰與天子少年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因與余考資治通鑑作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乃釋之乃知范公所言者楊嗣復等公案耳　鶴林玉露與此正同並及陳正仲塔役救荒避暑錄話富公全活青州事與此相發明

元夜張燈奪崑崙

綜范文正事兩載之惟杜事作唐懿宗使楊公慶殺宰相

以工代賑

鶴林玉露與此正同並及陳正仲塔役救荒避暑錄話富公全活青州事與此相發明

又見東軒筆錄

緩行取勝

名將過人

夢溪筆談有持梁公畫像及生祠青謝之比郭崇韜哭子儀之墓所得多矣　黨項犯塞新募萬騎帥遇寇多北狄青盡取勝旗付虎翼使衛聖其旗爲虎翼所破

手滑

能改齋漫錄龍川別志慶曆中劫盜張海聚遊高郵知軍姚仲約變不能禦逾重中富民

青在涇原預戒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卻虜大笑鉦聲止忽前突之將兵亂

配帶御器械狄詠頗美丰姿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詞詠儂智高見孔明紀功碑云也宋史狄青破儂智高立石于右青果立于其右後有功在吾上者立石于左青果立于其左爲雷所擊

韻學諧聲齊東野語雖惟多顰蓼菪間最不協唯庵以顰音中替音矣雖用才老之說然移長太息以憐淑在哀吾民之多顰舉下則涕與音正協

野客叢書既引筆談復謂似此甚多如野字多與羽字協家字與居字協如詩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鹿鹿麌麌鶴鳴子九皐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渚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是野與羽協之例也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邠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于于恤靡所止居

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育復我邦家是家與居協之例也且有字協李字者不但毛詩漢刻中如吳仲山碑亦然慶字協章字不勝其多

同甲會

墨客揮犀與此略同惟程晌作和晌　齊東野語載香山九老至道九老至和五老耆英眞率吳興六老元豐十老各會

雪中芭蕉

冷廬夜話詩雪裏芭蕉失寒暑眼中駟驟語元黃　倚逸窓雜記嶺外曲江大雪芭蕉自若紅蕖方開花　香廬筆記過嶺芭蕉隆冬不凋特雪不易得

黃梅出山圖

八景

璇璣法

羲之小楷

與墨莊漫錄樂毅論石刻參看　唐書藝文志一王羲之宋史五行志又一王羲之

秋嵐遠景

散隸散草

陸深書輯庾元威造爲散隸　書斷李綽尚飛白始于蔡邕在鴻都門見匠人施堊帚成字梁蕭子雲能用帚筆輕拂或有帶行者其體若白而勢若飛武帝謂曰獻之白而不飛卿書飛而不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

駁金蓮燭令丙侍扶掖歸院翌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諸葛用度外人

補筆談

銀臺燭

六駮劉原父有二事於秦風擬議疏注引山海以駮爲駮見歐公所撰墓志

毛詩正義爾雅釋畜駮如廐郭璞注引山海經有獸名駮王肅云言六博所見而言也言山有木隰有獸畧國君宜有賢也陸璣疏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遠視似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

一物不失所

筆予目上冊九

因話錄裴相愼名器亦然

一舉濟三役

金纏腰

紅藥而黃腰號金帶圍初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自一出四枝公爲兗守一出四葉魏公異之乃宴半日所望者三人出四藥魏公異之乃宴半日所望王丞相爾至爲監郡王丞相爾至爲當其一選客具樂賞之時王岐公爲屬皆在席共賞其一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公爲屬皆在席共賞其一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博入門亟語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揷之四公後皆爲首相後山陳師道云初不識金帶圍者豈花與人物亦相稱爲榮捧乎見清波雜志一見墨客揮犀又載圍山叢談雜揚文正公初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自一出四枝公爲兗守一出四葉魏公異之乃宴半日所望者三人出四藥魏公異之乃宴半日所望王丞相爾至爲監郡王丞相爾至爲當其一選客具樂賞之時王岐公爲屬皆在席共賞其一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博入門亟語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揷之四公後皆爲首相後山陳師道云初不識金帶圍者豈花與人物亦相稱爲榮捧乎見清波雜志一見墨客揮犀又載圍山叢談雜揚文正公初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自一出四枝公爲兗守一出四葉魏公異之乃宴半日所望者三人出四藥魏公異之乃宴半日所望王丞相爾至爲監郡王丞相爾至爲當其一選客具樂賞之時王岐公爲屬皆在席共賞其一莫有當之者會報過

墨莊漫錄

荆公書不凡

信道警句

王母

齊郡西山有鳥名王母使者見西陽雜俎貝邱南有蒲萄曰王母亦見雜俎華林園有仙人桃曰王母見雜俎又見伽藍記石虎園有棗曰西王母皇后浴室有長生柳亦曰西王母並見鄴中記虎鬚草江東織爲席曰西王母苦蔵有裏形如皮弁有實正圓如珠亦曰

王母並見古今注

小蓬萊石

廬山記栗里有大石淵明常醉臥其上名曰醉石唐餘錄李德裕有醒酒石醉卽踞之蒙齋筆談奇石愈病條下亦引文饒醒酒石

兄弟盛事

舊聞證誤本朝父子狀元三家引揮麈前錄又猗覺寮雜記

談薈自古父子狀元宋梁灝及子梁固文德裕及子安守亮張去華及子張師德止三家耳謝寶卿世卿諸將兄弟狀元者唐貞元七年閻州尹樞元和八年尹極乾符二年崔昭緯景福二年崔昭矩光化二年係及宋陳堯叟堯咨淳化三年孫何咸平元年孫僅宋祁廷試第一兄郊第二而唱名太后改郊第一亦兄弟狀元

歷代編戶數

侯鯖錄天下生蔵之數前漢三萬萃其減數後漢一千六百七萬晉二百四十五萬宋九百十萬二十七萬北齊三百三萬後周三百五十萬後漢三百七千萬隋八百九十萬唐九百六萬五十萬太宗三百五十七萬國朝藝祖二百六萬仁宗一千九百九萬英宗一千三百四十八萬神宗一千七百二十七萬哲宗一千二百七十萬徽宗一千六百有奇生息之繁視宣和以前僅減七百萬耳

十八笏

輿志林藏書半眞僞石林燕語辨石合者

歐家碧

賣弄

塔院水

歐陽修大明寺水記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下井水次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激勿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汲多者其說止此前石湖

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徂劒口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邱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爲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季卿所說二十水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蝦蟆口水第四虎邱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說何足信也得非羽不辨南澤岸下水怪

誕尤甚夫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所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爲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浮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衆水惟此說近於理云

蔡天啟藪澤思

彩鸞唐韻

宣和書譜吳彩鸞自言西山吳眞君之女太和中進士文蕭客廣陵中秋婦人相持踏歌蕭往觀焉彩鸞在歌場戲蕭遂請爲蕭妻彩鸞以小楷書唐韻一部古五千餘字一日問能了十數萬字明一統志寫韻亭在南昌府老學庵筆記云祥有唐女眞吳彩鸞書佛本行經六十卷

談薈王岐公宮詞碧桃花下試抨碁誤算籌先一著低輸卻細釵雙翡翠玉瓏鬆可勝重鞚玉東西曾南豐詩舞人齊插低肩詩拂曉官家簿錄時未曾吹徹玉參差不忍聽鸚鵡猶向金籠喚太眞明皇並笛圖黑奴絃索喚花奴鼓譚奴拊玉遶遊紫都勝銀舍稜玉參差玉蘆名皆雅親舊僧舍有麝囊花一叢

談薈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木介兵象也晉書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木介憲見而歎曰此俗謂樹稼寒盛而木介亦曰樹稼寒盛而木介正月雨木冰木介如樹著介冑亦

也或曰木介兵象也晉書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木介憲見而歎曰此俗謂樹稼寒盛而木介亦曰樹稼寒盛而木介正月雨木冰木介如樹著介冑亦已汴梁二月中雨木冰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和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孝武太元六年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其占不一諺云霜降水返壑冰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其占不一諺云霜降水返壑烏獸卉木百態具備殆非人工高林大樹珠璫玉樹望不絕凡五日始解自汴至中淡羽幢彌望不絕凡五日始解自汴至中淡皆然不一歲盜陷汴據之此應在甲兵也會南豐集齊地寒甚夜霧凝于木上日出纔滿疑階尤爲可愛遂作詩謔云霜淞甚則爲水冰樹介霧淞如霧淞貧兒備齊地以爲豐年之兆兆凶也李獻吉詩大冰寒冰雨何紛紛曉而木冰兆豐而霧淞寒淺則爲貧兒備飯蓋寒淺則爲水冰樹介霧淞兆豐年之兆歸江吐雲蓋詠木冰也今朝走白霧南枝冷

注開紫宮敗花女騎龍下臨陔葢詠霧濛也

東軒筆錄熙寧三年草木皆稼韓公琦薨上荊公作挽詞曰氷霜稼當聞達官拍緗素雜記

具理

祐齋夜話亦記其事

送詩用事

東軒筆錄上作詩送行有報主不言功之句王丞相詩亦載於末亦見老學庵筆記白樂天寄裴晉公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王禹玉送文太師詩云精神如只州時用白語而加工信乎善用事也

荔枝詩

筆子目上五五

與東坡志林荔支似江瑤柱皆成故實

重賓收父畫

曝書宴

容齋四筆國朝儒館至崇甯政宣不復賜宴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盛筵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日曝書宴皆得預續博物志引魚豢典略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爾雅芸臺夢溪筆談辟蠹用芸今人謂之七里香能去蠹風子曾得數株于潞公家移置秘閣

退居游山

祕覆帖

官及罷去陳恭公相辭不王文安訐奏書亦曾譏公以參知政事領也畫墁錄仁宗深慮七史讀之不成文嘉祐中詔重修唯唐書卒業所費緡錢十萬有奇既進御翌日有舊唐書不得毀久之諭執政云當時何不令歐陽修修爲之魏公對曰修分作帝紀表志既退語其父曰爾應其父病也歸田錄梅聖俞與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君於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其監修者則公亮故書首進表以公亮爲首陳振孫書錄解題舊例修書止署宰官高一人名銜歐公日宋公于我爲前輩且王于此書用力久何可沒也故書中列傳題祁名而已有此例又宋史呂夏卿傳修名本紀志表題修名然考隋書諸志已有此稱宰相世系表夏卿所撰而書中亦題修名則仍以官高者爲主特諸史多用一人此用二人爲異耳

內丹術

癸辛雜識開卷即載東坡跏息孫眞人鼻端鴻毛不動張安道閉息陳彥眞寄心臍中避暑錄話論養生子午氣升降　許彥周詩話白英聚而雪慚黃酥凝而金醜漢陰眞人丹法

擬貼子

清波雜志有春詞楷式

侍兒小名錄

蒨桃

原註出翰府名談　石林燕語寇萊公燕會常至三十醆舞用二十四人謂之柘枝顚

筆子目上五十七

竹夫人

篇末原注出王直方詩話　鶴林玉露李公甫謁眞西山丐詞祠文字西山留飲指竹夫人爲題薦春縣君祝氏可封衞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攜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　此外有陸龜蒙竹夫人傳楊維楨竹夫人傳

嫘祖子

暖講池北偶談古本唐人韋末有詩二句書

試賦官韻

杜老用事

晁公武讀書志詔王砅創註素問者然唐宋

志皆作次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稱爲京兆府

參軍宋林億等校引人物志以爲太僕令

醫家遂宗王太僕

月令置左右

安樂窩

避暑錄話有安樂泉

藥

字畫取人

一榜數宰相

石林燕語一榜三宰相避暑錄話宰相得只

人者一榜得四人者二榜得三人者三榜

絲竹管絃

清波雜志亦云齊東野語襍序不入選或

謂絲竹管絃天朗氣清聚之不知絲竹管絃

不特見前漢張禹傳而東都亦有絲竹管

絃語張衡賦仲冬令月時和氣清又晉褚

澈元號

晉人慢後見建中

靖國之純元會

撰兒清明節三日節氣

之妙不待列宮法帖中豈以其

出不可與諸在齊即亦進詩之

耳　野客叢書引趙嘏詩題云

是秋景無竹筠然亦重複矣

氣肅清見蔡邕於南山就請

朗見潘安仁閒居賦安可謂

清之時後觀吳曾漫錄亦引

承漢書說漢書豈說

琅邪稻

世說補李百藥七歲時中書

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

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傳

云鄫國在琅邪開陽縣人皆

張禹傳謂右軍

染指書

歸田錄

乾德舊號

李心傳舊聞證誤引劉貢父詩話

作閒陶實二內相

見宋史太祖本紀石林燕語

貲虛曰此僞蜀時號也帝遣令

貲虛曰不若上初改元乾德

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經宿

曾之走與同乎孫劉聰唐

乎陳齊桓晉惠之

號魏武之違武德魏孝武之永興梁

元順帝之至元也自重

蜀號一同吳號漢獻之上元

帝用曾布日錄而後見建中

肇門唐建中靖爲疑諸改建

推此契丹帝陛之號三月則

改宣和高孝欲重

則太祖與乾德謂劉蜀契丹已用兵之無此理重貴之廢也至和三年爲疑忌宣和亦然已而二聖還朝名分已定何疑忌之有重華舜堯也太甲湯也文武周公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金聲玉振集大成也孟子之言如此則太甲湯文武先已有之後乃改元永熙耳

一陳友諒陷江西下吉安泰和稱天啟三年前代已四年

法馬正其時物觀此則以四天啟之號前代者魏太

見矣太平興國眞君唐武后天册萬歲萬歲通天宋

武太平眞君唐武后天册萬歲萬歲通天宋太宗太平興國眞宗大中祥符大徽宗建中靖國大慶元

國以三字爲年號者梁武帝中大通中大同夏氏四字爲年號者趙大中天册萬歲夏天賜禮盛國慶多

賢相名言

儒林公議王曾僕射有台宰之量每進擢時材不欲人歸恩在己初參大政嘗薦蘇惟甫至京師屢造其門不敢輒者可當煩使惟甫一日入奉朝請資用已乏因旬辭吉旦詣公語以私恩遂及身計公答以他辭惟甫退所館已有特物者在門乃新命江淮都大發運使實朝行之極選乃王公日所署物也惟甫感極事多矣此范仲淹被遇極之其他庶務久之

深嘗贊之曰久當朝柄未嘗樹所難進公曰恩若自樹怨使誰當

遵守舊規

即不用浮薄意

射比手熟

此與志林作字要手熟相通

文富並用

見富弼傳

五鳳齊飛

舊聞誤實李文公穆與宋賈呂李五公後二年蘇始爲學士

名將仁心

舊聞證誤有僧潘美收江南伐太原三事

厚德錄名載武惠軼事亦有此段係引歸田錄清波雜志

取士器識

江隣幾雜志蕭貫當作狀元萊公進曰南方下國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齊出院嘗同列曰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東齋遺事宋眞宗策士夢殿下萊甚盛與殿基齊拆卷第一人乃蔡齊也

名臣奢儉

舊聞誤引王鞏聞見錄大宗問寇準年尚少爲服何者暴而貧自歎準答以陛下年富貴不至此耳是寇相

亦見李昌武南部燕書王元之貶黃州作竹樓公自小記歷年好夜宴制飲器雖窪罇壯觀公竹樓人清儉在官未嘗燃燭燈燼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名臣奢儉不同然公晚年自奢侈不節遂沒不返蹈其不幸亦可爲戒

朱衣前引

東軒筆錄學士以上並有一人朱衣吏引馬所服帶用黃金而無魚魚至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而懸魚謂之重金矣世傳館閣甚貴學士者賦詩云眼裏何時赤腰間甚日黃及爲學士又作詩曰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

文豪

談藪梁唐邑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三事並舉宋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賜與內外諸事目覽方口誦口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朝野咸載元嘉小聰俊五手畫圓右畫方口誦經史日數萬言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

筆子目下五

書五言詩六事齊舉號神仙童子南唐近事處士史虛白北海人滿太中遊江表官對客奕棋或爲書啟表章或詩賦禪頌倚繩數食之頃衆製皆就

聯文符載亦池北偶談

賜宴四學士

夢溪筆談有天子諸客

香餅

石林燕語王禹玉潤筆有杜荀鶴試卷此外高似孫緯略薛紹彭書米元章畫雲煙過眼錄公母陽二夫人告以知玉臨右軍帖爲潤筆世說補南唐嚴續嘗書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幾萬緡仍經一歲覽筆完潤房者爲潤筆之賄韓絳亦能文既成但紙諸誼

品秩畧不道續事業續熙載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遣之臨行止寫一闋於泥金雙帶而去見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樓扁公庫送銀二百兩爲潤筆部大書樓扁公庫送銀二百兩爲潤筆部需紅羅百匹於是大窘命妓通以犒之王士正香祖筆記白樂天與元微之至交白作元誌銘潤筆亦至五六十萬

得體

古鑑照二百里

吾面不過樸子大樸一作鏡夢溪筆談一研三十千而不買亦是不玩物

鎖院倡和

筆子目下六

冷齋夜話作當年叨入武成宮

東坡志林

柿葉書

晉書鄭虔好書嘗苦無紙于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 唐鄭虔傳善圖山水好書苦無紙于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劉賓客嘉話錄鄭虔廣文知荥慈恩寺有柿葉遂借僧房學書 顏眞子藉退之游青龍寺詩僕後見長安志云寺有舊讀以爲喻畫壁之狀也 東坡志林柿萬株此蓋言柿熟之狀火傘赬虬卵赤氣沖融九龍照燭皆其似也長安諸寺多柿故鄭虔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取之學書僕仕於關陝常見柿連數里野客叢書書紅葉之前有虔後有谷 白居易詩紅袖曉窗

桃笙

談薈方言宋魏之間謂之筆自關而東或謂之簟或周洛楚魏之間謂之倚侔梁簡文答湘東王獻簟書云五離七折出桃枝之翠筍詩話云按唐萬年尉段公路北戶錄云瓊州紅藤簟方言謂之筆或曰蘧蒢亦曰行唐沈約奏彈劉令伸文秀恣橫云令吏輸六尺筆四十領何遽如此耶左太沖吳都賦云桃笙象簟韜于筒中注云桃笙桃枝簟也吳人謂簟為笙劉夢得有詩云蕙風香座尾月露濕桃笙梅聖俞詩誰知廣文直桃簟冷如冰 倚覺寮雜記

金鯽

筆之目下七

程史今中都有參魚以金色鯽為上閩其尚恥不肯言能變魚者或云閩市洛渠之小紅蟲飼瓦魚百日皆見鯽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又別有玳瑁鯽子美詩松橋却金鯽我識南屏金鯽魚

容安軒

東籬南村西疇北窗皆見鵠集

公權論研

倚覺寮雜記引公權論並東軒筆錄公權記青石來事較詳續博遊暑錄於公權記青州石研譜天下之研四十餘品以青州紅絲石研為第一有兩鄉公僅一見金史交聘表高麗禮部侍郎吳德山結緣

萬花會

篇末本有六十三字係言徵詩廣記

拋青春

侯鯖錄引退之詩百年未滿下冤死且可勸買拋青春 野客叢書韓谷賦富平宰詩易博蓮宵酌千缸石崇春白叢天詩書棋古酒聽梨花注佛俗釀酒梨花時熟號梨花春李白詩襄中百斛金陵春劉夢得詩歡鵝杯中

筆子目下八

閒居一樂

避暑錄話葉夢得在許昌活小兒三千八百人

日賓樓

紅靴銘

冷齋夜話即本此

夢客攜詩

有肉無蔬

墨客揮犀視此惟末多數字 冷齋夜話同畫墁錄僧惠明書案肉一頓五鋪湯大年日遠近皆呼饒猪院安乎不若呼猪院朱院猪頭泊宅編琴川有僧嗜猪頭時數枚俗謂猪子瞻和尚是定光佛 萬詩僧已載猪仔事

七言偉觀

桃花悟道

退之獨步

二柏兩檜

藏書牛眞僞

清波雜志米元章少年作楚山清曉圖上御府戴松牛圖元章以換本易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則無也中貴人王右軍牯牛來以他畫易之未允欲赶水亟畀之元章得一碑曾祖以唾點磨研元章色變爲公賠荷仰其好潔曾祖字仁熟守京口匪硯與虎皮澤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

宋寒李俗

又載仇池筆記

筆子目下九

行書第一

徐公洞石 蘇公龍井題名記云中秋十日與兒子遊冷泉舟至赤壁元豐三年庚申越二年壬戌據此倘在前後兩遊之前

墨莊漫錄小蓬萊石雪浪齋石石林燕語米顚石皆石蜂浦折縣西北烏林與赤壁相對乃周郎破曹處蘇公前後游皆黃州赤壁與曹無涉江夏辨疑有三赤壁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一在齊安郡之步下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

坐臥畫下

世說補闕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臥觀之留宿其下數宵觀畫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歐陽公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訪立疲倦則布毯坐觀三日乃去 歷史補

絳州有篆字李陽冰見之寢臥其下數日不能去碑有碧落二字謂之碧落碑

竹葉帖

拾遺記張華博物志四百卷武帝詔分十卷後人言陟里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

筆子目下十

諸仙語

治目如治民

導引

筆子目下十一

與墨莊漫錄內丹術顚眞子月令置左右石林燕語攝生相表裡

草堂瀑布

江山風月主人

味外旨

詩品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與嚴滄浪詩話拾羊挂角無迹可求開後來神韻一派

荔枝似江瑤柱

蘇詩題廉州龍眼質味殊絕可敵荔支

義出楞嚴

作字手熟

龍川別志

文靖學人

見滹水燕談李文靖爲相王魏公旦方參預政府時西北尚用兵文靖至叶食糧公與北人游無事時次爲公一少能坐致太平得優有憂勤是爲警戒他日萬一過人遠矣

不習浮薄

舊聞證誤一見唐書元哲七世孫李德裕抑退浮薄此外郎王師旦所編太宗名皆爲考功員外張昌齡傅與王公令同其故谷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詭靡不足取之則後生慕亂陛下風猷帝然之

對秉鈞軸

東軒筆錄亦載呂許公爲翊守上言不稅農器

滹水燕談錄

宋藝文志作王闢之

戴花

能改齋漫錄眞宗東封命樞密使陳公堯叟爲東京留守馬公知節爲大內都巡檢使陳公云若爲大內都巡檢則上何不就爲太尉戴花也二公各大笑寇萊公爲參政侍宴上賜異花上日寇準年少正是戴花時史司馬光中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簡不簪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枝

不賀

夢溪筆談熙寧六年百官入賀蔡子正爲樞密副使獻詩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動正御朝陽聽已得前星助陰滲漏隨衣雨消其敎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誕雲陰不見日馀四句盡之

朝服侍立

與下條陳氏三子列侍同爲美談

元功陰德

事田錄名將仁心亦曹武惠王事

三子列侍

厚德錄載此稱陳秦國公又稱秦公並引晉公談錄實儀尚書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能改齋漫錄吳人其父曰長者平生惟訓童稚以自晦里人以其長厚目爲吳觀音所生四子參政有樞密元又京方並登進士爲朝臣諸孫十皆京秩侍郎于京師遇鄉人至必命子孫出見而列侍焉

謀罷監軍

癸辛雜識狄武襄以錦連枷破儂智高非時宿柔也

面具

清波雜志武襄銅面具及所佩牌上刻武神也能改癒漫錄
像世言武襄乃眞武神度使平章事世多
武襄自拱聖長行至節
狄之隸籍與參政王堯臣作狀元之年同
亦爲兩府仁宗以其然命王諭狄去其黥文
狄謂之曰青若無此兩行字何由致身于
斷不敢去要使天下健兒知國家有此名位
待之也議者韙其言泊宅編石林燕語此
有不去面文事東軒筆錄王文安及第
狄武襄投營同在天聖五年

走卒知司馬

齊東野語亦引獨樂園詩并云遊宴羣臣劇
戲亦知司馬端明豈止兒童走卒哉漁水
燕談民刻畫其像家祠一本畫工有致富者

宴餞賜詩

筆子目下十三

與墨莊漫錄送詩用事不同時而同爲宴餞
文潞公事

遊人尊異

鶴林玉露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以千
金求其書乾道初虜使來猶問鈐公安否
青箱雜記魏野歎鈐公生日詩云有官居宰相
上相明日是中元又賜詩云有官居宰相無
地起樓臺當有北使詩云無地起樓臺的宰相
召還

聖德詩

滹水燕談太山孫明復見之曰子禍起矣
遯齋閒覽文忠同年進士名相
遠甚第一民初諸侯但守傳注自孫明復
稍自出己意守道頗之始倡爲陽儒陰佛老之說

六觀堂雜誌詩送肆言或否

不事造請

李沆不用浮薄同意
想參大政言盛事稍妄年

晚節勇退

置宴詩題句下原注仁宗賞賜詩刻石所
之廳壁上兩孫謝一見唐書度支職方
中一郎宜公兩石介一見明史林慮傳止
德初言官一郎守道

金馬玉堂

許彥周詩話亦有會老堂口號謂用南史
謔傳是青箱雜記引白樂天詩元和小
士五相一漁翁猶對青箱亦記口號
而稍有不同處

筆子目下十四

李續高志

進士沿革

此條與摭言所引國史補進士時尚一條參
看賜宴自太平二年呂蒙正榜始梁燕安了
瓊林院蒙正宴于開寶寺逢爲定制給金吾
衛士送歸第自蔡齊榜始刻登科錄自霍端
友榜始開成中高鍇知舉內出貢舉狀元
賦太學館賜石經詩進士試詩賦自此始

衣冠盛事

石林燕語又曰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
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有難者至嘉祐
正肅公皆入第三等後亦有
蘇子瞻乃由第三等已而才由
言太直爲考官制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
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
子瞻入第

等而已若諸葛武侯三
子俱爲宋丞相或大
衛伊尹左相伊陟
亞夫梁丞相荆州
牧婁侯隆北齊
丞相咸陽王斛律
于子問爲三司儀同三司
后憲中書令趙德鈞子
子楼太保搭剌海太子
右丞相脫脫父子
對師佩元太師尚延壽
政事保馬赤察兒父
子侍中開府儀同三
司馬元顯望太傅軍
騎將軍上官安大將軍
太宰司馬宇子大司馬
于子問爲司徒太師
徐知諤子侍中齊王
子司徒徐景通子
少師游元太師
趙德鈞子
太師月赤
察兒父
子

徐隆事南唐爲
通事舍人
勃承旨爲御
史大夫荆
金左丞
李休烈

爲尚書右僕射濟爲侍中
爲尚書令楚王馬殷子
隱爲中書令馬希範父
子同時封王公侯伯
各自以恩澤封義
陽王陸侯東平王
昌黎王馮跋光
侯耿況好
畤侯耿弇
都鄉侯
張承宣
城侯諸
葛瑾都
鄉侯諸
葛恪各
自門功
封宋錢
文正后又
信公記室錢希白子
有四家錢希聖子
容洪忠宣子景伯景
儀甫子景蕃子
馬子談子遷劉向子
歆班固子
簡李大
察子
元中爲史
館修撰子
伸太中初右補闕史
館修撰倩歷官左
遺史館修撰父子
同修國史子敏求
父子相
繼聚
書萬
卷所
載外
有不
當

子宴唐劉禹錫道子齊賢編次唐
子象先寶德元子愷貞清廣子
子綺崔鉉子讓能徐商子
韋仁約子承慶鄭珣瑜子
宋初至靖康元年父子秉政
獻化基子安簡舉正呂文靖
弼正獻公著石元乾熙載子
事恕子恭公執中韓忠獻億子
維門下侍郎莊敏縝范文正
仁政參純禮曹武惠王彬子
毓子恕掘密會靖公亮
子孝寀孝
勗傅文子忠簡子震

傳衣鉢

西溪叢語載此略多後兩行云馮當世知貢舉擢彭器資爲首後聞彭詩云當時已自傳衣鉢蓋嫉猶爲食肉僧矣又部鉉第十三外題楊永齋書賀一聯云和羹

倣衣鉢蓋外則向亦有十三名中選故耳
邵氏見聞錄亦載之

一揮九制

十聯詩在御屏風

進士預宴

海濱奇觀

集古錄

古人法書性重頁跋自梁元帝始集錄碑刻之文爲卷一百二十卷見於金石文字之記今其書不傳曾鞏作金石錄而未成僅集一序存元豐類藁中歐陽修跋尾述敘至千卷鞏說至萬卷而公在政府又各書其卷后

圖

石林燕語大龍鳳團茶以八餅爲斤蔡君謨小龍鳳斤寸十餅爲斤謂之試銙

尾龍首之名其婦名者蓮花號西京雜記郭舍人一箭能七十餘號顏光祿載汝南周曇會稽賀敞並四十餘號古傳設壺之工者王胡之閉日賀革置壺障石崇被圍風薛戎背坐反投而無不中今之投壺名最多百壽唾壺缺因而銘之晉衛瓘都尉等項不下三十餘種三國時魏武帝有銀鍾賜華歆銀鍾賜荀勗金鍾賜鍾繇銅爵賜張既銀鍾賜王朗見魏志林柳公權論硯錄分甘餘話謝公最好屐每聽講論輒自轉動而繫屐帶恐其解脫也

老學庵筆記

七十健拜

藏書山房

唐積歙州硯譜米芾硯史洪适歙硯說薛欽石說失名諸家硯譜高似孫硯箋

就樽對酌

酒盡各散去句下原有七十五字言伯鈞工書

千字文

御覽引梁書取鍾王眞迹授周興嗣令選不重複者千字韻而文之興嗣一宿而上鬢髮皆白賈氏談錄進士周逖改次千字更撰天寶應道千文右相陳希烈問曰柢柦二字如何翻破逖曰唯此兩字依舊北史秦王俊閻潛微名令爲萬字文與七十健拜亦養生家之一端

小桃

紅絲硯

湘水燕談

唐彥猷品硯及志林柳公權論硯之號有奇者蓮花號西京雜記郭舍人一箭能七十餘號顏光祿載汝南周曇會稽賀敞並四十餘號古傳設壺之工者王胡之閉日賀革置壺障石崇被圍風薛戎背坐反投而無不中今之投壺名最多百壽唾壺缺因而銘之晉衛瓘都尉等項不下三十餘種三國時魏武帝有銀鍾賜華歆銀鍾賜荀勗金鍾賜鍾繇銅爵賜張既銀鍾賜王朗見魏志林柳公權論硯錄分甘餘話謝公最好屐每聽講論輒自轉動而繫屐帶恐其解脫也

遨頭宴

沈詩任筆

石林燕語

富園凌霄花

日進故實

經筵

賜碑

大唐新語　杜如晦薨太宗謂虞世南曰卿與晦
吾意製碑　墨客揮犀　韓侍中薨婁內臣臨
部知督葬事一切用度皆出于官上曰兩朝顧命定刑元勳之紳明年
碑額其墓碑命貴
曾侍中薨上題
王勃之碑

壁畫畫

動客叢書　魯直言唐省中皆青壁畫雪
省中皆粉壁畫古列士列女見漢官典職而
沈約宋志　亦曰郎官奏事明光殿只胡粉畫
古列賢圖菊苑粉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臨
幸懼荊卿之後皆畫松鶴見李德裕祕詩閣劉次莊
題壁薛稷畫鶴見鄭谷詩畫斷畢宏寫裕事
中畫松石于左省廳壁集賢注記集賢院南壁
畫叢竹雙鶴四庫當門畫

夫子坐於元帳左右諸弟子執經問道東觀
記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壁
後漢文宗自撰集尚書中君臣事蹟命畫于太
液亭應劭謂畫堂畫九子母因話錄秘書
省內有落星石薛少保畫鶴賀監草書郎餘
令畫厨號四絕元和中韓公武挾彈中鶴一
眼謂五絕石林燕語學士院畫春江曉景
尤工　墨莊漫錄重資收父畫亦即郭熙畫

閣帖

野客叢書　閣帖多弔喪問疾李浩刊誤短啟
出于晉宋兵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
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死罪是違令
也僕觀漢魏已多如此不但羲之恐非冒禁
之故孔融繁欽陳琳諸人書牋皆先言死罪
晉宋如阮嗣宗謝元暉任彥昇之徒亦淪沒
觀墨客揮犀　唐帝好晉人墨蹟舍弔喪問疾
之書悉入內府後歸昭陵惟弔喪問疾者

以不祥故多在人間　夢溪筆談　亦主此說
初米芾取淳化閣帖一一評其眞僞多以
意斷制罕所考證　黃伯思重寫訂正成法帖
刊誤前有自序稱米疎畧甚多或僞蹟甚著
而不覺者若李懷琳所作衛夫人書逸少閣
久帖之類有審其僞而譏評未當者若唐人書而不知乃書
別稱伯英夫人諸草帖爲唐人書而不知乃書
知晉人帖語之類有譏評雖當主名昭然而不知乃書
能辨者若以田疇字之爲非李斯書而不知乃書
李陽冰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其主名者
若以晉人章草諸葛亮傳中語遂以爲亮書
之類其論多確湯屋作法帖正誤專指黃長
席之過今未見湯書不知所正者何誤然湯
之畫鑒亦空談鑒別而不以考證爲事者
臨江戲魚堂帖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
閣帖十卷摹刻其上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
文會敏行獨醒雜志劉殿院嘗寓於新淦所
居民屋題寫殆徧臨江郡庫有法帖十卷釋

以小楷倣法帖之所無也劉作法帖釋文本
開註石刻之中未嘗副寫一集後人於戲鼓
堂帖中參合成缺而仍以閣本舊帖冠其後
題文稱武開人嘗傳刻絳州潘氏帖是倣刻
得其一耳今光天德山河壯分字號以
別之分字號四卷封書寫題十卷中庫本增
所無者即次之亦因次莊釋文而廣之故立
中縫文亦間次莊釋文而廣之又陳與義作
法帖釋文刊誤　絳本舊帖向書郎潘旦
以官帖世稱潘駙馬帖天聖間潘乃
居其半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各
藏一帖石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各
藏一帖石今在太平州學每
以報願十卷封書寫題十卷中庫本增所無者即次之亦因次莊釋文而廣之故立
中縫文亦間次莊釋文而廣之又陳與義作
法帖釋文刊誤　絳本舊帖向書郎潘旦
以官帖世稱潘駙馬帖天聖間潘乃
居其半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各
藏一帖石今在太平州學每
卷字號四東庫本增所無者即次之亦因次莊釋文而廣之故立
中縫文亦間次莊釋文而廣之又陳與義作
法帖釋文刊誤　絳本舊帖向書郎潘旦
以官帖世稱潘駙馬帖天聖間潘乃
居其半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各
藏一帖石今在太平州學每
武帝書語武帝藏鍾張
閻立本評書　雲煙過眼錄
考論勘平書梁
書堂讀庾肩吾
法書表注宋
武帝之恒夫梁武帝甚遠閻
考論僞書振
墨客揮犀　唐帝好晉人墨蹟舍弔喪問疾
之書悉入內府後歸昭陵惟弔喪問疾者
並鈔本未知所

試字號止於山字其河字以下十四伙
曹士虞法帖譜系上卷真化法帖以下
二王府帖紹興國子監本淳熙刊本
觀太清樓帖臨江戲鴻堂帖利瀋帖
沙帖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家本
刻本三山本薇墨江村北方印成本
福清本澧陽帖鼎帖不知處本長沙
本盧陵蕭氏本凡二十二種下卷絳
以下爲東庫本亮字不全本新絳本
一本武岡舊本武岡新本福清本烏鎮
州本資州本木本前十卷又木本前
十四種蓋以淳化閣帖爲主而參
子諸本皆其支派也古今法帖皆
書載有即本法帖考正以史傳正訛
光於閣帖之得失異同潮以明備
帖考正以史傳正訛誤以筆蹟辨
款標目以及釋文之類亦一一考
帖原目分爲十卷

老福

清波雜志張公布衣游嵩夢人驅羣羊于前
曰此相公食料羊也後果入相
謂平生享萬羊合避暑錄話國朝狀元爲宰相
其曾孫也詳與詔其家有石刻

攝生

貼黃

修實錄不遷官

鶴林玉露張無垢在館中潔齋不肯轉官

知舉盛事

因話錄好學節門生類此

重金

翰員子唐人用袋盛魚今人以魚爲袋之飾
三品以上飾金五品以上飾銀景雲中詔衣
紫者以金衣緋者以銀舊聞證誤

參用文武

詔意

狀元宰相

並見避暑錄話國朝狀元爲宰相自呂文穆
公崇正後五十年間相繼得者三人王沂公
李文定宋元憲元憲後百餘年間未有繼者
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縝始爲下文縝夢神臨童
有巽凡蜀之舉子必禱于祠下文縝發視之
簾中以詔授文縝發視之

一榜三相

天祥
王申生繼平原者史衛王甲申生繼平原者太傅清之丙申生每一相各長一紀
東軒筆錄本朝狀元多同歲徐鼎臣國昌
生于乙酉王曾張師德晉生于甲寅賈黯鄧解晉生于戊寅
宋祁安世皆生于辛巳陳堯咨王整皆生于壬戌彭汝
礪午

張士遜第二百六十人歸田錄蓋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人西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十五年一榜西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韓僕射琦第二西臺參政趙侍郎槩第三人也予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爲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以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

狀元峻用

此卽上條狀元宰相注腳

不再試舊聞證誤引李肇長慶獻之歸田錄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吳修忝與其一爾

筆子目下卅六

避暑錄話唐制誥以掌進畫翰林學士初但爲文辭不專詔命自校書郎以上皆得爲之班次各視其官亦無定員故學士入皆試五題麻詔勅詩賦而舍人不試蓋舍人乃其本職且多自學士遷也學士未滿一年猶未得爲知制誥然後始並直本朝既重學士之選率自制誥遷故不試而知制誥始亦循唐制不試雍熙初太宗以李文正公沆及宋湜王化基爲之化基上章辭不能乃始中書并召試制誥二首遂爲故事其後梁周翰薛映梁鼎亦或不試而用歐陽文忠公記唯公與楊文公陳文惠公三人者特除外餘皆先試惟檢討只作差遣不止館職後檢討給職自校勘以上非特除館職不試初置檢討皆先試館職同帶職在校勘上亦承例不試

賜生日

宰相兼師傅

青箱雜記（誤仁宗初立爲太子李文定公沆引據唐經典以謂太子師傅不可兼宰相兼少傅又引揚雄法言以謂宰相兼少傅又引漢王商爲衛將軍加光祿大夫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亦加光祿大夫金日磾平車騎將軍事故事不拜文定公遂不拜）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詔賜羊三十口酒五十壺來春各二十斛令諸司供帳京府具倘書樂許宴其親友且遂會近列及丞郎給諫楊史館官俄又賜福密使副參知政事各二十斛其後以羊三十口酒三十壺如故此大臣生日宴筆載馬道在晉天福中爲上相詔賜生辰器幣道以幼屬流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則宰相生日有賜不始於宋矣王明清揮麈錄賜生辰器幣起於唐以寵藩鎮五代至遣使命冠世宗誓週穆魏宣懿始以賜自是執政爲例禮志載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賜宰臣秦檜辭免生日賜宴詔是南渡復有生日賜宴之例也

特試中書

青箱雜記沂公有物混成賦見兄弟分課條本抽三枝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蓋一枝稍短爾

三槐

舊聞證誤引邵伯溫聞見前錄作太祖曰使潭與贈王溥官職彥卿本宗夫人之交

紅羅飛白

別見清波雜志玉泉子相國李石庭槐一本抽三枝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蓋一枝稍短爾

筆子目下廿七

吳于亭雜錄引黃氏日抄玉堂之廬出漢書李壽傳玉堂殿名

石林燕語凡兩見一詳一略　宋史蘇易簡傳帝嘗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榜于廳額　又何執中傳初賜第信陵坊以爲淺陋更徙金順坊甲第建嘉會成坊又楊存中傳高宗幸其後梁周翰薛映梁鼎書鉅額以示寵　又高宗忠公記唯公與楊文公記書水月二字所居建閣以藏御書孝宗題

白風雲慶會之圖 韓東野范成大謂歲
卜築于吳江盤門外鄰皇華館公時年已八
十餘而身健尚輕利在宗伯太
宰賜之 老學庵筆記慈
蓋習觀昭陵落筆也仁宗賜
六答飛白書八字 瀛小
門觀多帝飛白 道卒賜篆額首
王會之禪曰旌賢也 旌忠李迪曰直
晏殊曰舊學門庶曰崇儉王旦全德元老
文彥博父均曰敦忠純 范
仲淹曰褒賢 曹翰周世宗功
張士遜曰舊德 狄青 旌忠元昊其錄
悉記或云初王子融守河中橫居明皇幸
羅卿碑額獻之仁宗乃賜文正碑曰旌賢大
臣碑額賜篆蓋始于此其後英廟神考亦屢
有賜者 歸田錄 飛白以點畫象形物而
點最難工 李唐卿撰三百點外

筆子目下十七

淨二字賜之其六點又出三百點外

兄草弟麻

留意知窠

卽一榜三相事

賦落韻

東軒筆錄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解以
以落官韻而不收 能改齋漫錄
南省試當仁不讓于師賦時貢邊李迪皆有
名迪以落韻邊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特奏令
就御試取迪而黜邊 野客叢書杜子美一一
押兩萍字東坡一詩押兩生字任彥昇一詩押
兩耳字張景陽三押情字三押生字 一一
東野語馬京知舉張芸叟賦公生明

重氫用韻已不可考 四名及三
爲留守始修門生敬酒邊馬因言昔秘監賦
重韻以論策佳輒爲改之芸叟不覺滿盃覆
懷再三愧謝 鶴林玉露宋紹興省試高陵
能用三傑賦一 卷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
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史記正是帷
帳漢書乃作幄

想當然

老學庵筆記載此加詩梅聖俞爲小試官曰
何須出處及謁謝東坡亦對曰何須出處
君陳子曰宥爾惟勿宥王制王三宥然後制
刑坡公或卽本此 三國志崔
將納袁熙妻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
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紀後
兒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 瓚與
子送窮文僕曰豈遑之眞見鬼乎彥法曰蓋

想當然耳

筆子目下十八

門生名位相亞

湘山野錄呂申公乞致仕仁宗曰卿退何人
可代申公引陳堯佐遂大拜後文惠讓鷹引
之德撰燕詞擒鶻相館使人歌
爲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申公笑曰白帳捲
簾人已老文惠應曰莫言調鼎事無功

十牓傳家

談薈古人子姓貴盛可記者西漢金日磾張
安世七葉珥貂楊震至彪四世太尉袁安至
隗四世五公唐謝瑀八葉宰相漢荀氏六世
九公人所共知他若漢明帝時張融爲三公
時其父尙在公卿朝罷俱詣府奉觴上壽
身爲帝師歷太尉司空司徒其子

帝侍講曾孫濟岱至司空亦贈司空謚氏
弟喜亦爲司空俱封侯東漢耶氏
建安末大將軍九卿封侯十三人尚公主
列侯十九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
數十百與漢興衰魏太尉穆崇六世掌機密
昆季尚主者又十餘人七世掌機密同
公二代封王陸凱家同時在朝二相
軍十餘人隋高祖受禪宋穆來朝拜太尉
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一門執象笏者百人
後漢應劭應奉應邵應瑒應亨七世通顯
應劭奉應邵應瑒應亨七世通顯
王洽王詢王曇首王儉王楫王筠亦一世
通顯王詢王曇首王儉王楫王筠亦一世
尚書宋何尚之子脁孫濕四代六人並
貞三代爲相四代掌綸誥又胡宿胡宗愈
道子敬容孫五世爲吏部尚書劉林虎劉祁
納之劉齊賢三世典選王彪之子臨之臨之子
納之子淮之典世四代國公睎代國公
子敬容祖孫五世爲吏部尚書劉林虎劉祁
劉齊賢三世典選王彪之子臨之臨之子
尚書宋何尚之子脁孫濕四代六人並
通顯王詢王曇首王儉王楫王筠亦一世
王洽王詢王曇首王儉王楫王筠亦一世
應劭應奉應邵應瑒應亨七世通顯
後漢應劭應奉應邵應瑒應亨七世通顯
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一門執象笏者百人
軍十餘人隋高祖受禪宋穆來朝拜太尉
公二代封王陸凱家同時在朝二相
昆季尚主者又十餘人七世掌機密同
數十百與漢興衰魏太尉穆崇六世掌機密
列侯十九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
建安末大將軍九卿封侯十三人尚公主
弟喜亦爲司空俱封侯東漢耶氏
帝侍講曾孫濟岱至司空亦贈司空謚氏

文修胡世將四世掌誥李德林李百藥李安
期徐齊聃徐堅徐堅子徐彥伯世掌
均張濛李昭李諤李昭子諤兄弟三人並
崔邠崔鄘崔邠兄弟三人並爲禮部
崔邠崔鄘崔邠兄弟三人並爲禮部
均張濛李昭李諤李昭子諤兄弟三人並
期徐齊聃徐堅徐堅子徐彥伯世掌
文修胡世將四世掌誥李德林李百藥李安
世爲節度使張儉鄭紳鄭絪鄭澣鄭
四世爲節度使鄭紳鄭絪鄭澣鄭
子曦三世節度使鄭儉張文規李岘李
安至孫昆三世並爲僕射宋史吳坰子
並爲僕射宋史吳坰子安至孫昆三世
崔邠崔鄘崔邠兄弟三人並爲禮部
崔邠崔鄘崔邠兄弟三人並爲禮部
均張濛李昭李諤李昭子諤兄弟三人並
期徐齊聃徐堅徐堅子徐彥伯世掌
文修胡世將四世掌誥李德林李百藥李
世爲節度使張儉鄭紳鄭絪鄭澣鄭
四世爲節度使鄭儉張文規李岘李
子曦三世節度使鄭儉張文規李岘李
安至孫昆三世並爲僕射宋史吳坰子
並爲僕射宋史吳坰子安至孫昆三世
崔邠崔鄘崔邠兄弟三人並爲禮部
崔邠崔鄘崔邠兄弟三人並爲禮部
均張濛李昭李諤李昭子諤兄弟三人並
期徐齊聃徐堅徐堅子徐彥伯世掌
文修胡世將四世掌誥李德林李百藥李
世爲節度使張儉鄭紳鄭絪鄭澣鄭
四世爲節度使鄭儉張文規李岘李
子曦三世節度使鄭儉張文規李岘李
安至孫昆三世並爲僕射宋史吳坰子
並爲僕射宋史吳坰子安至孫昆三世
崔邠崔鄘崔邠兄弟三人並爲禮部
崔邠崔鄘崔邠兄弟三人並爲禮部
均張濛李昭李諤李昭子諤兄弟三人並
期徐齊聃徐堅徐堅子徐彥伯世掌
文修胡世將四世掌誥李德林李百藥李

祿卿瑤俱列三戟榮號三戟崔家羣從
並兄弟同列三戟唐崔珙與太子詹事
並兄弟同列三戟唐崔珙與太子詹事
祿卿瑤俱列三戟榮號三戟崔家羣從
官每謁大明宮冠蓋相望遇宴集一
官每謁大明宮冠蓋相望遇宴集一
猶重疊其上王儉子暕暕子
猶重疊其上王儉子暕暕子
于師顗孔顗達孔志達孔志孔惠元三世
于顗子適適子美三世爲執金吾周訪子
顗子適適子美三世爲執金吾周訪子
三世爲益州牧李宗諤子昭遘十人
及第昭遘子杲卿子士廉昔三陸
三世爲探花郎若父子貴顯者宋祁宋
三世爲探花郎若父子貴顯者宋祁宋
及第昭遘子杲卿子士廉昔三陸
三世爲益州牧李宗諤子昭遘十人
顗子適適子美三世爲執金吾周訪子
于師顗孔顗達孔志達孔志孔惠元三世
猶重疊其上王儉子暕暕子
官每謁大明宮冠蓋相望遇宴集一
祿卿瑤俱列三戟榮號三戟崔家羣從
並兄弟同列三戟唐崔珙與太子詹事
並兄弟同列三戟唐崔珙與太子詹事
祿卿瑤俱列三戟榮號三戟崔家羣從
官每謁大明宮冠蓋相望遇宴集一
猶重疊其上王儉子暕暕子
于師顗孔顗達孔志達孔志孔惠元三世
顗子適適子美三世爲執金吾周訪子
三世爲益州牧李宗諤子昭遘十人
及第昭遘子杲卿子士廉昔三陸
三世爲探花郎若父子貴顯者宋祁宋

師陳去非子贈侍中文忠公恭
康肅公堯咨一相中書一長樞密一爲侍從
俱登甲第而堯臬堯咨兄弟狀元俱建節宋
徽猷閣學士忠宣公洪皓子平章事文惠公
适知樞密院文安公遵端明殿學士文敏公
邁父子兄弟俱登制科知制誥俱以學士終
漢史丹九子並爲侍中唐博陵崔俊六子一
登輔相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尉鄭鄚外臺
暖祁國公曙西平忠武王李愬子
八子而顯者四代國公曜趙國公睎子
彬七子餘亦各有顯宦汾陽忠武王郭子儀
燦郇武節度瑋定國節度忠烈王郭子儀
縝武惠公贊中書曹彬子河陽節度使
太子少師韓億子太傅絳太子少師維司空
及鄜王知貢舉得一百四十八人忠獻公
尚書鄜廷尉卿郇執金吾部左僕射鄜又鄜
登輔相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尉鄭鄚外臺
漢史丹九子並爲侍中唐博陵崔俊六子一
邁父子兄弟俱登制科知制誥俱以學士終
适知樞密院文安公遵端明殿學士文敏公
徽猷閣學士忠宣公洪皓子平章事文惠公
俱登甲第而堯臬堯咨兄弟狀元俱建節宋
康肅公堯咨一相中書一長樞密一爲侍從
師陳去非子贈侍中文忠公

禮部侍郎儼起居郎侃參知政事傅補闕
皆諫議大夫寶禹均之子唐有五寶國子祭
酒常司業牟容管經畧羣屬歷州刺史庠庶
節度使翬皆左拾遺寶叔向之子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進其家自右軍
以下至僧虔智永禪師二十五人各書一帖
卷命崔融作序謂之寶章集亦曰王氏十
梁書劉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姪當時有七
十人並能屬文晉王祥弟覽孫子導至十一世
孫褒歷兩晉宋齊梁陳后周凡七十餘人皆
有列傳如義之獻之徽之宏之操之僧虔
僧虔儉皆有孫裔及河東裴氏十代有
相壻

並見東軒筆錄晏元獻判西京范希文以太
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
女及笄仗君爲我擇壻范曰監中有舉子
皋張爲善皆有文行它日皆至卿輔並可

也婁曰然則熟優范曰富修謙張疏俊婁曰富貴
唯卽取富皐爲壻壻皐後改名卽丞相鄭國富
公綱　孫公談圃晏元獻公門下王青自號王
貧頭　傳相術夫人呼相其女曰此國夫人笑
也夫人曰我擇一佳壻靑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姓
富須做宰相卽明年狀元及第使人通好富黜于
春官以靑靑爲妾未幾富中大科卽大丞相鄭公
相必得非常人靑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時
人時生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又馮亮善相人
爲夔路監司日呂文靖父爲州職官一見文靖
文靖卽許以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嘗以此女爲
夫人何爲與選人子亮曰此所以爲國夫人也

燒天香

避暑錄話趙清獻公好焚香又喜薰衣

書畫潤筆

唐書裴度修福先寺將求白居易爲碑皇甫湜怒曰近舍遠而遠徵屈于門下矣裴固請之湜飲酒揮毫立就裴因以車馬器物酬之湜怒曰何待之薄也其碑三千字字三匹絹頃刻而盡不得一字裴笑依數酬之湜受之無愧

宋文公億以文章幸于眞宗作內制當時錄楊文公億以文章幸于眞宗作內制當時錄楊文公億以文章幸于眞宗作內制當時錄楊

小兒莽

厚德錄引此駁蘇潛波雜志宜常平法

治暑方

古方治暑句上本有六十二字

制科不試詩賦

亦載石林燕語富公以茂才異等登科後召試館職以不習詩賦求免仁宗特命試以策論後遂爲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蘇子瞻又去策止試詩三篇謂寧初罷制舉其事皆廢　又國朝以來館閣各以所藏書直館直院謂之館職其實弘獎儒雅舍此無以待之故館閣之職元豐以前民狀元制科一任宰臣所薦詩賦各一

第二百十九字自言暑風冬日享之

而入百明用大臣薦而試請之入館官制行廢崇文館爲秘書監置直館直院之名而書庫仍在祕閣每以直秘閣爲除益特以爲思數而已

談資

篇末尚有一百十九字自言暑風冬日享之十有一年　夢溪筆談

語太宗賜玉堂之署四字太宗宸翰玉堂在禁中自學士已下皆屬焉　筆談唐翰林院在禁中自學士已下皆屬焉　筆談唐翰林其間者皆稱翰林學士院在北門之東謂之東翰林院于是舊載林院雖尚以司祿掌制誥其職始重後又改爲學士院學士分直院之西廂謂之西廂院今亦設學士院在北門外亦設學士院之名實盡歸于學士院歷代相沿遂爲儒臣待詔之一爵　唐詩紀事翰林詞以詞之所在定職

拆亭

鶴林玉露載此事兼及類此者

四六用經語

墨莊漫錄翟公巽葉少蘊謂表啓用經史全語

老喜讀書

蘇楊二榜

南郊用冬至

呈藝

劉薦三相

黃黑豆

青州全活

侯鯖錄富鄭公與歐公書云大暑如二十四考在中書也又作書與范文正伏念人生好事難得入手今方遇之　厚德錄引之傳富韓公

八十八以左僕射同
司徒鄧級八十七
以太保睢陽公致仕
淡陽王
以太尉中書令
八十四以衛
公致仕八
十九以少傅平章軍國重
事安
國公致仕
八十以下餘
以后將軍榮平章軍
國重事
相
英齡頊早達者顓頊十五相帝嚳甘
脰蔣介子排丁五爲老
爲郭主簿司馬元顯高
而爲符秦所誅議大
守吳七終軍二紹十八爲漢淮南
義康二十三爲司徒錄尚
書令霍去病二
十四爲大
司徒
馬鄧禹二
十三爲司徒尚
書令霍
光二十
六爲大
司徒宇文泰二十
七爲太
尉高澈二十
七爲中
書令右
僕
書事脫二十
七爲
政伯顏二十
七爲中
書令右
丞
九爲僕射秉
政伯
顏二十
七爲
中書
令右
丞
希憲三十爲中書平章事王
章事范宗尹三十二爲右僕
爲元樞將軸之少者齊王
官霍大司馬十八爲驃
三拜前將軍定關中賀拔
督淮陽王李遵元十九爲洛
羅士信二十爲行軍總管
州總管杜伏威二十三拜
吳王李靖二十六拜大將
明遠朝錄宋時宰相起令
三登唐宣城公四十四王
六樞密副使趙令
五韓魏公

尹蘇侍郎易簡三十六王沂公三十凡知制誥蘇侍郎二十六王沂公二十七盧相楊文公晏元獻晏宣獻王宣徽文莊三十學士蘇侍郎二十八晏元獻王宣徽皆三十宋庠三十五上沂公李郎郎三十六楊文公錢子飛皆三十八游宮紀晉王皆三十七盧相三入者四人趙韓王向文簡王欽公潞公四入者止蔡京而已

三師致仕 晉高祖詔引據唐舊錄歐陽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職

談會宋時應三師三公者天雄節度符魏王彥卿自守太尉爲太師定難節度四平王李中令彝興自守太傅爲大尉朔南節度使南平王高中令保融自守太傅爲大尉荊南節度使南司徒太保侍中在中書以太保爲太師中書令留守西京又以太師西京蒸王元正門下司空司徒侍中太保中書令凡太師西京蒸王元正門下司空司徒太保在中書以太尉爲王清照慶宮使漢世五爲三公者胡廣四爲三公者伏湯賜三爲三公者黃瓊楊彪庾入相者蕭嵩裴度崔允四入相者韋巨源姚崇宋璟安石三入相者武承嗣武承嗣不守豆盧欽望李嶠李懷遠崔湜劉幽求張說張延賞王鍔韓歐五季三入相者馬道宋三入相者趙普呂蒙正呂夷簡張士遜文彥博春明退朝錄載學士三入者李文正柳中山子儀宋景文范景仁四入者李郡王鄴王五入而二不上拜景文凡呂入將相最久者終侯周勃從入漢爲丞相就國兒三十萬侯御史大夫車騎將軍太尉丞相凡三昌文侯御史大夫車騎將軍太尉丞相凡四年賴陸光以後元二年用父故封高梁侯凡六十年卿疥數將兵有功不當侯十二年張北平蒼文帶前四年爲丞相食其封侯爲計相四歲御史大夫六歲丞相十四歲比淮南相十四歲卒凡五十五年司空至太宰三十年楊越公素以御史大夫爲行軍元帥僕射尚書令凡知制誥太子太師出入將相二十七年自都督荊州進司空司徒鎮太傅領大司馬太宰三十五年忌以尚書左僕射罷政爲開府儀同三司加司徒太子太師門下省加侍中尹建節加太師尚書令天下兵馬大元帥策上將凡三十八年趙韓王贊初授大將相垂五十年英公勣初授大將軍至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後海年尚書令凡五十年李文正昉出入將相二十年典魏王浩一爲右僕射裴度四入將相者蕭嵩裴度晉公三爲中書令兼侍中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軍國事一爲西京留守左僕射韓王亦三入相崔安石三入相者韋貫之崔邠李藩李程李德裕鄭覃魏謨周墀白敏中崔鉉令狐綯路巖鄭畋凡十三入相者李文饒牛僧孺李衛公德裕李太尉宗閔鄭相國覃魏相國謨周墀白敏中崔相國鉉令狐相國綯路相國巖鄭相國畋凡十一入相者李文饒牛僧孺李衛公德裕李太尉宗閔鄭相國覃魏相國謨周墀白敏中崔相國鉉令狐相國綯路相國巖鄭相國畋凡十一入將相者王清照慶宮使太保在中書以太尉爲王清照慶宮使太尉在中書以太傅爲王清照慶宮使太傅在中書以太師爲王清照慶宮使太師在中書以尚書令爲王清照慶宮使尚書令在中書以侍中爲王清照慶宮使侍中在中書以中書令爲王清照慶宮使中書令在中書以門下侍郎爲王清照慶宮使門下侍郎在中書以尚書左僕射爲王清照慶宮使尚書左僕射在中書以尚書右僕射爲王清照慶宮使尚書右僕射在中書以中書侍郎爲王清照慶宮使中書侍郎在中書以中書舍人爲王清照慶宮使中書舍人在中書以翰林學士爲王清照慶宮使翰林學士在中書以樞密使爲王清照慶宮使樞密使在中書以樞密副使爲王清照慶宮使樞密副使在中書以參知政事爲王清照慶宮使參知政事在中書以宣徽使爲王清照慶宮使宣徽使在中書以三司使爲王清照慶宮使三司使在中書以節度使爲王清照慶宮使節度使在中書以觀察使爲王清照慶宮使觀察使在中書以留守爲王清照慶宮使留守在中書以節度副使爲王清照慶宮使節度副使在中書以團練使爲王清照慶宮使團練使在中書以防禦使爲王清照慶宮使防禦使在中書以刺史爲王清照慶宮使刺史在中書以太子賓客爲王清照慶宮使太子賓客在中書以太子詹事爲王清照慶宮使太子詹事在中書以太子少師爲王清照慶宮使太子少師在中書以太子少傅爲王清照慶宮使太子少傅在中書以太子少保爲王清照慶宮使太子少保在中書以太子賓客爲王清照慶宮使太子賓客在中書以太子詹事爲王清照慶宮使太子詹事在中書以國子祭酒爲王清照慶宮使國子祭酒在中書以少監爲王清照慶宮使少監在中書以國子司業爲王清照慶宮使國子司業在中書以博士爲王清照慶宮使博士在中書以太常卿爲王清照慶宮使太常卿在中書以少卿爲王清照慶宮使少卿在中書以太常博士爲王清照慶宮使太常博士在中書以太常丞爲王清照慶宮使太常丞在中書以秘書監爲王清照慶宮使秘書監在中書以秘書少監爲王清照慶宮使秘書少監在中書以秘書丞爲王清照慶宮使秘書丞在中書以著作郎爲王清照慶宮使著作郎在中書以著作佐郎爲王清照慶宮使著作佐郎在中書以太子中舍爲王清照慶宮使太子中舍在中書以太子正字爲王清照慶宮使太子正字在中書以太子洗馬爲王清照慶宮使太子洗馬在中書以太子舍人爲王清照慶宮使太子舍人在中書以太子通事舍人爲王清照慶宮使太子通事舍人在中書以左右春坊庶子爲王清照慶宮使左右春坊庶子在中書以左右春坊中允爲王清照慶宮使左右春坊中允在中書以左右春坊贊善大夫爲王清照慶宮使左右春坊贊善大夫在中書以左右春坊司直爲王清照慶宮使左右春坊司直在中書以左右春坊率更令爲王清照慶宮使左右春坊率更令在中書以左右春坊典設郎爲王清照慶宮使左右春坊典設郎在中書以左右春坊典膳郎爲王清照慶宮使左右春坊典膳郎在中書以左右春坊典藥郎爲王清照慶宮使左右春坊典藥郎在中書以左右春坊典書郎爲王清照慶宮使左右春坊典書郎在中書以左右春坊典謁郎爲王清照慶宮使左右春坊典謁郎在中書以左右春坊典引郎爲王清照慶宮使左右春坊典引郎在中書以左右春坊典儀郎爲王清照慶宮使左右春坊典儀郎在中書以左右春坊典樂郎爲王清照慶宮使左右春坊典樂郎在中書以左右春坊典倉郎爲王清照慶宮使左右春坊典倉郎在中書以左右春坊典庫郎爲王清照慶宮使左右春坊典庫

章武二年爲丞相錄政
十四年晉王始興導以
軍錄尚書事進司空司
五年卒凡二十二年謚
爲僕射兼政進衛將軍
卒凡十二年宋劉彭城
謚曰桓兼政十七年以
大將軍出督北平諸軍
北平大將軍以太尉軍
隋高齊公穎以開皇元
罷凡十九年唐房梁公
右僕射輔政進司空公
夜得一十
鶴林玉露魏鶴山云某
韓忠獻王之丙丁集呂
黃公義宗馬公爲十編
手記之吳忠肅趙元
名達賢錄　夢溪筆談健令亦蔣堂侍郎事

善舉賢良
如陸宣公之舉韓愈歐陽修李翺王伯厚之
得文天祥
罷舉買舟
曾公眞蹟
清波雜志
配享功臣
談薈宛委編記父子配享
平王李晟太尉涼國公李
王昌彬侍中曹璋尚書令
國公申彥

儉可助廉
本宋史范純仁傳　南史庾杲之
性又格言儉以養廉大法六
雜廉
春詞體式
清波雜志尚有趙野春帖子
酉陽雜俎
修月戶
蠅虎陣
水畫

輿璠樂
本西京雜記而首尾殺彼少
鏡雨事　談薈舜帝在
環丘地圖　談薈遂黃九
以神人氣故章帝時客
舜而下得白玉之管集
玉昭華玉者律琯也
府庫中玉笛也長二尺三寸
重馬山林隱鏤銘文
昭華之管陳信書更愛昭
想文恭詩句致昭華玉
公詩延嘉元年上昭華瑞
牧之出宮人詩開吹玉殿昭
繚帶花十年一夢歸人世
又延喜玉朱書玉者孝道行
鈐曰禹開龍門石元圭出
天賜佩玉璜二月三日山
序劉昫撰

雷風通變昭華之珍鬥徙延喜之玉枕歸

薛寶鐵

談薈樂工薛郊嘗過上彈琵琶調忽習芰荷一章士女觀聽其寶鐵也琵琶太常一弄早于其宅作琵琶一弄早于太常丞廳作琵琶一弄早于朝堂之上彈琵琶一弄早于寺舍門土僧曰上大齡能之所自乎曰不能知也請一聞有一是古槃某請一聞非此耶洗曰是耳必固詞繁者本懸鍾而應之也固求摘取觀之曰此法之編鍾耳請旦獨掇于庭歸太常令樂工細按司臨之約其時彼扣本懸此果遽騰飛而去獨無徵古國姓所獨志唐承隋亂樂懸散失獨無徵古國姓所獨求之不得一旦秋爽閑砧聲在今暫止是當

蠹書目下冊

防英公宅又數年無得之其後歙業反天后潛其宮閣眞乃求得喪車一部載之得石一部數爲于東南隅果有應者四具補樂懸之閭[illegible]宗時梁陽耕者鋤地此甚光射身旁人高尺餘楊收扣之曰此甚古鐘也亂書屋刻在兩鬟果然北史長孫部傳爲太常造樂器惟黃鍾不調管經韓使君備寺聞泠圖三代鼎彝上鑄鳴其音雅合宮調晉荀勗傳于路逢趁賈人牛糞識其聲

碧筒杯

圃談錄靖安李少師與賓僚飲宴以荷爲杯滿酌密繫持近人口以節之王謨唐語林李宗閔暑月以荷爲杯留青日札解語杯者陶九成命美人捧荷花擎杯花心而飲木輟耕錄

烽火樹

與瑯琊繰一條本皆西京雜記亦稗海所有非如國史補爲所本皆無惟稗海雖上採晉人而是筆明專取唐以下小說既舍雜記應從雜俎再葛記積翠作積鼎又[illegible]黃圖

湖目

腹稿

談薈陳繼達本武夫不知書夢人以墨水升餘飲之遂識字王肅注易東齋夜有女子從地中出贈墨一丸旦用此墨便覺才思開敏李白少時夢所用筆頭上生花才思贍逸和疑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才思敏贍紀少瑜夢陸倕以一束青鐵筆管授之文因遒進李嶠夢人以雙筆相贈文日有名王珣爲恒溫文日有大手筆俄而武帝哀冊謚議皆珣所草焉齋孫夢神授筆二枝後入中書東奉二筆大小如夢中所授元史梅鼎祚夢日光射身旁人一神以筆授之已而生鼎祚范質母張氏夢人授五色筆如此甚光也亂書屋刻在兩鬟果然北史長孫部傳爲太常造樂器惟黃鍾不調管經韓使君備寺聞泠圖三代鼎彝上鑄鳴其音雅合宮調晉荀勗傳于路逢趁賈人牛糞識其聲

龍城錄

非子厚作乃王銍僞託見墨莊漫錄

羅浮梅花

又宋史有五趙師雄一伯運子一伯聰子一伯昌子一伯郁子一伯思子

霓裳羽衣

蒋帯逸吏部公遠題糕橋詩云橋其色如糕請元宗同登游月宮聽樂問卿卿記明皇與葉法善游月宮聽樂問卿卿記其聲歸傳其名曰霓裳羽衣曲也帝默記其聲歸並見癸辛雜識

題糕

王氏本書卷十引苕溪漁隱九日詩用餻字惟崔元翰和呂居仁詩有之鶴林玉露白樂天移坐就菊叢餻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餳

野客叢書張衡七辯沙餳石蜜白樂天詩襲頭竹葉經春熟味綠黏臺又春攜酒餳字亦作餹

餳字

客過綠餳黏蓋柄　石林燕語白樂天詩三探藍尾酒一碟膠牙餳　杜子美隸人二字唐人作寒食詩欲拌餳字以無出處　二陸通一楚狂人一後周人字不用殊不知出于六經及楚辭也周禮小師掌教籥註云籥小竹管如今賣飴餳者所吹也招魂曰粔籹蜜餌有餦餭些注云餦餭也　靖康緗素雜記宋子京寒食詩草色引開盤馬路鶯聲吹暖賣餳天嘉話所載春來不見餳云是宋考功詩比因閭沈宋俱仕武后朝故詩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花柳爭朝發軒車滿路迎帝鄉遥可念腸斷報親情是時沈詩但未見宋全篇耳蓋所傳容有訛謬所未詳也李義山詩云粥香桐客臨餳粥對中清明詩云漠漠輕花著早寒食清明多用餳粥事

餦

初學集謂裴休亦辨之鼷鼠本說文讀鼷鼠豹文爲句鼷鼠屬下

紫絢囊

石林燕語重金亦可考見荷囊即持荷之荷也或以豹子尔云猥挈荷橐預從豹乘皆緣習之誤而史劉杳傳言簪筆持橐事甚詳

古人名字

能改齋漫錄箕子名胥余見司馬彪注莊子于他書不見易牙名巫易牙其字也見孔頴達左傳疏　二陸通一楚狂人一後周人字仲明一伯夷一舜典作秩宗一顓頊師一孤竹君之子一鄧伯夷見抱朴子一武德中竹杜子美隸人二孔晁孔頴達不亭侯孔愉不知出晉參一西漢相一淮南王謁者一孤竹台音眉台見孔叢子一作默台見路史一作胎初學記引傅孤竹卽觚竹北孤山也史記不知孤竹有三子元子伯遼中子伯遼名悉嫡子朝見晉詩外傳孤竹君之子名允一名元字公信中子名智字公達或曰夷史記周景伯遼見詠伯夷爲清惠侯叔齊之弟遼海見烈士傳漢光和中遼守遼東殺胡夢人曰子伯夷之弟遼海侯叔齊也李義山詩云粥香桐客臨餳粥對中清明詩云漠漠輕花著早寒食清明多用餳粥事又朱子京途中寄元符三年封伯夷爲清惠侯叔齊爲仁勇侯而伯遼則無聞焉故其後有是命又齊太公之裔封於北海見漢書盧若虛謂昌黎鼷鼠屬下爲句非也宋景文改爲紫荷囊非也其後仍舊云

青田札談薈父子趨亦字孟齊管夷吾字仲其父名山亦字仲父子同稱管仲晉大夫御克字駒伯御子御錡亦字駒伯祁孫兄弟同名字皆少昊之子亦名摯是爲帝摯湯名名摯其孫顓頊之子亦名摯是爲帝摯湯名天乙紂父亦名天乙湯長子名太丁武乙之子亦曰虞仲太丁周仲雍曰虞仲仲之裔周章孫名申侯名申其元孫昭侯亦名申魯莊公之孫仲嬰齊仲字嬰齊名也而文公之孫亦曰公孫嬰齊者從祖也又同時衛穆公名遬其裔孫成侯亦名遬晉范宣子士匄其同族伯瑕文伯亦曰士匄楚有公子申字子西子西乃平王子昭王兄也又有右司馬公子子西申而闕宜申又字子西

雌霓

齊東野語 商維濬原刻補遺秘書乃完本

筆記三種 卅王

貢雲

駕霄亭

簾爲伎衣與此奢儉各殊 韓原之敗功甫移庖見癸辛雜識後集

配鹽幽菽

鶴林玉露載此極略

二紗

老學庵筆記亳州出輕紗一州推兩家能織相與世世爲婚姻擢他人家得其法也

手持禊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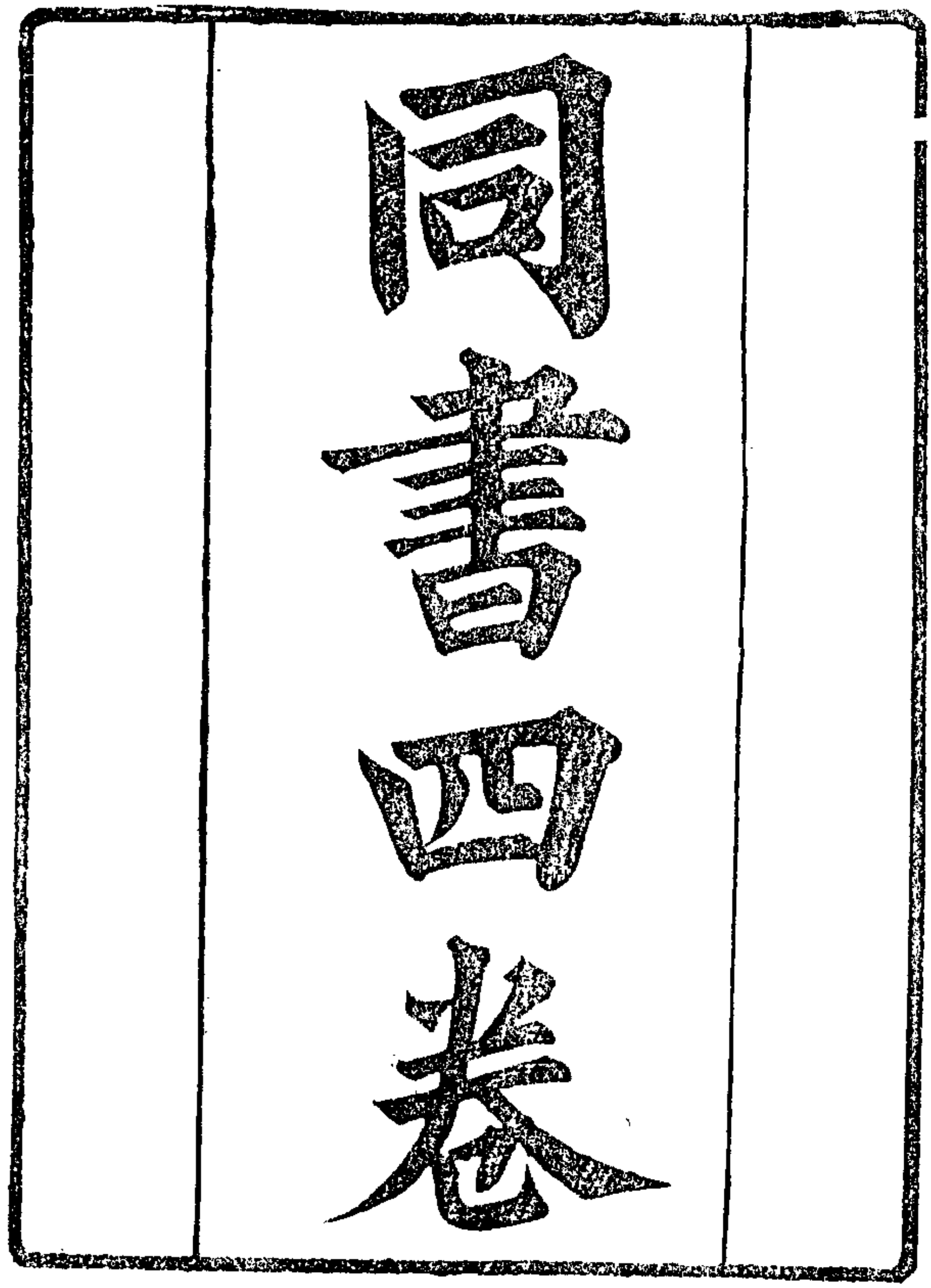
癸辛雜識子固善畫戲於梅譜二詩云逃禪祖花光松蘭亭續考定武蘭亭在師正爲帥其子紹彭籍歸右天五宇宣和間入于御之惟揚金人焚揚州乃不以北去舊府建炎初宗澤送發地得二石乃蘭亭舊刻歸洛陽斷損淄流帶截齊合爲一致仕載歸金華

里社詩酒

愛日齋叢鈔司馬光爲耆洛與高年者八人游時人慕之會序云樂天在樂天之故第也筆談亦謂樂天圖傳於世朱在者八人游謂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慕英會序云樂天在惟至道初李文正公罷相終七十七思樂天洛中之會適交游中有此數繼而爲九老之會者再矣今考修香山故事以司空致事年欲繼其事爲宴集故相宋惠安公吳僧贊寧適交游中有此數預焉會寇起而罷其事當在京師至和間五年得謝老年洛未詳後是如杜正獻公亦已致仕與凡老會其事又在南都謂再會老年洛未詳後是如杜正獻公亦已致仕與凡老會其事又在南都謂再會米元章九僊老會序云中興鎮吳乃闢墓齋會九僊老則其事在吳名氏且未悉著獨潞公以元豐五年尹洛爲耆年會凡十三人可以踐唐賢遺躅而過之矣又元豐初趙清獻守杭趙康靖自南都來守越又滅清獻時七十八十一其游湖山爲二老圖一歲當同唱和事師孟守越又滅清獻謝事過之因賦程公二絕程公給事平與聖也渡江以來有若忠定老圖盛哉兩公堂會清時勝事各擅一門豈惟家

之慶又有劉涓長和
[illegible]亞楊文貞[illegible]三先輩[illegible]
[illegible]綾佳話也

[illegible]校是書凡用六例初以[illegible]
入選即以[illegible]海校出爲來酉峯太史手鈔
時脫落者補之如[illegible]官職
節去尾數行此初例也繼就已入選各條
如孤山放鶴
水燕談此再例也或其條雖未入選而其書
彼此有可互證者使以類從如衣鉢既見
之可相觸發者連類及之如鈿面具固清
此三例也有其書即未入選然爲稗海本
有之書如金卿亦爲程史
已由他條入選即係已入選之事
割愛此四例也並有稗海所本無之書而
關乎事之源流非推廣無由窺其全豹者
如金帶圍又見鐵圍山
叢談方輿勝覽之類
賢乎已此五例也其有一事數見止字句
小有增損或竟不差一字者無論是否重



江南糧儲道周亮工撰

金蓮燭送歸院

唐令狐綯在翰林日夜對禁中帝令以乘輿金蓮寶燭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俄傳呼曰學士歸院

世說

孝宗召侍讀史少保浩錫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蓮燭直廬史進古詩三十韻有金蓮引雙燭再拜離階即之句上亦合韻荅之又命周必大和以進玉堂襍記

王岐公在禁院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爲誰左右以姓名對遂召公賜對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起謝敕內侍挾持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床以金相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至於公前來者應之署不停綴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裝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旋取針線縫連袖口寘罷月將西沈上命內侍掇金蓮燭扶掖歸院蓋日上問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床取幞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錢氏私志

蘇軾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今卿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竇氏五子

唐竇叔向有五子牟輦庠常輦皆有詩名宋竇禹鈞亦有五子儀儼侃僖俌皆位通顯謂之燕山五桂

嘆火

漢樊英字季齊習京氏易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向西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刻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

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藝術東漢
郭憲字子橫光武拜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
向東北含酒三噀執法奏爲不敬詔問其故對曰齊
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正與郊同時汝
南先賢傳
欒巴徵爲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至有酒容賜百官
酒又不飲而西南向噀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
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爲臣立廟今旦有耆
老皆來臣廟享臣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
書問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
從東北來火乃止雨著人皆有酒氣神仙傳
後漢成仙公者諱武丁桂陽人初爲縣司小吏仆之
署爲文學主簿年初元會之日三百餘人令武丁行
酒酒巡徧訖武丁忽以酒杯向東南噀之眾客愕然
怪之武丁曰臨武縣火以此救之眾客皆笑明日司
儀上事稱武丁不敬即遣使臨武縣驗之縣人張濟
上書稱元日慶集飲酒晡時火忽延燒廳事從西北
起時天氣清澄南風極烈見雲自西北直聳而上經
縣大雨火即滅雨中皆有酒氣眾疑異之乃知武丁
誼非凡人也神仙傳

拔幟

韓信以兵數萬東擊趙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
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至井陘口趙
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
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
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遂馳入趙壁皆拔
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等還歸壁壁皆漢
幟見而大驚兵皆遁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
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
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
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
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
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以旛旗安等戰疲還營見
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後漢
乳生潼

李善字次孫李元蒼頭也元家疫疾相繼死沒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謀殺續分其財產善傷之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隱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續生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歸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瑕丘令鍾離意上書薦其狀並辟公府善遷九江太守續至河間相 東漢

元紫芝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幾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紫芝晝夜哀號抱其子以已乳含之涉旬湩流遂長大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唐

想當然耳

五官將既納袁熙妻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已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眞謂書傳所記後見文舉問之答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蘇文忠刑賞忠厚之至論有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語歐公問其出處答曰想當然耳公大笑

出言不當舉琴撞之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 到平公衣衽中宮壁 左右欲塗之 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 淮南子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之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違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吞珠給吏

齊人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將殺子剖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吏恐而赦之

予嘗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欲執之胥詐曰

上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取吞之闕吏因舍焉吳越春秋

名下定無虛士

唐率更令歐陽詢出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謂隨行曰此名下定無虛士下馬伫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旁十日不能去國史異纂

閻立本家代善畫至荆州視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視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此中何所有

王丞相指周伯仁腹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但可容卿輩數百人

周伯仁見顧和搏蝨不動指其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最是難測也

唐明皇指安祿山腹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

蘇子瞻坦腹問諸姬曰知吾此中何所有朝雲對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

看竹不問主人

袁粲字景倩爲丹陽縣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語笑欵然俄而車騎羽儀并至門方知是袁尹

王子猷常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已知子猷常往乃灑掃地設在廳事坐相待王肩輿往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遍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是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世說

異僧絮窒

石勒時有佛圖澄者左乳旁有一穴恒就水洗濯腸肺以絮窒之夜欲讀書輒拔絮則光自穴出一室洞明

唐時西域僧伽住京師之薦福寺常獨居一室頂上有穴恒以絮窒之夜以出絮烟氣從頂穴中出芬芳滿室

被甲上馬以示可用

廉頗奔魏趙思復得頗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仇

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使者卽見頗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尙可用使還復王曰廉將軍雖老尙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焉趙王以老遂不召

馬援謂孟冀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也時武威將軍劉尙擊武陵五溪蠻夷軍沒援年六十二復請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尙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行

乘羊車後宮以鹽水灑地

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妃房潘淑妃每粧飾蹇幃以俟並密令左右以鹽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徊況於人乎於此愛傾後宮南

晉武帝內寵萬人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殺孝婦大旱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爲縣獄吏郡

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

死前太守彊斷之咎徵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漢書

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酖其母刻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孟嘗字伯周爲戶曹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孝婦冤誣之事因曰昔

東海孝婦感天至旱千公一言甘雨時降宜斷訟者
以謝冤魂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後
漢孟嘗傳

陝婦人婺居事叔姑甚謹家欲嫁之毀面自誓後叔
姑病死有女在夫家從婦乞假不得因誣殺其母有
司誅之鳥哀鳴其上盛夏暴之十日不腐虫獸亦不
敗境內經年不雨呼延謀爲太守謁其墓讀曰貞烈
婦其日大雨白帖

杯中蛇影

同書卷之一 十二

應斌爲汲令以夏至日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
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
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
愈後斌因事過至宣家闚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
入腹中斌還聽事思維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
門下吏將鈴下侍徐扶轝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
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
夷懌風俗通

音樂廣遷河南尹有親客久不來廣問故答曰前蒙

賜酒見杯中有蛇影而疾時廳掛有角漆弓廣意弓
影如蛇復置前處謂客有所見否客曰如初乃告所
以客病遂豁然而愈

食糠而肥

王戎子萬有美名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習書
陳丞相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
居伯嘗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
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
亦食糠顑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陳丞相世家

讀書不知流麥

朱買臣孳孳修學不知雨之流粟縗子
高鳳讀書晝夜不絕聲妻之田曝麥以竿授鳳令護
雞天暴雨而意不在不覺流麥東觀漢記

目姪爲千里駒

苻朗字文達堅從兄子也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
晉書

焚券

魏薛休字文烈太祖姪子太祖曰吾家千里駒也

馮煖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
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
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偏合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焚
其券 戰國策
晉顧愷之姪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愷之
性好賙助禁不能及止爲本郡誘出諸券悉燒之綽
爲之懊嘆
王弘父珣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珣薨弘悉燔燒券
書不收債舊業悉委諸弟 沈約宋書

樊童年八十餘終其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
文契債家皆慚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竟不受 東觀漢書
邵君仲臨終求貸人錢物書券自子目前焚之曰吾
不能以德教子孫不欲復以賄利累之
憾不與人同時
有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
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人或傳
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
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
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
以鮓奉母母責之
吳光祿勳孟仁本名宗字恭武爲監魚池司馬罷職
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母怒曰吾老爲母戒言惟聽
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宗曰於道作之非池魚也
母曰爾爲主魚吏而獲鮓以歸豈可家至戶告也乃
還鮓於宗宗伏謝罪遂沈鮓於江 列女後傳

陶侃少時作魚梁吏以坩 坩音堪土器也鮓餉母母封鮓反
書責侃曰汝爲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
吾憂
張膚父曰世之爲吏者往往累于父母妻子所以父
母但知喜悅竟不問物從何來若一母者可以爲法
也
題樹射敵
龐涓追孫臏臏量其暮當至馬陵道狹可伏兵乃砍
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

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砍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燒之萬弩俱發龐涓自知智窮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 史記

蜀丞相亮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糧司馬宣王命張郃救祁山夏六月糧盡引去郃追之至木門道亮駐軍削大樹題曰張郃死此樹下郃軍到亮預令軍士夾道而伏弓弩亂發中郃而死

殿前鐘自鳴

漢武帝時未央宮殿前鐘自鳴無故三日三夜不止大怪之召待詔王朔問之曰有兵氣上更問東方朔朔對曰王朔知其一未知其二臣聞銅者土之子也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上曰應在幾日朔曰在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上大笑賜帛三十疋 東方朔傳

漢樊英善圖緯洞達幽微永建時殿上鐘自鳴帝甚憂之公卿莫能解乃問英英曰蜀岷山崩鐘故鳴非聖朝災也尋奏蜀山崩 太平廣記出英別傳

魏時殿前鐘無故自鳴張華曰蜀銅山崩已而果然 異苑

同時嚴酷

宋越御眾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見王玄謨玄謨尚可宋越殺我 宋書

隋崔恒度性嚴酷時有屈突蓋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升醋不見崔恒度寧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

青蠅傳赦

晉明帝嘗欲肆眚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帷而入萃於筆端有頃皆出帝竊異焉令人尋之卽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已徧 異苑

苻堅將赦屏人作赦文有大蠅赤頭聲甚厲入室驅之復來俄而人皆知有赦書於是詰其所得皆云有青衣童子呼於市中堅曰是前青蠅也

牛犯禾

朱冲字巨容有牛犯冲禾數畝持刀送而無恨色主

媿之乃不復爲暴

管寧字幼安鄚有牛犯寧禾者寧牽着涼處飲食過其主主乃大慚如犯嚴刑也　魏志

冬無袴

賈逵世爲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達　魏略

孟嘗君食客三千廚有三列上客食魚下士食菜賓客有乞食焉嘻者經冬無袴面有飢色　列士傳

黃香字文疆父兄舉孝廉家貧無僕香躬執勤苦盡心奉養冬無袴被而親極滋味　東觀漢記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方正稱爲郡儀曹掾正旦吏人賀太守良跪曰門下掾侍詣明府無受其觴盜賊未弭人民困乏未能家給人足今曹掾尚無袴太守曰此生言是　東觀漢記

織履給食

陳仲子終齊人適楚楚欲以爲相妻曰子爲履以爲食恬澹而無爲樂在其中矣乃謝使者　皇甫謐高士傳

翟方進遊學於京師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

給其用　列女傳

倒屣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蔡邕見而奇之時賓客盈坐聞粲至倒屣迎之　魏志

何晏爲吏部尚書王弼未弱冠往見晏即倒屣迎之

重席

戴憑字次仲汝南人郡舉明經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甚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與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稱爲儀表　東觀漢記

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謝承後漢書

殷亮爲博士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坐以八九重席帝曰學士不當如是也　殷氏家傳

七大夫

禹政第六禹得皐陶伯益杜子業得飢子黯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而天下治

湯政第七湯得慶誦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蟠西

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嚮子

陳蕃下榻

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清潔之士前後
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
榻去則懸之

陳蕃遷守豫章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
懸之

五月五日生

齊田嬰賤妾有子名文五月五日生嬰告母曰勿舉

也其母妾舉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嬰怒曰
吾令若去其子而取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
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
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受命於戶乎嬰默然
文曰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人誰至者嬰曰子
休矣後文立是爲孟嘗君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月子及
戶則自害不則害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
後爲孟嘗君非不祥也西京雜記

胡廣字伯始本姓黃以五月五日生惡之甕盛棄江
中胡公收養之爲己子後登台司世說

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欲去之祖猛曰昔孟嘗
君以此日生相齊此兒必興吾宗乃以鎮惡爲名宋
書

唐崔信明五月五日生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柱太
史令史良占曰五日爲火火生離離爲文日中文之
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本傳

孝母湧泉出魚

姜詩妻龐盛女也夫婦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去舍

六七里妻嘗汲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
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
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具對姑感慚
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
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嬬
嘗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
每日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賊經詩里
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復遣詩米肉受而埋
之比落蒙其安全後察孝廉除江陽令卒於官東漢

王祥字休徵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祥愈恭謹母嘗
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
雙魚躍出

致和中濟南府南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母臥病久
冬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相聞古有王祥臥冰得
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
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要養生送
死兒何曰不能耶乃同乳媼焚香誓天即往河中臥
冰凡十日果得魚二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

病頓愈人或問方臥冰時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白獺髓

此非臣所爲

張湯間即奏事上善知曰臣非知爲此奏乃監掾吏
某所爲其欲薦吏楊人之善如此兒寬千乘人也補
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廷尉盡用文史法律之
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爲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
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
奏已再見郤矣掾吏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吏因
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大驚召寬

與語乃奇其才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
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
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以
古法義決疑獄上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
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悅之從問尚書一篇擢
爲中大夫漢書

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嗜
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
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

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
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
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
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
因前曰臣非知此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
任公卿拜爲水軍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
遂云漢書

趙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賢掾尉薦待遇吏殷勤
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

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
咸願爲用僞仆無所避漢書

馬周舍中郎將何武家時詔百官言得失周爲條二
親愛也始病則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
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論衡

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
家客馬周教臣臣之客忠孝人也帝卽詔之問未至
遣使者四輩敦促及謁見與語乃大悅岑文本曰馬
賓王爲耕火色共發必速果然唐書

張嘉貞字嘉貞浦州人以五經舉坐事免長安中張
循璟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知有佳客乎

吏以嘉貞對循璟召見容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
洒然循璟大驚試令草奏皆意所未及他日武后以
爲能循璟奏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之后召見因
殿以簾自部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因請
曰臣草莽之人未覩朝廷儀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
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擢循
憲司歎郎中疇其得人新唐書

聞婦人哭聲不哀辨其姦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閒聞婦人之哭也撫其車而
聽之有聞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
御者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
親愛也始病則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
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論衡

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道旁女子哭而聲不哀問
之亡夫遭燒死遵勑令與尸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
往吏曰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鐵錐貫頂考問以淫
殺夫益都耆舊傳

張大節字信之章宗朝徙知太原府近郭有男女被

殺者聞其妻哭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爲姦夫所殺人
以爲神金史

披裘負薪豈取遺金者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
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瞑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自處
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
季子大驚旣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
語姓名也高士傳

甄斌中山人常以一束苧就長沙寺質錢後取苧中

得五兩金送還青道人以半酬斌斌不受謂曰五月
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哉

妻勸隱

陸通字接輿楚王使使聘曰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
不應妻子市來曰門外車馬跡何深也通曰王遣使
持金百鎰今治江南妻曰妾事先生躬耕以食親績
爲衣據義而動樂亦足矣今受人重祿乘人良駟食
人肥濃將何以待之通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
非忠從之又違不如去之于是變易姓名隱居於蜀

峨眉山 高士傳

陳仲子字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子
乃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妻
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安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
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
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
夫婦逃去爲人灌園 高士傳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莖
蔬爲糧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飲水食菽躳
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
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守先生老萊子曰諾王
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
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
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
隨其妻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
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
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晉皇甫謐高士傳

楚莊王使使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
入計之即謂婦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則結駟列
騎食方丈于前如何婦曰夫子以織履爲食食粥毚
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
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
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可乎於是隨不應聘
而與婦去之 北堂書鈔

賜妬婦鴆

唐房玄齡夫人至妬太宗時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
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朕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

年暮帝有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之曰若密不妬而生密妬而死乃遣酌卮酒與之曰若終可飲此鴆一舉而盡無所留難

唐初兵部尚書任瓌敕賜宮女皆國色妻妬嬾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官齎金胡瓶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爾不妬不須飲之若妬卽飲柳氏拜敕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婦俱出微賤更相翼遂至榮官瓌今多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酖也既睡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

令別宅安置

大山小山

淮南王安與蘇飛李尙左吳田由雷被毛技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而著鴻烈解 漢河東高誘鴻烈解序

梁何允爲中書令後去職居會稽若耶山雲門寺初允二兄求點并婁逸求先卒至是允又隱世號點爲大山允爲小山 本傳

子孫多不能盡識

郭令公投中書者二十四人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始終人臣之道無闕焉 本傳

後周李遷哲嘗除眞州刺史卽本州也遷哲妾勝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餘里第宅相次姬勝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

子孫參見或忘其年披簿以審之 本傳

青牛道士

老子李耳字伯陽周道衰乃乘青牛車去入秦過函關關尹尹喜望氣先知焉 神仙傳

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達 博物志

恥不與黨人

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宋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禁朋黨莫敢送王待制獨扶病出餞或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

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

聞者嘆服

縱囚

漢延字子大光武時爲淄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感悅之本傳

鍾離意字子阿少爲郡督郵太守賢之遂任以縣事當光武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親

往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行路過宏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見霸曰君所用掾何乃仁于用心誠良吏也

意遂解徒梏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

後漢戴封爲中山相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

王長文字德儁初試守江原令縣收得盜賊長文引

見誘慰時適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蜡節慶賞宜就汝歸上下善相懽樂過節來還當爲思他理羣吏皇遽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所宥人輒不爲惡曰不敢負王君將喪去官民思其政 後賢志

晉范廣字仲將爲棠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以付縣家有老母至節廣輒遣還榮如期還

曹攄字顧遠爲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還家乎開獄出之刻日一縣嘆服號曰聖君也

王志字次道僧虔子也弱冠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事吏人益嘆服南史

謝方明宋武時爲南郡相年終江陵縣獄囚悉放還主簿宏季咸等固諫不納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乃返餘一囚十日不來遂巡壚里鄉村責

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南史
何允仕齊武帝時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
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還南史
張華原字國滿代州人初爲齊神武驃騎府法曹參
軍後遷驃騎大將軍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秀州乃
廣布耳目以威禁境內於是人懷感服盜賊寢息獄
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料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
惟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曰期盡速還
也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北史本傳

傅岐字景平梁武帝除始新令縣人有因鬬相毆而
死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拷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
移獄於縣岐卽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
償命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
有此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
還太守深相嘆異遂以狀聞岐後去縣人無老少背
出境拜送哀哭聞數里
王伽河間章武人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送流囚李
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驚異之召見與語稱
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而赦之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隋書
唐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
秋來就死仍敕天下繫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
是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
率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唐臨爲萬泉丞縣有輕囚數十人會春暮時雨臨自
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
罪令因請假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
囚等皆感恩義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唐書

鍾離意爲堂邑令民防廣爲父報仇繫獄母死廣哭
不食意憐傷之聽廣歸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歸
我義不累下遂遣廣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
得減罪死論

認屐

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屐卽與之後得所失屐復還之
不肯取
沈麟士爲人認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卽與之後
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悉脫其枷與期曰某日當至

得所失寢復還之麟士笑曰非卿展即復受之

芙蓉城主

慶厤中有朝士晚赴朝見美女三十餘兩兩並馬而行觀之丁度按轡于後朝士驚問有一人最後曰迎芙蓉館主俄聞丁卒 張師古拾異志

石曼卿卒後有人見之者恍惚如夢言我今爲仙所主芙蓉城欲其人與遊不得忽然乘一青騾去如飛 歐公詩話

求見龍鳳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謙言無有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待至暗而去

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待至暗而去

齊高阿那肱錄尚書事屬孟夏雲源師攝部以龍見請雩那肱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理當雩祭非謂眞龍也那肱曰漢兒强知星宿

夢筆

王珣爲桓溫掾嘗晝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

紀少瑜字幼瑒嘗夢陸倕以一束青綾管筆授之云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 梁書

李白少時嘗夢筆頭生花自是才思贍逸天寶遺事

唐李嶠字巨山趙州人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 本傳

五代馬裔孫初爲河中從事因赴闕宿邏店其池上有邏神祠夜夢神人授二筆一大一小爲翰林學士洎爲相入中書治事吏奉二筆大小如夢者

范質字文素母張氏夢人授五色筆而質生九歲善屬文 代醉

沈江負父

孝女曹娥父盱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負父屍出上虞長度尚葬娥於江南道旁邯鄲淳字子禮爲碑文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甥虀臼

犍爲叔先泥和其女名雄永建三年泥和爲縣功曹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屍喪不得雄哀痛號咷告弟賢及夫人令勤覓父屍若求不得吾欲自沈覓之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貢三歲乃各作繡香囊收盛金珠環釧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絕于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屍猶未得雄乘小船于父墮處哭泣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告弟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及期如夢與父相持並浮出江縣長表言郡太守其孝

搜神記

問祖

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令諸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左右不善者入門而左

吳人入楚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不與荆者右

王孫賈入市曰淖齒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遂誅淖齒

蕭登承上尚書遣戶曹掾爲雄立碑圖像其形令知

陳勝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以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祖右稱大楚勝自立爲大將軍

呂祿呂產欲作亂憚絳侯朱虛等猶豫未決絳侯使酈寄給說呂祿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行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飲馬投錢

安陵清者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三輔決錄
太原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每行飲水則一錢井中
投之風俗通

三戟家

唐張儉兄弟三人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本傳
唐崔琳舉從數十人自與寧里謁太明宮冠蓋騶呼

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殆猶重積其上琳與
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祭戟時號三戟崔家
本傳

埋兒郭氏

東漢郭氏隆慮人家貧奉母盡孝每供饌母必分與
孫巨謂妻曰兒分母饌貧乏不能供子可再有母不
可再得乃埋其子掘地三尺得黃金一釜上有丹書
曰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一統志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恐廢侍
養乃捶殺之文帝敕榜表門爲孝行焉

徙木

衞鞅卒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
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有能徙者予五十金有
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
吳起爲西河守欲攻徙秦亭乃倚一車轅于北門之
外而令之曰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
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又置一石於菽門之
外令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令攻亭

碧紗籠詩

王播少孤家貧題詩揚州木蘭院後出鎭是邦向之
題者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以二絕句有三十年來
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之句揶言
魏野字仲先居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無貴賤皆白
衣紗帽見之號草堂居士喜賦詩與寇萊公相得甚
歡嘗同遊陝郊僧寺各有題詠後同再至則萊公詩
用碧紗籠魏詩塵滿從行官妓以袖拂之仲先云若
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着碧紗籠誌資

臨刑得釋後至大臣

韓信爲連敖坐法當斬其儕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悅之言于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是滕公活信而又知信也 漢書

張蒼好書算律曆從沛公攻南陽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後遷爲計相歷御史大夫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當孕者不復幸年

百餘歲而卒 史記

武帝時王訢爲被陽令暴勝之欲斬訢已解衣伏質矣勝之壯其言得不誅後爲丞相

郭子儀當斬李白救之後爲汾陽王

安祿山營州柳城人也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壯其語因釋不殺後遂封王終於叛逆

畫龍點睛飛去

顧愷之畫龍不敢點睛後人强其點睛龍竟飛去

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丹青

馳譽於時嘗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驤騰而去人以爲誕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觀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又嘗于天皇寺畫龍不敢點睛道俗爲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忽失龍不知所在

女子反

漢交趾女子徵貳徵則反擾嶺外六十餘城

唐睦州女子陳碩貞反破睦歙二州

沒字碑

趙崇凝重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眞長之風也標格清峻不爲文章號沒字碑 唐馮贄記事珠

安叔千字文宗狀貌堂堂不通文字所爲鄙陋時人謂之沒字碑 五代周

水鏡

蜀龐德公以司馬德操爲水鏡鶏肋

晉衛瓘詩樂廣曰此人之水鏡鶏肋

非史蔡大寶見柳莊嘆曰襄陽水鏡復見於茲鶏肋

飯後鐘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負寵嘗患口食不給每聽
曾日寺齋鐘動輒詣謁餐爲主僧所厭自此乃齋後
扣鐘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
日寺云曾過闇黎飯後鐘蓋爲此也富貴後金蓮花
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
酬斗生不足也

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餐僧
忘乃齋罷而後擊鐘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
訪舊遊向之題者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以二絶句

曰三十年來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
行處老樹無花僧白頭又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閣
黎飯後鐘三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出摭言

獨弈

李諟僕射性卞急酷尚弈棋每下子安詳極于寬緩
往往躁怒作家人輩則當以棋具陳于前諟一覩便
欣然改容取子布算忘其恚矣

鄭仆射名俠曰號一拂居士好弈棋遇客必强之有
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
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酌酒右手引滿黑勝反
是陸放翁渭南集

白虹貫日

戰國策曰唐雎謂秦王曰聶政刺韓傀白虹貫日
刻士傳曰荆軻爲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

廢蓼莪

王裒傳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永嘗不三復流
涕門人爲廢蓼莪之篇
史系記孟元方誦詩至蓼莪篇必哀咽不已

南齊書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
書慟哭由是學者廢蓼莪篇

不窺園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
後漢桓榮十五年不窺園
魏閔謙傳趙昱感年不窺園

賜行酒人炙

晉顧榮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賜之客問其
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後榮爲趙王倫長

史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

南史陰鏗飲見行觴者同酒炙以授之坐者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擒鏗行觴者救之得免

魏王使人代信陵君自知再以娶廢乃謝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近婦人日夜爲樂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近婦人日夜爲樂

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呂夏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譖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陳平聞日益甚吕太后聞之私獨喜史記

宅相

晉李諶神情朗俊宴曰宅相之寄良在三甥三國典要

魏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晉書

王袁七歲外祖袁昂愛之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北史

畫馬通神

北齊楊子華畫馬於壁每夕必踶齧長鳴一時號爲

畫聖李嗣眞畫品

有人辜馬訪馬醫稱患脚疾醫曰大似韓幹所畫者忽值幹曰眞是吾設色者歸視所畫馬脚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通靈矣

盛王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於下壁上有六馬滾塵圖盛王最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露鬣信偉如也後壁惟有五馬其玉面者失去龍城錄

械鬼彈琴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械而長嘆舉其手訣曰君一絃一調中散與琴彈之聲清冷遙問不對疑是蔡邕邕死之日身著桎梏職官分紀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坐月中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交語自云是稽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於今不絕

御屏隔座

漢鄭弘爲太尉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分隔其座

吳尙書令紀亮與子中書令隲朝會以御屏隔座

鳳毛

宋謝鳳子超宗爲新安王子鸞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帝大嘆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王邵風姿似其父導桓溫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陳喬張佖之子秋晚并游玄武湖羣鷗游泛佖子曰一輪活水瀟湘浦喬子俄顧吏卒曰此白色水禽可作脯否人謂佖子半莖鳳毛喬男一堆牛糞（淵鑑類函異錄）

鳳雛

龐德公目龐士元爲鳳雛

閔鴻見陸士龍小時即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創是鳳雛

王邵淸貧簡素研味玄頤桓溫稱爲鳳雛

雙鳳

北齊崔陵與弟仲文同日愛拜時號兩雙聯鳳（代醉篇）

齊郡賈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凝不雙鳳脫人衣（北史）

蔡邕崔寔號并鳳（玉箱雜記）

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黔婁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見其屍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婁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曾子曰先生之終何以爲謚婁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婁妻曰昔君嘗欲授之政先生辭而不爲是

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欣欣于富貴其識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曾史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鸕鷀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

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越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死文君爲誄曰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羣書縱橫劍伎兮英敏有餘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託爲妃兮不恥當壚生年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鳴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訢此悽惻兮瞻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殞其軀形管遺篇

曹褒卒妻周氏誌其墓於鳳凰山下曰曹褒字禮夫世爲番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三年不第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於長安之道朝廷公卿鄉鄰耆舊無不太息惟予獨不然謂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訓其子肖形天地間範爲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態耳何憂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歸公八載恩義有加故贈之銘曰

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復何言其生也休其死也休又何爲哉其母何憂慶元三年信州上饒尉陳莊發土得唐碑乃婦爲夫所作古文品外

通馬語

廣漢陽翁偉能通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馬者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輩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論衡

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而南

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爲使駛行相及也從者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黃馬左目盲南馬先鳴而黃馬應之問其主果向白馬子也抱樸子

白龜年遊潞州太守見廄馬仰首而嘶問曰此何言曰糟中料熱不可食

聞牛鳴

左傳載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于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也而以布裹其蹄

五月五日溺死

屈原以五月五日自投汨羅死後人以舟楫救之遂成俗爲競渡也

曹娥父以五月五日溺死異苑

通鳥語

蔡邕云伯益綜聲於鳥語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公冶長貧而閒居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南山有虎駝羊當亟取之冶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大羊及亡羊者縱之索得其角以爲偷訟之曾君繫之獄孔子爲之白於魯君不解嘆曰雖在縲云云未幾雀復鳴於獄舍曰齊人侵疆當亟禦之獄吏白於曾君弗信姑如其言跡之齊師果至命冶長發兵奮敵獲勝因釋之欲爵以大夫冶長不受蓋恥因禽獸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華夷考

張膚父曰楊用修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灾樂天禽蟲詩序予非冶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焦弱侯曰按冶長辨鳥雀語云惜惜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米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而用俗未見之也然愚讀論語疏未見有此語但言相傳長以解鳥語得罪其說不經故不錄弱侯不知何據當出別書耳代醉

魏何字文仲高帝時爲太史通鳥語謝承後漢書

安德令劉長仁閒管輅通鳥語初不信須臾有鴝鵒

來閣屋上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
西家人夫離婁侯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時
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
與夫有嫌來殺我婿長仁乃服輅嘗至郭恩家聞飛
鳩在梁頭鳴曰當有老公攜肫酒來候主人雖喜當
有人見血果有客如言而射雞作食箭中女子血流
驚怖 魏志

成子爲郡主簿聞雀鳴謂在坐人曰東市藁粟車覆
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遣視信然 佳陽朱賢畫贊

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
覆米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益
都舊傳

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坐鵲鳴庭樹鬬而墮
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有口舌事有人喚必不得往
及夜高儼使召永洛且云赦喚永洛稱墜馬折脚遂
免 北齊書

白龜年得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
大地獸言龜年後游潞太守召而問之庭下有二鳥
啾嘖太守曰彼何言也曰城西民有廩餘粟在地呼
食之守使人視之果然
孫守榮嘗出入丞相史高之門一日値庭鵲噪曰來
日晡時當有寶物至及期李全以玉杜斧爲貢宋史
嫂無恩

蘇秦顦頓而歸兄嫂姊妹皆笑之妻不下機嫂不爲
炊及秦爲相佩六國相印歸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
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嫂謝曰見季子位高多金
也 史記

漢高祖微時嘗與賓客過其兄嫂嫂厭叔佯爲羹盡
轢 音客去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獨不
封其子太上皇爲言高祖曰非敢忘也爲其母不長
者故封其子爲頡羹侯

陳平與兄伯居伯嘗縱平游學人或謂平何食而肥
其嫂嫉平不視家產曰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
伯聞之遂棄其婦

戶牖著筆硯

王充貧無書往市中省所賣書一見便憶門牆屋柱

皆施筆硯著論衡謝承後漢書
左思作三都賦門庭戶牖皆著筆硯
書過百萬之眾
昔曾連以書下聊城是分毫之力過百萬之眾也抱
樸子
荀勗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
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
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眾也晉書
因色墮術

紹興中王鐵帥番禺有狠藉聲朝廷除司諫轅璜爲
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
指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娼也問主公
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明舊
遊妾家最歡好須其來强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
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
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遊郡圃不許固請
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踧踖不安王麾
去伎樂陰命諸娼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
半妾于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
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痛飲
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
家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
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蹌踉而起忽跌于地王
亟命索輿諸姬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醉寢五更酒醒
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
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
周世宗時陶穀奉使江南李谷以書抵韓熙載云五

柳公驕甚穀至果如其言熙載曰陶奉使非清介者
其守可隳也乃密遣歌兒秦弱蘭詐爲驛卒女竹衣
竹釵擁青洒掃穀因與通作風光好詞贈之有好因
緣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之句後數日李主宴于
澄心堂命玻璃巨鍾滿酌之陶毅然不顧乃命弱蘭
歌前詞勸酒陶大沮即日北歸
文彥博慶厤間知益州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
何郯聖從謁告歸里上遣因便伺察之張愈少愚潛
公客也迎見聖從于漢州有營妓楊姓者善舞聖從

夢之少愚因取項帕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
御史惜妖嬌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東風萬萬條後
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宴之
及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圍棋賭墅

魏軍至費禕率軍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與禕別求
弈棋時羽檄交馳人馬擾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
色無厭倦敏曰向所觀者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
賊禕行賊遂退

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
望前後千里詔謝石謝玄帥眾八萬拒之秦兵至頼
口兵既盛都下震恐玄入問計于安安夷然答曰已
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
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嘗劣於玄
是日玄懼顧爲敵手而玄又不勝安安遂遊陟至夜乃還

死生有命

唐甘露之禍舒元輿王涯有門客其一終日伺候門

牆未得一官至賂僕奴求見稍有援引之意在其宅
中禍作竟遭腰斬其一素蒙接遇一旦以微過逐之
策蹇出關購時卽聞變作

宋苗劉之禍內侍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荆州
前一日還行在未得對遽死焉有蕭出入右忽得畢斃爲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遂免

獲盜侍兒人以侍兒賜之

袁盎字絲初爲吳相時有從史嘗盜盎侍兒盎知之
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爾與侍兒通乃亡
歸盎自追之遂以侍兒賜之復爲從史盎歸國吳王
反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從欲殺之使一都
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前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
馬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
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
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曰臣故從史盜君
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
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
從酔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解節旄櫜之杖步行七

八里明見梁騎馳歸

張說家有教授書生遍於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姦狀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書生厲聲曰視色不能禁人之常情緩急有用人處公爲何靳于一婢女耶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歸書生一去數月忽然一日訪說憂色滿面言曰某感公恩思報者久矣今聞公爲姚相所搆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于九公主能立釋之說因歷指所寶書生皆云未足又凝思久之曰近有雞林郡以

夜明簾爲寄者書生曰事濟矣因請說手札數行緘以情言遂趨去迨夜始及九公主第書生具以說事言兼用夜明簾爲贄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而今反用讒耶明早公主上謁具爲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奏按事並罷之書生亦不復再見矣

霹靂震柱讀書目若

夏侯玄倚柱讀書將暴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玄色無變

諸葛誕以氣邁稱嘗倚柱讀書霹靂震其柱誕目若

墾田稻

承宮字子少避地于象陰山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爭推與之也

鍾離牧字子幹墾田二十畝臨熟縣民認之遂以稻與之縣長召民繫獄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僕自行法牧遂出裴還山陰長釋民自止之民慚舂稻得六十斛米還牧牧不受民遺於道傍無取者

郭翻字長翔少有志操家貧無業墾荒田先立標題白帖

令聞以稻還翻翻不受晉中興書

萬石君

石奮趙人漢景帝朝爲九卿子四人官至二千石以其一門五人皆二千石故號爲萬石云

漢馮揚魏郡人宣帝時爲弘農太守子八人皆爲二千石三輔號曰萬石君

漢秦襲與羣從五人同時爲二千石秦氏

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號萬石嚴媼

唐張文瓘字稚圭四子皆至三品時號爲萬石張家

娶醫女

宋劉延式娶醫女及死哭之甚哀坡公高其義

呂華陰娶醫女生五男皆舉進士

張孝純永錫微時依吉氏許妻以女登第巨室求爲婚者甚衆皆拒絕歸娶吉氏無何卒有妹雙瞽無問之者永錫欲娶之吉固辭永錫曰某娶則終無人娶矣意極誠確竟娶之禮待有加生二子皆顯

宋周公叔自太學早年登科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之愛過常人程伊川曰某年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賃舂

漢公孫穆來遊太學無資乃變服爲傭爲吳佑賃舂與語大驚遂定交杵臼之間

梁鴻與梟伯通家賃舂爲事歸其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

逆旅人言時難得而易失

太公之封齊營邱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公來伐與之爭營邱史記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行十日夜而至蘆何與之爭封說苑

戲言殺身

宋萬歸宋宋公斬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左傳

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姝少矣貴人潛怒帝醉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暮崩晉史

取人之言而棄其身

齊桓公出遊見亡國之墟問於野人而知郭氏之所以爲墟者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爲誰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矣於是桓公召野人而賞之

晉文公逐麋失之聞農夫老古之言歸遇欒武子有

悅色樂武子問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也樂武子曰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乃還載老古與俱歸而賞之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爲言虢亡之故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問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也趙衰曰聽其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乃還載老夫與俱歸而賞之

不以此時爲利

蕭何請上林空地民得入田高帝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遂械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金乎帝於是赦出相國

周勃就國人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文帝朝太后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於是赦絳侯復爵邑

生男勿喜

漢武帝立衛子夫爲后三弟封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唐玄宗寵貴妃楊氏三姊並爲國夫人出入宮掖勢傾天下天下歌之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郤作門楣

不用其言恥爲所笑殺之

袁紹進軍攻許田豐以曹操既破劉備許下非復空虛不宜便行紹不從豐强諫迕紹官渡之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以

至迕言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殺之

趙染軍次新豐有輕敵色其長史魯徽諫曰困獸猶鬬況于國乎不聽與索琳戰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是遂殺徽

得天下喜不自勝

魏文帝既立爲嗣喜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吾喜否

唐莊宗入梁喜不自勝手引李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

子孫自感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為陳宣帝創業之始及文帝弒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卿言晉祚復安得長

齊明帝遣華伯茂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害劉氏今日之事理固宜然

羣臣各效技藝

南齊王儉傳載高祖曲宴羣臣數人各效技藝褚淵

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季文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

中宗引近臣宴集令各獻伎為樂張錫為談客娘舞

宗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麞杜元琰誦婆羅門咒李行言唱駕車西河盧藏用效道士上章郭山惲誦古詩兩篇誦鹿鳴蟋蟀未畢李嶠以詩有好樂無荒之語止之

非禮不可以養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廚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

高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太子所宜養顯宗聞而嘉之

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公弗與太公曰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

東魏邙山之戰彭樂以數千騎衝入衛軍既敗高歡使樂追宇文泰泰窘謂樂曰痴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樂從其言遂歸

渴水之戰慕容紹宗以騎五千夾擊侯景景眾大潰以數騎自硤石濟淮使人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有紹宗乃縱之

不貴異物

東坡硯銘或謂居士吾往端溪可為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為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身或先硯壞

呂蒙正為相有士藏古鏡能照二百里欲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魯監門女嬰相從績中夜泣曰衛世子不肖是以泣其傷閔其故曰宋司馬得罪於宋出奔於魯馬佚食吾園葵是歲亡利一半由是觀之禍福相及也

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鄰婦曰欲嫁乎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婦曰此魯大夫之憂女曰昔晉客舍吾家繫馬於園馬佚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厭葵味

智囊

婁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

智囊　史記

龍錯潁川人初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史記

東漢魯匡王莽時爲義和有權數號智囊

唐王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癡而多智號智囊

支謙字恭明月氏國優婆塞也該覽經籍及諸伎藝善諸國語時人諺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小是智囊

桓範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　干寶晉記

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北有昇仙橋相如往長安乃題橋柱曰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果如志

漢郭丹字少卿入關而嘆曰不乘使者車不復出門後奉使南陽果乘高車

城郭是人民非

蘇耽去後忽有白鶴十數隻夜集郡東門樓上一隻口畫作書字言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當復歸咸謂是耽　列仙傳

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鶴集徘徊空中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去空作冢壘壘遂上沖天　續搜神記

枯魚之肆

莊周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周忿然曰若乃言此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

高平王遣使者從後魏文侯貸粟文侯曰須吾租收邑粟至乃得也使者曰臣初來時見瀆中有魚張口

謂臣曰吾窮水魚命在呼吸可得灌乎臣謂之曰待
吾南見河伯之君決江淮之水灌汝曰魚曰爲命在
須臾及須決江淮之水比至還必求吾於枯魚之肆
今高平貧窮故遣臣謁君貸粟乃須租收粟至者大
王必求臣死人之墓也

乘馬虎伏

桓公乘馬虎望見而伏公問管仲仲曰意者君乘駭
馬公曰然仲曰駭馬食虎豹故伏焉管子

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平公顧謂師曠曰聞

之霸王君出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乳虎伏
而不動此猛獸乎師曠對曰鵲食猖猖食鶉鶉鶉鶉
食駭駭食虎夫駭之狀似駭馬今者吾君當驂駭馬
以出乎平公曰然說苑

白馬非馬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之非馬也服齊稷下之
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藉空詞則能
勝於一國按實形不能謗于一人韓子

公孫龍以白馬爲非馬或曰此辯而毀大道子高適

趙謂龍曰願受業久矣所不取先生者以白馬爲非
馬耳誠能去之則高請爲弟子龍曰若使去之無教
矣孔叢子

以鄰家婦諷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之公問何故笑
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
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
笑之也公乃止列子

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

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
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
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說苑

同書卷之三 終

江南糧儲道周亮工撰

暗記詩文戲非彼作

魏奉古授封邱尉常九日公宴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受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奉古徐補其所闕又改元甫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元甫駭服 老學菴筆記

半面即識終身不忘

應奉凡所經歷莫不暗記嘗詣彭城相袁賀家有車匠於門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見謝承漢書

楊愔聰記强識半面不忘每有召問單稱姓或單稱名罔有悞者後有選人魚溪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趨障面我何不識耶 本傳

張巡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 韓昌黎張中丞傳後敘

徵事多取忌

故事

讀碑背誦不失一字

禰衡見蔡伯喈所遺碑一過視之援筆書之無所遺失惟第四行中石磨滅兩字不分明 別傳

王粲字仲宣常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 魏書

蕭頴士與李華陸據游洛龍門共讀路傍古碑頴士一閱即能誦華再閱據三閱方能誦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如此 本傳

劉孝標與梁武帝策錦被事多十餘事帝失色遂不復引見

沈約與帝徵粟事約少帝三事出語人曰此公護短不讓卽羞死後帝聞之亦怒

蔡居安夏日會食瓜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最後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坐客咸服不過數日卽補外

喪妻不復娶

曾子出妻不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

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漢王吉子駿爲少喪妻不復娶或問之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魏管寧妻卒知故勸其再娶曰每念曾參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哉

口說人姓名無差

應奉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見謝承漢書

陸續爲郡曹史饑荒太守使於都亭賑民饘粥事畢帝失色遂不說六百餘人分別名姓無有謬誤後漢書

夏侯榮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里名氏世所未爵里刺也客示榮一寓目使之便談不謬一人見世語

顏其卿調崖浦主簿常送徒益州忘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唐史

敗軍之將不可言勇

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

官絕滅之國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吳越春秋

韓信擒趙王歇信乃令中軍毋殺廣武君致戲下者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史記

使我成輕薄

孔廣美容止善談論張緒數巾車過之每歎曰孔廣

使吾成輕薄祭酒南史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
不去使我成輕薄京尹 世說

殺蛟

周室東海之上有勇士曰邱訴以勇聞於天下過神
泉令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馬必死訴曰以邱訴之
言飲之其馬果死邱訴乃去其衣拔劍而入三日三
夜殺二蛟一龍以出雷隨擊之七日七夜眇其左目 獨異志
周處字子義膂力絕人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謂父
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嘆曰三害未
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
下蛟幷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
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
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浮或沈行數十里而處
與之俱經三日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
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厲志
好學爲伏波將軍力戰而沒
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
兩蛟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擊劍擊蛟皆死既渡三投
璧於河伯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璧而去
荆軻字次非渡蛟挾船次非不奏鼈其頭而風波靜
除
周日用註曰余嘗行經荆將軍墓墓與羊角哀冢鄰
昔安伯施曰爲荆將軍所伐乃在此也其他在苑陵
之源求見其墓碑將軍石乃作次飛字也
趙仲明昱隱青城山從道士李玨隨煬帝徵不起益
州太守臧騰强起之乞爲蜀太守時犍爲有蛟爲害
昱涖政五月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者沒
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
夾江鼓噪聲震天地昱乃持刀投水頃之江水盡赤
石崖半崩吼聲如雷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
出州人感戴事爲神明隋末隱去不知所之
月令季秋伐蛟取鼉以明蛟可伐而不可觸也蛟之
爲物不識其形狀或曰虬螭蟠蛟狀如蛇也南僧說
蛟形如馬蝗卽水蛭也涎沫腥粘掉尾纏人而噬其
血蜀人號爲馬絆蛦頭如猫鼠有一點曰漢州古渾

潭內馬絆蛇往往害人鄉里募勇者伐之身塗藥游
泳潭底蛟乃躍於沙洲蟠蜿方困里人譟譟以助竟
斃之 北夢瑣言

飲不死之酒

武帝時有獻不死之酒者東方朔竊飲之帝怒欲殺
朔朔曰臣所飲不死之酒也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
亦不驗

楚荊王時有獻不死之藥於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
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

射之士士使人說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
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
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
王王乃不殺

徐孺子弔喪倏忽去

郭林宗有母憂徐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閽而去
之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徐孺子也詩不
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當之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又有

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毉既葬負肉并酒齎一盤
酹哭於墳前孫子瑜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
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
刺事訖便去子瑜大怪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璋追請
辭謝終不肯還 風俗通

裂餅緣被呵責

英公李勣爲宰相有鄉人嘗過宅爲設食客裂却餅
緣英公曰君大少年此餅犁地兩遍方下種鋤塒收
刈打颺礎羅作麪然後爲餅少年裂却緣是何道理

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作如此事斫却你頭客大慚
悚 朝野僉載

宇文朝華州刺史王罷有客裂餅緣罷曰此餅大有
功力然後入口公裂之當是未飲且擎去客愕然 同上

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良犬烹

越兵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桴鼓右手操枹而鼓之
吳王書其矢射范蠡之軍蠡曰吾聞狡兔已死良犬
就烹敵國若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 吳
越春秋

范蠡去越因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歡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難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史記

韓信初之國有告信欲反上患之用陳平謀僞遊雲夢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何如買臣頓首辭謝乘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夫家俱上家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爲會稽

妻棄夫

太公先娶馬氏家貧馬氏求去後封營邱馬氏復來太公覆水於地令收之曰覆水已難收矣 琅琊代醉

太公少婿馬氏老而見去賣漿水孟津天涼不售改圖販麵復值大風屠牛朝歌天熱肉敗遂釣魚於渭濱文王出獵載歸以師事之武王伐紂封侯於齊道遇婦人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盤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今日有馬母家 類林

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好讀書常艾薪樵賣以自給旦擔且誦其妻亦負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於溝中耳又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卽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家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爲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乘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嘗穢

越王問吳王疾取其便與惡而嘗之 惡大溲也 因入曰下臣聞聖人因天時而動故能成其事今大王四臣勾踐賀大王王之疾至已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

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令左右皆食芻草以亂其氣

魏王忠病御史郭弘霸往候視便溺卽染指嘗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魏惡而暴之又嘗來

俊臣糞本傳

和士開爲尚書威權日盛偶患傷醫云應服黃龍湯

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一舉而盡

仙童子

梁唐邕毎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三

軼蠹碎螳螂

勾踐還越自謂未能得士之死力道見蠹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卽爲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爲敬蠹蟲而爲之軾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今蠹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爲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

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武勇矣迴車而辟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

異能

宋劉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牋記耳兼聽受口並酬對不相參錯悉皆贍舉

隋劉炫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無所遺失

元嘉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書五言一絶六事齊舉代號神仙童子

梁唐邕毎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三事並舉

飲千日酒至期發家而醒

劉玄石從中山酒家與之千日酒而忘語其節歸日尚醉而家人莫知以爲死也棺殮葬之酒家經千日忽悟而往告之發家適醒 張華博物志

齊人田及之能爲千日酒飲過一升醉臥千日有故人趙英飲之踰量而去其家以尸埋之及之計千日當醒往至其家破冢出之尚有酒氣

水神求物

呂端奉使高麗祝曰回日無慮當以金書維摩經爲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之聲起於舟下

陳舜咨泊舟三山磯下夢一老叟曰來日當覆舟愼勿渡翌日果然夜復夢曰我江中遊奕神也公當大貴故來相報願求金光明經一部公與之三拜謝而去

王榮老過揚子江風濤暴作投玉塵端硯虎帳諸物皆不應有黃山谷書韋應物詩視之曰我尙不知鬼

能識之卽取以投之香火未燒水光如鏡

嘉祐中一貴人攜韓幹畫馬渡采石風大作數日不得行疇於水夢神求畫獻之風乃止

治阿譽聞而阿不治

齊威王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

齊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之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令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倉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豪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

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强復治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火在斗中柄熱

韓康伯數歲時母與作襦令康伯持熨斗謂之曰且作襦行作復袴康伯曰火在斗中而柄熱今旣著襦下亦當煖

張蕪少時母謂其寒欲作襦蕪曰且作袴如熨斗著火其柄自熱

日暮途遠倒行逆施

伍子胥名員父奢兄尚俱爲楚平王所殺子胥奔吳
謀伐楚昭王出奔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
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其以甚乎
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
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
極乎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
行而逆施之
主父偃既貴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
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遊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

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吾日
暮途遠故倒行而暴施之乃可及耳史記

人妖

宋卿家九代祖如小兒在雞窠中不飲不食不知年
歲子孫朔望羅拜垂頭下視
太原王仁裕遠祖母約二百歲形纔三四尺飲食甚
少往來無迹惟床頭有柳箱戒子孫勿啓一日無賴
孫醉啓之惟一鐵篦曰此竟不同
池州村祖翁媼二人各長三尺綿衾擁體坐佛龕中

兩眼能動釂酒口中亦能舐之皮皆粘骨不知年歲
胡瑣寓金城人家有七代祖姑爲魅內鐵檻中伺間
得出飛走竊食

愛官甚於生

陳武帝將受禪苑雲忽有疾延徐文伯視之曰可連
愈但二年後不救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汗愈之
得與册立迨二歲果死
宋劉粲微時夢人語之曰仕宦遇中則死如是數四
比仕至朝儀大夫積勞不敢求遷秩其妻趣之不得

已自列命將下謂人曰中散至矣萬一如夢奈何拜
中散大夫不兩月得病死

棄子存姪

劉平字公子更始時天下大亂平弟劉仲爲賊所殺
其後賊復至平扶持其母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
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兩活
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後拜議郎明帝永平三年
鄧攸字伯道仕晉爲右僕射懷帝永嘉末石勒過泗

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攸伯道無兒

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返遇歲荒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之子孔嚴遂褒薦之論者美不可爲相勸爲善政見今日

盜賊三十六人

宋徽宗時山東賊宋江等三十六人聚衆橫行官軍莫敢攖其鋒

元順帝時花山賊畢四等亦三十六人聚集茅山出入無忌官軍不能收捕

不爲機事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持圃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少子貢曰有機於此一日百瓶用力少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

碑工不忍刻元祐黨籍

徽宗親書元祐黨籍在文德殿門州郡立廳事開封府推官呼碑工安民刻之辭曰民愚人故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服役不敢辭乞免安民二字於石未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江州碑工李仲宣山谷名其居曰琢玉坊太守呼其

誤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蓋而不爲也子貢愕然慚俯而不對有間丈人曰子奚爲者耶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瑣瑣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曰溉

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我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眞人者也可令守閫說苑

乞食歌姬院中

北夢瑣言曰唐裴休常被髦衲于歌姬院持鉢乞食以爲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

韓熙載舉情坦率不持名檢售妓樂數百人日與荒

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敝衣垢履作醜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世說

爲法自斃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

唐趙公長孫無忌奏制敕長流以爲永例後趙公犯事敕長流嶺南至死不復回

唐洛州司馬張嗣業洛陽令張嗣明造大枷長六尺闊四尺厚五寸人莫之犯後嗣明及嗣業資遣逆賊徐眞北投突厥事敗業等自著此枷百姓快之

唐魚思咄有巧思上欲造匭召工匠無作得者咄應制爲之甚合規矩遂用之無何有人投匭言咄云徐敬業在揚州反咄爲敬業作刀輪以衝陣殺傷官軍

甚衆推鞫眞承誅之

唐索元禮爲鐵籠頭以訊囚後坐贓賄不承使人曰取公鐵籠頭禮卽承伏

唐京兆尹崔日知處分長安萬年及諸縣左降流移人不許暫停有違晷刻所由決杖無何日知貶歙縣丞被縣家催求與妻子別不得以上俱朝野簽載

周興有罪詔來俊臣鞫之俊臣方與興對食謂興曰因多不承奈何興曰此易耳卽因大甕中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命取甕熾炭徐起揖興曰有內詔推兄請入甕

薛文傑爲閻王鑠造檻車謂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文傑首被其毒

盧多遜之貶朱崖也李符白趙普謂貶竄春州普不答及符被貶竟得春州不浹旬死

子厚又以爲强奪民居追究治之後以徵券甚明乃已後二年子厚乃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曰前蘇公來爲宰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如此

寇忠愍公萊貶雷州司戶時丁謂與馮丞相同在中書丁當筆欲貶崖州極曰雷州可後謂亦受貶馮遂數騎而陷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

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佑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宮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擬崖州時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

歸田錄

北齊書頭

河澌冰合

光武南走傳聞王郎兵在後眾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報曰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官屬大恐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眾驚欲且前卽詭言冰堅可渡眾皆喜光武曰候吏果妄言也比至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騎而陷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

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佑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宮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南燕王慕容德晉安帝隆安二年乃率戶自鄴將徙於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眾懼議欲退保黎陽其時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

留書

飯姊家留錢

太原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常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風俗遍

范丹往看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百文姊追送之丹見里中甕蓋塵垢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子雲輩乎而去後漢

丹嘆曰吾之微志乃在童豎之口不可不免遂棄錢

不忍棄老牛馬

魏人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者曰此何馬御者曰此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出用而斃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以束帛贖歸食之淮南子

後周孟信家貧惟一老牛其從子賣供薪粟信適從外來謂其從子曰少用其力老則賣之豈仁人也

鸚鵡夢

廣東進白鸚鵡洞曉言詞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語雪衣女昨夜夢爲鷙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後與妃游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輦竿上瞥有鷹至搏之而墜上與妃嘆息久之遂瘞於苑中呼爲鸚鵡冢太眞外傳

張華有鸚鵡每出還輒說僮僕好惡一日寂無言聲問其故曰被禁甕中無由得知外事忽云夜夢不佳所忌外出强呼之至廷果爲飛鸇所搏僅而獲免

小說

放龜得報

晉毛寶見人釣得白龜贖放之於江後二十年與敵戰敗投江蹟物至岸視之乃昔所放龜也雖至江中猶回頭數視寶

唐劉彥回父爲湖州刺史有下僚於銀坑得一龜長一尺持獻刺史羣官畢賀云得此龜者壽一千歲使君謝已非其人自以騎馬送龜至於坑所後十餘年刺史亡彥回爲房州司士將家屬之官適山水泛溢

平地盡沒一家惶懼不知所適俄有大龜來引路似相導者彥回意其神三十餘口隨龜而行悉是淺處歷十餘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難舉家驚喜亦不知其由其夕彥回夢龜云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報恩廣異記

王氏好驢鳴

王濟字武子卒年四十六時賢無不畢弔孫楚後來哭之甚悲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實容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答固問之后曰彼乃

斫乎

王粲字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客皆一作驢鳴

富人投錢願載其名

揚子雲懷鉛提槧從計吏訪四方語作方言及撰法言蜀有富人齋錢千萬願載一名子雲曰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乎抱樸子

張知白守亳亳富人建佛廟成白使穆修爲記富人遺五百金求修削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汚吾文也

貧富相形

陶穀得黨家姬取雪水烹茶曰黨家亦有此否曰彼粗人但知銷金帳裡羊羔美酒淺斟低唱耳陶默然慚

唐貞觀初天下乂安百姓富贍公私少事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殿內諸房金翠煥爛設庭燎於階下其明如晝盛奏歌樂乃延蕭后同觀樂闕帝謂蕭曰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答固問之后曰彼乃

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如后曰隋主享國十有餘年奏嘗侍從見其淫奢隋主每當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沈香木根也每一山焚沈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沈香甲煎之香旁聞數十里一夜之中則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石又殿內房中不然膏火懸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寶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三寸二物之價值數千萬妾觀陛下所施都無此物所焚之盡是柴木燭皆膏

油但覺烟氣薰人實未見其華麗然亡國之事亦願
陛下遠之太宗良久不言曰刺其奢而心服其盛
宣宗宮中用龍涎沈腦屑和臘爲燭兩行列數百枝
豔明而香溢鈞天所無有也南渡後久絶此惟太后
回鑾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奉用龍涎沈腦屑
和蠟爲燭列十數炬而太后若不侍上奉巵問此燭
頗愜聖意否后曰你爹爹每夜嘗設數百枝諸閤皆
然上因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以意教太守

後漢書漢陽太守龐參字仲達倏郡教授任棠棠不
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致於庭前自抱孫兒伏於
戶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强宗也
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嘆息而還參任職果能
抑强扶弱以惠政得人

語林魏郡太守陳異嘗詣郡民尹方方披頭以水洗
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
髮也洗盤者欲吾清如水也抱小兒者欲使吾愛民
如赤子也因遂行其志焉

請代友行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與同僚鄭崇友善崇當使絶域
其母老且病仁狄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
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時蘭仁基素與司馬李
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
睦大善之感人有如此者

柳宗元初選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
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老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之
理請於朝願以柳易播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

裴度徐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媿色
既而語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改授以連州

見詩贈姬

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懸無
何與姑婢逼每有阮咸之縱其婢常端麗饒音伎之能
漢南之最姝也姑貪鬻婢於連帥連帥愛之給錢四
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郎强親府署願一見焉
其婢寒食果出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
郊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

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是以嫉邨者寫詩於座于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邨甚憂悔無處潛遁及見握邨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耶四百千少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幃幄隘匣恐爲增飾之小皁崔生矣

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是使君席上有善歌者于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伎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奪人姬愛爲已嬉娛遂多以繒帛贈行於書遜謝焉戎使君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台夢使君

御汞有髮白數其罪赦之

陳正爲大官令與黃門有隙因進御食以髮賈汞中光武見之怒將斬正正曰臣當死者三炭汞燃膚爛因而髮不銷臣罪一也匣出佩刀砥礪而刳肌截骨曾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少時刨月書章表猶讀五經具御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齊見豈不如黃門兩

目臣罪三也制赦之謝承後漢書

管平公時進炙而髮繞之平公使殺庖人庖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而死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脽骨斷而髮不截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腐而髮不燒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有譖臣乎殺臣不亦枉乎韓子

願公無忘

齊桓公令飲羣臣鮑叔牙奉觴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

管仲謂桓公曰願公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

漢馮異告光武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無忘巾車之恩

唐魏徵告太宗曰願陛下無忘布衣徵不忘叔牙之爲人也

宋權邦彥告高宗曰願陛下無忘在濟時臣無忘渡江時

亡國之由

桓公出遊見亡國郭氏之墟而問於野人野人曰郭氏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美行也其爲墟何也野人曰郭氏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去是以墟也

子路問孔子治國之道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也雖欲無亡得乎

諷諫

齊景公養所愛馬暴死景公怒欲殺養馬者晏子曰請數其罪然後殺之於是數之曰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愛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恐吾君諸侯聞之輕吾國汝一殺馬使公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當死罪三公喟然曰赦之晏子春秋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亡之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於是召燭鄒於上前曰汝爲君之故而殺人二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一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輕士三罪也公止勿殺而謝之劉向說苑

武帝時人有殺上林鹿者帝怒下有司殺之朔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即有急惟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釋殺鹿者罪東方朔別傳

反間

吳伐楚子胥陰令宜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爲將吾即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破楚入郢

秦攻趙使人行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因使括代頗將以擊秦秦大破趙軍于長平降其卒四十萬人

神仙所謫

李泌少時幾欲白日昇天爲其父母以藏惡謚瀝之仙藥謫散

盧杞隨麻姑乘葫蘆至水晶宮見太陰夫人約定欲爲地仙至期杞忽厲聲曰爲中國宰相主者失色

李林甫少逢道士告以巳列仙籍不則二十年宰相
林甫竟欲宰相既貴之後頓忘教戒之語
楊收小時讀書廬山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卽有
仙分不然位至三公終有禍收不從雖登台甫終殛
南荒
夏竦兒時有道士欲乞爲子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
極人臣但可惜塵落耳
張士遜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之曰子有道氣可隨
我學仙公不欲道士曰不爾位極人臣

軍中有女子

漢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
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中羣盜妻徙邊者隨
軍爲卒妻婦益匿軍陵搜得皆斬之 漢書
王智興破姚海獲美妾三人智興曰軍中有女子安
得不敗卽斬以徇 雞肋

神異婦

李氷爲蜀郡太守江神歲取童女二以爲婦氷以人
與神爲婿不可徑至神前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蒼
牛鬬于岸傍有間氷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疲極當
相助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緩也北面者江神也主簿因
刺北面者江神遂死後蜀人生子名氷兒
西門豹爲鄴令俗苦爲河伯娶婦豹因請至期往送
爲言女子不好使巫嫗入報河伯少頃復投弟子又
復投三老廷掾豪長乃叩頭破額出血是後不敢復
言河伯娶婦
九江逍遥有唐居山名有神眾巫共爲娶公嫗歲易
男不得娶女不得嫁百姓苦之太守宋均到官主者

白出錢給聘男女均曰眾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
取小民不相當於是敕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叩
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風俗通

帝王禁酒

晉元帝渡江之初時以酒廢政務王導諫之遂覆杯
終身不飲
唐玄宗初卽位常以醉誤傷一人遂四十餘年永絕
此味

煮鶇

耿恭在疏勒城救兵不至恭食盡窮困士卒乃煮鎧
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無二心東觀漢
記
西羌寇叛唯狄道爲國固守然民飢餓噉弩煮履宜
救倒懸之急

負弩前驅

霍去病爲驃騎將軍過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驅
司馬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
西南蠻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矢弩先驅蜀人
以爲寵

雙鳧

漢王喬爲葉縣令每朝雙鳧飛來網之得雙鳥
盧耽爲州治中元會不及朝化爲白鵠迴翔威儀以
常御之得雙履
南海太守鮑靚常夜訪葛洪洪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
之頻而不見車騎密伺見雙燕飛來網之得雙履

同書卷之三終

事有當倒行逆施者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

晉元帝爲瑯琊王至河津爲吏所止從來者宋典後來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

宋王厥討王恭敗走少子孽隨沙門曇永逃匿使提

衣僕從津邏疑焉永罵孽曰奴子忘行不及我以杖捶之數十竟由是得免

袁顗起兵襄陽不成而死子昂藏於沙門將以出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

後周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逆墮地李穆見之以箠挾泰背曰龍淩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在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俱還

掘石槨得銘

衛靈公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沙邱掘之數仞得石槨洗而視之有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久矣莊子

漢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踣地悲鳴卽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斯地謂之馬冢博物志

昔日猶今

燕昭王封樂毅爲昌國君惠王不快於毅毅奔趙趙惠文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事昭王猶今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

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

劉備嘗舉袁渙爲茂才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辱罵劉備再三强之不肯布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曰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巧妒

戰國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袖知王之愛新人也其愛新人衣服玩好宮室臥具擇其所

喜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惰也今鄭褒知寡人之悅新人而愛之甚於寡人鄭褒知王以已爲不妒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而掩鼻王以問鄭褒褒曰其似惡王之臭也王曰悍哉

同書卷之四

漢司隸馮方女避亂揚州袁術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思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也有氣節當時涕泣憂愁以長見欽重馮氏從之後諸婦共絞殺

逃遁城中益空又因貧所從來久矣豹曰至爲河伯

娶婦時顧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我亦送女至其時豹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豹呼河伯歸來視之顧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巫嫗入報河伯更求得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入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入河中有頃復使弟子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向河立簿久復欲使廷掾與豪長入趣之皆叩頭皆破額流血須臾豹曰廷

掾起無狀河伯留客之久若能罷去歸矣鄴吏民大
恐是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
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亢曰
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
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爲之也於是弗
果用

以娶婦喻

楚人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

者和之居無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汝娶長者乎
少者乎曰娶長者既爲我妻則願其詈人也戰國策
荊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求嫁者有幽
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出門
者此固人情也通曰求臣亦猶是也史記

以兩全說

漢書朱建傳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或毀辟陽
侯惠帝欲誅之建乃求見孝惠臣閎籍孺說曰君所
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辟
陽侯誅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爲辟陽侯言帝帝
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
矣於是閎籍孺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

鄒陽傳梁孝王朝求爲漢嗣上書願朝太后議臣爰
盎等不可王介人刺殺盎事敗恐誅陽至長安因客
見長君曰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長君行迹多
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卽窮王恐誅如此則太后切
齒側目於貴臣矣長君誠爲言之毋竟梁事太后厚
德長君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曰

諾乘閒入言之果得不治

持法

文帝行出中渭橋一人犯蹕釋之奏當罰金文帝怒
其罪輕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旣下廷
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上從之

唐柳渾爲相玉工爲德宗作帶誤毀一銙工私市他
玉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死渾曰陛下遽
殺之則已若委有司詳讞乃可於法當杖請論如律
由是不死

源師煬帝時拜大理少卿帝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師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司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有宿衛禁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周世宗時幾縣令因部夫犯贓受絹數百還欲置之死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怒曰法者自古帝王所制本以防奸族立法殺二贓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卽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敕遂貸其命

國老談苑

誠不可掉

漢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妊傷弟婦生男長婦遂盜取之爭訟二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令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心甚懷愴霸曰此弟子也責問乃服

後魏李崇爲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始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無鄰證郡縣不能決崇以二父兒又另

禁一處數旬遣人告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令解禁可出奔哀也泰聞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容嗟而已崇察知之以兒還泰遂詰奉伯詐狀奉伯欵服

隋于仲文遷固安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及兩家俱認州郡不能決請於仲文於是令兩家各驅羣牛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呵詰杜氏服罪而去

善惡之報

漢丙吉傳地節三年掖庭宮婢則令民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宣帝親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制詔丞相封吉爲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後五載爲丞相

宋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冲之叔用謂先君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曼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謂有天道哉已而果不

死至僊州之竄而死於潭

若其無知訴之何益

趙飛燕譖班婕妤祝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

范滂繫獄吏俾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若其有罪祭之何益

外戚戒盈

光武封陰貴人弟就爲侯復召就兄興欲封之興固辭貴人問故興曰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王鄰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

侯取婦盼睨公主愚心竊不安也富貴已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然至顯宗時就子豐尚卿邑公主公主驕妒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興之言卒驗于其家

樊儵弟鮪爲子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家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配王男可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爾止一子奈何棄之楚乎鮪不從及後楚謀逆事覺儵已卒顯宗令儵故諸子不得坐然儵之言卒驗於其家

觀過知仁

後漢吳祐爲酒泉太守吏人懷而不欺喬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曰掾以親故受汚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遣之

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鄰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

名不可掩

范丹往看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姊追送里窮乃知

葉僮暨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葉平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暨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

程堅清潔居貧諸嫂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謂曰汝非程謀甫何爲不食人食呼使食答曰否也呼吳玫樊城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使食答曰否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沐並嘗過姊姊爲設食而不

留其名流播異域如此

漢書韓康嘗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女子從康買藥守藥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入霸陵山中

執政仁恕

袁安爲河南尹政尚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嘗稱曰凡學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吾所不忍爲也

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攄拾官吏小官者輒顏色不悅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公卿次則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奈何錮之於聖世

杜祁公衍常言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衍歷任知州提轉安輔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善者甚衆不必以法繩也

疎於待小人

漢何進等謀誅宦者諸常侍小黃門已悉罷還里舍詣進謝罪不卽決張遜向其子爲太后妹者叩頭願得入辭太后於是詔諸常侍皆復入直進遂被害

北齊趙王叡等謀出和士開爲兗州刺史山陰畢當就道士開重賂于婁定遠願一辭覲二宮於是得見後主及太后出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王叡以不臣殺之

儉德足以動人

公議休爲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敢與百姓爭利

毛玠典選舉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奢服不敢過度魏武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何爲哉

唐楊綰始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黎幹出入從騶馭數百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見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

非百里才

劉備以龐統守耒陽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遣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談大器之遂用治中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劉備以蔣琬爲廣都長備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治時又沈醉備大怒將加罪戮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願重察之備乃不加罪但免爲丞相長史亮死推以自代遂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立身自有本末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加好而幸毗不與往來毗子傲諫曰劉孫用事眾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豈與劉孫不平不過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耶

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黨尚之言人權重當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顧顗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顗之善嫌其風節太峻顗之曰幸毗有言劉孫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顗之常以爲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惟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

王僧虔徙會稽太守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爾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奭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

陳蕭引後主卽位爲中庶子建康令時官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諫引曰

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楗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

趙宋李垂累修起居注丁謂執政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纂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罷頴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蓋一見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

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勢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

恩不欲自己出

晉羊祜在位多所進達而人不知所由或謂祜愼密太過祜曰拜爵公朝受恩私室吾所不取

宋王曾在中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每薦用人不求人知尹師魯嘗面言盍少收門下士曾曰恩欲己出怨使誰當

勞薪

隋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變火云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輪晉武帝時荀勗常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舉坐服其明識

不見幾

晉室梁趙之亂首執張華華曰式乾之議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

石崇被收崇曰奴輩利吾家財爾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

教民農殖

陶侃爲荆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張詠爲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從何得之曰負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也笞而遣之

用賢人主之事

劉宋王宏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必先訶責譴辱之若美相盼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諸人問其故答曰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使成於王分功此所謂奸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絶官敘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假顏色卽成大怨亦鄙薄所不任

趙宋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推用或不欲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

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是取怨之道也

爲逆旅主人殺負心僕

宋人記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女也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遍其女爲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爲子除害僕至柳室卽令往市酒果等物俟夜闌呼僕入叱問曰脅主人女爲婦是汝耶卽奮七

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

張乖崖爲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至夜聚哭訊之其家無他故詣其主人力問之以實告曰某在官失不自愼嘗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長禍與之則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卽曰我白汝主人假汝主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導馬首問卽疏其罪僕倉皇間以袖推揮隊崖而死歸告其鄰曰盛价

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警枕

吳越志載錢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大鈴寐熟則欹而寤名曰警枕

范滂甫記司馬公君實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不妄笑

包孝肅拯笑比黃河清時人謂其難得笑也

南朝宋王玄謨惟精惟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

頭未嘗伸

北朝魏元蓁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蓁以代尹留鎮因別賜蓁酒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爲朕笑竟不能得

爲爾寂寞

晉桓溫有大志不時就歎曰爲爾寂寂爲文景所笑王融年三十急欲爲公輔嘗嘆曰爲爾寂寂鄧禹殺人

王弼數侮鄭康成忽夜聞履聲見一人入閤中自稱
鄭玄數弼曰君年少何以穿鑿文句而妄譏老子也
弼惡俄病卒

魏劉蘭排毀董仲舒忽有人葛巾野服直入蘭讀書
處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爲苦相排毀義理長短竟誰
在而無禮見陵也今召親往蘭尋死

不能殺袁劉焉免寒士

齊劉祥遇褚淵入朝以腰扇障面祥曰作如此舉止
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忽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
袁劉焉免寒士

謝超宗遇褚淵送客驟水超宗大笑曰投畀河伯河
伯不受淵嗔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焉免
寒士

耕問奴織問婢

宋沈慶之不肯北伐文帝強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
婢陛下謀自面書生事何由濟師竟無功

魏邢巒不欲圍鍾離魏主詰之對曰耕則問田奴織
則問織婢臣既謂難必無克理城果不拔

幾作廬

宋顏師伯與孝武擯蒲擲得雉謂必勝師伯次得盧
亟取子欲之曰幾作盧遂輸直百萬

梁韋黯與曹景宗擯蒲景宗擲得雉黯次得盧遂取
子反曰異事幾作盧亦輸直百萬

昔與汝爲鄰

吳孫皓勸晉武帝酒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
汝一杯酒願汝壽萬春

宋王敬之贈劉邕歌昔與汝爲鄰今與汝比肩既不
願汝酒亦不願汝年

移我坐遠客

宋中書舍人狄當周赴詣張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
四尺二客就席數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赴等失色
而去

齊中書舍人紀僧眞以武帝命詣江斆登榻坐定斆
便命左右曰移我榻遠客僧眞喪氣而去

書背加點

齊侯景出鎮河南謂神武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

所賜書背乞加微點神武卒世子澄以書徵之書背
無點遂不至發兵反
隋高祖與漢王諒約几璽書徵召勅字旁別加一點
高祖崩太子廣以書徵之以勅字無點遂不至發兵反
聚沙爲米
宋檀道濟伐魏叔孫建以輕騎邀其運道道濟夜聚
沙覆之米唱籌量之魏諜以爲糧也因殺告者道濟
全軍而返
周賀若敦伐陳侯瑱以舟師斷其糧援敦聚土營內
以米覆之集諸營軍士各持囊詣官司若請給者陳
入信之全軍而返

君有古人之風
齊高帝以白羽扇遺孔靈產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
君耳
齊明帝以漆燭盤賜傅昭也曰君有古人之風賜君
古人之物
梁昭明以匏食器賜劉杳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
古人之器

梁賊宋子仙破會稽得庾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
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
辭采甚美賊釋之
齊獦賊執張融將殺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
異之而不害
此人不可得也
齊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求之恢曰恢
可得此人不可得也阮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罷之

晉石崇妾綠珠美孫秀命使求之崇悉出諸妾數十
使者曰奉命求綠珠他非所欲崇勃然曰此人不可
得也秀遂以事害崇
以物喻人
范蔚宗作合香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
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
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于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
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血疾也所言悉
以比類朝士騈本多忌比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尙

之詹唐黏濕比沈痾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
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彗琳道人沈寶易和自況
卞斌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
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貫勢其羊淫狠
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傲狗險出
謂呂文度其險詖如此又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
蛤魚比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羣浮闇水謂令史也

徐娘雖老

湘東王徐妃以王眇一目嘗作半面粧其臣暨季江

語人云蕭深陽馬雖老猶駿可騎徐娘雖老猶尚多
情

齊祖珽乘老馬嘗自號騮駒又與寡婦某通常令左
右呼娘子其友人謂之曰老馬十歲尚號騮駒一妻
耳順强呼娘子

置橋渡盜筍者

齊范元琰以園蔬爲業常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
退走毋問其故具以實告毋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
以退畏其愧恥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秘之或有

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
大慚一鄉無復草竊

郭原平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
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人
采筍置籬外鄰里慚愧無復取者

孝稱曾子

滕曇恭年五歲母陽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
曇恭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告桑門
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

門莫知所在

王儉時從僧虔在郡號爲滕曾子

宗元卿有至行鄉里宗事號宗曾子

蔡曇智鄉里號爲蔡曾子

埋婢更生

晉干寶父瑩有寵婢母甚妬之及瑩亡遂生持婢葬
於墓寶兄弟尚幼不知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
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恩情如舊既而嫁之生子

義熙四年鄆琊人陳朗婢已葬府史夏假歸行冢前

聞土中有人聲怪視之婢曰我今更活爲我報家是日巳暮且方開土取彊健如常

漢杜錫家葬兩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附葬而婢尚生問之曰其始如瞑目自謂常一再宿耳何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冢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年嫁之有子

簽吉龜凶

宋浦陽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墮水覺有隱起字云簽吉龜凶八百年墮江中謝靈運取覽詣京咸傳視

焉乃驗龜誤古冢已八百年矣

東京豐都市掘得冢得銘曰簽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于斯見矣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

梁任昉得古冢銘曰龜言土簽言水匍服黃鐘啓靈跡痤在山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洟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歷代無知者至唐鄭欽悅始辨之

書淫

晉皇甫謐隱居不仕躭玩典籍至忘寢與食時人方之好色謂之書淫

梁劉峻從桑乾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所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

入王弼冢

晉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值結陰望道左人居因往投宿見一少年置易投壺與機談機無以抗既曉便去脫驂逆旅問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正是山陽王家冢墓耳機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也

陸雲獨行偃師中忽見一家牆垣甍峻雲時飢乏因而請前正行時見一少年二十餘風姿可嘉迎入論敘平生不異於人尋共說老子極有辭致雲出臨別語云我山陽王輔嗣也雲出門還望向處正是一冢比至家已經三日

特授玉璽

陳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獨張讖耳卽手授讖

後主嗣位譏爲東宮學士後主常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譏談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松枝手以屬譏曰此枝可代麈尾顧羣臣曰是卽張譏後事

折臂三公

梁劉之遴在告嘗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某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遴後棄牛墮車右臂偏直不復得屈伸旣而連典此郡

晉羊祜葬親遇術者云墓于法當出天子祜惡之遂掘損其墓術者再過之云尙當出折臂三公祜後墮馬折臂果至三公

欲擊半渡

晉謝玄與苻堅相拒肥水玄使謂堅請退軍濟師以決勝負諸將不可堅曰俟彼半渡我以鐵騎蹙之蔑不濟矣軍旣退不可止遂大敗秦由是亡

迴由是遂亡

風聲鶴唳

苻堅伐晉至淝水大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齊沈攸之率衆東下戰敗其子元玼奔還聞城外鶴唳皆以爲軍聲

誤鳴進鼓

晉桓溫伐李勢戰於笮橋不利將退兵適軍中誤鳴進鼓士殊死鬬遂克之

宋世祖伐元凶劭不利適劭將魯秀誤鳴進鼓遂克之

董狐

晉干寶撰搜神記時人稱之曰卿可謂鬼之鬼狐

元魏使李騫入梁見佛寺旁執板筆者謂之屍頭鬽曰此僧之董狐也

六朝人撰酒經時謂酒之南董黃長睿號書之董狐

刻女作愛姬

吳孫皓寵姬張氏死思其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像嘗置坐側

隋煬帝愛柳毎旦刻木作其形毎飲酒必置坐隅

精誠動物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鷂逐鳩鳩逃案下鷂去縱鳩出
鷂逐殺之公子慕爲不食曰避患鳩歸無忌竟爲鷂
所得吾負之爲吾捕得鷂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
宣聲捕得三百餘鷂以奉公子欲盡殺恐無辜乃自
按劍至籠問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鷂獨低頭不敢仰
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聲名布聞天下歸焉 列士傳

韋叛爲不其令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
虎叛問而出視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虎狼當食
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你若
是殺人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
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其一視叛鳴吼踴躍自
奮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後漢書

齧指心動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痛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
孔子曰參之孝純感萬里

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
噬其指順卽動心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
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後漢書

賣宅不欺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
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因辭不賣
北齊皇甫亮所居宅湫下標榜賣之買者問故亮每
荅爲宅中水淹不泄雨卽流入牀下宅終不售

夢虎

蔡君謨常夢爲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旣去與之坐

曰公貴人也但頭角不正手爲按之曰骨已正矣翌
日李士寧道人謁君謨謂曰夜來夢頗驚惶否君謨
愕然視其狀乃夢中所逐虎正骨者遂異之 江寧志

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
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去及旦有
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怖否公叱曰鼠子敢爾本欲
杖汝寸吾豈不知子夜來術耶道士慚懼而退 墨莊漫錄

火將然烟先起

劉紹善古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

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烟上色青故知青牛先起乃如紹言北史

魏璘以卜名世遷太宗得于沛王藩元年上命馳馬較遲急以爲勝負問王白及璘孰勝奏曰赤者勝璘曰驄馬當勝上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璘曰火雖王而上有烟以烟察之青者必勝馳果如璘言遼史

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竊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作書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朋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被留徵問知其故歎曰官職祿科由天信不誣也朝野僉載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仁宗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在至尊帝默然卽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于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秘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能改齋漫錄

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竊聞之詔授言由君所賜者以五品職意謂誠由已也而其人以疾竟不及授金史

儿童問答

甌寧楊士美在中著

避亂窮山中緝荆爲室倚石爲几燒笋煮薺以佐糲食每陟巔四望烽煙竟日唐子酉云山靜如太古恐此時無深處矣犬嗥籬閒有客穿林來告以屠城之慘予始聞而驚既而悲終而嗒然若失也呼童捕蕨煮茗延客客曰今天下之亂漸以平矣閩處一隅前既倒戈後復舉旗以自干於天討茲何足怪予曰噫婺婦之憂今嗟何及矣且汝亦知吾鄉舊事乎自古

兵爭之慘多在中州閩方負山阻海周官隸七閩之名漢武以來始入職方兩越相攻事無足述唐末王氏竊據自相攻戰民始被其毒宋祚三閩然考諸郡乘中曾罹慘禍者獨莆吾郡亦遭范氏之亂矣韓世忠將屠之賴伯紀李公之言而止公鄉產也又郡誌載夫人全城事詳且于今建土生靈蓋千萬年傳育之遺黎也夫人生于五行死于五行蓋棺木死覆冢土死死之善也今刀鋸者死于兵矣且閨室自焚巷無虛井又死于火死于水城春草木深此豈尋常之變

哉客曰去秋發難以來混混梦梦實繁有徒茲固甘心待斃者子復何悲予曰十步之地必有芳草冒彌既亡矣遺民蠢動至三紀而風移甚矣民之難變也至今讀多士多方諸誥亦何勤也事已去矣士大夫各行其志義熙甲子前有其人而強從希幸之舉玉石俱焚豈不哀哉天之將雨也垤蟻出穴野之將霜也草蟲入蟄以遠害也危邦如此而落魄書生寄筌無所綺紈公子棄甑不能釜于籠阱之中幸恩及俎地運衰矣何從再造茲土乎子曰吾鄉山川丹碧先儒之遺教存焉非若阻江障嶺之陋于荒徼也然上游諸郡風存樸鄙而建不然綰綬而臨者侈爲金穴憑軾而過者豔爲錦城吏胥之人太滿而苞苴濫也優伎之人太滿而聲色靡也蠱祠之鬼太滿而妖異興也每觀屠酤之肆張燈夜市而今安在乎山岡故國潮打空城金壘珠甕今日之集灰飛磔矣歌樓飲館今日之啼鵑泣蟬矣花雨香雲今日之幽燐磔骨

矣自茲以往如衛之遺民渡河而泣憂深思遠以反于唐魏之風建其庶幾乎客復問曰前史民用短錢以爲不祥今建錢短矣又有鐘粱自折獄像生髭之異治亂之來人事乎亦天意也子曰天人相因也天未厭亂則人不悔禍夫革命之際必有芟除是以白北而南殺運極于閻海茲猶五元六紀之末運也客曰吾今而後知入林者之樂矣子曰頻年被兵以來數百里閒店無炊媼雖深谷村煙亦未聞雞犬聲蓋人彫而物亦耗矣今春疇半蕪而耕犁尚依堡郤人士之脫難而出者我行其野謂他人父子之居此也山花野鳥增我悲憫以爲入林之樂過矣時凄厲四起鴟呀猿啼山中人潸潸泣下客亦相對唏噓而不自禁東山月出與客登峰而望曰汝知乾象乎夫翼文明之宿也今南望翼星尚暗而參宿太光禮樂將興而兵戈未偃也然中夜清矣客曰滋湍之下必有平流肅霜之後必有陽春吾子之言非謬也請以質之此山之靈

魏石生原評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其意中固有無窮悲憫

明代叢書　庚集　山中問答　卷第十五　四　世德堂藏板

山中問荅跋

悲者不可爲羣欲思者不可爲歎息況身丁離亂固宜其憂從中來不可斷絶也哀猿斷腸子規啼血山中人豈非窮士乎乙未夏日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世楷堂藏板

仁恕堂

余還轡而西重晉張掖卽儲備忙人指畫易竟
衙鼓旣罷殊苦思家與兩兒子謀爲銷日之計
館粥之餘輒寫新舊事一兩通言語旣長遂成
卷帙孟東野曰耿耿長思遙遙仰嘉話蓄思雖多但不知能當大嘉話否也時爲康熙乙卯
秋姻曾識

康熙乙卯春余已拜分巡洮岷之命值河東變起當
事復檄余攝理甘山顧茲淺才恐乖措置記晉辛憲
英語子羊琇曰軍旅之間可以濟者惟仁與恕困取
以名其堂庶勉思企及且志宏八千里外仰承慈訓
猶斯也三月望日

歐陽公五代史四彝傳載自甘州涉磧磧無水載水
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澀木澀四竅馬蹄
杜詩云花門旣須留原野轉蕭瑟意義甚明而甘州
誌中竟云古蹟有留花門則不考之誤

郭外卽黑河自甘州九驛而達酒泉如甘之高臺肅
之鎮彝種宜稻宜麻宜菽春夏之交綠樹清泉
潔洄衢路稻鍼鳧雁阡陌成行遠遊者不知其爲塞
上所謂載水鑿蹄事絕無之葢在趙宋時自枹罕以
西地爲元夏其執筆者旣未親至其地而傳述者又
詳不詳焉以歐公一代史才而見聞有盡不盡今車
書萬里而予得親至其地且見古人之所不見焉所
謂士生三代後未始非幸也
甘州誌載萬歷三年修城至南面剗削垣牆有小木
柩五百餘具形骸各長二尺餘男女衣冠貴賤老少
一一可數極爲駭異或謂爲外國焦僥之類不應有
五百柩之多博識者又測爲前代厭鎮之術然攻削
木斲石爲之何乃骸骨儼爾天下事理外意外不可
知者眞不知其幾
唐書寗鬼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
堡杜工部詩其題曰留花門是時回紇留兵花門故
杜詩云花門旣須留原野轉蕭瑟意義甚明而甘州
誌中竟云古蹟有留花門則不考之誤
甘州人謂筆曰生活謂陝以東人曰豹子姊妹之夫
曰挑撻異父之昆曰隔山名其子女多曰倉曰庫不

慧之子曰瓜子殊不解所謂後讀唐書賀知章有子請名於上上曰可名爲孚知章久乃悟上謔之曰以不慧故破孚字爲瓜子也則是瓜子之呼自唐以前已有之

魏晉以來取才門閥而李唐尤重氏族非崔盧裴李八姓不以擇相若前明取士多起孤寒而宰輔大學士楊姓者遂至七人如文定公溥文敏公榮文貞公士奇文襄公一清文忠公廷和至後而又有閻學脊江公景辰閻都武陵公開昌鄭諫諍不乏人而如忠悠公繼盛忠介公爵太僕公最修撰公愼忠烈公漣御史公瑄五官候正源下而至漆工楊埙能雪李文達之冤此皆俊才人傑標炳丹青豈不爲一姓之榮乎

枸杞以甘州得名河以西偏地皆產不獨甘州有也惟涼州鎮番衛瞭江石所產獨佳瞭江石在邊外數百里爲番彝住牧地土人取之者率邀結數十人晝伏夜行採之不數掬即返少西則恐番彝劫畧也道遠而得之艱故獨貴乾者大如豆赤如硃即當事貴

人歲所得亦僅升合而止余曾兩見之眞奇種也近甘州王生迪簡家畜一株曾摘生者百粒見貽大如指頂甘香之味沁入心脾七載窮邊得嘗異味蘇子瞻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民此固不足自慰耶枸杞根金光明經曰苦彌附記此

前明典制甘肅一鎮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零又巡撫都御史三萬八千九百九十九石零料八萬八千五百九十五石零草二百八萬三千八百零今自裁兵之議下一歲所支糧料曾不滿十萬一線單微之路番彝雜種在在宜防憂盛危明恐不當以減兵爲勝算也

河西月氏地故仍習俗尊事喇嘛僧其外國僧實去嘗一至此開學於彼而歸者則尊之云羅漢從其教者皆曰喇嘛又有非子抱妻頭然肉食黃彩袒胸寨院填塞大率無賴子及不謀衣食者充之官法呼之曰黃衣僧其參禪素食者卑國三四人而已曰青衣僧吞鈸羅什未見一人而蹈臂踏肩彩彩皆是亦怪

也

甘州木屬多柳草之屬多馬蘭果之屬多杏多白檎多楸子白檎類蘋果而小味亦差減楸花如海棠子酸土人取其肉爲果單麋泥澄濾薄如油紙南人不多識也惟雲楸乃堪作器非此種洮岷諸州始有之張臘邊卽明初所謂三丰道人永樂中住甘州張指揮園最久乃適西域所住小庵在城西隅耆老云庵中故有草鞋坐具猶亂後庵焚并失之今其像乃新塑者然道貌清癯猶足令人思西域入貢者來云三丰現在爲某台吉所供養仙迹奇蹤固非常情所測

耳

邊人以畜牧爲富畜牛至數百蹄牛以耕羊則取皮毛利更多不獨供食也惟騍牛不可耕專爲食備番彝多畜之且日落其乳刺其血以熬茶伴炒麪又不獨食其肉矣然率皆騸者考舟后經云馬曰騸牛曰宦羊曰羯豬曰閹雞曰斀狗曰善猫曰淨海篇謂古無騸字然後唐書載郭崇韜惡閹宦橫暴謂魏王繼岌曰他日殿下卽扇馬亦不可騎則騸之名舊矣

甘無魚鯽數寸者閒有之溪澗中無鱗者不可食嗅之作泥氣且暴下鄉堡中民有老死未經見魚者傳一悍婦數笞其夫他日夫偶持一魚至門婦望見惶恐叩頭夫因紿之若不更所爲且爲厲收若魂魄婦自誓改過遂爲善良癸丑夏子遣役鄭璜伴兒輩入都門見市蟹郭索滿筐鄭役惶怖睨不敢正視繼至五涼與客話其事有畫士李卬在座曰是水裏大蜘蛛也那得不怕一座閧堂絕倒

漢郡張掖爲縣十曰樂得昭武刪丹氏池屋蘭日勒驪靬番和屠延顯美內惟刪丹卽今山丹餘皆不考在何地誌固不詳且樂得日勒驪靬諸名率就番彝所名名之年久音訛故應湮沒耳

魏明帝青龍元年張掖柳谷水溢涌寶石負圖狀似龜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及鳳麟牛白虎犧璜玦八卦列宿孛孛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時魏以爲瑞頒示天下夫旣謂大討曹時何以稱瑞且魏晉篡繼事在中原與邊隅何與而朕兆乃先見於此

金剛鑽若塵砂出西域在萬山深谷中非人力可取
土人先驅駝馬墮谷中使其肉潰爛沾濡烏鳶飛下
食之人乃取烏糞淘汰開有得者以其得之艱故捵
價比於黃金者且倍

南昌宿儒鍾君維紳爲余言乃祖太僕公家素貧太
僕公父求館南都住陳公沂幸舍適陳公棄子太僕
公父亦粗學星家言爲推其命捵裝以進陳公固知
命者見其推算失度笑曰若何知命但若儀狀甚偉
若有子乎是何甲子吾爲若推算太僕父遂棄太僕

命以進陳公視之曰大奇大奇若命與吾命不異可
以吾名吾字名字若子他日貴無相忘也故鍾公名
沂亦字魯南陳公以文章碩德著白下不知其精於
推測若此予嘗謂維紳此事入公家傳亦一段佳話
也

福清張大木曾從客泛海所至地爲東浦寨大約係
日本支國也其國在極南夜中不睹全宿呼中國人
爲唐人猶之西北以中國人爲漢人也國雖有王專
致者爲將軍三僕讀如惟元日三僕朝其國王受酒

仙易名士難千里來止欲得一面巳公顏色耳外家
兒得出入滄溟宅田饒外家兒多金且以意請曰神

兒許之曰公某日往某園爾可一望之戒毋得前也
遲數日滄溟果出賈人子先詣左右忽突出長跪道
聞滄溟驚問若何爲者外家兒以情告滄溟顧笑曰
一見斯可已矣賈人子潛淚俱下曰小民望公如天
上人父某經商數年不幸死道路倘得公一言誌石
上即碎首階下不敢辭出懷中黃金數鋌請爲脂筆
費滄溟笑頷之曰是亦足以銘矣賈人子固不凡而
滄溟文章騎貴之狀更可想見餘聞錄載湖州一進
士吳姓任工部主政時李西涯爲學士盛有文名爲
略代營書已集仁恕堂筆記 卷第二十五 九 世楷堂藏板
父乞詩而西涯不許吳因謂友人曰今有爵位大於
西涯者乎友云英國公太師左柱國張輔也吳具幣
求英公英公令門官作詩與之吳得詩誇耀於人云
說甚麼學士英國公當朝第一人乃爲我作詩衆皆
笑之賈人子惜不記姓名顧不勝此郎耶
閩福清老詩人林古度述其先孝廉初文先生負奇
任俠數上書言事及後廊落無聊走塞上容大將軍
成襄光所一日將軍率諸將校獵雪中列幕平沙擊
鮮行酒材官詞客填滿座間將軍曰能即席作賦者

手悵然意不忍釋聞以丙午年化去令其弟子以二
瓦瓩合而瘞之云待五年後起視倘如故則爲少置
如腐化則舉骨棄之今相去數年不識其弟子曾起
視否亦復有異否大約平實學道人非妄爲傲作者
逍遥之後有丁棲霞新建人敢爲大言駭俗衣冠多
惑之竟無奇近亦死聞死時展轉牀簀令道伴爲齋
醮祈禳尤可笑也

甲午予舉於都與海寧陳君容永字直方爲同門生
時尊人彥升先生當軸位大宗伯鄒訥時宗伯指直
爲上帝所譴遂礪其職予問所犯何事直方吝不欲
言直方朴重不肯作妄語人今聞直方矩矱以病廢得留辛丑公車直方
以死使前言可信不知更生何所何地矣追往念舊
落筆淒然

上杭令陳公名正中上海人爲人刻意廉苦子爲兒
時及見之通眉細瘦唾咳矜持孤行一往爲大吏所
嚴憚坐是亦不得遷轉耐飢寒勤民事卽咯血垂殆
猶治簿書死之日有市民曉起出戶見陳公儀仗整
肅乘輿入城隍廟不解何故至縣探之則陳公以平
明展謁矣庚午公分校閩闈門下士有張君
世楷堂藏板

君（諱）者張君亦蚤卒林君一子龍哥病死兩日復甦云至陰閒見世堪執簿籍若人閒判司其子固素識世堪求蔭庇世堪曰有定數子安能生爾檢簿閱之謂尙有一年活明歲此時當來也又指堂上衣冠巍坐者示其子曰此吾與若父房師陳公也後林氏子果活一年而卒語曰淸刻者入神鬼趣陳公爲神自不謬然既已城隍之矣而復爲冥司長豈陰中亦復有陞除耶榮顯者於生前而遷擢速於死後盈縮之理固如是乎上杭人多能言之

去取更爲奇諦

科名定數雜見諸書於予親見者兩事癸卯子分校江西有蕭生（資萬）廬陵人予手其牘實不愜今大司徒學山陳公爲主考適過予席問得卷佳士乎予漫應之曰亦可陳公隨閱視大加稱賞至二三塲益復寥落子請乙之陳公曰一第甚難既取何擯也及揭曉賓萬實名下士予因問篇章何寥落乃爾賓萬對曰頗有病委頓不能執筆不謂見錄也其父孟旭亦諸生相見稱是有數當賓萬入閘日與里中一蕭生同號舍天色初辨見二人如關壯繆形旁一人執小紅旗偏呼曰孰是蕭生急出應之神熟視且久曰非是遂前至賓萬號席而止同里生自知見擯買舟急歸爲賓萬父述之尙未絕口而捷音之報至門矣又鄒生（懋官）新昌人自言庚子應試夢神語之曰爾房師黎姓也時予尙未入官而家弟道存先已令南昌懋官意以爲必舊既復見落及予癸卯入簾乃得之一日遇合而主司姓氏皆定於數年之前若賓萬者有神以陰相之使主司并不得以文章操其去取更爲奇諦

永新在萬山中密箐深林素多虎患予以戊申八月領茲邑不十日而告爲虎傷者八九人予心甚戚然之或云魯公生於永新其予孫散處甚多家譜先牒皆在

永新縣禾山寺傍有頹魯公書龍溪兩大字鐫石壁上方廣徑丈數百年來石壁如故廬舍依然而二字每年輒下今離地不二尺矣隱君賀子貽孫爲予言奈何長茲土而與虎豹共斯民也爲文以禱神且募獵戶備弓矢欲盡殺乃止永新鄰邑爲永寧邑中路

有趙公亭住四五殘僧市酒燒茶以待行者忽中夜有人扣門甚急出錢沽酒僧延之入其人深目頎黑僧問何爲深夜過此對云有數十牲口畜於永新今新令黎公至不能容吾何苦犯之將往他縣販賣耳隨送之出戶次早見門外虎迹縱橫僧急取所與沽錢視之則紙灰耳自此永寧鄉市多虎患而永新絕迹矣永寧紳士咎爲鄰國貽害予笑舉唐人捕蝗語答之曰若是敝邑驅來即煩貴邑驅轉四鄰宥邑一時鬨傳遂復聞於當事而會城竟有演爲小說者事涉近名不欲載然神之力歟人之力歟終不敢比迹劉昆厚誣前哲也

先朝於沿邊設衛所隸之以行都司因各衛所皆軍戶而受耕者亦半屬軍餘故不另設有司而刑名錢穀學校衛所官皆得聞焉　國朝已汰軍爲民改指揮爲守備千百戶爲千總固不有一軍可屬徵糧外無他事刑名學校特具名耳於守備之義何居且守備雖理民猶弁也制於上者武則爲參遊爲提鎮文則爲院司爲府廳是一官兩屬況邊隅紳士寥落奸民多貪緣爲大吏奔走役勢反出守備上徵輸少急則吏胥操短長持之支放稍後則將卒得奴隸呵之權不尊而事夥故守備十而九敗也崑若如腹裏改衛所而設州縣用風力才幹者爲之兵官不得凌厲四民有所受承刑名錢穀學校可事事辦也難者曰如官司俸入何不知即以甘鎮論三守備四千總卒隸且數十人歲費度支一千三百餘兩以彼供此寧不足乎久處塞上知見確然未必非借當事之一籌

南州徵君徐巨源言家故住西山下鄰有習射弩者一日射生郊外值驟雨趨避古廟中時雷電駭激亦入廟中火光百道環繞其身射弩者創伏地下請死雷神得無有所用我乎雷即時出廟門射弩者隨之見數百步外雷擊一枯樹雷斧纔下枯樹中輒躍出一婦人紅衫披髮若與雷相搏狀旋擊旋起四五不得中射弩者視樹中婦人躍出從旁發一矢中要害婦人遂不復起雷火旋燒樹灰盡乃息射弩者神氣稍定急趨還家

見其家婦女復奔走曰不知何事犯天神怒適霹靂從窗間起將鍋窗盡倒翻而去矣詳視鍋上有字一行急請識雷文道士譯之云力助天威延壽一紀周槃

圖先生書影中載此其述余說稍異

人之得名後世其傳不傳皆各有命數存焉無論忠臣名士才子妖姬即仙佛亦不能自主名將死疆場無算也而人止知關壯繆岳武穆如才子也人知有李白而不盡知同時之杜甫美女也人知有西施而絕不知同時之鄭旦同盡節也人知有文宋瑞而不盡知有同時謝曼山同奸臣也人知有李林甫而不傳奇最能動聽婦人女子牛醫賣菜皆樂談之久之士大夫亦有習之而不悟者矣昨在皋蘭一士夫問子水簾洞驪山老母去君治差近子無以應捧腹而已

龍虎山隸廣信府貴溪縣山不甚高砂水迴抱若龍虎然真人宅坐北面江其南岸即桂州故夏相國言舊居也惟上清宮老樹參天宮觀宏敞前代碑版照

映差可遊息形家言凡水西流者出仙佛此地水蓋西流也真人以冢嫡相傳不必盡知符籙符籙則宮觀道士爲之從真人請印押而已予嘗索其玉印視之一長二寸一分四寧不可辨真人謂是自漢時相傳篆則天神姓名玉菜色一長一寸五分內硃文陽平治都功印玉羊脂色刻甚精工云是宋時物一廣長三寸五分亦篆陽平治都功印則明世宗倣宋印出上賜也真人出入八騶等倫動戚公移書掌教真人封版條示徑書天師府矣分貽投贈一符之外無他告邪祟者閒有之近地亦不甚驗板輿一度常山則憩牒紛紛豈貴遠賤近鬼神亦爾耶

度隴而西皆板屋渡河而西皆土屋立夏以後羣率婦子棲宿簷端薄暮平明衾枕燜列大率近邊沙磧多風少雨多雪少霜耕者不藉雨力四山積雪經夏如新日烈雪消而河滿渠滿矣記魏伐北涼崔浩折李順曰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能通渠灌溉雖魏主卒用其策成功而情形殊不爾莊浪一帶每夏輒隕雹殺稼農家各藤錢供喇嘛一僧謂能書符止雹或

陰風繚布雲氣西流喇嘛輒望空指畫梵語喃喃幸
菴不時至卽自以爲功土人皆呼菴曰硬雨子謂可
對柔風次兒翰遠笑謂不若就土人語對歆風更爲
警切記宋紹興十七年臨安雨雹太學屋瓦俱碎學
官申請修葢諱言雨雹遂稱硬雨是方言亦有所本
信州近浙朱南渡後文章理學節義之士獨盛是州
如汪公應辰謝公枋得尤蓍謝公祠在郡城水南春
秋蘋藻尚隸官司守祠生葢亦徵矣汪公祠在玉山
城內子曾肅拜祠下嗣孫四五聚族而居自稱門祚
衰落上辱先人雖守業農桑而應對嫻雅猶復見君
子之澤焉

豫章楚地好巫嚴祀鬼神淫祠無地無之子所見者
石人殷在上饒縣神姓朱不知所起每歲男女進香
充斥衢路少不謹譏罰立見必跌傷而耳他無恙也
仙女廟在新建縣西山凡官司而兩則拜香延請置
廳邊之又久必求執筆若成不必見寄他日得附大
集中以傳足矣足矣讀之頗訝其語不辭至十月於
陳階六少參所得先生訃音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捐
館而來書則寄於六月之六日也嗚呼東南風雅一

時頓盡豈獨某有梁木之痛哉今先生墓草已宿而所屬之言尚無成稿宏之負先生多矣

先大夫誠一先生負性方嚴從無妄語中年多病學養生家言危坐竟日於甲申四月棄不孝孤等死生之際豁如也自題壁曰身不可支心卻挈定生或偶然死則靜聽又書禮經敛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言示宏毅寬等今寶其遺墨藏之家廟而宏等兄弟三人曾不能少光先德自墮庸常一思之一淚也壬子又五月初六日宏泣記

周公長屏名之藩不詳何許人明末唐藩建號都閩長屏以總兵晉伯爵唐王自延津由汀將移兩粵大兵日夜急行追及於汀兵已入城而唐王始得報急遣出行宮周公間難趨行在過勁騎數十大聲自呼曰我即唐王意欲詭辭脫主於難也竟矢集其身如蝟遂死時淳暑暴尸或蠅蟲出而周公已死五日玉色瑩然今奉 皇恩采輯明史槩覓忌諱此亦在所錄也

于公名永綬閩東人順治丁亥戊子閒鎮汀州時金聲桓變於江西贛州圍急汀閩與贛鄰逆使逆書一日三四至公焚書斬使意氣益凌厲又四鄉羣盜蜂起十里外不能通往來斗米數金城中蓋藏俱盡公撫循優游若行無事東西關時報賊警公從席間指授將士笑撫其背曰肯爲老子一行乎協將高公守貴亦勇敢善戰隨意馳數騎出七箸未停而賊級纍纍繫馬首還矣手巵酒慰勞絕不張皇汀免於難而七邑不致從風靡者于公之力也公素彊壯一日偶示微疾索衣冠坐堂皇瞑目而逝功德所被汀人固不敢忘尸祝生死之際來去修

河西五涼遞起蒙遜則建都張掖數主皆能文得士疑有一二篇章尚留碑版索之三年無片石可語僅龍王廟有元夏一碑猶存亦絕不成理今錄於左敕鎮甘郡境內黑水河上下所有隱顯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龍神樹神土地諸神等咸聽朕命昔賢覺聖光菩薩震憫此河年年暴漲漂蕩人畜故以大慈悲興建此橋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霑安濟之福斯誠利國便民之大端也朕昔已曾親

臨此橋嘉美賢覺興造之功仍罄虔懇躬祭汝諸神等自是之後水患頓息固知諸神冥歆朕意陰加擁祐之所致也今朕載啓精虔幸冀汝等諸多靈神廓慈悲之心恢濟度之德重加神力密運威靈庶幾水患永息橋道久長令此諸方有情俱蒙利益佑我邦家則豈惟上合十方諸聖之心抑亦可副朕之宏願也諸神鑒之毋替朕命大夏乾祐七年歲次丙申九月二十五日立石按丙申則宋徽宗大觀之六年也

通州宋又玉言前年客曹縣見所爲西仙者西仙蓋狐妖依武氏瞽子數年客欲見西仙先令瞽子通介紹客設酒果堂上又爲西仙設一席於別榻獨不置燭雖不見西仙飲食而餘滴沾濡几案所棄果核擲地鏗然有聲久之滅燭延客對語相隔僅尺每一客各先問姓字通殷勤序致委宛了不異人獨其聲微細多在喉間因自歎息云公等學道甚易若子等能學爲人行立蓋不知經幾磨鍊矣有客曰聞西仙能琵琶肯爲客一鼓乎舉琵琶授之西仙快作數弄淒清悲惋殆難爲懷瞽子琵琶亦獨步一時則西仙所

昭代叢書 己集 仁恕堂筆記 卷第二十五 三四 世楷堂藏板

敢犯也繼見一久居海上者問之云信然

所見燐火皆或合或離人即之則散惟宋又玉言曾於安邱同劉君正學乘馬夜出燐火大如箕聚一叢木上劉君以鞭揮之火隨鞭散作數千百點著劉君衣袂鞭鐙閒星激電轉繞逐不休劉君策馬急走約五里許近城乃滅

順治庚子年吉安山中忽出異蜂與常蜂稍別兩翅黑黃色相間首隱隱作王字不知何祥倡始遂傳爲瘟大王訛俗相傳沿江七百里一時閧動浸淫至南

自脩城家各畫其像懸戶上或一蜂飛集其家則舉室惶恐叩頭謝罪無賴道士遂以硃盒貯之戴之於首覆以紅錦導以鼓吹沿街募化香楮山積時家弟宣巖令南昌當事檄縣力爲禁止弟以爲民甚愚而不拔其源禁愈嚴犯者將愈衆乃佯爲不知者他日遇道士謂爲恭敬願見所爲瘟大王者取視之大笑曰此牛蜂也本黽向讀書山中日常見之將瘟大王捽死地上執香首柄之仍釘其蜂於柱閒不一日而各街市寂然矣然弟實未嘗見此亦並無所謂牛蜂者蓋不以所親見者實之而漫爲禁令小民之愚終不可解也此與孔道輔擊蛇事相類郡中二三大老甚爲聾節稱之

吾邑兄弟俱顯者惟鍾公文傑最著兩公皆進士高等同官於朝俊爲文選郎傑署武選郎假歸里俊公和氣下人卽簿尉手板亦卻傑公頗崖岸雖至戚大弁不少假顏色久之俊公改大參傑公領郡東粵部內有老孝廉公甚易之繇孝廉及第不無他語而公快快竟卒於任俊公壽考有孫登鄉書且後嗣亦姑妄聽之耳

貴溪縣仙巖離上清宮五里有石壁數十丈下臨潭水深不可測石壁有孔大小不一中各有木植或爲居者爲倉廒爲擱戈有木馬架木若將事新創者其木植

根條一一可數或云好事者所爲以數十丈臨深潭之絕壁而置木其中好事者鑿空釣奇亦不至此卽云果好事者所爲歷千百年曾無朽蠹抑豈人力所致宋晁無咎詩云稽天巨浸洗南荒尚有千峯骨立彊民未降邱應宅此舉頭石壁有囷倉洪荒之初安得有囷倉木馬之製以意揣摩更滋謬誤

貴溪相公以青詞受知最中明世宗皇帝意有賜莊在信州郡城西河之南曰鷗今改爲白鷗當時之亭臺花樹已蕩爲寒煙矣其河之北曰寶澤樓葢貯賜書與敕也樓高數仞廣廡數畝雖欄檻傾斜而楹礎宛列眞傑構也閩人曹能始爲賦丹樓行所云君不見信州丞相第十二高樓稱綺麗雕甍共倚黃金堂繡柱遥連白玉砌其壯麗可知公無子以其女之吳姓者守之東偏退食之堂爲豪彊所踞子理郡時曾爲清出以還舊觀時與同郡諸公肅拜公像登樓眺望頗盡今昔山川之感今羣逆啸聚止事干戈不識數椽仍復罰否井州之念何日忘之

皮袋南中所無予至秦羣閒始見之割牛羊去其首

剜肉空中大者受一石小者受三五斗俗曰混沌卽古所謂鴟夷也然用之以盛糧食而已今大師渡蘭州浮梁斷絕將軍張公出新意聯十六袋爲一桟架木其上傍各用四袋爲飛帶如船之有槳每桟可渡馬五渡人二十草土平鋪穩於舟楫亦登壇冊中所當備考也漢書載鄧訓發湟中卒六千令任尙將之渡河縫革爲船或卽師此意歟

昌邑隸南昌水行百里漢昌邑廢後封海昏侯此其舊都也考漢書武帝以山陽郡爲昌邑王國山陽屬齊地昌邑廢爲海昏故此仍其舊名然沮洳澤國地異金墉置萬乘之廢主於斯寓無過慮兒旣侯海昏何尙襲舊號此不可解

降乩之術是處有之止懸筆畫灰而止壽州周顧雨孝廉爲余言戊子己丑間彼州有乩仙壇國奉之若狂斷人禍福立驗稍閒又能爲人點定詩文朝置卷案上移刻取之則硃墨爛斑一甲乙矣或病而乞藥者丸散咀片隨時而至藥物皆極精良鬼徑與人加減更奇也業師李公元仲言於宣城學諳乩之法

詞曰長安萬里月杜陵三月春一茗一爐香清風來
古人焚紙召呼須臾即至每愛其詞甚古今閨庚己
編乃知為周岐鳳上吊之作岐鳳錯江陰萬歷初年
人至無行粗有文言豈洞府仙才論文墨不計賢愚
耶

辛亥秋予令永新學使按部予當送諸生應試一日
揭案予門人孝廉晏 睿白予曰有府學郭生大干應
本年正貢不謂文課誤為學使所黜子曰此乖戈功
名也明蚤當為學使公言之次日予謂學使公云此
生積苦數十年臨貢而被黜非獨功名可念恐性命
將亦不保學使公悶然即為之改置四等子實不識
郭生為何許人也及予回寓令一生執藝請教子盛
賚其文云今案發想在商等某生曰某原次貢今有
同學郭生被黜而某當應首貢有子某考案第二即
亦應補郭生庶缺子應之曰若係郭大干則子已懇
之學使提至四等矣某生一時失色而退迹之則此
生所弄伎倆無一郭生而已得貢子得廩而取之也
心甚惡之不效月自那來者言某生為人命牽連罰

禁死矣不但已不得貢而其子丁艱即他廩缺出亦
不得敘補始作計兩得之而遂兩失之小人行險之
報可畏如此

甘州極邊經歲無雷無日無風郭定襄所謂山遠四
時皆見雪地高經歲不聞雷也其風大者為黃風更
大者為黑風黑風一起則咫尺不辨人空中火光如
電頭以為異後見旋顯卿天文記云風為陽氣無形
也惟風極盛則陽氣所聚極厚故有色可見而赤如
火極明處則風必極盛然後知不讀書窮理不無多

見少怪耳

南燕主德仕秦為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
於張掖德從秦主堅寇淮南留金刀與其母別及德
與燕王垂舉兵山東張掖太守符昌收納及德諸子
皆殺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檄
呼延平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
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
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涼
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為超娶

其女超後東奔襲德位呼延平保孤一節何異程嬰公孫杵超分閒位事不甚傳而甘州地僻誌殘又不見於記乘故特表而出之

永新縣春秋賽會各鄉事劉先生爲案神偶兩鄉爭道後先互鬨於縣詞稱彼家劉備欺我家劉備予閱之大笑當堂作洛陽春一闋笑殺兩家劉備空爭閒氣一身且自不相容還要拽圖結義多是小人生事有何干係輕輕十板各歸家還算縣官省事各扑其首事而遣之偶閱楊升庵丹鉛雜錄載兩鄉各祀觀

音大士大鄉者語小鄉者曰我大鄉觀音應稱姑汝小鄉觀音合稱婢女眞堪絕倒鄉愚好勝無知今古老辭不果去臨別予賦五言古詩二十韻送之公忽拂然見顏色予急不知何以久之閱竟乃大言詩非不好此官成之事秀才家便做他將何功夫去辦衆子業子乃感而欲泣前輩汲引後進一片至誠之心如此聞公在蜀每學使則專談兵及爲巡撫又專談文時獻賊逼成都朝議急遣人代公新撫至不十日而城陷公已出境聞報大哭曰十日而城破豈新撫事仍我責也繼住重慶爲賊所執賊詈之曰陳窮鬼爾在任子不破城正欲生爾反自來尋死也公罵

有南昌新舊守交代同席一公目之而笑曰此乃出像滕王閣序也一個是南昌故郡一個是洪都新府可爲雅謔

陳公士奇字平人又字弓南漳州人驚才異辟談論鋒生駢語詩篇十行立下辛巳秉憲贛州其居官廉潔有人所不堪者題一聯於內室云任僕輩衙中終

不絕口與蜀王各縛一柱碎而殺之公才如鮑明遠
清如吳隱之忠如段秀實他日作史者不知當置公
何等

閣部呂公大器號東川蜀人丙戌唐王稱號福州公
亦入閩見時事不可爲遂辭去至臨汀子得見之每
一談時事言與淚俱其贈子詩有細雨霏霏已淚旬
豈疑天日久沈淪又曰會看君文成鳳彩漫云我技
參龍馴感慨之旨可見時有以口舌得官者舊屬公
薦拔即貴顯十及門終不一見行李半肩扁舟東下
予送之河干執手太息曰異日相逢想是麻衣草履
矣揮淚嗄咽不能出聲風規棄止眞大臣也

舊閩小史載廣明之亂黃巢得脫身爲僧後有人於
天津橋上見其題詩云二十年前草上飛鐵衣弛盡
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閒凭欄干聲落暉此乃元
微之贈智度師絕句也下三句皆同唯首句云三陷
思明三突圍耳不識何爲妄改附之黃巢想亦其徒
爲之如張魯天兵解盧循以爲水仙耳

甘州城西南隅有忠武王廟俗呼爲土王廟其對號

夢公斷獄吏曰兩年受爾辛勤今我欲還鄉矣吏神其事具以白令不半日而得　俞旨許其歸葬矣起攢棺改襲身面如生無稍朽敗公就義從容詩文若干篇子業師李元仲刻之成帙公蒙難經年惟藏一小金簪托逆旅主人歸其幼子而已

沿邊墩臺極爲要害日夜瞭望至皋烽永樂十七年七月十二日特降敕書各處墩務要增築高厚於烟墩上取貯五箇月糧食柴薪并置藥弩於上就煙墩傍邊開井外包圍煙墩相平使外面望之只是一箇煙燉不知其中有井務要堅厚勿致坍塌故地不敢丈兵不三人儻然一旦傷也今營制廢弛將備不過遣一老卒遽故事墩軍每日下墩沿村落市飲飢數枚充腹而已豁拳至墩下可一人縛之以去卽不然一人當門守之不兩日墩軍飢渴死矣

時與守邊將校坐談云守邊雖恃馬力而取捷全在步兵兩人以馬爲命一離馬則趨走健捷不如漢兒決不敢下馬搏人凡遇敵五十步外步兵立定陣腳用強弓大砲一齊競發敵一騎倒則齊奔逸所謂敗不羞走也然後用馬兵追之則百戰百勝讀漢書云李廣李陵遇敵急皆下馬解鞍不獨設疑欺敵蓋亦取勝之道也

鮰魚產江水中江西惟南昌縣河泊所一處有之上下不過十里而已此魚非土產必湖江水而上但自湖口入鄱湖由吳城抵會省約五六百里曾不獲寸鱗而必網之於河泊所豈此六百里地鮰魚皆潛行而過耶此極理之不可解勿出時率千錢一尾非達官巨賈不得沾嘗陸文裕公叔圭雜記謂江西人以

鯖魚爲癘魚棄之不食不知何所聞同邑林公有鼎號笏山博極羣書有明經仕爲學官有詠懷一絕云綠楊千樹水繽紛黃鳥一聲山寂寞試叩柴扉訪故人此身便是遼東鶴高致絕可想見每欲於諸孫扮其全同邑康公諱以乂楊六太學江陵張文忠公延之西席鼎甲兩翰林其門生也後高選得和州守年滿乞歸兩翰林請於文忠欲爲其師地文忠曰康先生和州三載宦囊滿船矣康公負氣人人仕籍後從不一

字入政府且性沖淡致政歸產尙不及中人以炙手可熱之時而恬退如此前輩高風豈易及哉其子時亦舉於鄉淸文勝氣名噪一時

甘山者左爲度春堂故多隙地宜菜引水通池時其灌溉有葱有韮有芹有芥有胡荽有苜蓿有蘿蔔有枸杞有瓠有茄有赤根有紅白芍藥有蒨有扁豆有萱有葵葵土人不解食閱五月初七夜與兩兒及吳人宋又玉會食堂中命奴子引燭摘而煮之流匙甘滑七箸爲空因憶子瞻在黃州與子過種菜半畝終昭代叢書 己集 卷第二十五 三彭 世楷堂藏板

年飽食爲作詩曰秋來霜露滿東園盡覆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當斯絕塞天邊干戈窖如昨竹猶得父子友生燒羊油燭說閒話飽啜菜粥修矣哉天之相吾父子也因筆記之他日亂定歸里聚首邱閭數往事取其日月而覆按之亦可引首而一想也

長兒文遠手抄古史若干卷鼓篋雍中攜入都門甲寅十月省余張掖時閱余將赴洮岷因留其書於臯蘭旅舍繼臯蘭亂起擬此帙并付咸陽一燄矣乙卯五月之二日有鬻其書於張掖市中者乃以青蚨五百贖歸之書遊萬里時接亂離故物頓還青氈無恙天下何一而非數哉家園萬里之隔聚合應自有期或將以斯篇爲兆乎

前朝功令最寬如演戲不許扮歷代帝王聖賢此載在刑書也若武宗南巡係當代人主覓演登場矣宰相入串本惟分宜父子最盛大約皆認誤之詞至於商文毅三元記尤可笑別紀載文毅公父爲府吏時太守適見吏舍有光遂之非火謂有閨秀吏家有何昭代叢書 己集 卷第二十五 三彭 世楷堂藏板

事云商某夜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此子必貴善撫之且事非遠代其家傳誌在人耳目而院本裝演種種不經且公後代人文墨出何不能舉其坊本而燬之死後是非誰管得滿街爭唱蔡中郎作俑者誰是耶

言邊產曰野馬黃羊黃羊毛不堪織肉味比家羊稍淡又有石羊一種僑捷騰躍非羅者所能取多以火鎗獲之其皮細膩如豹染色作久不毀爲衣鞴材輕且軟非江以南麋鹿可比若業文菲所云甘肅一帶有

養羊取其腹脂而羊復生則目所未見卽問之土人無有也比見寧波頒六息云涼州爲人牧羊者擇羊肥腯者私刺其腹流脂可半合取爲膏燭之用羊雖瘦損而無害則是隨羊皆可取又不獨饕羊矣

哈密在前朝爲衛雖屬要荒替襲皆隸兵部近今則覊縻而已其入貢有期貢之物爲玉爲馬非獨充庭實其意多在攜彼國之物貨中土茶布以歸利不貲也康熙十二年貢使過甘來謁余察其一二人色似通漢語者再三詰之則云原係熟猓因亂後還本國告匱運輸難於鬼工借貸幾如戶索乃今不同如此

晉末五涼呂光據姑臧卽今涼州乞伏據金城卽今蘭州蒙遜據張掖卽今甘州方圓不過二千里地當時各自立國俱有百職官司且史盛稱其宮室殿亭女謁賞賚華靡之費且彼此交師用兵或至十萬二十萬又各屢月經年其才力必不能取資中土不識當時何所置辦茂康熙乙卯逆賊踞河東河西大師進勦兵不滿三萬協濟之銀不至者纔七月而官司

人謂文文山正氣君子而名其子曰佛生道生殊不解有一事極相類歐陽文忠與一僧坐次極論佛法之非僧曰公不好佛何名其子曰僧公笑曰正如名子以奴以犬賤之耳

維揚福緣庵僧德宗言之者愛憎各半而余所見則稍異辛卯春余與業師楊叔夜以應貢赴都偶與楊公閒遊至庵中公與余皆科頭跣履不殊行商德宗忽延入揖坐曰兩公皆入京廷試者指楊曰不日得

官可二子送老指余曰科目中人筮仕多在江西楊公廷試後卽就教職時正艱舉息後果得二子而沒余以甲午舉於都門初授得司李信州而改授又得吉安永新令何其言之不爽若是

蘇子瞻均戶口策略內云爲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某官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閒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此所謂因人之情夫古人輕去其鄉卽小民猶願生斯哭斯寧食建業水不食武昌魚今欲使士大夫無故去其生長之閭里墳墓而遷徙之

事而妄附麗於余者過情之譽心嘗媿之繼令永新亦有瑣事堪記者二一丁姓妄控劉姓悔婚蓋鄉俗傳紅之日則各裂一手卷爲憑書兩姓之男女生辰其上丁與劉實鄰舊女之生辰素所熟也控之郡長監司舉手卷爲證而其中證又左右袒兩姓爭持卒不能決繼發余訊子先呼媒證問若媒乎當時劉得丁姓聘禮若干丁姓酬媒所請何客貲出不意支舉以對繼復呼丁姓者問之所對與媒證各參差固知其情之僞矣丁仍倔强不服予乃擘其手卷之詰子詒余詰詰其舉止功名士也何生死之際乃能若

頭視之其竹色青猶未落子笑謂丁曰若果訂婚三載卷軸竹色如新此非爾月內僞造者乎丁乃低頭服罪遂重拷之迄予任三載而丁不爲怨離縣時猶依依送百里外也又兒徒左梅伯者爲縣吏有叔豐財而吝梅伯鳩賊劫而殺之叔固無子梅伯佯爲之經理其喪繼獲餘賊始知導引者卽梅伯而梅伯聞信已逃矣予履任其叔之妻哭而訴於庭子既受詞陰迹梅伯所在則匿於鄰縣安福之宦家者二年因思若再急之則轉送而他遁徒予故爲緩詞曰此舊

事前官已不了余安能按之梅伯偵余不問數月聞浙一還其家其叔之妻又訴曰今仇人還家矣余又碎其詞逐之去梅伯膽益壯且漸而經理其叔之遺產其叔之妻據於堂曰謂公廉明能雪人冤故三年數控公今覓殺人者死而仇人且占寡婦田公皆不問稱公平日廉明虛語耳大噪於堂余乃佯怒批其牘曰止管田土不管人命梅伯亦自得次日竟襲衣冠走縣謝理予謂汝果左梅伯乎曰然子笑曰亦勞予候之三載矣改批其牘曰單問人命不管田土爾毋怪官有悔筆也梅伯遂伏法蓋梅伯憑借勢力爲援而左右又多爲之耳目使當時急一追索則遠舉固匿終身不一獲矣

晉江黃相國東崖余曾見其所著國史唯疑於周元亮先生署中書約一尺許所載皆前明典故蓋相國久典著作晚席端揆事節皆所目擊固信書也元亮先生曾許爲之刊行竟不果今相國既作古人而周先生亦下世三載不識此書相國家尚存副本否相國於更代後酒後風生不無微疵後之感與元亮先生

傳書之約老人發怒其後則又曰不覺清酒三升狂談遽發蓋道實也 近見相國長公卿章云舊書經亂散失不全李子化舒云三山高宴客抄有副本

會典開載凡農家許著綢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著綢紗蓋前王陰寓重本抑末之意今無論細穀輕紈商賈者何限販豎暴於金貂邸店燦於川陸風俗民生亦可重爲歎息矣

乙卯平涼變起逆據秦州　禁旅合圍者五閱月城中糧盡殺人而食時吾友宰波顏六息從軍幕府聿來云聞城中初食馬馬盡食人肉價八錢一碗食人肉價不知此輩得錢更圖不忍聞而賣肉者以入錢定價不知此輩得錢更從何處用也

語云虎欲噬人先令其畏而後取之極爲有據余佃戶葉姓者夜飲醉歸一虎蹲踞其門誤以爲犬也舉足揮之虎遂弭耳而去次早視之則虎迹也丁酉春余在上杭有梅田洞一章姓爲虎所銜越五十里至

一寺門虎委其人於地竟呼寺僧求救甚急僧從門隙中望見虎反鍵其門不爲理虎又銜其人還之於家計二日往返將百里虎體曾無稀米傷亦異事聞李公司李固多欲者而子訟遂勝有無名子作一絕曰子告父兮父極刑法官想自出蟆蛤寬刑消得金千兩此律原來出孝經不數日民間皆傳誦之巡方風聞特糾而司李遂詒死前詩亦登啓事詩書匿名固令甲所禁而問官顛倒致來人言亦足恥矣

南昌滁椄有梅相公廟廣不數武其神最靈相傳爲漢將侮銅也歲首鄉人必虔而請乩降七言長句一

二首其一歲之水旱豐歉至科年則十三郡之科第多寡莫不驗若戊子金聲桓叛亂則竟直書其事矣近更傳爲舒梓溪狀元芬所憑其筆勢時有似公舊作者

余叔振三先生孝弟人也事王母不敢違色笑事先大人甚恭先大人病劇嘗籲神代死甚戚文名噪甚公卿爭求識面吳中張天陸及陳蝶庵曰閩中椅開卽明白填聚振三椅上亦不調私其爲四方推重如此性急功名愛朋友凡以窘乏請者卽典鬻應之

司郡縣多閩人俱公門下士多方曲譬公正色斥之僅以二等應試 大清應運公出入兩臬兩省城時兩臬以三等應試 大清應運公出入兩臬兩省城時兩臬數年繼入交趾遂爲大師所覆送至粵西

孫即數十年已燼之餘魂尙爲之句乞科第則生前
竿牘紛紛正自不怪耳
衣帛中見火人多以爲祥今靖逆侯張公曰此不足
異貂鼠被服寒夜偶拂拭之則火星數百點隨手逝
發後余在甘州署與西江馬生長如各覩見之數次
新羊皮及新絨衣皆有之乃知又不獨貂皮爲然
莆田林君華記余同年生爲余言其家曾主鄉試
於粤西其汲已數十年有藩幕乃科目謫官一日至
請投門生刺於其家其家檢乃祖試錄中無某生名

也意或其家之子弟游客以入問其故云前生名某
曾中某科某公座師也舉座駭然亦不甚信休囚
衣冠望族取其宋世之像十許軸及主考粵西者之
像雜試之某獨指主考前展拜殷勤垂涕不止夫再
生之事固不敢見而且更認其前生之座主更爲奇
聞
夜者日之餘正不當只餘視之古人謂惜光陰光
者日陰者夜也欲感悲歡平分各半毎論高牧騁賞
有子嗣顧自淨身許入宮中訓女官時有十餘人後

獨王振官至太監王振之惡備具史冊而云出身於
官此事未經聞見至奉詔以教官淨身供奉內庭尤
從古未有之事
永新前令莊公 祖詰蜀人服官廉謹一日正坐堂皇
忽一老人巾帽直視策杖而入莊公疾趨迎之左右
侍吏咸不知所以公擁老人進後宅拜跪惟謹老人
曰若父恐爾不能官年老不能自來令我執杖視爾
昨至縣兩日知爾與百姓頗相宜稍不謹則杖爾而
歸矣莊公受命唯唯乃知係公母舅也言已遂起身

出戶莊公跪懇再三曰數千里相過寧忍遽去老人
爲勉留一宿次日遂行爲請介舟與亦不許莊公徒
步送之數十里外牽衣慟哭而返嗟夫是父是子是
甥是舅近代寧有第二人乎莊公後仕至南少司農
吾汀與豫章接壤凡見迂闊拘牽者率名之曰牛毛
先生及余令永新乃知爲劉髯先生而外郡稱傳之
誤也先生卽永新文安公定之之父所傳授室之日
與燭告天曰爲宗祖求嗣途中遇雨愈緩步安行曰
寧可淫衣不可亂步閒之邑人皆其實錄

臨川進士吳生 天啓以癸卯舉於鄉余本房所取士
也未揭曉鄉人咸夢其得雋云吳家八年舉人吳忌
八年之識不欲赴公車余勉之入都遂登庚戌第計
癸卯至庚戌正八年耳又新建進士夏君以鋒屢踏
選場時夢鬼揶揄之曰爾靠文章如何想中心不無
恨恨繼甲辰令下改八比爲策論夏自負其必捷也
已而果然

青原山在廬陵縣河之南十里邑之紳士奉無可和
尙住之無可卽前明翰林方公以智也祖庭故有荆
樹枯謝已數十年無可至則榮茂如昔辛亥正月忽
有虎入寺中噬韋馱一足而去及夏無可爲他事憲
累逐卒道中學佛人當在死生榮辱之外而卒不能
逃機祥眹兆之中何也
夜卜卽唐人詞中所謂鏡聽思思太守趙公名鉉號
懷泉余妻家從祖科試時有夜卜獲雋姓名者值一
人舉燭行月下一夯人曰雨昭月耶而公果入彀公
以十九登賢書從縣令起家歷民部郎至太守二十
五而入仕五十而告歸適當入覲自乞身於大部旨

下日他罷者皆潛身出都公獨投名單鴻臚辭朝謝恩而出人以爲榮眞太平盛事也公歸林下三十餘年壽至八十四而卒

晉江御史楊公旬瑛故大學士景辰子也學士艱於進取年已壯尙未隸庠序偶夢一人持斧至其家詰旦而御史生學士語其夫人曰吾讀書數十年而難一諸生旦夢持斧人而又棄子他日一樵夫耳心甚不樂繼學士驟貴而御史以丁卯舉于鄉數上春官不第因祈夢於神夢神引之詣一井令其自照見已斛也蓋百升爲十斗十斗爲一石則唐之斛卽今之

斛也蓋百升爲十斗十斗爲一石則唐之斛卽今之石也今制皆以五斗爲一斛斛式須之戶部歲秋成官司銖黍較定然後頒各郡縣收由入增減者論如法

俗文謂曰刀爲居諸是以助辭爲正義矣謂兄弟爲友于是臨文而歌後矣卽名賢筆墨亦多不免若吳越人呼人壻曰令坦蓋用王導少東牀事則語意更謬古人謂壻爲倩妹夫爲妹倩倩者美也未見今人有呼之者

凡人之不思者北謂之傻南謂之缺而吾汀方言則

謂之杏莫詳其義久乃悟之蓋謂呆也呆字嫌於直
指故轉口於下而名曰杏乃知里語方言細思各有
義意人坐習焉不察耳

嘉隆間徐公子與爲汀州太守宗公子相督學閩中
按部臨汀日與徐公選勝賦詩邑諸生黃君公甫字
心湖文章雅士能爲大書兩公載之與俱杯酒笑言
無閒日今朝斗霽靄諸巖兩公詩版纍纍皆心湖筆
也一日試案揭心湖僅列平等宗公爲一拱手曰未
曾高拔心湖固不肯私干而宗公亦不私爲去取前

輩高致如此

余聞同官巫公繼揮云其鄉有余君名彥者與李君
名履素者爲舊交一日偶值於途李謔之曰一春魚
雁無消息余即起揖曰又手忙將禮數迎崇禎中有
馬平葉公璋令長汀梁翁王公行可令武平王緑韋
論罷葉往訟之笑曰爲甚的武陵平人抱罔悠悠王
荅曰長亭汀短亭那管人愁罔一用浣紗記語一用
玉簪記語隨口便給真雅謔也

浙逞徐巨源先生名世溥本公卿子年少時才名驟

起然纖言惡謔頗爲世忌南昌舊相劉文端公子假
還里製一舟於東湖楫之曰此水月觀音現眞開府相公家也文端時在揆席
而其兄正開府浙中文端聞之即日毀楫

江陵張相沒後言者交攻家籍沒且戍其子當時亦
有議爲秦眞寡恩者其子翰林楚修適戍所途中歌
詠語多感激不平逢萬字輒書南昌生逃
萬壽宮壁間一詩倘在翰林閟昧於臣不仇君之大
義而當時文網之寬倘可想見

永定吳君某高視不羈爲人豎矜抗爽與余通家舊
好也論文以五行相配故自號五宗道人偶飯僧見
一遊僧能兼數十人食心異之送延至其家僧多幻
術吳留之數月冀盡其學吳之內人殊不喜所爲屢
止之每具盤飧不無畧讓僧輒先事而知吳益神其
術一夜同僧坐吳欲入內寢曰奈重門已扃何僧曰
無難也書寸符於吳掌中門隨掌啓直至房闥其妻
駭然不數日其妻病且卒殮畢僧辭吳他適有鄉人
於百里外見其妻與僧偕行形色慘悴泣涕不止遣

人尾之蹤迹杳然隨啓墳驗視一空棺而已書之爲好奇者戒

雲間王勝時爲余言郡中宋孝廉幼清任俠多計數常有事於蘇州迫除夕恐不得即抵舍欲泛太湖以歸而湖中又多盜乃市數面具幷多市燈燭于舟中自服五通神袍服令僕從帶面具執旛旗左右侍門宵回起燈燭熒然戒其僕從曰如遇盜但疾棹以進不得聲一語也至夜中果有盜船數隻尾之見水聲發發而舟中寂無人聲甫近舟望見率曰神船神船爲之綴以東渠綰髮亦如西人惟閨女則髮數十根

皆通去蓋俗事五通甚謹而又有神船常夜出之說爲一辮細膩整齊離離可數此頭雖住肉地猶髣髴故詭以示之也又聞戒子孫有約云易代後有出而仕者不得履吾墓今有至大官者率不敢展謁亦偉士也

每見士夫家斷玉殘銅用錦綈什襲珍重示客云此某代某朝物爲之一笑唐人故實載有司馬承禎天降白雲車及張騫乘海槎皆收在內府一時誣妄之談不知何人復杜撰其物以實之遂碌碌唐標揭藏弆上方

相傳李自成犯燕京自操矢射大明門以下非分之福因記漢天福閒護國節度使李守貞謀叛引弓指舐掌虎圈曰若吾有天命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僭亂奸人舉動相同如是

河西在處多番族故回紇種也久居內者曰熟番族大者種牛馬羊至千百蹄織毛毯爲屋頗漫山谷閒遠望若魚網然婦女面目獰惡多傭於漢人家計其傭日不過升粟也常服亦皆毛織者首飾閒雜白金爲之綴以東渠綰髮亦如西人惟閨女則髮數十根

爲一辮細膩整齊離離可數此頭雖住肉地猶髣髴酉人若中國之佃戶焉歲一至取其羊裔爲賦名曰討天巴酉人內犯率番族爲之耳目亦勢不得不爲之驅使耳有罪則官司逮問至公庭率匍匐蛇行不敢仰視受鞭杖計其皆若更甚於刀鋸自辯理則曰我是白人白者言無罪也朱談菟亦云羌人以心順爲心白人心逆爲心黑人

昔人謂韓退之衰齊解云角者吾知其爲牛觜者吾知其爲馬是全學史記老子傳烏吾知其能飛獸吾

知其能走諸語余謂不獨此卽諫佛國表第次年代亦全用尚書無逸篇中句法李臨淮視師壁壘一新豈眞盡易汾陽之旌旄部曲哉亦顧其變化何如耳

鶴胎生兎口生兩物人畜之者甚多而卒未有定其說者豈鶴畜於家遂不孕而兎多夜產人不及見之耶近至西嶽廟見道士畜二鶴雛皆抱卵而出不知胎生之說今古何緣謬誤

塞上人以餞別爲重禮或宦遊南去賈客東歸率皆攜置樽罍招邀郭外紅氈密地毳帳如鱗荒墩古戍之閒旣易生其淒感人圍馬住頗極纏綿更時有密識妖姬牽驢道左偷啼背面送曲添杯行者停車助其歎悼登高望盡惆悵歸途此猶古遺風亦邊人之善俗也

韓昌黎倔強一生半語不肯假借如詠謝自然詩則曰向洛於帝羌州隨返戈而西據秦州繼據平涼遊騎已抵伏羌會帝聞南北路皆斷河東西一日數驚坂人意欲待蜀兵大至恐河西兵猝起乃貽撫軍及提鎮書抄其待罪疏藁云已約束兵馬靜候處分計實從師也又適奉　諭旨許其湔雪撫軍恐進師逗之亂

漢之亡也劉淵起而蒙劉姓仍漢號曰吾漢外甥也爲漢建立宗廟唐之亡也李存勗起而蒙李姓仍唐號曰吾唐賜姓也爲唐修復諸陵人皆出於外邦專

皆起於易代古今興亡關鍵遂有相同若此者

考察大計前明時有以太常卿奉敕典察者自王三原後事權乃歸銓部其部侍郎奉敕典察者自王三原後事權乃歸銓部其

進退黜陟亦不盡由撫按撫按乙者大部得甲之撫按舉者大部得黜之蓋時四司官固分畛省而又多屬人望今一聽之督撫品題大部曾不能爭一與奪

猶云閉門磨勘或以年歲參差考語互異少一駁查竣事正魏薛琡所云勘簿呼名一吏能了之耳

乙卯蘭州之變其首逆爲馬洪吳承印先是平涼提督兵潰於甲寅冬十二月初四日殺督師經略莫公

將愈速乃止援師境外然各路之兵抵蘭者已五千餘矣正月遂陷鞏昌二月之一日守將曾文耀叛又陷臨洮撫軍遣左右營守備馬洪吳承印領兵駐防沙泥站站去蘭一百二十里文耀前撫標守備也與洪承印故密文耀叛而洪與承印遂亦陰與賊通事稍稍聞撫軍防之急時將兵在外又勢不得卽撤遣左營遊擊張大選卽其營撫慰洪與承印各出不意語且劫大選歸賊大選詭計得脫然猶在沙泥站未敢遂逼蘭州馬洪者狗種椅悍善騎射舊隸甘肅總

鎮孫公思克標兵承印則靖遠侯張公勇家奴也多計數亦便弓馬皆撫軍親所拔識置標下久屢積功至守備歲時且受撫軍裘馬金錢之賜無算因憤撫軍不見信遂自疑貳與城附緣二月之四日各路兵在蘭州者咸洶洶無鬬志適聞城外砲聲遂相率倡言賊兵已至東關坡矣少閒又曰賊已離城二里矣撫軍華公善臬司伊公圖計曰卽在此誰與守者徒死耳曷若西而請兵遂渡河而西時河橋久拆春冰初解男女奔潰號呼而不得渡且胥溺者若干人洪

與承印於初六日始引兵赴郭外猶未敢入城繼見市里空虛與承印頓足曰上官西去吾輩而罪皆坐我等我等死不能自救將爲據城計時河西提鎮三路之兵俱集莊涼會商并進西寧總鎮王公進寶先引數騎至安定堡堡去蘭州僅四十里公欲乘賊謀未定出奇計潛兵渡上流破賊諸將率以河流洶湧公大將勸公少留公慨曰國事有靈我當得渡如天意佑賊我死亦分也涕泗橫流縛木作椎跳身先上諸將士不得已隨尾從之賊塘馬十數猝相遇不意王公身來也猶問西邊兵何時可至公手起刀落竟長驅直抵城下賊始斂兵入城三月三日提督張公遂揮兵肉薄以登城上矢石如雨不克上我兵隨移營龍尾山可俯瞰城中賊故示閒暇日奏鼓吹擁蓋巡城傳呼之聲達城外又令數婦人豔粧侍左右彈琵琶送酒時令一二無賴踞坐城口慢罵憤怒我師將帥與諸將計曰急攻之且傷士卒之半莫若先翦其援兵之路若不過自守遊魂耳何能爲乃合兵環圍之而別出奇計

商王公潛兵取臨洮適孫公亦自蘆塘渡河取靖遠
而洪與承印固守蘆墅城中糧料具盡取新木屑其
仲和兩庫官茶以飼馬斗米至十餘金盡斧城中公
廨以爲薪纍城中饑民有欲翻城應者洪稽察嚴密
卒不得出洪又有心腹數人每夜泅黃河而渡從間
道走平涼請救六七往返平涼漫應之曰且固守援
兵不日卽發矣平涼實自救不暇無能遣一卒也至
閏五月二十七日我師復秦州提督張公逼鞏昌城
亦聞風輸款洪與承印力竭乃以六月二十七日棄
城降七月初一日馬洪自恐罪大不能苟生單騎出
城謀遁去麾兵追八十里至御林溝及之洪馬蹶乃
下馬持刀坐語追兵曰來來吾死命若等何苦相迫
每前輒僞一人逆兵皆遥立百步外叢射之乃死斬
其首以報繫其兄中丞七十六矣初三日承印見洪死
抱媿自經官司收其尸將之遠厚誣盧生生年少能
亦先殺其妻子自刎死計自二月之三日圍城迄至
文當事咸欲直之無能也遁有一少年臨刑閱案泚
六月二十七日降連門計一百七十有六日是役也
筆大書其牘曰女子宵行豈無桑間之約書生夜遇
一僧禪小室耳偶亂據守遂彌六月非諸將帥之力
難免柳下之懷承問者益不敢翻成案盧生坐犴狴
幾二十年後有司理李公心疑是獄令瑣審於城隍
先覺其援師計寫白鏹行閒將士勞勩不必言而洞

廟先繫盧生與婢兩犯於神座下傳令不許一役得近而李公先已隱入於神帳中聽所語盧一見婢極罵曰我與若何仇致我死地婢曰不得已也前已掐承今何敢改口李公得其情一鞫而白問官乘輿一時批牘之詞遂使無辜滯二十年之冤獄可不慎哉盧生晚猶得貢出仕爲教官

莊浪紅塵驛軍莊姓者有婦而寡僅生一女已許字人矣至十二歲忽變爲男子女產不能自明及就婚之夕其夫嘆而開之官乃斷莊姓以聘禮還之夫家

聽其別娶而夫之母憐是女之婉孌也又以其女字之今名莊啓盛現爲莊浪廳書役女化爲男固爲妖妄而里中咸云驛卒之妻貧能立節天蓋不欲斬莊氏之嗣也近丁巳秋又有莊浪之女子十五歲亦化爲男與莊啓盛事僅隔十年俱在莊浪不知他日應驗何屬

杜工部遊何將軍山林詩云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月支卽今甘肅地兩鎭志載井無所謂戎王子者而土人亦不曉其名杜註云戎王子卽獨活蓋獨活亦此地不產或云本草曰華子卽獨活一名戎王使者然杜詩云神農竟不知而今謂本草云云豈不當面蛇足古人詩文有不必穿鑿求解者類是

向從萊陽趨淮浦於諸城卽墨道上見廢垠如城蓮山斷谷有小廟祀孟姜女問之土人云此始皇所築長城也按秦築長城在秦始皇之三十四年何以孟子七篇中先有華周杞梁之妻云云因思秦長城起臨洮抵遼東不應在齊楚之界又杞梁齊人何以入秦地近讀括地志載齊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緣河

歷泰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川卽西南兗州博州北東至密州琅琊臺入海然後諸疑始釋知孟姜所哭者齊之長城而非秦之長城蓋齊築長城非博識者不考秦之長城人咸知之故相沿至今而誤也再考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妻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爲之崩旣葬遂赴淄水死樂府有杞梁妻崔豹古今註云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梁乃殖字齊莊去始皇旣數百載而梁妻哭夫又非爲築城之故而唐貫休作賦遂云秦無道兮四海枯

把梁貞婦啼烏烏不知何據云然而余定以姜之所哭爲齊之長城而非秦之長城亦意揣之矣

南宋明帝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二百年期訖再啓是何等呆語若漢光武過湯沐地名父老賜復五年安敢遠期十載乎真帝王事也

父老請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

偶讀漢書高祖時陳豨反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趙相周昌請誅守尉高祖曰守尉反耶對曰否上曰是力不足耳其無罪

不過一兩三石求以四月開倉五月解期仍不徵而五月起解一半奈縣小民窮二月開徵則民間寫租十石方能貸銀一兩三月則可減至六石四月則

正月買新絲二月糴新穀最闊民間利害予令永新時方伯爲劉公遵予告之曰舊例徵以二月報開

一輿皁突起躍馬橫金卽九世卿族不羞爲伍古道蕩然能無三歎

王球坐乃得判耳齊中書舍人紀僧眞就武帝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敩謝淪我不得措此意若近代雖

人有一點之怨於我我必欲報人而曾不思人欲報我之怨者不知其幾輩也我有一點之恩於人便欲人報我而曾不思我未報人之恩不知其幾輩也

欽定四庫通政官名郡邑適相值率不拜官若李賀父名晉肅而忌者遂謂賀不當舉進士今人皆坦然不忌卽帝后名諱亦臨文不諱宋中書舍人宏與宗爲文帝愛遇帝謂曰卿欲作士人就陳子昂到玉篇南北征軍幕舍于張掖河河洲草木無他異者惟有仙人杖往往蔓生今余住張掖井無所謂仙人杖者惟有草根一種形如黃連盤根屈曲

有若杖然邊人取之實邊豆且用之供餽遺名曰延壽菜俗又稱鹿衕草觀伯玉所云怪其味甜則必係此種無疑也近讀化書云枸杞一名仙人杖豈有子而傳綽號更爲奇合

昂不識枸杞者定誤

向見小史誤讀分宜于江西鈔樹觀爲世宗修醮飛鶴繞壇事傳大內近見淮安黃閘壩前輩云淮安羽流皆能爲之凡建醮則書符名鶴或十數隻或一二十隻不等飛繞醮壇之側垂頸伸足極翔舞之致又云名鶴之符與請乩之符無二所焚香用降眞沈檀雜狼糞燒之則臨空直上鶴故徘徊不去也

晉荊州刺史魯爽扶南郡王義宣叛逆使征北府戶曹板譔宜等文曰丞相劉今補丞相名質皆板到奉行聞明末各將帥擁立桂王于滇中其支黨擅冊內閣皇帝一員皇后一口支撝若干云麾諫小人乘時喜亂衆動不經每每相似明正德中以國姓之嫌禁民間畜猪令下一時屠宰俱盡唐律以同姓李如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鯽公貴者決六十天下事眞無事無有對偶

偶以州縣名尋對如鳳翔龍游江陰山陽宜春寧夏神木仙居之類不可指屈若李鵠子郭雀兒俱帝王而傳綽號更爲奇合

明末李白成僭號闖中犯榆林原任總兵官侯公世祿與其舅李公昌祚約共死國賊縛之赴市刀劒如林李公曰倘捨死喉乾即李公曰偶渴耳豈畏死乎漂寓爭先就義此與南宋謝綽及范煌甥舅被戮時情事相類但謝范以逆兩公以義相去天淵也兩公既死僻地而記史者或不及載其詳故特筆之靈州明經孟彰先爲予述此

唐中宗朝景德四年正月五日御大明門帝后諸王公主朝臣聯句作栢梁體最醜者太平公主得句曰無心爲子孃求郎君臣媒婆已蹈顛風帝女登筵更爲狼藉不知是何風雅是何政體也

唐孫鮒父故畫工鮒拜官日舍人王徽當行制曰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物鮒終身爲恨宋呂大防軀幹長大而左僕射時蘇子瞻當制詞曰直大而方得坤卦六二之動大防亦

以為恨雖文人游戲筆墨詆嘲然褻王言亦甚矣

羅隱字昭諫餘杭人晚唐以詩擅名錢鏐霸越時辟為從事今豫章兩越入閩人儿事俗近怪者皆曰此僧經羅隱秀才說過俚語方言流傳委巷久之承承襲誤遂曰羅衣秀才矣婦人女子皆能言之不知昭諫固從何得此或五代閒別有稗官傳述如楊六郎李存孝等類種種不經之談惜今不詳始末

嘉靖閒王李七子惟謝茂秦以布衣與壇坫觀茂秦情色傲岸似不屑附麗富貴人成名王李諸公肯始

終損節推懷何妨雨成其是乃嘖有微言形諸柬牘若當時悔多一眇君子者豈意氣文章必盡冠進賢冕蔓不異中土而結實大長如馬乳色深紫味亦殊甘一枝千百顆大者在上細者下垂取而乾之大者為白蒲萄細者名瑣瑣非兩種也故俗呼為公領孫

始琪久玩繙結聊何怪山陰諸賢發不平之歎

小雅巧言篇躞躞蹁蹁雉鼠兔註躞蹁寫狡然塞上實有兔兔一種土人又名之曰跳兔視山兔差小足前長後短走則輒首軒尻所謂躞躞者正似然前賢註釋當必有據未敢以一知半見妄誣成書也偶誌之

候官許珏字天玉更號鐵堂春秋魁己卯鄉書出夏遠明視文書少意則以之掩其目問其名曰鼷鼠泉皆異之今自閩歸及士大夫無有不用之者豈明季

瑗公門詩文才致託始雲閒結納交遊車無停軌天

世廟以前此物尙少耶駿騶二字當置之爲後人考證原物之始

蘭州渡河以西人重氣尙武起戎行服金紫者比屋皆是故每科鄉試于甘肅特設聿字號寧夏設丁字號衙各中式一人隱寓右文意士夫溫文廉靜不喜聲華至於挽强弓騎�endprint馬三尺童子生而習之然實質朴有古風官長稍能自愛數十年後猶樂舉其姓字凡官長車騎所過百姓謁呵毀聲即曲室委巷必起立垂手俟過盡乃敢安坐否則父老羣相譙讓

此內地所絕無者質成於公庭一語折角率俯首受杖退無後言倘非心所厭服挺身直視不難飲忿捐生蓋易靜亦易動之因也大率仕宦其地者既不耐寒苦僥倖遷延度月滿考得除善地去而撫衰大吏又以邊庭空闊冀永平久不復多所規畫數千里用武之鄉處一線聶彝之界兵疲民窮百無可恃雖聖人在上荒服咸賓當事者不可不爲先事之計也

甲寅秋予自甘州量移常州旋被　命巡洮岷未渡河而洮岷陷次年乙卯二月賊遂陷蘭州大

昭代叢書 己集仁恕堂筆記 卷第二十五 三四 世楷堂藏板

帥東出甘州爲邊最西一牆外卽番彝雜處乘內亂兵單公然犯邊堡肆剽掠又蘭州聚兵滿萬需餉需芻粟如火當事乃復藉予巡甘州先是甲寅三月閩藩變起守將劉應麟據城以叛老母眷屬隔絕八千里外一時家國之難錯慮交心雨兒子從官署中日夕以寅沈而已余時或佯爲歡笑察其情事乃轉更悲也恐憂逆能傷人各令遞新舊事聚成卷帙去家遠故未攜書靖逆侯張公曾分書千餘卷又多所殘缺故篇中率皆憑臆之談殊

昭代叢書 己集仁恕堂筆記 卷第二十五 三五 世楷堂藏板

少訂證丙辰冬　王師入閩復汀州泰中亦大定請歸田奉母溫凊之予復再移朔方已未始得次偶定是篇付梓人嗟乎當覽筆絮語時豈遂望有今日是皆出驚悸愁歎之餘也何忍棄之謂將以博名高侈論斷非其實矣康熙辛酉上元日黎士宏媿曾再記

是卷乃家伯子偶筆之書雖里語方言閒收箋衍而今昔之是非治亂前哲之雅行嶽歟無不備載辛酉夏奉先淑人薄居廬小暇敢請授梓以公同

人吾子若孫尤當書紳銘帶比于顏氏家訓倘視爲集異諸皋徒資談柄豈不失伯子論著之初心哉弟士毅識

此媿曾參政備兵河西時從戎偶暇所述也筆意酷葵櫟園書影而持論正大似有過之參政少從李媿庵游學有師承詩文爲 本朝八閩人之冠昔梨洲先生嘗擬媿庵于沈亞之劉禹錫若參政者固何媿爲歐陽四門黃文江之嗣響耶癸卯季夏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續板橋雜記

續板橋雜記

續板橋雜記序

予初交孫二南韭。即丁珠泉名。今年夏。始得握手。溫文博雅。禮貌風生。與之上下其議論。才既過人。而識尤足千古。益倡名下無虛士。宜南韭嘗津津不置也。既出其續板橋雜記見示。時讀者僉以香艷賞之。夫挾天繡雲。雕繪滿目。而屢窶土飯糞。當饑飽。予嘗謂世非乏才。山識眇也。梯崖組淵。往往方軌古人。竊得脞肰一臠。便自謝爲孀香。究其所著述。非塵障理域。即清譚元席。其于人心世道何裨焉。珠泉口提不律。烟霞珠玉。供其指揮。遂使雅人韻事。曲曲肖致。而勸懲之意。隱寓諸筆墨之外。非才與識兼。恶能辦此。予嘉讀艷異編而嘆其情見乎辭。今觀此記。要亦感于前人之吐花弄舌而有味乎其言之。蓋所以警人者至矣。不誠邯鄲之跫肉哉。質之南莊。當不河漢予言爾。

乾隆庚戌仲春二日洪都黎松門拜題

敘

青衫著作。祇宜命薄佳人。紅粉品題。偏重文冤秀士。若果薛箋聲價。足標豔美之稱。何妨江雒平章。別撰翠芳之譜。此吾友　珠泉所由續板橋雜記也。原夫秣陵古郡。建業名都。秦淮新渠。血吹脂抹。吳宮舊壘。燕啄香泥。軟水溫山。綺麗久沿往代。遺釋剩馬。風流猶襲前朝。美既擅於彼姝。情自鍾於我輩。　珠泉荃闈竟體。松柏爲心。彈鉄丁年。遠入郤生之幌。撫絃雨夜。獨登荀令之牀。劍氣初沉。琴心未寂。時則莫愁湖畔。少婦停梭。桃葉渡頭。侍兒飛扇。翠紫鼻之狎客。北里群春。背赤脚之奚奴。東墻待月。纖腰蘇小。傘鎖柳絮之簾。綠面徐娘。開佇梨花之院。君眞好色。誰不爲容。無何鞭鐙斜陽。囊書蓬轉。驅檣暮雨。奩鏡萍飄。就中泣下誰多。今夜醉眠何處。桃花潭水。凄凉太白之詩。煙雨河橋。寂寞小紅之曲。何必落梅嶺外。夢始斷於西樓。卽此芳草堤邊。魂已銷乎南浦。況乎蛾眉易老。駿骨焉求。歸斷養者矣之嘆。沙吒者已矣。若使海棠早謝。豔友名湮。不將沅芷先凋。騷人色減。遂乃重蒐黛綠。如僉十二之釵。再校鉛黃。應秀三千之管。雖付之遊戲。有似稗諧。而出以雅馴。居然花史。永秘魏王之枕。當熏韓掾之香。暗乎俠妓自豪。原知慕義。備姬爾雅。定解憐才。縱令伴共諸郎。仍可采同列女。試向伶工水榭。演就傳奇。還從畫士山房。描成絕代。行見屋韜驛舍。爭傳金屋之婆。靈幕旗亭。咸重玉臺之選。越州青閣居士拜題於竹西僧舍

渡名桃葉。淘是勾留。黑接長干。山來佳麗。風流東晉。騷人揮麈之處。騁達南朝。狎客分箑之地。歌樓舞榭。倡家俱白玉爲樓。月夕花晨。蕩子以明珠作機。關讌于水畔。嫵度輕歌。聲繞戶於花前。沒呼小字。笑霧屏裏。無非綠酒銀鐙。玳瑁筵中。盡是紫簫紅笛。所以入青溪之曲。過客魂銷。問長板之橋。羈人心醉者也。

獨是偎紅倚翠。不乏綠人。刻燭分題。罕逢佳士。聽雞聲之斷愛。溝水東西。傷馬足以無情。浮雲南北。酹爾杯徒。揮買笑千金。啣彼綺羅。求得解人一日。縱或寄情雜咏。注意閒吟。要皆風雲月露之歎詞。無復俊逸清新之雅韻。我友珠泉居士。先生鵬未搏霧。豹還隱霧。王仲宣才華第一。依人在紅蓮綠水之間。庾子山行品最下。慨無雙。寄興于槽板金樽之側。皖江留頓。道出溫柔。白下樓遲。人逢綺麗。瀟瀟暮雨。吳娘曲裏新聲。皎皎中天。拂子江頭明月。緣賦情之特甚。致所遇之多奇。昔夢猶存。其人宛在。然而烏樓月下。已換樓臺。燕到春餘。半迷門巷。重來漁父。垂罾黃髮之全非。前度劉郎。紫陌紅塵之小異。卿同斷梗。儂是飄蓬。江淹之別恨依依。衛玠之愁腸脈脈。鴛泥鴻爪。李師師蓋在誰家。鬱影蟬衣。閣盼盼今歸別院。花迎舊路。撫令昔以神傷。鳥變新音。對湖山而心擣。因面譜花叢之姍漫。字字皆春。誌柳絮之飄颻。行行似玉。緣歎高懷。婉面多風。卽色成空。鄴不爲雛。編同玉茗。發囿皆豔異之人。記續曼翁。載辭並後先之美。君非達者。玉釵企粉之遐思。僕本恨人。榴帳薇裙之前夢。覽新編而惆悵。觸往事于依稀。雖覽吟文。佩服太冲之著。鳥焉成字。效顰元寰之談云爾。閱逢執徐閹涂月朔滑溪研香拜譔

非遍覽山川形勢之勝。不足以宕心胸。非遍歷美人歌舞之場。不足以言風雅。吾友珠泉挾不世才。喜遨遊。神中詩眷。標上酒痕。隨處有焉。每當秋風日下。夜雨揚州。偶有所見。寄情而不膩于情。雖珠鮮玉脆。一顧猶憐。而流水行雲。過焉輒化。非所謂入乎其中而超乎其外者歟。昔東坡與琴操湖上參禪。戲相答問。琴遂感而削髮。由此觀之。則斯記也。卽從黑海驚波。喚醒青樓幻夢矣。如曰倚翠偎紅。風流絕世。評花譜柳。歌詠官人。猶漫之乎。測珠泉也。識在屠維作噩陬月上澣海陵默堂主人拜題

雅游

秦淮古佳麗地，自六朝以來，青溪笛步，間多韻事。迨勝朝末造，流風未沫，文采猶新。秣陵、桃葉、烏衣、朱雀諸名，艷稱極盛。迨中興之交，一片荒塲，化爲瓦礫。每覽板橋前記，美人黃土，名士青山，良可嘆已。邇來承平既久，風月擅人，十數年來，裙屐少年，迷魂蕩志也。

白利沙橋以東，爲釣魚巷，邇遐重水關。臨河一帶，亦麗者所居。地稍靜僻，每有名姬心賦遷市，擇此居之。然自夏初水長，以迄秋中，遊艇往來，亦復絡繹不絕。山文總橋而西，爲武定橋，迤西至新橋，亦有河樓，地處西偏，遊踪暫至，故卜居者少。至白塔巷王府塘諸處，室宇湫隘，類皆卑屋所居，不敢與水榭頡頏，間亦間有麗人，余則未之見也。

貢院與學宮毘連，院牆外爲街，街以南背河房，每値賓興之歲，多士雲集，豪華者挾重貲擇麗姝僑寓焉。寒素之士，時亦挈伴閒遊，羣蓮訪藕，好風引夢，仙路迷人，求其獨清獨醒，殆什無二三也。

秦淮河發自祖龍，水由方山來，西流沿石城，達于江，當春夏之交，潮汐盛至，十里盈盈，足恣遊賞。迨秋季水落，舟楫不通，故泛舟者始于初夏，訖于仲秋，宵天序屆天中，日淫竹醉，五月十三日，俗城山遊校，端午尤盛，遊船數百，鼓鼙騰騰如沸，各奏附能，簫管須臾，燭龍炫耀，旛幕畢鉤，簡粧倚檣，聲光亂亂，雖無昔日燈船之盛，而良辰美景，樂事賞心，洵昇平氣象也。

秦淮河船，上川逢廠，懸以角燈，下設凋欄，中施几榻，盤盂羅器，色色皆精，船左右不設窗牖，以便眺望，每當放船落日，雙槳平分，撲鼻風荷，沁心香藕，聆清歌之一曲，望彼美兮盈盈，眞乃纖腰欲仙，曙襟習漾矣。

麗品

秦淮名姝。首推二湯。二湯者。本郡人。以九十行稱。蛾生姊妹也。態度則楊柳晚風。容顏若芙蕖曉日。並翠眉而玉頰。各盧嚲而額唇。午見各如一對璧人。無分伯仲。注目凝睇。覺九姬黯輔微圓。左手背有黑痣一小點。可識別也。早膳風塵。從良未遂。閨戶數十指。惟賴二姬作生涯。雖車馬盈門。不乏貴游投贈。而綢繆語余云。桐邑楊米人曾爲二姬作雙珠記傳奇。情文並茂。惜尚秘之枕函。余未得而讀之。

朱大蘇州人。身體弱小。人戲以朱骨稱之。蓋細骨輕軀。踐塵無迹。倘舞迴風。當挽招仙之裾也。鬢髮如墨。明眸似水。睞與之遇。神光陸離。在儕輩中。齒稍長矣。而風度高雅。無折腰齲齒習氣。故文士樂與之游。隨園主人過江者宿也。遂初既賦。寄與掃眉雅與。姬善舞。紅粉當相對。千銀鐙綠酒之間。余于庚辛兩度抵寧。時一過從。淪茗清談。日爲點友。惜近以病屢退居僻巷中。生計蕭然。無復過而問者。芙蓉綠水秋將老。鬬鴨金籠語可憐。荷日繁華。不堪回首矣。姬有女年方十歲。教以歌曲。不肯發聲。自言願歸里門。織布爲業。余聞之。女也宜成其志。姬亦以余言爲然。

徐三。江陰之青陽鎮人。本姓張。乳名銀兒。年十七。適同里徐權。田舍郎不解溫存。大有駿馬駃騠之慨。權又性耽逸樂。不願力田。惑于匪人。夫妻偕赴吳門。轉徙秦淮。作脂粉生活。性情豪邁。不屑效倚門倡。與人較錢帛。非心之所好。卽誘以多金弗顧也。余遊金陵。首與姬晤。雪膚花貌。豐若有餘。而裙底弓彎。却又瘦不盈握。贈以詩有一泓秋水雙鈎月洗盡秦淮烟浸春之句。見者謂非虛譽。先是姬賃居洞神宮前馬嫗家。斗室兩間。殊苦窄陋。且爲倡父所侮。不安厭居。余

秦淮一曲。銷夏最宜。而遊目騁懷。春秋亦多佳日。至于冬令朔風如刀。招招者絕迹矣。然促坐圍爐。淺斟低唱。作消寒會。正不減羅浮夢中。

茶寮酒肆。東則桃葉渡口。西至武定橋頭。張幕挑帘。食物具備。而諸名姬又家有廚娘。水陸珍奇。充盈庖廚。倉猝客來。咄嗟立辦。燕飲之健。莫過于斯。

院中雖各分門戶。而去此適彼。轉徙無常。是以姊妹行亦隨時更易。間有親生子女。一門團聚者。大概主客居多。若乃買櫳教歌。認爲己女。高其聲價。待客梳櫳。愛俏者其名。愛鈔者其實。嘗有一女而上頭數次者。偷父大賈。無難欺以其方。使彼慳囊頓破也。

河亭設宴。向止小童歌唱。佐以絃索笙簫。年來教習女優。凡十歲以上。十五以下。聲容並美者。派以生旦。各擅所長。粧束登場。神移四座。纏頭之費。十倍梨園。至于名妓侑娃。亦各嫻法曲。非知音密席。不肯輕唪歌喉。若奢生草剪。綻花逞麗之昔。乃倚門獻笑者歌之。名姬不屑也。

日初過午。賣花聲便盈街市。茉莉珠蘭。提籃絜榼。不異曼翁前記所云。近更綴以銅絲。扣成魚籃飛鳥。可以懸諸帳中。比及昏黃。則雪花膏放矣。酒醒夢迴。芳聲橫溢。和以氣肌薰澤。如遊衆香國中。

院中衣裳粧束。以蘇爲式。而彩褶廣袖。兼效維揚。惟睡鞋用之者少。余見河房諸姬。咸以素帛製爲小襪。似膝褲而有底。上以錦帶繫之。能使雙纏不露。且竟夕不鬆脫也。其履地用方頭鞋。如道子履而無後跟。卽古靸鞋遺製。燈影下曳之以行。亦復千千有致。至于抹胸。俗稱肚兜。夏紗冬綿。貯以麝屑。緣以錦緣。乍解羅襟。便聞香澤。雪膚絳袜。交映有情。此尤服之妖者。

傾蓋飲助。並斜同志爲卜居于城北細柳巷中。此庚子七月間事也。明年春。余再抵白門。姬又遷上邑之娃娃橋。嗣余就館虞川。聞爲無良速訟。移家維揚。壬寅仲冬便道過訪。雖廛上客滿。不我嫌。時面風雨飄零。漸覺朱顏非昔矣。遽今秋載酒其廬。則已舉家赴淮。託言索逋。實乃生計蕭索。意欲別揀枝棲。聞其頗行。猶倩人至閱稼軒幕中。詢余近狀。蓋賦情特甚。爲誦家梅邨詩云。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殊覺今昔同情。不勝慨嘆。姬劫工技癢。不輕示人。余曾乘其薄醉。強一試之。嫣若猿飛。疾同鳥落。膽躍牛炊。許觀者咸目吃神驚。姬一笑歛身。依然尋常搭扯也。　姬在娃娃橋時。有本郡人張三者。屑屑姬家。鉛華不御。積波流光。雅有嫣愁之態。惜翻空習雅。固愛惜無常。逐水桃花。未免稍輕薄耳。

王秀瑛小名愛兒。父母皆蘇州人。生于金陵。遂冒金陵。遂家焉。適伶人張七。以母命非本志也。姿首清妍。舉止閒雅。不樂與姊妹行爲伍。所居鈔庫街之西。閨閣幽深。愔然絕俗。有倩父某以白金四十。昭其母。謀一夕歡。不可得。惟二三知己。相對水鉢薄耳。

王秀瑛小名愛兒。父母皆蘇州人。生于金陵。遂冒金陵焉。適伶人張七。以母命非本志也。姿首清妍。舉止閒雅。不樂與姊妹行爲伍。所居鈔庫街之西。閨閣幽深。愔然絕俗。有倩父某以白金四十。昭其母。謀一夕歡。不可得。惟二三知己。相對水鉢薄耳。

樞西旋。舟過江關。案服哭臨。呼號欲絕。遂于江口招提。廣集緇流。禮懺三晝夜。盡傾箱篋。長物。命其家人伴送至楚。爲之營葬而返。以此俠妓之聲振一時。辛丑歲卿客朱元官爲余道其事甚悉。余嘗一再詢之。淚眦熒熒。隱有毋也天只之恨。別時許作一傳。荏苒三載。未暇踐言。今秋過訪。已于六月間從良矣。問之鄰姬。言有同邑名士。都生年甫三旬。絃斷未續。偶與姬晤。姬知其高世才也。贈以所蓄綢頭。易金奉母。飄然長往。茲聞倡隨相得。雖耕針耨。稱嘉耦焉。吁異哉。姬之所爲。殆有大過人之才識而濟以豪俠果斷者。不關于青樓中得之。余既深嘉其志。且喜其得所歸也。爲之綴序其事。以僭夙諧云爾。　聞姬善崑曲。有崩雲裂石之音。惜未及聆之。其繼妹曰張二。弱質纖妍。亦嫻詞曲。姬有義女名雙福。年纔十一。白皙聰俊。與姊鳳兒並工戲劇。余于王氏水閣觀演。尋親記。跌包一齣。聲情並茂。不亞梨園能手。鳳兒年十三。亦姬義女。自姬從良後。其母尚

夕。杯茗清談。鮮及于亂。遇緩急傾囊相助。不望報也。其性情矜尚如此。余友周子稼軒孫子楚儂皆與善。嘗語余云。姬非五鼓不眠。非日中不起。早飯晌午晚膳三更。習以爲常。不能改也。自奉菲薄。宴客必豐。盛服盈箑。卯以被體。能鼓琴。善南北曲。非與會所至。雖素心人。不克強之發聲。是蓋詩樓中最有品者。然終以不得其所。鬱鬱多病。楚儂賦詩云。我本飄萍卿斷梗。白門同是月殘時。姬爲涕泣久之。有妹曰二姑。沈靜寡言笑。高自位置。亦大有姊風。

蓋三。蘇州人。肌膚不甚白。而天然韶令。雖粗服亂頭。自有一顧傾城之致。余戲以墨牡丹名之。惜遇人不淑。孽海飄零。所得纔頭。贈博僅博僅眉黛間常有恨色。同居二人。長曰蓀大。眼光如醉。次曰蓋二。姿亦白皙。然以視三姬之風韻嫣然。不覺瞠乎後矣。

張玉秀行大。蘇州人。隨其母寄籍江寧。眉目軒豁。舉止大方。巾幗具鬚眉之氣。少時楚省吳公子見而悅之。爲歡旬月。公子就官浙東。未半載。玉秀聞之。立出閤中貲。遣人赴浙。扶

竟以誘務賠入風塵。年十九。移家金陵之桃葉渡。妖冶傾一時。向來秦淮諸姬。以蘇帶爲文。揚鞚爲武。姬雖產于雲陽。而來自邗江。遂爲維揚諸姬之冠。都人士敬以武貳元日之其所交好。皆達官貴人。及文士貧盛名者。赴熟郎來易得靚顏色。余曾于辛夏邂逅河亭。頎面婉孌。而過紮肌纖腰。溫乎如蒙。于今三年。姬齒二十有六。而盈門車馬。不減當初。余友季子影生甚與善。嘗爲余言姬賦性豪爽。重意氣。善知人。無門戶。習于媚骨天生。更不待揚新采異也。附以短句四章。有云醉聞嬌喘聲猶媚。嫂豐肌汗亦香。漫道司空渾見慣。溫柔只合喚仙鄉。皖桐光澈六孝廉。聞而聲節。以詩寄余。有傳來好句惟卿雨。解識芳心共我三之句。時孝廉在上洋戟署也。　姬有義女曰小姑。揚州人。忘其姓。年纔十七。長眉俺鬢。笑靨承顱。彈鋤曳裙。風流秀曼。亦後起之選也。

張玉秀行大。蘇州人。隨其母寄籍江寧。眉目軒豁。舉止大方。巾幗具鬚眉之氣。少時楚省吳公子見而悅之。爲歡旬月。公子就官浙東。未半載。玉秀聞之。立出閤中貲。遣人赴浙。扶

奉于署。僕從雲散。宦囊羞澀。然旗幟不得歸里。姬聞之。立出閤中貲。遣人赴浙。扶

嫵。蘇州人。窈窕秀弱。屐上含情。啓一點小於櫻桃。雙翅瘦于蓮瓣。年雖稍長。調笑無雙。殆疑雨集所咏。步容工泥徒情味。勝離年者也。松陵某尹暱寵之。攜居舀江別館。欲寵爲側室。不果。三載後復歸秦淮。

徐九揚州人。早負盛名。惜余來之見。孫楚儂贈以詞云。簾前記執纖纖手。中堂漱六峯廂夙興之。善有無錫秦姬者。與姬有瞿萃親。向居丁字簾前。庚子秋復自梁溪來。寄居姬家者匝月。余因徐姬得識秦姬。雖齒加長矣。而纖腰踽步。婉媚愁人。亦此中翹楚也。

徐攀姐杭州人。適維揚徐某。儀寓秦淮。年已二紀。鴇逸風流。妙解音律。同居數姬。競善度曲。余嘗避暑河亭。薄率諸姬柳陰列坐。絲肉競發。雲委塵飛。靜聆移時。宛在清虛府也。

馬四蘇州人。身軀弱小。明眸善睞。膚如凝脂。殆江淹賦所云氣柔色膩者。惟雙跌不甚纖妍。常被小方鞋。（俗名抱鞋。作忙促裝。掩其微疵。）

王二蘇州人。早墮風塵。鬱山琴川轉徙金陵。余于庚夏相唔于舳氏河房。容貌亦自娟妍。節哲貧乏不能自存。贈以貲。且爲之書。得漸生色。及辛歲抵寧。則被服

迫令徙居某立出千金。聘以贈姬。至今青溪豔稱之。

徐二寶本郡人。居釣魚巷之上街。其夫爲梨園領袖。姬于儕偶中年最長。余相識時。已不作脂粉生涯。然素服淡粧。自然幽雅。徐娘雖老。尚有風情也。皖桐光下如雨生大慈慟。即振策去。嗣聞就館三年。積貲頗厚。且娶妾生子。不負姬別時所囑云。

先是有潤城某公子慕姬名。策騎過訪。適姬所貰屋。爲主者別售。

軼事

聞之金陵父老云。秦淮河房。向雖妓者所居。屬指不過幾家。開宴延賓。亦不恒有。自十餘年來。戶戶皆花。家家是玉。冶遊遂無虛日。丙申丁酉。夏間尤甚。由南門橋迄東水關。燈火遊船。銜尾蟻旋。不覩寸濶。河亭上下。照耀如晝。諸名姬家。廣鋪長席。日午至丙夜。座客常滿。觴酒不空。大約一日之間。千金糜費。宴賞風流之藪。澤烟月之作坊也。余遊金陵。在庚辛之交。已不及見。爾日繁華。名姝如朱素貞劉大子輩。皆如石氏錦風退爲房老矣。面風月半康。今猶視昔。至五月初五十三兩日遊船之盛。正不減熱時也。

珠市地近內橋。已爲市閒。舊院則廻圍數十畝。面已。中山東花園。僅存其名。故址不可復覩。迴光營峰兩寺。亦金碧剝落。香火闃如。至長板橋。尤滅沒無迹。詢之故老。漫指曠野中石橋以應。無從辨其是非。因誦西風殘照。楊柳轉喉之曲。覺當時尚有秋水一湜。茲則盡成平陸。亦劫塵之小變也夫。

明初平襄賀石城西關諸處。建輕烟澹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凡縉紳宴集。皆用官妓。與唐宋不異。姑振之金陵元夕詩所云花月春風十四樓也。今諸樓皆廢。遺址無存。長干里一帶。室廬亦盡成塵市。鷺洲朱竹垞先生秦淮舟中詩云。閒道秦淮樂未闌。小長干接大長干。桃根桃葉無消息。腸斷東風日暮寒。晉湖東林陳閣谷先生亦有詩云。輕烟澹粉亂棲鴉。重過城南舊酒家。不爲東風餘美酒。怪巢吹盡六朝花。

沈香街即鈔庫街。在貢院對河。相傳嘉興項子京裘所製沈香。不散。因以名街。余謂章臺中原少情種。然千金買笑。期月便忘。絮漉花浮。毋乃太苦。快哉項生。酒半抗聲。裂衣捶胸。一吐胸頭悉氣。是令此罌愧生顏變矣。乃街之名。由此而傳。即又妓之不幸而街之深幸也夫。

桃葉渡。在青溪曲處。渡頭坊長。金碧煥如。每當夕照西沈。酒舫喧闐。與競渡聲相間。對岸爲御河房。相傳前明威武南巡。舒經駐蹕。水榭外垂柳千絲。拖烟漾月。晝窓往往。傳遞風徐來。不待雛鬟紫綃。始消暑燠也。

神阿堵。能使觀者感心嫠曰。洞腸蕩氣。雖老伎師。自嘆弗如也。

丁字簾前。厥名舊矣。今利涉橋之西。水榭三間。最爲軒敞。玉筋篆額。尙懸楣間。縱非當日故居。當亦相去不遠。桃花扇傳奇云。桃根桃葉無人問。丁字簾前是斷橋。可證也。

秦淮遊舫。不施窓幕。彼妹鮮乘。共舟者。曉渡則有樓船。進自水西門。淨几紗窗。拂拭楚楚。名姬三五。載酒嬉遊。簾影衣香。隨風搖曳。余于辛丑夏五。猶及見之。嗣以當事者禁之而止。

端午龍舟。傾城遊賞。極一時之盛矣。中元節爲盂蘭集福會。諸名媛家皆禮懺設齋。屢修佛事。好事者即于河流施放水燈。隨波熒熒。頗堪寓目。至中秋前後。夕颺凡爲羅。陳設香菓。賓朋鼓吹。宴樂連宵。或踏月嬉遊。逢橋打瓦。亦歡場韻事也。河亭徙倚。以水潮夕。不須倚翠偎紅。自可嬉怡忘倦。余于今秋寓居王氏水榭。每晨起。鹽櫃初舉。即聞鄰女教歌之聲。風外悠揚。使人意遠。至日亭午。遊艇如梭。星絲逗竹。人夜則燈光煥發。爆竹喧豗。間偕雲陽校書掀簾憑眺。熟香啜茗。娓娓清言。幾忘涼月之西沈也。

市井方言。名媳不屑道。間有一二語。在當局習聞之。如這歪不該提。那也不必了。是也。年來忽尙一少字。每詢以事之隱諱者。輒矢口而答曰少。余嘗戲作集句曰。這也不該提那也不必了。白皙誰家郎。魂斷一聲少。

受娜珍惜只儂知。雖忘體使月滿時。最是將歸猶未忍。阿母傳語怪來遲。此疑雨集中王次回贈左卿詩也。庚子八月十日。余在江陰徐校書家。亦嘗竊取其詞以記事云。受儂珍惜感儂癡。最是覆使月滿時。虛說並頭蓮子好。箇中苦澀只卿知。

同鄉沈子潔夫語余云。長洲唐孝廉湘亭于今春應試白門。唯梁四養女碧兒。有扇底新詩六十首。誌其事。其友王鐵夫賦誌夢詩五十章和焉。碧故吳人。謀歸吳以事擱。志未諧。面卒。唐裹之以三百金。市其柩。踰鄰于虎阜再來。亭之西隅。祁昌司鐸沈贊漁爲譜千金笑傳奇。付樂部。唐王兩君詩。册暨漁傳奇。潔夫皆親見之。能誦其畧。惜余後至。未獲一覩爲憾。潔夫又云。同時有趙莉老與碧女弟荷兒狎。荷以馬湘蘭小影贈之。亦韻人也。茲已從良矣。吁。青溪不少名姝。何四條菇家獨多佳話耶。

有賈花馬嫗者。蘇州人。住洞神宮前黑廊下。年四十餘而寡。日于河房中送花爲業。子媳二人。並工手藝。所居前空屋兩檻。常供客館。鄰寓有陳生某。家本越中。浮踪白下。值歲除日。主人以生夙逋無償。迫令他徙。生請以五日爲期。意將遷延卒歲。而主人不可。發聲徵色。勢且難緩。須臾。生負氣出門。進退無所。躑躅階下。適嫗自橋南送花歸來。見生倚欄子立。神氣頹喪。詢色間轉似惜嫗。饒舌者。嫗即之答以無他。詞益駭惑。強攬其袪以歸。研詢多時。始得其實。嫗喟然曰。子誤矣。以子之貌。當亦非久困者。何識短智淺。遽不欲生。妾雖貧。猶能爲力。所負鄰寓房膳若干金。即當代爲措償。今夕請子移寓妾居。度此殘歲。來年俟有機緣。再圖他適可也。言已。便詣鄰居。告以故。攜取行李而返。生感其情。即爲樓止。這次年生汲引乏人。仍無安硯之所。起居服食。皆仰給于嫗。嫗積久無倦容。亦無德色。偶有認看名菓。必先奉生。子及媳咸服事唯謹。嗣值生妻物故。子以覓父來寧。嫗知生無以爲家。復百計張羅。爲其子納婦。即于鄰左賃屋以居。生父子適館攸寧。幾忘旅人之困焉。後閱年餘。生始就邦江一巡司幕席。挈之偕往。無多歲入。僅給襲殮。淮陰一飯之酬。尙將俟諸異日也。同時又有潘嫗者。亦蘇州人。有子三人。咸習梨園。伯仲並居河房。在文德橋之西。季子則家于白塔巷中。相距里許。嫗往來兩地。日以爲常。橋北有八角碑亭。乃去來必經之路。某歲除夕。嫗自河樹歸家。出門甫數武。見有儲衣冠者。投繯于亭角。疾呼家人解救獲甦。時已昏暮。卑陬河亭。詢其姓氏里居。則張生名某。籍隸浙西。亦緣賦閒多時。僑寓鄰聖菴中。貧困經焉。嫗聞之笑曰。原來不過百餘金負欠耳。龌齪寧不若碧。常婆子耳。而濟困扶危。各具一副俠腸。大爲躯途生色。執謂若輩中無

人物耶。爰採入軼事以傳之。且以風彼鬢眉。鐵研錢孔。曾二嫗之不若者。

秦淮雜詩。自漁洋山人後。作者如林。美不勝錄。近時晉卿徐溥雨亭先生。著有竹枝十首。質而不俚。逸而不纖。亦足以徵前代之流風。誌一時之韻事也。詞云。

何處暮光景倍佳。烟花十里舊秦淮。豪家日暨千金宅。博得青樓一鳳釵。紅粧結隊鬬華。高髻盤雲墮馬。相與踏青聯袂去。舊王府裏看桃花。繡鞋飛覺步香塵。時聞笑語。

取次過。遊船如織。挨干棱。梨眉不許人窺見。水榭簾遮艷影多。繡閣鶯歡戲綵毬。

毬纔放。無力任勾留。生來少小風流慣。只解嬉春不解愁。綦酸開罷綻紅榴。庭事秦淮作勝遊。兩岸河房添好景。石欄杆外競龍舟。丁字簾前柳數行。晚涼裕龍換新粧。嬌喉齊唱桃花扇。誰似當年鄭妥娘。梨園樂部夜相邀。活現風情未易描。留得懷寧餘曲在。春燈蕉子譜笙簫。不愛後湖十頃蓮。偏愛訪妓莫愁過。

遊人盡道城南好。萬柳莊前繫酒船。水調併樂動客愁。渡頭桃葉尚名樓。畫船人夜笙歌沸。笑指星河看女牛。雲髻風鬟插紫茸。香纏細葛牡經寒。中秋踏月嫣凝花。慣會逢橋打瓦磬。相傳雨亭在金陵爲人司織局。每吟詩與機聲相和。所錫名遊紳中。又有秦淮鄙事詩云。漫擬瓊枝話六朝。輕烟濕蚓已沈銷。纔香人去遺歌扇。桃葉春潮冷洞簫。別院空傳驚語滑。落花猶覩馬蹄驕。長堤剩有多情柳。依舊絲絲綰碧橋。清麗芊綿。不亞新城綺製也。

續板橋雜記雪鴻小記。並珠泉居士作。珠泉素居茗書。久旅金陵。爲載門揖客。花晨月夕。喜作狹邪游。莫愁桃葉間浪得狂名。游踪既倦。乃著是編。鴻爪留泥。髣髴如在。挑燈展讀。覺六朝餘豔。猶有可尋。而當年余曼翁之所記。亦庶幾一二見之。因憶予於道光丙午秋以應試舊寓白下。曾識任素琴校勘。固此中翹楚。而一時所稱文採花也。索句題裙。分賈射覆。流連者匝月。迄今思之。恍如夢寐。嗚呼。百年若瞬。爲歡幾何。後之視今。安知不猶今之視昔哉。

戊寅浴佛會後二日。淞北玉魫生識於天南遯窟。

閒餘筆話

閒與餘有不同乎曰不同焚香煮茗種竹栽花雅歌投壺鼓琴對奕皆閒也其事已過則爲閒之餘矣筆與話有不同乎曰不同一堂晤對酬酢紛如面固能悅親戚之情者則筆之能大家閒園共說無生者則筆之非是話也不可以閒久不復記憶話也欲其不朽則有賴于筆矣故惟閒餘始能以筆爲話此湯卿謀閒餘筆話之所由以名也雖然話可易筆哉能勝讀十年書者則筆之足一榻作土木形骸竟日不聞履聲且積而成病寂也懶也病也皆閒境也而又佐以聽雨之朝看雲之牖臨風之晚待月之窗浣書擺飯之餘籌火篆烟之暇皆閒境也造物者秘爲清福而人不能享以本無閒情故予獨以閒情領受之則天清地曠浩乎茫茫皆吾閒也皆是助我閒話也雖然話亦何擇之有白雲往還星月自出以爲太空之話可也風葉鳴廊江波自湧以爲大塊之話可也夕秀始吹草蟲雜作以爲萬象之話可也惟其閒閒留也而吾置身此閒不已餘乎吾尤以其閒而爲話不尤餘之餘乎吾愛吾餘輒付此卷或莊或諧或雅或俗或喜或悲或笑或罵或醒或醉或獨或偶或山或城或晝或夜無乎不閒無乎不餘則皆可話也吾話吾閒亦閒也人知吾話之爲閒而不知吾話之爲閒之餘也

長洲湯傳楹卿謀著

予閒人也。性好靜。閉門兀坐。杳若深山。悠如永年。類禪家之寂。已而世事及我。一切遣往不問。我不累物。物亦忘我。遂流而爲懶。既乃積滯幽默。心忽倦去。投足一榻。作土木形骸。竟日不聞履聲。且積而成病。寂也懶也病也。皆閒境也。而又佐以聽雨之朝。看雲之牖。臨風之晚。待月之窗。浣書擺飯之餘。籌火篆烟之暇。皆閒境也。造物者秘爲清福。而人不能享。以本無閒情故。予獨以閒情領受之。則天清地曠。浩乎茫茫。皆吾閒也。皆是助我閒話也。雖然。話亦何擇之有。白雲往還。星月自出。以爲太空之話可也。風葉鳴廊。江波自湧。以爲大塊之話可也。夕秀始吹。草蟲雜作。以爲萬象之話可也。惟其閒閒留也。而吾置身此閒不已餘乎。吾尤以其閒而爲話。不尤餘之餘乎。吾愛吾餘。輒付此卷。或莊或諧。或雅或俗。或喜或悲。或笑或罵。或醒或醉。或獨或偶。或山或城。或晝或夜。無乎不閒。無乎不餘。則皆可話也。吾話吾閒。亦閒也。人知吾話之爲閒。而不知吾話之爲閒之餘也。

閒餘筆話小引

胸中湮滯。滑濁之流自如。皮裡春秋。雄黃之口何在。彼日以標榜爲事者。吾祝其世世生生爲喑啞之人。庶足懺悔瓷漿。解脫殺機耳。

厚顏不如草野。

原評　名言可銘座右

聰明能誤人。不如憒憧。文章能亂世。不如朴誠。意氣能隕命。不如優容。衣冠能弭盜。不如樸野。

借赤松子爲好結果。當日辟穀舉竟是英雄收場。則神仙是英雄退步。然此事本多寄托。須知張子房暮年用不著黃石公。不得不

心齋張潮識

秦皇漢武何不自日飛去

吾輩不可不存時時可死之心不可不行步步求生之事存心事事可死則身輕面道念自生行事步步求生則性善面孽或不墮此儒宗禪悅不二法門也若心境本不清曠飾放誕爲風流事跡本不光明假慈悲爲因果地獄之設正爲此人

人生不可不儲三副痛淚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爲一副哭文章不遇識者一副哭從來淪落不偶佳人此三副方屬英雄血淚眞事業眞性情俱在此中非復兒女情長執手澌泣比也

原評　如卿謀言豈有淚乾時耶

天下不堪回首之境有五哀逝過舊遊處惘亂說太平事垂老憶新婚時花發向陌頭長別覺來覓夢中奇遇未免有情然均頑豔矣然以情之最惡者言之不若遭老帥故國山河酋婦話當年車馬尤爲悲惘可憐

原評　古詩云可惜歡娛地都非年少時又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國每

一諷詠殊不勝情如卿謀言有同感矣

風月娟然天下第一有情物而于韵士美人尤爲親近意中嘗設一佳景于此願與天下有情者居之一庭一院一花一石一簾一幅然後一妾一婢一絲一竹一愁一喜一語一嘯乘興則一擫一白一觴一咏倦遊則一枕一簟一螺一槐夢覺徐徐雨美在側一嚲一癡一抱一嘗此之時只愁明月盡矣

原評　但云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耶

極意作詩不必得詩窮形作畫不必入畫深于詩畫者正于不著窠處遇之予嘗登樓遠眺見樹頂藏鴉山風滴翠便如身在畫圖中又嘗周戶靜思見竹影搖牕茶烟裊日輒覺詩情落指上乃悟坐卽有詩行卽有畫閒文所云會心處不在遠東坡所云時于此間得少佳處也但不堪向莽漢饒舌恐減吾輩清福耳

吾輩一身得秋氣多便是雅人深致若得春氣則近于思婦得夏氣則近于熱官得冬氣則近于隱士固當以遮蔽滑曉蕩我襟情雖持酒解秋光爲祖閒寂俗耳

一日之間人各有有有各有時時各有宜養德宜操琴練智宜弈棋輔氣宜酌酒解事宜讀史得意宜臨書靜坐宜焚香醒睡宜嚼茗體物宜展畫適境宜按歌閒候宜灌花保形宜課藥隱心宜調鶴孤況宜間蛩涉趣宜觀魚忘機宜飼雀幽緒宜耕耘清味宜掬泉獨立宜緒山開吟宜倚樹清談宜剪燭狂笑宜登台逸興宜投壺結想宜欹枕息緣宜閉戶探景宜攜囊爽致宜臨風愁懷宜仲月俊游宜驅雨元悟宜對雪靜寒宜映日空累宜看雲書歡宜拾釵揮憤宜擊劍遣亂宜學道臥病宜參禪療俗宜避人破夢宜說鬼識此意者一遊一賞悠然自得何嫌不合時宜耶若予心慵手懶身外俱空無乎宜也無乎宜是以無乎不宜也

文君當壚卓王孫恥之却爲千古佳話昔人詩云卓女盈盈亦酒家數錢未慣半遮花遠山風流宛然可念但此時沽酒者必極多萬一有阮嗣宗來醉臥其側不知文君何以處之未免代長卿耽憂耳思之大笑

袁粲爲丹陽尹郡南一家有竹石粲徒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吟咏自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至門方知是袁尹予謂車騎不至爲高既已徒步而來何必乘軒而返將以此鳴高耶抑市重耶卽此未能免俗便是一重公案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予曰旣已無可奈何何必又喚奈何展成笑曰使子野聞此言必又喚奈何矣

展成自號三中子人不解其說予曰心中事揚州夢也眼中淚鮑途哭也意中人返生香也我比猜詩謎的杜家何如展成笑而不答

展成作夏子夜歌云招郎採蓮去宛在水中沚郎自採蓮花儂自採蓮子囚曰註云不採蓮花焉得蓮子予曰註腳妙矣請下一轉語曰你只顧採蓮花又那得蓮子相與絕倒

金陵贈展成從水路而余登陸展成寄語云君欲消受曉風殘月耶予答云誠不如君唱大江東去

予與展成會飲一家客方紫詒適進蛤蜊展成笑曰那知此事只食蛤蜊或問此何人語予亦笑曰那知此事且食蛤蜊

展成嘗云月犯少微藏逢來死乃應在謝敷可見皆昔者自有眞品題不爲處士虛譽所誤今人纔能握管便自號文士脫一旦文星有厄吾知人人有一篇自經文矣予應之曰此曹徒亂天下人鬼俱憎語令屬靜文星懼令大家應兆也但名場乾淨一番但恐冥司自有公案不欲令豎子成名耳雖然今日謝敷非卿而誰設不幸月犯少微卿劇可危倘時即不作自祭文亦須以誄墓聚及我也但與犯笑不已

原評　執意今日謝敷卿課當之耶誄顛倒及余能無車過腹痛之感

夜坐聞牡丹亭因憶比來所傳世上演牡丹亭一本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未知人語鬼語意甚不平竊謂才如臨川自當修文地府縱不能遇花神保護亦何至摧殘慧業文人令受無量怖苦豈冥途亦妬奇才耶內子從旁語曰當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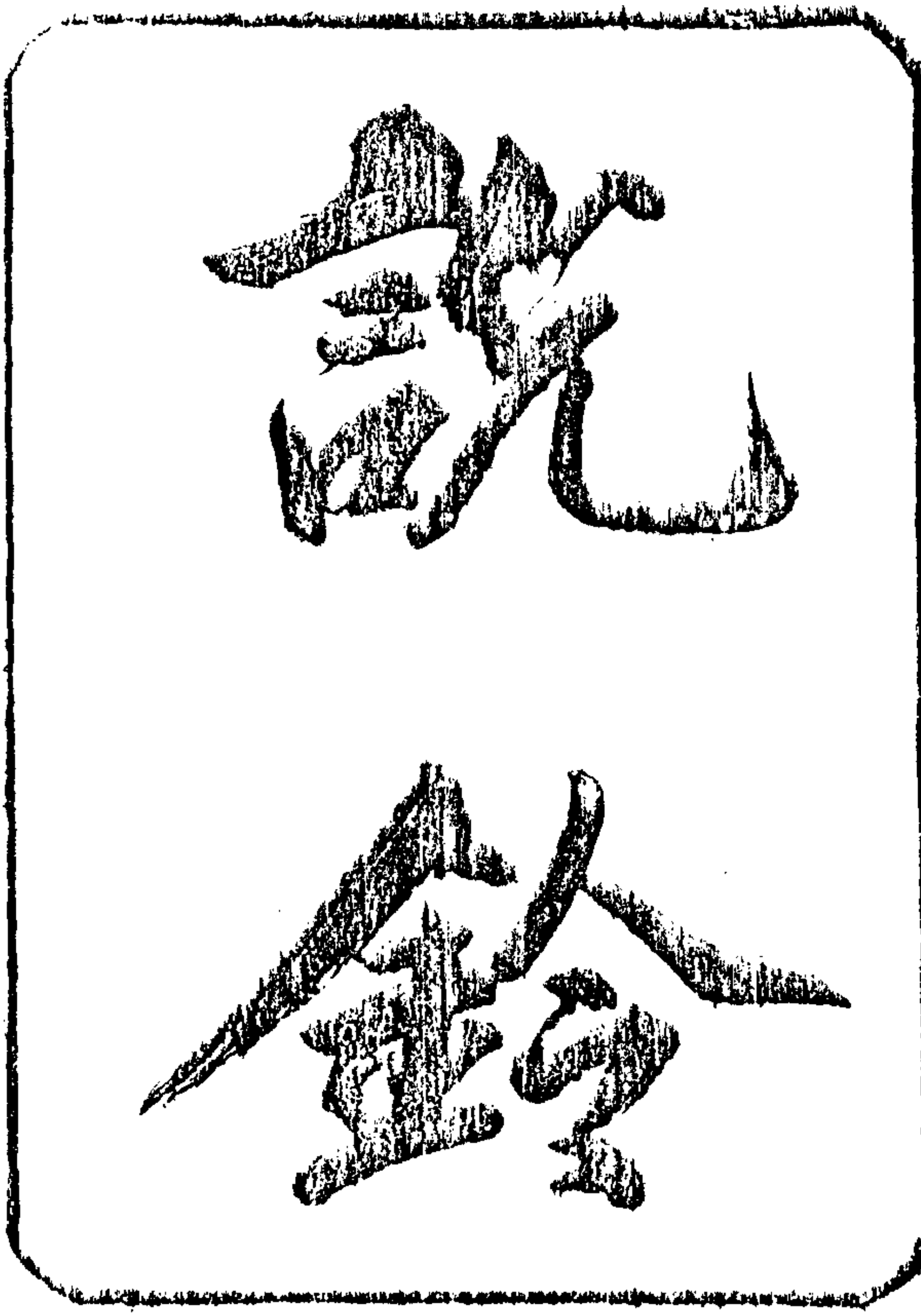
臨川不幸遇著杜太守陳教授一班人作冥判耳予笑頷之徐曰若令我作判官定須覓一位杜小姐判送氤氳司矣

展成嘗語予云昔謝康樂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予亦謂天地茫茫祇有萬斛愁予獨得九千斛世人合得千斛耳予曰不然萬斛愁君獨得九千斛世人又派去千斛然則置我何地還是萬斛愁儘我各分其半大家得百千斛彼世人者無與焉此言頗得平否展成首肯

（完）

向謂尤悔菴先生西堂雜俎其傾倒于湯君者實甚屢欲購湘中單謂之而不可得及西堂全集出始見其書誠有如尤先生所云者湯君雖早賦玉樓然觀其間頗有餘荀以東坡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之說準之則二十五年之譜便可作五十觀矣心齋居士題

香豔叢書二集卷四終



僕在海上時阿貽自京師寓書云比來此間有二快
長夏僦居慈仁日坐臥雙松下涼風時至爽沁肌骨
一二友人來就語亦不復命巾鞵日夕竟去都忘時
世周旋又長洲生近倣世說爲說鈴書雖未就閒數
日輒見一兩則讀之殊使人意遠僕嗟賞其言思見
此書久矣來京師一年所始獲見全本中間記辨學
論文之語及一時朋游談謔率矜瞻縝唐直逼臨川
語勢惜不得劉辰翁輩相共尋咀耳其著意穠寫尤
在劉比部阿貽兩人阿貽遙秀公瞻達宜爲汪所

喜也辛丑春杪琊琊王士祿子底寓堂題

汪子方爲說鈴有客見而笑曰何吾子撰述之不倫
也夫四方之大夫士聯車轄綺衣裙而來遊京師者
非以市奇詭也梯榮焉止爾媒利焉止爾惟榮故
名顯媒利故實厚乃吾子舍是二者而日操紙舒翰
從事於此書以名則窮以實則左得毋奇且詭歟注
子應之曰客之所謂名實者裒衣緩帶之倫舉不免
焉然方其下僕直丐休沐也則必絲竹以諧耳妖冶
以悅目擯蒲博塞之具以怡情肆志一張一弛其由
是道久矣今客視乎吾之室窒然子然蕭然閒然於

絲竹無有也圖史而已於妖冶無有也蓬觀而已於
擯蒲博塞無有也故麗收几而已然且無以自娛其
若窮愁何於是追憶舊聞手纂口誦不絲竹而諧無
妖冶而悅非擯蒲博塞之具而亦肆焉忘返者誠不
知其不可也嚮吾欲梯榮則倦而無階欲媒利則困
而乏餌而又病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故甯取裁
於此尚何奇之能市而何詭之可邪客遂笑而去
說鈴之義蓋取諸法言其書則與世說語林略相類
順治十六年冬十月長洲汪琬自序

余初宦時偶爾涉筆年大來棄去久矣不意甫草復攜其稿至江甫且欲爲作廣說鈴而周櫟園先生嘗從貽上倚聲集中見引此書數則每相遇輒再三宣索余因稍加增改用傳好事聊助談資云

爾鈍翁再識

宋倪庭實顗與宗弟疇三德宏俱以孝廉知名時稱大宋小宋或問大宋何如人予言阮思曠都不及眞

長逸少而能撮有諸人之勝

金秀才式祖詩歌頗有唐調予北遊時金來話別值資客盈座金都不敘語竟出所作送別長歌朗吟一遍捧腹謂予曰此詩何如高達夫舉坐默然予頷之而已

王進士言若遇仲默昌穀必自把臂入林若遇獻吉便當退三舍避之予時在坐謹謂曰都不道及汝鄉於鱗耶王默然

王六士祿與諸賢集大明湖上同賦丹鳳城南秋夜長關河寒近落微霜那須錦字論長恨自有清砧使斷腸破衲沙頭雁欲去拂雲堆上聽初黃傷心不及邊城月猶照盧家玳瑁梁

吳處士懋謙訪予邸舍每被酒自誦其所作遊五嶽詩音響琅琅若出金石覺爾時意致道上不可復及劉比部體仁晨入朝遇鸞鞏兒嬉遊之具俗所謂倒掖氣者指揮從人買數枚次第於馬上吹之了無作色徐自笑曰此事可入彈章

倒掖氣之名見劉侗帝京景物略

王十一士禛在京師將遷寓慈仁寺予往阻之曰子寓慈仁不得不賦雙松詩恐損子名王傲然曰寓不可不移詩那可便作

慈仁寺卽今報國寺按王集中載報國寺雙松詩一首贈許天玉蓋是歲移寓後作也歌詞雄偉沉麗與題相稱王既爲此言而其後竟爾操筆才人固是難獻

王匡廬先生與敕家居教諸子弟絕不以時義程督

之詩歌古文各徇其意親串中或諷曰諸郎君幸早
露頭角何不令銳力場屋顧爲爾耶先生怡然曰君
勿言彼伎猶侍郎詎是衛罄物
新安江秀才天一言士大夫不立品行必不能爲文
章
文集有江天一傳即其人也傳中亦備載此語
吳孝廉兆鸞嘗與余輩同出吳江東門意氣傲然不
屑中路忽率爾顧予述袁淑語曰江東無我卿當獨
秀傍人爲之側目吳不顧
說鈴

王匪廬先生不恆爲詩每遇林皐清曠襟抱悠然輒
復有作諸子或請編錄先生諭之曰吾寫懷送抱如
絃之有音所懷旣往則絃停音寂何屑留此枝贅爲
耶
魏光祿象樞言學問必從思想入尋曰毋自欺何如
光祿言此是思想義疏耳
或問李王詩優劣予曰未可量也
李固勝王耶予曰未然則
劉公勇築宦入蘇門依孫鍾元先生嘗築堂先生所
居側人之厭其蕭寂棄所攜一琴於堂而去因名留
琴堂王儀曹作留琴堂詩其起句云身是棄由未得
開聞者便爲絕倒
吳四少時簡傲不拘禮法在塾中見人所脫巾冠輒
竊取溺之其師訐責嚇先生名大加捶楚後見渠所
作賦乃嗟賞曰此子異時必有盛名然當不免於
禍至丁酉科場事起衆謂先生知言
按吳北行時青嶙先生汝已十二年許矣
南海鄺秀才詩才清麗程五舍人可則極稱之如過
屈原賈誼祠云天高未敢重粗問年少何勞更上書
又漢陽送客云天盡水連巴子國月明人在武昌城
皆爲名句

秀才宇湛若名未詳爲粵中狂士順治初　王師
入粵秀才抱其平時所寶古琴投水而死
余問李杞瞻欲擇意氣之交須任何術李曰宜求不
輕諾者交之
王子一在大明湖北渚亭感秋柳賦詩四章其一曰
東風作絮春衣暖息人間萬事非扶蕩宮中花事

盡靈和殿裏昔人稱相逢南雁皆愁侶好語西烏莫
夜飛欲繼風流開校叔梁園四首寸心違嚴給事沈
稱此詩風調棲清如朔鴻關笛易引鶺愁讀之良然
按王集中秋柳詩凡四首此其第三首也王西樵
和詩今亦附錄一首
千條萬縷最堪憐夜帶啼烏曉帶煙天畔星光仍
皙皙風前笛思轉絲絲折來玉手曾三月種向金
城更幾年是處經秋總惆悵傷心不獨渭橋邊
計孝廉東故貧士嘗過一妾晨夕設食惟粗糲而已
讌飲

張夫人謔曰古聞糟糠之妻不聞糟糠之妾如何
張夫人孝廉正室也
米進士漢雯詩畫皆工秀書法學米南宮徑寸外者
尤勁媚或評之曰紫來天才超詣當在友石先生之
上
薛戶部雪生戲王推官汝一文士耳異時終當依我
幕下王熟視薛曰恨子非殿鄭公薛大笑
余亦有謂大武一絕句士載雕蟲稱擅名未嘗縛
鷄學走征他時若得登三事但乞瀋郎作騎兵蓋
大武素輕余輩爲文士故也
王推官與予論唐王孟詩余謂裴陽稍涉俗王急歎
爲知言且曰近體洵有之歌行古風無是也
史辰伯兆斗 素博洽猶習三吳典故嘗過予劇談劉
子威張幼於王伯穀諸逸事虬髯急張談波恣洶湧
日不倦從叔孝廉希汲嘗曰吳中文獻必推此翁爲
冠
史翁在一俗子坐其人喜與翁論詩翁遂舉王司寇
咏史百首渠了不知也翁勃然曳杖起曰豎子且未

讌飲
見弇州續集如何言詩竟出門去
余過王十一於慈仁寺問近作何詩王言昨爲梁曰
緝熙題得杜工部像余駭曰子率易如此耶王不應
直擲其詩令余讀之至意氣凌天馬幽愁拜杜鵑余
急加稱賞曰能道得簡語眞工部後生
按王集中題杜工部秦州像凡三首此其次也今
附錄全篇於後
靈武中興日秦州旅食年羌戎常維處崖谷至今
傳道氣凌天馬幽愁拜杜鵑瞻依思往事攬涕獨
移學走征他時若得登三事但乞瀋郎作騎兵蓋

瀟然
魏光祿言薄於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於鄉黨者薄宗族之漸也
此一則見光祿所著屬言中
舍弟撝九珠以博雅自許不多作詩遊中州還忽見示絕句云汝水東流馬向西仙翁峯畔躡雲梯丹泉咫尺無人問空使啼猿下翠溪啼雖復廿八字字字雋永
後懊鳥類杜宇鄢陵以西多有之予嘗寄撝九一詒鈴
絕云梁公祠畔草萋萋王霸城邊日又西後懊不知行客恨隔花猶學子規啼卽此意
計甫草至順德追憶歸霞川先生嘗佐此郡有廳記二篇卽策蹇往求遺址不可得乃入署旁廢圃中西向灶觚香再拜流涕被面見者皆以爲狂僕夫亦匿笑不止了無怍色
劉比部撰汝潁集共得小序數十篇每篇皆有意思余借讀一過還之曰此傳奇體耳以君之才何不作潁州人物志
邵刑部撰言向子平未是達人旣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便知死賢於生
生與富貴爲類死與貧賤爲類達人真心玄悟必不信彼而疑此也昔韋周稱髑髏云死者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此此雖寓言理亦可曠然則子平所見其不能逮韋明矣
慈仁寺東廊下有無名氏題兩絕句云故宮高與碧山齊無數垂楊接御堤玉輦不來花落盡啼鶯應惜舊春暉烏空啼新甃湯泉咽不流繚垣歌側野棠秋月明深王揚州方宴客聞亭司城信爲之於邑曰升沉固無足校然使於士林進勻間得一閒嘗俾不廢觴咏亦何與造物者事而必欲挫折之如此慰歎之次遂命罷酒
雲間董二孝廉劍最善賦學如鏡賦蕤賦採桑賦皆輕婉流麗可與吳兵曹綺顏頗然吳閒作唐人語董則取裁齊梁者居多
按漢中如蓮花賦北畋曰晴虹宛轉古徑婆娑

竹滔溪而更密花宜水而偏多乃有田田翠扇的的紅衣潛根水壑擢穎方猗出金塘而競爽對玉鏡而呈姿又曰爾乃西山雨細北館風涼于盤賦粉百巢啼妝雜江花與江草映垂柳與垂楊情以幽而更勁氣以靜而逾香斂柔懷兮不語送媚影於迴廊愛爲熏之微度襲芳郁於羅裳是宜君子所玩甯曰野人之芳此賦亦多用齊梁語今云唐者蓋總其大凡言之耳

彭布政禹峯 而述 長身修髯聲若洪鐘一飲能盡數

升一食能盡一鼓肩眞撥亂之異才也

王十一古文詞多用世說及水經注故境狹而語幽過江集中如竹林招隱兩寺題名記皆有致

吳處士詩名藉甚一貴人慕之欲招與相見使者至其門吳傲然不顧直曰某今日不暇後亦竟不往也

有崔孝廉者嘗得句云黃葉聲多酒不辭王十一賞之曰爲崔黃葉余笑曰十一作詩餘長安士大夫稱

王桐花固不可無崔黃葉作配

按王桐花之名始於劉公勇此調乃蝶戀花和李

易安韻者今附錄於後

涼夜沉沉花漏凍欹枕無眠漸聽荒雞動此際閑愁郎不共月移窗觸春寒重 憶共錦裯無半縫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風往事迢迢徒入夢銀箏斷絕連珠弄

曹學士本榮 問余以君之才何不講學對曰身有所得本從禪宗入意不欲改頭換面更令後生輩作話柄曹默然

程舍人萬 撫慈仁寺松歎曰長安諸賢萃皆未登庾嶺故使諸松浪得盛名

王揚州自淮上遷書簏書舫乘風南下與余相值於郵湖遙語曰有事欲附致家博士及道信至乃寄舫中所有第二泉四器而已余以道遠稍難之王攢眉曰汪大乃成俗吏

吳四性傲岸不爲同里所喜其友或規之吳大言曰安有名士而不簡貴者

或問計孝廉侯二玄弼 宋三可友日曰研德如張子布瞻三如魯子敬

王博士憶荼雜詩有潮勢汨三韓句形容頗極雄闊或疑汨字無來歷余曰亦子美吳楚東南坼之類耳坼字汨字正以獨造見奇

按郭景純江賦潛演之所汨漚正此汨字意但郭語連用稍不同耳

孫鍾元先生奇逢居蘇門夏峯村清泉嘉樹映帶茅衡一觴一咏翛然物外李工部震生以爲先生本非隱者其少時豪俠之氣尙自稜稜爽露

吳下士流有好禪學者自謂塵網難解余告之曰賢不如卽解禪縛其人不能應

至人之道初無障閡後之學人或但執理解或專參死句稍生知見便爲所縛旣爲所縛統是凡夫雖有理俗之殊至其爲累略不差別

董侍御文驥五言古詩忼慨頓挫是其勝場若出使榆林諸作尤爲少陵紀遊之亞

予謂中唐七言律詩率宗高常侍李東川惟錢員外規模摩詰差屬穠麗王士或以著述寓予惟用方幅紙題姓名其上而已蓋其耿介如此

魏光祿里居後不復通書朝士或謂中唐作者何故不宗子美予曰當是聖不可躋

致書王十一曰唐以前某所不知蓋自開寶以後七百餘年無此等作矣所見方素伯集序贈陸菊隱序尤爲奇拔

方序詞繁不載今略陸序於後自名菊隱志遇也粵以龍蛇之年遂應魚羊之識普天瓦解列鎮茅靡嬴弓盡作俘囚欒卻悉班氓隸庾開府著傷心之賦五福無徵馮曲陽著自序之文三靈獲譴斯時也齊國忠臣猶稱王燭楚邦義士尚說包胥落

落戈船雨暗吳江之棹蕭蕭戰艦烟迷歇浦之帆惟我膠城獨推上谷醵酒而談登陴以誓袁本初子弟俱願相從庾元規賓從皆能自效三日哭於都亭六軍盟於別館當年夏馥曾聞姻婭之親此日黃瓊亦有門徒之誼其爲犄角相與蒲維然而烏頭未白河水難清空埋地下之愁不救天公之醉痛龐涓之箭盡雨曜無光悲項籍之途窮三川流血一門爭死七尺無歸貌爾諸孤行將焉及又曰自擊銃之備譬作寶珠之客重關半夜私出後渠兄斯年繩遠文如春湖士女圖及查韜荒江漢詩集諸序再三吟諷深歎士九言不妄

日讀書必數寸矣同學以此驗其勤惰

李十九良年善爲古文間作排麗體脫稿輒棄去余問其故答曰吾家伯季並擅斯長阿京未欲爭勝耳

阿京李小字春湖北女圖序詞繁不載今略查序於後

登高能賦昔記毛公對酒當歌遠懷魏帝況復三湘可涉賈傳之弔靈均七澤雖紆長卿之言雲夢靡不寄情郢曲託興章華又曰星隨軫翼遹征不窮路指襄樊沿流無際周郎散華之處惟有空洲仙人采棄之亭虛傳故里加以楚宮回眺巫峽遙看戍鼓猶鳴林猿自嘯每起流連之思非無贈答之詞至若往日長楊依依夏口晚春芳樹婆娑漢

陽青雀頻開還應理棹野鷹初唱時復整鞍既而轉柁滄浪之水分帆溫浦之城睪回廬嶽香鑪宛然湖匯宮庭石鐘如昨羊叔子之興悲峴首周伯仁之灑涕神京無假思尊彌同擊楫豈惟馬當風險序本王生牛渚月明歌聞袁子昔參軍羈旅之日臨川遊覽之年並有高吟俱裁新製若以方斯蹙則譬此雕琲遜集之兒寶特在弘農士衡之驚嘆良由記室要便銅鞮緩曲終宛轉而難前佑容新詞幾徘徊而不盡

合肥龔先生鼐夢作詩文下筆數千言可立就詞藻紛紜都不點竄爲　孝陵所識賞嘗在禁中歎曰龔某眞才子也

葉元禮舒崇　素病羸然頗不耐杜門客有憂之者或笑曰猿狙之性動而彌靜

予亦有詩規元禮曰藥裹茶鐺故可親底須儇刺逐風塵中朝洗馬方羸疾莫倚聲名是壁人又曰二載詩名滿薊邱彈棊捉麈更風流如何消渴春來甚不爲文君也倦遊

金秀才評侯朝宗之文已自成家惜其得名差早未覺文思荒蕪都無逸興如何先生言古人直是憂讒畏譏耳與近世金盡裘敝者不同故能托物感懷纏綿悽惻若使飢寒切膚恐亦未暇爾爾

余初未遊西山逢人輒相咨詢或曰西山雖復崇深意謂不如東南諸郡清潭鏡澄層峯屏峙一花一石相對饒有勝情

客問余何意沉酣故籍中余徐應曰身之好書政如君侯之好博弈

廣平申和孟涵光不欲輕通貴交惟致書於余微訊王吏部近狀余報之曰吏部謫陳簡遠不失故武誠吾黨第一流也

梁侍御不多作詩文客或勸之梁言身意不爾行當以少許勝人多許但得傳百篇足矣

或舉王十一寓余詩有姓字慚龍腹文章忝雁行謂若故與十一齊名耶余曰風姿玉舉逸藻雲飛不得不與海內共推此君僕固非其匹也

按貽上留別詩全首云海內談詩日人傳我輩狂遠遊羨宗炳疎嫻似稽康姓字慙龍腹文章忝雁行橫門今日別攜手已神傷

邵比部問余文家宗旨余謂讀書十年祇尋得翻案法耳邵頗咨賞曰錢牧齋意亦爾爾

余嘗謂宋人文章能學昌黎者惟歐陽文忠得其序記適遇宋景文得其碑誌奇崛處今人不習新唐書便相指摘何異矮人觀場

唐石經誤爲十三經者顧厲聲曰此與宋板大明律就詞云王郎畫手今無匹相值秦淮歲已闌徐憶帝京銷夏日見君雲壑畫生寒予嘗以詩贈之何別其傲岸多類此

予與計孝廉李秀才即席爲一畫師賦詩李攬筆便予與計孝廉李秀才即席爲一畫師賦詩李攬筆便

嘉興朱處士茂晭城南別墅即畫裴僕射故居有亭名鏡雲其外溪水瀠洄竹木森蔚最爲幽勝會應朱秀才嘉處士名往造其廬值處士不在秀才竟攜荅

具至亭際吟嘯竟日處士歸而知之大相稱賞遂與定交

魏推官學渠之任成都余輩限韻賦詩送之推王博士作揮塲如臣謹荒城餘虎跡青天驛路隔蠻裘又荒村淒響聞山狖江路幽花雜木緜此類語皆有致又一章云碧雞洞畔掌狻生白鹿山邊按部行纖麗爽人傳好句當壚少婦避行旌新開邛笮通蠻徼覆種芙蓉號錦城此地宦遊良不惡況今河漢已銷兵

按寶應朱秀才得單字韻其詩亦佳今附錄於後

佐郡分符入武擔錦鞯玉勒誇桃驂梁園賓客歌楊柳蜀國山河種石楠叱馭甯辭九折坂題詩應過百花潭何年得訪嚴平宅欲卜升沉望劍南

二王好音儀詩唱和至數十首劉比部寓書於余問訊博士曰王六不致驥韓冬郎豐霧香此雖隸業然併此不作可也

按博士香儀詩自序云情至之語風雅掃地然不過使我於宣尼廡下俎豆無分耳謹其託興如此

予在廣陵識集王十一語客曰汪大賦性高潔加詩筆清麗頗類韋左司惜無左司少年游俠一種氣魄耳予知王欲相激發遂不復措辦

計孝廉謂侯朝宗文如以石激水使成波折差乏風水相遭之趣

按北悔堂集中書策誌銘極多奇構甯南一傳敘事尤酷擬史遷可推近世作者然甯南事皆失實左誣魏藏始所不免無徵不信其謂是與

周侍郎亮工嘗述孫北海先生承澤語曰詩文之道莫妙於易莫難於老

中和謂作毛穎後傳微有寄託亦是滑稽之筆可與前人江陵柱羅文諸傳相比

其略曰穎以老病謝中書事歸而往來研山前上愛防風山水遂移居焉是時陳玄隱天都褚先生在剡剡溯遷於端州時時相過爲方外交適有人從長安來言沛公入關時蕭何盡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乃嘆謂玄等曰吾輩蹤生不纂錄將與竹帛垂無窮今遂爲他人有耶因欲獻不自勝遂發狂帶科頭散髮不與士大夫相見士大夫亦厭之

掷不復顧餅師媪婦或見而呼之命登記所業籍欣然爲書然書又潦倒不稱人意其後窮死而子孫繁衍日益盛皆能文工書畫烏衣象服珮玉襲紫綺裘照曜江左四方達者聞之爭聘掌書記先是穎濱已孤立被廢命子孫十人爲曹所至遞用事故寵任久不衰四方點者亦拂飾冒穎支庶識者輒能辨之於是中山之族徵而防風甲天下史氏曰自楚漢遞興能者皆起效一技而穎獨以老病自全挺立不屈豈慕孤竹之遺風歟然身晦而文處士點作畫願得待詔家法然多率爾之筆余規之曰此事定須霞思雲想刻意經營奈何頹唐落墨便布人間

宋子虡尊詩才雋逸文尤跌蕩可觀然性好飲酒嘗與高念祖佑紀入都每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則朱已關入酒肆中醉臥罏下矣

兩無遺憾矣

施副使閩章官山東往拜李滄溟先生墓重爲立碑夜夢一緋衣者造其室自稱身是李攀龍以君知我故來報謝

富平李處士因篤長於經學嘗詣余論春秋頗指摘胡康侯傳余語之曰君辨固佳然知人論世良自不易李憮然

龔先生鼎孳懷樂善倜在酒次朗詠杜處士藩所贊蘇子瞻絕句云堂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峩嵋少讀范滂傳高卓

余頗自患嫻放兼以此規王六王完簡曰長安車馬喧闐若無吾窩一二孤寂者點綴其間便成缺陷余往王推官許數詣博士新詩推官授筆書五言數聯如關路乖鞭暮山城到雁稀鸛下松巢暝人歸沙路低清沙騎馬路微雨過橋人玄鶴有時至滄波思渺然秋水落溪碧春山願渚清語俱瀟脩在天實大

王集中五言律詩中多唐人語今附錄用孟浩然韻留別黎小黎寄懷襄玉臣司李吳興二詩全首於後

其一

落魄蓬蒿子仍尋舊隱歸詎嗟洛京遠所惜故人違關路垂鞭華山城到稚知君相憶處落日掩雙扉

其二

回首分攜日心期問爾緊側聞解魏闕佐郡出孤城秋水碧溪春山願渚清遂知官閣裏吟眺足幽情

辭給諫作畫金師畫匡士大夫少有其匹家孝廉素善鑒賞尤咨歎之以爲給諫能潛心措筆便當升堂文敏之室

或問計孝廉暇日何以自娛計云賦詩彈棊俱增惡業但能日誦楞嚴兩卷便足了一生事

申和孟五七言詩氣體極高老手尤愛其七言絕句三兒作在唐人亦當擅場

按輓詩共四首今附錄二首於後

遼中未知可與誰比

按和孟遊黃花谷云竹杖尋源入上方滿山槲葉晚蒼蒼亂碑零落遊人少一道飛泉下夕陽步殿宗山韻云雲展初從泰岳還石林斜日草堂閒上方鐘定無飛鳥一片秋聲葉滿山汎舟明湖云女牆倒影下寒空樹杪飛橋渡遠虹憾下人家十萬戶秋來俱在雁聲中溪上云微霜昨夜下庭槐水畔閑登萬里臺兩岸蘆花飛白雪午橋烟裏一舟來芰屋成云溪上新成屋數間柳花滿浦漲滿松關

醉來白眼西窗下臥看烟中馬服山

王推官于役淮陰泊舟泰郵湖風雪凝沍寂然動心乘燭作歲暮懷人詩六十首夜漏未半閤章都就詞旨清麗開出奇峭語茶村杜處士語人曰便君才藻如許當是天人

朱國楨克生作 端敬皇后輓詩生詞興麗且立言絕爲得體會余方賦此題遂匿之不復示人且曰朱

玉容隨碧水金册重貢綸謀法傳宗伯猗詞命掌
臣寶衣鏤翡翠仗馬飾麒麟閣妙停封事無由達
紫宸素聲出雕楹君王執紳行宮娥結綸帶都市
翦紅綴玉仗齊金節龍旗夾鳳笙晁山聊駐蹕愁
見月誰明

王六方任博士語客云昔劉原父戲呼梅聖俞爲梅
都官梅便作色而慍某則不然但使有詩數百首得
稱迪功集比於徐昌穀足矣

王貽上作海客秋聲病一篇頗自矜賞出示余曰
此詩當不減韋左司余笑曰露檻驚孤鶴風櫺散疎
菊已微類柳柳州矣王躍然起曰君言良是

按王集此詩爲靡提軒病中漫興今全錄於後

海客秋聲病館來臥茅屋東窗蔭叢桂西窗羅斑
竹露檻驚孤鶴風櫺散疎菊以此淡漠心聊取媚
幽獨鴻鵠溟天游麋麛巖谷

謝榛先生有家在鄴城外已頹荒草中計孝廉至
鄴爲賦詩書之又搜篋中得數金雇人封土三尺餘
丘立碣其上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嗣後計每見
人輒舉此自謂不虛此遊予笑曰阿堵故自歎

阿堵計小字

義興陳處士與余論六朝之文詞雄旨洽鉤人深微
多出諸賢尋賞之外時冒機杼襲在坐傾聽不置陳
遽掀髯謂余曰與子論交十年今日始稱知己

繆子野永謀謂鍾廣漢淵映若不厌則神懷散朗學
義淹長在後進中吾未見其匹也

華陰王山史弘撰文章以簡質勝文二嘗嘆曰山史
諸題跋最佳絕似吾家待詔

梁侍御自顏其齋曰晢次予不曉斯義每相咨問梁
曰身固願居曾晢之次意蓋以猶者自命也余與葉
編修方藹同作齋記

侍御假歸余乞文與也作晢次齋圖寄之齋前繪
一梧一石一鶴余復跋之云先生齋中非必有是
數物也聊以寓清標遙況耳

周櫟園先生宦閩每求江瑤柱輒令蜑人取諸梅花
厂石間其甲上紋如瓦楞映日視之與綠玉相類彩
色燦煜晃人恠予周語人曰即此膚理便足鞭撻海

族惜其生青衿阨不登玉食耳

分湖葉秀才爲鍾廣漢徵誄文援筆作引頗屬哀豔

李侍郎敬最善指摘人文章嘗讀余作未終篇輒捲

卷不語余徵其故李指所引謂我宇曰經有明書者

我之什無書我之什也吾子亦爲是俗學耶余大駭

服

劉吏部謂樂侍御有才不騁其能忍處政自不可及

素心才堪龍腹衞玠綺羅之歲便擅清談張翮驚

余題梁曰緝江村讀書圖其首章落句云鄢陵野色

羽之年自然騰譽英雋注手則絃管自調文雅沿

平於掌也有江南此景無王阮亭見之呵曰吳子輩

心則風雲並動潑江清泚逸興朝開秋露低垂新

乃爾輕薄余笑曰行當及君矣因續嘲阮亭所題云

情旦起摛詞旣藻博雅爲期服予窮經覽門庭而

彷彿菜江綠樹陰幾回展卷幾沈吟江南與汝關何

動色桓生稽古遊庠塾而興懷乃命不猶人數奇

事賦得愁心爾許深

閻人行捲紙爲簡者周侍郎得之爲題贈一僧名掃葉

寒合歲歲上書雨濕西泠之驕年年作客烟迷南

然以試詩簡者或題之曰外不潔也中不乾受氣猶全

浦之舟悲搖落於江潭誰能獨醒感平生於疇昔

其言不察不浮品在佳竹之上後以贈劉公勇公勇

何地埋憂所以王處仲有伏櫪之歌阮嗣宗有窮

爲賦紙簡詩

途之慟人之情也傷如之何又曰鴛鴦朝驅生拜

余遊金陵清涼寺見壁上有詩乃題贈一僧名掃葉

昭王之墓寒風晚吹死同壯士之悲夜哭愁聞孤

者其詩云掃花人礙入林眼掃葉猶留解脫心何似

魂遠滯遂思落帆亭畔亦名思子之亭織錦機中

無花併無葉千山明月一空林頗於宗門有會不知

應化聲夫之石況復繁邑未殺弱息先摧羊棗旣

誰人作也

亾貌孤絕嗣葬要離之側迢遞吳宮招屈子之魂

徘徊燕市理亟蒼昊哀感塗人

曹秋岳先生溶稱關中李天生長霍詩曰風雅以來
罹有斯製
余嘗誠兒子鈞甯爲畸人毋爲鄉愿甯爲學究毋爲
名士
名者實之賓故當以學植爲本倘專採春華遂捐秋
實既蹈空疎兼傷輕薄名士風流非所尚也至於
前賢有題之曰噉名客者斯亦詆呵之極矣
余讀宋第時作文祉名曰愼交嘗傳入　禁中遂登
天聽　孝陵對近臣謂徐修撰元文曰汝非愼交
說鈴
中人物乎固當顧名思義毋得隳此兩言
余方燕諸客有一畫師後至延之坐隅隨詢以所長
此人率爾對曰長於繪人物問師何人又率爾曰師
吳道子衆方目屬訝之文二徐放杯拱手謂曰君行
橐中得道子稿本幾許此人嘿然舉坐爲之閧堂
余問文與也吾鄉周東村唐伯虎畫俱倣北宋何故
士大夫獨重唐筆文曰周模擬有痕唐能加以變化
耳余深歎爲知言
說鈴終

曩己巳庚午間佶遊邸南請業之餘從師求說鈴本讀之師云此吾少年習業未除時所作業之已久印本皆無存矣後求之同門諸學者皆未見藏弆已三十餘年往來於心未忘也今春介夫先生始從宋檢討筠處借得抄本屬佶繕錄遂欣然命筆但不能如錄鬼峯文抄時筆畫端楷蓋彼爲鏤版計故不得不刻畫又年丁強盛故爾此則隨筆書去往往有天眞爛熳之致亦猶吾師爲此編正以無意而成文耳然其風流餘韻吾緬思先正慨然永歎不惟以讀師遺書而興西州之感也康熙六十年五月九日寓都下梁園之警露軒西室

鹿原林佶

雍正六年七月借紫幢王孫本手錄一通原本乃林舍人正書招贈王孫者編首有長林二字朱盧印記而裝入分書說鈴二字後有臣佶之印吉人之辭二字同記

說鈴一卷爲長洲汪鈍翁所著曾附刊於漁洋說部精華之末者也鈍翁爲一代名家聲望與新城尚書並重著述本不止此此特其筆墨餘事耳然單詞片語雋雅清新大得晉人清談遺意惜原板久燬今從南徐包子丹廣文處假來所藏舊本重付剞劂俾廣流傳以存前賢遺韻固不徒供士林清賞已也

光緒四年歲次戊寅秋九月仁和葛元煦理齋甫識

甲寅長夏溯遊長城留樾縣署之前度軒中時從待
翁明府假插架藏書消暑竝日而鈍翁先生說鈴在
焉先生文鈔久行於世此編單辭片語傷永雅馴直
奪臨川劉義慶之席實士林所罕見明府抄藏既久
不欲私爲帳中之祕囑渠繕錄鋟諸梨棗凡兩閱月
而竣工渠因得附名末幅

梁溪華育渠并識

康熙中談古文者必推詘峯汪氏稱詩歌者必推新
城王氏兩人工力悉敵三家文二家詩流行至今而
無異詞也然汪粹於經學王富於雜說詘峯說部止
此數十葉未就之書稿本久不自存賴鮑待翁鏤版
長興縣署始見此冊知寥寥數條向屬友朋摹許如
是欲覓計甫廣集并爲全書杳不可得訪之吳江
故家鮮有見而知者亦一缺陷事爰附精鐫之後倘
遇有心藏得此稿續而成之其愉快當何如也

乾隆十三年仲春之吉青城里人劉堅識

祇菴集史

武林 王晫 丹麓
天都 張潮 山來 同輯

祓楮黛史

旬曲張芳菊人著

臨川章子大力於坐睡食酒香五者有疏焉謂之曰史猶雅言或佐之史也坐睡食酒皆有香以生其清微而常於坐爲睡坐獨事也睡神之庭神將自明餘三非能以獨爲事也

自他有燿居一於對居一於旁居一於偶偏也對言室也旁言媵也偶偏言伎也遍有患焉多則落蝶敗吾宇落去吾事也是故有取於黛黛以遠爲其義者也

予故戲續一疏曰黛史其目有六曰厚別曰養麗曰靜嫻曰一儀曰鍊色曰禪通

男女之遇有貧道焉禮文遣締重之固之盥合燭出取於昏夜事如窳矣黛則用見也珠玉以心之琴瑟以好之朝日夕月曰潔齊之敎基於画儕之間而屏昵於寢帶之末室事之所辨也家事之所成也不相辨也而相辨也是曰厚別

倩以爲巧盼以爲美詩詠碩人曲面譬矣倩之巧盼之美盡矣倩之巧盼或傳諸聲盼之美盡或寓諸容聲有遲焉容有佚焉巧美之得全者或寡矣聖人惡其盡也罕譬喻紛事猶人爲也黛則幾於天事矣倩盼之止不示其巧不見其美而美巧之質恒藉之以相全其惟猶乎斜之在肖偶質于空有之間而著文於疑頗之際所謂無用之用也開靚而明專者善藏乎無用非衛鄭

盼之所可盡是故雅步以安目也善嚬以安神也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日之間而首之所以致清也四末之所以致端也喻其端清不言而得矣是曰養麗

人生無欲欲如家室其頃焉耳童髽之昵不知其薄農戍之娶不知其厚貴富之靡不知其淡貧老之嗟不知其幽今夫面首身之上也手與足身之四末也緩其結束四末散弛無有上也但橫陳耳一棄離之其鄙滋甚山是崔嵬以爲觀瑣尚丱髫形其艷往裳以爲髽秀腰修領見其都若是者猶常均之質也今

夫靜之爲娛也春烟可愛夏草來欣日
約潤倚風閑軒秋爽則角黍擘書曲室冬清則然燈
乖榆疲臺不借於鉛調文室無妨於花散也故京兆
之贓可以由房可以節色不謂之昵文君之遠可以
當壚可以乘駟不謂之靡是曰靜娛
喜鄭語默黛之四儀心止於所可以有儀矣故喜之
守默也術鄭之守黛也緒語默之守黛也緒暗景含
笑黛之喜也微雲拂漢黛之鄭也朱紱拂神黛之語
也鄭用騶赫黛之默也華鄭用藏諸黛

黛無作也而感諸近侍感諸同類感諸君子矣故忌
嫣不言强宰鉤其蠱術李妹善對獰嫫戢其匿風是
曰一儀
夫聿齋之息非有郤扇之姿也縫裳之嬪非有田鏡
之艷也蹇修難託自成其膚永矣象服未施自見其
清揚矣雖然此猶以黛爲黛也方敷之面其質彌翩
其文彌婉徐淑之裁翰蘧瑗之陳閫以手爲黛也是
人歌其山木謝女咏其白團以口爲黛也雖然無衒
近於黛者之黛也夫物朔相諱以爲明者也澤山無
心以爲咸者也無所息於其緒而以飛
約潤倚風閑軒秋爽則角黍擘書曲室冬清則然燈
乖榆疲臺不借於鉛調文室無妨於花散也故京兆
之贓可以由房可以節色不謂之昵文君之遠可以
當壚可以乘駟不謂之靡是曰靜娛
喜鄭語默黛之四儀心止於所可以有儀矣故喜之
守默也術鄭之守黛也緒語默之守黛也緒暗景含
笑黛之喜也微雲拂漢黛之鄭也朱紱拂神黛之語
也鄭用騶赫黛之默也華鄭用藏諸黛

往予有食色覩刻之趙中瀕內見者第以爲黛
夾精言耳意者覩與食色猶二也今復拈黛史
夫彼已不啻有雙睇覩我矣若之何如馳而不
知止也予贈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
山中以視解人定不河漢
陳伯璘曰此於經理總完得一別字義耳入祇
苑龍見鳥瀾乃有無限妙旨先以欲釣章後
令入佛智豈此謂歟

五石瓠

貴池劉　鑾輿父著

由柏

劉若寵妻周氏語康僧曰福世子名由松今宏光本名由柏乃世子弟也以逃難潛於淮上自稱福藩閙有以次王子矣恐由柏者亦屬中州諸藩非福宗正支也異日當訊之洛中士大夫方可決疑彼婦之口亦豈可盡信哉

馬夫人高氏

馬士英以魯藩失守削髮而遁令趙體乾築室四明山中自坐一樓下促其夫人高氏死高於樓上施門抱幼子泣士英命婢僕促之再三高竟無一言士英

怒拂袖入山高踉蹌自追之號於路爲大兵所執使導之入山士英乃被擒受戮

書吏家僮濫功

崇禎時九邊諸督撫每奏捷一次必暗報書吏一人家僮一人雜之劄委守把中請餉槩敘加銜時添設安慶巡撫銜係協理勦寇與邊缺同循爲故事矣兵部職方書役每歲候督撫輦金至然後隨疏具覆否則淹之高閣史公可法撫皖時部中每持其請數月不覆良以此也宏治間陳壽撫延綏或諷壽註子弟姓

名戰績中當有勞賞壽曰吾子弟皆不習弓馬覓不
許近世諸公何不一放法之然史公可法未嘗使家
僮冒濫一人

煙火

成化中上元張燈編修章懋上疏陛下以天下爲
樂將煙火之事一切停止懋坐廷杖爲翰林四諫之
首時憲宗固沖年也福王乙酉正月閣臣馬士英進
煙火二架價五百金點放之際煙藥中機造飛龍圖
繞殿柱王奇之諸閣臣又共進一架南渡何時以中
興大老而爲此宦官宮妾所不爲之事其能久哉萬
厤崇禎以來諸緹帥鎮臣製造煙火價有近千金者
點放用原工始盡其妙

唐宋名石

白樂天太湖石在蘇州張鳳翼伯起家見王衡詩孟
郊題陸羽石在王穉登家見徐煒筆精歐陽公荇溪
二石其一在滁州太僕寺中見馮元飆一賞軒題辭
白張故物今恐未必存

眞觀時鐵矛

世楷堂藏板

長丈餘重上鐵矛一極巨重上鐵矛一極巨重上
出上繫珠玉琥珀蜜蠟之屬非古也有在中面者有
在左右者所繫又雕鏤鏤摹極其詭矣皎桐潘映婁
特製小碧玉盆於右每早插翠花一枝在盆又任意
或珠花或時花不一而足士夫而爲婦女之曼靡寧

相公開三市

董心葵賣金賣珠賣人參於京師各張一鋪人人知
之周宜興安得不敗

人參榼

周宜興之再出也從淮舟行槩不與人宴會送席者
亦卻弗受有一州郡官以人參爲肴設於小榼賂左
右俾呈相公一見之宜興偶收參而麾其榼于是治
途弁紳密偵其例遂有以參二斤爲一器者自是舟

琴瓠

河南北古墓中大瓠其橫上通兩竅而下開方孔或謂爲收水氣云以爲琴臺則清激之聲自出長短花紋其式不一移載江南有直十千錢者崇禎中因上製函造琴嘗取此瓠以供御

輪子

西北鞦韆之戲其人及三而止其高丈五而止距地數尺餘皆富貴家戲也有輪子者加以轆轤轉可容數十人高二三丈許距地已十尺餘貧婦村女必與焉謂春天可借以卻疾云元夕後瓠共事此

珠冠價

明朝皇后一珠冠費至六十萬金珠之大者每顆重八分然亦無幾也及其上賓則此冠藏之太廟盡中官盜毀之朝廷不問豈非暴殄哉山東倘書張忻夫人陳氏珠冠首飾一副費八千金每旦悉妝設髮髻閒不以爲勞且贅也行步出戶婢女呵導如官儀則宮庭不足異矣李賊陷京師夫婦受刑辱冠飾皆被拷掠而去鼎革後益富益奢妒益毒

大珠當籌

周宜興以大珠三十顆畀董心葵爲識以當牙籌凡士大夫進千金者心葵以一珠歸宜興卽知其貯千金也竟三十珠宜興仍發與心葵再進如是者周而復始一月之中不知凡幾云

徐鴟鵂

天啟時浙人徐大化搏擊善類京師人呼之爲徐鴟鵂

神與人通帖

萬厤末有選封邱令者於京師邸中夢一人投帖云治生陳平拜其人不解蒞封邱知陳平是其邑人墓於黑山前此兵部尚書楊博在朝時於是因新其墓於黑山前此兵部尚書楊博在朝時每過前門關廟必投一鄉晚生帖博蒲州人上距蜀漢恐不止於晚生而已也崇禎末池州建德江桓夢關侯以通家治生帖拜其邑人孔尚鏞今未驗

宣德器

宣德器用無一不工亦無一不傳至今宣爐也宣銅諸器也宣德紙也宣德畫也宣窯也宣德漆也宣德

錢也宣德琴也倘有詩字文章不在服御之列士大夫每以景陵比漢孝宣不知文德武功過漢帝遠矣惟是身親萬幾綜覈名實與漢帝略同故論法擬之

基

宣宗廟諱萬厤後犯其名者甚多崇禎時盡改之在籍閣老成基命具疏自改名靖之惟魏國公徐宏基初不以上請

曾楚卿坐納妾事

曾楚卿爲魏璫制奪崇禎時起少宰原有妻偶託人

娶妾至門始知爲淨身人姪女卽卻不納淨身人恨之遂盛飾其姪女騎馬立長安街過過往官自稱曾楚卿妻送揭識者知其誣時方枚卜鄢陵常自裕有他疏點綴及之曾遂不得與

孔相國救復社

當溫體仁在位必欲究復社値其病在告孔公貞運兼筆遂決絕其案及溫入直殊怒語人云孔老先生近亦聽人提索矣姜公曰廣時家居曾語邑令郝錦云孔此舉最得體但惜其鄉人曾思索賄耳此則姜公之聽熒也

孔公貞運一生不言黨不好名不令人知其德劉宗周罷歸羈天津猶有疏至思宗甚不懌孔面奏調護者凡再四當天啟丁卯掌坊時魏璫薦監生四人厚贄拜門生意在營秋榜孔云我未必主試但俸深必見推諸生高才萬一得雋豈不似私拒之後推主試不點點陪推孫之獬同門姚現閒太史每言至此服其風節云

蕉布芙蓉衫

粵東人家多植蕉甚大緝之如麻織爲衣較葛衣色爲黝名曰蕉葛非葛也淮海人家取拒霜花本號木芙蓉者緝之如麻漂白色織爲汗衫其白如粉名曰芙蓉衫非絲也皆可浣皆不堅

蜀粵婦人皆不履

四川婦女多殊色穠妝而跣其脛無滕衣無行纏無屨如霜素足嘗見於大市中不以爲異粵中風俗亦然而乘以木屐屐雖做猶蹩蹩晴雲赤日之前不以

爲贅惟士大夫歷官南北者歸而變其內競習弓鞋
閨婦女亦多不轂

水滸小說之爲禍

張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
襲咸效之其老本營管隊楊興吾嘗語孔尚大如此

澄泥硯

澄泥硯始於唐出虢州澄泥爐當亦同之宋鄒浩有
求劉知錄澄泥香爐詩云千卷新書三疊琴青燈炯
炯夜沈沈對人此外無餘好只欠澄泥一灶深載敬

夫有澄泥硯長五寸闊三寸體深黑色黯然無聲得
之王給諫元翰

酸棗

河南延津縣古酸棗地今尚存酸棗樹一株大數圍
雖屢經兵火未燬蓋六國時物

河北生齒

崇禎十三年河北有小袁營者袁姓賊也其行兵假
仁義過於李自成河南北飢民歸附甚衆于時稱帝
稱王互相併吞者不一而足蓋無往而非賊也巡撫
李仙風調諸將卜從善陳永福李見功等捕斬靡算
諸賊無打糧地相率食生人郊原道路足迹幾絕禍
亂相尋至李自成稱帝關中設僞守令到河北諸賊
始消又當大疫之餘生齒耗盡自庚辰迄於癸巳十
數年戶口尚未孳息民間募一夫督耕每年費三四
十金乃能得之奴婢價騰貴極矣

黃河勢

凡河水將至之地相去尚十餘丈其村莊廬舍頃刻
盡先自頹圮而水乃至至則波濤瀰漫沙淤隨之旋

已壅塞成平原水一尺泥亦二尺不知其由來也河
南王壤厚其居民謂黃河水自地湧起而容流特來
應之吾不敢以爲然

龍虎

江南多蛟春夏之閒暴漲山谷而起者蛟也非龍也
中原多龍春夏之閒震屋壁汎波濤而去者龍也非
蛟也江南多虎豹中原多豺狼皆其地氣使然

金飛

休寧賈人鄭汝賢世開質肆於上海之新場崇禎初

築牆掘土見白金一窖百餘錠方欲取而金忽躍去

剖腹取肝

淮安翰林夏曰瑚以崇禎丁丑五月病危莫治忽夜半二人叩門甚急自稱來救夏老爺啟扉不言姓名然知其爲淮人也問以良方則曰烹人肝可療衆愕然其人出所挾一刀自剖腹取肝遂昏憒仆地衆救甦乃去夏食之卒不起後徧詰其故或曰其人之兄隸漕撫兵卒爲朱大典調至鳳陽勦賊不回嫂氏咎其故年少宮人內官偶經上幸多不勝其任而死令其叔晝夜喧嚷其人欲還兄無策乃取肝治夏僥倖

藉其服飾以殉工役啟棺椎埋盡盜其所有以致富

于是各城工役爭告狀願分任其事矣

童氏

乙酉春河南巡撫越其傑差副將孫枝秀齎奏童氏失散緣由疏并護送童氏到廣昌伯劉良佐府中良佐令妻侍奉月餘始送至京童氏通曉文墨書法端楷自具疏敘父母姓名居止及被選入福宮成婚年月生子女後先以至流離之事甚悉其傑與士英爲至親士英聞其狀大爲其傑喜將市封賞謂枝秀曰舊妃在可省選昏之繁令枝秀候旨次日士英呼枝

酉南城坊署而太平優人忽至與涇縣客爭持於外未幾亦指爲姦流詐冒而爭者始奔竄焉馬國亡後仍歸涇客

爭掩宮人內官

宏光宮中年少宮人內官死者五城坊官派土工埋葬各城地方甲長避之乃曰南門山多以故南城工役甲長獨任其勞不數月南城工役有起千金者訊

秀曰內裏不認爾且去亡何指爲姦流詐冒提枝秀
童氏並繫于中城坊官究問童氏言之鑿鑿備述隱
微坊官復奉旨嚴訊遂加童氏以酷刑幷杖枝秀童
氏哭詈不絕聲未幾童氏免身於獄廁國亡後童氏
爲尼于金陵河南庵

紀錄彙編補目

宜興陳中湛于延爲江西巡撫時序刻沈節甫紀錄
彙編卷凡二百十有六爲書之目百有三删摘多而
梨棗劣近代之事實闕焉中湛公仲于定生貞慧欲
續而緝之先師樓山公屬鑾撰定其目鑾見聞淺陋
但據所知以對上追洪建下迄啟禎書雖未成而兩
公之志難泯也且書亦有不存於世者茲憶列于左

監規 御製 大誥 御製
建文朝野彙編 屠叔方纂 逐國忠記 周鑣著
表忠紀 錢士升編 逐國逸事 錢士升編
逐國貴池三忠錄 劉城輯 宗藩規儀 崇禎中 頒
重定憲綱 崇禎中定 逆案 崇禎欽定
從亡隨筆 程濟編 致身錄 史仲彬著

酌中志略 罪瑞劉若愚編 皇明大臣年表 許重熙編
吾學編餘 鄭曉著 名宮閨秘典 見鹽邑 嘉靖以來首輔傳 王世貞著
志林 許重熙編 萬厤三大征考
歷朝大政紀要 萬厤會計冊 萬厤丈量冊
洪武京城圖 和陽開天記 藪重著 子移孝纂
國朝紀事本末 吳應箕編 今有論存 兩朝剝復錄 吳應箕編
東林點將錄 王紹徽造 二十四氣賦勝 潘映婁造
泰昌日錄 庚辛壬癸錄 吳應箕編
皇明薦舉考 蔣臣著 碧血中編 黃煜著
中興正氣錄 王納輝造 求人金鏡
屯田書 張抱赤著 天啟閒諸先生作 劉城輯評
焦氏筆乘 焦竑著有續 七修類稿 郎瑛著
韜軒紀事 姜曰廣著 明德清風 朝鮮國碑文
筆塵 于慎行著 遼左六忠流述 何如名著
欽義錄 諸僧寺輯 孤不孤錄 王世貞著
續孤不孤錄 吳應箕錄 酉都防亂公揭 吳應箕著
露書 姚旅著 桐叛紀異 蔣臣著
桐變日錄 蔣臣著 大閱錄

太虛象譚 唐王翥著　山海輿地全圖 利瑪竇著
石民稗說 茅元儀著　南北大覩田 倪徵
帝京景物略 劉侗于奕正著　長安客話 蔣一葵著
客座贅語 顧起元著　金陵瑣事 周暉著 凡三續
徐氏筆精 徐燉著　南闈足徵錄 任傑著
瑣事綴錄 周暉著　客燕雜記 陸啟泓著
和州失城本末 曾可藻著　河行記 史元著
任邱遇亂記 丁耀著　五雜俎 謝肇淛著
玉堂叢話 焦竑著　丁丑試錄策辨誤 蔣臣著
楊忠烈公實錄　世楷堂藏板
蹶張心法 李盤著
籌邊碩畫
親臣議 方孔炤著　解遼環 黃道周著
見聞錄 陳繼儒著　使東方錄 梁有年著
太平清話 陳繼儒著
訪謚號冊
天下金石志 于奕正著
禮要 周鑣編　十四哀詩 周鑣著
和十四哀詩 吳應箕編　薊西雜咏 蘇桓著
楚水吟 孫臨著
馮銓於閣內裁荅私書
仁至錄

內閣階下豎紅牌上書凡擅入內閣者斬蓋非與機密職者不得擅入故朔望公卿詣閣揖亦不敢登階惟在階下向上作揖相公亦不降階惟出閣門階上對下還揖每位相公攜僕二人長隨閣中供解袍脫靴之呼不與他事光祿寺日給各飯食銀一錢六分入稱曰某閣下隨朝掌家即路過公卿亦直引馬勿下故人咸藏之也閣內中堂侍立磨墨者則屬辦事內閣中書官其茶饌屬光祿寺辦供相公各有房首輔與次輔房門相對在中堂前列其窗臨天空而明三輔與四輔房門相對在中堂後其室多幽暗日必張燈坐視馮銓在閣日張四五燈傭書於其閒蓋以私第書札概攜此中裁荅也丁紹軾房與相近因規諷之曰此密勿非等閒之地紅牌有禁今張如許燈非惟觀聽不雅亦非所以自愛老先生年纔三十壽至八十九十時天下事有得做慎勿急急乃爾倘言路聞而指說一歸林下還有幾十年如何得過銓陽諾而陰銜之遂謀逐軾

輔臣有腰玉腰犀品級不同

馮銓登第於癸丑而以萬厤乙未生登揆席時止三十二歲面玉唇朱貌若好女三世不飲茶惟飲白水性好精潔行五步即欲隨從彈足塵故僕役無小大咸袖靴刷供應其父馮盛明貧以貌與駙馬選而遺得以陪選駙馬生員應試中萬厤己丑科進士當銓第時見任山東副使初丁艾恪公紹軾愛銓謂其世胄少年冀爲今日韓范每共坐必引古名臣名相事業規勉嘗曰老先生貴介公子不似我窮酸措大老先生青年不似我老願自愛時紹軾腰玉銓腰犀銓詼絡軾舊所束犀帶爲佳謂京師所無者向紹軾借束之未幾銓得腰玉乃持犀帶還紹軾蓋不欲居其下也後刻銓者謂其一日受玉帶二十七圍

王月

桐城孫武公狎王月其婦家方氏患之風黔人蔡如蘅納爲妾蔡旋任安廬道死獻賊之難妻妾殉焉獻賊知王月名必欲生致之月遂死孫武公有祭月文凝矣合肥何允礽秋吟第十三首注曰城陷蔡香君兵使被執不屈數日死城外夫人墮井死姬人王月悲秋之句世琳內人廖雪瓊字釧娘和其題詠曰江

孫武公

孫臨桐城人字克咸更字武公二十餘好畫小米山水崇禎壬午秋作大幅遺鑾皆題曰怒筆庚辰年嘗爲江右涂世琳繪小畫世琳賠之詩有看來一片是悲秋之句世琳內人廖雪瓊字釧娘和其題詠曰江

東才子獨風流寫就煙波半幅愁不是孫郎多妙思那能筆筆滄如秋臨後死義遺詩倘多而畫不可得矣

倪文正公元璐

倪鴻寶公善畫多題畫詩其畫多竹石水雲山草嘗有姪孫嘉禎讀書湖南酒闌過之圖朱松壁上題門畏虎人多不好龍一時乘月到幽叢不知天矯高何尺贏得元眞喚赤松

諸葛鼓

崇禎九年丙子秋八月有耕於貴池沙山者得一銅器其製四方有圭角上無蓋下無底偶懸於木上考擊之昡昡然聲聞震里至夜火光燭天識者曰此諸葛鼓之一式也其人不敢有歸於唐田施氏豈當時吳人所得遺棄江頭者耶

吳樓山書

先師樓山公未生時高田老翁夢人告之曰吳應箕破天門老人未嘗語人也迄數歲老翁過族塾見應箕名歎曰有是哉是兒必有異迄公名成招忌矢義舊皆爲鬼鄉里兒童半是官少日壯心今未已唾壺敲缺夕陽殘觀詩意斯人固嘗朋酒公麻姑壇記帖昔人言其不眞苛矣吳非嘗游建

方士

嘉靖甲辰閒有方士居萬安太平寺中短髮束鐵圈跛足執拐以行不言名姓能畫山水人物類吳偉嘗書所作除夕詩於壁曰長竿火炬照田垣山寨歸來興未闌稚子送窮驚爆竹驕妻學富出椒盤江湖朋舊皆爲鬼鄉里兒童半是官少日壯心今未已唾壺敲缺夕陽殘觀詩意斯人固嘗朋酒公麻姑壇記帖昔人言其不眞苛矣吳非嘗游建

昌登壇求之不得偶與婺源余維樞談及余曰是樞罪也亂後同邑汪斯淳官於南城樞送之曰麻姑壇記不妨搨數十本汪之官卽移其石壁內將搨之偶以事赴南昌忽民變焚屛宅家口屋壁皆灰滅石亦亡矣痛心至今終身爲媿

小名小字

侍兒小名小字古人常筆於書傳韻事也舉人王一翥名其妾一曰二和尙一曰麻師名其僮一曰明白而易見一曰一覽而無餘風斯下矣維師亦名家子曾誤作魏瑞祠記繫獄十餘年擬絞後以尙寶卿羅喻義疏始釋自號海逋亂後尙在狂誕猶然

中經天經太微經

呂柟中經文在玆天經文翔鳳太微經皆繼潛虛溯太元而擬易者也鑒常讀中經板本一過而未抄今以爲媿天經則未之見也翔鳳守父之業復作太微以纂援某宗伯不識果傳示否皇極篇中象索三卷六十四篇靈囊二卷五十二篇五六二卷十五篇皆

象數運厤之學亦待知已於五百年之後耳

考察舉人

温員嶠當國有同邑舉人得罪之遂奏凡舉人在籍聽巡按御史考察又每巡歷一遍御史必參劾一舉人

閔茶有二

閔茶有二唐閔長者地也產茶不多僧培之歲數斤耳用山中之泉烹之色味殊絕有閔茶引不知何僧作其詞曰茶何以閔名也昔地藏卓錫九華有閔長者家居山中性喜施予時供伊蒲一日地藏就之募一袈裟地閔長者竊以尺土無幾遂諾然此際地藏已證果久矣顯其神通罩舉所被袈裟將閔氏田園山宅一罩而盡長者曰既諾無悔但居址併去置我身於何地地藏曰然遂擲丹砂使長者闔舍以白日拔宅飛昇幷猫犬亦騰空而去云今所稱閔公是也其宅今爲梵殿其畦今號閔園茶出於此故以名之園在九華之顯東崖之側一塢半弓四圍峭壁數百丈危峯之上復有山焉下瞰龍池上疏石澗林蔽石

流交映終日沈霧圍嵐不散山麓人仰視之恍然一
混沌也其鍾氣於勝地者既靈吐含于煙雲者復久
益種幽香自爾迥異且此塢方圓徑尺許所產更佳
過此則氣味又別矣然盛必錫器烹必清泉爐必紫
炭怒火百沸待其沸透急投茶於壺壺以宜興沙注
爲最錫次之又必注於頭青磁鍾產於天者成於人
而閱茶之眞味始見否則水火乖宜鼎壺不潔雖閱
公所親植者亦無用矣有識者知其味淡而氣厚瓶
貯數年取而試之又清涼解毒之大藥云休寧閔茶
其香則幽蘭其味則味外之味時與二三韻士品題

萬厤末閔汶水所製其子閔子長閔際行繼之既以
得名亦售而獲利市於金陵桃葉渡邊凡數十年最
後有余友建昌陳允衡作花乳齋茶品曰古忼慨悲
歌之士肥遯託逃往往樂遊於酒而山澤之臞策勳
林下則又以茗戰爲歡然潦倒麴城下至塵風汗雨
走地如鶩者非得此三危之露且覺舉世皆醉人無
復醒時矣余從癸未棲遲江左每歲假鶯峯禪榻作
累月留連密邇海陽閔氏之花乳齋交際行最久每
相過啜茗輒移日忘歸欣賞之餘因悉閔茶名垂五

千年尊人汶水隱君別裁新製曲盡旗鎗之妙與俗
手迥異董文敏以雲腳閙動顏其堂家翁翁微士作
歌闢之一時名流如程孟陽宋比玉諸公皆有吟咏
汶水君幾以湯社主風雅君沒而僞茶漸出是處豬
閔茶之名際行夷然不與之較曰李營邱畫絕少眞
蹟米元章見贋者三百軸眞者二軸耳安見三百之
能掩其二哉於是益服際行曠遠然具眼如元章當
必以子長際行爲閔茶之嫡派云大抵其色則積雪
其香則幽蘭其味則味外之味時與二三韻士品題

閔氏之茶其松蘿之禪乎淡遠如芥沈著如六安醇
厚如北源朗圓無得傲之雖百碗而不厭者也或曰
予言過矣閔茶特宜於花乳齋耳某嘗攜至某所煎
之色與香俱逝矣嗟嗟蘇長公所賞活火新泉陸鴻
漸所戒腥鼎腻鼎於是不之察而咎閔茶惟宜於酪
漿中長作醉人可也

蛟

蛟有大祇如蜀者又蛟以脅相交而得名池州建德
縣横山僧無能言少時雨過登山見一荆榛隨流而

下稍涸則不得行頃之椿一旋水沸高尺許復行如是者數取視之荆椿中蟠一蚓長數寸兩目熒熒有二鬚微紅兩肩如線亦作金色中凹傍垂交接不分戲摘而殺之復投水中水不復沸矣十餘年後大水建德縣蛟龍徙者數十窟問之堪輿家云蛟龍盡徙亦地氣竭薄之一又蛟龍所過房舍皆壞惟門戶圈轉如橋虹者輒避之不敢過亦不知其何故也

盆景

今人以盆盎閒樹石爲玩長者屈而短之大者削而約之或肩寸而結果實或咫尺而蓄蟲魚概稱盆景想亦始自平泉艮岳矣元人謂之些子景亦韻丁鶴年爲平江韞上人賦些子景云尺樹盆池曲檻前老禪清興擬林泉氣吞渤澥波盈掬勢壓崆峒石一拳彷彿煙霞生隙地分明日月在壺天旁人莫訝胷襟隘亳髮從來立大千

螳螂食牝

孔尚大曰梟食母破獍食父螳螂食妻蓋螳螂與牝合時交既竟嚙其牝之目與身殆盡或曰壯哉螳之臂可以當車壯哉螳之牡可以制婦今世士大夫望而愧之矣

石有卦文

崇禎中貴池監生唐立之遣耕農入深山采頑石燒灰壅田偶舉鎚一擊而石開兩片其中牝牡相牙而陰陽八卦具焉耕農薄視之不以爲異乃知羲皇之畫必有本原夫豈師心自造

宜興壺譜

宜興沙壺胐于吳氏之僕曰供春者及久而有名人稱龔春其弟子所製更工聲聞益廣京口談長益允

謙爲作傳

包燈顧茶

揚州包壯行手製燈太倉顧夢麟婦手製蔬茶崇禎中名於一時

舊坑

端溪舊坑水深數丈萬厤中采珠內使用皮囊絞至百日水涸取硯材百數時僧慈山成彼得五六方以貽王惟儉董其昌皆瑩如碧玉亂後人求之車水至

底所得不盡良材天地之生固有窮哉

濮仲謙江千里

蘇州濮仲謙水磨竹器如扇骨酒杯筆筒臂擱之類妙絕一時亦磨紫檀烏木象牙然不多或見其爲柳夫人如是製弓鞋底板二雙又或見其製牛乳潼酪筒一對末矣江千里鈿漆酒器方圓小合筆筒簽杯花紋工細如髮並督童年人學之前古未有之精也極眞者亦是高歡避暑宮永井臺香姜閻瓦耳銅雀臺在漳之濱山東張爾忠作令臨漳時掘得敗瓦製小硯較常瓦特爲堅緻江西萬元吉亦於臺畔掘得斷瓦爲硯皆無所謂琴紋錫花及建安字也

打箭爐之葵

中國人多客打箭爐之地販估貿易亦小番也其俗畜狗爲僮奴備盜賊甚大蓋旅葵也主呼而誨之則不嚙人凡牧羊豕於山朝夕出入使犬司之

眞草大小共一筆

趙文敏所使筆有宛轉如意者輒剖之取其精毫別貯之凡萃三管之精令工總縛一管則眞草巨細投之無不可終歲使之無敝近德清孟應春以五金使

黑色 建窯純黑色宋人取以烹茶甚重貴之

九製也

唐以後各窯絕色

湖州工製一筆進黃漳浦眞草巨細並用此

黃石齋

黃石齋善畫人初不知也臨難前作水墨大畫二幅長松怪石極其磊落

原跋

五石瓠者風人劉君之所作其自命風人之意余不知其何如其詮次頗多失倫採擇亦雜而寡要余乃取其繁者芟之類者彙之無益於聞見者汰之要不失乎風人之本意而止昔李肇之稱李太

尉曰鄭汾陽自河陽入太尉代領其兵舊營壘也舊士卒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之精彩皆變余於此書亦作如是觀庶五石之瓠不至落而無所用也哉風人有知其以當罪我之春秋可也吳江吳權跋

附錄

贈劉輿父 夔

海內詩名久年來酒力高青山吟鮑謝紅燭寫莊騷明月三秋興春風一布袍還期秋浦上蓮葉泛吳舠

按此詩王阮亭採入感舊集又摘頷聯二句入漁洋詩話而不著題

贈秋浦劉輿父 夔

幸苦驅車到舊京臨風擊涕說平生身當戰鬬空存骨家爲飢寒已廢耕何日涉江峯杜若有人閉戶種蕪菁暮雲芙笛長干寺臥聽秋堂蟋蟀聲

扇歸輿父

宣城 沈壽民 眉公

是物珍吾笥三年怯未書筆因王粲閣風想謝安餘秋浦愁猨夜宣州好月初思君不可見題罷付江魚

五石瓠跋

右五石瓠一卷卷首祇標風人劉鑾著余于書中慨素字條下得其里居又於姜鐵夫余滄心贈詩中得其字餘則未能詳也所載多明末瑣事類皆他書所未及閱之殊令人耳目一新固無容以文不雅馴而慫置之乙亥季夏震澤楊復吉識

鈞廊偶筆

長安城南有韋山堂宋高宗南渡駐蹕之所明崇禎中沈氏潛池得片石如圭玉有鐫字救行乃淳化帖九卷第一版王獻之書也此石失去始末曹士元法帖譜系載之頗詳其為襄州原刻無疑董文敏嘗欲以百金購之主人益大珍惜別刻一石以應求者明末兵燹並碑而石蓋圖中後竟不可得故羊前余見此石原揭一紙於友人處精光炯炯果與他本

明正德時河南秦藩臨時都御史中秦陽秦公為郡守到取臨之相副重三斤二小者斤許考之書畫見載不關災祥也又先哥疾難名者生中馬腹中者良由是言之蓋不然矣

叔爭祖賀庵公讀書乙雲山中見所吳落未積一室中有年矣念木久生大連之以通其氣在中間忽有物墜下如白蛇觀之乃一卵也堅白無瑕周視窗櫺大不踰寸不知何物得入出此窮意惟龍能變化始龍所生也里中有悍者舉入大鍋煮無雜矣之中黃白宛然惟作雛黃氣後亦無他

先文康公過肅州湯開侯廟見一聯云怒同文武道即此皆先公以對句不工思有以易之偶午睡夢侯告之曰何不云忠在秦秋公雖而書送侯廟

明神宗時楚中一孝廉自山村入城門有虎突以而嚇之廉戶持戰又隨行日暮向郵亭小憩忽一虎咆哮而來而人效奔廉拿以衣上以衍縢緊之挺又迎虎而鬪虎斃一人傷方詣孝廉共慈之又一虎偕二小虎至而人力盡死孝廉於樹上驚悸幾絕俄

見一物似狗而小白毛紅髮眼金色走如飛直前齧三虎三虎
不敢動皆死各食腦少許先死者噉而不食須臾亦死
應大叫聲身一雉忽墮虎下虎哭中骨之空曲不能脫牙應慢
跋自含待死甚愚不如先殺之遂下拽取又一拳而號持送縣
令張甚令取其皮為領雪不露永後為一直指索去張之孫御
賜名其狀若狐為余言
雍正癸丑大熱理船傳聞時同鄉梁廣偉裳赴以御史侍班印
紱忽開花飛起良久乃落余過雍正謂文烈公利見明懷宗所
賜宮花鶴補精緻異常云出自回妃手製
重文敏云李北海雲麾將軍碑有二本世所傳者為出訓書又有
為昭道書者然皆似王獻之
康熙丁未冬余代 親如卿馮相國植卿無公公飲以荷蘭酒色
紅如琥珀氣類紹興味醇美天於坐間見小鹿一隻長二寸許
製爾新然與大鹿無異王氏事云余嘗得貝小者如大蠅有角耳
黔州香溪清流滿激多五色石子裹有宜其地者於溪中得大石
如斗山急然有物刺之得石蜀禽峰者一枚三年後入漢此處
道手取一石與前石略相似刺之則雄鷄等在焉圖經所載
用之
朱友石先生為鍾明萬曆中為六合令冬好石六合大石得名自公
始業晤公子吉士出示吉公珍藏共六也一日舟泊于瓜
神廟彩翠錯雜千條萬縷即鄉人所謂五色光榮廻不散公曰此必吾石所在命篙師沒水取
出果前石也後此石與七十二美蓉研山同為公葬
葬安聚寶山多怪石明世廟中玉要澤進來之姬得紅石如錢上
有萬曆通寶四白字余判黃時得十六枚作恪石贊為雲堂小
品之一
江南人於京師賣一錦一屏錦潤三尺長百尺色深紅文彩如畫
屏長潤與錦等紅黃白碧各一段大類今世剪絨鮮麗奪目價
千金大宗伯王公集篇以五百金購之不能得又桐城某氏有
大紅大浣布一疋亦長百尺為色令取去
余從閩忠寺得洞明處見唐人貫休畫阿羅漢十八軸最為奇古
衣履皆粗筆畫成細繪錦文其內如毫髮洞明云 世祖時吳
人持此進御值鴛湖之變遂賣寺中價七百武昌某氏藏吳道
子水墨普賢像騎白象天王龍女持幢幡菩薩侍立千
變飄動令人肅然起敬頗勝余家舊藏鍾馗小妹圖
有吳道子畫水陸百餘
軸先兄西樵曾記其事
衣篠席于今以西樓傳奇得盛名與人談及輒有喜色一日小飲
歸月下肩與過一大姓門其家方燕賓演霸王夜宴與人云如
此良夜何不唱編戶傳矯語乃演千金記鄭繹歷經喜發墮與
順治三年七月二日上出大內展代珍藏書畫賜近臣先大廉
以大學士掌 賜明年昭治李壹辰傳先大廉夜飲先公
以謝表相委李揮毫席上如風雨脫稿時統二鼓矣一時筆下
沒為美談

附表
伏以金璽星輝楠牀畫圖著之秘風漆遺合紱題生吏册
之光臨言慶切彈冠拜賜榮於錫袞臣等云 云竊惟六書創始
象龍龍草木之形九州步度稽於禹貢神經石版篆於
古費神經石版篆於中典成帝周制禮在睦宗書在
上庠一年視雖經游志三年視歆業樂聯漢朝而有盡實後有
雲臺首重者矣予忠臣次重者孔勳衛史罪盡實啓宋為隊雅
臣笑辭筆金床沒假改石相為井者父子埃令井吮粉元魏
皇興失取移石經於典和武定年間蕭祭職貢題詩修金版於
合浦交河境上文武盡於斯役不堪重徙基實變化或亦通靈
此後尤為頹悼蘭亭絲竹常開久敗陵苔青塚琵琶飲恨空歸
人諸叔轉注之心堂暗未驗易山川為行兵柱杓推枯之使印
月露抵脫僧虔充事方從孝建剔存傷心吟德剛元竟紋宣和
竹將遺事老禮不遺年為歧高賜卿人盧事取頤固業齊澤并
玉筆之心夏成危明切卿使得書之慨此情思於鴟毒照北洛
水興波知稼穡為艱難展卷曲風滌圖將仰湖漢唐標埒見古

梁宋間取蚌蛤烹而食之有人剖其腹得紅線數尺蜿蜒而勁挾之池中俄頃化巨蛇蜿蜒數丈觀者千餘人莅明崇禎十三年事也

青州花之寺名甚異見周櫟園先生集中

順治四年燕閒雞生四翼人不敢食鶏多自死

余往秦射獵十歲時隨先文康於喜峰口飛騎逐黑白鬼至塞外前先而返判黃時舉健拳出獵一日得三虎皆快舉也後連捕十餘虎黃州之害殺盡

水晶枕一長三尺內雕花一枝水晶馬一大如鼠前足連小盆盆邊水中亦內碧藻澄明可愛內人水晶馬一大相等黑毛遍體為鎮紙三物皆周櫟園先生從閩中見之

楚之黃安縣野塘荷葉數百為暴風捲起插三里外稻畦中一葉不動

揚州水月菴杉木上雕無向衣大士像鸚鵡竹樹等財皆具

金陵禁中有五株樹前朝紳往往見之

少宰孫北海先生承澤家藏古玉劍一無腸劍一人小劍一上劍延陵季子之子劍以黃金嵌之

麻城劉同人明著尚京景物略未成余曾與之曰為好事者竊去景慕盛云王敬哉曰京景物略正續兩卷已屬草矣則此稿當

國中生竹極相肖亦截為瓶令俱在

閩中朱竹房山藍魚曹川黃綠牡丹與余家北庄黃芙蓉皆奇觀也然芙蓉止一見耳近聞濮州劉刺史養綠鶏一雙類鸚鵡亦奇

遵化溫泉可熟物其源湧出投以錢搖搖如蝴蝶久之始下月夜遙望氣如白虹余童年隨先文康往遊見正德宮人題詩有寒泉一脈流千古不為人間洗冷腸之句

八月初二枝從士人舍飲臨風舉酒屬諸公曰如此景物高爽可稱錄天即日其枝殺名頃起

一年老令君大書縣治之前曰三不要汪之曰一不要錢二不要官三不要令次早視之每行下添二字不要錢曰堆少不要官曰堆小不要令曰堆老

延陵陳頒仙士本明慎宗時以中書奉詔入紫中見中宮奏慈寧宮嵌珠一顆大如芡實紫光燦爛如蓮花朵脫則五綵繽紛如琉璃燈焰即夜光也東宮未發屏纓前一味差小宮焰照耀如盤似銅青枝大中綠煙警動不知何名又見漢唐宋以來寶琴三百六十二張皆有贊有銘惜未錄出

春花落瓣秋花落朵春氣候候然也前人無道及者

沁水王石憧司春官蜀中言火井初無所見以火投之則赤焰騰騰直上竟日不熄以石蓋之少頃漸滅又兩中野燒甚烈當亦

延數里草木蓊蔚無慧日當中則倏然息矣

庵照已酉夏余同王叔兄及華亭周廣若京口譚長益允謙遊焦山宿海雲堂觀周鼎及宋真宗賜焦處士勅楊文襄一清王文恪延喜復慶堆敦尊從不可辨半象誰能論瑰怪壓絲鼎猶說旅紀顛蚊龍雜蝌蚪五情不敢測在昨想最靈識字驚蜿蜒月黑鬼神泣峽束波濤奔籍書失蹤跡斯篆推觀輔爰歷蘧府令凡將骇文圖史將久已決皇象不復存虢歟與董逌快割窮本根不過博雅流就為洗煩寃旒此峽陽符或同古感滋概遥吞分宜苦枋國氣勢領冕旒斯鼎出京口上獨光網組從使萬指衆負戴千蹄健大載宗廟器誰能貴門威力鎮禪窟寂寞貽祇洹午夜鳴鐘魚清盡帝林猿悶人恒沙劫如彼孟在禪我昔訪焦先筆氣論不言五年隔楊子無副思騰蓼

鼓出陳倉那數銅狄傳西洛轉公摩挲指向余曾入秦家格天斜雲煙過眼已成墟劍去珠還事堪愕安得飛龍亦英主玄修祝蓂軒鼓樂一德何人曰相萬金鉉只用音詞博朝廷仍欲養士報楊沈鑒寒如鵬鶚鎗有耳豈不聞恥向迴風作秋籟等山先生厭養平紛紛冠蓋多酬酢萬家如霰年者士大夫多皆時不卻趨師葬於今誰情覓狄鼎從來鎗鵬或饕餮此物胡為亦遇搜山頭尚有叔山詩山頂有柏焦山所應繪三尺古碑墨光錯隻字重於神禹合猶向山林辟不若老奴真隱然而齒小唇外如生人意態之妙可掬長安慈仁寺實製欲愧歐陽此載於山空寂寞記於山堂二十年清寂那為基佛之路曼已拈水山權有鐵誰能鎗此鉢

赤髮藍面口銜匕此如夜叉狀余視之不可解或曰公自天竺為鳳皇殺此蓋鳳皇像云

蕭條兮噫乎何以樂水類林竹兮建石篇墓明驗也公為墓服行誼俟公百歲祀有詩故有悲集廟傍休往來

沖梁相國寺大雄殿相傳建自北齊明末沒於河順治中補正賈

公重建見梁木精堅色深綠遂易以他木石取為長几儼然青

玉梁也又寺內舊有菊一株淺地下二十餘年近發生原處

更不殊死同穴

晉烽候者於天津道上日薄暮見一人高尺許金甲扶弓天騎小

白馬行野田中必之不見

余於城武見一小兒四五歲手足似螳螂頭鳥起作兩岐見人念

阿彌陀佛催索錢無厭耳

以和鈔殿閒里許時不久為貴官劇破盧公余家舊有編

號市二三轉明有殿自遠而至良久乃止以杉木離口平寸許

必銅性使然也嘗經殿鐘能出殿更音矣

宇陵白日閃星形類硯磚而粗彷彿太學石鼓閃特殺如雷入地

數尺掘出猶數萬不能取也撫掌長閒實足禮部

宗師琉璃廠有賣倒放氣者劉公勇次卿從仁貴得一枝於馬上

弄之笑謂江若文民部此物此事可入洋車

侯大司徒桐南圃為梁數萬本有名非山以香花開一莫四落

杜麻之上宛轉書之成五言詩一絕即有解將非俗視尋橙數

余弟子昭為刻數印章黃公紹問以燕圃之竹自古稱之余數

過其地絕無一竹何也子昭謂曰燕竹自淡已無之矣公曰有

據子曰有昔淡或時河決殺盡子今群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塞

次河以薪柴少下非國之竹以為捷歟曰薪不屬今衛人罪燒

萬年少善僧服行淮陰市上有識者他出萬即其寓代為卜筮得

錢二千留之而去日者歸莊默不知所以

大梁林宗張公民表先大父同年友也負才磊落不偶作書揖顏曰公名自此遠矣此四字實公終中以公車至長安崔呈秀持吳綾求書公牌坐外除大書偉生張北拜六字呈秀大怒幾陷公不測然公竟遣公者禁不作寒溫語往談緻飲三日後始通姓名

明正統丙辰狀元周旋弘治丙辰狀元朱希周正德甲戌狀元唐皐萬曆甲戌狀元孫繼皐科目此名皆相照應近同安劉望齡先舉本省鄉試三十四名後舉本省順治辛卯復舉本省鄉試三十四名武進巢震林於順治壬辰中會試一百六十二名唐勳革去復於乙未中會試一百六十二名

嘉靖中賴二人見地有奇光發得古井甃一石上刻蘭亭黃庭前有唐暄絹本四楷字復有墨妙筆精小印印細而勻疑是元人物識者定為諸河南筆固應以諸臣跋本頒賜天下學宮事或然也初搨不數張紙惡而字患完好次搨紙墨皆精蘭亭類宇遂兩變缺最後為一俗僧安插大可惜且謂皆竹紙草昧殊甚僅存形似耳今此石碎已久即竹紙者亦不易得余遊會稽得一本猶是次搨固足寶也

樵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游源某公殿之十年不盡

楊臨方鄂州松作使日南湖余舉壞一甕云是樹上膏可潤藉人皆嬰疽即蘇合油也

高氣候有別此嶺南所石可為粉名貴妃粉

康熙七年京師正陽門挑濬御河得玉印如升第文人不能識禮部出榜訪問並原印印其後數十日無辯之者少宰孫北海先生家居聞之曰此元順帝祈雨時所刻龍神印也各門俱有之泰雨後即埋地下耳因取一書送禮部上刻印文注釋惠詳一

一開人山居門前忽現古洞數重巍煥柿天須臾不見蒼山市也合肥許太史孫荃家藏畫鵲一軸陳章侯題曰此北宋人筆也不知出誰氏之手余覓之宛為崔白畫座間有窃笑者以余姑妄言之耳少頃持畫向日中縣之於背面一角映出圖章大曰子西即白號衆始歎服後此事傳至黃州引理王侯聚緝未深信一日燕客聽事懸一畫余從門外興上辨為林良畫迫

下與視之果然即侯齋亦為心折

同里太常侯公就爾秋夜坐村中樹下忽風吹落葉由耳邊飛過公隨手取一片拭燈視之乃古錢也公子輔之竹道其事

黃梅破額山四祖大醫禪師道場也四祖生於隋大業初至明嘉靖中肉身猶在一日飛王夢四祖造訪云我將去矣幸為留一像醒而鑄銅像遣人送山中過浴佛井井水湧出蓋四祖初生時曾浴此井也像至而身為大焚矣山為五祖大滿禪師道場內身現在自唐貞觀至今未壞破額有窓玉流石漁磯諸勝余嘗兩過之焉茂叔堂而未至云山頂白蓮基成為五祖手種永興吳地人黃梅志載色有西流水三十餘里故歷代以來寫生五祖十三仙云王西樵云栗子水皆西流故余題栗詩有句俗云倒流五劉等七真皆

前南海令父於渭水中得秦阿房宮香奩一具色如翡翠用之好事者爭購之近用已入京師

金谿縣中見飛虎皮兩前足有爪尺許向後張之如蝙蝠狀

周元亮先生云黃山五里松杂板其顏甲馬往來如行路上又開中一溪植花最盛舟行三十里盡在花片中

先文康於京口市中見宋磁碗可容二升索價甚高先公戲之曰此碗却無用處盛茶大盛酒小賣者異之取以相贈

同里安舜庭先生世風童子時向郡守求試郡守指路傍此房實貴四字令為破題安云贈安宅石弗居求善價而沽諸郡守首拔之

說郛偶筆上 宝

友人沈仁伯明仁於永平食石魚甚肥美云大纔盈寸產石中破石取之又桐城春魚亦佳形與春粒無異可糟食西施云即墨溪中產仙脂魚是溪漫化長二寸許形如柳葉茂盛以物刺駐節雪花有山人得罪剔鬚者別駕感慈欲加以刑山人含羊中訴言我秋部友莫縱其責實不害鼎甲秋部問之秋部曰此余生平好友幸君相諒山人得無意一時推秋部為長者秋部曰昔余鄉錢鶴灘先生福傳幅後名梁海內一老學究胄稱先生業師教授傍邑富翁富翁以先生故大敬重之五年欽資頗豐一日先生收歸矣言魂魄南返每為狂風吹回是故人劉泰學泰學死無市久戴始至里中轉生再言前生事歿惡妻子相見流涕為好語辭之而已隔世矣何用悲悼為即後遠近親者皆數十百人時雍

壁鐫以狗血噴之果不復言黃州司理王侯寧與特雍善問之果然其子名默宇弱言時已二十餘為請生矣

歐陽文忠公龍岡阡碑為龍神借劄事其辛黃豪直撥龍文云臣黃香直謹言臣州天子詔修永叔以三月三日趨朝欽承皇上深龍錫以重爵惟以峻位加恩三世著其褒辭以增修命石氏鐫之故刻瀧岡阡表世次碑乃催舟載四五月十三日至鄱陽湖舟壺山之下是夜一更同五人青衣大帶來舟拜而言曰吾公之文章蓋世水府顧借一觀自詡龍也靖卿入水捲不見為惟陰風怒號淡月映空修鬱悼不已坐以待旦黎明起論直時知秦和令以同邦之誼命宜為文以撥茶惟洞天水府之宮衆澤主者潤濟王開下福地陰陽龍地歲月星斗苦寒受穹覽

於上界雲津夏化膚頭號於人間廟食吳中宮民均賴茲百何神之玩法故將表石以沉論妙畫維文自應呵護瑛章玉冊歌咏誰何誰龍宮之幽玄而需神之慧徹異風震雷駭蚪奔雖地裂水竭淵泉供滅院已各司其職胡不承保其身以汝上天功也驟首雲霄德龍亭毒菟道之性原在六馬鴻成以升實汝之神下地利也淵源澤洞養身適性神乾麾其德吉馬而身之負實汝之功今汝不然乃罹兹禁第一條連五龍當滅書畢校擬湖中忽空中語云吾乃天丁也押服龍往而送至永豐沙溪勒碣文儒讀書堂之南龍泉坑而交也文忠公也公歸家歸葬但見坑中雲霧深藏虹光爍空往視一大龜負碑而出俟忽不見惟碑上龍延宛然在焉乃起置於崇國公葬前碑無不仆焉呼

予昭第過伊闕凡山上石佛數萬龍皆不全鄧之為狄梁公所毀又能動龍孝定威天公之文章感業至矣

果然其子名默宇弱言時已二十餘為請生矣

歐陽文忠公龍岡阡碑為龍神借劄事其辛黃豪直撥龍文云臣黃香直謹言臣州天子詔修永叔以三月三日趨朝欽承皇上深龍錫以重爵惟以峻位加恩三世著其褒辭以增修命石氏鐫之故刻瀧岡阡表世次碑乃催舟載四五月十三日至鄱陽湖舟壺山之下是夜一更同五人青衣大帶來舟拜而言曰吾公之文章蓋世水府顧借一觀自詡龍也靖卿入水捲不見為惟陰風怒號淡月映空修鬱悼不已坐以待旦黎明起論直時知秦和令以同邦之誼命宜為文以撥茶惟洞天水府之宮衆澤主者潤濟王開下福地陰陽龍地歲月星斗苦寒受穹覽

明末余劄地人面豆黃色鏡背眉目如生大是怪異

明國號之三

明末余劄地人面豆黃色鏡背眉目如生大是怪異

衡州迴雁峰因峰勢取名耳世傳諺甚胡循紫見開遊記一篇辨之甚詳

附記

世傳衡陽雁斷其說有二一曰山高雁不能過一曰江有毒雁飲水死耳淺人耳食奉為信史可笑此衡高不過岱華其間未嘗無雁即峻不能度豈無徑可通若水毒殺雁則衡人之飲於江者靡有子遺矣且水既殺雁亦當殺魚是真相浦魚沉已盛衡之七十二峰從洞庭叠翠南來如飛如翥奔入百里至湘江而一峰天矯回伏若雁之落而乘風迅折復起項頷羽翼翩翩欲動者勢使然也小祝城二百步高二十仞足蹟集椓至其地順治己丑九月余與客友採菜山阿南望浦水波若帶忽聞空中嗷嗷聲橫江而過余笑謂左右曰雁今被例過峰何以不迴客有不省者余乃理前說為記以質稗史之誣

嘉慶云北雷
太后所築北
應州木塔甚奇馮訥生主政製驟有登塔詩一帙序云此塔建自
遼壁木為之七級八面高見數十里朱欄碧瓦玲瓏飛綠登之
河水一林秋城如掌北
唐太原王知敬書洛川長史賀公德政碑在修行寺東南角極峻
利豈秀至今路人識者駐馬往觀見唐賢衆述書賦余家舊搨
一本出自　大內後有元翰林國史院印

舟谷李玉衡國理士君子也為國學典簿貧不能買書日取國學經史板摩抄讀之手不盡黑久而淹貫為世名儒嘗與余共居蒲寺日惟炊俸米一飯冬夜無火與一老僕共披敝裘而坐淌近世所罕聞也著有石花魚賦甚佳曾書一紙寄余為友人攜去

銀梅出均州太和山相傳武當梅枝柿根樹擊曰吾道若成開花結實後果如其言今樹在五龍宮北根木梅實本形毫核道士每歲采而賚獻充貢獻焉黃州卻亟張秀升參舉前為其卻司李收銀梅最多皆以餽余味甚甘美

銳鈴詩廊偶筆下

蚊入人國悖逆當誅屬國弱不支守義罹禍當援東民亦吾赤子墊水火當救乃命丈武大臣發兵討之天威遠暢海內震動蓋一跳浪水而三都底定諸路之賊次第逃遁退據南境十餘郡築塞堅砦掘壕為久計環寇之師數年不解兵部以為不可究武用流惟敬計宣詔許封秀吉表謝且僭下酋孟獲兵決海襲破開山放兵四趨奏聞群議益庇名而已命遣文武全才委以兵事時遣來布政司參政思公為都堂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朝鮮軍務是年七月公提偏師渡江到平壤聞賊陷南原直上先鋒已迎識南公移咨我昭敬王令修繕京城固守勿動即日兵程疾馳軍吏缺勿稍進不聽遂拉九月初三日入王京

早起見一虎蹲寺門外遂驚隕戒下虎隨而齧之立死寺僧呼漁人共擒虎虎從容乘流東下正遇大船迎之而來船上人捉一布被蓋虎頭以篙櫂亂擊殺之撈取載去

明神宗時日本僧稱帝由朝鮮入犯楊滄嶼先生奉命經理戰功甚著旋被讒還歸朝鮮人思之為建祠立碑賦詩歌咏其事

附碑銘並詩　明仰天下二百五十年政刑脩明薄海內外無有遺逋毫主悉臣惟是日本一域負其險遠不奉殺敕秀吉篡其君自立專用暴力虎吞諸島為雄既窮兇積悖乃憫疑虛喝靡所不為歲辛卯造使致書詞我虛實將欲假途入犯帝以逆語我昭敬王據義斥絕其奏恥聞越明年賊遂傾國而來屬久安偷弛民不知兵徐遇狂飈剪焉傾覆皇帝以為小醜抗天紀無

壯募各營驍將前往剪賊又令二千騎為後援公與我昭敬王
渡鋼崔津審守犄形便初七日諸將過賊於報山一戰大捷斬
首累百級屢殺先鋒賊將諸賊大壯直走海邊業暮行長七順
天清正據府山東西列那盡為賊毛公遣書那經督定議先攻
清以斷賊左臂遣麻提督以下諸將據兵石南邊兵北四萬乃
以十二月初八日公只率勇兵數百輕裘戰中馳過烏嶺臂成
陣若德馨領公迎自界上至是隨公常在軍到義城公與德馨
諸先遣降賊呂余大潛入賊營盡得其形勢是月二十日進到
慶州軍鼓大振風迅電掣諸將不意公率至褒慄蓋用命都元
帥權慄率本國諸將官水陸兵一萬餘亦聽公節制二十二日
公遂進陣賊壘十里外少出兵誘賊賊悉銳追之公與麻提督

督諸將合擊大敗之斬一千餘級獲其勇將偉麗布野日暮到
營休軍翌曉公親上陣薄戰砲烟晦天旗彩耀日各各乘勝奮
吁海岳皆振用飛砲大箭亂燒賊幕遂拔伴鴨亭大和江兩岸
賊焚死者無算盡獲其器仗輜重清正僅以身免走保島山壘
力死拒城峭險士皆蟻附仰攻壁堅未易拔公令各營分兵迭
休圍守數匝賊衆渴餒多斃清正開營不出屢乞降求緩師公
慮其詐不聽攻之益急期殲盡乃已賊每夜出熟視公令未開
將金應瑞伺捕無遺類日不可勝計如是十二日賊益窮蹙軍
吏競賀謂清正就縛在即會天寒大雨泥淖膝入陳指士馬多
饑凍死賊援大至將統出軍後公察察事機麾諸將退舍自

安其躯風連戰連敗笑虎城決敢算成胸萬甲兵蛇豕其奔怵
威退北國命再存島山之城回宜先蜂滅此朝食麻劉與李三
路元帥桓桓虎視公惟戚頻繡戟是東堂堂整整分兵齊舉落
其前罷莫敢齟齬親胃矢石火其二棚血醴骸積党賊視鬼包
命窮麾狐鼠竄伏威振扶桑勢舉閩防我武維揚功實在斯將
大有為壞之者誰公歸不復公績蓋自設讒回極天子白答惟
予汝知汝功可思何以報功五爵綏戎大纛崇崇倚敏我公再
造吾東偉烈英風公之治軍不寬不煩令肅恩敦公之制敵得
人死力志義洲激公之來下朝約以化不威而怕云胡不思公
實生之舉族莫追漢威之陽有祠毘嶺公像在堂白羽綸巾立
發毒眸令尊未伸英姿颯爽鎮我保障後世瞻拜勒此貞珉事

與名新萬古精神崇祿大夫行禮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兼
左賓客李青社纏妖氛淪濱沸捉血般途頻豕奔問鳴非鼠竊
三都盡土崩八路更幅裂舉侯在泥塗晉臣負薪線越鉞火方
犯齊組向北報告急誰帥楚乞靈終軟薛天子按玉劍將軍佩
金玦三千組練明十萬貔貅到鶴野烟塵昏鳴水箭鋒咽經理
委戎務時咨簡俊傑中得頗牧閫西控閫門華蘇大策朗清
規白雲深鶯車建牙旗繡衣換黃鉞精日御天降鈇斧公熱
解紛奮高義急病任大節新知在舊交故友悲寂寞山高
勳妙莫江河決神矣集事埔窮兵守邊將師之要也

前朝大內猫大皆有官名食俸事者善捕鼠守蠟埧三匝月雪成九攻雲
黃州洗墨池蛙口食墨而黑其說見錄故老張長人為予具說
之如此池若東坡遺蹟庶且久矣因黃時事蕭爺前未誅洪爐毛自燕八水行游散四
明末薊州難婦題詩野店壁上不著姓名曰
日題夫君鎮紫塞妾命落黃泥風悽塵為粉天寒草作衣何日
歸桑梓心酸只暗啼味其詩必守邊將帥之妻也

雪堂前池傍植芭蕉謝公合名曰宋賢祠祠成作記隔壁
亦及此語余暑以憂去時常初春池無蛙竟未驗其口何如也
附祠記仕宦而至黃者每監梅于贍雪堂元之竹根于贍故有
洗墨池在黃人罕知者予判黃之二年梅川張于長人過余言
曰吾黃海濱兵燹以來名勝悉榛蕪池一窪亦就湮獨趙
文敏手書三字猶存乱礫中使君得無意乎開大喜命與人
移置衆齋人三年為康熙己酉余董賦自淮歸薄書多暇念先
賢故蹟久就蕪不亟思表章亦守土者責也始徙放生坊求墨
池舊址得之類垣敗礎開於是葺榛莽別杓壤決於塗茇以大
石周以欄檻俯視一泓渟然泓然池故無橋今則珍池為橋翼
覺雛放鴨風雨蛾之則飄散滿地矣久客思歸考之王介甫作殘菊
詩曰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蘇
子瞻謂介甫開之後漸黃者轉
白而幻色者漸博紅粉於枝上從瓣扶疎不
覺離披鴨風雨蛾之則飄散滿地矣久客思歸考之王介甫作殘菊
詩曰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蘇
子瞻謂介甫開之後漸黃者轉
白而幻色者漸博紅粉於枝上從瓣扶疎不
覺離披鴨風雨蛾之則飄散滿地矣久客思歸考之王介甫作殘菊
詩曰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蘇
子瞻謂介甫開之後漸黃者轉
白而幻色者漸博紅粉於枝上從瓣扶疎不

池東祠于贍以張文潛秦少游配而先生固嘗游黃又蘇門士
也因其名曰雪堂堂成有餘材遂樓池西祠元之仍其名曰竹
樓墨池因故址雪堂竹樓非其地而仍之者從名也今之為宋
賢祠祠既成移余書之複者置樓上移余東齋花木自中州來
者植池側而旁為數楹招僧未予住其為以供朝夕於是黃之
人若忘其為舊有而煥然新出于是日之前也未嘗張于復來
予與之周視池上欣然曰甚矣先賢之賴有侯君也是烏可不
記于惟惟乃鑿石寘雪堂發開以
記于惟惟乃鑿石寘雪堂發開以
記于惟惟乃鑿石寘雪堂發開以
記于惟惟乃鑿石寘雪堂發開以
記于惟惟乃鑿石寘雪堂發開以

世傳王介甫詠菊有黃昏風雨過園林次得黃花滿地金之句蘇
子瞻續之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吟因得罪介甫
謫于贍黃州菊惟黃川落瓣于贍見之始大愧服按黃州志及
諸書絕不載此事余宦黃數載極菊最多亦不見黃花落地後
惟途中紫菊瓣落數瓣耳心窃疑之因考大正志菊譜後序云
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疏開之後漸黃者轉
白而幻色者漸博紅粉於枝上從瓣扶疎不
覺離披鴨風雨蛾之則飄散滿地矣久客思歸考之王介甫作殘菊
詩曰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蘇
子瞻謂介甫開之後漸黃者轉
白而幻色者漸博紅粉於枝上從瓣扶疎不
覺離披鴨風雨蛾之則飄散滿地矣久客思歸考之王介甫作殘菊
詩曰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蘇
子瞻謂介甫開之後漸黃者轉
白而幻色者漸博紅粉於枝上從瓣扶疎不

甫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看介甫開之後漸
九不學之過也意不見楚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東坡歐公之
門人也其詩亦有然伴詩人賦落英與夫卻統東籬賦落英亦
是非於草木之名猶未盡識而不知有落不落者耶若夫可餐
者乃菊之初開芳馨之可愛者平若東湖而後當視有可餐之
味哉或云詩之旨落以落訓始也落英之落是謂始開之花平
然則介甫之引證始末之思殆發此則前原有落不落之說
賦詩相笑乃歐王二公事與于贍無涉更無黃州菊落之事何
世人篤信不疑紛紛引為口實耶又前代名公咏菊亦有落英
惟有黃州菊博物荊公服于贍之句豈非實成於俗說而未加考

証之過耶賓客相見輒以此事来問為辨之如此

康熙己酉秋光黄間起坡以千百数傷人甚衆有人従山上望之但見黄黒牛乗流石過耳然山谷居民無恙望山巔波濤洶湧如雲烟蔽空過則蜂際穴隙纍纍皆蛟所従出鳥又衆人立橋梁處踪子瞻以黄州赤壁山為赤壁指此為此牛何處漂来忽角動水湧搏上見一牛浮水中微露雙角曰此牛何處漂来忽角動水湧搏諸子瞻矣然唐杜牧之齊安暇秋詩結句云可憐赤壁争雄渡雖斑斑傷十五六人按廬山志言蛇雖斑斑皆有翼角能飛不能遠土人往往逐之過耶賓客相見輒以此事来問為辨之如此

康熙己酉秋光黄間起坡以千百数傷人甚衆有人従山上望之但見黄黒牛乗流石過耳然山谷居民無恙望山巔波濤洶湧如雲烟蔽空過則蜂際穴隙纍纍皆蛟所従出鳥又衆人立橋梁處踪子瞻以黄州赤壁山為赤壁指此為此牛何處漂来忽角動水湧搏諸子瞻矣然唐杜牧之齊安暇秋詩結句云可憐赤壁争雄渡雖斑斑傷十五六人按廬山志言蛇雖斑斑皆有翼角能飛不能遠土人往往逐之過耶賓客相見輒以此事来問為辨之如此

之類穴山而伏三十年則化石為蛟常以夏月乗雨大之江湖三数年一次蓋凡山中皆有蛟患也

一人於荊通墓傍營葬夢通衣冠惠偉揖而言曰我是公前輩何棄我石赤乎即以黄州之赤壁為赤壁可比此說久不定余為辯之

先文康撫遼化日若學有司循例蔵畜屠沽先文康出示曰天人一理人事不修則天變於上苟人不為惡即飲酒食肉何足干天地之怒哉示後各宜痛加修省其屠沽如故三日後大雨ノ

世祖皇帝御馬有随身虎文者有鹿頭鹿蹄者盤旋階陛如臣奉

先文康撫遼化日若學有司循例蔵畜屠沽先文康出示曰天人一理人事不修則天變於上苟人不為惡即飲酒食肉何足干天地之怒哉示後各宜痛加修省其屠沽如故三日後大雨ノ

親見之

先文康撫遼化日若學有司循例蔵畜屠沽先文康出示曰天人一理人事不修則天變於上苟人不為惡即飲酒食肉何足干天地之怒哉示後各宜痛加修省其屠沽如故三日後大雨ノ

親見之

先文康無遼化日若學有司循例蔵畜屠沽先文康出示曰天人一理人事不修則天變於上苟人不為惡即飲酒食肉何足干天地之怒哉示後各宜痛加修省其屠沽如故三日後大雨ノ

親見之

有何買為先公命向厠中取之果得碧璞長二尺圓一尺有半洗滌之光瑩勃人因置石床上為玉枕頭曰觀該聞有號鉛枕之則十洲三島五湖四海盡入夢中此枕無乃是蓂所居乎

前朝中貴某閹職務長安貝家甚珍玩流落閒市塵埋中余族孫銓日暮騎驢行村中見烟霧旋繞光燄千萬一神將来鈐身入陣中魂魄甚壯驢亦龍驤不前頻吏而出乃西王母碑在柳州之融縣乃實人也千當移

京師一考應會試後夜侯於榜與友人聊談千約曰六事皆紅者歸卧病月餘

中某廣得五紅其一五盆晚良久始落亦紅又水仕郎王忽然

傳於萬世矣其行實大槩則有國史在有公議在餘官第六十
三人通牒之魯大夫北後復官終杭州集真觀贈東政大
夫牒幸記名師後敬以家藏碑本補諸五融之真仙巖以為臣
子之勸云嘉定辛未八月既望朝奉郎權知融川軍州事吉
勸農事古雲沈牒謹識又周元亮先生書影亦載此碑一則附
錄之

附書影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此碑自崇寧五年鐫碑遂稀傳
本今覆見之猶鉄寶錄矣當鐫碑時蔡京屬綴回碑可獎名不
可滅也蓋乎烏知後人之欲不鐫之更甚於京予諸賢自涂水
眉山數十公外北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
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級小人之惡無往不諸

君子也余北之或尚有存者按不同碑碑之後宜無可捐必當時令
諸賢之姓氏悉民家譜亦絕無為刻明代東林不盡君子論世者正當分
別藉宋元佔畫止鉄十人世以為榮而北

說鈴前集卷下

神彩如生余州亦作一像於復余州後鉄廣山先生謂高以千
金得之後轉鬻於四明謝象三廣山云此皆去我之日殊難為
懷幸後主去國聽歌坊雖曲悼波對宮娥一段淒凉景色約畧
相似順治間此書歸新卿基公近已攜往塞外矣京山李維柱
字本石嘗云若得文鉄漢書當每日焚香禮拜死即殉葬嘗可
稱好事者已而亭云余卿張忠定公文選購賞選齋前之亦堪
閒中洛陽橋北有石刻云石頭若問蔡公再來節人蔡錫中明永
樂癸卯鄉試仁廟授兵科給事中陛見泉州太守錫金欲修橋橋
跨海功難施錫以大概海神忽一醉卒地石前曰我能齎概往
乞酒飲大醉自波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酹字出錫
急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湖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良
不虛也彭西園先生竟翁博學有氣調以能詩著聞明萬曆中頃家
師於席上設鍾伯敬先生時賓客甚衆未通情款偶談詩不合
輒奮拳擊之鍾問為誰彭曰我西園公子彭克論此種欸客謝
之

葉慕庵劉田何氏語林焦氏類林皆備世說所未備然愚前代
事亦以余所見記述事蹟有采氏談幀小品頗足佐正史所未
及甚簡而核奇而法要不若收仲先生此編之可以傳矣
類歐陽率更是唐文敏故物公皆有大跋自作小像裝衣鈔記

天禄識餘

東今

詩東今東今方將萬舞子貢毛詩皆以為倫官之詩申公曰東倫官名聚居鄙邦故自呼而嘆曰東今東今汝乃自畫而舞於此乎玫如東觀漢記淮陰侯辨胸嘆曰信乎信乎碌碌乃與噲等為伍乎毛本誤東為簡故未傳以簡傲釋之謬矣易曰震用伐鬼方卦琛謂震乃擊伯之名王季紀太任父也程傳以震揚威武釋則三年有賞於大國何人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郭氏亦謂孔為共工之氏壬其名也蔡傳以包藏姦惡釋之與驩兜三苗不類以知考古之學其難如此

七屬

七屬甲禮冬官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注云屬讀如灌注之灌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疏云屬取注落意一葉為一札陳祥道云上旅謂腰以上下旅謂腰以下也

梯衝

詩皇以篇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攻崇墉注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綱目載宋此毀佛寺以為梯衝即攻具也

名諱

名諱周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臨文不諱令士大夫宴中稱生者之名亦曰諱其非禮之粗也

東倫

按東倫二字人知為子弟飽師之禮不知卻后紀云故能東倫不絕羅網註以約束倫整釋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恪儉節整馮衍得以上言能飭躬者皆可教也又杜詩篇伏惟悲疏云自行束脩註云十五以上也

伍兩

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旅為師

折聖

管子左手執燭右手折聖亦作即燭頭燼也

太師少師

劉宋敬騎常侍戴顒撰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中庸之單行久矣宋儒以為表章始於程非也

焦氏說楷宋世家微子問於少師太師孔安國集以太師為箕子少師為比干不知周世紀太師疵少師強已明指其人前既以微子啟太師疵少師強混為一人今復令昏徐胃疵之名此干侵強之職小司馬猥陋既誤引安國之注故於下文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不可解而曰少師似誤更不知誰誤耳

漢賈捐之　傅堅

賈禹論棄惡之弊言孝文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皆禁錮不得為吏夫贅壻為貧不得已耳何至遂與賈人賤吏同漢今之輕贅壻如此傷哉貧也

慈昂

漢時士大夫奉事宮中要便久來只是不到後庭所以公孫弘燕見武帝或時不冠又不見汲黯此猶是周禮古意自武帝以宦者典章奏而士大夫遂疎後來門禁森嚴君臣隔絕於是燕見之事少矣

吳越改元

歐陽公作五代史謂吳越儀衛名稱多如天子惟不改元至著十國世家云開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無可考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幸卯耳按幸卯即唐明宗長興二年又寶正中海寧州得古墓有誌碑為吳越將許俊誌稱寶正三年癸未乃唐莊宗元年以此知吳越之改元審矣

龍蟄

秦名天子家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

黃小中丁

隋書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

神龍殿

太初宮中有神龍殿去縣三里左太沖吳都賦云抗神龍之華殿

施華拆石捉獵是也

洛雒

洛宇或作雒初漢火行忌水故去水而加隹魏為土行土水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去隹加水

胥架

巳興忠謂頭上巾為胥架周勃下獄薄昭為言薄太后文帝朝太后以胥架提帝是也

黃羅樓

隋煬帝幸江都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篾船

巾舞

樂府原題公莫舞即巾舞也沛公鴻門會宴項莊舞劍項伯亦舞以袖隔之且語莊曰公莫言公莫害漢王也漢人德之故舞用巾以象項伯衣袖云

駱駝宮

漢有駱駝宮春時景物駱駝蕩滿宮中北又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合香鳳凰鴛鴦等殿後有增脩安處常羊茝若椒風發越蕙草等殿為十四

兩金

漢惠帝二年宮中兩黃金黑錫

水綱

旦霧池西有雲池方四百步有連錢荇如錢文浮根藻根出水上葉枕波下實細薄皮甘香葉半青半白霜降漏美因名青水菱又有倒枝藻者枝橫倒水中長九尺餘如結網有野鴨秋鳧及鷗鷺來翔水人此草中皆不得出亦名水綱出漢郭憲洞冥記

虎子

漢以玉為虎子虎子便器也

北苑妝

隋煬帝時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極可愛宮嬪緣金於面皆以淡妝以此花餅施於簪上時號北苑妝

聚景園

聚景園在杭州清波門外孝宗致養之地堂扁皆孝宗御書嘉泰間寧宗奉成肅太后亦嘗臨幸

綢繆記印

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以綢繆記印於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

春蕪布

洞冥記波岐國產茶蕪草亦曰春蕪草其皮如絲可以為布所謂春蕪布也亦曰香茶布

白越茶葛

白越蒼葛皆細布名吳都賦所謂焦葛升越弱於羅紈者也

黃潤

蜀都賦黃潤比筒籠金所過注黃潤細布也咸於筒中其價過一

籠之金

孔陶飲趣

孔文舉云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

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徑醉便覺文舉

多事

蘇黃聯句

蘇易簡在翰林一日太宗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

聲賦詩進御酒一盃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淳號珀御醪潤色重雞元新荔紅

雪頭

蔡君謨詩禁林京尹荷恩光三上雪頭乞即章蔡邕獨斷凡群臣

上書於天子者四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奏需頭駁

議不需頭需頭者謂空其前幅以候批答也

軸簾

摩勒傳紅綃妓軸簾延客入言卷之如軸也

銀蒜

銀蒜蓋鑄銀為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

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隻

麗譙

鄜縣吏鼓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麗譙壯麗而譙峭也

使驛

宋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燦如圖畫京師人美曰

好一條軟繡天街士大夫騎吏華繁者亦號半里嬌

畫靖婕妤

後唐宮人綢獲靖婕妤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翅作小折枝花于

金線籠貯養之爾後上元賞花者取象為之售於遊女

青林樂

唐時宗師琬手夏月採蟬貨之名青林樂

荔枝會

蜀地荔枝飲川為上李昇於荔枝熟時設宴以會左右有詩云香

唐會要驛傳曰使臣
一馬
道書以二老為一馬音周與軸通用陶九成說郛用之佛書以一
條為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綱社學齋佔畢用之
傳訛
俗語附近古作傅近仲長統昌言宦豎監傳近卧房之內交錯婦人
之間
采邑
段成式云士林多稱崔網為采邑其誤如此按漢書采邑屏也復
也又按劉熙釋名曰采邑在外門采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
思也參之照論相似
佩魚佩鞄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鯉為李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鞄以元
武為鞄也
雁户
隋志建為越嶲居處不定謂之雁户
一稱
永泰單複相副曰一稱凡證五
六曹
州縣六曹兵刑工禮户吏宋薇宗紘
黎祁
豆腐淮南王劉安造又名黎祁
許衡松
京都國子監聶倫堂前古松是元儒許衡手植
寒大
卻庵節曰世有温泉石無寒火按抱樸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温谷
之陽泉大體宜燃石而有蒲紅之寒酸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温泉
大至陽石有凉酸
只孫
元時祖王及功臣侍宴者別賜衣冠謂之只孫今儀從所服圓花
亦名只孫與靴耕錄所載制飾不同
里長
隋高帝從蘇威議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三尺
三尺法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裴廉
漢武帝元封二年作裴廉觀通天並臺集覽云裴廉神禽也能致
風氣晉灼曰裴廉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漢武帝以銅
鑄像觀上因名裴廉觀
食單
食單出鄭望膳夫錄韋偃射臣源有炊尾宴食單
程福
程福方言曰自關而西以襜裕短者謂之程宋本杜詩程福風霜
入谷皆譌為短福

七校

漢書京師有南北軍三也至武帝平百越內增七校

臧獲

臧獲前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應劭曰方言荊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左傳得用曰獲燕之北郊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服虔通俗文曰女奴曰婢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為官奴婢逃亡獲得為奴婢

仰藥

漢書有仰藥二字注謂仰首而飲藥也又司馬相如傳實明紀曲云曰頭蕭太傳被說仰藥更無疑注仰去穀仰藥自殺也

試官

試官始自武后引見存撫使舉人悉授試官高者風閣舍人給事中其次者員外即

債帥

陳贊素議云債帥盛國者不愧於愧畏債音奮張晏曰債僵也謂軍不嚴整若僵仆也記射義篇責帥之將注責讀為債猶覆敗也

野合

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為婚為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故曰野合

金駝玉鼉

宋徽宗臨張瑩宮騎圖其侍從有挈金橐駝者蓋唐制宮人用金駝貯酒玉鼉藏香

紫玉杯

端午前二日東市謂之扇市車馬闐集見秦中歲時記

扇市

蔵山

會稽記蔵山在會稽越王嘗蔵常採於此晉王羲之居焉有墨池鵝池諸遺蹟

蛆山

續圖經吳王闔廬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卩食蛆山盡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

水名

水衡記黃河水隨月異名正月解凍名凌解水五月瓜迸黃名瓜黃水六月名礬山水十一二月冰斷復結名盛凌水

水性

淮南子曰淮水獨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

虛奴

水黑曰虛不流曰奴

結贊

唐書尚結贊吐蕃之相也吐蕃之族不言姓官族皆曰尚王族皆曰論結贊官族也故稱尚

漢廷上壽有紫玉杯刻作風風形出西京續記

偕春

唐睦冬至賜百官羊盤謂之偕春

長十八

草花中有名長十八者元葛邏祿迺賢字易之纂上曲云猋檠小女五娟娟自捲穩廉出帳前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簷邊下註曰長十八草花名余至塞外果有是花

羊脾馬通

迺賢又有送楊侯古之遼陽學正詩云穹廬宿頓供羊脾部落農炊糞馬通羊脾肩上兩膊間九骨利幹部所居之北渡海晝長夜短日熏羊脾熱東方已明馬通煴一作亞夫祈無亞音近而譌耳

鳥鼠

南貢筆增自鳥鼠同穴孔穎達曰一鳥一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蔡仲默以為不經鳥頂出毛角處缺昏似兔蓬尾似鼬波此相狎甘肅志涼州有兀兒鼠尾若貍鳥曰本閩兔形似雀色灰白杜詩水落魚龍出魚龍水對雀鼠山見西溪叢語

紫蒙

晉書紫蒙移構元熹分屬紫蒙山慕容氏所居

南北紀

自三危積石自東北地絡之俗東及泰華北紙常山東循塞而至朝鮮是謂北紀自岷山嶓冢自西南地絡之陽東及泰華南踰江漢東循嶺而至閩是謂南紀

糜糟

俗語以不潔為糜糟按霍去病傳糜皋蘭下注以世俗謂盡死殺人為糜糟又謂糜戰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無夫祈

為龍渦水神鎮之龜山曰無夫祈一作亞夫祈無亞音近而譌耳形若獼猴伸頸百尺力踰九象

瀚海登相

瀚海在大州柳城東北沙深五尺大風則行者人馬相失沙中生草名登相可食非真尾閭也今云瀚海波澄者固誤張茂先亦以霍去病至瀚海為北海何耶按遠史西夏出登廂一統志韃靼產東墻似蓬草實如稊子十一月始熟于虛賦雕胡東墻色青黑粒

鄧侯

楊用修謂蕭何食邑鄧在襄陽及考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鄧侯分明云沛郡之鄧音嵞南陽之鄧音賛不聞在襄陽也班事墜十八功臣銘文昌回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酇是酇與鄧本為一地班漢久忘得其真顏師古直以何封南陽李濟翁至詆人譏侯併其音義名實輩失之唐人麒麟閣上識酇侯史記作鄧或後人傳寫之誤耳

鳧嶧

水經注灉水傍嶧氣特惡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歛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鬼彈射都賊鬼彈飛九

下系水

灉水

水經于漢水在洵水東洵水各有源灉水之積沙

少姨廟

萬高少室廟神為放母釜山民妹幸蘇州時釣妻水綠荷已生少室廟塞花始偏楊盈川少姨廟碑庾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係王妹青溪之軌跡可尋

八鑾丸熱

八鑾

宴南志風土多矮至有八鑾之綿幸商隱燒香曲八鑾綿繭分小炷狄梁倣紅隔夢抱撲子南游晉安有九鑾一歲再熟王法禁之者為殘桑也之稱周禮禁原鑾淮南子原鑾注為其傷馬以鑾為木蠶馬即不食以桑柔故去乃食鑾馬類也物美而威如此

桃竹竹桃

海南有桃竹江南有夾竹桃

二十四橋

說梧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二十步有二十四橋最西湖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入西水門有九曲橋次東正當帥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又南河跡橋周家橋小市橋廣濟橋新橋開明橋頭家橋通泗橋又平橋利園橋南水門有萬歲橋青園橋白驛橋北河流東出有桑依橋次東水門東出有山光橋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

水晶鹽

梁天監中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歛方物云國有恒水廿美下有鹽色正白如水精金樓子云塞外有鹽堂中水晶謂之玉華鹽商陽雜俎云白鹽崖有鹽如水晶名君王鹽段公路北户錄云有如水晶狀者一統志載馬見舉土產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琢為盤以水濕之可和湯食又拿于鹽亦出塞北

乾鐘

乾鐘音乾利乾陳也劉向九歎芄棄于澤洲兮乾鐘憂於筐虡

湖目水芝

蓮于湖目芙實水芝

說楮藥蘭令作花藥之蘭非也漢宣詔曰池藥未幸御者假與貧民注以竹綱連為禁藥老杜亦誤用

明堂草

寄封服明堂草腰光通外採以藉足入水不沉明堂草一名洞冥草一名照殊草折枝為粧照見鬼物太平廣記作洞腹草

白蒿

白蒿藕北為柳柿也凡草木有白嫩堪食者皆曰蒿又不獨藕而稱芙蕖莖下本葉周禮蒲菹蒲之筍也尚書孔傳筍蒿竹也

雞冠

雞冠花佛書謂之波羅奢花又汴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前兒童喝賣以供祖先

負茲

公羊傳請侯有疾曰負茲注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蕃故以茲為年古詩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史記武王入商康叔封布茲注篝席也荀子狼纋龍茲華蟲雜以為實注龍茲即龍須或曰茲說同史記索隱云茲公明草或作負薪周益公表介竹無功態解卿卿負茲有疾願備祠官

穀皮

穀音構樹名皮可為紙史記桑穀共生王右軍傳悉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動窮萬穀之皮無半分之骨今製穀穀殊不分

繁露名義

實讀董子繁露不得其命名之義及讀爾雅蔡繁露耀如也董子得罪之後志既不伸而爰君之心又弗容已故託之書猶蔡蔡之性而日無所解於心也又蔡撰也能撰日而向故名蔡仲舒之命多或無此二義焉

蔡蓉

蔡蓉蔓生葉圓而厚故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盈寸圭首圓而厚如蔡蓉人謂椎為蔡蓉又因此義之遂訛為鍾頭俗畫一神執椎以擊鬼好異者遂傳會之謂能喫鬼文人又戲為立傳謂開元進士皆寫言耳習聞既久鍾馗遂即真矣

蕨鷙

爾雅蕨鷙注初生無葉可食狀如鳥雀拳足故又始足之屬也故謂之蕨周禮蕨菹注蕨山菜其蕨洗約郊居賦紫鷙綠蕨太白詩初拳我枝蕨

青蘋

相如賦薜荔青蘋說文青蘋似莎而大張揖曰生江湖雁所食管子謂之雁膳別種為白蘋楚詞釜白蘋兮騁望今誤作蘋

鍮金

今以金銀錯鐵上曰鍮音金西京賦金鍮鏤錫馬融廣成頌金鍮玉鑕字之來舊矣

白首為郎

顏駟對武帝曰文帝好壯而陛下好老而臣儒陛下好壯而臣老所以白首為郎而莫能去也是蓋言郎乃顏駟非馮唐左

耳衣

耳衣耳也唐過塞曲金裝腰帶重錦絰耳衣寒

行馬

漢官儀云光祿大夫秩比千石門外施行馬以旌別之魏志楊彪為光祿大夫詔給吏卒門施行馬李義山九日題令狐綯廳壁詩云即君官貴施行馬

廬鴻一

唐盧鴻一隱於嵩山綱目書徵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受脫一字

屠蘇

屠蘇平屋也又庵也雪賦韜翠葩之飛棟況屠蘇之高影杜詩願憑金盞勸老罥錦屠蘇冠亦名屠蘇以有屋也元康詩曰屠蘇障日覆兩耳會見賜見作天子酒本名酴酥後更謂為屠蘇云趙自孫思邈取菴名以名酒者附會也

錦果油

宣室志唐元宗時西蜀有尼陵棘香油本川進之宮中謂之錦果油油齊同遊乃幸蜀之識

茗飲之始

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或為裁減或賜荼荈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矣逮唐中世權荼遂與煮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為多

案按

孟光舉按齊眉按與案同俗直謂儿案耳呂少卿語林少頃案乃古盌字故舉與眉齊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盌耳

著籍

員脞祿錄山藥本名薯蕷唐代宗諱豫改名薯蕷宋英宗諱署改名山藥

夜航

夜航惟浙西有之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答陸天隨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搀酒三瓶寄夜航搀木名汁甘可為酒出山海經沈約集中嘗用搀酒字

乾鵲

詩人以乾鵲對濕螢惟王荊公以為虎字奇見於郭璞卦曰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

水屬水羞

顏延之碧芙蓉頌曰澤芝芳點擷奇水為練紅綠尼蒨綵玉擢麗滄池飛旗雲屋實紀仙方名書靈竭水屬二字全未見人用齊王融謝紫鮮啟曰東越水羞實蔡乘時之美南荊任土方珍新邕之味劉孝威謝賜啟曰凡厥水羞莫敢相準水羞二字亦新

王母

杜少陵无鄰堙歌千覩夜啼山竹裂王母畫下雲旗驩人多不覩

王母宋中官陳彥和在宣和間掌禽苑言蜀中貢玉母鳥狀如孩色紺翠尾惠長飛則尾開顫衆如兩旗少陵詩正指此

白暗黑暗

南人謂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杜詩黑暗通蠻貢

覩見

段成式書云杯宴處徐常居覩北文長驅覩北美機素少許兒案面南次坐覩之北也

無慙

惡毒也能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早相見問勞不曰無慙

墨黑

純羊曰木熙毓渡曰水嬉吳都賦乘舟今為木嬉

木熙水嬉

相風

晉元獻公清儉凡書簡皆尾空紙皆手剪焚置几案以備用

相風烏千里風乃動劉孝威詩機車鳴里鼓駟馬駕相風

翦焚

築筑

舉筑葉芙蓉也江淹去故鄉賦北風折令繹花落流水散令舉筑

說桔槹曳色紅如硃砂謂葉赤蹙蹙度臨照而然

蹙蹙

史記各居其邊為蹙蹙脫又曰蹙蹙脫外棄地韋昭曰吟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窟以伺漢人又慕文曰蹙蹙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蹙蹙脫王正義曰按境上斥堠之室為蹙蹙也

蹙蹙

蛺蝶一種名卹襄來滕王畫之最工

卹襄來

竹夫滕

竹夫人唐人謂之竹夫滕陸龜蒙所咏是也

十家

唐妓女入宜春院者曰內人亦曰上頭人亦曰內家趙德麟謂得幸者為十家逐引鄭嵎詩十家三國爭光婦不知明皇將十宅諸

七曜五雲

王勃益州夫子廟堂碑云帝車南指遊七曜於中階華蓋西來藏五雲於太甲張燕公號此不解訪之一行一行言北斗建五七曜在南方有是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悉不可知杜詩五雲為太甲六月曉扶桑

細腰

劉禹錫踏歌行為是裹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出于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脅息然後帶緣墻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餓色細腰事凡兩見不聞裹王也疑劉誤記

帛統

宋武帝三月三日登八公山劉安故臺望城郭如尺帛之統叢林流曲水

上巳

上巳本三月上旬巳日後始定三月之日便復修禊不拘巳矣黃淳父詩上巳重逢巳誤也

蜜香樹

交趾稱蜜香樹幹似桂柳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木心與節堅黑沈水者為沈香與水平者為雞骨香根為黃熟香幹為棧香細枝緊實者為青桂香根節輕而大者為馬蹄香花不香成實乃香為雞舌香

心字香

范石湖睡鴈錄云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馨茉莉半開者蓉淨器薄劈沈香屑層層相間對目一易不待花萬花過香成蔣捷詞銀字箏調心字香燒宴小山詞記得年時初見即重心字羅衣

十洲樓

漢書方城十二樓人多知之東坡詞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美竹西歌吹古揚州晏振之金陵春夕詩花月春江十四樓按洪武中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鵝鳴醉仙樂民集賢振歌鼓腰輕煙淡粉梅妍柳翠十四樓千京師以處官使

蝶娶鵝脛

東海之魚曰鰈比目而行北方有獸曰蠪蛩前足鼠後足鼠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駏驉二獸見人來必負蹙以走子虛賦蹙蛩蛩轔距虛

天地始終

漢書律曆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于揚子云伏羲至今二十餘萬歲邵子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三萬六千年盡之一說天地之始終且兩過矣

味External

正德間有使女失其名於客所分咏以散于命題使應教曰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污拋擲到如今亦清切可感

佛髻

南史扶南傳曰佛髻青而細如藕絲

承露

楚辭之問以幅巾為承露

監字四義

食貨志猗頓用鹽鹽注鹽鹽池詩王事靡鹽注鹽不監固則禮鹽人共其苦鹽注鹽鹽不練治也左傳夢楚子伏己而鹽其腦注鹽鬼也十字四義鹽腦尤奇

穢芳亭

郁野有穢芳亭卿人送手維輸書石來至使謝天香戲以袖書攫芳二字維輸至書亭字完之二人遂成伉儷天香戲謝曰昔日韋臺閣揖腰行人無不折枝條天香曰從今已付丹青手一任狂風不動搖

屧屣

屧足音柳直說文從履相及也谷貧戲其餘衆飛景附屧屣其間者吳都賦屧屣蜂接俗不解義妄作雪義

親家

親耕錄元男女婚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蕭嵩傳今為風俗最著浮溪叢語有人於失去號圖為人所匿在百里外登其事乃數玉堂閒話

土脉橫豎

土脉有橫有豎許頴間田有豎土者不可籍以其不停水陝以西民皆穴土而居亦曰此橫土可劃若遇豎土即堋塌矣

錢陌

梁時用錢自破嶺以東八十為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陌名曰長鏡中大同元年乃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為陌今民間零用其有紙裹賣人者每百輒闕數大使知焉時陌法交者皆無慊也然引光奴之名為雅

面不畏寒

鞭耕錄人之四肢百骸冬不畏寒獨面則否醫書謂頭者諸陽之會諸陰脉至頭及胸而還獨諸陽脉上至頭所以然也

朝帥

慍羝

慍羝謂腋氣也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舉家

開元二十二年宋內有安娘和歌舞雜

能貴

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貴

不落不托

古人以杯為不落取其常飲則系酣之流也以鼈來為不托以其躬逢宴精則賽餐之首也

積沙成洲

廣州新會縣塊崗以南瀕海人有築圍乃淺水中積沙而成者或為風濤衝去浮筏蓑衣有人於失去號圖為人所匿在百里

圖經池陽風俗不重端午而重夏至以角黍舒雁相餽賀謂之朝節

蓬塊

博物志徐人謂塵土為蓬塊

浣花天

放翁詩已過浣花天韻四月十九日也蜀人以是日遊于浣花謁上故云

蓮花滿

佛藏遠公弟子惠要惠山中無到漏乃于水上製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為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此詩芙蓉十二

三閭

元志云燕有三閭曰松亭關（今名喜峰口）白古北口曰居庸關（今名軍都關）橋關（今名雄縣）於口關（今名雄縣）一日下三閭在頭德六年遼之應曆九年也其三關則益津關（今之

虎僕

皇甫松大隱賦書柚虎僕射消半端博物志有歌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取以為筆今俗名九節鞭

卅卅

顏之推稽聖賦魏姬何多一孕四十中小何罪有子百廿廿音入說文二十并也俗音念者誤入三十并為卅音撒四十并為卅音錫始皇禪梁父刻石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飾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乃以三句為韻四字為句而今史記刻本皆作二十有六年一字改作二字非也

畚潮

番禺記晨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謂之畚潮今吳中猶有此名

始廢井田

世儒罪秦廢井田不知井田之廢始於管仲作內政已漸壞矣至秦乃蕩壞耳元陳孚題管仲井詩云蓋野分民亂井田王禮樂

令人書其為公啫以為紿從簡便其實吾北人三十并為卅音撒

蔡侯鈔

鄭伯會於鄧范審注云鄧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其

松煙

元有朱萬初墨製墨純用松煙蓋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曆乙巳開奎章閣採儒臣親侍翰墨禁公在初廉里公于山皆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

小御團

金章宗宮中以張遇廳香小御團為畫眉墨

澄泥

絳縣澄泥硯一絹袋置汾水中踰年石後取則泥沙之細者已入

北齊張仲達畫人物衣服緊窄唐吳道子畫衣服飄舉時人語曰
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桃源圖

唐人畫桃源圖極為工妙舒元輿作記云煙蘿草木如帶香氣熱
視詳玩自覺骨輕青玉身入鏡中

皂錦

雜帳譜云大觀帖用皂寫鶴錦標號

木雞

書于建詩明珠文木雞珊瑚闇木雞注引南越志云木雞全翅鳥
[illegible]

[illegible]

西弄

南史東昏侯過弒於西弄宮中別道如永巷之類也元經世大典
所云大街注即音弄

槐街

宋朝故事云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街

甘泉

甘泉宮有三泰之甘泉宮在渭南隋之甘泉宮在鄜漢之甘泉宮
在馮翊雲陽縣雲陽記云谷口長平雲陽宮八十里流涂沸騰飛泉
灑激西岸峭壁孤懸橫盤凝泉每八穴中朱明盛暑當盡暫寒
暄涼秋晚候細花不暖所謂寒門也漢世以為避暑之處

悲門

晉書儒林傳清貞守道抗志柴門又漢書云漢中之俗邊戶柴門
食必兼肉

鸛鳥

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為白鸛取其延望之意其時車騎多刻鸛
像漢明帝延賓過亭障有鳥鳴聲長引弓射中之書其時車騎多刻鸛
引弓射洞衣服陛下春惠年臣為二千石常悅今天下車陣皆畫
鳥故楊升庵詩云山鷹延鸛雅注統書鳥亭

麗腸

前史隋遣傅桂山筧堵非止素玩貌綢精漳綢成麗腸宋人以麗
腸名其菜

[illegible]

荀子埃輻注馬服之車蓋以埃皮為輻所見切左傳輻剝鞅鞅
音約在背曰輻在胸曰剝在腹曰鞅在後曰靷

牙龍貂扇

西京雜記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以象牙為大龍填帝冬日宮詞
動降風貂尾扇煖火象牙龍貂扇冬日用之歐陽元淨十月都人
供賜箑余嘗於冬日入直見朝鮮貢使手持貂扇以障面蓋製
也

流黃筆

會稽竹箭供御號為流黃筆唐詩珍筆玲瓏管

星施

周書王會篇樓煩貢星施施旌旄之屬

菱雞

錄異記菱雞鎖金鍍相連展伸在人頗況詩春棲不開裝鎖亦作蔵雞又蔵雞旗名鹵簿中有之瑞應圖云蔵雞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

紫花墩

宋學士王珪召對慈珠殿設紫花墩命坐

三雅

劉表三爵上曰伯雅仲雅小白季雅宋時閬州有三雅池古有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為劉表物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后本此

鳳盞鳳觴

唐碑文龍釜之於黃鍾饗鸑鷟之於鳳盞盉音禾見博古圖又隋志有龍舟鳳艗艗音思

方麴

北史楊愔傳以方麴陳而讀者不解方麴為何語按說文作筥蓋竹織方扇也

紫墟

漢行宮用紫泥為墟齊梁郊祀歌所謂紫墟也

紫轂

表紹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轜軿駢紫轂填接荅路

帖子致語

宋時御前內宴翰苑撰致語八節撰帖子雞歐蘇曾王司馬范鎮皆為之非也明成化中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昶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去默自是而後每有文字輒命文華門仁智殿掌為之往往傳來臚得美官恩意以為如六一公玉筆經年不遷幸上林花好莫爭開君王念舊慚遺棄長使無權保殿家顧因用秦詞遺俗可鑒前王淺巧言亦何補南唐李後主選妓潘佑制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門春風一半意謂外多故國后地自使割地後主為題妓詞亦此何異陳書孫玉執藝事勍敵輸絕奉以夫章誠非爭黃莊諸公無乃未達邪

皋比

聚石張橫渠講學處皋地基以虎皮為講席越授磨戴叔倫詩祝座朝蕭索皋比長接連則以皋比為講席唐時已然矣

玉環俞青箱

銅人針灸圖載臟腑一身俞穴有玉環俞不知玉環是何物張紫陽玉清金華秘文論神仙結丹處曰心下脊上膊左肝右生門在前客戶居後其連如環其白如縛方圓徑寸包裹一身之精粹此即玉環也醫者論諸種骨蕩有玉房蕩亦是玉環其處正與膊相對人之命脈係焉也

金蓮花

杜陽雜編載隋大業中元藏我為通海使風飄一洲曰泠洲人多不死上有金池水石泥沙皆如金色有金蓮花如蓮人多戴之曰不帶金蓮花不得到仙家今人但知日銅掌承露為金蓮

陝州西南有洪澗古函谷關也漢武帝時楊僕請以家僮七百人築塞徙關新安故有秦函谷關漢函谷關之別

金吾

崔豹古今注金吾車軸棒也漢執金吾亦棒名以銅為之金塗兩末謂之鉦吾吾滂而御吾導也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二十人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大獻通考武帝增置七校更名中尉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主降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以名官

十通

徹公羨涛錢二百三十三枚為一通鉄止用動次十二枚為一壘

清鈔

高下春

治粟者落杵曰舂日之經天自日曷中至日晡皆橫過再向晡則日影旁射側落如舂者直下其杵故曰高舂曰下舂言日落之漸次也梁元帝詩曰斜景落高杵薛能詩曰隔溪遥見夕陽舂王僧孺詩曰斜不周之風忽至駱賓王破陽虔表布照盡高舂雲昏乙夜皆此義而原本於淮南子經於泉隅是謂高舂

白簡

古彈文白紙為重黃紙為輕故云臣輒用白簡以聞今御史白簡即其事今之帝表俱用白紙不獨御史也但各官本供用印堆御史不用印故曰白簡

玉蓮

玉蓮玉梅溪先生十朋之女孫汝權宋進士與梅溪為友教尚風謹先生劾史浩八罪汝權賈慈忠之史氏所最切齒遂妄作荊釵傳奇援據其事以譏之

珍羞

海客日談曰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鬻門馬之良者後蹄印地之前故名珍羞言後步趨前步也人解珍羞之字謂鼎鼐有釜釜字上父字珍羞者越父也始為臆說

聚頭扇

指墨扇上名聚頭扇僕隸所執取其便於袖藏以避尊貴者之目也時為最始以文衡山永樂間稍效為之今則流行寖廣團扇廢

清鈔

猜入角可哂也

射落九烏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捉也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悕文士循名而駭奇異故烏易得落九烏何采傳大約古人多有造不經之說以愚後人而傳者遂以為真也史書如此不足為言

四皓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乃士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於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姚廣孝

姚廣孝本醫家子王行識廣孝於為僧時贈之序云上人年甫壯舍天下亂已極思治治後出於時發其所蘊非上人之志歟又云當世之人安知終無與上人同其志者孟姑有所待也又云斯道非若他人事佛奉師碌碌作沙門者也

殺次

白樂天菩開花詩兩日遇輕照東風莫殺次自注殺去聲言屢俗語太患曰殺容聲隨筆序殺有好處元人傳奇或風流或殺思今京師語猶然大曰殺大高曰殺高此假借字也

𣐈𣐈

魏宇圭篇不載倩楚詞殺滋快倪瓚答陳師語謂快皆曰𣐈魯茶山都事詩久旬積雨𣐈尚君家樊溪漁隱圖跋雪嶺岸𣐈巍遠山聳黃小谷畫全人也野客叢書以為俗歌此說恐非

庾信哀江南賦地平魚齒城危歌角左傳河於魚齒之下注魚齒山名呂氏春秋荊歌以辰為旌以角為城

解花叢

楚辭察蔽解花叢謂秋空草木凋也

顏倪

顏山顏瑛無錫倪元鎮倪以狷卓之資更快才藻風流豪爽冠於東南明洪武初各散家貲顏嘗畜其像題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解律金

北齊解律金不解書有人教押名曰但五屋四面平正即得空作勑勑敕勑勑山作大字匠識而呼之令人云半面之

半面

宋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時將小行閉門造車匠於閤內開扇來視奉上後數日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令人云半面之

旋波移光

旋波移光趙之美女與西施同進於吳王肌香體輕飾以珠幌若雙鳧在煙霧

半面

宋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時將小行閉門造車匠於閤內開扇來視奉上後數日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令人云半面之

筆低鬼牛羊為一時樂府之冠

識本此

夫娘

南宋蕭鄴崇尚佛法閨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成使誦經夫娘之稱夫人娘子也陶九成謂是焉語蓋未見六朝樣說耳

裝潢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疑謂裝成而以壞潢紙也今人多作平音讀

烏頭綢

鸕鷀取魚快捷為甚江南漁郎用者名烏頭綢

孔陵樹

孔子冢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世莫能知其名傳言孔子沒群弟子

珠毛

孔雀尾端一寸名曰珠毛

魚丁

蒲稚魚挑謂之丁腸謂之乙尾謂之丙注其骨形似篆書丁字乙字丙字

旋波移光

旋波移光趙之美女與西施同進於吳王肌香體輕飾以珠幌若

翡翠

廣志翡色赤翠色紺江淹賦彼二鳥之奇麗兮也張揖上林賦注翡翠大小如雀雄赤白翡雌青白翠

各持本國所產米種家上其樹如柿枌雜雜女貞五味桑橿之屬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固為說夢楊用修謂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則亦非也按漢書何並傳輕俠趙季李款多蓄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何並曰趙李傑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是也小臣趙李豈阮之所謂輕薄耶

長相思

長相思被中綿也古詩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父子狀元

宋朝父子狀元者人知有梁灝梁固而不知有張去華張師德許安世許將

兩許俊

說楛世有兩許俊一唐人為韓胡奪韋臺柳者為牡史中丞鄜押衙一吳越時人亦為御史中丞鄜押衙

搗衣

字林云直舂曰搗古人搗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舂米然今易作卧杵對坐搗之取其便也嘗見六朝人畫搗衣圖其制如此

素馨

陸賈南中行紀云南中百花惟素馨香特酷烈彼中女子以綵絲穿花心繫盤為飾梁章隱詠素馨詩云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

用陸語也

五字

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鍾會取草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用此事解者以五字為詩誤矣出郭頌世語

平楚

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

洞宮

燕昭王得洞光之珠以飾宮王母三降其地名曰洞宮劉滄詩云沐髮清猿宿洞宮又唐人稱道院曰洞宮

八絃雙鏁

北史李業興字德沈有才藝雪操諸弦別造一器號曰八絃南史柳世隆善彈琴時稱柳公雙鏁

狎獵

蔡邕賦條風狎獵吹予淋帷

勾闌

段國河洲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隄長一百五十步勾闌惠嚴飭古今注漢顯成廟設扶老勾闌勾闌之名始此

拋堶

宋世案食有拋堶堶音陀之戲兒童飛瓦石若今之打瓦也或云起於老氏之擊壤

凌歊臺詩

詩渾凌歊臺詩曰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宋祖清簡寡欲儉於布素嘗御至少常得施與從女有戚寵頗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之事耶作詩不多讀書恐貽後世之譏

駿鼓

王粲英雄記袁紹鼓鞞昌慈詩其鼓駿駿襄用其字

露甲

瑞香花即梵詞所謂蘇摩那也有人夢中聞香覓得此花又謂睡香一名錦薰籠一名錦被堆韓魏公詩云不管鶯催向曉催錦衾春暖翠成堆香紅公解如人意曉取東君與放回人無薇亦稱錦被堆

陽鐫

東皋禄錄云漢碑額多篆隸多回篆多凸惟張平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側生樹石碣陽鐫額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為何說

紅鞓鞢

鞓蝸國名古肅慎地也產寶石大如巨栗中國人謂之鞓鞢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珍禽弄深樹禁臠來櫻班若顆上幸雖宮促鷹新藤籃寶龍貂瑞發凝霞作九珠尚軟油雲成準案初割若王午坐鼓倚蘭翡翠一盤紅鞓鞢

鏡屐

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為自畫秘戲之狀因劉仁軌諫並命剗去帝前後庭之楊廉夫詩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皇實隊隊為誰漾綠波

筆陣圖

筆陣圖乃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今陝西刻石亦後主書也以為羲之誤矣

靴潛玉環

重芝二名靴潛小鄉嫁記建花一名玉環出三餘帖

芡翁

尊勝經梵僧曰芡翁此物本草有五義一生不背日二冬夏常青三雖性柔軟四春最遲勝五引莫傍命為佛之徒理亦宜然故以為名也

玉虎

河圖謂雷龍曰玉虎鳴

金羅牛面

元仁宗晏駕群臣於長秦殿供事內臣建饌有咳病帝惡其不潔命為壘金羅半面圖之許露兩眼下垂至胸自是進饌者以此為例

鞠弋流蹏

元成宗秦蒂命宮人掃落花鋪蘭苕殿流金帳遊嬉衣碧羅未綰半袖衫頭纏吉貝錦臂繫秋雲紫縱怕香白鼠褪成斑相隨滾蘸翻花戲押鋪日帝回上燦黃金下設箄席使美人為鞠弋流蹏之戲

長樂園

元詞客馬文友別墅新義門內有春香亭每百花開時置酒亭下會都下吟士賞花賦詩謂之錦繡會人有飲山亭夏日避暑於此又有婆娑亭玩月之所因號其墅曰長樂園

蕃帽

元初赵圓殿於西宮中以居西僧僧官皆著蕃帽

謝豹

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于規啼心動即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予故名子規為謝豹

紫荊樹

紫荊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而蕊黃花片梃厚非江南所藝者雲南阿迷州有之嶺南尤多

紫風流

廬山僧舍有僻囊花一叢色正紫類丁香號紫風流李後主詔取數十根植於移風殿號紫蓮紫丁香一名百結花有紫白二種

水西蒲葵

水西花葉如萱草花黃夏開梭櫚一名蒲葵

雙華

茉利花一名雙華見佛經錦帶花一名鬘提婆見成都古今記

八芳

良嶽冬芳金蛾玉蟬虎午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

蕪菁類

歎冬花即兩雅所稱蕪菁類凍者紫赤華生水中十二月雪中出花郭元生述征南記云洛水至冬凝凘則歎冬茂悅層氷之中乃知唐詩僧房逢着歎冬苑正十二街頭春雪時也詩人之體物瀏亮如此

優曇鉢

佛書所言優曇鉢羅花其說淡幻不可知今廣東新興縣有優曇鉢似枇杷無花而實即所謂無花果也

鴟脚莎

兩雅云蒹玉篇郭景純云蒹荼今呼鴟脚莎詩曙彼淇澳蒹竹猗
猗即此

盧橘

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注唐三體詩者指為枇杷世皆宗
其說予觀上林賦大有枇杷柿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錄云
朱光祿為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發棗之至明年夏色實青
黑味如飴美盧黑也故曰盧橘此說近是

橘柔

橘柔俗作軟棗一名牛奶柿一名丁香柿文選蜀都賦所謂樸樕
中梨柰以此果糅油染紙為之軟柔滑陽所產味甘而軟去皮蒸
充貢非丁香柿也

甜瓜耳

五代舊陽令胡嶠於回紇得瓜種培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味甘名
曰面瓜是西瓜之五代始入中國大遲浮甘瓜於清泉蓋沿王瓜
之名

金蠶

金蠶出利州山中蜂體綠色光若金蜀人取佐奴隸之飾

玉面

司空圖謂梨花為瀛洲玉面

紅雲宴

蜀劉鋹每年於荔枝熟時設紅雲宴

會昌瓜

洛南會昌中瓜圃結五六實長幾尺酷似蜾蠃形圃中人移土擬中
貢上命之曰御蜾香梗綠腰

紫瓜

落蘇本名茄子隋煬帝緣飾為崑崙紫瓜人間但名崑崙茄已

土芝

稽含瓜賦世云三芝瓜處一馬謂之土芝

鎮心

南史鄭灼苦心熱以瓜鎮心劉子化詩七盤炒鱉頻揮汗五色嘉
瓜且鎮心

君遷

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未名注缺按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
奶俗云牛奶柿是也沈佺期詩芳春平仲綠注平仲之木實白如

銀

伊蘭

蜀中有花名賽蘭香花小如金粟特馥烈戴之髮鬢香聞十步經
月不散西域以之供佛名伊蘭

紅豆

紅豆樹名相思子花白色葉如冬青蜀人植其實以為果飣古詩
紅豆生南谷秋來發幾枝願君勤採擷此物最相思

流草病草

蓬名流草艾名病草

蕉紅

千金菜

高麗國使者来隋人求得菜種酬之恵摩因名千金菜今萬苣也

百歲蒿

俗號藋為百歲蒿言至貧亦可具雖百歲可長享也

麝香草

元代宮中呼蒜為麝香草

捆菟風

李德裕畫捆菟風觧收序云成都大帆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雲禽成羣来集桐花飲朝露及花落則埋飛而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士游於素扇余戲作小帙書其上其略曰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東坡書曰范滂夫講書為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書三昧也

熊羆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乃於室以禦之自有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為飛魚形尾猶上者

鴟尾

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施者云出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非是標始云出尾是木獸作出尤字是也古老傳曰英華屋出於顓頊遂謂之出尾

鴟吻

唐呂令問耳來箱聽注師古曰其容似箱隱之形今世誤作朱雀而雀非是

鴟吻

唐李肇翰林志載送公卿賦詩送之今賦律元和太平廣記月夫獻征歌兩目如鴟碑之炎光

果然褥

梁張纘謝果然褥最宋在節朝廄點字以給愧嫉扶疏鬱溫

蜂餳

陳武帝性甚儉素私宴曲宴皆无器蜂餳五餅

五餅

凡松葉皆雙股軟世以為松釵衛拾松葉穗乃五葉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

食酒

飲酒謂之食酒予定國傳曰定國食酒數石不亂卿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病不能食酒安是醉焉

漢高祖父名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名煓一名執嘉高后紀載高祖母曰昭靈后

無刑一市

班孟堅西漢書有刑法志而無兵志兵制列於刑法志之首先儒謂古者大刑用甲兵兵固刑之一也帝典命皐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則是兵刑固合為一矣

漢書何武傳云武為揚州刺史行部錄囚又焉不疑為京兆毋
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載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顏師古注云有錄
必知其情狀有完滿與否也今云虛囚不錄非也

絕倫

醒酒石

李衛公平泉莊有石能醒酒開元興慶池內有車能醒酒

都公

唐呼左右為都公

弓足

墨莊漫錄考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按樂府雙行纏其辭云新羅
繡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以此知起於六朝
歟史記云臨淄女子彈弦纏足又云揄修袖繚利屣意古已有之
編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以此知起於六朝
歟史記云臨淄女子彈弦纏足又云揄修袖繚利屣意古已有之

再考襄陽耆舊傳云蓋發於楚王冀得宮人王展譽世展有風頭重
畫分梢之制南卿謂唐人絕咏略不及之亦未博考杜牧詩細
尺裁量城四分寫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
畫裳段成式詩云醉袂傾魚子纖彩纏長臂閒情眩應願將身托繡襪花間繫云候移弓
詩咏吳婦人纏足不知起於何代味其詩如霜如照流灑象足此不纏之說也
相傳起於東昏潘妃以帛纏足令細小屈上如新月又以金蓮花貼地令行其上謂步步生蓮花然石崇屑沉香為塵使潘妃行地無迹今俗婦人纏足之法蓋出於此已久如唐詩所云利屣於以襪并之類光武詩云纖纖初月出皎皎似流光又如唐詩所云大家同光緩緩步羅襪亦屢見於古樂府雙行纏其辭云新羅
繡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以此知起於六朝
歟史記云臨淄女子彈弦纏足又云揄修袖繚利屣意古已有之
編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以此知起於六朝
歟史記云臨淄女子彈弦纏足又云揄修袖繚利屣意古已有之

肥遺見則天下大旱

蠆花

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觀疎謂之看花節澤國此月多有霖陰
徵兩名蠆花天

一寸樓

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金菓不蔬并一寸樓

月頟

旦見兩謂之月頟

滑稽

滑稽轉注之器也凡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似滑稽轉注不已故
呼為滑稽

獵酒

古人謂無籍之士將手清茨無故來人家忘必得酒而後去謂之

獵酒張仲舉詩云狂客有時來獵酒老夫無日不焚香獵酒出五代史漢常思性酖淳每從事來輒怒曰必是獵酒

細巾

細巾之製出自明初時有製束中圓四方平頂之操或曰楊維楨戴此戴之以見太祖

蜂醬

李後主蜂帖下屬州貢蜂醬知以崇廟為重恐滋味醬玉篇非典切儒碑嘉石瑛珠等也漢律會稽歲獻鮚魚臣也醬三升以說文未之鮚為蜂知物為宗廟祭久矣

硬黃

晉羲之符也閒獲以至道後逮紹聖間所購書摹石實章閣黃紙硬黃紙次第屬足盡作硬黃紙次第屬足

萬年枝

詩中多用萬年枝三體詩注以為冬青非也按本草木疏云櫰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似杏今宮園種之取億萬之義故名萬年樹即此也

龍種

俗傳龍子九種各有所好一曰贔屭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二螭吻形似獸性好吞吼今鐘上紐是也四曰狴犴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于鼎蓋六曰蚣蝮性好水故立于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故立于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性好煙火故立于香爐九曰椒圖形似螺蜂性好閉故立于門鋪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不寐故用擊巡

韓通無傳

東坡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公曰修于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為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款永昌通振甲擊師出抗而死

百子帳

唐宋禁中大婚以錦繡織成百小兒嬉戲狀名百子帳

不拜佛像

歐陽公歸田錄載宋太祖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否僧錄贊寧對不拜問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上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制

花燭燭

鄧州花燭燭名蓋天下相傳是宛葉公燭法公自少年富貴不然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葉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為戒也

飲仁和酒

宋仁宗在東宮嘗賜爾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側有酒肆號仁和酒舊名宋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

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驛中飲歸中使與公約曰
上若怜公來漫當託何事以對素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
告中使自歸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
中使嗥嘆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曰何故私入酒
家公謝曰撓實無酒但具簡賓至如歸遠有鄉里親
旨遠來遠與之飲熟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
為宰輔為御史所劾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
晉獻明肅太后言群臣莫用者數人公其一人也其後章獻皆
用之

畫食鈞餅

藤胎卉醞

笑牒言鱣

上元燈

上元燃燈或云起於漢祀太乙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
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山燈詩唐明皇天寶中東都設燈大宗
開成中建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宋太祖滌五元
移禁夜上元御乾元門東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并先望節

畫食鈞餅

時天安石具而食之始拿帝聞知不悅曰安石詐人此設誤食一
粒則盡宜有食盡之理耶此與畢蕭簡事皆當錄諸座右

藤胎卉醞

唐名藤胎仙經呼麥為卉醞

笑牒言鱣

李新錄云笑牒言鱣足添腰筍

上元燈

上元燃燈或云起於漢祀太乙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
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山燈詩唐明皇天寶中東都設燈大宗
開成中建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宋太祖滌五元
移禁夜上元御乾元門東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并先望節

畫食鈞餅

南朝平筆四當為一床集韻銀八兩為一流

洗書攤飯

東坡謂晨飲為洗書李黃門謂午膳為攤飯隱放翁詩洗書滿紙
浮蛆覓攤飯橫眠夢蝶床

六癆

李處表頃者抗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發明詔廣求六癆六癆
即六事也

銅池

宣帝詔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注銅池承露也以銅為之

粘雨

拾遺記晉武帝于樓上以酒灑塵名曰粘雨

十縣

漢書舊制太子湯沐十縣

衷甲

左傳云楚人衷甲言甲在衣中

鐵馬

元帝時臨池觀作既枉后思其聲夜不能寐帝為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繩線懸于簷外夜中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作駿代今之鐵馬是其遺制

不借

昔有仙人風于者欲有所度過千農夫之中一日大雨有隣人來借草履風于曰君不借吾履乃不借者也其人起

仙槀

晉史風于即以草履御與化為鶴飛去故名草履為不借

不須鞭

致虛雜俎西域有獻如大合木樊馬目則馬瞋睛欲死故凡馬皆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良皮帝賜群臣編為馬鞭一揚即走謂之不須鞭

三韓

三韓馬韓辰韓弁韓也出後漢書

鐵樹

升菴集吳興王濟日詢于鏡云吳湘間有俗諺見事難成則云須

鐵樹開花余在廣西橫之馴象衛牧指揮家見一樹高可三四尺綠華竹紫黑色無小類石榴質理細厚開之即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瓣較少圓一開累月不凋喚之有草氣乃知鐵樹花開之說有自來矣

自生火

抱樸子南海蕭丘之上有自生之火春起秋成丘上純生一種木維為大所著但少焦黑人或得以為薪者炊熱則灌滅之用之不

素卽

遠川無桑

後燕錄遠川初無桑及蚕客廬適于晉求種江南平州之桑悉由

吳桑

櫻桃宴

王保定據言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中劉相鎮淮南其子滯及第勅即吏曰釀荊所貢取足而已時櫻桃初出和以酪酪人享蠻畫一小盆不啻數升

朱櫻麝酒

元山記唐陳茂為尚書郎每寄信印記揭朱櫻洗麝酒匝以鎮犀

龍口渠

翰林有龍口渠通內苑大雨之後每飄諸花蕊經由而出有百種香色名不可盡春月尤妙見韓偓金鑾密記

開花

清異錄劉銀在國春深令宮人鬬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摘少頃勒還宮鎖花門腰記爭集角勝負千餘中官士抱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唇以驗姓名時號花禁負者獻要金要銀買燕

樓羅幹事迎幹也演義云人能樓攬羅紈謂之樓羅百陽雜俎云段成式在秘丞見內官送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敓

樓羅人著則知樓羅之言其起久矣

豐碑

檀弓公宮視豐碑三豪視桓楹豐碑斲大木如碑之狀樹于槨之前後四角為下棺而設也諸侯用之桓楹斲木如大柱亦為下棺而設也大夫用之

窗九

陳肇湖五雜俎閩中以正月三十九日為窗九謂是日天氣常窈晦然也家家以糖棗之屬作糜餉之

迎富

業俗以二月二十九日擂鼓樂郊外朝往暮回謂之迎富

衝石

史記秦始皇衡石程書決事註石百二十斤也文穎曰以百二十斤為程

經皇

經皇家前開也見左傳

頭會箕斂

賈誼傳秦頭會箕斂謂以人頭數出斂以箕斂之

黃羅

黃羅乳母趙飛燕宋明帝寢疾召褚淵入見流漯曰吾近處寓故召卿耆黃羅耳註宋主欲褚淵依太子如乳母之哺養小兒也

光澤為湯

新米早孝

齊書齊主睟若南宮東平王儼從上皇胡后居北宮當千南宮見新米早奏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

筝蓑

鄭虔採集異聞著書四十餘卷名曰筝蓑筝蓑草多貌蓑小北虔自謂著書雖多皆碎小瑣事必後人傳寫誤為會粹謂會集其純粹矣之遠矣唐史亦同之獨杜工部八哀詩云筝蓑何技落可以為

緣翳素影

拾遺記周成王時塗脩國獻丹鵠一雄一雌孟夏取翅為扇一名
條翮一名素翰

高柳

徐陵上梁元帝表有高柳生風句註高柳邊色名今奉天府邊東有柳條邊插柳為岭東西八百里

白蒼

劉晏時稅外橫取謂之白蒼著

三商

周禮漏下三商為昏商音滴蘇易簡文三商而眠高春而起南史

求衣昧旦尸食高春

押不蘆

押不蘆起死回生草出元阿禄集詩中回回國產一物草本極毒回部不蘆在土中深栽犬人或誤觸其苗即中毒死取之法先于四旁開大坎可容人然後以皮條絡之皮條之係則繫于犬之足或兩用枝擊犬犬奔而根拔大威毒氣流號法埋土坎中經咸無復取出暴乾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至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後別以少藥投之則活蓋古華陀能剖腸滌胃以治疾者必此藥也宋時即蘇坑中亦儲之人與此深不同

行縢

禮記注偪斜幅也經足至膝漢謂之行縢人見國策

隧露落英

屈原離騷經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王逸注云旦飲香木之際承吸正陽之津夜茶食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蔬洪興祖補注云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又據一說云詩之訪落訓落為始意落英之落為始開之花芳馨可愛若至于衰謝豈復有可食之味

蘭石渠答

漢書藏錯傳具蘭石布渠答註蘭石城上雷擂也渠答鐵蒺藜也

滅威字異

舉薛宣傳毋以小過滅威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註滅威蔑義同石宇異音亦異蔑武勞反滅忙列反今或作褒姒滅之褒然史傳多有誤作滅字者

消冬注

鄭氏月令注引農書立春冒凍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又引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衆任萌滋物歸中數語甚奇

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設食我具意勤勤然初不倚屋宇也經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牖牕則誤以為屋宇矣

鵲雀

漢黃霸傳鵲雀集丞相府鵲字音芬非音易也今人創以為字讀之按霜傳蘇林注云今武責所著之鵲冠師古注曰蘇說非也此鵲雀音芬本從鳥字隨用鵲似風也若夫鳥鵲之鵲青色好鬬不止俗謂之鵲雖音易與此鵲雀音芬者不同

斑氏

山谷云班氏以閒教於莽得姓凡班姓皆當從班史作班誤也

逸書

左傳昭十年子皮歸冠子羽冠回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忘注言違書也又十七年太史曰在此月也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

替奏數畜夫馳廄人走月朔之謂也注違書也按此兩節皆見于

令大尚書如子皮所舉欲敗度縱敗禮兩言今見于太甲篇乃商

書此孔子皮以為夏書杜預遂以為違書周太史所舉辰不集于

房曰言今見于傳征正是夏書只差一不字而杜乃注為違殊可

評也

八佾鏡

擊磬伯牙鼓州通陸山有口家屋景德二年軍人揚起忽入一洞

大八中有石架銅兵計背鑄水族回環有銘凡十二字曰煉形

和用敵石刻也至漢方有此字

楊溝

馬緬中華古今注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高楊于其上也一曰華

溝謂華蓋蔽蔭垣墻為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亦曰禁溝引終南山

水從宮內過故曰御溝

華蓋

華蓋黃帝所作也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

玉葉止于帝上有花蕊之象故因而作華蓋

雉尾扇

雉尾扇起于殷世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為王

后夫人之車服輦車有翣即緝雉羽為扇翣以翣翳風塵也

信幡

古之旗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為符信故謂之信幡乘輿則

市井

今人常談市井字蓋出于後漢循吏傳中云白賁不入市井注引

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曰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

家三口同風俗四曰合耦相助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

稱市井也且春秋井田記不見于他書獨此引用故表而出之

九經所無

九經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公輸削墨之類而無硯字意是古人用

墨以若和之如莊子所云舐筆和墨是也硯字雖見于西京雜記

畫為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幡朱雀幡玄
幡白虎幡黃龍幡而五色備東方卽國以青龍信南方卽國以朱雀
崔信西方卽國以白虎信北方卽國以元武信朝廷鼓內則以黃
龍信亦以麒麟幡書信幡用鳥書取其飛騰輕捷也一曰以鴻鵠
鷁鳧有去來之信也

豹尾

豹尾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也尾言讓也右軍征建之令惟乘
輿行建焉

龍虎節

唐節制有從太府寺準三禮定之周禮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
節澤國用龍節紫檀木畫其形象御親金書以賜重臣油碧龍之

疲而不用則倒進之

飛雲丹

粉自三代以鉛為之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蕭史為燒水
銀作粉與塗亦名飛雲丹

桃紅粧

燕脂蓋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塗之
作桃紅粧

鳳尾誥

齊蕭鋒五歲馬帝使學鳳尾誥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玉麒麟貴鳳尾誥矣

蜀史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問按黃氣見於秣歸群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溫州言無雲而雷蓋因災變加茲謗議也壽蜀志文稱王崇補東觀許慈掌書蓋因災變加茲謗議也壽蜀志文稱王崇補東觀許慈掌禮儀又郤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蜀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

注之何耶

婁豪

北齊許散愁自少不登婁豪之牀不入李女之室水經注婁豪女弱年惠子惠音率選詩肆呈窈窕容路耀便娟子皆指婁豪之屬也今北人焉頑童曰惠子

錢載年號

馮鑑事始載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鳥頭穆白淪令復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鑑遂以錢載年號始此按杜佑通典歷敘古今錢幣之制載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則是錢載年號實始於宋武帝建也孝建元年甲午距後魏孝莊永安二年己酉鑄錢之歲凡七十有六年紀載昭昭豈可

謂始於永安鑑讀書不精誤以馬恭請載年號以紀其始遂以為事始於此不知高之奏乃謂改鑄大錢年分之始非事始也思後學承譌襲謬不得不辨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為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俗語本此

秀蘊多能

北史稱崔浩胸懷弱胸中所懷乃過甲乙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蘊多能四字文而不贅

謎射射覆

漢書王尊傳謎射甚千人注謎射言能尋迹石射取之也又有射覆校尉言閒設而能射之合二條觀之見漢世武事選練之精如此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履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傅嘏廣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高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視白日不為遠矣梁孔稚珪隱居多搆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大門高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誰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高情遊滄海形入紫闥

而意在青雲又袁豸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遠先昔聞
業許令靚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
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燬户令狐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
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則鄒夫而已矣自宋人用
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靚靚富貴之心則鄒夫而已矣自宋人用

國鐵

說苑云鼎千白春秋圖之鐵也宋神宗以司馬光所編歷代君臣
事跡賜名資治通鑑以此

野馬

莊子野馬塵埃生物之以息天上白日光尚未詳盡按內典龍抆天上白日光著塵做

引衆

山家清事臘月剡修竹相接各打以竹引衆之甘者貯之杜詩
說鈴天禄識餘下

剡竹走源衆又竹竿衆衆細衆分閩中不特引供茗事千百相連
置之田間以富溝洫

破老破舌

汲冢周書云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蓋頑童昵比則黎老播棄記妻
嫡處則忠臣結舌

三公

李洛刊誤周制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秦則有太尉司徒司空及
漢安帝以車騎將軍鄧隲為開府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此三
公皇唐開府為散階令有拜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真拭者及
以開府儀同三司為階授受之間莫此商較後代論者曰起自唐
得不以乘舟為愧哉若以酬賞數伐名數實繁秩至三公何須以

階為戚

王潛

克志王潛字元順東阿人潛心力學步趨言動皆有準繩零危坐
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如皎月常空平生所疑觸處皆
悟

鬼名

語忘歸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產不為害

倒風扇

淮南子云若統之候風詐慎曰統候風扇也楚人謂之五兩

引衆

山家清事臘月剡修竹相接各打以竹引衆之甘者貯之杜詩
說鈴天禄識餘下

剡竹走源衆又竹竿衆衆細衆分閩中不特引供茗事千百相連
置之田間以富溝洫

唐高宗書

宋黃伯思法帖刊誤云叔藝雖多材帖為唐高宗書中云聊以乖
藹謂魯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譚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
草隸所謂叔藝雖多材德深善海篤風奉成奉慶庭之訓早擬臨池之
玉者以此答進批帖并移營玉橋南二帖皆高宗書誤入太宗
耳

班春

崔豹以王莽時為建新大尹到官班春按不視事門下掾倪敬力諫
乃強起班春

弄田

漢書昭帝紀始元元年上耕於鉤盾弄田弄田在未央宮天子燕遊之田也

裂葉獵葉

洞冥記裂葉風八月風也又列于曰獵葉之風

香雨

拾遺記獨石色紅似肺燒之有香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遍潤則成香雨

汀潭

七命促鮮之遊汀潭短羽之棲鶬會促鮮小魚也汀深淺水也

竊黃竊藍

竊黃淺黃色也竊藍淺藍色也

芙蓉幢

庾肩吾謝銅筆硯格啟曰西域賈人卧織成之金筆隨仙童于隱芙蓉之行幢

五經

侯鯖錄陶人為若有酒經譬安人鉤人以酒置書六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它境人至不遠是義問鎖五經來帶迎於門乃知是酒也

南史蕭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昂素及從弟仗幸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辭氣如常帝嘗令賦詩盾即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風度三橋

東昏侯與群小立帽簪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風度三橋而後總結之曰反縛黃麞梁武帝宅居三橋風度三橋者風翮之驗黃雖為日而反縛之東昏敗之應

梨棗錢

七命云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縷散素膚雪落支離古之屠人

小紙別紙

後漢祭祀志注漢武封禪至泰山下未上百官先上兎拜置梨棗
錢於道以求福即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欲錢

鶴相

相山集丁晉公自稱化鶴之夢以為印記時人目為鶴相

方糟蒸兩

恩侍論南金北產未悉方糟蒸練丹砂至皆蒸兩

倚酒

太宵經云朱仲寄以素書倚酒於女几寫几盜寫學其術女几陳
市酒家婦也倚酒猶言賒酒

五郎

溫公詩話呆即當作五郎即主五市事也唐人作牙郎以字近而譌

玉女

玉妃外傳妃子謂謝阿蠻曰兩貧無可獻師待我與兩乃命紅桃
攘取紅棗玉膏支陽阿蠻

飲羞漢書

葡萄為宣城太守時有北僧南渡惟齎一瓮蓋中有漢書序傳僧
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
而紙墨亦古文字非隸非篆琛悉秘之

萬錢

唐臨冥報錄云鏡紙為錢以供鬼神自唐以來始有之謂之寓錢
言其寄形象於紙

麋腹鹿蹏

博物志麋擿澤草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腹種稻於此其收自倍

天保

談助竹得風其體天保謂之竹笑東坡題文與可贊云竹不得風
天然而笑本此

八月森

贊寧竹譜云竹根曰鞭八月鞭行故竹以八月為春二三月為秋
百物皆以始生為春成熟為秋也

辰丞

丞以辰日種則易生而實繁山谷詩夏栽醉竹餘千个春糞辰丞
滿萬區

紫雲廻

明皇雜錄明皇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奏霓裳之
曲庚清越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廻也今換陛下為正始之音上
覺命玉笛習之盡得其曲

蒲元

晉書總論云目三公以蒲元注謂蒲然自放元爾無名

三條帶

東齋記事載太祖太祖卻之回朕有三條帶與此不
同敢求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汝大
愧服

斧木

劉善明資素自守不好殺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言只以斧斫去

不加雕飾也

駱駝負函

唐虞孝仁性奢華伐遠之役授都水丞充使監運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群碎

取義與謝尚書以君遇住不屑之韻而俯同群碎誠難為意也

食蛆蠣蠣

何修務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減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鯽脯糖蟹以為非鬼生物疑食蛆蠣使門人議其故伸曰昔之將糖漬梭鯽甚仁人川意深懷如恍若不樂曾草木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白楊青楊

後周安晏住白楊巷蕭脊住青楊巷兩人皆負才望時人語曰世有兩僞白楊何妥青楊蕭脊

絳帕頭

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請道書云可以助化陸游曰帕頭者小幘之類猶今言幞頭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為夫之東坡詩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誤尤甚

唐人用事之誤

焦竑筆乘云統朝賜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也太白詩臨行贈汝統朝鞭則誤以為鞭策阮籍臨廣武歎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楊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氏也太白詩沉醉呼豎子狂言非至

公則誤以豎子為沛公霍去病用兵為省天幸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誤以霍為衛放麂本秦巳西孟孫氏之臣陳于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麂翁則誤以魯為中山顧延年一麂乃出宇麂言去再杜牧之詩欲把一麂江海去則誤以為旌麂之麂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應制紫禁仙典詰旦來李迥秀詩詰旦重門開譬譯則誤以詰旦為今日裴秀奚州記緱氏仙人廟者昔王僑為柏人令於此登仙許渾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可怜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誤以王僑為王子喬

秦城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欵斗城何遵成陽詩云城斗提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北斗故臨秦皆用此

加秦中詩云秦城依北斗即斯發南枝秦不可對即且于義無取當是秦城耳

陰火

木華海賦有陰火潛然句初不知其說後見嶺南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煜然以物擊之遂散如星有月即不復見意木賦指此耳

太平花

太平花出錄南似桃四出千百包駢萃成朵宋天聖中獻至京師仁宗賜名太平花

溝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無事則正疆畛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糧運焉故曰地中有水師戰

國策所謂井田水通糧也其詳具六韜農器篇

治容

治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治字從水女之豔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曰治容易治容海淦治閻治益修餘之意即未必如此解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雖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雖渙二水流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陳琳書云遊雖渙者學藻績之綵杜詩衣冠迷遠越藻績憶遊雖

九河

鄭元曰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今河間以東平原高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宿乾圖云移河為吟在齊吕填閼八流以自廣言閼八流拓境塞其來流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為百世之害由于重好利輕毀古也

道荷澤被孟豬

禹貢十三州記曰不書入而書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

王朝步自周

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鬻馬也

考槃在澗

詩鈔天祿識餘下

澗按韓詩作干章句云地下而黃曰干又水曲曰干江干長干是也況干與寬為韻自協

四月秀葽

詩注物成自秀葽始劉向說苦葽也徐鉉曰狗尾草也爾雅葽繞棘究注今遠志嚴氏詩緝曰四月陽氣抵干上而微陰已胎于下葽成之而早秀

調饑

詩怒如調饑調韓詩作朝饑最難思其義斷矣毛詩作調本屬象魚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謂調音稠又改字作輖謂饑也稠饑也輖饑也愈解愈雜不若朝饑之為長也焦氏易林倣如旦饑哥部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怒言如朝饑漢晉去古未遠當有其實耳

肅肅

詩肅肅其羽字本作翛翛取六切文字音義云鳥飛其掌翮在腹下

維師尚父

魯詩說曰師之尚之父之父曰師尚父

有物有則

易法物象龍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盖性本于五行仇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于六氣好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云性生于陽以理執情生于欲以繫念不日成之

有物有則

詩鈔天祿識餘下

有法物象龍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盖性本于五行仇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于六氣好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云性生于陽以理執情生于欲以繫念不日成之

有物有則

詩法物象龍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盖性本于五行仇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于六氣好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云性生于陽以理執情生于欲以繫念不日成之

辟雍泮宮

辟雍泮宮為學名始于王制之傳會吳澄禮纂言曰許書鶴京辟雍又言在泮飲酒采有以見其必為學宮之名也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注謂頖宮者后稷之學之一證說文辟雍作廱廱解曰廱壅也廱天子饗宴廱也亦不言辟雍為學名也今據許曰鎬京辟雍又曰于鎬辟雍考古圖器名有召雍疑皆為宮名

春秋書晦

春秋傳十六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羊曰晦者何冥也穀梁亦

同按晦非朔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也公羊乃曲為之說于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亦不書劉歆曰及朔書朔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有取朔去晦乖謬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曲說以為晦冥違晦故敗然楚以晦而敗晉不以晦而勝乎是皆勦說之無當者也

爰田

左傳晉于是乎作爰田爰國語作轅皆假借字也爰當作起許慎說文曰趄田易居也爰田之制古者田三歲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開阡陌令民各復常業不復易之

緣宛葬墻

左傳緣宛葬墻以侍賓客又臧宜伯令修賦緣宛夫緣宛葬三字皆一義一墻也緣未足而又加宛與葬焉于義為複古人修辭體要必不如是審思宛字乃字字之誤曰緣宇葬墻詞無複義亦昭矣唐李棨酒誥云爾修賦緣完亦當作宇不然則緣完何物故

恒星不見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杜預曰夜無日光則暗而恒星見不見者夜有日光明如晝也孔頴達曰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穀梁傳曰恒星經星也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按昔之為字從日從夕從夕殘又與夕通夕字從六書為會意取月半見之義日殘月半見正初夜之時也夜明五行志所云一宇云有月如日夜出蓋此類也通鑑綱目增

纓

禮記女子許嫁纓纓有二一少時當佩香纓內則云女子未冠笄纓也一是許嫁時繫纓昏禮士人親脫婦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是也蒸以五采為之又內則曰婦事勞姑給纓以此而言知有二纓也

祈報辭

禮記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辭焉有由辭焉有祈謂祈福祥也報若襄禾報社辟壙為併謂併災疾遠罪戾也由用也于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

禮或有因而用之也按素問古之病者祝由而已今醫院十三科終于祝由科由亦用也素問云祝由者創言之郊特牲云由辭者順言之也

圜丘方澤

宋陳襄郊儀云祀天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夾鐘於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圜鐘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於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鐘于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函鐘者取其容以象地也

氷堅凍解

月令七十二候終于水堅始于凍解皆水也一歲之中始于水終于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合大一之中精五行之始

也浮天而載地

荔挺生

鄭元曰荔挺馬薤也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雍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以荔挺爲名者亦誤之甚矣

黔首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于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訖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按荼統內經云黔首共飲食莫之知也內經在秦先則黔首之稱恐不自秦矣

濟之仁壽之域

王吉曰延及儒生述舊禮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濟令俗本作躋非古本傳亦作濟顏氏注域畛也若是濟字合注登陟之義域平衍之區非有崇高之意何取于登陟舒子史纂曰未濟則民在天橫之御既濟則民厭仁壽之域濟字之義為長

方馬埋輪

孫武子曰方馬埋輪未足恃也舊注方馬練馬也埋輪恃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今按方馬如舟之方緋馬足不使行也埋輪不動不過以金棁軔車非真埋之行師而方馬埋輪猶作樂者膠柱鼓瑟也故曰專難不如權巧

汶與岷同

汶古岷字武帝切晉王義之書避同汶嶺尚不改古今蜀有汶川縣即岷江發源處因水名之而俗呼作門川縣字學不明地理亦

諺豈有蜀川可冒禹汶乎

蓋盧解

揚雄蓋盧九四蓋乾肺得金矢王弼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引周禮古之說者先入鉤金來矢石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小子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其金石後聽其訟周典來後臣不為況成周之世哉益劉歆建王莽之惡為聚財之門旋激天下之亂而不來施行又可訟聖經乎其說卓而不矣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贖罪者贖以金分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金而為刃遂霸天下附會周禮實本于此楊升菴以為此說乃六國陰謀說之齊桓公今觀管仲為政何等規模決不為此也

六井

易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穴地何也案中山經云帝囷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井天所為也鑿地之井人所為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老子述而不作

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此於我老彭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言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集以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既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脩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二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有是語而老子傳之

未可知也益列于引皇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說見朱子大全答汪尚書書

使者曰信

譬武帝矣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所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黃語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凡云信者皆謂使者也今速以遣書饋物為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諺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世俗讀往得其書信為一句遂不取答為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挂空

二詩尤可證

勿勿

黃伯思云右軍帖語有頓足勿勿顏氏家訓云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勿州里所建之旌蓋以聚民事故急遽者稱勿勿僕謂彭氏以說文從此字為長今流俗又妄于勿勿中斜加一點謂為忽字彌失真矣按祭義勿勿其欲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趙岐孟子愛之貌杜牧之詩淨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于祭義原人詩中用之不特稱于書翰耳

勿勿忽忽

楊升菴曰說文之解勿字為忽遽之稱又忽字解云多遽忽忽也好古者但知勿勿而不知忽忽而駁勿勿是以

學者貴博古而通今也

澤草芒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即江南之梁田也梁田一名蔚田以木縛架為曲田繫浮水面以蔚泥附木梁上蔚即蔴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著上刈去其莫便可耕種江東淮南二處皆有之東坡詩鬬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蔚田是也其田隨水上下而東坡南方有盜田然王氏謂蔚田即周禮之澤草芒種未有據猶窺疑之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匯藝之芒種掩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匯藝又曰自然非蔚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固此可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蔚田之事也遂詳著之廣多聞而補周禮文選之注焉蔚田南亦有之名曰海稗

蔚田

郭璞江賦云標之以翠蔣迓之以迸蔬匯藝之芒種掩自然之嘉蔬蔣破菱荷憤布水蘇翹莫攬蒸雀頷散爽隨風倚菱與波潭泡流光潛映景炎霞火此十二句皆指蔚田而言不然則隨風與波之句何所指乎景炎霞火即海賦所謂陰火潛然也草木之根泊泥與沙浮于水中遇夜則生光管窺浮海附陰火之光彩是也蜀中江油江中有朋柴取之入人家猶夜中放光亦此理爾格物未深者成以為怪矣

阿堵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牀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

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虜人曰若箇今曰這箇也放庵者佛經曰理亦應在阿堵中謝安謂桓公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凡觀一代書須曉一代之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之言不爾不得也

窣馨

馨字晉人以為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窣馨兒世說劉真長語桓温曰使君如馨地亦或間戰求勝王道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王胡之雪中詣王蠔持其臂蠔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劉惔識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作麈馨語合此觀之其為語辭了然庾劉禹錫詩幾人猛省得窣馨得晉人語意矣

六幺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集者邊也六博得邊者勝是知梟即骰子之幺也曲名有六幺序義取六博之采小說云綠腰又云綠要皆是妄說

養以之福

漢酸棗令劉熙碑猗與明哲秉通之樞養以之福惟德之隅左傳古本養以之福今本作養之以福非

墳墓字異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墠檀弓古者墓而不墳也即鄭淳曹娥碑云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為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為一遂疑其重複改為土墓起墳非也

禡祃

禡魅字漢碑作禡祃其字從示蓋禡祃亦山川之神也

字義

所鐵砧也从而斤別作鑕赘矣棘同市也自東而疫于東故从西東官曹之曹从棘其音義可知今別作遭鼜矣源委之委當作枿从兩木火焰之焰當作炎从兩火可以類推

稺稅

野稻不種而生曰穉刈稻明年復生曰稅

勞極洒洒

洗古音蘚官名有洗馬是也字一作洒神農本草勞極洒洒如瘧狀素問洒洒惡寒注並青蘚

泣與澀同

素問脉泣則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變色泣音義與澀同按說文泣亦水不利也泣與澀同亦可互證

欬嗜

欬也嗜也呪也皆嗟辭如噫吁之類後漢書光武紀春陵有望氣者曰嗜佳哉鬱鬱葱葱商君書多用呪字欬與咳同史記范增曰唉豎子不足與圖大事楊子法言或問王翦曰始皇方鋭六國而翦牙欬史記用之于句首楊子用之于句末皆奇甚

古文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叶韻止與殆叶韻蓋古音殆作

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何物徙木以正叶定侍叶徙也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馳亦是韻語古文多用韻八字之內而叫韻者僅見此三條耳

說御

穀梁傳說御云車軼塵馬候蹄列子說御云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韓非子驅馳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捨跡命意則一條辭則殊可以見古人筆端之變化矣

規磨

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荀子曰是規磨之說也注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蓋而不圓韓子之言必合荀注而後明注可廢乎

纓烟墨雨

嶺南異物志云蠻烟墨雨無別晨暮蛟墨也

分沙漏石

酈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徹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樗蒲皆狂造語之妙

小說

說者曰宋人小說不及唐人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嶠明帝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顏影徘徊弭動左右伶元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豈唐人可及耶

過所

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閒傳云傳信也若今過所過所者今之行路文引也

零丁

齊諧記云有大兒女零丁謝承後漢書載良有失父零丁零丁孤之貌父招子也

日戾曰昳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王仲宣詩山陽有餘昳謂日戾也

翠尾粉胸

劉孝綽云翠尾金翠千尺翅粉澤于胸膺以喻女金翠綴足粉澤靚胸蓋恒飾耳

鮑姑艾

世傳鮑姑艾五月五日曾灼龍女鮑姑亦仙女流也宋人五日帖于中有用此事者

女麴

女麴小麴也餳糖窠綵糖也石蜜糖霜也自然蠟爲餘釋也俱見齊民要術

腰背

李嶠內制集辭金鳴玉坐榮枯珠擊水搏風顧盼腰背蘇頲表論駙馬薄尤方腰背可傳于六翮又云委擁腰肢之任顧盼腰背之玉皮背事見韓詩外傳

鶡鵡

左傳青鳥氏司分者也杜預云青鳥鶡鵡立春鳴立夏止疏作鶡鵡易通卦驗立春楊柳津鶡鵡鳴與左傳合然未知此鳥今名為何鳥也

蘭蕙

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為芷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芭漸之修矣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注蘭槐香草名蕙又作懷本草云懷香即杜衡也唐詩情人一去無窮已欲贈懷香恨不逢即此也

周紆築墅

周紆為勃海太守免歸廉潔無資常築墅自給劉攽漢書刊誤云墅非築所成當作墅墅為牆墅為坑也此說大謬攽本南人不知土墅也宇林磚木燒曰墅據蒼形土為方曰墅今之土塿也以木為模實其中非築而何

枼此

朱子作楪集韻曰勇撽枼此按左傳棄枼此之卿士曰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櫜韜也其字或作建枼服虔引此以解左傳令人雖知枼此之為虎皮而不能知其所自出聊記于此

泊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原同一槩嚢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于陰陽有淡有泊玉生于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

王無競大書

金燕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競所書

杉詩

爾雅注引詩云上山采杜檢採先殫檢字一作杉三輔黃圖有杉諸殿杉詩本名即檢也

譨導

譨導字出隋書釋名曰譨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導小物使入巾櫛之衷也導古者男女皆用之禮云算總拂髦詩云象之揥也拂髦象揥令之箕子魏明帝與諸葛恢書云今送犀導小物耳然是情發于中而寄于物

蘭蘭字

古文蘭與懶同見後漢書亦借作妍娭之妍娟色薾人骨體蘭麗皆妍字之借也蘭乃嫺省來蘭又省女古人用字意勝于法例如此

古叅

古者叅天地皆天子行禮至唐開元禮始定自郊天之外餘使有司攝之

葉子戲

唐國昌公主會葬氏族於廣化里葬氏諸家好為葉子戲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此戲自唐咸通以來有之即今之紙牌其首選加朱采蓋古六赤編金之遺意遼史稱為葉格見第三卷

馥馨音義皆香氣也

金鈿

鈿音甸古文苪司馬相如美人賦云金鈿熏香注香毬中意即西京雜記所云卧褥鞮也

松雪

括柏百年即有白衣如粉本草謂之艾納香趙大敬號松雪乃是一琴名若艾納者亦可稱曰松雪見陸儼山春風堂隨筆

鬼工

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魏宮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戚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楹容三升玉縫之皆西域鬼作也鬼作即世所謂鬼工今之鬼工球類此

戴記月令

戴記月令又見於呂氏春秋或云漢儒據采呂書以記證或云本禮經之舊文也呂書剩取之據不革之書月令特優

屯田

屯田者屯於邊而田者也今腹裏皆有屯田

大經中經小經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為小經當是以簡帙繁簡為次第爾

四產十六男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

阿閦讙樹

克即政七十載鳳凰止庭棄阿閦讙樹見尚書中候

文馬

左傳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賻華元千鄭杜註田獵馬為文四百匹也宋亦先庭曰杜說非也文馬者馬之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難得若畫為文乃是常馬何足責乎

斐蠙螾

釋蟲云斐蠙螾郭璞注云螾即負盤也按春秋書秋有斐注云斐負槃也然杜預以此蟲一名蠙螾而郭以此蟲一名蛪蠙一名蛪以春秋證之則郭解誤也

嘒德瑞聖

赭白馬賦實有騰光吐圖嘒德瑞聖之符焉五臣註曰嘒昔也言帝之德有瑞聖之符焉亦先庭曰嘒等也言焉可以等齊君子之德祥瑞聖人之道也

特達

郭璞遊仙詩曰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五臣注曰特達美貌按朝聘之禮有珪璋璧琮璧琮則加束帛然後能達而珪璋德重可以獨行故曰特達聘禮云珪璋特達德也此許之意言君子雖有才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仕於亂代如明月之珠不可以暗中投人也

錯陶唐之衆

張景陽七命云錯陶唐之象五臣注曰錯雜也陶唐堯也案法也言晉德雜於文法也孔光庭曰錯音奢故反置也陶唐之代人有犯罪者畫其衣冠謂之象刑言今晉德之盛人化罪者少其陶唐之象刑亦錯置不用也

大城

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按李肇國史補正旦曉漏未盡二刻宮門啓鑰文武百官綴班於東西廊下通班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櫂燭擁焉謂之火城

錢唐

史記始皇本紀至琅琊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兩漢地理志會稽有錢唐縣今人以唐為塘非也其說自敘土音參以錢音易之土既集說曰今不復須土矣人因取以築故名不知秦漢以前已有此名矣

魚梴

梴取見切說文梴以柴木壅水也江賦梴濊為涔爽衆羅筌皆取魚之具蜀中有魚梴之名

蠶花紙

蠶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紙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清之不潰爛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三幅帛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春秋釋例疑今之蜜蒙花也其皮可作紙今粵東多此紙但以之用雖以寫書其色紋正同

轉候觸諱

缺

帙

古人書卷外必有帙藏之如今裹袱之類白樂天書以文集貯廬山草堂屢亡逸宋真宗命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近項子京家王右丞畫一卷外以斑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內製以薄縐觀帙用巾旁可想也今大內藏黃庭內經墨蹟亦有蝦鬚草細簾裹之亦是宣和物也

仰

今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格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增韻仰資也

戒碑

宋太宗立郡國戒碑兩條爾祿民當民惜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乃景煥野人閒語書中語也又云摘蜀王孟昶之文按歐陽集古錄戒碑起唐明皇特不見其詞耳又云宋高宗頒是黃庭堅書

豹直

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為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豹直

乘槎

張騫無乘槎事乘槎乃海上客也

王姬

周姬姓故王女皆稱姬如陳媽楚芈齊姜也後世凡婦人皆稱姬非

朞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朞時而往曰及朞而代公與之瓜及朞請代曰及今君命無以朞也

朞年

楚滅陳為縣縣名始此非始于秦

下官

梁武帝改稱臣為下官

愛書

爰換也以文書換口辭也

彫國

彫國附庸也

衆首

衆首百勞名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衆養死懸其首于木標賊首以示衆曰衆

烏號弓

古史考曰柘桑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樹反起彈烏烏乃號呼取長枝為弓快而有力因名烏號之弓

綠沘

綠沘者綠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沘耳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沘是也今被頭別施帛為綠呼為被沘宋子京春寒到被沘用此

月忌

俗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蓋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

行李

左傳李本作理古文使字宋方勺云按黃帝有李法一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則李與理通人將行先治裝也

卯字北字

卯本柳字借為寅卯之卯北本背字借為兩北之北

皋字

皋古罪字秦以皋似皇字改為罪

對字

對華下從口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

留落不偶

霍去病諸宿將皆留落不偶注留謂遲留落謂零落

醉如泥

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晉書時人譏周澤曰一日不齋醉如泥

于菟

北方毛長細軟者曰于菟書鳥獸毳毛是也今訛為紫菟

織綃

織音志今訛為注絲又轉訛
為綸
倫提
倫提郎注子唐改曰倫提據說郎云猶今酒盞
馬車
三代兩漢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用牛車唐人注妃后非乘馬即步輦自郊祀外不乘車也
尼姑
劉後主小家人洛陽婦阿婿出家乃尼姑之始
尼寺
何充捨宅安尼乃尼寺之始
天穿
江東俗號正月二十日為天穿日以煎餅置屋上謂之補天穿唐詩云一枚煎餅補天穿
楓柳
楓上占斯曰楓柳占斯者寄生也嶺南楓老有癭者夜遇衆雷癭上暗長一枝長數尺形如人有口眼謂之楓人仕昉述異記云南中有楓子苑木之老者為人形亦呼為雷楓越巫得之以雕刻鬼神即占斯也
衆衆衆驗
夏小正曰八月衆衆零者降也東觀書曰衆驚躍而出也衆房多刺如蝟熟則擘坼子自逸落唐包佶詩鳥窺新擘衆逸上牀歌蓮亦善識物者矣
判齊
唐令狐綯仍世宰相以文章見稱綯為文喜以語簡為工嘗倣僧判齊綯于佛前施爐語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齊佛知益以誠其好簡也此歐陽永叔題令狐楚答白樓賦跋

藏楸

宋時有藏楸之戲即今蹲捕戲也丁謂為王清照應宮使夏竦為判官一日宴齋宮優人有雜手藏楸者謂曰古人無咏藏楸詩竦為一絕云舞袖跳珠復吐丸避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卻被旁人冷眼看蓋識謂也

末下

末下吳地名北人問陸機白羊酪之美江東何物可並機云有千里蓴羹末下鹽豉耳注下里末下雪蘇州境後人訛末為末蘇東坡詩每懷蓴菜下鹽豉及青將鹽豉下蓴羹皆誤也

骨朶

骨朶宿衛人所執宋齒簿中有之即今長柄手槌之類宋景文筆記云關中人以腹大為脈肥脈音孤肥音郁俗因謂杖頭大者為脈肥後誤為骨朶今京師猶有此稱

談柄

近人以口實為談柄或云笑柄非也古人清談多執麈尾故有談柄之名傳燈錄棲雲寺大朗法師每談玄輒執麈尾猶未明蓋始自權始造權輿見詩經秦風注云權輿始也而義猶未明蓋始造車自輿始故以始為權輿

權輿

麩炭石炭

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為薪蘇長公集有石炭行今西北所燒之煤是也南方薪木燒而未灰者曰麩炭白樂天詩云日暮半牀麩炭火正謂此

牛耳

戎右贊牛耳桃菊注牛耳無寂盟于神故以不聽為戒也公孫談圃云王荊公解周禮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本以鼻聽其耳固不聽也

將宰

晉載記後秦諸將謂姚萇曰若值魏武王不令符登至今陛下將宰太過耳注魏武王謂姚襄將宰猶俗言把穩與五代史莊宗紀持宰義同

取澈

羅泌路史曰丹章書自無悵降所欽與名山記大同此余之所取澈者也澈音泉與法同

苔名

苔有數名田地異種隆起蒸苔賦云高有尾苔卑有澤蔡攽嶺實者曰石髮補空田者曰垣衣在屋曰昔邪在木曰陟釐

蓋菜

安南有蓋菜募生水上甘美可食人過此中以手指之曰女蓋否即時憔悴有羞色人去青如初

血玉

山海經禽者之山有木曰白蓉可以血玉註血謂染玉可以作光彩

分番宿衛元謂之怯薛元史曰宿衛皆領于四怯薛以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术木華黎赤老温四族世領怯薛之長年勞既久即擢為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任雖極一日歸至內庭則執事如故

蘿蔔之法

韓昌黎曹成王碑云王親教之搏力鈎辛蘿蔔之法按商于農戒篇云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一以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任可以欲則搏力知其為泰法也左傳註云鈎伍相著刖者左右各則鈎卒亦其為蘿蔔法也

金乙

說鈴天祿識餘下

說鈴天祿識餘下

說鈴天祿識餘下

則稱十一世祖為先君五世祖子稟為先人也

剪柳

永樂時禁中有剪柳之戲剪柳即射柳也以鵝鴨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鴨振飛出以飛之高下為勝負往往會于清明端午日名為射柳

書卷

今之書籍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是也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書之難困而為摺久而摺斷乃分為薄帙以便檢閱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河洛同異

一六居北三八居東五居中此河洛之三同也二七圖南而洛西四九圖西而洛南此河洛之二異也

白翎雀

朔漠之地無他禽惟鴈鴻雁與白翎雀雖窮冬沍寒亦不易處故元世祖作樂名曰白翎雀

禽歌草木

考工記曰天下大歌五則禽亦可謂之歌禮記曰程能言不離禽歌則歌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

落

詩詞中有院落雖落即落部落落居也唐宮中蓄有野狐落亦居也

大娘小娘

娘字俗書古無當作孃今通為婦女之稱韓魏公傳中云宮中稱郭后為大娘劉妃為小娘則皇家亦如此稱之不獨民間

鶯燕

畫上例奬二紙條名曰鶯燕燕怕紙尾有紙條處則飛去畫上紙條古不粘

姓氏

姓與氏今人多混解為一非也太史公曰黃帝之先為姬姓其後分封以國為氏有徐氏郤氏鍾離氏運奄氏蒐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雚氏秦氏趙氏為嬴姓也餘十四皆為氏又如周本姬姓而其後魯衛毛卿郇雍曹滕畢原封邘晉應韓凡蔣蔡皆以國氏故昌黎送何坚序云何與韓同姓為近徐偃王廟碑云嬴與徐偶出柏翳為嬴姓

汙城墓穴

柳子厚文集南霽雲碑曰汙城墓穴之奇注云未詳而後引田單大牛事則誤矣田單火牛乃即墨非汙城也按文選潘岳馬汙督誄亦有墓穴之說且云乃奮其奇保此汙城馬汙督者汙城之督馬敦也書齋萬年之亂獨能固守其城忠節昭著與霽雲守睢陽事正相類故柳碑大援之

累德

玉臺新詠序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累蓋誄字之誤也潘岳作

萬年公主誄篇年縣名公主所封也今藝文類聚載此序大亦作
累德則自歐陽率更時傳訛已非一日矣

班史失名

西京雜記云楊王孫字貴張崇文歷代小誌云文翁姓名黨字仲
翁荀悅漢紀云壺關三老令狐茂此三人名足以補班史之闕

六閎

宋太祖太宗宸翰所藏之閣名曰龍圖取龍馬負圖之義也真宗
藏宸翰之閣名曰天章取雲漢為章之義也仁宗英宗藏宸翰之
閣名曰寶文取寶書為訓之義神宗則曰顯謨徽宗曰敷文哲宗曰
徽猷此六閣之所建也

蹇餅

西京雜記云漢宮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
壽今蜀農前歲習用為常名蹇餅鮮有隸作九日事者

嗚呼噫嘻

李太白蜀道難起句亟用嗚呼噫嘻令人相承用之而不知其義
亦自有別老學菴筆記云蜀人見人物之可嗟者則曰嗚呼可卿
者則曰噫嘻

傾家釀

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以釀酒飲
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韓昌黎偕以作鄆詩云有賣直欲
傾家貲此得晉人本意至朱中行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
誰能散橐金用家釀對橐金非也

檢引

蘇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為未安遂改作引而
謂字序曰字說令人效之非也

毛無通用

佩觿集云河朔謂無曰毛蓋敖之轉也按後漢馮衍傳餓者毛食
又五代史黃幡綽賜絆毛魚裘則古人行文亦用之矣

五兵七兵四兵

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晉太康中又
置七兵尚書以中外兵加分左右北又四兵宋丁度兵錄云一曰
禁兵戰前馬步三司隸焉二曰廂兵諸州隸焉三曰從兵郡有司
隸焉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

米獃

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朝士每至伏日取堅米令工人鏤屑獃形
飾以金環綠帶置雕盤遺王公大人惟張九齡不受

傳別

傳別券契也周禮小宰八成四曰聽稱責以傳別注傳著約束於
文書分別為兩家各得一鄭曰傳別謂為大手書于一札中字
別之稱貸責償皆聽之以券書

劍器

劍器古舞之曲名其舞用女伎雄裝空手而舞見文獻通考舞部
杜子美公孫大娘舞劍器歌指武舞而言或以劍器為刀劍誤也

末欵

劉貢父詩話云今人呼麋鹿狗為厥永叔寄陶尚書詩有末厥兵則此兵正為末賊耳餘冬序錄以末厥對耳爪字

單第

單第今為一字古分兩姓赫京山墨記云唐進士有姓單者主司誤書單乞改正主司曰方口火口何足辨答曰台州吳縣作呂州矣照可乎主司無以應可知字亦小異矣

鶺鴒

蘇秦鶺鴒相持之說鶺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鶺鴒兩謂鬬口令人吹兩作兩非也

繩橋

范石湖吳船錄言入蜀青城山當渡繩橋兩橋長百二十丈分為五級橋之廣十二繩相繼排連上布竹笆攢立大木數十於江沙中築石固其根每數木作一級拄橋於半空大風過之掀聚搖撼聲振不可行望者皆失色杜詩云運糧繩橋北士喜新寒蓋謂此也

香水粉水

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之去病粉水小房陵永清谷取其水以漬粉即鮮潔有異於常見任昉述異記

迷穀

迷穀出招搖山亦名鵲山其樹如穀又如楮其花四照名曰迷穀佩之令人不迷

北雨第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

雄合風

列禦寇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乎八荒立秋日遊乎風穴是風至即草木皆生未則草木皆落謂之雄合風

玉桃

崑崙山有玉桃北明洞微石堅鑿須以玉井泉洗之便軟可食

雨異

周時成陽雨錢終日而絕魏武帝末年鄴中雨五色石拓拔魏時河內冬雨棗

未雪

詩云相彼雨雪先集惟霰霰即今所謂未雪也微鹽空中意正指此柳絮因風乃為毛雪也二謝之語當各有謂未易優劣東坡柳絮才高不道鹽之句豈是且圖對偶親切耶

用九用六

林元齡曰龍門山人卜易石善言易嘗問以卦只六爻而乾坤有用九用六似有七爻何也山人曰易數止數四爻外則用九用六此所以為奇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亦奇數也揚雄作太元遂有贊贏二贊亦用九用六之謂也不然則易之數窮矣

讀書戒裂

古人讀書時有戒裂范武子士會也石介未置士會于中上

列武子于上中名且未識安能定其高下劉琨詩西狩泣孔丘仰
尼悲獲麟一事石壓用之豈以為兩人耶王文考魯光殿賦云
奚斯誦僖歌其路寢不知公子奚斯但作寢廟非作頌之人也誤
亦甚矣

頌禡

前世廟頌必先挂石後書碑石必先立石後刻魏凌雲臺至高聳
誕書榜即日皓首乾先挂之証也唐吐突承璀欲立石紀功德李
絳上言請罷之帝憐命百牛倒石此先立之証也今皆先書矣
以為上食也

通應子魚

泉州有通應侯廟其下臨海小子魚甚美世呼通應子魚者記其
所出小[illegible]通[illegible]即東坡人以通印子魚對
[illegible]錄[illegible]錄餘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黃姑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耿耿在河之陽案黃姑女獃眼
遥相望人以織女為黃姑何耶

四韓

韓信為呂后所殺韓通為杜后所殺韓震為
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皆死于婦人之手亦異矣

排章

宋時平章呼為排章見尚書大傳唐傳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
明史記則人以為便章有姓韓文公表氏先廟碑亦用辨章二字

分竹

薛野鴝白人家住屋須是三分水二分竹二分屋方好

碧蓮

揚州芙蓉為明州島亭盛場在海中或天宇晴霽時見如匹練
橫天其色淺白則晴雨中分土人名之曰短蓬亦屋氣之類也

泰山如坐

趙德正云泰山如坐嵩山如臥華山如立

咸陽

咸陽有六岡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陽唐時宮殿皆在九岡上而作
太清宮于九五岡上有官府在九四岡上

虎拍詞

北方人喝小曲有名虎拍詞者按北征事蹟云也先奉上酒自彈
虎撥思兒唱曲衆齊殺和之庾物異名琉云即湖撥四長二尺許
三絃席上腐談云王昭君琵琶壞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
似今訛為湖撥四揚升菴集以湖撥四對漢秋千一作虎拍思
作琥珀思

備馬

說文鼓吹大剛卯以逐鬼也廣韻剛卯又謂之大
書王莽傳云劉之為字卯金刀也其去剛卯莫以為佩注剛卯以
正月卯日作長三十廣一十四方式或用玉或用金當中穿作孔
以繫絳茸焉成如兵纓頭雞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北堂書鈔云漢
家以五月五日用朱索連五色剛卯止惡祓

經梳

漢杜篤書梳賦云承尊者之至意惟髙下而消息雖轉旋而屈伸
時傾斜而反側抱六藝而卷舒敷五經之典式梳音声籍書其也

卍字

華嚴悉義云卍本非字周長壽二年權制此文蓋於天姬苑師云
此是西域方字佛胸前吉祥相也楞嚴經云即時如來從胸卍字
涌出寶光其光晃昱有百千色

撒撚架梁

明時軍中以偵騎四出為徼綴結營不動為架架

書酒

北人社前一日親賓相會謂之書酒見宋緯忠獻安陽詩集自注今京師喜筵宴會每於未張筵前飲酌小集亦曰書酒

王昌

唐崔顥王維李商隱詩中多用王昌其事不可考按襄陽耆舊傳王昌宇公伯為散騎常侍婦任城王曹子文女錢希言桐薪曰意其尸身為貴戚出相東平則妾儀僊美為時所共貴可知

太行山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則行本音也

程途一覽云臨清為天下水馬頭南宮為旱馬頭鎌客所集

畬田

上洛郡南六百里屬邑有豐陽上津皆深山窮谷不通徼亦其民刀耕火種大抵先斫山田雖懸屋絕嶺樹木盡仆俟其乾且燥乃行火焉大火南熾即以種播之然後酾黍稷烹雞豚先約某家某日有事於畬田雖數百里如期而集刓谷拥焉飲食歌舞竟日而罷和作蓋剔而捻其土如剔平則生不復耘矣按梓者有勉勵督課之語若歌曲然見王元之小畜集

田案

王黃州云上洛山田不知畝但以百尺繩量之曰某家種得若干斛云云今北人謂田為一晌南謂田一畝為一雙

倚

倚音漢說文从人从奇奇者不偶也爾雅石杠謂之徛注聚石水中為步渡行也廣韻曰石橋頭略曰聚石為渡或作碕

施下

鼯鼠漢銃歌云貧仰食食苗下按爾雅云蔬食苗下按爾雅雀葉其葉苗俗名非木訓矣韻會小補又云苗歌韻古荷字引詩有莆與苗李

韻會小補引唐詩枯木巖前差路多謂岐道也差丑亞切異也集

詩諫胡為喙我苗下之紫鱗

澱預澱淵

古今樂錄曰晉宋以後有澱預歌水經注曰白帝山城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名澱預石水冬出二十餘丈夏則沒

混卷

唐音癸籤云衆手投行參於公卿舊投今役投者曰混卷

鳧鴨

唐書云俗號衆人每稱鳧鴨為自來之稱未是人知之時

淀

淀音殿亦作澱淺水也保定河間之間有大小淀疏及白洋摇鯉五官洋東諸淀出蒲葦鶩芡魚鰕其利與北地耕種相等

朱子嘗推易理以觀人謂凡陽之類必明明則易知凡陰之類必暗暗則難測故其人之光明正大者其為詩文昧暢洞達必君子也若淟涊詭怪必小人也以此觀人若蓍蔡之不爽如唐李紳作悶農詩當時文士稱其有宰相器韓子蒼歐陽詹亦曰讀其書知其於慈幸厭除也丁謂有天門深九重終當捧臂入王禹偁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捧臂入乎此人必不忠果如其言

月衆冷社

浦陽吳清翁嘗樹月衆冷社延鄉之遺老方鳳謝翺吳思齊輩主於家至元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園雜興為題預以書告浙東西之以詩名者令各賦五七言律詩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得詩千七百三十五卷屬方謝諸公品評之中選者得二百八十人三月三日揭其甲乙次第其第一名贈以公服羅一縑七筆五帖墨五笏第二名至五十名贈送有差乃錄其與選之詩并摘出其餘諸人佳句與其贈物回謝小啟及其事之始末為一帙而板行之首名為羅公福

方正學扇贊

方正學先生扇贊云大大流金天地為爐次於是時伊周大儒北風其涼雨雪載途汝於是時奚疹彼夫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平生風節已見於此

花藥夫人

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後主歿之拜為貴妃號花藥夫人后山詩話謂其姓費誤也

擊節

擊節二字謂擊几為節若擊缶為節之類是也世人不曉此義或以彈指為擊節者誤

卧雪

卧雪有二事一袁安字卿公居洛陽大雪閉門僵卧三日縣令往視之一胡定字元安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定已絕殺妻子皆卧二事相同袁與元音又同亦一奇也胡元安事出王懋野客叢書

慶成宴

明朝典禮中有慶成宴每宴必傳旨云滿斟酒又云官人每飲乾故西涯李文正公詩云半擁日華看漸近酒傳天語飲教乾蓋紀實也

八采

隋文宣崩大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人不過一二首惟虞思道十首采擇八首故時人稱為八采元微之酬樂天云八采詩成未伏虞是也後訛采為米黄山谷詩亦誤有差乃錄其與選之詩并摘出其餘諸人佳句與其贈物回謝小啟及其事之始末為一帙而板行之首名為羅公福

沈萬三弟

沈富字仲榮行三人因以萬三呼之元末富以萬三斜金衣玉食非為福擬板金葬可罷休何事子孫長久詩諷萬三斜金衣玉食非為福擬板金葬可罷休何事子孫長久計庵盆盛酒木綿裹萬三不聽貴遂隱於終南未知所終洪武初人為哥時部吏秀五等家給戶由一紙哥最下秀最上每等中又各有等郡縣分哥者謂之萬戶三秀如沈萬三秀乃秀之三者

五代僞閩王王延慶以銀葉作杯柔弱如冬瓜片名曰醉如泥東坡在蜀時以銀竹尺許裁為雙筒謂之文尊

朋朝錢法

朋朝通行歷代好錢謂之當一次用新錢謂之折二民甚便之德十六年吳中蕭然不用好錢惟用折二嘉靖改元則用折三折四惡錢由是私鑄者日甚

劍池

虎丘劍池其水不流終歲不竭正德辛未水忽涸其下嵌岩空洞深邃莫測好事者執燭而入見內有鐵板如門戶狀相傳闔閭所葬處又獻仲謀千年水落池空得墓甎地下誰會求寶劍服中吾已見桑田金兔寂寞隨塵劫石闕分明有洞天安得元之論往事滿山寒日散荼烟

雨錢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京師雨錢惟軍職官屋上為多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雨中往往得錢錢背俱有文

照道

俗間謂龍焫為照道此二字小儀禮注

鐵錢

文彦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鄂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卿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貿物貴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條屬請禁之彦博曰如此是愈使民間疑惑也乃召緣邊行人出其家鐶帛數百匹使

之曰納其直者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知鐵錢不費市肆復安

換緋

歲暮中部官呂覺者勘公事四回奎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上曰待別差建與卿換朕不欲因鞫欲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入人罪耳

茶鉢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熱水嬪御進水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鉢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

飲食勿罪

治平中即中易知素貧饗卿參後賜食大官醉飽夫容為御史所糾故事奏祠不敢以不赦論韓魏公請論如律謂不行後將廢禮仁宗不許曰寧以它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目見上大夫乎

賭青苗法

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于上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賭別物若贏時只告罷了青苗法

殺食

烏宗在德壽宮每進膳必置一副食前多品擇取欲食者以別筯取置一器中食之必盡復副食前多品擇取欲食者以別筯取置一器中食之必盡復別以新至者問其

故對曰不欲以殘食與人食也

鵝鴨炭

宣和間宗室開爐索炭既至訶斥左右炭實紅今黑非是蓋常供熱火此日用之物尚不周知人安能悉世事艱難耶南渡後有司降樣下外郡置御爐炭明桃紋鵝鴨色者若干斤知婺州王居正論奏高宗曰朕平居衣服飲食且不擇美惡惟冬附火止取溫煖豈問炭之紋色也詔罷之

燃熄楠

蘇易簡為學士嘗直宿已寢太宗忽幸玉堂遽起無燭不可覓移帶宮嬪乃自熄楠中引燭入照之楠上有大然處後不復易以為玉堂盛事

茶片

馬令南唐書云豐城毛炳好學不能自給入廬山與諸生曲講獲錢即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時人為之語曰彭生作賦茶三片毛氏詩傳酒半升

呼子為公

蔡京慄奸固位屢被逐而不肯退子孺切忌之乃稱昏遣童貫陪其子攸往取表京一時失措自陳甲京哀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子為公莫不竊笑攸罷錯更漢令諸侯宣諱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使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呼其子為公史筆書之亦以表其失言

六更

宋祖建隆庚申受禪後開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厭戟鳴鐘其應在宋有天下凡五歷庚申也

貢雲

救荒良策初成令有司多造油絹囊加水濕之曉張於庭筵納獻之開陝石雲盡入馬遂指囊滿貯每車駕祈晴報開縱之須臾霧充塞名曰貢雲

好焚香

趙清獻公好焚香光喜薰衣所居既去數月香不滅章子厚嘗稱其精神往往非常人所及形滯難脫臨行亦須假名香百餘斤焚以佐之

蓋客或疑石未和公衆沉威有廬山崔道人者積香數斛一日盡發置五老峰下徐焚之默坐其傍烟盛不相辨忽罹起已在峰頂上語雖近奇亦或有是

閱書法

米元章流手帖有云每得一書背玩入參印以來氏秘玩書印閱書之法二案相比某窗手觀取展以示客客供而還凡案從容細閱其趨赴於其前家曰展某展客曰卷某卷客旅案基卑某執事意甲舍決執甲者止不欲以手衣振拂之耳

畫錦堂記

歐陽公為韓魏公畫錦堂記首以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韓公即位公為政用事使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呼其子為公史筆書之亦以表其失言

六更

宋祖建隆庚申受禪後開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厭戟鳴鐘其應在宋有天下凡五歷庚申也

貢雲

救荒良策初成令有司多造油絹囊加水濕之曉張於庭筵納獻之開陝石雲盡入馬遂指囊滿貯每車駕祈晴報開縱之須臾霧充塞名曰貢雲

好焚香

趙清獻公好焚香光喜薰衣所居既去數月香不滅章子厚嘗稱其精神往往非常人所及形滯難脫臨行亦須假名香百餘斤焚以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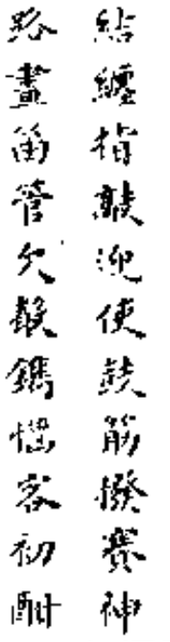
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前輩為文不易如此

肺石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米時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磬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識但漶漫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默後士聽其辭如今之擂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乘又肺主殺所以達其冤也

筱兒詩

唐路德延為朱友謙書記友謙行多不謹德延作筱兒詩以刺之友謙大怒沈之黃河其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下行人共悉情景之不終不能相及也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也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爻斤鴆毒每在於祫席杯觴之間而翊翊笑語未必非鬨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尤不可不嚴焉

受璧

宋錢惟伯之妻濮國唐夫人正肅公孫也紹興初隨其姑長公主入謝欽聖向后於禁中先有戚里婦數人在焉供從后步過受璧殿同行者皆仰視讀璧為誰夫人笑於旁曰受禪也蓋取宣室受璧之義耳后喜回顧主曰好人家男女終是別

宋曙鄧王元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簡相如
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
武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睹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
危身奉上之實仍采載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昏孔明
之忠與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乘心而弗異參
之典册何嫌令古之同辭頻及子孫將興河山而並久然今天下
系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為宜

勘箭

熙寧以前元郊祀大駕漢內取朱崔門外忽有綠衣人小遶中端
洲涂創如醉狀乘輿為之少駐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扉遽闔
門內抶數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
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

客作兒

江西俚俗罵人曰客作兒陳從易寄荔枝與成都守詩云櫻桃不
如子龍眼是凡姿橄欖為下筆批杷客作兒咸問其說云櫻桃味
酸小子也龍眼無文采凡姿也橄欖初澀後甘下筆也批杷肉少
核大客作兒也凡言客作兒者傭夫也

不習草書

真宗在儲宮時太宗令習草書乃再拜曰臣聞王者事業功伴日
月一照使隱微盡曉草書之跡誠為秘妙然逸者益寡儻臨事或
誤則罪有所歸豈一照之心敢謹頓首之太宗大喜

劉青

宋賜鄧王元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簡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武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睹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載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昏孔明之忠與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乘心而弗異參之典册何嫌令古之同辭頻及子孫將興河山而並久然今天下系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為宜

勘箭

熙寧以前元郊祀大駕漢內取朱崔門外忽有綠衣人小遶中端洲涂創如醉狀乘輿為之少駐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扉遽闔門內抶數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

客作兒

江西俚俗罵人曰客作兒陳從易寄荔枝與成都守詩云櫻桃不如子龍眼是凡姿橄欖為下筆批杷客作兒咸問其說云櫻桃味酸小子也龍眼無文采凡姿也橄欖初澀後甘下筆也批杷肉少核大客作兒也凡言客作兒者傭夫也

不習草書

真宗在儲宮時太宗令習草書乃再拜曰臣聞王者事業功伴日月一照使隱微盡曉草書之跡誠為秘妙然逸者益寡儻臨事或誤則罪有所歸豈一照之心敢謹頓首之太宗大喜

劉青

宋初袁州解額以十三人為率仁宗時郎中查拱之知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黃花如散金為詩題蓋取文選詩青條若翠蘂黃花似散金也擧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不失詩意由是止解六人後遞為類時人嘲之曰誤認黃花作菊花

宜祿

丁晉公喜占驗機祥多所忌諱時有無賴子慶欲往依之據于一落第老儒老儒曰汝欲往須更姓名改于為丁名宜祿後得志毋相忘晉公見其名果大喜收之門下不旬月而入相此人遂被優寵雖大僚節使倚藉閥閱猶不踰年而宜祿家鉅萬矣至今相傳不

所謂遊檢沈休文宋書宰相參頭呼為宜祿乃知晉公喜之有
故也

易基

呂元膺為東都留守嘗與處士對基次有丈薄堆擁元膺方秉筆
閱覽基但謂呂先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已窺之而基
佰不悟翼日呂辭之內外人莫測如是十年許呂疾寢將亟子姪
列前呂曰游處交友爾輩宜精擇吾為東都留守有一基者云云
吾以他事俾去易二着基子未足介意但心銘可畏亟言之即恐
其爰情終不言人恐汝輩戚戚於知聞

戚山

東觀漢記在武威第四曲中有戚山臺每歲驚蟄日有司為文致
祭祭畢鳴金揚鼓同城曰茶發聲下謂之戚山

箏師候

北人呼語以候為箏詩人未有用者范石湖州橋詩云州橋南北
是天街父老年年箏鴈廻用箏字亦新

梓花

詩定之方中有曰樹之椅桐梓漆是梓與梓明屬兩木說之
云梓梓也又云梓楸也似一木而異名者誤矣以書故云梓似桐
葉小於桐生子成佩今江南此種最多別有一種繁英而多花者
其花紅艷繁密一望如霞范石湖詩梓花紅綻碎此語曲盡其勝

魏武帝於鄴城西北築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虎北名冰井皆高

張公藝

張公藝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馭衆當令紀綱
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為家
長者僅令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

腰臒

立秋有禮瘦曰臒劉漢書注謂之腰婁楊子曰不腰臒也與哉今
人尚知有臒而腰則不知久矣

籌雲樓雜說

制科

國朝滿洲學校之設自范文程始應試一百四十人其入庫藏試之法為等第者三上第賚銀二匹次一匹又次減以夏楚吾浙巡撫蕭起元曾疏馬科舉初場二義尚書顧寧揚方興小陰洗大奎皆掄元國初試功臣子弟對策二道呈內院除官頒治乙酉始御試丙戌始會試廷對而滿人未之及也辛卯定制滿人中式者四十人而蒙古烏金超哈亦如之烏金超哈者逸人也皆與漢合榜初場經義三篇俱清書壬辰滿洲蒙古始放進士五十人狀元麻勒吉授弘文院修撰後易名馬中驟益惰雅若于也

蜀試始辛卯主司駐保寧時士子二百餘適有亭逆之警當路亟欲竣事二三場并日而就解額七十二人

常州巢震林壬辰南宮第一百六十二人尋以文禮除名乙未赴南宮奏名如前按明再舉于御者有之若兩舉會試其名次又同則前未聞也

康熙甲辰會試廢八股時文改為二場初場策五次場經書論各一表一判五丙午丁未亦如之己酉復三場舊制丁巳戚京江南浙江等七省貢監特恩御試庚申福建亦如之

廷杖

弘治乙丑夏四月考劾以早被中官固蔽坐罰風冀日不豫大瑞張翀陝西人與劉瑾同閑主御藥得幸召醫以大醫院判劉文泰御醫

高廷和進兩人者素與交結謂上疾易治改且均獲賞外廷持不可然竟以誤投致劇且晏駕矣臺朝痛憤奏下三人獄皆論斬是秋已赴市而翀黨于瑾密令家人發原瑾傳旨取還仍幽於獄公論大不平時家水南先生霆官刑科與同列湯仁夫禮敬等廷執不報明年翀等賂瑾則族以仲辦帙為法當論駁不得脫若是者數矣最後先生當筆云參照張翀劉文泰高廷和三人者黨惡著於朝廷罪狀白於天下會鞫於朝真情既得衆磔於市公論為進而巧巧撫百端誑排四出希圖幸開生路苟逭死刑痛惟先帝之疾感因風露患非膏肓使張翀慎簡名醫豈惟大故而乃恢私自用引類非人徒報明比之殺劫閻顧遠乘之危跡致先帝升遐劉文泰高廷和用藥之悞致文泰廷和進御張翀汲引之非問罪必嚴奸首張翀則來主謀誅惡不遺同黨劉文泰高廷和誰容來減再照張翀自稱奉旨督同不繫懷奸結夫城社鼠勳故黠黨得以因依藤蘿善緣由稽木巧於版引文泰廷和素厚庸醫共艦據南城藉張翀左右而乃為之地張翀風昧醫術共專主御藥倚文泰廷和等彌縫而外為之援雖叶時同之有命豈由朦朧之共陳至明承召醫乃妄用私黨良因締構有年以致纏綿無間孰云非自貴緣頓欲解乎交結事至于此口誅斧鉞之誅用泄民之憤而猶以母子之爰而舉朝抱忠孝頻瀆有加且張翀實奸宄之徒尚知篤母子之爰而舉朝抱忠孝之節寧獨後君臣之倫穆穆在上明明在朝何忍忘君父之讐甘於向惡廷之黨劉文泰高廷和罪無二等事干一連視其屢同奏

請頤其互相遵約在昔有云南山可移判不可改宜從原擬云云
瑾怒詰知其狀視科道若水族矣丙寅冬下先生詔獄坎三十棍
左遷六安州判而余仁夫等相繼去嗣逐閔少保張都憲詡大理
瑾傳旨免聆等出狀蓋乎許世子不嘗藥奉秋書為試君聆等非
直不嘗藥之比竟夫賊若此逆瑾罪通于天矣比先生卡還走杖咯
也先生東天地正大之氣忠義貫白日初釋褐觀政刑曹從駕至
郊壇石孝廟有科道之目未幾特簡任用而先生即謂謂朝右真
可謂不負睿鑒矣

真武像

大興李侍郎與棠弟某推許雙關出珠母一枝大可五六寸許勻
有真武像端坐椅上右手垂椅左手　龜蛇承其足靈官荷戈
侍作臚目狀雲氣絲縷之現四神將凭憑有無之間皆具體入也
安肯鐫云高麗國王進匱以紫金盆大內物落民間者李以十緡
得之視隋文帝蛉蜊佛宋晁無咎猪齒刻佛尤奇珠母者毕也造
物尚巧矣哉

萬義

高相國供楊州興化人未遇時性豪服飾及歌必覓工沈某補綴
義不受值如是者數年公異之為市書予忠往謁焉
公問女何欲對曰欲官爾公曰女亦身來勢安得從雖然吾必有
以待女聞興化魚湯做銀一百八十兩從户部籌文去解銀到京
宅從可得也忠遵公指領銀不解已耗去八九部行縣殿最令恐
追忠得實疫家產尚不能償并忠解部毋亟走京師見公曰若

無愛兒子定不死居頃之部廷差公御廚公做數盞遣徼中且勝
言曰太師因某有舊檄御廷遲之户部大驚立為解放毋若子遂
得相見公厚賜之以歸

二

吳門諸生陳正禮臨終屬其子曰昔曾與申相國友善然子性介
自相國之頭也弗與通倘女不能自存往必有辱及攻其子遠杜
謂公公瞿然曰某罪深矣遂延入食之以三十金為贈無何烏程
董尚書欲與婚公執不可並疑門弟子稱公曰非也特冰人未工
耳董請益堅公曰若不獲已欲某不可但某名家子恐不能效奈
何董視公為介某已授公指有雞色公曰某豈易辱哉非千金為
禮終鞅鞅不愜人意董諾之而婚成故人子前後獲二千餘金竟

置於中人之產者凡什伯矣

申相國儒從士夫飲某家錯羅古玩中堂懸八駿圖簡文敦筆
也衆方欲叙禮公遽辭客入蕭齋衆殊愕然公曰境頗幽寂若
移尊于此甚善主人曰諾然意殊不寧酒半境從者請故公曰
吾筆人耳寧有向畜而拜耶方悟一時失檢

三

臨清賣酒者衛姓失其名疎闊臨水有二人踵門而至一人坐溪語絶無從者
須史傾倒而起其一人意甚豹跡因語主人曰我朱姓家南閔匆
卒無杖頭錢明日酬可乎主人雅雅視其色甚愉頗德之明
日荅頭來亦不言所以已而衛氏子業舌慢傷一人死與父縶入
南關道相國家相國送客出心誰衛曰某非五里舉衛主人乎何

為而是此衛前白相國相國曰無憂令蒼頭語州太守斷燒埋二
十兩以慎傷免衛素與相國無舊惠訝其厚相國者即前酒肆中
未公也同相國飲者吾即相國溫公也因假滿之京道臨清潛入
未公家值公伊孫婿無容膝之地兩相國緩步即外樂飲而別衛
父子遂得釋獄終不知相國為未公也

笘雪水秀

吳興大家產墓凡笘雪二水交會者其地必出人座此足驗二水
之秀也

大白仙

禾城趙君隣宇孟侯少時夢入廣殿中見神座空設楣曰大白仙
有沙門語曰五年後當以此屋君君隣領之殿後一室東向書戶
顏丰載則騰而下上矣然山中之水惟此泉寒冽渴即翔留不意
說鈴 卷雲樓雜說 五
設銀牀為敬井之神題額在焉既瘳樂其說而自謝也性狂辭大
白仙云壬戌成進士官行人奉勅封藩歸道病屑與人奔其主僧
出延庇降君隣大起之以其狀貌肖夢中人也及偏問寺中守符
其相去纔五年爾君隣實曰數也已侯同年及舅以後事屬數日
而歿

封肝

閩沒元宇裘湖烏程南潯人也父病莫知元呼天求代備禱
浮屠氏弗能效或以若父之病非肝莫治也元大喜竟刀以出
其肝急寘几上血滂然流忽悶絕仆地家人無知者適鄰曲來問
疾見之驚呼方知其剖胸也既而復蘇因雜藥以進父服之少間
而沒元不數日剖竟合焉時順治壬寅歲杪冬十七日也

墜崖婦

平氏者河南嵩縣任士弘妻也美而慧歲士弘甚憐之閱三年無
子將稱少室山約行二十里幸晚高嶺左臨絕澗嘗然青不見底
方舍騎而徒忽猛獸橫逆平氏顛而墜崖四望皆百丈壁絕欲下
無所士弘哭之慟抵暝而歸已乃延沙門梵誦擊不再娶初張義
曾賢任家及來樵而平氏已亡三年矣猝聞跫聲望深薄間婉婉呼
張義大詫回顧見一毛女通體黏黃顏約長五寸許因來舌不收
語久之毛女復曰我任家大姨平氏也女宰不相識耶義驚曰大
姨無恙乎曰然曰何幸而得此曰初墜時緣藤得無損已而饑甚
見文柯女貞千垂垂欲始食之殊益三日後廿香襲人三月乃生
顏丰載則騰而下上矣然山中之水惟此泉寒冽渴即翔留不意
說鈴 卷雲樓雜說 六
得與女相見義具述墜後始末且道任生哀慕狀平氏曰我已超
然輕舉與鸞鶴為伍其樂如何宵復向樊籠哉為我謝任生早叶
風占以盡似續母徒自苦也言訖一躍而逝義回家以事屬任生任生喜
不自勝即商取平氏指畫後三日而平氏卷至前執之平氏曰
是誰曰夫也曰妾魏已疫君不忘舊以我不嫌于女何覓忘風
昔之好乎平氏陰憶歡情帖然心化乃與綠入深輿初欲遂腹痛
踰時而定半月黃顏漸除依然美婦人也自後情好益篤生于女
數人歷四十餘年臨殁乃大息曰妾不與張義偕老歸碧廬之上一
死生而無終極何至有今日哉言訖歔欷而瞑

春聯

春聯之設自明孝陵時也帝都金陵於除夕前忽傳旨公卿士庶

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副帝親微行出觀以為笑樂偶見一家獨無
詢知為瞽家苗者尚未倩人耳帝為大書曰僕子劈開生死路一
刀割斷是非根校筆徑出校尉等一擁而去不見懸挂
國問故云知是御書高懸中堂燃爇祝聖為獻歲之瑞帝大喜賚
銀五十兩俾遷業焉

雁宕圖

石門山人宇初勝工山水古法曾題雁宕圖云沙門文石自雁宕
歸言未至龍湫初過老僧岩入松徑數里即石橋寺寺以洞為殿
深可五十武其高廣倍之左有方池石鑄泉下如注甚清冽石橋
高可十丈以之為山門各門之下壁石為臺俯可六七丈旁通石
級從左上小門蘿蘿掩映幽絕可愛疑非人間世也余初來信丈

石遂援筆作圖為此乃為潤色之并賦一絕云禪宮探奇千里遊
石橋寺裡正逢秋深松路僻人烟少惟有寒泉不斷流萬曆丁丑
中秋楞李宋旭題

烏程法華寺旭圖石山十一幅皆幽峻可觀

物育

王鏊微時距所居八里許民家家作人言言休咎惑驗鐸與族兄
孝廉往觀之眾言若有所避以尚書來故也後縣令命除之妖遂
絕清江浦楊鐵川牙客也家素裕致見夢于子曰產鼎家為牛其
子往訪之果生一牛買歸善飼之

望水檀

吳中無盡菴有樹未知何名春榦夏榮梅雨過而舒葉苔苺滋
靖絕乃爾

鵲不停

滇南有樹名曰鵲不停枳棘滿林羣鳥皆避去不復下惟鵲之交
也則棲止而萃其上精淫千樹則癰生焉土人斲癰成先大如鳥
卵一近人肌骨趨自相跳躍相傳閨閣家用煞滇中殊貴重不能
多得也

彈

馬溪沈斗宇景先工彈雖遠先不遠也嘗登西堂橋有商舶因風
猛犖至舍卒欲收布帆斗戲以彈中轆轤之上鉤礙不能下舟中
人遙拜求解復以小丸送出前彈帆遂落人嘖左右張銀燭十餘
枝中懸尺許以彈出入其間燭盡而錯列如故了不介也蓋藝之
精絕乃爾

兵禍

順治壬辰滁州被圍日久城中百姓殺餘一二百人第舍萬間率洞開不閉室中虛無人其一二百人者指溝中白骨歷數其生前姓氏里居語人不爽銖黍及危急之日有士子率妻子闔戶一慟而絕隣舍兒竊煮食之視牖中纍纍然皆紙絮不化隣舍兒亦餓斃自縊七人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帝王不勤兵遠略其德可謂至矣

馴奸

吾鄉大宇陳幼學號筠塘祭溪人下車即問馬實奸究屏跡諸生陳某豪橫人也公既罹諸幽圄忽佯言兩目肓瞶環從人指授俟會公高躍十丈橫躍十丈然後視如振翮騰萬里雖貴肓不如也女先學高躍天成惡心指授無何精練溪與縱埒天成曰觀女頗舉武飛揚較棍棒尤峻已又挈炭來俾燃紅徒手捋長胥與炭俱盡而止羽便不勝痛楚天成曰樂業演敎當令上可截準鵠下可拾蜓蜻則臨陣可搏矢石矣吾道安妙不雜飛躍二字俾雜神才技取功名如拾芥耳僕當與書草堂為女敎身之階草堂即紱也歸未束裝而草堂已爰涉羽便把腕無策因賈武昌漢口間亦頗獲息後客湘潭張氏既往收值張推故不與紱計指引入無人之境四面皆幽篁叢蔓蒙茸深邃忽大蟒張牙奮舌來約長十餘丈羽便躍高空中舉武騰躍蟒勢殊兇猛吐氣如霧羽便飛揚百變已中蟒要害須臾蟒挪而死敎槭小谷及歸張大驚怖謂羽便已死其盡見者魂魄飛散羽便直前檢之以數其罪良久得釋時衆已聚數百人驗之果然遂白邑令令奢銀一十二兩俾以賓禮衆復請曰自蟒雜處茲土採山濯旅業者久矣日久矣官缺于供而百姓坐困如是者七八年今受業公之賜當肖像樹石俾居人世祀焉令

埃頴傳妄

吾鄉飛英塔頴有大鐵缸相傳內有怪魚每至夏雨晦明即遊行空中及某年修浮圖吾家伴頭素業圬者登其巔俯視鐵缸乃空

嘆曰嗟乎微曾師幾死于蝨昔草堂餉千金僕固不受耳然豈容恕然漾纜道南昌以百金為曾壽益不忘所授云

鍊氣

太學韓昌箕曾過羽流自言修真二紀氣已鍊成昌箕曰如何因起立日暉中徐吸吹息至許氣如一線長凝結不散尋復納入

龍

慈溪城外五十里曰孔塞古刹在焉層樓甚軒厥禎甲申忽陰雲漲天沙門覩雙龍入樓亟避之風雨驟至駭如轟雷及雨霽登樓恍然氷雪滿目視之皆白鱗也遠近聚之或曰此龍戰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孔塞禍立至矣未幾民亂遂藉其御河間東昌瀕海之地晨起疑白如霜土人名為鹽煎而成硝益鹽之餘也

二

宰波府北郭外十餘里順治戊戌之秋村氓劇飲閒空中汲水聲出戶佇觀見龍摩霄行雨雲濤亂湧而上徒侶共揮手叱之殊犯龍怒倏然雲霓四聚將一村覩蕩人畜多斃至筐篚已空猶封扃如故云

鶴

諸生錢元覺家寓一樓北窓古檜翁然有鶴巢其上昕夕往來飼于殊不畏人已而失其一孤雌匝樹哀鳴數甚慢斷若悲者數日忽一鶴驟至奮飛入巢中孤雌屢逐之去未數辰群鶴畢來翔噪而散圍視孤雌已雙棲若遂不復相逐矣君子曰貞天性也往往移于情鳥尚爾況于人乎

義優

義優者不知姓名明萬曆間在吳門演劇諸伶相謂曰聞某家有樓宿輒死今夕有能寢者當以酒勞之大淨舉然許諾已而中變小生副末亦如之大淨曰三人同榻可乎衆曰諾大淨拚關公餘扮平倉從初喝大江東衆遞語之曰若鼾祟不作矣遂几坐至三更開樓下哭甚哀哭已登樓宛然無首屍也以兩手挈其顱直前拜說生若末心悸無措大淨獨喝曰女何來曰冤鬼江西饒州府德安縣人羅姓汝俊名三十六年裝米三百五十石投楓橋吳觀海售銀伍百餘兩而觀海致之死大淨曰女之冤固也然何緣發其實曰行覓則家人吳富楊三也屍塞梯下用大石橫覆三年不得伸唯大聖憐察大淨曰女既負冤崇何也曰冀獲中理不意皆自怖而死非祟罪也大淨曰冤當雪女冥佞于法女姑息心以待慎勿是形害人以干天紀鬼唯唯而去大淨復戒二人曰事倘或洩必致屍滅跡則負比鬼矣翼日衆勞以酒第云止聞鬼敲窗無何大巡初莅蘇撫君設飲說公祠大淨忽嘔槓以血污面當席語二公曰本郡冤微緊清閻某傳旨俾二大人昭雪二公愕然曰謹受教大淨曰事恐洩奈何二公亟屏人大淨如鬼既復嚼舌嘔鮮血而掌扶出始醒二公密遣丁壯二百名圍觀海家并拘吳富楊三等一訊吐實發屍追銀如數貯庫三人者皆伏辜梟郡桷二公如神大淨終不語洩大淨真智勇人哉

古桂

武康縣周家山古桂大可數人抱婆娑出嶺表清秋曠野飄香閑十餘里遊人日甚山家苦之以桂售於人其人將薪焉道過周生具以告生曰姑少待遂馳語邑侯賀元寬侯雅人也遽挈舟與生俱見之大驚竟賞其人錢樹得無損順治辛卯年有劇賊傷之而槁僵人數口盡殺

裘忠

順治中工科給事張請卹明朝甲申殉難諸臣孟兆祥孟章明虞義梁申嘉胤陳統德張慶臻劉文炳衛時春許直

制曰可每歲祭於九月十七日至哉

帝皇之庶真卓越千古矣

葉媚

順治壬辰葉良為娼以喪亂復良家子被掠轉鬻流落樂籍故世祖特有是命其誤落于娼者許平價贖歸卻下甚快之

妓連薏蘭因事繫獄嘗以書千岳石帆有云含羞羞婦孝前獨語語兒溪畔無為狄當必釋之一時傳為佳句

題竹

吾郡天星寺畫壁趙文敏夫人所繪竹也筆致蕭森殊有遠韻有題詩云數枝窓葉數枝疎露壓烟啼秋雨餘宋室山河多少淚寫無半點上林於林於竹名庚子山詩防露勤林於夫人姓管氏諫道昇字仲姬吾邑節山人嬪入魏中宮焉梅禪言所題絕句甚佳然則夫人胷中豈徒有渭川千畝耶

再生

陸遠宇清裳郡人也善繪事工著色花鳥嘗得危疾絕三日始甦言為人執去儼然公庭一人若監差狀恒左右之猝過同郡張宏宙那二石驚曰子何為至此言未既內宣言曰女未應來宜亟去二石囑曰潛氏債我八兩精中失記于告吾家毋索也遽曰諾及行次乃三逵之衢遠知避久之忽然曰中道而行疏蘇問張邢等皆遠病中物故因如二石所戒語其家併于感嘆曰正理此事願君勿言僕當潛置之遠竟平復以壽終

義馬

義馬者吉水王禎所乘戰馬也成化丙戌禎通判夔州剿襄賊流叛入境禎銳意往剿同知王某怯與禎不相能而指揮曹能來成素稔于王佯翼禎赴大昌臨敵望風遁禎陷淖中大罵叱賊賊怒斷禎項兼磔左肱以死其馬竟逸去奔歸齊府門闔長嘶疑其扃若告哀狀守者入之血淋淫怒鬣畫顏蓋大昌去夔約三十餘里衆始賊禎過害然賊未解後二十五日始殮于廣貧不能歸將售行李并及馬而王意在得馬覺不與值及櫬行罪殮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芻豆不止王疑秣者紿己自趣視櫬馬驟前齧其項久乃得脫復奮首擗其胷仆王於地翼日嘔血數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兩指揮伏誅禎孫鑾為羅洪先言之如此洪先初未信後十餘年得實為之記

雉案黃

羽之澤深林以遠害也然鳴婦則營木杪燕子則棲梁間徙徙為蛇虺所虛而雉性不基恒乳哺于山椒麥隴之上獨晏然無恙或

云棄底有雄黃黃氣遠射能辟毒物鄉人三四月中徧覓之為市其取黃之法先以溺統棄三匝從而擾之所獲約二三兩其價倍于他所但不審黃之由來為雉所御而有乎抑產于蒸土而獲乎

張彥先若在必能辨之矣

倒垂蓮

閩中有鳥名倒垂蓮形似鷦鷯其羽毛殊類孔雀恬粹可愛因縻必倒挂故名然書籍罕見蓋東坡所謂倒挂綠毛么鳳者與吾鄉有自海衆龍歸者屬于為余言之如此姑志之以俟博物者

教諭

莊蘇山西永寧州臨縣卿民也年三十未昏著治于河見大魂因緣中約重百餘勉軒簪若訴離俘而底之經遊行作曲頗狀羅汝重下乃呼快心知是玫年瘧鬼疼痛而止醫者聞之曰過客幸棘

而遇後磷隧上假寐若秀才騎從甚都皆翩然俊逸揖磷而言曰子德于甚已請于家君將以妹室于幸勿鄰鄰翟然曰僕田澤人耳素不與君相聞何德少有別秦野不稱敝屋君之妹子秀才曰子不憶河上之盟耶于乃禹門龍王第三子也化魚出遊為漁所困徵于將聘于于市矣舍妹明艷真墳作述于何拒之深也磷聞之心惕曰水府眾殊賢妹何愛于僕蒙君之厚是速僕之死也敢辭秀才心憙固止水晶一顆贈磷曰倘為庶于以亂鑄廿兩可立業也及寤而晶在遇旱輒效靈雨頃之師莊老州珠賠遺皆却焉遠近悉德之國朝順治初年七十除臨歿前三日復夢秀才曰君數將盡晶應見還磷探懷予之秀才曰子仁且介當廟食茲土

奇症

先達李其姓歸德府鹿邑人也世為農家癸卯進士十年擢諫垣遂成痼疾喜故夫救大笑及春舉進士其笑猶甚歷十年擢諫垣遂成痼疾初猶間發後胥旦不能休大諫甚憂之設宴語大醫院某因得所授命家人給乃父云大諫已疫乃父慟絕幾殞如是者十日病漸瘳俾為卹語云大諫治以趙大夫絕而復甦李因不悲而笑症永不作矣蓋醫者意也過喜則傷濟以悲而乃和扶胝予道矣

二

為程能莊願文虎累舉辛級習孝豐郡忽一日從家人指竹批解薄受杖二十後習為故常問用銷輕輒加何責笑以扶扶之必重下乃呼快心知是玫年瘧鬼疼痛而止醫者聞之曰過客幸棘

發物則熱毒內訌因成奇癢適打散不效上攻吞則痕發背而死矣此富貴人烟鑒也

狂婢

順治辛卯歲寒縣南三里村婢病瘍不相容出外乞食數日忽作狂言言禍福輒驗遠近流聞競往問之有因生者素未相識即道其姓氏里居且曰于數日人耳幸至歸毋悲日果殺又曰某月日河水將大上四縣齊沉百姓其魚乎已而果然此不知何告也

賀宿紀聞

賀宿字天士丹陽人曾作紀聞云余讀甲申紀事諸書載懿安張皇后事心竊疑之后事棄宗當魏忠賢擅政后弟國誠殺楊左諸君子后聞

徒步入成國公第夫倉皇出走必有導之者似非無據即如青衣蒙首宜無盛粧迎乎然則野史何所聞而云順治庚子余至蘇過舊內侍王永壽魯管事宮中余問張后陷賊乎王答曰傷哉此言也然亦有說當嘉宗時忠賢養女任氏京師小家女貌麗石心狡忠賢嬖之以進立為貴妃妃素見惡于后崇禎甲申李賊入京師宮中鴟沸后聞變自縊永壽已目覩其死而任即戚莊出通賊紿曰我固天啓皇后也賊首信之即擁去事賊未幾賊敗竄匿無額少年與之臲彼少年以為後慮京師不可留遂攜之去轍跡數百里外居處餘少年不善生產任所挾已蓋復語人曰我先朝皇后也鄉人不敢匿白之縣令令聞於

朝遣送入京

章皇帝惡其行穢賜死其死之年月予老不能記矣余聞之太息良久乃知野史所傳實繫任氏非張后也微王奢辨之當世誰白其誣哉誌安皇后河南文學張國紀女時與選者二大監劉克忠秉筆選中后天啓元年夏大婚禮成后性賢明好讀書習字客魏深悼之誣稱非國紀女繫重犯王二所生幾誅宸忠賢陰令坤寧宮近侍陳德潤謂后動靜日於乾清宮離間之三年后娠客魏盡遂侍史之異己者更人承應致損元子胎而張皇親又迎祈忠賢逆奸遣遵維繼額聖券未衰故得免禍后之厥正有古賢后風焉懷宗即位封誌安皇后按諸書云上至南宮遣人詰誌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后不能遽宮中大亂后青衣蒙頭

徒步入成國公第夫倉皇出走必有導之者似非無據即如青衣蒙首宜無盛粧迎乎然則野史何所聞而云順治庚子余至蘇過舊內侍王永壽魯管事宮中余問張后陷賊乎王答曰傷哉此言也然亦有說當嘉宗時忠賢養女任氏京師小家女貌麗石心狡忠賢嬖之以進立為貴妃妃素見惡于后崇禎甲申李賊入京師宮中鴟沸后聞變自縊永壽已目覩其死而任即戚莊出通賊紿曰我固天啓皇后也賊首信之即擁去事賊未幾賊敗竄匿無額少年與之臲彼少年以為後慮京師不可留遂攜之去轍跡數百里外居處餘少年不善生產任所挾已蓋復語人曰我先朝皇后也鄉人不敢匿白之縣令令聞於

朝遣送入京

五里蛇

吾湖沈公某明萬歷間巡撫滇南初至文武來謁有參將安貌甚醜性厥首僅存白骨絕無額準輔頤唯目光爍爍騰注公大驚獨留問故自言茲地卿蛇千歲以上者高數丈亘四五里或七八里恒街遊遇豺虎諸獸則吸而吞之其子人亦然某曾夜歸覺為風撮去驟趨而入如坐井底中萬火齊發腥穢見過人某疑入蛇腹矣亟拙刀刳之約厚五六寸任此蛇撼天槍地奔躍數十里外經時纔因而此蛇已死某通體殷紅類上皮肉俱者胆裂樹功當不遠矣後懲務閒安將軍即驚悚逃匿果屢著勛績總副焉

金爐

西冷昭慶寺僧印如崇禎中自燕歸泊舟野寺見几上古爐金色爛然以為宣爐也摸十二金得之徧售不果適大賈見之驚問價幾何印如曰任所教大賈以石試之極為嗟賞印如心動不傳扰

之乃金爐也因斷而鬻之其所獲無算印如樂甚每獨坐笑玩玩不休未幾遂歿有徒畧初者書授以黃金四兩後四四祿夫之婁初竟鬱鬱而卒

版籍

金陵後湖貯天下郡縣戶口冊籍有明終始計一百七十萬本有清國朝止存萬曆以迄崇禎五年者餘皆腐或製甲煨火藥焉又議每本重四五觔觔值銀八分鬻之可得四萬緡遂散落為民間

高識

丹陽縣東關三里外有閻巍然萬曆乙丑進士剏其所建也上塑漢昭烈暨關張北肩坐顏曰三義剏與董宗伯同年友過至張席云奇也世有一人而百過畫屬妙麗斯為奇耳諸友曰若人陳迹第筆塵所不聞信若兄言願一披讀鑑曰此徒畫欲闚秣未易

梅龍

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梅至多有兩大樹夭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陸放翁在蜀時嘗訪之曾為賦詩云兩龍卧穩不飛去鱗爪脫落生苺苔蓋狀其倨蹇如此

白鷹

順治乙未烏鷹國獻白鷹按鵰茅鴉也似鷹而色白高麗固產白鷹諒不與鵰等等然玉立雲飛清秋高落寧不為真賞所珍耶

劉氏老婢

慈溪縣劉仲昭家有老婢魯大父幼時人也顏如五六十許少魯過道人授藥一丸吞之永無疾厄亦不記其甲子為生辰若絳縣老人忘年狀但憶若干歲時倭犯慈水魯抱小即君避巢所獲免小即君即仲昭魯大父也從是年推至康熙戊申則已百三十八歲矣

祁禹傳

歸安茅鑑鹿門先生第三子也字右驚逸才曠世偶同諸友諧謔校舉平生可人以志奇遇鑑啞然笑曰頃獲所聞遇則遇矣未足云奇也世有一人而百遇盡屬妙麗斯為奇耳諸友曰若人陳迹第筆塵所不聞信若兄言願一披讀鑑曰此徒畫欲闚秣未易

也兄當以春缸沃我耳衆曰唯唯兄固不可食言然鑑實無此書暮婦即鳩工匠及內外膳寫者百餘人廣廈列榻如畫鑑危坐其中或以口語或以手授隨筆隨刊蘇學士手腕欲脫亦不顧也夫將暝而百回已竣序目評閱具備周藏閣人曰歸諸人來第言宿酲未醒俟裝釘既就方報我遂入內寢睡閣人如鑑指而諸友息肩書閣午後始晤鑑授以書五束題曰祁禹傳結構精妙不可名狀而千載韻事一人編焉諸友曰才人妙手如萬計明月從空散落可謂風流之董狐矣鑑曰篋中尚點幾帙明日當奉諸公衆方歡騰鑑固辭乃止後開鑑一夕草就莫不驚嘆而鑑屢瀆棘闈曾

龍博一第或以為口過所致云

明嘉靖間倭訌嘉興府崇德縣皂林塘伏屍橫野有無賴抵屍所欲檢衣帶間物迫丙夜光舟而來其人匿樹杪見一童子携燈一老人隨後逐屍翻閱無看者弗顧也獨一屍體甚豐碩老人解衣裸身扶屍如人立交口相向喁喁抱片時老人遽墮地屍已蠕蠕動矣急起立披衣著靴隨燈而去其人甚驚怖明日語人如此蓋修練之人年力衰薄特易形以資壯盛猶已僵者更有生人易形尤奇崇禎中淮安府安東縣關廟僧與其徒共居師年五十餘徒年二十許耳是時師徙海陽其徒在焉有僧來止宿年七十餘明日設供祝其徒曰欲與師兄假一物不審見允否曰須待師來晨起詢鄰曲衆咸詫曰尊師何利幾時飛錫到此其徒曰小僧即越日又設供語甚情至其徒許諾是夕同寢夜半褰閤而去其徒追不勝悲慟不數年而卒此皆異端奇術未可以理數測也

柳州傲

吾舟長興錢爾莊與盛某友善盛後成進士任廣西柳洲司李值止有一子甫年十四娟靜明秀其甚愛之以二百金為贄伴師爾莊然爾莊雪渡太湖舟覆閣空中神語云欽秀才當暫柳州府傲茲非畢命之秋也盍拯之遂得緣木抵岸恒向臧言之使憶前事辭盛堅戚後疆之曰死生命也他鷹固難測若幷獄弟之職耳脫有意外之變獨不能庇故人子爾莊釋然同往已經歲餘臧出按粵郡爾莊留書齋忽以硯擲公子傷顱死夫人甚哀之下爾莊府獄大守訊其由爾莊曰適見鬼逐公子迎擊之因誤傷公子大守姑緩之以待臧來臧遣開篋曰嘻乎此定數也欽何罪倪令引出而

雄之卵

歸安縣孫在豐年十六入庠冠軍適椎雞生卵而學書來聞家人疑不祥以雞作供而校卵于河婦氏開之惋惜曰此佳兆也但他日必作狀元雖宜蓄之奈何弄卵而棄耶庶成以第二人及第婦氏之言不誣矣

三兒友信外父馬元成像人沈相家畜伏雌忽科撥作勢毛盡落已而赤憤岸然化雄矣固白色侯王公公以為禎也厚給之

然馬子雋才困棘闈者數矣豈應有遲速耶

非烟香法

烏程南潯董說字若雨常立非烟香法使百草木皆為異香噫奇矣其作衆香評云蕪松鬱則清風時來佛人如坐瀑布數中可以消夏蕪梅花如讀鄭道元水經注筆墨去人都遠蕪蘭花如展荊關氏畫軸落落穆穆自然高絶蕪菊如踏落葉入古寺蕭索霜嚴終勻蘇香味懶靜昔見周昉倦繡圖宛轉近似蕪荔子效如辟寒犀使人神爽蕪嶽櫬如遇雷氏古琴不能評其價蕪玉蘭如珊瑚木難非常物也善震耀人蕪薔薇如讀秦少游小詞柔而艷蕪橘皮如登秋山望遠蕪木樨如諸河南兒寬胖挾纂隸古法自露文采蕪茵蔯如着石子為碪清瘁而有至味蕪甘蔗如高車寶馬行通都大邑不復記行路難矣蕪薄荷如祇舟放渡蕭蕭閒雁南飛清絶而淒愴蕪藕花如鼓琴修綾斜上望蔣州如坐鶴背上望蔣州

丸點烟耳殊廓人意蒸艾葉如七十二峰深處寒翠有餘然風塵中人不好也蘇紫蘇如老人縣背南簷時蒸梔子如海中屋氣成樓臺世間無物髣髴蒸水仙如宋四靈詩冷絕矣蒸玫瑰如古樓閣樗蒲諸錦桂文章鉅麗蒸茉莉如話鹿山時立書堂揚掌兩後雲烟出沒無一日可忘于懷也（說薯寫鹿山故云）

鹿人

椶城任氏御州別駕某孫女也年十八隸章尒真卿幕而娶之任居閶多所匡益時順治丁亥真卿下鄉捕民之柬髮者甚急因反戈創焉追獲九人及署戚怒而脅之入且將殺之任聞真卿以怒不貸也徐徐而請曰民愚何知因縛急求脫非欲甘心於公也公盡少原更而開以更生之路真卿拂衣起曰幾中我指彼死已晚以報實甫黃卓然謂顧曰寒門雖貧而小女頗惠敢於周非敢自

矣何相寬之甚也任復斂衽進曰公惠南紀所活者千萬人矣何斬一赤子而不宥其自急乎真卿意遂解顧如其髮何任曰此易易耳幽之圄而截其髮以訊則案然禿矣九人由是得釋明年任致有異徵惜哉年之不長也

放雲送雪

放雲詩明帘獻王所造也王諱權號臞仙每月令人徙匡廬最高處裹雲以歸壽雲齋障以麗暮日放雲一囊四壁氤氳變動如身在嵐翠間翛然有凌雲想送雪詩周憲王所造也王諱有燉授汴土風俗每歲過雪初下則以小盒子盛之送親知以為瑞或裝簏歡

宴尤宮中所尚焉

花開不時

鄱中施清善繪事庭前有玉蘭二本當春榦漬刀培之入夏輒茁旁爭妍賦詩志異康熙丙午十一月吾邑吉祥菴牡丹開十一蕊士女遊賞者甚衆已酉春予移植栝子亦憔悴殊甚夏杪素芳爛漫枝勝昔時乃知百卉隨盛衰而枯榮開維不時無足異也

石獸

臨清以南運河築閘閘左右皆鐫石獸虎首而鱗身其足四其爪

五蓋天吳之屬以壓水怪非虛設也

雷火焚樹

吾邑檀家園有樹大可兩人抱康熙辛酉秋七月為雷火所焚人說以水沃之火益熾以樹盡而止按五行水火相生大都柞楠之屬時當秋令偶與雷火相觸故烈焰莫遏也或曰梓樹余未知然否俟通于物理者考之

衣著

歙州許裕侯順治丸年從京口抵蘇有客朱求與共載訖石泊舟扶小錨登岸黃昏時骨立具來治覓日石成著二十襲問何昔曰昨夜解衣欲眠忽有火自殆帶間出轉瞬至榻前晶瑩流落漸微石與時明菜禎中事也比與耳談載張給舍事咯同王行肅謂非壽必貴然高介官靈山知縣而嚴已早卒繞三十餘女適餘杭嚴都諫未知果何徵也

盥之餘也

說鈴 譽雲樓雜說

二

寧波府北郭外十餘里順治戊戌之秋村氓劇飲聞空中汲水聲出戶佇觀見龍摩霄行雨雲濤亂湧而上徒侶共揮手叱之殊犯龍怒倏然雲霓四聚將一村飄蕩人畜多斃至筐篚已空猶封扃如故云

鵝

諸生錢元覺客寓一樓北窓古栢蓊然有鶴巢其上昕夕往來飼于殊不畏人已而夫共一孤雌配樹巢鳴聲甚悽忽一鶴驟至潛飛入巢中孤雌屢逐之去未幾群鵝羣來翔集而散回視孤雌已雙棲若遂不復相逐矣君子曰貞天性也徃徃移

錢塘茅狀元瓚搆宅宏敞中有讀書樓榻曰來鶴冀枕卜不逆欲忸而卒其宅後售吾鄉沈文定滉竟符來鶴之語將毋識耶

石里礫識

石里襍識

燈譜

新淦諸生楊逢年暇日遊邑之西禪寺有行腳僧投齋長七尺餘方頤白齒耳垂肩聲洞如玉逢年異而揖之稍與言詩意甚淡僧爲書其扇云住山人也學樵裘細柳新蒲感慨長破衲漫收離亂草錦囊誰裹太平香芙蓉靜繞埋名地薜荔陰遮避世墻記得陳芳神語語端稱工部是詩王署曰粵東燈譜叩其行

留曰吾度嶺過此將憩錫江左亦隨緣托足耳逢年因言有宗人家蘇湖師適彼欲藉達音問僧曰諾受書而去時歲壬戌也踰年宗人至涂語僧居水月庵中遂不復他適亦不與道俗交往未幾端坐而逝

新都軼事

雲峯者雲南永昌衛之山也先是滇人謠曰雲峯開之東坡雪堂焉有僧方構佛剎頗巨麗乞題于升庵狀元來及楊升庵謫戍至其地乃誅茅居之若黃州大書曰大鼻佛寺僧默然以爲侮已遂別爲名而額

之積歲雷震寺前之巖石佛出焉鼻魋然而鉅驚稱楊翰林爲仙新都楊氏故居流水繞其宅形家言卿相蟬聯不絕文忠公十二齡鄉舉十九成進士父春後三年方第而升菴弟惇恒恒之子有仁皆進士忱乙科張孚敬援意守土者堙之爲陸自是科第衰息康熙四十年間新都令某夜夢偉丈夫朝服冠進賢詣之曰治生有難害老父母救之遽驚寤弗顧復夢如初乃起呼吏胥問之曰楊文忠公改葬賜塋去郭三十里比者發塚賊蜂起或亦有事乎乃集民兵趣

之果獲盜聞于撫臬鑿之杖下蜀人郭于蕃李希潛先後爲子言若此

科名符古人

嵩陽襍志明孝宗丙辰春京師民某夢文天祥至其家入門卽仆未幾朱公希周來主其家偶下樓失足良久而甦遂狀元及第益文山乃宋丙辰狀元也太倉吳偉業初生之夕其尊人夢綵旗鼓樂送匾入其第爲鄧以讚三字既而梅村先生崇禎辛未會試第一人毀試第二人及第則定宇先生固隆慶辛未會

元楊眼也予同門華亭王爽生于崇禎戊辰其夕乃祖夢有客訪其孫者投謁曰年眷弟曹勳拜賀雪是年會元也喜謂其孫當早發與新楊元仕路齊驅或曰是亦當領袖南宮後后張潦倒塲屋至六十一成進士釋褐同登先兆

出室同登先兆

湘山野錄載嚴儲于蘇易簡楊下登第易簡初生儲邑舉進士與易簡之父善洗兒之讌日者決之後乃驗焉宦遊紀聞李智夢與張煇同舉時煇尚稚齒及

成名而智已丑十壹吾邑沈令聞嘉靖乙卯鄉薦揭

音到門尊人方舉幼子季文有談祿命者在坐出年

用令推之賀曰是當早發與長公共通籍而爵位高

出違甚令聞黯然賀客滿堂皆嗤之後令聞屢不第

改名爭聞竟以萬歷丁丑與季文同榜進士爭聞仕

止縣令而季文內外歷至河南巡撫

張涵

張涵者初不言姓名詢川督姚緘廣于成都市梟使

趙良璧語成都守拳而禁之翌朝仍遇之市中以責

獄吏獄吏驚省其所狹戶扃如故委械具于戶中復繫而加嚴焉夜分復逸出乃以其妖白良璧良璧召而與之語窮日夕良璧故好誕為易衣履贈之十緡遣之至市中輒散其緡悉以予饑寒者棄所賜衣履服敝垢仍其舊而姚督則以旬月物故人乃喧異焉

去而之他邑里往往詢其長牧所詢者輒失位或死皆畏而厭之重慶張姓者獨禮敬館諸其家涖歲丁丑冬暮辭去謂主人曰君有厄我當為禳索紙書曰天不怕地不怕風月十三真無那雅州張涵去後重慶城一片白壩白壩者土語無子遺也粘于中楣行渡渝江以所攜樓圖置水面坐其上亂流而濟五里達南岸真武廟聚觀者如堵逕步入林麓遂不知所之是夕巴郡災延燒七門惟二門不及即臘月十三日也張姓居舍在燎原中蔚然竟無恙以所書珍而什襲之乃知其為雅州張涵云

前生

濟寧邵士梅字嶧暉順治己亥進士康熙戊申春來令吳江年纔三十餘上事涖月輒以病辭詢太湖村

蔣姓貽酒甌家果有其人卽造之甌七十餘矣一子某呼而謂之曰我前生汝家翁也道其生卒之期歷歷並舉數事皆驗甌與子乃嗷然而哭問翁葬地不遠具告厄酹告厄于墓而自醊其一日過去身與現在身酬酢人生若夢安知夢中人不又占其夢耶因出薄少贈其家而去按王錡寓圃雜記景泰中黃巖林一鶚爲江西布政嘗中元日晝寢夢一婦人祭之寤而所享之味若在齒頰卽命吏物色之果于某村見一老婦祭其故夫紙灰尚未寒問其祭物閱其家

世楷堂藏板

中器具以復于林與夢中無異而夫死之年月日卽林所生之年月日也然則羊祜金鎖之事洵有諸乎

惲南田

武進惲壽平號南田工畫亦粗毛于皴染纖悉中含生動之趣吳下以筌鷰目之每幅輒自題小詩書法學褚河南最爲遒美蘇常道祖澤深屢招不赴乃檄將令梏之來拳杖并加幽扃兩晝夜徐贊善健菴方家居聞而親往救之僅得脫與倪雲林受辱于張子重大名兵備道文熙之孫也于故爲邑甲族子重尺者六七株誇靡鬬富今古艷稱明末金墮于窮字

投珠

石崇擊碎王愷二尺之珊瑚樹自出其珊瑚高三四

世楷堂藏板

性豪侈嘗與賓客縱博坐水閣有富家兒求入其曹士信畧同自是南田聲價愈增矣沈白石應蘇州太

先使紹介通意以利歆之子重曰君有何珍異堪與我角富兒出袖中美珠數排長三寸止十粒者光彩溢目子重接而投諸池舉坐皆驚子重叱侍童啟篋取珠示之其大徑倍如所棄之數儻之曰汝細人不可與吾坐遽然入內其人色怍而退近廣儈大汕居太平門其地有十三行瓊洋賈胡所集嘗爭珠而鬨大汕問其值曰百金即取百金買之手鐵椎椎碎其珠自詡于人擬庚桑子之毀璧此小巫未見大巫也

天官坊

吾邑北關天官坊爲周恭肅公立規制庳小子兒時過其下輒訝之既恭肅曾孫友醇翁與家君從容道其家世事曰上塘之李都憲第連街跨陌皆恭肅手構也當堅侯先生總制兩粵時宛轉圖購之甫成賈時周氏曰惟先人之緯楔鉅麗甲於邑中幸無壞敗可售李亦唯唯未幾中夜撤之詰朝喧傳邑中周走控之官李曰物歸主裁幾見周仍殷祉者哉邑令矛猶以名臣遺蹟量斷隴西具賞復建于公所即今之最閎者也嗟乎李恭敏之坊薛德昭必去之以爲

角力

枝山前聞角力記所載勇力之事駭人聽聞其稍近人情者爲尤六十人不識與競六十不怒第好言哥且來引其襟衫近廊簷手掣柱壓裙于其下人服且懇乃舉柱出之此吾宗明叔所嘗爲以爲戲者也明

叔宇子爲兄行而齒長于吾父業畊混名蠻亡居梅
堰界王涇溼震澤間爲嘉湖孔道醫私鹽者經其地
明叔立飛炎邀之伸一掌託百斤石曰曷分惠任
汝行乎夫輒舉橐包授其白乃笑而謝包重百五十
斤浙鹽定則也若少與之則夷然詫曰不動私賄之
徒謂梅堰有抽分例矣此康熙初年事今墓草久宿
云

登華山人

韓文公登華山巔不能返慟哭遺書華陰令百計取
昭代叢書 丁集 石里稧讀 卷第十八 世楷堂藏板
之乃下公體素豐肥無濟勝具故耳迹有彭荆山樓
華山絶險贛人魏禮訪之直上四十里手鐵索蹋飛
磴高于昌黎痛哭處十里

齊希特

太宗皇帝崇德二年丁丑蒙古貢獸名齊希特能知
人語盖角端之屬徧示羣臣

漢梅唐梅

舊傳吾鄉太倉弇園古梅下可置十四筵不知其起
于何時贛南道陳松巖述滇中有漢梅唐梅乃千餘
共挈數枚不敢復留歸而曰薩磨焉晶瑩則寶出鉅

細隨所鍾如粟萱者亦寶也或質本鉅而椎傷之難得二三寸者就中最佳者常價之十二三百金者也客終以弗能愜貴臣意爲恨嘗求之未已

棕船棕輿

庚午辛未間有彝陵嚴總戎者歸吳門聲伎服食師心造奇以樓覆船施于山塘遊舫之上製似茅亭體方而船身豈長乃于前後積土栽花隨時易之又如小亭閒榭矣華亭靖逆侯喜而倣之遂盛傳江左丙戌丁亥贛州楊總戎復仿其意以飾乘軒每歲權使

至或巡歷假道多以贈之由是嶺嶠遊閒頗以棕輿爲美

龍船神

贛俗多淫祠而龍船神尤爲鄙妄圖像于屋壁頭大如輪頰顏皓髯金甲蟒服侍從吏卒篙工楫師以百計長不盈尺以形容神體之鉅視長狹僑如數倍矣則軸上無鳥頃復麗其處若眞眞耿鄣之奇焉映爾子映厚世襲土職父子好奇淫蓄珍怪有戾置戾則燃出則熄屢燃屢熄其戾無損鞍之無戾之薪尤異

土州

若狂賭搏鬬毆叢生其中里民曾某牒縣請禁之贛令楊玠如其言戒飭閭井不逾旬曾某病發譫自言

土州吏目治漢人士司治土人滿知州不事事相去數十里爲官署歲收所輸官稅遇應襲報名官死襲職或仇殺用兵土司移文相告爲之轉達平居給膳費日年滿候陞而已土司知州乃世襲髣髴古蠻夷小國自擅生殺其官屬首老土人最尊次首大四人次曰都老曰耆老曰權戶曰權江無禮兵刑者兵刑自有主者而禮所弗尚也州之峒甚多每峒有峒官有頭目有小目主兵之官曰內兵與首老敵體一人中軍二人先鋒二三四人有七總總旗總槍總礮總甲總錨總刀等也兵無弓矢矣有人把有馬房馬房之官曰甲槽曰馬排首老以下文職也內兵以下武職也峒官則縣令巡司也各得專刑殺首老子弟送名知州補頭目等職次第遷轉送名注籍餽獻甚厚每州輸官稅歲三十六金爲重額遞輕至二十金而止所取於其民蓋萬數而贏地蒸濕不可居人皆棲樓上名樓曰欄欄以竹爲板躡竹梯而登廚爨皆在焉鐺爲三足若古之鼎兩親朋相訪率對鍋而坐衣衾必繫刀寢則置掛褥中晨起即佩之舉居意相捂

安遠貿篙村濂江所經有狐狸石舉然磊嵬江至此深不可測巨魚棲穴其中有長至數丈者次亦三四丈衆留無所施容蓄浸長石之陰爲石羊實嘗有羊出穴口人見之輒走匿穴深窅而窄其外無有鑿竅之者羊或三四歲一出或一歲二三出見則其地多

有吉事以為瑞羊焉墳羊與鮪穴萃而為一而傖俗
罕有傳之者渭源之鳥鼠同穴向未有對者以魚羊
共豁當之天然儷偶云

木石理梅菊

宋孝宗尊養上皇于德壽宮北貢獻犀帶一帶十三
鈐鈐皆正透一壽星扶杖立以為元日壽扈之佾蓋
其犀通理故良工鋸而得之也雍熙初蜀李玹遊青
城山溪水中得石如雁卵光黝溫潤一日墮地而碎
中空容合許物皆雕刻龍鳳雲木之形文理纖妙殆

去 世楷堂藏板

非人工吉水永豐有石青質而黃章章為菊花金英
燦然如畫石角刓缺處無內外之別康熙某年三縣
令將舁之歸重不可舉亦迫于輿論而止醫者金左
轂為予言之耒陽杜公橋石黑上有梅二枝其色
獨白雨後可鑑為一令所攜而去出廖元度詩註吾
邑金息齋太傅林下時西泠僧餉以杖質如茶條梅
英滿其上正側俯仰含蕊殘葩態無不具眞下巧工
固善于作僞截少許試之中邊如一皆造物之奇也
青田縣巴兒

峨眉雪蛆之為珍味今古艷稱陸放翁云實出茂州
雪山四時常有積雪蛆生其中能蠕動周公謹云一
名氷蛆大如指康熙庚午辛未間裴纘松園為榮經
令蜀撫噶爾圖令覓剛巴兒貽之札云剛巴兒形如
貓毛色白有血以四五月間山雪消時隨流而下若
與蛟龍交便化為龍邛雅逼處西極雪嶺相通以肥
為佳得之亟酬所值不損清俸云云裘乃謀之其地
之茶商茶商者主承應蒙山茶稅與烏斯諸藏通市
蓋巨賈也商云是誠有之但不可限以年歲生沍寒
巖壑中稟至陰之精為烏斯藏所收華人未識其物
裘乃宛轉復命于噶而寤之比歲復往謁噶語之云
已得之陝西界中矣

乩仙

常德人有為扶鸞之術者所言多中詼諧間發讌謎
不常康熙癸酉鄉試臨場諸生以闈題為詢答曰老
驥登高甚勞力則首題驥不稱其力次譬如行遠一
節至或勞心七句也學使者將至示某縣曰日日能
存赤子心又示某縣曰強把金針作釣鈎則一為童

子六七人一爲子釣而不綱也一日方降乩叩其名
曰趙酒鬼衆鄙媟之乩遂寂然乃復焚符虔禱必得
高仙來降以快衆望良久大書曰呂純陽子是禮拜
盈座且聞風攜香茗酒果來獻者乩曰諸生靜聽吾
當與論科名得失遭際始終各磨墨一椀以伺則競
研墨盈椀齊捧虔肅乩復曰各飲之以開汝靈竅無
不立啜至盡遂又大書曰並非呂純陽仍然趙酒鬼
平日不讀書今朝飲墨水無不失色垂首而散

仲氏英爽

明魏閣亂政有太學生張姓者具疏請以魏忠賢與
孔子並崇入國學見子路擊之而死康熙辛卯科江
南鄉試舉子溢額入闈者至三萬人號舍無所容貢
院西隅即上元縣學也闢而通之布席舍于兩廡襍
還無所檢制或取先儒木主爲臥枕有史姓之生若
空中爲人所掣曳擲于院牆之外黎明醒寤身在棚
棚溷巷間踉蹌歸寓見者駭矚矣巡綽官役得其原
卷及考具于坐號中乃其足繼所裹爲先賢仲子神
位也喧傳無不歎息

遺體

范長白少參暮年得子雲威親族或以爲疑彌月湯
餅會羣往賀焉有嫗譽其肖翁者長白舉兒匙示之
曰他處肖老夫不足道惟駢拇雙趺眞酷似耳合座
歡呼嘖嘖而服吳梅村亦過五十始連舉三雄項皆
瘰癧痕元朗嘗告予曰此先司成遺體也樹鬚藝眉
之說古嘗有之未可以噎癆人夜半之燭其子矣宋
魏道輔家世指少一節姊嫁曾子宣會氏子孫遂皆
肖其外氏先王父額有旋髮伯父家君以及諸姑皆
然逮某兄弟子女無不旋髮在額者

僞晴

杭州張存幼損一目後遇巧匠爲安一磁睛障蔽于
上人不能辨其僞吾邑吳燕勒先生目偏盲崇禎已
卯鄉試有名仙決數者問今科何人獲雋乩大書
一貴字榜發見吳名乃悟爲中一目人也燕翁嘗懷
杜子夏之恥亦命工以僞睛置眼胞中人視之炯然
雙眸但微有動定之別一日晤縣尹茗談僞睛忽墮
茶甌中聲鏘然里中傳以爲笑

報恩寺叟

康熙丁丑江寧報恩寺塔燬相傳建塔之初有副材藏於地寺僧如記發之不爽乃擇吉重搆焉塔十三級崔嵬造雲一匠架木登其巔失足而墜暈絕不能救肢體傷劒膏血淋漓僧乃舁于門曰能活匠者酬二十金自旦將晡矣有叟曳杖攜筐而至叩僧所懸賻金陳于前乃出藥一丸投死者之口以湯灌之逾時而蘇復以藥傅傷處遂懷金而出時工築馳走觀者雲集咸賜眙相對莫測其所從來有浙人視姓者泣乞命先王曰汝千猓豈易吾一貝將軍以自贖先王曰死矣復何活曰體未殊也峒中有方藥跌打殞斃未逾三日者皆可治即命治之果復活乃貰衆罪而取其方且與約出所藏書焚之不傳于峒中吾黔國于孫惟襲爵爲公者世守之支庶勿與知以至於吾吾祖天波盡飾水西舉宗抵絕吾子身流離遜迹數十年今老且死矣感君之誠而授焉行矣自愛視子受書歸家試之輒効復貿絲赴金陵訪叟居則他姓處之矣問之村人曰老人固來此數月前更徙去不知所之云

五代葛從周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不可得遣三卒夜入其家取之卒伏櫩間見其夫婦相敬如賓歎曰效竇而害斯人不可因曜出告之使速以帶獻遂踰垣去明仇鸞鎮蔪遼與錦衣使陸炳善炳妻簪珥奇麗鸞妻與同飲見而艷之令鍛工摹其製弗能曰此得之西域鬼市世無有也炳嘗晨興敬牖二勇士躍檐而下持利刃夾立炳謂曰與汝何讐二士曰夫人餘首若干安在此瑤池故物仙救

來取非有他也出而畀之復躍去寂然無聲夫李汧公韓魏公德感刺客有爲爲之耳沐謙不殺司馬楚之楊賢不殺杜伯山藉以傳其名降而至于胠篋探襲之所爲是乃荆聶之徒所羞也

不貪

鄭遨與李道殷友善道殷能化石爲金遨驗而信弗之求方士許公言能以藥爲黃金欲以授郡王子濤子濤曰吾不學僞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因言上帝惡貪之說歲巳未子從徐敬思北歸同舟徐生嘗

魂晤

長恨歌傳方士復命元宗述楊太眞七月七日長生殿私誓白香山作歌而陳鴻傳以實之徽宗召見方士王老志嘗繕書一封帝自啟視則昔歲中秋與喬劉氏妃燕好之語術家探秘事以惑人主大率類此

鄭州書生使天神降王寀家亦止言某月日蔡京後堂共謀陰事吳下陶姓術士善攝召亡魂其法令死者親識伏陰往見之晤語如平生多道生前聚首一事而後返歷歷追憶傳謝以爲神有友人喪親欲懇其術者予曰試覓親識兩人各不相蒙次第試之醒而乙者之所追述與甲者若夢中所見相符則眞矣

已而其語秦越懸絕乃知與死者無預也所驅役者生者之情識耳○此術之工者也又下焉者自言前知禍福問事者書情于紙封固向神前焚之輒書所祈某事約畧情詞無異而斷以後効云云予乃封素緘子之大怒書曰奈何妄我子曰子固已心禱矣術者語塞謝去

三伯山

贛安遠東南距城六十里曰三伯山壤界程鄉地曠莽宿爲匪巢蓬藋之場樵採者裹糧一人不知其所

際樹皆數十百圍或言閩之利不貲壬午癸未間汎舟蔣某率卒數千人挾火器弩矢前入四五里老猿皆作人坐立恬不爲怖發鳥銃傷數猿呼嘯震林谷千萬蜂擁而至砂石颼激雲日昏晦徒衆顛躓奔軼頓有損膚骨者

長臂猿

猺峒猿種不一長臂者最獷捷出入林麓去來如飛皆指臂攀緣而足反無力股短不及臂之半斂于此者紲于彼也性嗜桃捕者候桃熟時伐去左右叢木

石里襍識跋

損持先生藏書甲於吾邑著作亦復等身不數十年飄零散佚與子姓而俱盡矣生前付梓惟三傳折諸瀫水志林餘皆湮沒不彰今得此編雖卷帙寥寥而粒珠寸錦厥有存者亦作者之曾靈光壁也因亟登之丙申夏日同邑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過庭記餘

繡水陶　越艾村著

余家遼陽一支蓋自洪武時十世祖愚懶翁謫戍遼東有地曰連山島者其編籍處也翁納田氏爲妾生一子諱鏈字伯鏈後更字仲鋐既長代父役翁始歸里後仲鋐便道過家永至而兄耕學公遇于吳門初不相識驚其貌狀類父就問知之相持而哭遂携歸極相友愛後復來輒戀戀不欲去耕學公悉以金帛古玩器畀之俾營產以遺後人成化己丑卒于戍所娶寧波汪氏汪與

同戍故聯姻生子女各三繼娶黃氏又繼娶鏈氏汪先葬連山島及公卒而合窆焉後菊亭公以公衣冠葬澄源祖塋給事周旋爲之誌自後子孫或一歲或隔歲一來及去必以義田餘息贈行仲鋐第三子諱友諒家孫諱欽並以病歿于禾卽葬于祖塋近地今所稱長官墳者是也自仲鋐公以下凡六世俱詳載家乘追遊陽既歸　與朝聲問阻絕譜系亦遂不傳今子孫頗多貴顯者康熙十三年間有　欽使泊舟王江涇特呼巡檢問曰此地有陶家墳何在乃余祖墓也欲往祭拜巡檢苦于伺候謬答以路甚遥遠且係小港不通官舫　欽使遂止余兄弟往來　京師頗懷葛藟同根之芘然在朝籍者率易他姓間有同姓者訪之非是謀食之人苦爲館職所絆出門甚稀迄無一遇悵惋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茹苦自修能持清議往往在朝所不能言者不憚觸忌諱興禍患以從之蓋緣昔之入太學者率由選舉而考課法亦最嚴密今大半皆貲生既習于侈靡又無氣骨其分撥六堂者徒存其名耳余入　京師屢遊太學見廡舍寂然

從無一人肄業其中噫是所望于司教者加之意矣明代理學聞之先君云國初如二趙（汸撝謙）梁（寅）汪（克寬）范（祖幹）葉（儀）胡（翰）蘇（伯衡）諸公其學粹然一出于正自成弘而後指歸各別其宗尚程朱者薛敬軒（瑄）曹月川（端）吳康齋（與弼）陳剩夫（眞晟）胡敬齋（居仁）周小泉（蕙）章楓山（懋）呂涇野（柟）羅整庵（欽順）魏莊渠（校）顧涇陽（憲成）高景逸（攀龍）馮少墟（從吾）諸人卓乎尚已此外陳克菴（選）張東白（元禎）羅一峯（倫）周翠渠（璟）張甬川（邦奇）楊止菴（時喬）雖論說不傳不可謂非正學若陳白沙獻章王陽明正如宋儒之有慈湖象山不

無偏弊然二家門戶亦最盛莊定山景羅念菴洪先湛甘泉若水賀醫閭欽陳時周茂烈三人皆鄒汝愚智王龍谿畿鄒東廓守益歐陽南野德錢緒山寧良器良政龍谿王門弟子聶雙江豪化經唐荊川順之皆其派也學之不善流而爲羅近溪汝芳許敬菴孚遠門顏山農鈞何心隱心齋良亦王門弟子周海門汝登趙大洲貞吉諸人遂爲理學之蠹惟許敬菴孚遠祖述王湛而體驗切實劉念臺宗周益歸平正殆與高顧諸公符合矣此有明一代理學之大概也

族祖副使敬齋公歿于嘉靖間吾郡自太守而下並有祭文載之家乘其姓名官銜具在也內有嘉興縣丞季淮及府學訓導張夢龍郡誌竟失載又嘉訓黃籌誌爲疇秀訓吳會誌爲渭未知孰是

吾郡舊有八景不知始自何時梅花道人曾爲繪圖各系以詞序余于書畫題跋記見之後有大梁章敬及桐村老牧題今畫雖不傳而詩篇具在因備錄于左一時風景宛然在目也桐村老牧者姓周名鼎亦吾郡人

嘉禾八景

勝景者獨瀟湘八景得其名廣其傳惟洞庭秋月瀟湘夜雨餘六景皆出于瀟湘之接壤信乎其眞爲八景者矣嘉禾吾鄉也豈獨無可攬可采之景歟間閱圖經得勝景八亦足以梯瀟湘之趣筆而成之圖拾俚語倚錢唐潘閬仙酒泉子曲子寓題云至正四年歲甲申冬十一月陽生日書于橡林舊隱梅花道人

鎮頓首

空翠風烟　在縣西二十七里橋李亭後三過堂之北空翠亭四圍竹可十餘畝本覺僧刹也　萬壽山前屹立一亭名携李堂陰數畝竹涓涓空翠鎖風烟

驛人隱士留題咏紅塵不到蒼苔逕子瞻三過見

文師壁上有題詩

龍潭暮雲　在縣西通越門外三里三塔寺前龍王祠下水急而深遇歲旱則祈于此時有風濤可畏

三塔龍潭古龍祠下千年蹟幾番殘燬喜猶存靜勝

獨歸僧　陰森一逕松陰直樓閣層層耀金碧祈豐

禱旱最通靈祠下暮雲生

鴛湖春晚　在縣西南三里眞如寺北城南澄海門外　湖合鴛鴦一道長江橫跨水塔影見中流終日

射漁舟　彩雲依傍眞如墓長水塔前有奇樹雲罩
古龔泠于秋策杖幾經遊長水法師塔前有
仁杏葉上生菓實
春波烟雨　在嘉禾東春波門外舊日高氏園中烟
雨樓　一掌春波蠶蠶艤帆鬧如市昔年烟雨最高
樓幾度暮雲收　三賢古蹟通岐路窄渚玲瓏插濠
罟荷花裊裊問菰蒲依約小西湖三賢者朱買臣陸
宣公陳賢良也
月波秋霽　在縣西城堞上下嵌金魚池昔李氏廢
圃也　粉堞危樓欄下波光搖月色金魚池畔草蒙
茸荒圃瞰樓東　亭亭遙時梁朝檜屈曲槎牙接蒼
翠獨憐天際欠青山却喜水迴環
三閘奔湍　在嘉禾北望吳門外端平橋之北杉青
閘　三閘奔湍一塘遠接吳淞水雨行垂柳綠如雲
今古送行人　買妻恥釀羞墓秋茂郵亭遞書處
路逢樵子莫呼名驚起墓中靈

胥山松濤　在縣東南十八里德化鄉約百畝餘荷
鋪翁墓其下子胥古蹟也　百畝胥峯道是子胥磨
劍處嶙峋白石幾番重時有兎狐踪　山前萬箇長
松樹下有高人琴劍墓周圍蒼蒼四時青終日戰濤

洲碧不見放魚人疎鐘起遙夕月波秋霽　怒濤來修渠
西出吳門道官家嚴水利蓄洩何草草洞庭霜橘晚
震澤鱸魚早從此具扁舟長學渭中老三閭奔湍　榜舟
趨南山飛蓋轉賦甸登高望吳越擊鼓馳觴識靈颱
振巖角飛雨灑石面欲弔子胥魂歌長淚如霰胥山松濤
古寺閟幽敞清涼生道心澄源既不昧萬象自浮
沈龍吟珠光曉鳥度菱花深上人散花處時復一來

尋武水幽澗　次第古詩八章奉題嘉禾八景用呈在山
老師一粲　大梁章敬頓首

武水幽澗亭泉品在第七新開縣街好當作景之一
維南有胥峯突起平田中是誰磨劍石化此青芙蓉
城陰古三閭既廢尚遺址細雨遠帆來持錢楫津吏
風光水西頭黃衣豈緇流惟餘此陳迹千古爽溪流
春波遶城緣行舟颺鷗鷺宣公石梁在疇能繼芳躅
重湖浸南陌飛來雙錦鴛棹歌驚不起烟雨自江村
龍洲三峯堵靈祠挾其右鐘聲隔林莽行人重迴首
橋李古名郡作亭當寺門題詩三過後爽氣猶生存
怪底梅沙彌多寫僧房景問我詩中禪都成影中境

一雲東仙館裏一紙千金洲況皆此鄉人扁舟憶同遊
而今同翰晝此景亦增價羣鴉翻墨地斜陽未西下
久之志乘書徒有八者名誰當補其逸因之良感情
建文死節諸臣終明世無邮典直至弘光時從太僕少
卿萬元吉等請乃予贈謚立廟金陵致祭凡列名備遺
錄吾學編諸書者褒旌無遺矣時有議此案太濫宜稍
裁之工科李清曰若自吾輩手定當少為貴耳既予復
奪可施之諸忠耶且此案鬱勃已久與其嚴也寧濫議
遂止贈邮諸忠吾郡有三人焉程公本立贈太常卿謚
忠介楊公任贈太僕少卿郡志皆有傳俞公汝山嘉與
人以蘇守姚善而錮者亦得從祀此其行事無傳矣
玉劍尊聞載屠義英字湝卿章國縣人位至光祿寺正卿督學浙中持法
嚴按湖時一生宿娼家保甲昧爽雨擒抵署門無敢解
者門開携以入保甲大呼言狀屠佯為不見聞者理文
書自如保甲膝行漸前離雨稍可數丈屠瞬門役判其
臂曰教秀才并娼去門役潛趨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

出屠昂首曰秀才娼安在保甲回顧無人大驚不能言與杖三十荷校保甲倉皇語人曰向殆執鬼諸生咸唾之而感屠曲全一酒色士余謂此固屠之盛節然在今日士習已極澆漓恐未可以概施也

乙酉五月　王師克金陵遂分兵徇浙時杭嘉湖三郡並獻版歸命師過禾秋毫無犯若不知有改革者總兵陳梧原領兵淮上因大兵南下退至塘西陳洪範勸之降　貝勒卽命梧鎮守嘉興薙髮令下不逞之徒乘機構釁郡中紳士惑之遂于閏六月七日謀舉義請梧統

師禾中人無人非兵無兵能兵多以報復私怨爲事余家吏部殷人公兄弟並爲叛民所害祖父諸叔分頭避匿二叔幾死救免屠公象美見事無濟潛身出城人以其逃也衆共刃之十三日貝勒自杭遣兵至札營三塔李公毓新倉皇走至十八里橋亦爲亂兵所殺時平湖嘉善之紳亦有率義兵至者屯于東北二門梧自設守禦當西門以拒戰部將陳伯美者最稱驍勇廿三日歿于陣廿五日城陷吏部尚書徐公石麒抗節而死太守鍾公鼎臣自縊梧奔平湖旋卽潰散復航海至紹興魯議兼侍講爲副考官見陸文裕公儼山外集

天順元年丁丑會試吾鄉呂文懿公時以通政司右參

劉秉忠張三丰同學于沙門海雲禾詳所據洪武初授太常協律郎能詩文惜其集已不可得其爲左取帑金隱瓶事吾郡婦稚皆能道之又善琴著有太古正音琴譜宋文憲爲之序劉誠意有秋夜聽冷協律彈琴詩又作泉石歌以贈之祝希哲京兆九朝野記言其作仙奕圖以遺張三丰是又善奕矣眞異人無所不能也今郡城天星湖後有冷仙祠祈夢頗驗

暢敘堂書畫題跋記有小米瀟湘圖係元暉爲左達功作先後題識甚多晦翁夫子亦有之洪文敏遵題云予年十六時識達功于橋李蓋從父忠宣公司錄嘉興時也又云後七年得詞場名第是左曾登科甲左未審何名及考郡志宋科第榜亦並無左姓之人余以爲達功即非吾郡士著亦必僑寓之賢也

禾中災異錄

此先祖贈文林公手筆也皆啟禎兩朝聞見最眞郡志間有不載或載而不詳噫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詎不信然

天啟元年辛酉夏熒惑入南斗中位光燄噴射

二年壬戌二月二十四日飛沙蔽天聚之成堆其氣腥是日日出無光　九月海鹽半邏民家有一母犬忽生數百鼠此余在外家親往閱視大可二三寸許形與常生鼠無異目閉身亦無毛蠕蠕欲動母犬亦竟啖之不能盡乃以餵羣犬及貍其家大恐究亦無恙

三年癸亥十二月二十二日地震生白毛越　日宣公橋大火

四年甲子正月十一日雨色黑　二月二十八二十九兩日天色黃日淡無光旁有黑日磨盪晚鐘鳴時闇空中叫嘷如千軍萬馬突臨之狀又若砲石競響移晌方靜者人云天愁也時有湖賊吳野樵殺長興知縣之警訛傳餘黨將寇嘉興又龍華佘山盜賊聲勢甚惡人心恐懼越二日竟從蘇州而來幸不逼郡城由鹽官而過海南去　孟夏大水

五年己丑夏旱損稼高田歉收　八月朔白晝見月月傍有星

六年丙寅九月一日大風拔木霪雨如注屋廬俱壞雨晝夜方息

七年丁卯季春水　四月廿七等日霪雨如注踰月勿輟　七月彗星見　九月收刈連日大風雨河水泛溢十二月十四日大雪至廿七日止

崇禎元年戊辰七月二十三日颶風霪雨濱海居民漂溺無算田禾淹死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止郡學前一帶夜靜嘗有甲馬聲居人于門內窺之皆猙獰神鬼有一醉士遇于廣平橋勢不能避即從橋側高歌

過之竟無恙

二年己巳三月初一日暮大雷電鬼哭徹旦聽之如在空中亦如在門庭是年二月京師戒嚴浙撫陸完學調兵三千前往應援

四年辛未三月太微垣有星大如月磨盪不定移時乃滅又有流星自南而北長一二丈若爆分爲東西長四五尺良久乃滅　九月十六日太白犯心　十月永豐鄉巨虎傷人　季秋大水

五年壬申二月六日嘉善鄉民方姓家一井天晴無故泛溢忽躍出二鯽魚金色長尺許未及捉取卽化爲二鳥一紅碧一青白狀類鸚鵡而紫距仍如常禽旋飛屋上鳴聲甚清越少頃向西北飛去此予壻支　所目覩方本素封不數年凋敗復聞舉家皆入旗云　夏旱

十月廿七日埃霧四塞日赤無光　九月　日熒惑犯太微

九年丙子六月五日太白晝見　冬歲星犯執法

十年丁丑三月朔日嘉興縣倉官廳燬併厥房五所

五月戊辰朔夕熒惑與日同參九度又朔日合伏　夏旱　九月十九日南城樓燬　九月中旬日躔卯辰每日將出欲入天有赤黃色其名曰日空主兵　十月廿五酉兌赤光薄暮照爍在井鬼分域　十一月五日己巳太白在析木宮女宿初度七十三分十五日己卯木火二星同度在亢宿火星南木星北三十日甲午土水二星同度水星在南五度四十三分占曰敵勢縱橫將收未一又曰不獨鄭衛有兵而尾箕燕分斗爲吳越之間亦當戒嚴是年皮島失秦寇入罰

十一年戊寅春熒惑在大火徘徊氐房占曰宜節章光逃遠戎器　四月十六日己酉早漏下四鼓時月與火星相去僅七八寸至曉火星逆行尾八度爲月所掩稽成化十一年二月癸卯曉刻月犯牛宿猶未如是之甚春夏至秋熒惑守尾凡一百五十餘日而歿去兵部尙

十七年甲戌蝗

書楊嗣昌疏曰月食火星在于己酉納音屬土律應中宮然有陰陽之分戊申陽主帝座己酉陰主后妃其時寅卯適值熹宗成妃發引內外交武白衣祭奠已有其應當蝕之時火星蝕月在上角不在中央火躔危八度日躔十三度相距不啻萬里若果掩于八度當在戊申之亥何爲己酉之寅將謂掩于十三度則火星逆行無順行五度之理必月見火而遲有將進將退之象火留守尾始三月戊寅旣留而逆伏始于丙戌戊寅丙戌陰宮已酉陰宮之日乃蝕太陰入而不見所謂月食尾者

蒼龍之尾火星也火留逆爲月食不出五年國亡 是月二十二日嘉興文廟燬 九月十九日西城樓燬與十年南城樓燬月日相符 是年十一月京報不通

十二年己卯二月十二庚子辰刻日之兩旁有一白丸微有紅色似彈在日上復有白芒一道久而未變至申時旁忽有黑氣一團狀亦如日掩蓋日上忽又從日內墮出磨盪數番約一刻許黑氣始散日光乃現 夏六月蝗 秋彗星見參分 十二月初八日午刻有黑雲從震方起至庚方甫二刻而退

十三年庚辰正月廿四日風霾昏曉莫辨陰風怒吼屋木俱移 三月廿一日戌刻東北方徧天紅光如火更有聲若鳴鑼大喊者更餘方息 四月八日雨連日不止禾盡淹中旬稍起至二十後再沒 七月廿七日飛蝗蔽天米價每石三兩奸徒乘機搆亂數十成羣沿墟搶劫挾仇報怨良民莫敢攖鋒巡道宋繼登拘一二杖斃之方止時巡撫熊奮渭巡按王範嘉興縣民錢元方等各具疏籲請蠲賑雖奉有俞旨民究未嘗被澤也

是年幾輔自眞定而南東省濟兗而西河南自開封而北山西自平陽而東陝西自鳳而北以及江南江北皆告旱蝗

十四年辛巳正月廿六日夜大雨延城聲如裂人盡聞之謂之城愁亦謂城號 三月初三日落沙竟日如霧夏大旱三月不雨飛蝗蔽天道饉相望人死卽割股肉以食市人潛以肉裹麪爲餅復切塊僞指鹽馬以鬻官紳士步禱順濟龍王廟不應乃按董仲舒故法爲壇于精嚴寺取土龍投于五龍橋下六月初八日雨至十五日禾稼得甦其半

十五年壬午六月霪雨經旬米價每石二兩七錢餓死無算雨時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樹人頭鳥身顎下有白鬚竟日飛去旋大水爲災水皆肥腥不可食

十六年癸未夏田甫插秧烈日連旬六月亢旱民饑死者不減于十四十五兩年　秋疫癘流行　十一月十四夜城哭之聲如十四年正月但是夜無雨

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秀水思賢東鄉空中鬼哭聲自北而南是日北都陷

乙酉大清順治元年也五月以前猶奉弘光年號　正月燈節前後數日北門外秀城橋上輒有哀哭聲人不敢過望之隱隱衆鬼林立閏六月禾人起義自相仇殺多縛至是橋亂撈之即推之河中不數日屍填積水幾不流族姪殷人亦死于此屍無蘆焉傷哉　二月之下旬郡北門外民家畜一雄雞一夕化爲雌又西門外陳姓十五歲男病臥牀數日忽變女身容貌轉美閏六月嘉興起義其家逃散此女不知所終相傳爲北兵携去

東萊郡署退食之堂東西槐樹各一其西偏者最古當數百年物也樹不甚高空洞無骨止左旁以皮相屬而上防其仆月木石圍柱而以泥實其中其上老榦數枝半枯半活發葉較東偏一林獨後而濃綠過之壁間有明萬厤間舊守龍君記稱爲祥槐蓋此樹已死多年及龍君來而復生記中具述其事字法亦不俗外人有執役內署者云此樹有神人不知信適陳刺史一戚偶夜起溺于樹側既寢夢見一官紗帽絳袍呵役前導稱懷老爺來詰問爾何敢犯我夢中惶恐謝罪醒而知是樹神乃言之于是署中長幼皆莫敢褻焉陳刺史後以朱欄護其外欲余作一賦竟未就也

嚴陵釣臺誠于古勝境余往來西江道經于此決計一登多爲同舟賈客所阻且勸余云此隱逸之士子有志功名不可近長年亦喻其意徑揚帆去余心甚爲悵然又浙省鄉試之年凡士人遊西湖者過三賢堂輒避之盖以樂天子瞻若復亟坐謂之落蘇林試大不利則知讀書人亦具斯識解殊堪發一噱也

萬石長者亦名糟長本明初所設時廷議以爲州縣之吏多他鄉人不與民習點胥因而爲奸民受其病乃以巨室素見信於鄉里者爲長使主細民之土田而轉輸

于官其大者督糧萬石小者數千石蘇州有沈氏者最
以奉法稱明祖親召與語賜之酒食時減免其田賦一
時榮之吾家遠祖自愚懶翁以至漁村並賞雄一郡因
世長鄉稅亦以奉公恤民有聲東南其見于名公贈遺
詩文歷歷可睹雖未能如沈氏之顯天顏霑聖澤然而
子孫繁昌科第即聯翩而起亦未始非報也今催糧里
書猶其遺制然子自中所見多兇暴之徒剝民膏而蝕
國課其得逃王法幸矣尚思祈福乎

友人沈襲能顯渭程岷瞻賓林會當成童時習乩仙術潔治

一室夜半即起焚香書符誦咒如是者七日夜運乩乩
自能動乃以細沙承盤畫字無論真行草書皆極精妙
所降仙或稱靖節太白樂天和靖東坡諸公長篇短句
積久錄成一帙秘不示人余偶見太白五言古風一篇
其自序生平本末甚悉沈程年少亦未之知也又有稱
八秀者晉朱淵修唐計隱真宋歐陽太叔羊青田元蔣
浩然明王定文馬閔時本朝張秉奇也每有請召此八
人降乩倡和爲多其詩僅記得羊青田秋日山居云殘
紅萬樹映晴川秋鳥高飛入翠嵐零落倦遊懷枕石醒

聽澗流泉計隱真秋暮山居云夕陽繚亂舞千巒
坐看橫霞過嶺南倚杖出門遙選勝忽聞鶯語在松間
蔣浩然秋夜山居云長夜秋聲幾度年山中寂靜半桃
源蓬萊猶待乘槎去不若清陰伴我眠詩雖出韻亦佳
又樂人賦云江海無邊阡陌閒閒幽境堪同賞心自憐
或登清風亭或憩古本軒經來梧槐之下出入松柏之
間尋丘壑以逍遙赴崎嶇而盤桓絕塵囂之鹿鹿服羽
衣其蹁躚向樵夫而舉火對漁父而烹鮮焚香談竹譜
把酒說詩偏夜聽笛簧聲朝聞鸚鵡言倦讀虎鳥山龍
記狂歌龜蛇鳥雲篇揮毫出風雨落紙如雲烟欲極目
以觀薄土先抱膝而看青天睹白雲之飛舞望明月之
高懸時乎時乎不復來悠哉游哉是神仙後書此囚定
文詩有怨音吾七人隨口而成爲其解怨之作八人姓
名耳目所不習即其出處歷歷言之大抵隱逸不得志
之流也一日余邀沈程于英上館中試之乩忽書云我
乃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唐六如是也隨書十月十三日
過鴛湖一絕云鴛水淒淒空自流長歐萬里送行舟荒
城鼓角聲悲壯不盡烟霞動客愁英上問讀書之法示

云天下無通才者不知天地之趣山水之樂惟在聲色貨利中雜沓雖云讀書不過口耳叩其方寸無一得也今諸子欲讀書心思不可不曠意氣不可不高見識不可不定力量不可不堅如是如是余時久病初癒因問如何可以養生示云人生在世清心寡慾閉邪存誠以天地爲父以鬼神爲母以山水爲友淡然自處漠然自得眞不死之藥耳英上乃出醇酒饗之索詩又書寄懷一絶云日光皎皎萬山寒把酒狂吟太白篇一棹尋遊湘水蹟興來不醉也陶然又云集中有安分歌今有醒大父致政家居賓客往來粗蔬四五品加一肉大烹矣

世吟其一云十二巍樓環水丘故園春色莫重遊空江木落驚時暮塵夢何曾到海洲其二云脫却青袍披羽裳槐南一卧笑王侯江山風月誰爲主蘆荻年年伴白鷗適有客至復書云本欲成百首奈爲俗子敗興異日可也時已未十月十三日世謂乱仙詩多才鬼託名古人若果六如降臨洵稱奇遇因記之

溧陽馬一龍年四十餘登進士選庶常乞歸養母貧無以養也外家史貸以百金邑有荒區久無耕人一龍用金買牛十頭傭耕作一歲盡墾大熟嘗作農書家遂以大

富既終養十餘年起爲南國子司業免官歸卧疾玉華山時時策杖循畝與野老田畯論農事値歲冬日郡舉行鄉飲禮一龍集其田間年八十上下者爲耆會會二十有四人則請講說五十年前一事二十四人者曰呂說曰陳錫曰廷祿曰呂訥曰方曰京曰史儒曰陳大德曰馬漢曰呂璧曰陳邦瑞曰王廷佐曰仁曰陳時傑曰廷觀曰大誥曰遲曰馬潮曰萬民化曰陳桂曰史鼐曰諰曰陳蕙曰呂庭各爲一龍言而一龍記之說記吾先大父致政家居賓客往來粗蔬四五品加一肉大烹矣執琖侍左右不去今士大夫家賓饗百物金玉美器舞姬俊兒喧雜絲管矣其子弟亦貴驕視父兄蔑如也錫木席團坐酌共一陶呼曰陶同知子弟身供灑掃捧壺記當時年長者直呼幼人名其後漸起表字字而有號猶然士也今村夫屠販下逮臧獲無不美號稱尊長貴人復摘號一字加翁其上也廷祿記當時無紈綺之士布衣衫褲赤足芒鞋非別久相見者拱手不拜今惟裳大袖不絲帛不衣不金線不巾不雲頭不履雖家庭骨肉揖數十兜拜數十巾矣訥記當時人皆食力市廛之

民布在田野女織男耕兒女輩亦携竹筐拾路遺挑野菜而今人皆食人田野之民聚在市廛奔競無賴張拳鼓舌詭遇博貨諸胼胝爲愚矣方記當時親鄰和睦一家有客各携肴酒不待招而至所言田場稼穡商榷早晚兒女婚姻雞豚犂碩而已今比族忌嫉富貴貧賤上下欺虐聚爲貨媒散爲禍仇黨同腹心殊方陌路動向官府乾沒矣京記當時師事繆先生者其尊人乃侍御史以論權貴蔣琮獲罪卒後田廬蕭然無中人以下之產今寧有也儒記吾先大父嘗貸典石姓者金四十既負不致復貸矣大父曰尊公已償先大父難也石氏之子亦難大德記當時婚娶但論門閥媒妁定言兩不求備今女家許聘輒索財禮男家既醮乃論資裝稍不如意非過期不歸則婦歸見斥矣漢記當時先伯爲蒙師日立二禮生卯而入塾序行則唱揖酉亦如之課倣誦習畢則分坐徒爲主賓迎送寒暄問勞謝勞歌詩而退束修聽其自行貧者勿納生徒嚴憚不敢非僻或有弗率朴而逐之今日師求富東弟子樂諛矣璧記當時子

償暴死子復來償大父與之飲食而反之子曰父死恐負不致復貸矣大父曰尊公已償先大父難也石氏之子亦難大德記當時婚娶但論門閥媒妁定言兩不求備今女家許聘輒索財禮男家既醮乃論資裝稍不如意非過期不歸則婦歸見斥矣漢記當時先伯爲蒙師日立二禮生卯而入塾序行則唱揖酉亦如之課倣誦習畢則分坐徒爲主賓迎送寒暄問勞謝勞歌詩而退束修聽其自行貧者勿納生徒嚴憚不敢非僻或有弗率朴而逐之今日師求富東弟子樂諛矣璧記當時子

過覆護奸利衆而十室九空謀生難而一人三失矣仁記當時同宗有爲御史者過家與親友門不下衆人交讓御史請謝如恐不及卑幼遇尊長道傍拱讓先履令冠人財主駕車乘馬揚揚過里閭芻牧小奚見仕宦輒指呼姓名無忌憚貴賤皆越矣時傑記令先公（一龍父爲雲南宗）嘗爲邑令貴遊通刺不過二指闊大書某拜鄉中往來更不投刺不遇則以土塊題門而去書札稱謂但云某公足下今同室兄弟率用六葉全帖村巷青衣充斥朱函函柬縉紳大夫紅牋錦標芒字百拜矣廷牘記當

時隆冬盛寒家作土坑燒榾柮煨芋薯煮黃蘆父母兄弟妻子圍坐從幼者供具食飲遞進長上今富貴家挾二三騶客或與兒女子紅爐煖閣不省父母之養矣大誥記吾先大父嘗以囷粟應貸粟及囷餘糠坌離之先伯仍以策木平其斛大父奪平木手撻之曰出必多與人不多取今富者設機乃取重利貧人既貸亦不思償矣潮記吾先君魁榜後侍宴長伯父偶失容儀伯父怒呵斥之不敢聲而今或弟強兄弱反見唾詬矣遷記當時民不知訟或訟而枉卽見輸服同室有鬬其不直者咎之過鄙哉龍也此在名山藏一龍本傳中一龍在嘉

靖之季距今百餘年矣世風澆薄人事浮競眞有江河日下之勢其何自而復古初如訖等所云耶

神童一科起于唐而盛于宋其在唐如李泌劉晏皆是也宋元豐間小學生近一千人余偶閱江西饒州府志載宋咸平至咸淳合郡舉童科者五十七人姓名具在而他志概不一及要非岐嶷妙質獨鍾于饒也豈宋時此科多有舉而不盡試試而不盡官者記載缺畧所固然歟郡邑掌故不厭其繁舊人軼事苟存什一于千百良自快意此不得不歸功于始修饒志者

明代科舉甚嚴由縣而府由府而督學最是艱難士子有終身不知貢闈者徐一夔洪武二十　年浙江鄉試錄序言歲貢四十　人省臣合屬郡之士二百餘人是于五人中而取其一也自後弟子員日增而科舉未嘗不嚴家君于崇禎年間三與省試時舉于約有四五千業稱極盛　本朝丁亥戊子兩科去鼎革未久入闈者猶不過二千餘人比年以來竟至萬餘其中玉石錯陳考官披閱日不暇給或以爲科舉濫觴以致率爾觀場者衆也士風佻薄學使者稍事慎擇即羣起而譁之雖

欲嚴不可得矣

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檜書于安撫使者安撫覺之執送檜檜慰勞良厚且界以官客訝問何以不懲而反崇知遇檜曰若人敢假子書必有膽氣吾不以一職驀之勢必南走越北走吳矣韓侂胄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有圍適名帖刺求見座客愕然侂胄匿水心于便室延見之慰問水心進卷中語其人曰此皆某少作後嘗改削矣每誦改語極精妙遂延入書院談久乃

謂曰白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者車載斗量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即日以養親辭歸是亦可謂孝子矣然浩之遊太學也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洪得詩猶有志功名以榮其親者今爲困乏之故棄親遠遊遂致抱終天之恨意若而人者尚可自立子人世哉此越每一念及搥心泣血而痛悲者也

前輩范佩和老而訓蒙里中重其品檄從遊者甚衆余嘗過其塾中見有粘壁五詩未詳何人所作詞旨淺近實小學良箴也爰錄之以示兒曹其一讀書讀書端的要堅心義理求詳口辨音誦過務宜多遍數講來須欲細推尋先經後史工層用作砍行文力遞深片刻莫閑

勤習字窗前時趁好光陰其二坐坐垂雙膝着胸膺狀
貌端然似塑泥常忌一身偏左右莫將兩手弄東西與
朋並坐肱休塞對客同堂足用齊切記膝搖鞾打地最
爲下賤使人低其三行行時體態定端恭莫作輕狂舉
趾鬆怕有崎嶇防跌失恐遭濕滑損儀容親鄰遇着隨
深揖尊長臨前卽後從最是嫌疑還欲避村頭屋角步
相逢其四言言出由來未可輕輕言動輒取人憎尋常
應對須從實親厚相譚悉要真啟口最嫌侵內事閒評
當戒及鄉鄰交頭接耳殊非樣莫逞機鋒樂鬬唇其五

食飲食隨常飽便休不宜揀擇與貪求若當尊席毋先
舉便屬同行務遜酬殘物豈容盤內反餘羞切忌口傍
流好人但是粗知味饕餮從來實可羞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
藥婆穩婆也昔人比之三刑六害人家若能遠之自然
門庭肅穆而興旺氣象亦于此可徵

一暴十寒固其所也

霍冀籍貫未詳曾以御史巡按吾浙通志竟失其名子
孫祖敬齋公之歿霍有祭文時嘉靖三十三年春也論
澤潛先于招覆前一日命學師呼余輩三人入試館面
諭爾等文字好已入彀本道秉公選拔須勤加讀書以

圖上進今秋鄉試有名可卽于本道家中作寓余輩叩
謝領訓而出値應試者林立館前均相歎羨二人爲張
子心琴周子源昌俱已下世余亦年老無能爲矣知己
之感愧無報稱姑記于此俾吾子孫知之也

蒙塾中嘗有繪像二十四孝刻本爲師者每于其徒撤
學時講記一二亦豫敎之一道也子初不知何人所集
家君言江右聶貞襄公爲蘇守時嘗取古來行孝者二
十四人事蹟繪之以風百姓則知其書實始于此聶公
諱豹字文蔚別號雙江正德中進士吉安永豐人仕至
兵部尙書吉郡理學大儒有八人公其一云

青州城內御史行臺係雪宮故址自巡按不差棟宇摧
落余以亞聖棲寓之所徘徊久之因思當時齊都在臨
淄相距有四十里宣王留孟子于此勢不能朝夕就見
一暴十寒固其所也

霍冀籍貫未詳曾以御史巡按吾浙通志竟失其名子
孫祖敬齋公之歿霍有祭文時嘉靖三十三年春也論
次當列林應箕趙炳然下林趙在任亦有祭文其年月
恰以次及霍葢敬齋公三年喪內三御史皆來致祭者

錢塘吳石倉謂　國家歲賦日增日重一行加派遂爲成例卽如今條鞭中所稱九厘銀者浙省共四十萬二千有零本萬歷末年遼餉按地畝加派每畝加三厘五毫啟禎傳祚遼事不支遞加至九厘實爲弊政　本朝平定江南恩詔內原凡有加派遼餉練餉召買等項永行蠲免此順治二年六月事不知奉行者何以仍征也至順治十四年纂修賦役全書奉　世祖勅諭錢糧則例俱照萬歷年間其天啟崇禎時加增盡行蠲免時計臣失于考訂以九厘銀起于萬歷遂編入正供夫卽就萬歷言之所加亦止三厘五毫耳若啟禎時遞加之五厘五毫不當免耶　聖明御宇勤恤民依司會者能刖白言之未有不豁除者況今遼陽爲　興朝豐沛時事與前明迥殊以云遼餉尤宜亟蠲上中下三篇引證前朝章無一人言及因著九厘銀論上中下三篇引證前朝章奏及今日當免之故最詳明而剴切余以當入志書中雖不能見諸實事使人收見之亦或惻然動念也

石倉才學弘贍其作幕前司錢穀特緒餘耳錢糧項款務必根究源流每以各省全書但載徵稅名數而不詳其所始不勝告朔餼羊之感其曰富戶銀者乃前朝洪武二十六年令選取各縣富民充實京師弘治五年題准應天府在逃富戶各省不必勾解每戶每年徵銀三兩解部轉發宛大二縣幫貼現在廂長當差此富戶徵銀所由始也嘉靖二十九年題准行原藉查各富戶果係逃亡節年累僞戶幫貼者自本年爲始每名減銀一兩止徵二兩解部如前收給迨後原戶故絕卽于各府生派浙省徙京富戶五百二十三名該銀一千四十六兩外每兩路費銀一分是也其曰金花銀者夏秋麥米二折也洪武中額收夏秋麥米四百五萬九百十九石一斗零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共折銀一百一萬二十九兩七錢零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祿而各邊或有緩急間亦需之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歲以百萬爲額嗣後除折放武俸之外皆爲御用其曰民壯充餉銀者浙省共七萬四千二百二十餘兩始于明嘉靖間浙有倭患添設民壯派徵工食至六萬九千七百六十餘兩此萬歷間全書所載未知後何以事平未邀放免又增四十餘也其曰南糧者明時原解南京各衛倉我　朝

留爲本省兵糈而南糧之名因之其項下每石有隨船
耗米二斗五升今改爲進倉耗米作正支銷矣又每石
解戶船夫支用米三斗七升五合今每石折銀八錢編
入戶部折色項下所謂南糧八分充餉銀是也但原編
二耗俱已作正支銷而糧米由縣至省船夫解役折耗
諸費仍所不免故每石又有七升五合之編總而言之
正米一石本折三耗共七斗矣其曰收零積餘銀米者
蓋歸其成數于　朝廷而留此零餘于州縣以抵新增
優免之用所以示有國者不與有司競錙銖也順治九

年并米易銀盡充正供意當時西南尚在用兵需餉孔
殷如雜稅之黃蠟芽茶弓改牛角弦箭胖襖褲鞋等屬
各酌量加增誠不得已也又鹽課水鄉蕩價從前加入
地畝帶徵地畝既有荒棄此項亦應隨糧蠲除乃今仍
令親在地畝攤派是現在者與荒棄者包賠矣甚至荒
棄者漸復開墾起科而包賠者相沿不減是一銀而兩
徵大江以南雖鮮曠土然豈無一二也今　上聖明如
傷在抱事事勤求民隱削平僭亂以來蠲租之詔殆無
虛歲總計已不啻數千百萬矣弘仁涯澤從古所無豈

有靳此區區者第此等根由隱弊定須臣下言之方邀
睿鑒耳居高食厚者其亦思千載一時之會乎

過庭記餘卷上終

光緒七年秋七月
巴陵方功惠校刊

濟南七十二泉亦就其現在者而言之其實地下皆水
人家廚竈臨往往掘土爲潭取携甚便無庸外求諸泉
惟趵突最奇平地三穴其水倒湧高四五尺跳珠噴雪
滙爲一池直注華不注山下入清河遊者距泉里許卽
聞水聲如雷近以　翠輦常臨亭臺橋路加意點綴前
有激湍二字匾額係　今上御書後有白雪樓樓非李
滄溟故址後人追慕之乃建於此墻壁間石刻題詠殆

偏然皆二十年來顯宦若曾子固趙松雪諸詩頗有和
其韻者然原唱竟無覓處也余疑此泉誠屬城中希覯
乃水經既不備言其狀而李杜亦無詩是唐以前尚未
顯著當由後代加之人力使然既而聞有善泅者旁探
之每穴果有似箍束者堅滑類銅鐵但其深入幾許不
可測云

本朝浙江省試第一人順治丙戌烏程馮美玉戊子慈
谿王嗣槐辛卯龍游余恂並連捷甲午石門鍾朗已亥
甲丁酉秀水顧鵬連捷庚子龍游張廣益康熙癸卯秀
水張又庚戌甲丙午餘姚徐景范己酉仁和邵泰平
壬子湖州費之達丙辰甲乙卯定海陳錫嘏連捷丁巳
海寧祝琦戊午嘉善葉汝詵辛酉德清蔡彬甲子平湖
人家廚竈臨往往掘土爲潭取携甚便無庸外求諸泉
惟趵突最奇平地三穴其水倒湧高四五尺跳珠噴雪
滙爲一池直注華不注山下入清河遊者距泉里許卽
聞水聲如雷近以　翠輦常臨亭臺橋路加意點綴前
有激湍二字匾額係　今上御書後有白雪樓樓非李
滄溟故址後人追慕之乃建於此墻壁間石刻題詠殆

遇解元必與選茲際側席求賢偏蘄于雁塔一登而不
得與荷橐之列論者謂浙解元率多淹蹇倘有以孝廉
需次選人而竟溘爲朝露者尤可惜也

今之道家有全眞正一二教其事鍊養與服食者爲全
眞其事符籙及科教者爲正一鍊養之說誠可延齡却
疾儒者亦常言之歐陽公有刪正黃庭經朱子有改注
參同契是已科教鄙陋不過黃冠謀食具耳惟服食符
籙其事邪妄乃爲異端之尤古來如欒大李少君張角
孫恩輩自禍禍人良可鑒也然而鍊養不已必事服食

并書符拜臧相輔而行余見士大夫家迷而不返者蓋亦多矣

家君言先世藏一便面乃趙吳興所書七言律詩一首疑卽吳興作也嘗誦之云百歲光陰亦易過紛然人事且無休迷途役役天涯客短髮星星鏡裏秋到老不痊詩酒癖得歡家君言當是閒子旋滅古今愁滄溟東角歸何晚直待金鰲上釣鈎今吳興集中不載是詩故存之

家兄名圻字甸方雅好神仙嘗慕餘杭大滌山之勝又以先世有學道此山者躡屐遊焉宿於山之洞霄宮宮卽李

丁飛濤澎虞景明黃昊吳丁舉進士官不顯虞僅孝廉餘皆布衣諸生詩能窮人其果然乎

高陽孫文忠公承宗家居建一樓顏曰殫忠蓋其殉國之志早已決矣嘗同賓客于樓上談論世事夜漏已深忽空中一震響突來一鬼面長丈許五色具備止不露身狰獰逼座右公凝然不動賓客皆却避於隱處諦視之見鬼張口以赤氣衝公公目光亦成白氣兩道衝入鬼口鬼口遽合尋下樓去賓客既集語公兩光相射狀公竟不知此友人錢武瞻親得之公孫字樸菴者益信正人自有正氣足以驅伏邪魔也

石門祝瑾美名文彥食餼積貢一生不與外務惟事處館

遂致小康嘗自言教學有十益筆之於書其言曰吾讀書志非極猛獨學每至無功家貧不能延請師友則必出外教學萬不可較館資厚薄寧坐在家人不坐館則此身曠蕩一入館中則有弟子羈絆功課責成足不期禁而自禁心不期定而自定是求放心者館也既坐館則必衣冠整飭儀容端謹面目莊嚴言語必擇一爲弟子規範一爲外人觀聽是修身者館也處館之人不得不用功文藝粗鄙出不得手學問荒疎出不得口又況考試升沈世情因之冷煖人倫月旦道路得以批評深嘗此味者不能道也

可懶散乎是懋學者館也凡坐館者飲食自然調勻寒暑不能侵及心無經營絕去逆煎之苦身惟獨宿豈虞伐性之戕是館可養壽也又按時講習不作輟以誤弟子隨宜飲食不貪恣以暴天財是館未始不積德也言乎其小者受人供億以紓家困受人修脯以贍家資稍能持籌益之機杼儉口嗇用可致小富言乎其大者功深得祿學積逢年學海汪洋坐見魚龍變化羽毛豐滿行看鴻鵠高飛歌鹿鳴登雁塔大都是菖蒲先生處館寔可致貴未也其或門牆桃李時飄丹桂之香絳幄淵源幸有出藍之色則又可食其厚報錫我耿光門人之益亦有螟蛉未類不妨負笈而父爲師易子無資何必趨庭而家是域則又可假乎館穀以貽厥箕裘教子之益凡此猶其近者也若夫清齋畫永豈無綿蕞之編摩孤館更深更有焚膏之著述則又可藏諸名山傳至百世所以不朽者在是一一數之是皆非教學可得者哉此其大畧果自己志行高卓東家賢而敬師弟子馴良受教其妙不可盡述宰惟十益云爾哉此非久爲經師深嘗此味者不能道也

仁和金道隱先生（名堡崇禎庚辰進士）當明末崎嶇嶺海間一念孤忠百折不悔永慼時以建言謫戍桂林破後潛投粵東某寺爲僧（名今釋號濟歸）主僧不知其貴官也令其種菜先生欣然把鋤日事勞苦後有同年某開府粵東密遣人物色得之康熙丁巳戊午間來遊吾禾余於施約菴先生講席上見焉時方盛夏先生僧衣面不加帽形甚清癯頭髮如雪出語稜稜猶見往時風骨與約菴先生講格物致知義往復辨論多所發明聽者俱爲心折旋卒於當湖陸氏園弟子某遵遺命葬丹霞山吳子石倉有

望丹霞山追懷先生詩云禪宮誰締搆聞是舊黃門白髮歸蓮社丹心叩帝閽芝薇何處採龍象此空存同首前朝事西南日氣昏事去三朝後身經九死餘有山埋短髮無子表遺書梵唄銷金革香臺想玉除孤臣心自苦不是樂空虛想像虛無裏紅樓接海霞黃封留諫草碧血染袈裟六詔無回馭千山但暮鴉生前曾說法忠義感天花片片硃砂骨當湖葬白蘋留身返故國削髮表先民而我居城北惟公是比隣無由展遺像一望涕沾巾丹霞山屬廣東南雄府石倉言先生手闢禪院已

成大叢林其先此山實一片荒棘也

道隱先生在崇禎時爲臨清知州聞北都陷棄官歸旋丁內艱隆武建國入閩陛見極言鄭芝龍不可恃宜亟棄閩幸楚以楚督何騰蛟兵勢正盛且來迎也隆武大喜謂羣臣曰我得金堡即授兵科給事中以守制固辭僅請勅印聯絡江東義師以行鄭芝龍致書方國安殺之爲陳潛夫解免復入粵永歷仍授以兵垣多所建白以淸直稱人咸憚之與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有五虎之目朝士多攻擊之下錦衣獄幾被

刑死謫戍淸浪衛桂林破旋投茅坪菴爲僧丹霞其後來所闢也五虎八品不同先生其矯矯者

吳門范柳塘先生名昱仕萊州司馬以風雅爲政淸績蔚然余時在陳刺史署中心竊慕焉先生亦甚愛予鄙陋之作頻托人問訊意欲一見因刺史關防最嚴迄格于往還一日于濟南公館猝遇依依之情若有不能釋者余既歸里先生旋擢河南刺史乃專使邀余入幕余以秋試屆期未卽往及書幣再臨又爲方伯郎公所留中心抱歉莫可言喻聊以一詩申謝冀邀慈鑒然鄙人緣分淺薄如此未知他日尙能侍几席否也

予家雁蕩祖宅葢自菊隱將仕由金橋徙此歷世同居迫我八世祖存恕公讓之宗子自營東莊別墅其地據雁蕩之陽以在祖宅左偏故稱東莊雁湖水自來秀橋西南行折而西復滙而東北分流橫陳于所居之前誠吉宅也松澗公復增飾之有衍慶堂北山草堂靜樂堂永思堂先祠奉萱堂節壽堂存恕齋水竹居有竹居山月樓湖南書屋野嘯亭芳潤亭錦雲亭萬玉亭小吳軒來秀軒香雪窩聽月窩惜日所萬年深處閱耕處其餘側厝

小室不可勝數疊石爲山引水爲池竹木森茂助其勝
概一時有東莊八景者雁湖秋月富庄烟雨
錦雲憩午香雪先春清風萬玉壺天一鑑東塘帆影來
秀虹橋也聞溪未築聞溪別業時居此最久祖父孫三
世擅文藻以故名公逸客多來遊寓若華亭朱應祥號玉
華外史舉人江陰卞榮戶部郎中四明張權鄭惟健
濟南陶元素天台謝爌會稽徐
淡吳江吳珽工部郎中汝訥新建蕭子
鵬字嘉興府學教授餘姚戎惠岑昭字畏齋岑貞能
號半閒周仲昕字豫齋吳門史鑑舜江嚴方
若溪閔璐字竹窗江左王芹江東丁鏞
東魯張友竹浮梁無逸姓名無考慈溪沈榮
同郡周鼎姚綬呂愷于
璠嘉興沈琮平湖劉稽字綏軒舉人又有不知其籍者
張震號東園羅麒徐庸韓澄徐
一愚周天鳳方瑜夷陵州守徐達卿
周旦陳訥顯之西洲竹溪
紱軒鳳山靜菴以上六人並姓名無考笠峯閑衲

釋謨皆其人也諸公有詩有賦有記有序有跋並
載家乘予嘗于荒烟蔓草間憑弔遺蹟不勝雍門之感
云

吾鄉沈仲霖先生余母黨至戚應稱表姨夫其尊人于
明末爲三水令旋擢廣州太守王師入粵未卽歸順
性命懸呼吸間時郊壘未平戈鋌載路先生年甫二十
省親念切冒險遠行其在途頻死獲脫者不知凡幾及
至羊城尊人已入圜扉乃日哭泣軍府一時文武大僚
皆感動遂蒙釋放父子還鄉至今禾人以爲美談康熙
甲戌先生年屆七旬値次君原衡表兄官修撰余爲作
介壽引言先敘其文行中云然而摛華振藻固學士之
恆儀砥行敦倫亦儒流之本務倘專言其碩學頎禱猶
偏若乞舉其家修敷揚末罄試詳一節足概千端當
與朝燕京定鼎之年正中憲庾嶺分符之日長江南北
已入版圖百粵東西猶遲聲教親閫眷眷畫熊之轂難
問客路茫茫黃犬之書竟絕維時先生齒方弱冠心切
高堂遂揮涕以辭家還望雲而就道類秦關之逸客窮
聽雞鳴非泥水之亡師頻驚鶴唳荒涼旅次潛踪荆棘

之林飄泊行裝乞食豺狼之穴歷半暮之跋涉讀一日
之團圞形容槁而道路與悲精誠格而神明默相孝子
身經百險幸靚止于鯨波鱷沫之餘孤臣跡越千鄉正
徬徨于閃電驚沙之候頻年朝夕之淚衣袖俄乾連宵
夢寐之通音容猶昨如逢隔世共慶餘生一望鄉關慰
心天地于是陳書故舊請命臺司盡携家室以言歸終
隱林巨而遂養斯則朱康叔行求不已至性固自過人
江次翁遇難獲全眞誠尤能動物于是輦下諸公盛傳
其事且并拙文亦加贊美焉

徐健菴先生廳事聯云泰山北斗仰之彌高金鐘大鏞
叩無不應王阮亭先生廳事聯云一時名士皆從其遊
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不知何人所贈要惟此二先生誠
足當之不愧

胥山之名見于吳越春秋吾禾郡城東有此山舊傳本
名張山以伍子胥伐越屯兵于此故名然不過拳石耳
水經注伍子胥死于吳而浮屍于江吳人憐之立祠江
論者謂是杭之吳山上有子胥廟又名胥山此足當之

上名曰胥山吳錄云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
江上論衡云子胥投于江中何江也有丹陽大江宕錢
塘浙江有吳通陵江按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當在吳
江然魂氣無所不之凡在吳地皆得祀之意者子胥死
後在在立祠則吾郡之胥山亦必因祠得名未必是屯
兵處也

家譜中載五峯陳一初樗老和我愚懶翁閒居八咏謂
當時倡和盈帙並燬于火此詩乃竹所翁名棨所記憶而
屬華亭朱應祥書之者其咏西疇春雨云新雨曉絲絲
西疇正及時林暄鳩逐婦水煖犢呼兒秧短仍含穀花
危樓上登臨思欲揚蟾枝花噴雪兔臼藥飄香曲按霓
裳好盤分玉露涼恍疑仙樂近移簟接相羊柳塘垂釣
云楊柳橫塘口波光素練鋪枕書看翡翠垂釣拂珊瑚
山遠青螺隱江空白鳥孤漢庭丹詔下不肯換桐廬梅
屋聽琴云一榻梅花下宣情在嶧桐冰絃傾海水雪曲
度松風明月當清夜流雲蕩碧空相思不相見拭目迓
飛鴻松亭鶴舞云偶得青田侶昂藏自不羣梅邊寒啄
雪松頂夜巢雲好客傲傲舞鳴皐處處聞北山空蕙帳

莫愧稚圭文花徑鹿馴云花徑來馴鹿交鳴最可聽吻吻宜燕客濯濯慣依庭背負梅痕白蹄沾蘚暈青固知仙骨健千歲　退齡雪夜書聲云一室生虛白羣英列雁行瑤花分縞素縹帙映寒光浩蕩開金帳吾伊出粉牆清朝遵聖教名播戰文場霜林詩意云霜林秋意思遊眺總堪詩杜牧停車處崔郎得句時疎容端可寫清趣本難知最愛斜陽裏軒窗燦陸離八詩詞韻雋朗大有明初四家風致自屬一時壓卷之作故雖遭烈焰而後人猶能道之也

蘇小小錢塘名倡南齊時人或云晉朝歌姬吾郡有其墓在嘉興縣前今賢倡巷以小小名也玉臺新咏有錢塘蘇小小歌云妾乘碧油車郎騎青絲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故爲錢塘人其見于古人吟咏者韓翃詩錢塘蘇小是鄉親白居易詩教妓樓邊道姓蘇又云柳色春藏蘇小家又云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又聞娼妓嚴郎中詩云但是人家有遺愛就中蘇小感恩多溫庭筠詩蘇小丰姿迷下蔡李商隱詩蘇小小墳今在否紫蘭香逕與招魂宋林

景熙蘇小小墓詩云歌扇風流憶舊家一丘落月幾啼鴉芳魂不肯爲黃土猶幻燕支半樹花題下自注云墓在嘉興縣西南六十步然小小在杭州已有二墓一在鳳凰山舊州治後一在西湖上相傳孤山西陵橋側土堆卽是究未知何者其藏眞處也噫古來義烈之夫常不能保有封爵此一倡耳乃傳其抔土非一處且眷眷不已好德之不如好色詎不信然

先君言向有家藏張南山復陽畫卷題曰江山清勝圖蓋自松澗公遺傳已七世矣項孔彰見之賞玩不釋手因携去十日乃還鼎革之際竟爲亂兵刼去眞是恨事幸畫上題咏先君最愛之嘗手錄一册今畫雖不存讀其詩如見畫也南山詩云偶來山水窟風景畫圖開浩浩春如海乾坤造化來漁舟風裏棹農畝雨中耕山水終身樂功名一羽輕雲裏三間屋山前數畝田日長無箇事松下枕書眠白日無人到青天有月來江山圖畫裏獨立釣魚臺山色無今古潮聲有去來海門紅日上翹首望蓬萊又題云右江山清勝圖暇日爲陶義門寫或作或止布置景物經三月功始畢意匠甚愧不工殊無

斧鑿之氣凡爲之子孫者宜藏之勿輕與人也已卯冬
至日南山道人識于小蓬軒劉緩軒稽嘉詩云大江之
長萬餘里并包漢沔該彭蠡縈遶東馳莫能止沛然會
合滄溟水旭日麗天風不起舟船容與畫圖裏篙師無
愁舵工喜唱歌船頭徹船尾朝發江城暮江市魚蝦肥
鮮酒香旨萍水相逢盡佳士江行行樂有如此沿江子
山復萬山青峯翠巘照眼寒水波跳沫霞彩丹滃滃縹
失一字眞奇觀狂豪日來觀其瀾知水有本猶天寬我將
高張十幅帆遡流乘風接飛翰遠認巴蜀識襄樊勝地
遇之卽盤桓石臺瞰江固且安會須坐此持漁竿子欲
從我諒非難有願尋約指一彈酒船艤在蘆花灘與子
長嘯烟波間張笑菴錫又字叔昇詩云茫茫堪輿無終極觸
處江山誰徧識踏破青鞵汗漫遊空使浮生役行役君
不見當年司馬子長遊山川勝概窮冥搜酒魂文思浩
無敵笑魄天地如蜉蝣又不見浣花拾遺杜陵老半世
功名值天寶劍南流落騎吟哦隴蜀間關發懷抱何如
逍遙紫府羽袍仙蟠桃醉啖三千年金壺墨瀋隨手撥
氷綃咫尺生雲烟雪濤洶湧通巴蜀荆揚雲樹三吳續

沙鷗水鳥釣魚磯白雲紅葉樵人谷雨笠烟蓑東作勤
老盤在阿棲隱君熙熙皞皞開壽域長年樂育光天春
無限江流歸眄睞欸蕩魚龍涌大塊濯纓豈無孺子歌
瑤笙屢見飛仙載澄波渺渺浸遙山霧嶂烟巒縹緲間
芙蓉掃翠蘸秋色蛾眉遺黛分螺鬟山耶江耶極清勝
靈秀細縕符泰運幅員何必論西東漸被從教遘堯舜
義門猶子松澗生青年文采瓊華英觀光南北負豪氣
酒酣擊劍雙瞳明索我長吟發清趣珠玉相輝誇七步
臨風安得謝宣城同咏澄江如練句岑某琬會稽人詩云古

披觀足感發永懷三數公松澗近得之寶愛　清風我
題南山筆敢冀相流芳誰能鶚書薦置之蓬萊宮張某
權鄞縣人詩云南山道人工墨妙丰神颯爽天機到興酣揮
灑手不停坐令屏幛開光耀萬里江山隨意成工與造
化爭崢嶸峨眉洞庭天下壯蓬壺赤水毫端生輞川風
韻久不作廣文標致亦蕭索先朝巨筆三數公道人驅
駕森頭角我亦平生重毫素掀奇覽勝窮朝暮醉來點
筆爲君題席上時時捲雲霧周桐村鼎禾郡人詩云劉郎詩
句清於畫萬里江山一傾寫南山不是丹青人筆花濡
墨淡生春等閒皴散氷無迹家數自成聊戲劇釣臺東
望海門低天目山前雲樹齊多少峯巒藏不得剪入鵝
溪染成碧誰家縛屋長松下急澗飛來曲闌外云是柴
桑幾葉孫性不嗜酒天吾存早年嗜書展卷若
睹千金妹莫謂劉詩少妍媚畫裏得之增爽氣某山某
水窮探索縱得閒情亦艱僻不如放浪一扁舟直下嚴
灘成漫遊北苑南宮如可作停棹鷗邊與君酌問渠雲
夢吞幾何吾家詩法吾敢歌豈曾崖岸生風波要知詩
畫同一律貴在天成神助多朱玉華應祥華亭人題云南山
道人讀老易參同之餘運心于神州勝境假縹素墨瀋
爲潑掃之作眎方喜翁大得師法然皆不以形似直寫
胸中奇趣云爾江山清勝一局爲東莊陶義門作蓋得
意筆也劉綉軒博士詩雖爲圖作頓挫老成出于雲烟
點染之外非身歷其境者不能欲引與和之卷無餘楮
疑舫桐村別字詩以評之是矣諸君之作鵬騫海怒亦自可
愛書以誌之觀諸公詩則南山之畫之妙可知觀玉華
所題則諸公之詩之妙亦可知矣
余遠祖菊隱公當宋末以義兵保捍鄉閭功德最著里

人感之至立祠歲時致祭嘉靖間薛方山督學浙江纂
輯通志載之人物云陶菊隱嘉興人以號行今失其名
德祐末元兵南下菊隱聞勤王之詔散家財招集義兵
以拒元謁文丞相于軍宋亡遺士流寓者多以爲依戒
子孫勿仕元當時有同邑趙孟僩華亭有殷澄稱秀州
三義越近閱新修志載入孝義中第謁文丞相事削去
不知主筆者是何意見也宋文憲會爲菊隱公作傳其
手書墨蹟歷世珍藏明末竟燬于火今文憲集中不載
是文先君謂審其文筆斷非僞作因錄之左方聞潛溪

集舊板已亡冀續鐫者採焉

宋將仕郎菊隱陶公列傳　金華宋濂譔

有宋階將仕郎陶氏號菊隱者其諱字失傳其五世祖曰十六將仕其先由沛而遷浙之永樂鄉金橋是爲陶之始祖始祖而下曰十二將仕曰七十一將仕曰九十一將仕世受宋官有勳當時菊隱天性忠厚篤于親而信于人德祐末國步日蹙元兵下江南所至之處民被俘獲及死徙者甚衆公獨奮然以一身狥國盡散家貲團結鄉民爲義兵以保障一方元兵不得入境由皋亭而去衆賴以安以功授將仕郎已而宋亡版圖悉入于元公卽謝事屏居金橋初以草墨屯聚鄉兵之故其地當要衝不可以久處遂遷于雁湖買田築室爲終老計作堂名忠孝以示不忘于宋作書樓聚書至二萬餘卷雖擾攘中不廢文事四方賢士之流寓者多歸之作書院以居晚進嘗以陶之先有靖節徵士者恥臣他姓托菊以遂其高隱之志因以菊隱自況時人亦以是稱之配王氏稱十一孺人思賢里右族有賢德生子一君疇公教之一以忠孝爲本盡以其所行于家行于國者授其子也嘗以世受宋恩戒子孫勿仕元以辱先世由是其子若孫世世守厥先訓作堂必以忠孝名之年若干歲卒葬于洛山

太史公曰忠孝人之大節也當宋季擾攘元師自此而南主兵守土之人納欵迎降之不暇而菊隱以一布衣獨能爲國舉義以扞衛一鄉其忠肝義胆可貫金石及宋社旣屋猶能眷眷不忘宋恩作堂必以忠孝爲名教子孫必以忠孝爲法用是天祚厥胄益昌謂非其餘慶歟子故述其行而爲之傳韓退之云無亦使其無傳焉

往余客京師與嚴叔子徐安敘壽謀常聚于酒爐茶館間各疏都下事物見諸吟咏海昌揚次也亦來相會所賦獨夥如水車關鶴鶉撲滿鞭陀羅鐵哨子金魚燈走橋模釘兒黃芽菜鐵脚太平鼓倒刺踢石毬插秧歌紙旛錢冰船等篇並爲好事者傳誦是時次也年甫弱冠

吾鄉水西寺相傳唐宣宗會隱於此有詩云云載在郡

志人以宣宗隱事于史未詳疑其爲僞偶閱錢塘倪魯玉神州古史考載昌化縣西八十里有大明山亦稱宣宗隱處及卽位建寺勅號大明山半有瀑布泉宣宗與鹽官悟空禪師咏此泉詩曰穿山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之曰溪洞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按舊唐書宣宗本紀帝生於大明宮山寺當以此得名史言其初封光王歷太和會昌朝深自韜晦其行遊南方江湖間或信有其事也

今人好鬬葉子名曰馬弔相傳明末院妓馬湘蘭所製

或曰不然以四人共事取馬四足之義其說近是然聞前朝士大夫家百或一二能之比來幾于街談戶習間有不解者呼爲俗物少年子弟沈酣于此靡不廢時失事以有限光陰而坐銷無益之戲詎不可惜其或罄費財物以致家庭骨肉間遂生詬怨此尤不祥莫大焉余幼時亦復不免幸未爲階嗜旋卽悔悟每念向日鬬葉工夫不知拋却幾多書卷宜乎下蒙終其身也書此以誌吾過

錢塘杜子恭名炎晉時人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刀其他事靈效類此孫恩父泰師事之具得其術恩之謀反或由此歟然當時者飲慕甚衆如沈約先世有名警者亦執弟子禮于子恭而孔稚圭父靈產至過其墓遙拜之究未知子恭道術果何似也

主考一官所以登進人才供 國家用其姓名宜有記載而各省通志概不一及余嘗搜訪前明典試吾浙諸公竟十不得二三幸 本朝開科以來尙能記憶因備錄之留爲異日鄉邦掌故云

順治

丙戌正劉正宗前庚辰進士章巨人

副杜立德前癸未進士寶坻人

戊子正陳 熾丙戌進士孟津人

副董篤行丙戌進士洛陽人

辛卯正蔣 超丁亥進士金壇人

副李人龍前乙卯貢士深澤人

甲午正熊伯龍己丑進士漢陽人

副許作梅前庚辰進士新鄉人

丁酉正張瑞徵壬辰進士山東新城人
副史彪古壬辰進士湖廣郴陽人
庚子正張貞生戊戌進士廬陵人
副汪之洙　貢士遵化人
康熙
癸卯正李儀古己丑進士任丘人
副李鵬陽　陝西富平人
丙午正張玉書辛丑進士丹徒人
副劉廣國己丑進士安福人
己酉正吳愈聖壬辰進士晉江人
副段昌祚丙戌進士濟源人
壬子正沈　荃壬辰進士華亭人
副姚祖頊戊戌進士宛平人
乙卯正徐秉義癸丑進士崑山人
副王　垓己丑進士山東人
丁巳正王尹方癸丑進士山西人
副丁　泰戊戌進士山東人
戊午正項一經己亥進士湖廣　人

副李鴻霪辛丑進士山東新城人
辛酉正湯　斌　人
副于覺世　人
甲子正周繼曾　人卒于途不入闈
副蘇　俊丙辰進士武城人
丁卯正熊賜瓚丙辰進士湖廣　人
副劉　迪丁未進士四川　人
庚午正張希良乙丑進士湖廣　人
副王　謙　永平人
癸酉正顏光敏戊辰進士曲阜人
副司　鋐丙辰進士北直寧晉人
丙子正袁　佑己未薦舉弘博河南　人
副唐孫華戊辰進士太倉州人
己卯正史　夔壬戌進士溧陽人
副覺羅滿保甲戌進士正黃旗人
壬午正傅作楫　舉人四川　人
副阿爾賽
余編浙省解元歷科主考備列於前

青烏家術歷有徵驗但無精識神鑒如楊其人耳余家祖墳係劉誠意未爲佐命時所定今堪輿家所圖陶家鶴嘴墳是也以地形似鶴嘴故名當點穴時誠意問余祖曰欲富乎欲貴乎欲長久乎余祖沈思良久答曰願長久遂定今向寒族從宋南渡代有衣冠至元以隱德聞洪永以來子孫亦復蕃衍遂以儒苑世其家終明代中甲乙榜者十有二人惟　本朝六十年竟無登一第者然青青子佩屈指三十人左右率以爲常其餘長幼亦皆謹守家規無敢踰閑蕩檢爲西浙清門之首長久之應洵不誣云祖墳之旁有周姓者其先見誠意爲子家相墓亦以是求焉誠意問爾願何若其人曰願世世止一子相傳自耕數十畝田不他徙不遭橫禍足矣誠意去余祖墳半里許指一穴與之其家至今如其先世所言誠意之術亦神矣哉

記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人多以父子相承爲三世謂其代傳之業必能精鍊爾余竊嘗疑焉古之名醫多矣若滑于意華元陀孫思邈許智藏輩豈無授受然不聞其世習醫也後見經解謂通三世之書其書一曰針灸

所以祛疾者二曰神農本草所以辨藥者三曰素女脈訣所以察症者醫家必透徹三書始可行其道而不至于誤人也此說良是不知前人何以既明載之而復非斥之以致誤解至今予讀宋文憲集有贈醫師葛某序亦主三書之說其辨論最確是可據以折衷矣

七情者喜怒憂思驚恐悲也過則皆能死人人多謂喜何至于死余曾見元許左丞有詩序云灤陽驛東北四十里有雙塚世傳古有久戍不歸者其父求之適相遇此山下相抱大笑喜極而死遂葬于是俗因謂之喜逢口亦猶望夫之有石也今皆誤逢爲峯爲居庸關外最險要地又予族祖親蘭公以布衣教二子仲煦叔照並成進士旋爲顯官一日仲以御史清戎福建復命叔以廣東僉事賞慶賀表赴闕便道省親過錢塘兄弟相會遂聯舟而行抵家已不遠矣親蘭公得報喜甚忽嘆曰吾死瞑目矣不踰宿而逝觀此信知喜亦不可過也七情惟憂思致死猶緩若喜怒驚恐悲旦夕之間皆能殞命此發而中節所以爲情之正也與

民間一產三男例得上聞給以粟帛蓋以爲人民蕃息

之徵近閻邸抄大約在西北諸省居多東南每不及十之二此亦可見風土厚薄之分按後趙石勒時黎陽人陳武一產三男一女武携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勑以爲二儀諧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彩四十疋賞賚當始于此宋時凡產三子四子者不必皆男並許奏知至明乃以三男爲例過此便不爲美事如漢安帝永寧中南昌有婦人生四子時以兵氣禍起蕭牆後四年果應則其非瑞明矣又河汾燕閒錄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陳后山叢談景著稱余棲跡　京師不爲不久僅流連子金鰲玉蝀間煙波蕩漾花柳紛披魚鳥之屬皆得自適其天此水直通太液聊一寓目而已若瀘溝往來並在日中其餘諸景自愧無濟勝之具又以短顧不克登高望遠囓屐之興遂無由發眞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也雅人聞之當發一笑

郷城民有二十一子而孖生者七北窗雜記成化閒閭喜縣民鄒亮妻初乳生三子再乳四子三乳五子嘉靖初京師民米鑑妻二月十一生一子十二生一子十三生一子萬歷　年先會王父通守鎮江民閒有一產五男者其家日富家君言天啟閒范工部汸夫人得一女四閱月矣又生一男是年范進階一級其果妖耶祥耶又莫得而辨也

父母合葬禮也孔子防墓尚已後人閒有分葬者蓋惑于堪輿家言謂一墓止可容一棺且有善地得以兩占

風水然此其茫渺不可知者也身爲人子使吾父母睽隔魂魄不得相依心又奚忍或援舜葬蒼梧三妃莫從而柴陽葬父于崇安葬母于婺源先儒亦有行之者不知禮制于周公舜之時猶屬未備若柴陽必當日事會有所阻難未及改遷耳安可遂援以爲例哉

燕都八景始于元時所謂瓊島春雲大液晴波居庸疊翠西山霽雪玉泉垂虹薊門煙樹盧溝曉月金臺夕照是也明英宗增其二曰南囿秋風曰東郊時雨遂以十景著稱余棲跡　京師不爲不久僅流連子金鰲玉蝀

間煙波蕩漾花柳紛披魚鳥之屬皆得自適其天此水直通太液聊一寓目而已若瀘溝往來並在日中其餘諸景自愧無濟勝之具又以短顧不克登高望遠躡屐之興遂無由發眞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也雅人聞之當發一笑

明嘉靖間家一菴公照會爲陝西行太僕寺卿所有勑書失之已久後人謄稿猶存勑云國初設行太僕寺提調比較都司衛所官軍馬疋查究奸弊職掌最重後該兵部奏准照太僕寺點閘京營馬疋事例而行奈地遠

權分軍職官員往往抗違欺謾以致官擁虛名馬政盡
弛近該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奏稱陝西都司衛所
及延綏寧夏各邊營堡官軍騎操馬疋瘦損倒失數多
皆由管軍官員不能嚴督餵養或扣除草料侵尅馬價
濫撥私用以致損傷及至追補之際又將不堪馬匹高
價勒買靠累軍人奸弊百出乞勅該寺官員查究等因
今特命爾照京營事例每年二次前去徧歷該管衛所
營堡將一應騎操馬匹用心點閘嚴加比較瘦弱者督
令加意餵養倒失者責令依限賠償各邊官軍下班回

衛一體點閘比較年終具奏造冊以憑憲稽考其罰俸罰
馬降級點革等項悉依該部奏准事例仍先備行曉諭
遵照施行軍職官員敢有仍前作弊及抗違阻撓者輕
則量情發落重則指實參奏若守備分守以上官號令
不嚴以致所部官軍損失馬匹數多者一併參奏仍聽
督理馬政官調撥稽考鎮守等官不得故相阻撓以致
誤事爾受茲委任必須持廉委公殫心竭慮務使馬匹
肥壯可備戰守倘有旌擢以酬爾勞如或因循怠玩互
爲容隱虛應故事無益地方罪不輕貸爾其慎之故勅

觀此則當時職掌可知是官設于洪武之末凡四處山
西北平遼東與陝西也

令甲民間失火僅予杖康熙間上海有一民將移居行
李已去過半忽失火延及鄰居鄰人憾之訟其空室故
爲放火此當得死罪民泣訴火發油布中已實無與縣
令不能決遂上之太守余時在郡署謂司案牘者曰晉
時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所致宋時眞宗陵災火亦起
油衣中未可謂無其事也及庭鞫其人極口稱冤乃從
常律

辛巳六月陳宿峯刺史邀余登州之行偶咏其地古蹟
排律一篇題于驛壁適學使徐公名炯字章仲按登見焉呼
館人問之曰三日前萊郡署中一客所題也徐公一見
刺史即問余姓名贊美是詩不置口試事竣遽承枉顧
并索余平日所著詩文後復折簡相招余性最懶應接
然頗有知己之感亦欲一往適有傳言報謁之後當必
有贈余憮然曰大人先生不惜齒牙餘論獎提後進誠
盛舉也若以此損其清俸不惟某近于沽名好利之爲
鄙陋已甚且使居高位者亦難乎其爲折節也遂不赴

然此意竟莫有達于徐公者

寓牟浹旬有懷古蹟隨所見聞漫紀三十四韻

坤維雄北鎮坎德盛東溟祝融當分土虛危應列星
遙關橫塞紫疊嶂入天青拱衛神畿勢包羅異域形
巖譙懸鼓角怒浪激雷霆竹島搖雲施桑津躍火鈴
迴環猶斥堠出沒盡仙靈接塢林如蓋浮波船若萍
月祠遵漢祀采碣紀秦銘虎阜朝霞合魚梁夕照停
飛樓蒸蜃氣絕壑墮鵰翎地藉鹽絺利家饒蚌蛤腥
石龜歸暑候陸機詩石龜常懷海陽雁下沙汀郭外喧雞犬洲
邊富芃芩閣懸風浩浩巖漏水泠泠可是崑丘境無
疑伯益經提封眞壤錯蓄產亦淵渟義士田橫寨童
男徐福舲騎騄良渺莽牧豕未飄零保社尋劉寵爵
棲慕管寧征遼勢濶遠蹈海跡沈冥鰲釣終何得牛
歌尙可聽蘇來官五日盧去井千齡轅固儒空老淸
于醉不醒松堂堆暮靄東坡有孫李墓聚村伶宋太守李詩
帥中墓在
臙脂岡昔化熊原鯀羽山縣殛處也今歸
暑妙少保諱懋第時侍郎諱繼光左氏豆邊馨刺史議建公祠冷落唐朝
利郡城開元寺建于唐明皇時余嘗游焉摧頹憲府廳先伯祖曾防撫登萊今使院已

毀于人倫多許郭族望比譚邢遂矣烏胡成悠哉鏡石亭虬奇披記載訪古走郊坰陋已識窺管愚應哂挈瓶沈灰消浩劫擊水啟幽扃瓜棗如堪覓長依不死庭

過庭記餘卷中終

光緒七年秋七月
巴陵方功惠校刊

過庭記餘卷下

繡水陶　越艾村著

順治九年禮部題奉　欽依條約八款頒刻學宮名曰卧碑前明已有之共一十二條始于洪武後再爲刊定大約就會典律例與學政全書所載而重爲提揭者今于明碑中止不許上書陳言相同他若遵傳註正文體禁冒籍嚴出身端師範朔望講書定歲貢恩貢及三場試藝皆不入條欵訓詞無多而精嚴簡要所以誡飭士子者備矣特錄于左

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收養賢才以供　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　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于後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爲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致于危亡　一生員立志當學爲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　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員居心思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爲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當思省　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衙門不可輕入即有切已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親自干與人詞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證　一爲學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員當敬身常當思省若果心善德全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容再問毋妄行辨難爲師亦當盡心教訓勿致怠惰

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

吾邑蔣石林先生名之翹又字楚稚　高隱士也博學工詩好遊兼喜購書家于閶溪與我族人最相契洽歿後子貧甚藏書率多散去并訪其遺稿亦無之吳江顧翁茂倫百名家英華之選亦深爲致惜僅于蔄能始石倉集中得詩四十六首皆甲申以前作又從沈璽菴處收其剩餘十五首如是而已顧翁謂其詩多劖刻不隨時尚獨往

獨來余舊兒其爲原眉族伯作砂壺銘八章云范乎而陶乎而吾以與酌乎而一八醉我醒八甘我苦宜寒宜暑是曰壺父二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注之不盈酌之不涸三非玉非石如金如錫不可以挹酒漿迺涓涓不塞四堅者質虛者德能濡人以澤維君子之則也五思有遷德幾微是防勿汙勿窳厥聲孔彰六色其緇而馨其歐而幽對是宜肉食者鄙而七水火相戰風濤乍激一與君晤聲閫俱寂八此亦在英華選中古意可掬族兄次宋最愛其詩見卽手錄今已物故當詢之六皆諸姪也

今向秀才家問以十三經廿一史名目概屬茫然間有能道之者亦舛錯可笑余大兒永錫九齡便能歷數蓋得之大父之口授惜甫十歲而殤余後遠遊不能舉以示諸子因筆記之十三經者易詩書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孟子孝經爾雅也大學中庸以在禮記中故不與焉廿一史者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後周書李延壽南史北史于志寧隋書宋祁唐書歐陽修同脩歐陽修五代史脫脫宋史遼史金史宋濂元史也

今郡庠西南有稱鹽運基者以明時爲鹽運分司公廨其地本吳越時蘇州刺史曹珪之宅後捨爲寺號羅漢院入宋改爲招提嘉熙中鄧州金鶴雲僑寓寺側夜聞女子歌曰記得一曲値千金如今寂寞古牆陰秋風衰草白雲深斷橋流水何處尋排闥入與金合臨別贈以金女潛然曰妾曹刺史女也已得仙術但凡心未除終與君會夾山耳鶴雲後爲縣令卒峽州後鑿土得石匣

古琴有金鑿焉事載雪審紀異中珪之父爲監鎭信吾郡祖城是其所築今去郡二十里許有曹王廟者本祠信後殿所謂太子者卽珪也人多以爲武惠陸應暘廣輿記亦因之殊謬第信未嘗封王珪又何以稱太子至以豎子肖珪像凡謁廟祈嗣者遂以香投擲謂得弄璋可發一大噱豈以武惠有提印事遂傳會之耶按彬下江南止于金陵浙西一帶並未兵臨不知後人何憒憒乃爾

前明成弘間趙公友梅名昌不知何許人予六世祖聞溪

公及兄漁村翁並師事之嘗以紫石硯贈漁村爲別兼
系以詩云相處僅三春嗟今學業新讀書方解義處衆
每親仁愛爾年華富憐余道氣眞儒家惟此硯未許妄
傳人時漁村翁年方舞勺也其題陶東庄墨竹二絕句
云曾向家君拄杖看清風蒼雪滿林寒憑誰譜取今韶
樂翠管參差語玉鸞上林二月正春濃萬箇簣簹雨露
中分得幾竿三徑裏便看新翠滿簾攏亦有韻致又孫
約之名滕自署燭湖後人餘姚人乃高高祖少愚公師也
有祝漁村翁五十壽詩云花柳芬芳日正遲漁村初度

値斯時是非從此無庸檢天命于今自可知玉軸新詩
來洛社瑛盤異果降瑤池膝前更喜麟兒俊擬折蟾宮
第一枝曾伴仙人問九還丹厓小隱在玄關坐依瑤草
春風暖笑指碧松暮景閑鏡裏流年添白髮爐中大藥
駐朱顏養生自謂稽康論浮世虛名一笑間漁村翁孫
公和公亦屬受業至其得子得孫孫尙有詩是在余家
最久先是閻溪公及孫文詞意淒婉載在家乘中
于此並見古人風義之厚而祖宗學問淵源亦可概想
萊陽左蘿石先生懋第忠節直與文山比烈余在登一月

求其片紙遺蹟而不可得錢塘吳志上偶于市肆中買
得一扇乃先生手書也以示余筆法精妙詩亦甚古因
錄而還之其詩曰湖絲細輭嬰兒髮水光灩灩春雲潔
憑將聖手劈秋毫巨斧劃開枯桐節十日一眼九日眉
幻出白毫光滿月衣摺瘦健貌淸古筆墨無功畦徑絕
白描設色種種工活奪龍眠與松雪橫見側出燈取影
有意無意鴻泯滅絳州涪化老定武鐵鋒摹出無差別
誰能紙上卧王濛要使膺充走殷鐵堂上傳示色生動
四坐欲言歌無舌唐鈞森緊損精神 宋繡阿那少筋

骨長卿秀句奪雲烟佳兒指上現青蓮一家淨侶團圞
語大勝詩人王輞川長卿內子無如氏繡佛及諸人物
行楷精絕詩以紀之三晉左懋第書于閒閒閣
唐六如沈石田與余先宗祖多交好相傳二公每過余
家必留連旬日因是贈移墨跡最多今無一存矣家譜
中載唐壽漁村翁詩云麗日遲遲啟艷陽茨芬斫玉佐
霞觴歲書甲子初周數銀海瞳神欲並方小網春村漁
白樂瘦筇晚塢步殊康百年塵世須臾事願祝桑榆入
燕鄉膝前紛亂絲衣明花底駢闔畫鼓聲一歲仲春逢

誕日六旬遐壽祝長生紅旌曳竹檣牙迴綠酒浮山珧面平要問流年多少算蓬萊仙籍已題名沈題漁村漁父圖云吳江本澤國漁戶自成村楓葉紅秋屋蘆花白夜門都無三姓住漫可十家村熟酒呼兒女分魚集弟兄不憂風伯橫惟憚水衡煩鷗趁撐船尾蟹行穿屋根怡然樂生聚此外復何言魚莊蟹舍一叢叢湖上成村儼畫中互渚斷沙橋自貫輕鷗遠水地俱空船迷楊柳人依綠岸隔蒹葭火映紅全與吾家風致合草堂曾有此漁翁又題有竹居閻溪公書室也云松江東來三百里有竹

便爲君子鄉碧雨一林春滿地琅玕千箇過人長二公吟筆絕佳此數詩猶未爲出色然決非僞作也

余家先世有與陳氏聯姻而作婚啟者啟云寒冰未渙旭日初升恭惟閣下英聲拔萃盛德守恆遯跡地仙翠釜頤親之志姻恩天詔錦衣觀國之光太上長表式鄉閭壯哉華胄碧微士紘歌彭澤否矣微宗念賢哲之明夷諒慶源之無妄在昔良隅坤位貢依桑梓之陰于今革故鼎新復締絲蘿之好雖蹇修傳言于左右實乾造作合于宮其矧異女繡閣解圖素習姆師之訓而壺男

瘦歲晚心期我獨眞竹杖芒鞵他日事矮墻茅屋大江
濱四曰癡兒公事鬢毛改空谷晚花冰雪漫欲拉高人
携濁酒共隨流水振吟鞍芳時易失翻成恨習氣難忘
喜耐寒莫怪東風貪結子調羹商鼎正須酸五曰雪積
霜凝壓不斜分明江上惱年華半枯老樹自生意新出
兩梢都着花看影怕教殘日落留香長欲峭寒加春風
無限孤山夢獨木橋邊是汝家六曰絶艷孤芳世共稱
評香評影昔人曾不妨今日比西子更恐前身是漢僧
花早却教春漏泄樹高猶覺氣憑陵海棠芍藥非吾事

對爾吟詩老亦新七曰不用東君着意栽水邊林下忽
花開仙人服玉瘦逾好神女弄珠閑自來雪意已驕仍
未壓我頭將白故應催繁華轉眼成消歇羌笛般勤更
莫吹八曰絳寒迎臕小寒前看到春和破未全難進似
堅君子節爭先應避艷陽天偶霑宮額元無意獨伴山
翁似有緣茅屋玉堂清絶處癯然風骨似神仙九曰壺
冰標格玉肌膚俗子難當絶代姝已借雪消供薄祿更
煩金縷簇香鬚瀟湘君子有風契山澤儒仙無此癯領
畧春風何限意一枝隨分草堂孤十曰亭皐無賴故垂
垂朝夕催霜入鬢絲楚水吳山空悵望郊寒島瘦日應
支未論鼎鼐調和事且看山林玉雪姿白眼向人渾冷
淡可能消受此翁詩太守諱霖字用濟又號淮柏山人
子于丙子秋杪因新守未來偶過署中偏覽舊蹟古木
幽篁映帶巖壑郡閣後尚有老梅存焉豈卽徐公之所
咏歟因憶許荼伯嘉山詩云不因五馬忘巖棲疊就芙
蓉小苑西隱隱山林在城市深松細雨嘯黃鸝其景象
正不減舊時也

今京東五牌轉運率用驢挽船人以爲異不知元時已
有之馬臻舟次楊村詩云前望同舟遠不分打頭風急
御河渾蹇驢無力緯船纜行到楊村日已昏葢可用之
于車轎卽可以挽船也

古人于祀先之禮最爲愼重葢秋霜春露惻焉動懷誠
有大不忍于中者先君于祭時預誡子婦饌必豐潔凡
設位進獻儼若生存當徹猶依依席側若祖宗飲食未
竟然冥錢親自數折分代次焚之嘗誦明太祖御製祝
辭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孝孫某同闔門眷屬告于
高曾祖考妣之靈曰昔者祖宗相繼積德累仁貽厥子孫懷抱提

携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暖增減衣服撙節飲食或憂近于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罹于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爲報茲者節屆 春夏秋冬 天氣將溫熱涼寒 追感昔時不勝永慕謹備酒脯羹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尚享語質而易曉蓋當日以此頒行天下士庶皆得用之最是發人誠孝之念今已同杞宋之無徵矣然聞先朝自隆萬以後已寂無聞也

余于戊午省二叔父于饒郡舟泊昌江更餘忽聞衆舟喧聲如沸急詢之云見岸上二虎已過矣同舟有一安義人因言其鄉數年前虎患甚劇白晝遊行村市間傷害無數禱于神如故設機穽制之終莫得也最後斃一虎剖其腹胎中有七子逾年其患方息向聞虎止生二子若三必有一豹七子之說余不之信後閱安義志果然乃康熙癸丑年事此亦虎之妖也

予家有二祖墳久不祭掃者一在本邑之金橋三呂墟地名苗蠻先時故宅即在墓右菊隱公以上五世皆葬此舊有墓碣十之已久今共爲一丘聞先人言子孫過此拜奠者歸輒病因是春秋祀事遂廢其一在杭仁和縣之洛山東南麓中葬蘇太公提舉左葬菊隱君疇二祖右爲宿正大師九十一將仕女安道師菊隱將仕女明眞師君疇公女三師並爲女冠于計籌山崇福宮各自爲丘里人並稱陶墳按金橋之墓已有菊隱公矣而又葬于此豈其一爲衣冠之藏歟蘇太公者杭人九十一將仕外翁也故菊隱公父子曾徙居依之其地名石灣去洛山七里乃允中公昆弟既歸雁湖石灣之宅命家人居守與以山場田蕩世奉蘇

今世人家以子稱母如赴書祝文署主之類多稱某氏蓋以爲氏故姓也稱某氏者猶曰某姓故可無避不知古者婦人皆有名明初尚然其不避氏也宜矣近來婦人既無勅封字樣冠之亦復何礙此亞子三兄嘗爲子言之最協乎情理者也

予六世祖孝廉公諱熙字時雍碩學閻修爲浙東西所推重家于閒溪學者因稱閒溪先生詳見唐六如墓誌平生著撰甚富惜盡燬于祝融氏僅家乘中載詩數首并載其歿後親友哀輓之章姚江翠峯柏詩云一代文章伯遐登白玉樓周元鍾字雪松不知何許人詩云浙右文章推獨步斗南名與重千金書史五車存舊業文章千丈焰青光至孫滕亦餘姚人也祭文言其立身履道蔼然儒宗比諸孔門游夏之徒作爲文章布帛菽粟刊落陳言務有歸宿人寫其餘唾手科目其爲時彥服膺如此迄今幾二百春秋流風餘韻猶令後人慨然興起也又姚江岑良能別號半閒岑東新亦有挽詩而東新則公門人也詩云聞溪風浪急都作斷腸聲詞更淒切

吾禾郡守史公諱載最有清節性亦剛方豪右側目時多盜擒獲即斃杖下于是奸宄屏跡民賴以安壬任數追稱某氏審矣然則當如之何曰有爵者則稱皇清誥君誌妻則稱亡妻弘農楊氏歐陽子銘婦人多稱氏而于母則曰鄭夫人石林銘祭母則曰皇妣太夫人祭文王介甫誌婦人亦多稱氏獨王夫人墓誌銘題不稱氏則以已之姑也姑且避之又何況于母至君前臣名乃孝密陳情表言祖母劉而不連文曰劉氏此雖未可爲訓亦見其稍存諱避之意由此觀之則稱母者斷不可追稱某氏審矣然則當如之何曰有爵者則稱皇清誥

年忽郡廟道士夢公爲城隍神儀衛甚盛若新蒞者旋得公訃聞正道士入夢前一日噫公已歸天矣禾人猶賴其冥護抑何幸也友人馬宗岳言錢塘滑君諱劉彬未除民甚苦之滑君屢請于上竟邀題免後再令輝邑署內一圍人將死謂同伴曰吾不起矣第主人亦將去也時滑君强健無恙同伴訝其何出此言曰主人已爲温縣土地衙役現在迎接吾當先行仍餵養馬匹耳滑君遂于圍人死後三日無疾而終或以豁糧一事天其在牟城目擊者竊以恩榮難得恩榮之母尤難得

鑒之當得爲神云

蓬萊有諸生王恩榮者其父爲通守蠹役捶死時恩榮甫九齡且在舅家弗甚悉也家中止祖母及母鳴之于官役以賄免僅斷給燒埋銀十二兩祖母遂自縊母度無可控者飲恨不言惟日事紡績課子讀書恩榮亦嘗疑父死狀以問母母輒飾以他辭迨恩榮既入泮且娶婦矣母終無片語洩露末幾恩榮生子乃呼之前出銀一封緘甚固上有縣尹鈐記啓即前者燒埋銀也泣而與之且告以實恩榮哀號受命誓必報此讐一日伺于道側役適過以石擊之幾斃爲救者所持逸去後又遇

偶過友人書齋見對聯云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心愛其句未知出自何集會詢之同學顧書掌云此元人呂重實詩也重實未遇一日至不能舉火欲携布袍質米室人有吝色因戲作一詩云典却春衫辦早廚山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云云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其詩有怡然自得之致次年遂登第歷仕浙江僉事以清節著聞

古者祭鄉先生于社即今鄉賢之祀所以報功崇德風

勵後人甚盛典也往牒所載論定最嚴一代嘗不過數人從未有今日濫觴之甚者凡一登仕版其祖父及身皆鄉賢祠人物矣在于孫爲祖父謀百歲蒸嘗不可謂非孝思然必使在天之靈安于安侑乃可不則公道在人苟有遺行衆口嘵嘵不幾欲蓋而彌彰乎昔廬陵有四忠一節之祠信國文公少嘗游焉慨然曰死不俎豆邦人道二公事每其間非丈夫也厥後忠烈更加光顯假使其祠名不副實亦何能動文公之感慕哉明嘉靖間江右羅念菴先生其尊人先已入祠因見後來者紛紛不已以爲清濁

渭混不足榮吾親反蒙汙辱遂抱其神主而出則知此典濫觴其來久矣

古時鄉賢名宦皆出自公評歲久乃定其邦人思慕不已因請祀焉于其子孫初無與也今皆其子孫自爲營求得之其弊總由當事者以此爲邀結之具甚或貪其賂耳然兩祠並舉往往鄉賢多而名宦少者以鄉賢士著便于謀幹若名宦道里遼遠未易以一紙書從事必挾貲而往坐守時日乃能有成余在東牟意家中丞公必入名宦訪之掌故缺焉未聞再如海鹽徐仲華先生以中丞死事甚烈亦不得一款俎豆邦人道二公事每欷歔感惻至議及請祀曰近日此舉須費百金非其子姓誰克任之余惟付之長嘆而已

仕宦之有生祠與德政碑誠屬美談余見今日碑祠林立抑何吏治蒸蒸一至此也究厥根由皆其在官日授意下屬及部民爲之其費多出自媚子然亦爲威勢所迫不得不爾若在官未有斯舉則去任之後必寄貲于素所委任者以成其事直道具存有此遂稱良吏耶徒爲識者所笑耳湯潛菴先生撫吳有以前任某生祠爲

請者曰若欲與夏忠靖周文襄並坐耶終不許某遂啣恨思有以中之又先生于名宦鄉賢二祠嚴行勘核或留或汰或增毫無瞻狗贊宗盛典嶽然此亦近日所希見先生名宦相傳一無書幣上下翕然此亦近日所希見者

長州楊維斗先生爲諸生時便慷慨仗義遇不平事輒奮不顧身當周忠介公被逮時緹騎之死實先生與同學王節文震亭朱祖文輩激成之既而顏佩韋等五人就刑巡撫毛一鷺猶磔斥諸生以洩忿逆奄誅後方復

學舉省試第一甲戊會試闈中得李青卷謂必楊解元
拆名非是主司頗爲不怡自後公車屢斥入　本朝戊
亥之際江南殷民未靖爲舉事者連及被收大罵不屈
死于金陵西市臨難前其自序云蘇州有明遺士楊廷
樞幼讀聖賢之書長懷忠義之志立身行已事不愧于
古人績學高文名常滿于四海爲孝廉者一十五載生
世間者五十三年作士林鄉黨之規模庶幾東京郭有
道負綱常名教之重任願爲宋室文文山惜時命之不
猶未升朝而受祿值中原之多難遂蒙禍以捐生年則

丁亥之歲月則孟夏之終方隱遁于山阿忽陷罹于羅
網時遭其變命付于天雖云突如其來亦已知之久矣
有妻費氏吳江人歸余二十餘載有女觀慧適張氏年
亦二十餘春焉賊全忠不愧丈夫之氣概舍生取義殊
勝男子之鬚眉一家視死如歸舉室成仁無辱生平所
學至此方爲快然千古於昭到底終爲不沒但因報國
無能懷忠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事尚辜屢朝所受之
恩魂炯炯而升天當爲厲鬼氣英英而墮地期待來生
舟中矢志不能盡言留此血衣以俟異日願我知已面

付遺孤汝痛父母卽思忠孝垂殁之言以此爲訣四月
廿八日舟中書其詞極悲壯讀者哀之
王江涇純眞道院吾家宗祠也今概稱爲聖堂云宋高
祖紹興三年始遷祖文端公所創至乾道時被回祿恭
安公復爲改造形家言其向丙丁火太旺宜建北方元
武水以制之因將祠基大門改爲靈官殿中堂爲眞武
殿供北極元天上帝後樓爲彌羅寶閣供玉皇上帝又
有闕壯繆祠及文昌閣俾道士世司香火焉右屋三間
供奉吾祖先塑像神主內有世篤忠貞匾額宋孝宗御

書淳熙三年賜右文殿修撰陶悕卽恭安公也公侯將
相世家匾額淳熙二年著作郎呂祖謙書陶氏宗祠匾
額朱熹書明萬歷間盡爲火焚今雖重建規制如舊而
三額無從瞻仰殊可惜也
吾家閤門最有東海京陵遺範而以文敵朝勝男子之鬚眉一家視死如歸舉室成仁無辱生平所
惟梅巖公諱釜字公和秀水諸生　元配龐氏諱淑慎字孟宜吳江
世家歸陶克循婦道家素殷富善于操持生平不信象
敎嘗作闢佛說大畧言佛以脫離死生爲宗今佛亦不
免示寂何以訓人又嘗與梅巖公觀史至昭烈臨終喟

武侯語曰斯言誤矣此可以待操懿不可以待孔明且
使後主聞之心忌丞相而小人或因以離其君臣將若
之何其識見超特如此所著有集窗漫咏學古齋文稿
並散逸今僅存者羣書序引云文道之器也序文之綱
也求道于器道焉可得求文于綱文焉易明何者綱提
而目舉故也若易詩書春秋禮古聖載道之文也易言
時書言中禮言敬詩咏性情春秋示懲勸斯文之綱也
緊後世賢人君子之文難以一二計而舉欲窮之語其
力則勞語其功則晦語其效則罔且支矣道曷自而克

明哉故文必有綱綱備諸序由序以求綱因綱以悟道
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存乎人而已矣甲午春季朔
適吾君子集羣書序畢授予曰竟因謂君子曰宋儒有
言學者必務知要要在是矣其務知之遂書以爲序名
長子洪涑說云盍嘗觀之池沼矣吾見其靜而不行觀
之行潦矣吾見其流而不清夫水動物也靜而不行反
其常也水清物也流而不清泊其眞也吾見有所取亦
有所棄也惟涑也其勢動知者樂之其流清潔士慕之
其趨東東海其宗子其爲涑乎遂以名吾子吾既爲此

說因錄諸帨以示吾子曰大哉名乎若祖之点也信哉
說乎若父之所囑也吾兒識之焉往而非學矣夫止水
必清而恆非有源其流之長者易以汩動而不汩者其
涑乎是故有見于涑水之動而知者可幾也有見于涑
水之清而潔者可幾也有見于涑水之朝宗于海而學
乘心和以處衆梅同其芳巖同其永言行箴云當言斯
言毋使人議當行斯行毋使後悔言行能謹君子所貴
戰戰兢兢勉難慎易又跋云易論樞機當慎詩誦無不
此箴于帨是亦防漸之意也彼傳有之矣曰若夫有過
徵言婉諫妾謂侯其有過而後諫亦無及矣吾君幸勿
鄙其言而并廢其意可焉觀此數作命意高脫皆自經
史中來裕叔本色一毫不露眞曹大家左貴嬪之流亞
也向因秘不示人故凡採名姝著作者不及焉
趙中丞撫浙以清操率屬可方之楊伯起吳隱之而
于風化所在尤加意焉某縣有以孝子請旌者其家富

予財公廉訪之頗多遺行欲加重懲時值修築錢江塘岸其人願助工費千金乃免又武林諸生某舉爲贊禮已久後知書肆中有名一夕話者是其所著也以爲浮薄之徒斥之不許在擯相列其端方類如此

嘗讀唐人下第之作孟郊詩云江離伴我泣海月後人驚失意容貌改畏途性命輕又云兩度長安陌空得淚兒花又云共照日月影獨爲愁思人李廓詩云窗前潛制淚衆裏自嫌身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處綸詩云落羽羞言命逢人强破顏許渾詩云夜愁添白髮春淚減朱顏其情詞悲愴若有不能釋然者竊疑其何介介于是余入試秋闈壬午爲桐廬陳令君所當識令君名進士素負氷衡精鑒主司自以乙榜晤對間疑令君若有矜色予卷遂以力薦被斥時余在方伯祁公幕中令君向方伯談及閨事獨爲淵七落卷深加惋惜淵七者係余硃卷爾封字號拙文爲謄錄遂誤最多令君二抹兒以戰戰兢兢應如舉三字疊句令則有如其仁如其仁之哉某在斯等疊句兒以天厭之出方伯及諸同人見之並以爲難且各以好言相慰余平昔自號達觀于此亦幾爲掩泣也是榜凡出令君之門獨多光彩惜余過而不遇又誦唐人楊知至詩云此

第十以十日寒之應如舉下一字數目捱數令則有齊三友益者三樂所就三禮儀三百各二句兒以外丙二

年二句應又以十八用二句對凑十字令則有五就湯
三里之城方千里者九各二句兒以君子之澤一節應
如用官名而實非某官令則有君子學道則愛人使之
主事而事治君子不以言舉人經始靈臺兒以小註輔
行則使也應如用人名而非實某人令則有何晏也王
勃然變乎色爾何曾比予於是服周之晏兒以金聲而
玉振之也應如用地名而非實某地令則有順天者存
國君進賢決諸東方則東流兒以長子死焉應其他若
頂針令如大學之道道在邇而求諸遠遠方之人等類

又舉四書中一虛字止許一見者如言前定則不跲跲
字心有所忿懥二字莫知其苗之碩碩字兒皆衝口而
出又喜論辨頗合意義嘗以數目捱數之令太易宜一
當用一字句二當用二字句不則一在第一字二在第
二字如此稍費搜索或問四書中焉有一字成句者乎
曰爵一盃一德一上三字俱用讀斷即可舉此以爲首

令又以禮儀三百方千里者九畢竟百千二字有礙諸
兄弟皆爲嘆異兒繼大兄爲嗣每日晚輟學兒嫂課以
唐詩遂曉聲韻能舉詩句失粘處凡書中順敘平上去

入四字句如何以報德康子饋藥兵刃既接之類皆率

能應令如席次有舉唐詩花字月字春字雪字燈字桂
字梅字爲令任安放第幾字亦無窘困然出語多不祥
家君每慮之卒以瘟殤亦共識也
余生平無他嗜好祇喜書幾乎成癖既處幕館館穀稍
給家用每歲必留剩數金爲購書之用遇所心愛往往
倍恆値得之而于抄本之書必爲傭抄年來稍稍積聚
宋元人詩文集及經解說部雖不能多亦差有可觀近
復于鄰郡藏書家彼此抄換轉來不患不日增也後人

倘能守我不售不借之戒亦以互換爲事積以歲年則
陶氏抄本秘籍必傳名矣
子年踰三十始遊 京師頗爲翰苑諸公所知旋就外
幕迄今二十八年幕東凡三家一爲松江守趙公諱宧
字又裕號管亭山陰人一爲蘇州守陳公諱士鑛字山
貢號宿峯同邑人一爲藩伯歷任總儲郎公諱廷極字
紫衡號北軒諡温勤廣寧人松江主人不二載解組祿
祿無所短長惟童子試則學院高公所選拔者多矣所
取十名前人華亭前五名盡人彀中招覆竟有七名益

兩人又于他邑應試重卷也一時傳爲盛事在萊州八年山東六郡名製屏祝撫軍王公壽壽文係予所作而借王阮亭司寇衙撫軍面語陳公六郡之文以東萊爲最此必幕友所作欲知其姓氏陳以某遣人入都求司寇公親筆爲對王公遂有名手畢竟不同之獎既爲臬臺王公壽文亦大加稱譽時方伯劉青燈大參郎張並有鄉友在幕文翰往來無齒及者亦可見予求援標榜所不爲矣歲壬午予以鄉試旋里卽爲郎公招致從浙藩而江撫署江督陞總儲首尾凡十有四年記室之事有此疏江撫其冠矣此皆余生平文字知契絶無貲緣

概以相屬在藩幕亦以祝言被賞于撫軍張公諄諄以捉刀人爲詢郎公直舉子姓名再詢及籍貫時撫軍素有守土之官幕客切不可部下人之訓郎公乃以吳江諸生對撫軍遂欣然欲翻閱前任江南學院時考案郎公乃于翼日乃言陶某吳江人而冒籍秀水入泮者撫軍曰惟恐吾學院時失此佳士耳遂殷致欲見之意子求郎公力辭而止撫軍又以自製文稿托郎公畀子審視曰必加改削若客套大非吾意也自愧黽勉成鐵復蒙稱賛不置口因是聞漸制軍金公聞之于郵筒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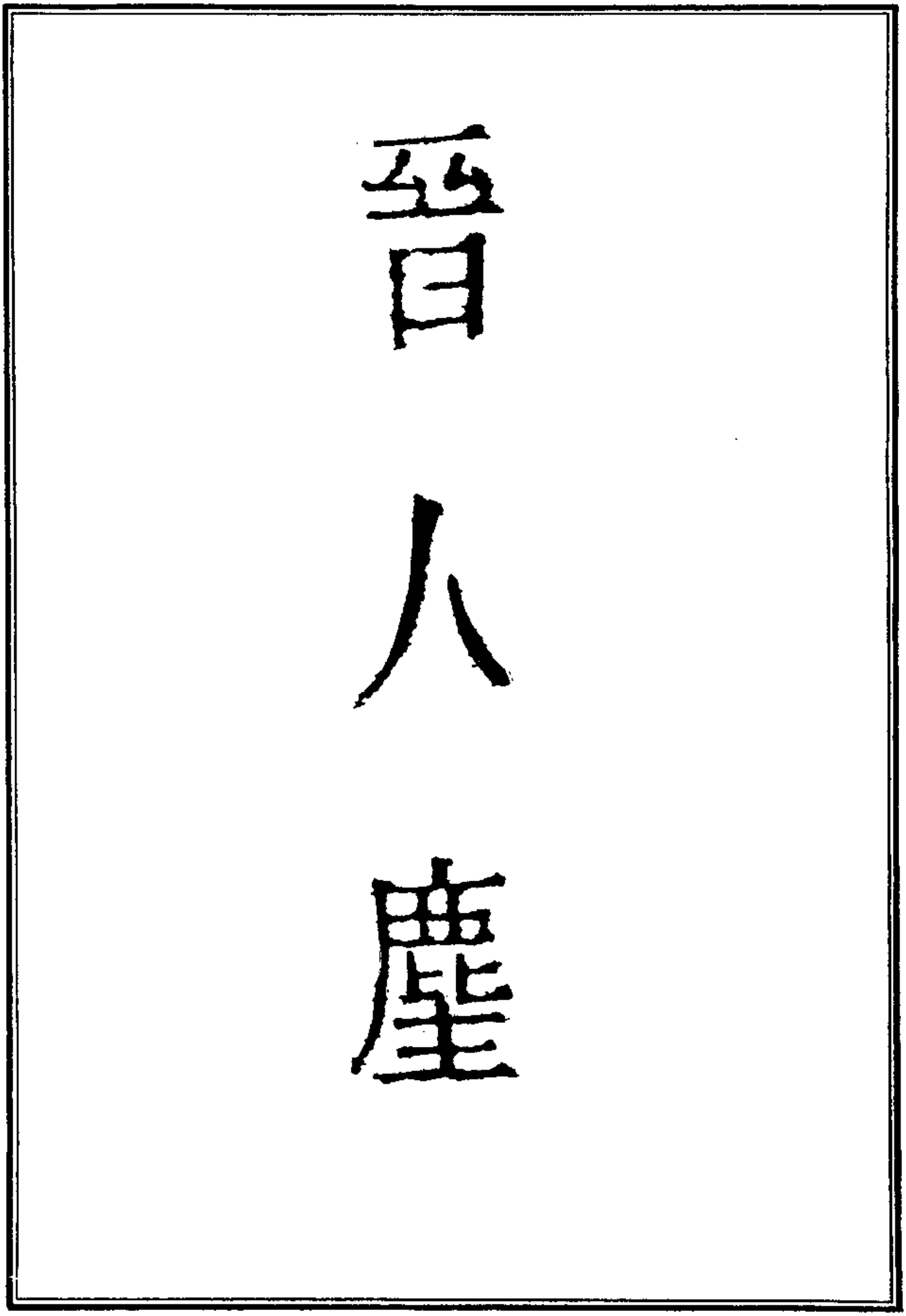
過屋記餘卷下

間乘過晤形迹已疎每憶舊遊恍在眉睫能無聚散存亡之感

奏摺用中樣白副啟開面止寫奏摺二字首板用全銜或止寫江西巡撫某謹奏爲某事云云後填康熙　年　月　日謹具不用蓋印溫勤公每進一摺必有硃批御筆字極端好雖請　聖安報年歲之摺亦多　溫諭曾記有一密摺蒙批　如此盡心方不愧封疆大臣十一字此溫勤公忠體　國上結　主知寵眷一時莫比而吾輩依紅泛綠豈不與有光榮乎

余年十五六時效父兄作詩作四六每苦屬對之難凡古今對類書寓目最多率板然而不圓通如春風必對夏月之類豈知詩文句聯大概景物與事情交相比偶如春風亦可對夏暑也遂于古人詩文中現成字義輒手錄之但以第一字字面之同積三十餘年乃爲分門分類而始成書名曰吟苑編珠其分門也簡而該其分類也巧而活泛覽旁通即未有之字義亦可感觸而生因思古人詩文屬對莫能脫此窠臼特無人拈出耳康熙乙酉之春查少詹諱昇見之謂余此書吾有用處許爲予代捐一廣文且囑余缺署者全之冠冕字樣增之忌諱不祥之字去之約在歲內來取不可緩也不期是歲少詹竟爾仙逝余于幕中偷暇編纂數月之間遂致目盲豈眞洩千古不言之秘遂爲造物之所忌歟此書功虧一簣兒子又飢驅遠出無助予者雖曰鼠璞自珍尚望我後人必續完之也

光緒七年秋七月
巴陵方功惠校刊



吳江沈曰霖紉芳著

詩話

關侯祠聯

爲關侯祠作聯鮮不以淋漓悲壯爲尚從未有及艷句者獨乩筆一聯云風鬼餘烟悲漢鼎花田三月憶桃園漢鼎桃園俱用借筆而仍能道着侯之心事可爲千秋絶調又有集舊句爲聯者曰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半夕陽亦得味外味

阮亭有悞

阮亭之詩固非後生所敢議然其悞亦復不少卽如典午下鑿室是何等語晉避司馬之姓故改夏官爲典午是官也非姓也以官冒姓已可笑況以晉事加之漢人有是理乎又集中司馬司空司宇俱作仄聲用殊不知香山集惟四十着緋軍司馬一語耳非處處如是且此第六字古人詩句中儘有用平音者安知香山不讀作如字乎又以禰衡禰字音挑雖禰木花微命書中嵇纖長筆底花螢囊頻替火雪案慣堆同祓然既係人姓氏不講字義亦何必遑衆立異若

花陶宅氂氂柳申江瑟瑟花嘈遶羊矢裹踏欠馬蹄
花飄落隨風絮優游逐浪花乾坤鄉外客山水道旁
花洲楚天如畫揚吳女似花烏啼薊門樹鸚語日南
花記室辭牋檄歌場羯鼓花家書轉魚雁旅邸度鷺
花日月雙丸矢星霜兩鬢花滓磨歐冶劍摯折廣寨
花辛苦從閽棘飛騰附榜花聽餘御毀唱看遍帝城
花朝士頒霞綺閨人嘲露花始窺中秘署能賦上林
花玉作排班筍金爲歸院花趨朝五更漏暴直八磚
花御硯端州石宮袍漢府花承思香滿袖奉使錦添
花官廨三條燭征軺四照花賣鏞巡泮壁衡鑑扳江
花曲曲灘流路番番風信花雲形無定影機緣不同
花絳闕仍依日元都重看花驚飈吹斷梗凍霧著蕪
花官拙頗盈霰精衰目炫花遂辭公糜粟還對故園
花田僅供鋤菜溪應比浣花晴窗乾墨瀋雨几落燈
花薄翠平安竹新紅富貴花閒門防鳳字曲沼養魚
花徐市神仙藥尚平兒女花生涯殊草草世界儘花
花醉白池邊月飛鴻堂裏花杖藜扶足力啜茗潤心
花天竺尋湖艇長干訪雨花漫遊爪印雪微笑手拈

花徑掃非緣客筵空亦坐花幾叢霜下憨十色盞中
花豈祝期頤算聊娛隱逸花頭齡當素節幽賞荅黃
花部人爲友題灌花圖小照醉太平詞亦以花字韻
之錄存只爲貂續詞曰杜陵浣花君家灌花花田花
塢花花向花凶坐花金鈴護花金瓶灌花司花女子
如花定羞花妬花無容釀花有才莎花心頭筆底皆
花更清言粲花噉他榜花羞他縣花金莖頭戴三花
是仙郎探花判誇五花陣誇六花總然過眼虛花且
樽前醉花餐花唳花拈花語花相看傾國名花並春

風笑花休辜吐花休悲落花年年歲歲看花喜淸眸
未花花師養花花醫療花他年花史修花倩花仙品
花

詩骰

吳中貴寶紫善鐫刻印章一日戲刻詩骰六枚擇其
三十六字之可以活拆者仄者色綠平者色紅隨意
擲之可成詩一句去其一則七言或
竟作六言亦可惜其三十六字已不傳矣先子嘗與
吳中錢洋客 漢 何鄂州李敦堂 刻 爲詩令用此骰爲

觴政各以所擲句爲題足成一律錢所擲句曰野烟
時度小樓東續之曰牽引詩情入酒中好句恰隨秋
月到淸尊還與幾人同無煩纖手巡巡裏獨取偏師
面面攻今夕騷壇添逸興也應相憶老涪翁謂黃也
李擲句云樓東遙望曉烟飛詩云柳色荷香入翠微
埜水接天頁似幻曉山如畫是還非迢迢鶴夢臨仙
漪杳杳漁竿下釣磯閒道庾公偏愛月幾時攜手步
淸輝先子擲得句云江上秋雲泌泌飛詩云天涯知
已共依依三湘筆落淸驚壯五嶋詩成思入微把臂

飛卿商山早行鷄聲茅店一聯前人愛其句調規橅
之者不一而足予絶愛坡公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
花二句可以配享飛卿其調亦百仿之不厭

論楓落句

楓落吳江冷固是好句然安知所棄江中者不更有
勝此者耶以一人之私好奪千載之公評未可爲信
杜陵詩律

平湖盧仲山生甫註杜詩有客謂之曰子亦知杜律
之細乎每詩第一三五七句末一字必分平上去入

四聲從未有複者如曲江詩春字平眼字上翠字去藥字入曲江對酒之歸落棄遠四字野老之廻下閣都四字類推之無不然也盧猶未信乃與其人爭背誦之二人杜集俱爛熟自夜半背至黎明而全集律詩已竟祇十數首不然其人口此傳寫之訛非當時本字也盧時註杜凡刻皆備遍以校勘果如所云

聖歎批杜

金聖歎人瑞以批小說之筆批杜如春風自信牙檣短棹解信字作信疑之信謂檣之動非風之動如此錯謬恐老杜不如是之癡

讀杜心解

補二田讀杜心解固足爲註杜者屈一指然層層焉于起承轉合問求之以文法律詩法若老杜得力全從八股中來正如紫陽叶詩經韻必以沈約韻律古人也

昌黎用韻

韓集用韻如支先韻寬者轉濫江冣韻窄者轉潔足見出難見巧然潔矣而有未穩者卽如鬬雞詩中一噴一醒然再接再厲乃試問乃字如何可作押腳

鐵崖巧對

楊鐵崖有句云讀經野鳥山和尙寫字寒蟲水秀才水中蟲名俗呼打拳蟲其對之巧可與温鍾馗蒼耳子白頭翁匹

庚桑五柳

名字之對必如韓玉女李金吾之類方可云巧若荆公之庚桑五柳譽之者已屬無恥而彼猶自詡其以庚對五爲巧試思十千名何可作數目名劉貢父以

山谷譽荆公改閴爲閱之是乃曰直是怕他今人之阿附之者亦是怕他

解錦瑟句

義山之詩之不可解者儘多讀之者亦當不求甚解如錦瑟無端五十絃句瑟絃之本爲五十人之所知惟無端二字不甚了了耳茂苑有僧妄欲解之謂義山曾喪偶此卽其悼亡詩瑟本二十五絃今無端五十則斷絃矣故此句當作斷絃解自以爲發所未發遍告於人嗚呼似此乃釋鐵耳非釋詩也可笑孰甚

改喜雨亭歌

吳中家穎谷品頗有時名然好作聰明謂坡公喜雨亭歌珠襦爲韻玉粟爲韻天子曰不然句獨無韻可叶悍將然字抹去而讀不爲否以叶之予謂改音則可若抹去其字則杜撰極矣且不思下文功字亦未叶乎若謂功與空叶則句法又亂矣不如從俗讀之爲愈

改盤谷歌

北麻沈闇著韓文翼韓之受其毀譽多矣乃于盤谷

序歌盤之土可以稼句慮其不叶改土爲下殊不知盤之泉盤之土土與泉二字的對如何可改若言乎韻當叶稼從土不當改土從稼古韻馬虞相通如下之爲戶馬之爲母不一而足今之讀稼爲古斷斷然也若改土爲下則盤本非高何下可言況下乃上聲與稼之去聲仍不叶也彼昏不知令人氣塞

單句

古人之以單句得名者惟長笛一聲人倚樓句爲最著空梁落燕泥滿城風雨近重陽等句雖無深意而

靜景可參猶之可也最怪明月照積雪及池塘生春草二語三歲孩童隨口道得之句不知佳在何處如何海月生殘夜一句能令萬古傳前人已有不服之者矣吾謂此二句更在海月句下私心所獨賞者許丁卯之山雨欲來風滿樓方雄飛之蟬曳殘聲過別枝周賀之晚徑葉乾聞犬行可謂化工之筆

瑣言

骨牌名詩

以古人詩句最熟者配合骨牌名色雖不能語語天

然亦間有一二巧合之句一時興會所至不忍置之錄之如左

么五子二色霜葉紅於二月花三色殘星幾點雁橫塞又作青烟散入五侯家四色血淚染成紅杜鵑又作一池月浸紫薇花又作故燒高燭照紅粧五色江城五月落梅花又作與梅併作十分春六色金屋無人螢火流又作一朵紅雲捧玉皇

么十里沙堤明月中又作十里下山空月明三色疊在空箱十一年又作李十門前草又春四色一蝶翅五子

色杏花紅十里又作淡掃蛾眉朝至尊五色十月先開
嶺上梅六色蝴蝶紛紛過墻去又作重重疊疊上瑤臺
又作倒拂牙齒咬青天
巫山五子么色三五夜中新月色又作先賜巫山一片
雲二色十八人名只一人又作銅雀春深鎖二喬四色輕
薄桃花逐水流又作井花水養石菖蒲五色五夜漏聲
催曉箭六色一一鶴聲飛上天又作門前碧柳似陶潛
紅五子么色一日看遍長安花又作萬疊明霞捧太陽
二色穿花蛺蝶深深見三色海棠微褪一分紅又作三分
應作探花郎五色且向百花頭上開六色萬樹花前一老

翁又作踏花歸去馬蹄香
梅花五子么色二十五絃彈夜月二色一春惆悵殘三日
三色五雲多處是三台四色未年三十已無身六色碧玉堂
前萬樹梅又作頂上雲攢五岳冠
六五子么色萬綠叢中紅一點二色天抱帝城雙闕迥三色
三山半落青天外又作上天下天鶴一隻四色三十登
壇衆所尊又作況遇天仙隔錦屏五色雪滿山中高士
臥雪花六出指衆六高士本以況梅今即指五
合巧二合巧二月杏花八月桂三合巧巫山合
有鳥丁令威又作二月春風似剪刀一長三一曲二一和牌月
移花影上闌干么為月二為花影四三十二為闌干四合巧兩人牌
西娘家花滿谿兩人牌一和牌踏折海棠花一枝又作人間
和氣閣春陰一人牌一三四一么四三月落花人世界五合巧
雨長五一么四日邊紅杏倚雲栽一長五一血九一么五人立梅花月
止高兩梅花一曲二南枝纔放兩三花一梅花一二五一三五坐看山
鳥喫梅花三為山鳥其二點則吃殘之梅也六合巧兩天牌長三亂鴉高
遮落帆風又作雙株榮耀植天庭兩天牌一么五二十四橋
明月夜二十一長六之數也明月謂么夜五夜也指五一天牌一五么六海
岸夜深嘗見日海岸諸六也夜謂五也日謂么也○兩天至尊至尊之
餘合王公一天一二六一錦屏頻逐賣花人過橋此句本蝶詩暗指二點為
蝶賣花人謂四其餘諸六則
橘也仍暗用二十四三字
分相么二分相六爻文武靜中看又作六賊三尸怕
令嚴么三分相夕陽西下水東流又作東邊日出西
邊雨么四分相人面桃花相映紅又作問花落地聽無聲
么五分相紫府有丹來換骨此句本紅梅詩故用之么六分相
榴花又作輕紅滿地人慵掃又作紅裙妬殺石

相將白日上青天又作天長地久屬年豐二三分相
南斗闌干北斗橫二四分相蛺蝶迎人傍彩霞又作
大婦同行少婦隨易經家人卦二五分相仙人共騰
調金鼎鼎謂五二六分相六鰲海上駕山來三四分相
一徑花開一徑行上句乃誠齋餘有三三徑故兩一字中各含三字又作黃
花開日未成旬三五分相楚江巫峽半雲雨本梵漢之名故
謂五爲楚本巫山之號謂三爲巫雲五也兩三也又作半入江風半入雲江三
也雲五也三六分相將軍三箭定天山又作半入江風半入雲江三
荔墻又作滿城風雨近重陽閩九也重陽則二九十八矣今三六亦十八故
暗代叢書 別集晉人塵 卷三十 三 世楷堂藏板
用之四五分相雲想衣裳花想容又作海棠雖好不如
梅四六分相半在人間半大羅又作衆仙同日啄霓
裳又作紫薇花對紫薇郎五六分相梅雪爭春未肯
降又作漢水楚雲千萬里

卽小喻大

鷓政練達爲小課最奕勝爲小凱旋觀畫爲小遊山
看花爲小好色夢美爲小飛昇賣文得潤筆爲小掘
藏授徒爲小南面解塾爲小三昧買一得意物爲小
添丁

老人十拘

肯近不肯遠淚笑不淚哭睡日不睡夜出雨不出晴
憶昔不憶今管細不管鉅愛孫不愛子惜畜不惜人
惡逸不惡勞傷廉不傷惠

小兒十偏

戀母不戀父避師不避官悅畫不悅字邯藥不邯餳
愛橘不愛橙嗜蔔不嗜菜憐螢不憐蟻怕狗不怕虎
好曝不好濯喜雪不喜晴

女人十僻

暗代叢書 別集晉人塵 卷三十 四 世楷堂藏板

愛珠不愛錢惜香不惜炭憐婢不憐妾憎容不憎尼
信誑不信眞畏詛不畏謗知佛不知聖重禱不重醫
能慈不能孝戒殺不戒淫

秀才十反

貧錢不貧書識銀不識字能酒不能詩厭奕不厭博
讀律不讀經親吏不親友走縣不走學投刺不投文
倦學不倦遊怕考不怕病

等第黃鶯兒

壬申開科借歲試作科舉予旣不錄憤懣無聊作此

自娛雖語言涉俚不足當大雅一軒渠然較之前人
駐雲飛等曲或亦不多讓也
二等最高標出圖圖覆試招鳴鑼連夜齊夫報門庭
鬧抄街坊擺搖廩無空缺增猶好更逍遙來年館地
財主便來邀
三等也奢遮背纏紅頭插花大科之舉人人怕學手
骨之呆 舊調 聲名算華文章箕佳賓與預薦無高下劇堪
誇金陵鄉試好把舉人賒
三等便應陨熱中腸變冷灰垂頭喪氣誰偢係頭兒
昭代叢書 別集 卷三十 世楷堂藏板
枉埋眉兒怎開親朋叫屈何堪耐考遺才倘然不取
依舊是空回
四等沒頭奔聽傳言唬落魂拘拿發落難逃遁春條
拳身竹片蓋臀早知苟免難僥倖忒楞楞何如告病
先把狀詞呈
五等更難言號生員缺不全圖圖勞破剛留半襴衫
且捐青衫且穿鄉場對讀官民卷最堪憐紫硃標記
羞殺臭名傳
六等一身輕出鬱門做白丁毫無挂欠眞乾淨脫除

破巾丟開本經下回歲考無須悶寫銘旌皇清待贈
原任邑庠生

十二肖論

以十二畜配十二支不知何所取義前人之論或以其具體之不全或以其足蹄之奇偶言人人殊予疑之甚久欲巧爲附會而卒不得其說今之所論但能駁之不能解之也○鼠穴蟲也宜屬土何以屬水又陰類也故晝伏夜動宜配亥何以配子○牛在卦爲坤坤位西南宜屬未在月令則中央亦宜屬未何以

配丑○虎於行爲金于色爲白于行爲右于星爲西方七宿並宜屬申何以屬寅○兎月中獸也月生于西宜屬酉其色白白象金亦宜屬酉何以屬卯○龍十行爲木於色爲蒼於蟲爲鱗于行爲左于星爲東方七宿於卦爲震震亦東方又陽物也宜屬陽時並宜屬寅何以屬辰○蛇在天干屬巳巳屬土則在支亦宜屬辰戌丑未何以屬巳○馬火畜也在卦爲乾而先天之位乾在南似可無疑○羊金畜也在卦又爲兌兌居西方必宜屬申何以屬未○猴性躁宜屬

火猴善緣宜屬木猴居山宜屬土猴色黑宜屬水何以屬申○鷄在卦爲巽宜屬東南之辰在月令爲夏春秋說題辭云鷄爲積陽南方之象則宜屬南方之巳午又爲日中之畜大明生於東則宜屬東方之寅卯若以其將曉而鳴則又宜屬丑何以屬酉○狗在卦爲艮宜屬東北之丑又金畜也宜屬申酉何以屬戌○豕之性能水其色黑在卦爲坎在月令居冬其配亥也不亦當乎　十二肖之宜黜者若鼠若猴其宜收者若元武若朱鳥若勾陳不知何以不爾

余嘗疑十二生肖之無謂遍考諸書竟無折衷數載前偶披陶商村輟耕錄所載當時量天尺其制天二十八宿子宮居中者爲天一星北宮居中者爲牛金牛以下尾房亢翼星鬼觜參室十宿皆在本宮之中無不脗合乃知前人不過取司天會分配十二時初無深意後人穿鑿附會爲具體不全足跡奇偶之說不足當大方一哂也第邇來欽天監所頒之尺諸宮皆差數度不居中央而亢牛鬼婁并俱不在本宮中則十二肖似宜易置矣惜不獲起先生而論之楊復吉偶識

異聞

一銅錢

湖州丁先達名麟性好博嘗元日與人抹牌丁所擲者自二文錢至九文錢俱備止缺其一丁乃對衆祝曰此牌若得一銅錢吾今科當中式擲之固是巳而得雋又連捉春闈如所祝故人並戲呼之爲一銅錢

揑骨相

南潯有朱用民者本市賈也偶遇揑骨相者其人雙瞽暗中摸索前知若蓍龜謂朱曰子具此骨相當以賭博爲生於東則宜屬東方之寅財雄一郡然不及二十年便罹大禍不特要領不保而家業亦不能纖毫留也朱甚駭其言然亦不之深信已而之蘇販油行家有商人寄頓桐油百餘簍囑令勿售然其人久之不來行家以油方得價雖違其教當無性也竟以畀朱朱畀歸見油簍微破懼其溢也別以他簍過之傾未半而槩然白鑼隨油而出朱駭甚乃盡啟其餘莫不如前共計有萬餘金彼商至蘇聞油已售急至南潯訪朱求分其半朱曰待子久矣當全以相畀何半也商甚德之朱更酌酒勸商飲之至醉夜半殺之埋于地無人覺者朱自是貿易日隆不數年而富甲吳興如揑骨者言矣一日在虎邱復見揑骨者忽憶其言有驗乃易姓名復試之相者揣久乃詡曰吾憶十年前在南潯曾揑一人其骨相

與尊體無纖毫異者于卽其人耶抑非其人耶問禍
福皆如前言朱頗自危懼殺商事終當發也然又自
慰曰以吾之貲雖彌縫數大獄猶九牛亡一毛耳何
懼爲既而交於金文通之後盛席酌金水陸畢備人
或問文通曰朱氏之筵其豐何若文通曰席雖豐但
在船坊中坐地蓋識其堂無匾額也朱聞而羞之乃
重價覓得淸美堂匾是前朝玉音賜朱相國者以懸
聽事復設席邀文通曰請君再過船坊于是前辱則
如蛇蛻然而人仍無有也及明日午間人見秦生在
水閣下木樁內裸體而泥埋其半乃牽出之久而方

甦問其故則曰驀見一猙獰夜叉以兩巨手一搦我
頭一捋我體衣卽褪落遂挾入水中忽見一白衣人
叱退夜叉乃置我所埋所其事在甲子乙丑間余以
爲誕不之信也洎庚午闈中同號者爲秦生之姪據
云確鑿不虛獨訝大士有靈何乃使夜叉得逞其暴
且旣救秦生矣不當更埋椿內其理殊不可曉

生魂覓食

邑生沈洗有恒病沉篤問見一鬼吏來拘洗卽隨之
行至八坼遇一農夫洗謂吏曰此我佃也我與若餒

術神矣

筆端火

今丙子歲余館于太湖張氏張氏子年七歲在塾學
仿書帖忽筆端吐火如徑寸珠旋舞空中入壁而隱
見者多人不知其何祥也誌之以俟他日之驗

未嘗見城郭

矣盍飯其家吏唯唯方欲尾之而佃忽仆地如遇祟狀其家人驚見舁之歸佃謂家人曰吳江沈秀才向我索食今在是家人即設食飯洸與吏飯訖吏攝洸至嘉興府城隍廟及到案就勘方知其誤非此沈洸也神笞吏二十責令押還洸乃甦而病亦漸愈彼佃入城聞洸未死乃詣洸洸語其事歷歷不爽

王江涇周雲翼家有一婢歸探其父母行至陽橋忽見一偉丈夫長二丈餘頭項元巾身穿藍布道袍森然來逼婢懼而呼叫時正日中耘者俱在樹陰中熟寐聞聲驚起莫不見此怪乃噪而逐之長人即狂走田中足離禾苗尺許既遠而滅不知何怪也雲翼言之鑿鑿猶能憶其所見之年月

雷燧婢孝

川南道樊君象昭天游予伯父門人也其家有一婢見鬼事在丙子十一月

太湖張氏之隣操舟人孫姓者偶至翁涇濛迷不得路見岸旁有五人聚食屢呼之不應其船首一人曰岸本無人爾何呼孫乃指示其有人處則羹飯滿地竿車楮錢火猶未熄蓋病家送鬼處耳船首者曰爾見鬼矣安有一人然孫視之則五人儼然在也言未既而忽仆於舟惛然不醒歸至家而斃人問予曰鬼果未嘗無乎人固得見鬼乎予曰非也其人已鬼故

周氏之怪

周翁顯新銘子兄寄吾之外舅也康熙年間家中有怪狡獪百出今猶記其一二焉有桐油一桶將爲塗器皿用怪則取帚蘸之塗其屋壁窗棟皆遍惟中懸關侯像則不敢犯予嫂尚幼倜立庭間怪從背後捉其所縛汗巾倒行數步嫂怖而狂叫乃得脫一日煮湯滿釜方啟其蓋忽空中飛來鉅石墜釜中釜破湯漏爨火皆熄既而視之釜完好如初叩之清音琅然無絨毫損者而鉅石則固在濕灰內焉一日周翁忽嗤令以扉掩之鎖以巨石乃未幾而死囚逸矣遍緝不獲極力彌縫方得罰俸張思其故不得後問之士人曰此亦符藥所致雖死實生其氣從穀道中出

戲言曰吾聞埋金在地藏神將出則怪作茲豈其藏神歟怪則以黃金白金千千萬萬從空中飛入室擲地鏗然有聲堆積至不可數計翁訝之曰若爾亦不厭其怪也諦視之則皆金銀箔所成翁家有紙鋪鋪內失去金箔銀箔甚多計之適如所擲之數爲時既久無端自絕未嘗用法以驅之也

囚徙妖術

太湖張氏主人列三先生名步青者向爲長沙善化令一日訊囚嚴加夾擊終不肯承視之若無苦者乃下子獄明日又訊夾之自朝至暮加以根頭無數其不承如故也列三計窮意其人必有異非符即藥乃乘夜半親往獄中搜之搜得一小匣中貯紅丸四五又符書一卷其語不可句讀乃取而焚之囚法既破乃復夾之繩未緊而大聲呼痛眞情頓吐矣又一囚無病忽斃于獄列三雖疑之然親自檢驗見其囚眼光泛白身冷如冰候其口鼻毫無出入息諦視再三果死人也乃出之獄將買棺殮之張慮其爲犬豕所噬令以扉掩之鎮以巨石乃未幾而死囚逸矣遍緝不獲極力彌縫方得罰俸張思其故不得後問之士人曰此亦符藥所致雖死實生其氣從穀道中出

串弓

吳中風俗于八月十八日行春橋看申月其實不在行春橋也當上楞伽山絕頂向有望月亭今已塌矣向東望寶帶橋適當月之出處每洞中有一月影其光閃鑠霎時即過或其年遇閏即行度有差月不復串故見者絕少金閶周幽開曾一遇之嗣後每年往候亦不復得予伯父笠岑先生館其家會與幽開之

孫門人千錄暨予兄青箱及畫師張姓諸人往幸而見之然所見不同予伯父見月有六影千錄與余兄見五晝師見三餘人或三或二或止見一者其理殆不可曉又聞之楞伽寺僧曰此猶非也予出家四十年來始得一見其影自水接天纍纍乎有數十百月如百八牟尼珠狀乃直而貫非橫而鋪者也其說之信與誕亦無由辨余予甲子歲亦館于周主人遵例遂予往看初登山天宇澄朗心甚躍躍未幾而濃雲密布黑暗如漆匍匐下山大雨猝至頓蹈而奔雖天上之月無由得見無論水中矣

二比乃中

今丙子科浙闈鄉試湖府監生高毓龍者初八日夜中在號底更衣忽聞語之者曰此題須用二比局乃中時題尚未出也亦不知其語所自來再諦聽之前後號舍鼾聲若雷高憬然曰殆神詔我也及接題則為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高為諸生後歷歲科試靡不毀三等者生平崇奉陰騭文晨起盥漱畢即莊誦一過如釋氏誦咒者然寒暑晦明無間也既無家室凡授徒所得脯脩資盡以供

作二比局先得第六名卷已掄元矣繼烏程令以高卷薦主司嘆為得未會有遂以易之又揭榜之日高生所居門前無故水高三尺俄而報捷矣

人與雷搏

康熙年間有某省武舉在京會試暑月晝寢迅雷驚覺忽見一兩翼三趾人如所圖六丁力士狀自牖飛入持槌鑿欲碎其首武舉自問無可殛罪揮手奪擊臂入其腹神與人俱斃然而兩不作也外人排闥入拔其臂百計不能出塗以猪血蒜薑方出之武舉先

神而甦復欲擊神衆不可乃拉武舉出而扃神室中越一日復有一兩翼三趾者挾其神破空飛去此事載在宋介三和文集內姓名年月甚詳且事在帝京必無誕者宋乃陳總河鵬年客也

刻陰騭文得中式

湖州金見星者其母夢魁星而孕故號見星二十歲為諸生後歷歲科試靡不毀三等者生平崇奉陰騭文晨起盥漱畢即莊誦一過如釋氏誦咒者然寒暑晦明無間也既無家室凡授徒所得脯脩資盡以供

陰騭文刻刷印之費前後施人不下數萬紙及館于太湖張氏（卽余丙子所館穀地）年已六十四矣其諷誦印施如故然自維遲暮名心久冷固非有爲而爲也張氏好扶鸞忽有玉金仙降乩曰余某印施陰騭文旣專且久誠格上蒼芙蓉榜下有名矣金以不入棘闈已三科堅不欲往張氏强之乃行然遺才不取大收不取告考又不取至初五日具揭懇於監臨監臨憐其老也乃錄送之入場文思蹇澁甚不得意草草而畢及榜發則巍然中式如乩所許而初生時見星之夢方驗是科爲康熙四十七年戊子

仆碑遺歷

吾邑紳士凡在朔望莫不入學謁聖　者余業師之弟也夜夢先師拘而執之其旦適值月朔本應謁廟非徒爲夢禱也旣拜而出至廟門首碑忽仆同行三人　在其中正當仆處前後二人皆無恙一時傳爲奇變傾城聚觀事在乙亥八月朔　是年小東門傍城垣頹塌有一家正當塌處聞將塌聲急出避其一人出不及先出者意其蘆粉矣將排所塌而出

先生生平著作以駢體爲第一填詞及制舉義次之散行本非所長亦雅不欲以之自命天困奇才賫志而歿遺書等身不克一見之剞劂良可惋歎茲晉人麈及粵西瑣記二書以未經削稿生前秘不示人先生捐館後始得目覩今輯叢書亟登之以發幽光瑣記甚爲完善此帙尚有疵累未經修飾雖不能意滿要未敢妄加增刪以欺死者也乙未夏吳門人楊復吉識

彷園清語

武林 王晫 丹旅
天都 張潮 山來 同輯

仿園清語

新安張潛齋海著

家庭三戒一戒少年宿娼二戒中年納妓三戒老年溺子

涯岑少年當牛白之時卉嚢丹瓦籠桃承宗正未自艾豈可以一時之業而致壽累孥以及其子女洎害無窮悔何及也務宜慎之中年當派月之時不可

遺無論子與女之多寡長幼一取齊毋未有不生延而失偶矣使無所出續娶自不必言外比周恐有所廣不相安而易制乎切宜酌之至於老年當衰遒之

餘矣每有子孫繞膝而忽動納妾之念者巧其辭曰鋪牀疊被不知老夫女妻前賢所戒無論窮精竭慮白促其年尤可憂者設若生育男女且留身後之累往往以全福之人而自遺不了之慮也可不慎乎更

爲老者戒之

行醫而懸壺應世者非行也櫛術機變者方謂之行做戲而敷衍排場者非做也體貼神情者方謂之做讀書而尋章摘句者非讀也窮究精研者方謂之讀走名而吟詩作賦者非走也逢迎鑽刺者方謂之走凡此者可以意會而難以言傳也

古物爲俗人所玩物抱奇窮旨酒爲俗人所嗜歌哭好詩好書好文章爲俗人所誦詩書文章遊古今一大厄也

仿食之道各有愛憎而其大略則異同不堪相遠也聊試舉之以爲高明採即以茶論其合乎美人之道者三焉一欲其顏色之雅淡也一欲其風味之香濃也一欲其韻致之輕清也此三者雖好惡不同而品茶之道要不外是至於酒之中更有三聖人之道焉酒之所忌在濁必求其如伯夷之清也酒之清者易薄必求其如伊尹之任也酒之厚者易燥必求其如柳下惠之和也三者既備而醇醪佳釀總無過是矣若夫烹庖之理更有說焉何也備之者固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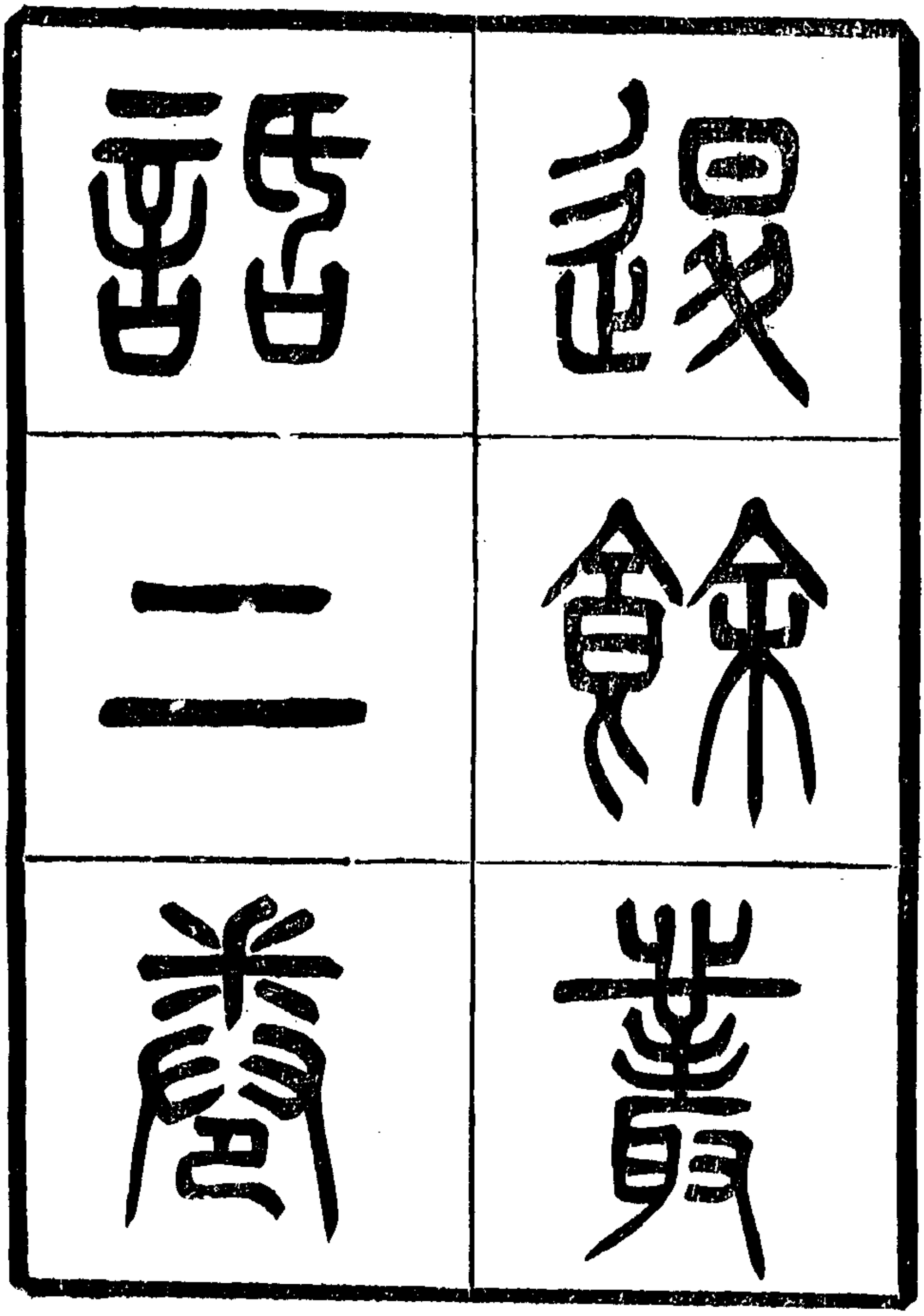
謂佳。即餚之豐盛者。亦不得謂佳餚之泛常者。固不得謂佳。即餚之穿鑿者。亦不得謂佳餚之厚而肥濃者。固不得謂佳。即餚之淡而清虛者。亦不得謂佳。一取乎其味也。二取乎其色也。三取乎其潔也。四取乎其清也。五取乎其時也。六取乎其器也。七取乎其配搭也。八取乎其調和也。九取乎其常也。十取乎其美器也。於此十者講求。庶幾得其大概耳。至於風俗之別。脾胃之殊。則又存乎人之變通矣。而要以得庖人為主。得其人而指使之。隨往而不宜哉。

天下拂意之事。在名利場中。或可察其事。講其大概。飲一啄一羣一動。儘有令人可憐而可笑者。又不免行我性情之真率也。安所用其籌畫乎。試歷舉之。以博噴飯。

一 科頭跣足。納涼而尊親忽至。一 敲詩正得佳思。而室人與言。一 酌酒正遇良朋。而俗子羈座。一 夜深好點雜戲。難事說得太容易。粗知風水。頻遷祖地。無所不爲。向人談道義。事急非常。故作閒新綠過窗。烟波細雨橫舟楫。燈火進離筵。花開值佳節。月秋日。閒遠笛。不速之客。四圍新綠過窗。烟波細雨橫舟楫。燈火進離筵。花開值佳節。月秋日。閒遠笛。不速之客。詩不絕。故友談心。言語多真率。結伴離家。任我山川浪跡。

十憎同前

泥。勢利。市井氣。自誇技藝。



歙縣鮑倚雲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余嘗論孟子天降大任之說不在大任降後見奇奇在聖賢豪傑先具一副心志筋骨身體足以受造物之磨礪愈磨礪愈精神若吾輩勞苦困餓本來心志筋骨身體相去懸絕直是不堪磨礪此小人之所以長戚戚而天初不與聞也世人常舉此段書作窮愁慰藉之言殊可笑要之趣向不可歧胸次不可窄先儒云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

客有言吾鄉羅翁某少日讀書山館欲私一鄉婦婦告其姑姑曰高門巨族生兒率富貴中人吾窺羅郎非凡

流感其氣類以昌吾後未可知越日羅復與狎婦欣然羅怪其平日之矯也叩之婦以姑言告羅憬然曰賴姑聞知不可遽扃其戶而歸後其妻有娠卽大中丞應鶴公也余謂鄉媪識解甚奇而羅翁悟機敏銳斷割邪念亦卓不可及縉紳士大夫不自貴重縱慾宣淫下及僕婦賤人以致奴壓其主而旁枝別附蟬蛻狼跳往往竊發於其間可不戒哉可不愼哉

畢庚華自少穎敏伴松稱其十一二歲時長老令屬對五七字句皆應答如響一日指鵬字難之曰鵬非烏友庚華機捷卽詭爲便旋狀潛入書室翻字彙一閱急趨出應曰有對矣鯨豈魚婁問者歎爲工絕

畢庚華赴試京闈叔氏克繩送別有此去三千里之句經月不能對久之乃成西風一葉秋五字頗躍然自喜以抗志青霄人而特作哀颯之音相贈詩雖工庚華下第且死矣猶憶吾里程君壽崖以選貢入都年纔逾冠新娶币月兩老人在堂履境頗順無端作北上四別詩

之沙平字陷宛如碑刻末行方擬署一顯者名未落筆而醒

別親別內別姪別友中有涕淚白雲涼風離哀等字良齋先生見之謂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江蒿坪先生亦以爲言其明年母夫人歿所別之姪亦歿服纔闋九月太翁歿未幾夫人歿凶變迭乘雖有命數而氣象亦有動乎四體者矣近雪翁訂正舊詩頗悔其少作去寒瘦而爲清華爲雄壯以彼其才當不應樊笯老之

余生長憂患中落筆輒作愁苦語世父太史公曾痛斥之自先人兒胄兄弟離散艱苦且百倍於曩時乃悟委靡不振窮蹙愁怨之氣足以召殃咎頗自猛省盡焚其舊日詩詞庚戌春服闋時年二十三歲在錢唐將歸應新安童子試伯兄爲詩惜別余和詩有爭教拭目看雛鳳待取芳音付雁鴻之句詩雖不佳是歲頗受此句之益閒今八載潦倒無狀故態復萌自渡江以來留邗上兩月轉客此間誓不作淒涼語明年此病其有瘳乎九月二十九日記

在邗上與江冷紅論詩文亦謂吾輩須略具英異之概何苦落筆輒颯颯然鬼氣欲來也因舉李丹壑詩極多佳製如四野牛羊時有笛一郵桃李晝無人豈不工絕然大有鬼氣

山陽杜某詠黃鸝詩有黃鸝養就嬌情性罵得桃花沒處飛之句人因稱爲杜黃鸝

程冠雲云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歿後會稽人立廟祀焉其妻塚適在廟前墳牆薇之輒爲風雨所圮旋修旋圮人因目爲羞塚前歙令杜公瑛直隸新安人告某云楸山先生祠在新安神像塑後輒裂其頸屢修屢裂事頗奇余因以歎天之成人材其善也惟恐其不著歷千世而逾著其醜也惟恐其或掩歷千世而逾不能掩

伴松主人藏有太原王氏平谷縣令葬山岡趾形奇麗堪與家謝某說甚長姑不載中有離鄉則貴之說葬一紀王氏果舉家遷吳門其裔有號學田者念先墓之遠而不能以時祭掃也繪爲圖以示其後人噫墓存否王氏富貴與否且勿論何物賢裔并其地圖而賣之哉抑偶遺落於此也夫所貴乎有後者爲能守先人邱壟奉

血食也流落天涯不獲歸鄉井則已至信形家言離鄉得貴遂拋去先墓而因以爲利太原王氏巨族也當不謂然異日道過吳門訪其自燕來遷之孫子猶有存焉者乎平谷縣屬順天府其地在北山之麓離城十里土名北關郵其形曰啸天龍離郵又三里許其葬之年爲康熙辛未歿其圖說者其宗人曰朝桓題識月日則癸未也

六安農人鋤地得開元錢一缸好事者爭以二三錢易其一伴松主人購得數百古色燦爛紅綠相雜其堆藍處尤可寶愛非復眼前靛青可擬質凝厚完好俗傳初成明皇持示太眞太眞以指掐其背故每錢有指痕焉

環如半鉤月余細較之其痕或左或右或向或背又或中多一點如太極圖如篆法月字狀疑唐時別有說焉俗傳不可信或又云開通元寶非開元也文法圓讀古錢多此式未知孰是冠雲又謂漢五銖及半兩錢出土皆綠色惟開元錢色獨深青曾目擊千數無或爽佯松云卑溼處藏久則紅綠高燥處則青二說宜質之雅鑒家

舒城人許某有句云槐樹陰深沙店小菜花風細土牆低余聞之三河山人何在揚在揚故任氏僕也其老主人曾爲吾鄉績溪廣文教在揚作詩粗通字義往來江淮間苦竹伴松輩頗不鄙夷之因渠作白燕數章有時

譽卽呼爲何白燕句云寄語能詩貴公子臨風憐取白衣人亦清婉可念嘗客盧州頗悉合肥相國家事蓋與龔薄有戚誼云

何在揚甚樸拙貪且老矣今年五十九性嗜書畫古器皿嘗以肖董遊慰富貴朋曹間篋中頗有祕籍江南老布衣蔣衡字湘帆別字拙存以書名世家金壇老於淮揚間季虎先生鳴玉之孫也余雅嗜先生文其刻諸坊間者僅三數篇頃問布衣家藏先生制義不下四五百篇外人未及寓目雄文鉅製片玉碎金美不勝採奇不勝採吾里張珂鳴曾假閱一晝夜特草草摘其驚人之句爲一小帙未卒業布衣堅索以去夫爲人子

係不能闡揚先緒使遺文大集播諸天壤而遏抑閉掩不使稍露吾求其說而不得殆以供門內不肖之鈔襲而已矣陋矣夫

龔合肥有尺牘五本未刻者在揚說劇佳其後嗣既無力付梓又恐遺失不假出門間有就其家鈔得者何山人述舒城郭某九日聞雁句云黃花市地雁留影秋色滿城人擣衣山人改色字爲月字頗當郭未之信也又稱苦竹山人張純五言有斷雲開雁路落木掩蟲聲一聯亦劇佳又李某詩有九月新霜酣橘柚一燈舊雨話江山之句李故與化李文定公會孫也

方畬山先生少日有侍婢曰琴香臨水濯衣畬山從其

後戲之婢就地拾淤泥污畬山頰夫人從樓上望見乃龍去後作詠燕詩諷畬山云如何不向畫梁棲漫逐東風上下飛欲採芹香猶未得翦邊空自帶泥歸

分宜當國時奴僕無不橫恣者獨一人舉止頗謹李文定公問之對曰不常午後分宜敗詔文定籍其家家人奴婢及器用財賄悉登籍簿報名及此僕公命釋之何山人述其曾孫某言如是

火雞食火其毛如鷹背色可織爲布積塵垢擲置火中移時則光潔如故名火浣布火於鑪炭爲宜勿近燈煙恐油污之卽黑若經水則爛又四足雞三足鴨雙頭蛇及魚皆何山人所親見見蛇則死之說頗不確其形較

細腹赤色性最卞急遇食則兩首爭持盤旋不定或至不食而死

巢湖古巢州地相傳有龍謫於此化爲巨魚巢人爭割食之有一老嫗獨不往夜夢神告曰此地當陷第看州衙前石獅眼赤汝當避之嫗旦日以語鄰人且時時詣石獅前諦視眾遂紿之竊以硃塗獅目嫗見急趣眾走避眾共掩口笑嫗獨挈其家遁州果陷有二婦人奔百餘里至舒城治復陷其地名姑嫂塘此命數之不可逃者何山人曰事載廬州志又云每大旱或大霧時湖中隱隱有城郭市廛如覩人煙如聞雞犬

項羽廟在烏江廟門臨江每風浪大作行人燒紙錢輒不須懷舊恨漢家今已屬他人之句劍忽墮地江岸前高坡舊傳雖馬滾臥處其土不生草舟過可望見舟人類能言之語皆近幻然余見曝書亭集載廟後每遇大風陰雨時林木如有金鐵錚鏦之聲則信或有之事亦載和州志

閣亭內汞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字懸筆上湊頂在字左丿反剔歲字有點在山下戈畫之右事字斜拂不挑流字氵字就回筆不是點是字

息有秀才題詩曰君不君兮臣不臣緣何立廟在江濱平分天下猶嫌少一陌黃錢値幾文一夕廟忽背江刖向手仗劍塑像猶勃勃作怒意一御史過題壁有仗劍不

一悟秋四月十七夜夢從僧寺冒雨泛舟飲一小樓程駿履先生在座爲余述即景詩循草塘行有新屋屋前一亭似僧舍作佛事者壁間畫宮娥數十其上懸一像有釋子告余曰此絕代佳麗也結褵一載幽明遽乖前合巹時恨君未及來看新人也一揖別去余忽口占二語云預約看花樓上客可憐空妬舊才人又是月廿六夜夢得階前一簇明珠草泣下淵簾不忍看之句大致俱不可曉少時見前人詩集載夢中吟句佳者輒疑其淵色爲之今余諸句皆幻甚平時所不能爲亦不肯爲者又昨歲十一月廿六日送郝怙恭之西江成長歌四十倏値其夜夢中吟句復甚夥驚寤後僅記末章首句

及第三句因足成一絕寫扇頭重送郝云故鄉此去幾年還送別依稀昨夢間一纏舍情煙外雪暮春時節緑楊灣此詩余載入集中若前句則惡其慘澹不復足成之矣六月初四日阮溪館舍識

六月廿二日夜夢見黃岡杜茶郵先生先生手余所訂變雅堂集緡悶終卷喜曰君至性人也余曰謂以題白雲圖一首壓卷乎先生不應余因面詰當日開雕之草率而自誇敘其編訂之苦心先生首肯之余又問集中諸詩文皆先生手自甄定否先生云頗有贋作在焉余指說甚詳杜老死五六十年余忽得之夢寐幻哉按變雅堂集愿亂無目次題白雲圖係原刻第一首余定為

五卷題跋之首篇鋟板短長廣狹不均余裁剪補綴頗費日力裝訂可觀

山陽邊頤公維祺別號壽民畫蘆雁極工不徒狀貌兼得性情坡公詩所云野雁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者一時稱為邊蘆雁其自題柳梢春詞云水落寒沙攜來儔侶相伴蘆花塞北風霜江南煙樹到處為家行行字字皆斜聲斷續嗚嗚暮笳疋馬秋風孤舟夜雨人在天涯

天台葉少曾丰為人甚恬靜古文踈徑生秀詩學溫李余每歎其擺落塵俗為不可及頃見渠寄懷汪五鷗舫歸阮溪詩云馴鷗眼中客文采明琅玕其光洞我臆願

我生羽翰坐茲密晤對花木皆忻安憶昨暌弔招遊溢古歡名山引謝屐吐屬芬崇蘭翦燈上方廣意珠圓走盤庶幾石橋水足可敵詞瀾迩余得旁睨抗瓊和之來與愁際天地何漫漫美人如返照乃在眉雲端余情難擬將拾春蘭繅為絃自彈海風忽吹去塵我煙島寒老樹依孤影彌覺長友歎況聞鼓歸棹那不摧心肝潮亦霞似相映飛重巒且憑度影雁烘宇行行看

明詩綜詩話云詠物詩最難工而梅尤不易林君復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此為絕唱矣他如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僅易江為二字以竹柱為疏暗是妙於點染者餘則蘇子瞻竹外一枝斜更好高季迪薄暝山家松樹下亦見映帶之工高續古絕句云舍南舍北雪猶存山外斜陽不到門一夜冷香淸入夢野梅千樹月明邨可謂傳神好手朱希眞詞橫枝清瘦只如無但空裏疏花數點李易安詞要來小酌便來休未必明朝風不起皆得此花之神若朱雍之梅詞黃昏清淺之梅苑李龔之梅花百詠詩愈多而神愈遠矣侍御樓賢之作實獲我心侍御吳振獲宇長祖天啟壬戌進士除中書舍人考授廣東道御史有顯石齋詩集其樓賢看梅詩云萬樹惟一色半山堆白雲烏啼邨不夜香遠客先聞近寺松陰合橫枝澗影分誰家修竹裏籬外亦紛紛余按竹垞先生選梅花

詩例極嚴誠如所論然余曾見明末徐韻巢友七律三十首神韻高寄迹象俱空無些子煙火氣竊疑曝書亭藏書八萬卷或未之有也關中詩人屈見心年八十餘矣來遊江淮間從冷紅所見余手錄此詩急鈔副本去且跋其後云六朝以前無專詠梅花詩三唐雖不多有有則正大可觀宋明兩代多極然多在題中殊乏遠韻林和靖雪後水邊一聯空靈遒俗矣究不能超然題外其他可知巢友佳句不可勝數讀之若全不是梅花而切不可移清新澹遠實可空前絕後此段詩話恨不得

却竹垞先生於九原而質之

詩綜又云風懷之作段柯古紅樓集不可得見矣存者玉溪生最擅場韓冬郎次之由其緘情不露用事豔逸造語新秀令讀之者喫奈何所以擅絕也後之爲豔體者言之惟恐不盡詩焉得工故必琴瑟鐘鼓之樂少而窮寂反側之情多然後可以追韓軼李金沙王次回綿撰深得唐人遺意起句如雨下春泥月下霜幾年辛苦似蕭郎一層芳樹一層樓只隔歡娛不隔愁月到西南倍可憐照入雙笑影娟娟中聯如燒燈院落更衣影聽曲簾櫳點展聲當初語笑渾閒事向後思量盡可憐畫舫簾衣凭雪鴻玉箏絃索見春蔥明明可愛人如月漠漠難尋路隔煙臨水偶來同倚檻隔花何路可登樓封來淚點紅猶溼翦後香絲綠未齊繡佛像前同下拜泥金經尾獨簽名含毫愛學鍾花格展畫憨看出浴圖花下小樓堆燭淚柳邊低舫載茶煙翻成繡譜傳人畫會得琴心允客挑應下有時思夢笑燈前長不卸頭眠結句如水國不生紅豆子贈君何物助相思殘陽欲度梅梢盡纔向紅應拂鏡奩蟾照潮微香炮冷颯聲纔達畫堂東關干一曲無多地才著思量便渺然仙家合住煙霞外金屋藏渠也不堪今日席間誰認得舊時家令沈休文分明蠟燭身相似纔上歡筵淚已零一生長羨金泥蝶顏上釵邊與鏡邊皆饒風韻誦之感心嫣日迴腸蕩氣余按疑雨集佳句尚不止此然詩雖工不讀可也苟無操守輒恐陷溺其中而不得出貽誤少年兒不少矣即曝書亭風懷何嘗不擅絕一世然二百韻及閑情八首外至如琴趣洞仙本事諸詞未免有傷盛德瘖寐反側之情又多乎哉不作可也

桐城姚別峰西湖感舊詩四首云江南蕩子恨無家錦字坊西問狹斜蕪館宵燈留蝙蝠荒陵春水沒蝦蟇路人倘指樓頭柳漁父空迷洞口花辜負沙棠舟上客酒尊詩卷到天涯窈窕文窗映碧軒佼人家近芑蘿郁芳蘭佩結縭經樣杏子衫嬌潑酒痕闌草人歸春綽約賣花聲破夢溫存爭知舊日青驄客哭過枇杷白板門樓閒別語太淒清乍似長生殿上盟絕代可憐人早死十年未見我成名春雲淺土埋蘇小曉月疏風唱柳卿安

得並驂瑤島鶴蒼煙吹破嶺頭笙西泠碧水漾輕紗樓上黃昏聽暮雅榆樹洲邊新鬼火桃花門裏舊兒家玉爲葬合肌猶暖環珮魂歸月已斜知否蕭郎重到此短詩和淚聽琵琶又登募旗庵有閣裏江山養病僧句野泊云孤雁一聲霜墮地青山兩岸月當湖晚步云僧立喘行不得黃蘆苦竹好相安後屢試京兆不第有讀唐人詩話書後二首云偶然吟得一篇詩便有聲名結主知不信青雲能自致馬周容易重當時險覓狂搜句有神無因洗月一燒春鷓鴣辜負尚書賞又逐江南放鴨人

秦檜有客僞爲檜書謁一太守守疑焉陰白之檜檜怒曰何客云有過黃陵廟一首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檜伏屏後聽之大驚喜趣具冠帶出見蓋坪先生云檜亦且愛風雅今殆少此等人

然酷愛此客所爲詩客來謁檜命其子見之陽叩近詩年且作弄潮之鬼言之不可掩也如是

宋時有僧作詩三絕倪雲林愛之爲寫其意董文敏復摹爲長卷甚精妙靜海司寇所藏也詩云灘聲嘈嘈雜雨聲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門去五湖波浪白鷗輕燒燈過了客思家獨立衡門數暝雅燕子未歸梅盡落小庭涼月屬梅花朝發羊腸暮鹿頭十三官驛是荆州具車秣馬曉將別紅燭催人話未休

詩二絕甚工不知其題與姓氏見桐香閣詩話詩云蕭蕭楓葉下船窗驚起珊瑚一兩雙拋卻離騷弄落月三更柔櫓過湘江杜少陵來一字無孤舟依舊洞庭湖癡人祇作丹青看啼殺黃陵山鷓鴣

爭持牛耳時哭盡冬青空有淚歌殘凝碧已無詩孝陵
麥飯誰家取忍得閒堂闕酒巵題罷復登舟去頭之諸
名士至一見大驚爲之罷會

江冷紅炳炎題初學集五絕句云滿卷塵埃拂拭開絳
雲樓火剩寒灰幾回繙罷還拋手空貯陳王八斗才柳
跗卑汚夷惠廉自來名教本清嚴只餘一點難銷卻錯
把疏狂認子瞻集中以東坡公自況云三生一笑水雲鄉抹月批風
儘較量可惜柳枝空解語未垂青眼向潯陽一品官階
一布衣耦耕堂外築漁磯笑他鶴怨猿驚後相對猶能
說是非文字無涯骨相寒誤人多是進賢冠直教野史
添公案不在遺民集裏看

退餘叢話卷一

嵩坪先生云張文潛詩十丈虛庭借雨看此句初亦尋
常視之後居陸園廳前石砌做平暑中烈日蒸燠入夜
炎氣不散徒見十丈虛庭之苦一日甚雨坐堂中觀滿
地跳珠淋漓磅礴乃大悟文潛詩句之妙

馬中朝相如觀汪滌崖所藏滌道人霏雨霽春圖歌頗
淋漓跌宕滌崖示余此圖與余論畫亦然最後乃出詩
扇賞之詩云止君善畫兼識畫四十年來眼光腕力搜
盡天下奇昨來手持一卷顧我笑欲展不展使我增猜
疑手捫名姓不許見憑君擬議宋元以來何人之所爲
紙古色沈氣肅穆墨光蒼翠莽淋漓想其下筆時突兀
留墨誥未聞黃鳥人先醉開到碧桃春已行等句俱有
藻思惜其人不永年未三十而卒然誦其詩則致死之

由可想也得毋以屠沽兒抱此才質遂跌宕自憙矣夫
漁洋先生云唐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唱和漢上題襟
集號西崑三十六體初不解三十六體之義小學紺珠
云三人皆行十六也
茶竈聲清響竹廊小亭新構面橫牀當作塘漁舟晚唱煙
生浦桑婦遲歸月在筐一嶺山花燒杜宇半池春雨醉
鴛鴦籬邊犬吠何人過不是詩僧亦酒狂此雄縣壁間
詩載蒿坪先生雜鈔偶閱鄧孝威詩觀故宗定九作也
鉛山費無學評西湖云春山穠豔桃李競芳香車寶馬
遞相馳逐此景當屬之三河少年秋冬澄肅遊舫寂寥
清客孤遠此景屬之幽人韻士李長蘅題秦心卿西湖

樓壁云北苑抹晴米家寫雨春多子久冬半侭迂可謂
能盡西湖之變余得之陳撰玉几詩話中
錢塘陳楞山撰西湖竹枝用商小玲事人都不解崇禎
時杭有商小玲者以色藝稱演臨川牡丹亭院本尤擅
場嘗有所屬意而勢不得通遂成疾每演至尋夢閨殤
諸出眞若身其事者纏綿悽惋橫波之目常搦淚痕也
一日復演尋夢唱至打併香魂一片陰雨梅天守得梅
根相見盈盈界面隨聲倚地春香上視之已殞絕矣臨
川寓言乃有小玲實其事俞二娘後不意復有此人語
並見玉几詩話
佛氏論四友以華友稱友爲可鄙華者因時爲盛衰秤
者視物爲低昂也稱友以屠沽兒抱此才質遂跌宕自憙矣夫
漁洋先生云唐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唱和漢上題襟
集號西崑三十六體初不解三十六體之義小學紺珠
云三人皆行十六也
茶竈聲清響竹廊小亭新構面橫牀當作塘漁舟晚唱煙
生浦桑婦遲歸月在筐一嶺山花燒杜宇半池春雨醉
鴛鴦籬邊犬吠何人過不是詩僧亦酒狂此雄縣壁間
詩載蒿坪先生雜鈔偶閱鄧孝威詩觀故宗定九作也
鉛山費無學評西湖云春山穠豔桃李競芳香車寶馬
遞相馳逐此景當屬之三河少年秋冬澄肅遊舫寂寥
清客孤遠此景屬之幽人韻士李長蘅題秦心卿西湖

臨終以不得見死友范巨卿爲恨於夢中告以亡辰葬
期喪發引而柩不前已見巨卿縞素號哭而來爲之執
紼柩乃得前支道林于法虔殂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
踰年而殞若是而稱相知嗚呼庶幾沈無回跋其後云
自功名富貴之習入人深而相知二字難言之矣玉几
山房聽雨錄載兩沈君言如此於絕交論子厚墓志外
描寫世態冷煖入骨可令天下之稱相知者驚顧顏汗
茫然喪其所懷來記朱竹垞先生少作四字詩云我欲
悲歌誰當和者四顧無人煢煢曠野老杜云側身天地
更懷古獨立蒼茫自詠詩讀之可感也
陝西張節母未嫁夫死于歸事翁姑姑病刲股姑死侍

翁疾疽發於背膿血淋漓被床席節母扶掖卧起手自
澣濯維謹翁死兩嗣子皆補博士弟子已建坊從祀節
孝祠嗣子某猶慮大節易湮冀得文人表彰以垂不朽
徒步來京師乞宋子介三立傳介三乃爲徧徵輦下諸
公卿名士作詩以紀之嵩坪先生云

公卿名士作詩以紀之嵩坪先生云

讀書人才氣馳騖刻刻想出門至車殆馬煩覺得困瘁
無味漸有鄉關之思如是者久之歸去家庭風景自足
賞惜非萬不得已當不妄動隱然有安貧守分之意此
處便是長了些道心

江湖過風波患禍不測眾人哀號痛哭吾以鎮定二字
了之非度量大吾不鎮定亦無益也人生見理不明小

小得失及語言口角輒鬱勃不能自平自走天涯歷經
險阻後回思死生呼吸之際鎮定有餘一切危疑復何
足道此遊之有補於學問處若屈首牖下那得此段意
境偶與潘立人前輩夜話云爾退而筆之

享終身之快樂者福人也抱終身之幽恨者慧人也二
語頗近小說家余戲採之謂入閻飽噉荔支在福慧之
閒此語須與解人道

朱斐瞻論古文以寫得出爲妙出字極有意思譬之觀
魚不工於文者如魚在水中波紋蕩漾縱了了終覺模
糊其工者如魚釣入手首尾鱗鬐纖悉畢出此妙惟史
遷得之

朱斐瞻讀書不務記誦躯思密訊澄觀博覽而取其精
即不全舉其詞要其住處常往來心胸閒醞釀久之者
也此可爲苦讀無領悟者下一針砭然亦是渠天稟高
粗略者不得藉口

人家子弟讀書記性讀性悟性各有短長余直謂三者
缺一不可邵武朱斐瞻爲增定五件一志向二性情三
領悟四才力五強記志向欲其高性情欲其靜領悟欲
其變才力欲其副強記欲其擇其言甚精確一字固於
金湯斐瞻名士琇邵武建甯縣人甲子解元戊辰進士

甯化李元仲先生世能寒支集生新刻露獨闢靈竅其
秋懷一首由妙悟而成可起人無窮妙悟詩云坐臥斗
室中書卷奏新效神來勿驟往斟酌使克到焚香取煙
初賞茗在味少潔此徑寸懷遂與光照耀月以霜尊嚴
雲得天高妙良友雖各天是中可談笑

猜嫌積而禍機成濡忍暫而危辱至故君子豫機先大
易戒履霜鳴呼可不慎哉朱斐瞻云

候官孝廉郭雍字仲穆別號書禪自訂約園詩百首五
律最工其詠霍去病云嫖姚矜意氣年少遂成功拔幟
天驕幕飛書漢主宮衰駝蹲積雪驚旆裂悲風上將方
談笑貂裘蹴鞠中又塞下一首云寄語深閨婦臨風罷
翦刀賢王移大漠游騎逼臨洮莫死燕支冷天懸太白
高得歸須馬革何用問征袍邵武朱斐瞻稱其直接盛

唐爲閩中詩人之冠

吳興嚴海珊詠梅詩有殘笛一聲涼在水遠山數點碧於煙之句海珊名遂成庚子孝廉甲辰進士歷任知縣

潘先生立人稱其詩可傳會鷹舉鴻博

朱斐瞻兄名士玠有筠園詩三卷夜齋雨後一聯云逕松滴殘夜涼月在諸峰神韻特高

龍巖道中題觀音院八詩並跋余集中不載附記於此

爲月驂鸞夢到天護庭泣露已多年淚珠一掬生初事

來懺潮音淨聖前一坡陀歷盡到南閩記得當初侍者身一跌不愁山徑滑驚迴三十五年春二山長雨溼路冥冥遠火無光佛有靈低覆旅魂雲一片露涼深夜拜

孤亭三玉皇香案吏超羣占斷天孫五色文灘急嶺多人萬里苦辛不敢訴慈雲四竹兜驚寤悄黃昏喚我泥塗認履痕來路雲封山亂盤一灣流水綠當門五水田衣好勝青彩苦逐紅塵與錦帆凡骨儻緣仙夢換諸天花雨散龍巖六未了其如宿孽何元龍湖海意蹉跎慈航難渡人間世貝闕珠宮誤認多七海水茫茫汨古今微軀孟浪說千金迴頭滴盡椿萱淚禮佛詩成似梵音

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七日隨鄉先輩吳翼堂太史視學龍巖雨宿觀音院涼露寺側是日爲倚雲生辰帳行役之多艱感歲華之易邁追維舊日獻證前因擬留詩篇聊當懺悔明年六月渡海口至福甯成八絕句朝昔不遠遂投詩於海波繼遺家書爲虔製靈旛六幅仲冬望前一日又先人諱日也時客泉州官署歲恰一周將謀歸矣齋沐以酬昔願寄菴僧張之涼露亭

乾隆七年十一月廿八日夢丙子病余蒼黃出走禱於神殿宇邃儆神像巍峩似西湖岳鄂王廟禱畢顧見關帝自外來始悟塵上神卽帝也回身哀訴向帝拜帝首肯之授素絲線一指小紙包一又深黃色厚紙一幅似綾似絹長廣三尺許取大硃筆東西斜立畫符一道搦印盒同余出廟門帝高額方面眉目森秀鬚漆黑年三四十歲余且行且回顧忽轉入別殿後見一神迎立清眸白晳圓面如長頤余心知爲文昌帝君也兩神立而

語關帝手揮余先行右折入小門曲巷數武得僧舍似余讀書處洪君雋思汪君右瑜在屏後會食余告以故洪君攜餅餌一盤急登樓避之汪君類病者兀坐狀尋命僧人具蔬盤數種留帝小坐似天暮不及猝至余家也同余入廟及歸路陪帝坐於禪堂者尙有一人不可憶矣汪君在漳州病幾死明年丙子果病如汪君臥床不知人事者連旬命應一縷迫洪君歸日病始甦余重至漳州尋心疾歸後彌劇數瀕于險伯兄授余西湖漢壽亭侯聖諱玉璽貼門扉閒與二帝青雲會瓚緒一一都有關會憩是夢亦奇矣甲戌花朝補注

乾隆八年八月五日夜夢攜一僮走三五里厪岡阜俯身出一小關左轉得僧菴訪徐巢友入門老僧四五或坐或立似一再至舊曾相識者須臾巢友出揖就坐瞥

見好女子伏屏幃閒知爲巢友妻也與巢友敘寒暄甚長并述所與游潘陋夫等慕其人與詩又意以爲巢友將之金陵來日當不及送別巢友軀幹差小年四十許貌豐上銳下鬚漆黑坐譚良久屏幃閒人忽出見余斜倚几案前睨之如玉雪心竊訝之別去途中見數老人攜童子傴僂行且相語曰兒郎甚佳一老曰兒輩但喜肉食不肉食者便佳不肉食可使安得有可器使之兒云云前望一亭忽驚顧巢友乃送余里許矣辭之長揖而別覺後天將曙追夢大奇巢友名顯放明海鹽學生以詿誤逃於僧自楚歸入茅山爲道士好談兵以徐鴻客姚廣孝自許後不知所終竹垞先生云巢友汗漫之遊投軀嶺海其詩歸入具編雲笈之中拾孔翠一毛足勝凡鳥累百有梅花詩七言三十律明詩綜不載余得之阮溪汪氏酷愛之爲寫爲絲小楮冊子凡六本第一本贈汪君繹南鴻烈第二本在南梁爲姑丈吳陪鶴端笏書第三本呈伯兄蓬船第四本書爲江冷紅炳炎第五第六本客揚州桐香閣時奉江蒿坪先生壻及其子嘉寶葠精神所聚夢寐見之所見好女子當卽梅魂也目爲巢友妻妻梅也潘丈陋夫今年八十餘藏有巢友碧落集鈔本傳示冷紅余從鈔得自序一首者是夢也得毋巢友著述世罕流傳梅花三十首詩魂不泯冀得好事者刊布而余尤係酷好之者故示之夢而以女子爲之媒歟抑其投軀嶺海不知所終或卽終於閩歟

老人語在可解不可解閒然移作梅花詩評甚當巢友詩云食肉主人天末也滿頭香雪臥園丁有味乎其言之矣

癸亥閏四月多雨中旬以後江水大漲廿六日南門水高八尺城門不閉城中孔道悉船筏來往米價翔貴每石紋銀三兩有零廿七夜居民悉兩立城上總制給官錢壯者十文幼五文環城傾壞牆屋無算廿九日雨止水始退官衙兀坐岌岌乎有疑生之歎聞建甯延平以截潴官米官價不平立法稍苛客舫既疑阻不入境而會城倉貯堅執不發轉檄提上游餘米民人至毀辱官

吏喧擾殊甚惟松滬潘君卽於閏月初平糶令兄在此閒書來告云舍此無別法署中高才滿座可能借箸一籌耶福州使院記

霍童山隸福甯神仙霍童所居爲天下第一洞天唐司馬承貞修煉於此跨鶴飛昇吳郡鄧伯元沛國王元甫鹽官褚伯玉於此授青精飯白霞丹景之法幽巖邃壑人跡不到者不能悉數每天晴月皎居人時聞空中鼓樂聲本朝蔡伯源詩環海洞天三十六霍童第一好溪山三花樹上眠白鶴五粒松邊放白鵬不知道士歸何事鐵笛一聲雲木閒馬迹詩萬仞晴峰翠作堆誰知有路接蓬萊蒼顏童子對雙立白首使君遊一迴石上殘

棋風掃竹洞前遺臼雨生苔欲留信宿遲遲去應待茅
君跨鶴來

福甯陸路險惡嶺至多白鶴嶺爲全閩之冠石磴峻嵽
紆迴百折海上羣峰都入延眺度嶺半俯視平疇曠野
閒黑石錯落纍纍點綴如假山如吾鄉浦口鐵案港景
致下嶺乃知爲民居也色黑者嶺上但見屋瓦耳按志
載嶺旁有石洞內有馬大三女仙祈雨多應謠曰白巖
洞深復深女仙遺跡何處尋山前山後田如焚旱來惠
我三日霖

自福甯歸過播渡午餘度嶺大雨山泉暴發如白龍數
十爲雷霆鞭笞奔鬬迅疾銀濤雪浪洞心駭目山谷崩
裂作千軍萬馬聲眞奇景也僕夫下嶺至不能辨路稍
失足則墮絕壑中雨止過山溪漲不能扃輿輿人負
余亂水而渡頗有戒心薄暮抵省署脫鞾鞾已溼透矣

按福甯濱海風土與南中少異時有寒風中人乍熱偶
解衣輒復慄然起粟不思食飲汗泄則平施愚山前輩
句云殊方不定寒暄節病體難調增減衣信然

建溪三百里兩岸篁篠彌望率枯瘁無色舟子云竹不
生葉而結實如米其抽穎如麥相傳六七十年無此事
矣取視之果然味微甘甲子四月十七日建溪舟中記

歙縣鮑倚雲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閩天氣暖惟福興漳泉四郡冬不須裘其上游延建汀邵不爾而汀尤高寒壬戌十二月中旬自龍巖赴汀州雨度南嶺輿夫歎險艱風色漸緊漸窺路旁草樹晶瑩照眼不知爲何花路漸陡花漸密景亦漸繁至嶺頭搴帷視之蓋古所稱木冰也雨雪凝溜因物賦形千彙萬狀奇不可悉而勁風折之淙琤聲盈耳四望寒霧蒙密高深不辨如渡大海如登三神山如坐珠宮貝闕如遊瑤林瓊樹中輿人有粗曉小說家言者大呼曰雪摊藍鬬馬不前余乍聞而含悽及是得奇觀不覺欣然叫絕

余四過黯灘灘初入閩不知其險遂驚絕已出險矣癸未春自邵武來建甯泊灘下沿支港而上甚逸觀漁人撐竹篙下灘勢隨灘轉一灣如溜浪花掀舞人與篙俱沒眾方瞪目失色俄見百步外如鳧鷖浮波面形漸高出則漁人曳篙去矣遵旬自建州還按延平主人避險取陸道同人爭乘輿余與涇縣翟扶九海陽謝雪巢同舟岸上僅餘兩輿余再三讓兩君而翟遽蒼黃別去謝云聖教序眞跡在余家已贈武陵楊文弱郎弱水制臺之子余門生好書又以聖教序爲右軍書不知乃懷仁一筆自運郎復採摭取其相近者成一種書後爲僧八所宗尚故余不甚臨倣耳其昌題爲周生丈裂本此爲第一宋翰林侍書多學此碑目爲院體唐吳

通微兄弟已有斯目故董思翁不甚倣之其識卓矣然
宋本元有高韻東觀餘論已留拈出此帖其證明也眉
人陳繼儒得觀於董
宗伯齋中歸之周生

庚申秋余省伯兄遂舫於南梁唱酬彌月廿年來對床
之樂僅此伯兄話別詩有枕上忽愁朝雨歇秋來最是
夜涼多之句讀之殆不可爲懷今年寄余海上聞雁憶
諸弟佳句云日暮西風卷客衣數行征雁向南飛關情
不覺驚秋晚霜冷野橋黃葉稀詩味劇似唐人余自閩
歸心神耗矣吟興幾闌欲和吾兄此詩乃不成一字錄
此願黯然也乙丑八月五日燈下

秋濤隨艇去水盡到山家竹暗乞晴晝楓光明夕霞一
人句清氣逼人如此作仍復深厚谷口老農云屈翁山
跋郎士元送別錢起詩後謂詩以氣味深厚格調高壯
爲貫中晚衰颯不堪如殘秋落葉令人慘澹王新城論
温庭筠詩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高風漢陽渡初日
郢門山此晚唐而有初唐氣格者又論律詩貴工於發
端承接二句尤貴得勢如嬾殘履衝岳之石旋轉而下
則非有伯昏無人之氣者不能也因於摩詰萬壑樹參
天少陵昔閬洞庭水二詩外舉飛卿此句並韋莊章臺
夜思錦瑟怨遞夜遷絃風雨哀下云孤燈聞楚角殘月
下章臺皆轉石萬仞手也余按三公持論各有見極處

偶類鈔之
詩道旁落言人人殊喜古風者望望遠俗喜近體者於獻酬其實近體甚不易而五言尤難但得古人之一體亦足名家其如門戶之見膠柱可厭講工力者專精對偶講自然者但騁逸氣余沿溯三唐下逮國朝諸名家微有領會竊謂四十字中須字字沈著虛字都鍊作實字又須一氣盤旋實字都化作虛字
淮揚閒大賈高其閎閾深居簡出四方遊客到門無因而得見者奚啻昌黎求見宰相闔人三辭而已桐城馬相如璞臣投刺於程風衣嗣立再至再拒之馬怒門首喧鬨甚已而見一人便衣小冠拖履出問曰子何人曰

吾桐城馬相如也曰馬璞臣即子耶曰然馬還問曰子何人子知程風衣可在家耶曰吾即程風衣也兩人大笑牽袂入各盡吐所欲語如舊相識留數日盡歡時馬入都無行資又值風衣空無時風衣從質庫中諾其請岑山多富人而風衣有寒士風乃得豪舉之目顧視諸豪一空之矣
馬相如七言絕句最工自謂於此體小有開闔汪玫石眉敏爲余工寫數篇爲橫卷丁丑秋以中翰歸過揚州與諸君聚程仰山所見余寄仰山詩冊仰山復以素冊四本付玫石作札仰山附名而中翰綴一詩於紙角並爲封題署云馬相如代寄亦一時韻事也詩云鮑子何

由知馬卿傳吟詩句最關情寄余小楷梅花健好答新
篇抵送迎
一僮量豆數升將以扃承之意不耐鞠躬失手器覆散
落滿地一一拾還乃得去余笑謂子弟民生在勤勤則
不匱此一說也作事頗不可不勤勤則事簡而神氣轉
閒吾見顦悴者得勞苦矣斯理頗密汝曹靜參之
學人方嚴事文人逸事詩人韻事類皆有度越尋常離
塵拔俗之意縱失中道亦足成名非其人而倣效之是
爲傖言之不可行行之不可成若有物焉敗之咄咄怪
事
詩以和平雅正爲主落紙雲白而韻味無窮超而又超
者也務綴奇字作險語稍不檢點墮旁蹊矣試觀柳州
文極廉悍昌黎稱其出入經史百子深博無涯涘而其
爲詩乃沖澹如陶韋卽其所謂雅歌追江漢常武之作
者鏗鏘炳耀何等光明頗與其文不類何也柳州胸中
顧不多奇字耶
元遺山論玉溪詩云只恨無人作鄭箋余謂書情述事
之什有難以顯者於是託之比興附以故實其妙原在
掩映隱躍閒使人低徊唱歎不能已已不可箋亦何必
箋也豈獨玉溪生爲然凡妙於言情事者皆然往余在
衡南有無題詩十首江冷紅疑有狹斜遊堅叩其故余
告以大指冷紅喟曰誠如君言則義山詩豈可下注腳

今名士碑版文字大率非錢幣不爲功雖昌黎且有諛墓金之誚然則統謂之應酬可也人家後嗣孤貧而欲揚其先烈與夫窮邨幽郡遺徽墜美之俾蒙掇拾而不終沈沒也談何容易此著述家之所以重網羅逸事也

初學古文每苦虛率寒儉病只坐不讀書不讀書無論筆力薾弱氣不足以自振到關隘處都不見旌旗壁壘豈復成軍縱有時性靈流露率淺薄無味故抱空腹講情致弄筆生斷無佳文文必原本經史乃厚故曰要有根據

世之負才跅弛者好講作用余謂胸無經濟其所謂作用皆謬也雜霸亦須學問根柢謹慎立於不敗之地故

已

文人不喜吏事亦一病昔張舜民稱歐陽公司馬溫公王荊公爲學者所共趨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惟

馬援刻鵠畫虎之喻最妙

古風日衰頹俗日弊由于老成日凋

猶時吾里富人多以作苦起家性敦儉素往往近陋其樣鄙少文固宜然大致謙厚今追思之皆晉代衣冠矣

其理獨得庇其孫子趙孟曰其後亡者也蓋伯有之病只坐汰侈

明詩綜詩話自謂具一代掌故然於經濟太略韻事太詳雪庵事尤詳此亦韓子所謂學而得其性之所近也

瀛洲人好談朝章國典淹博何待言然亦世家人物耳總持風雅數十年地望故殊性情學問又足以副之

人士趨之如百川到海然竊疑其不甚留心經濟吏材能在勉之而已此書煞有關係

歐陽公論文章惟勤讀書而名爲之自工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以公之工於文其勤可想也劉原父乃云可惜個歐九不讀書蓋劉氏兄弟熟於經史鎖研箋疏考據博綜其說春秋尤長別成一家學問每見經學邃者或拙於文事工於散文者或不工詞賦而散文體製不一又或難兼擅夫學不根柢經術文焉得工要其工者皆得其精而遺其粗也若沾沾焉箋疏考據是務則雖司馬子長倘有餘怍何況其他爾雅注蟲魚知非磊落人門戶派別互有短長得失須分別觀之無庸仲此紬彼

著書該洽無偏陂甚難一鄉一邑耳曰易周名實易核

倘多私臆橫據予奪詳略愛憎毀譽雜出於其間何況天下何況史官固知穢史之日不必魏收天下郡縣志乘所在名士著述姑勿論文字工拙要以操筆者人品心術端謹爲貴

人主出奴黨同伐異門戶之見著述家尤所切忌嘗見聊爾人經妙筆點綴令讀者慨然如見古人及異地不相習者求撰述雖人物較勝其子弟不媿雅流而作者聲價忽復翔貴不輕許可曰簡曰嚴曰含蓄曰創質動稟史法讀之索索無生氣嗚呼彼累信史哉

歲癸亥在閩中一夕夢與程雪崖讀江都李馥雙文宋集中有題雪崖先生集云九江潯落花深每句有注夢中頗了了會筆於日歷上今丁卯十一月六日館於橫巷滋德堂之西偏又夢與雪翁登一危樓樓前古桐樹二章煙雨空濛彌望無際余題其楹有勁筆爲桐人過龍門留眼古煙如墨十四字下對句久吟未成先生極賞余上八字遂相攜下樓而寤因忽憶及閩中一夢檢癸亥日歷視之亦十一月初六日事奇哉噫昨得伯兄書而馥雙已死矣爲之嗟悼累日馥雙曾及楓谿先生之門而與余及雪翁舊稱神交者也追理昔夢凶耶吉耶嘉兆耶詩讖耶吾不得而知矣越七年癸酉[redacted]月心動因作丹夜望琵琶亭歌起結並用雪翁楚遊過九江尋落花深二語甲戌二月十八日病起補注用九江

乾隆十五年庚午二月廿三日夜夢至一室如橫舫額

作飛白曰白雪山房對面三楹周以闌檻檻短可坐下瞰爲深池池水澄碧有鯉數頭甚狎如馴鳥依人大可尺四五寸池中時作鏗鍧之聲則飛起高出簷際余忽偕然不覺此身之爲魚也與同飛而魚力猛甚往來盤旋撞擊余身頗酸楚不可忍遁入簷下良久魚復入池夢中欲作五古一篇未成覺而記其首四句云靜久仙氣深夢來幽絕處山房署白雪飛白筆可觀詩家有鑒於明七子之弊幾欲祧去初盛諸公以謂獻見不鮮後生習其說落筆輒寒儉虛率罔識門徑其跌宕自喜者一折而入於山林隱逸纖碎寂寥老死牖下惜花弔月不難淺斟低唱至殿前作賦往往徬徨避匿

嗜不能吐一語强撚數語觀之滿紙作乞兒相詩道之窮終其身不復享文章之福可嘆也余選讀唐詩於初盛應制詩篇特不敢輕汰俾來者入門辨路毋落旁蹊庶幾墮地一聲詫爲英物云

七子卷中拼沙揀金何嘗無佳詩詩要于神骨氣體閒朗雅鄭徒爭面貌而以浮囂膚落爲美宜乎土苴棄之矣即以唐王摩詰論瀟灑宕逸幾於竟體煙霞乃其詩骨清華高貴不特應制體望若神仙即山水閒適贈答之篇亦迥非寒瘦一流所能希風而說響也領詩家眞解者當首肯吾言

王西樵評少陵曲江作云宣政紫宸等作何其春容華縟後來轉相摹仿才力薄弱越少味矣

韓公崛起元和詩文並魁奇崖岸一掃時流靡曼闢緩之習而七律獨不多得得毋才大不能俯就繩尺屑屑拘聲病耶答張功曹別張使君貶潮州後示姪三詩自不可及

趙倚樓詩於斜中見整極參差出沒之妙覩同時雕鏤塗澤以富麗爲工者倜乎遠矣後來惟東坡七律飛騰變化不可端倪蓋得此意

溫李並稱飛卿婉麗恬雅濶嫌少骨玉溪生情喻幽深清而鍊便不墮浮滑轉覺句意跌宕學宋詩者以此辨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六一聯每句不解也

易流於率易而徑直大抵七律最忌率易成章今人多外不乏雄挫之作氣質較高

史稱方干質野貌寢又兎缺有司因是不與科名後遇醫補脣已老矣余謂其詩骨高寒適成爲處士之詩身後褒與十五人之列追賜及第千古盛事不可謂非厚幸

何來以方干羅隱不第爲恨事閒按方詩孤冷堅峭出貫姚之上舊稱其五律一字無失良然但未免帶蔬笋氣耳羅則粗服亂頭槎牙偃蹇絕無清華態落之致去廊廟益遠甚準以前明科舉之學有文佳而必不中者此類是也敬告後人擇術不可不愼凡應科目之詩文宜俯就有司繩尺毋希高慕古清眞自放翩翩名士落落散人皆非所宜吾於羅秀才有深感矣

温飛卿奉承旨韋蔚相諸公七律圓朗妍逸風調有餘以之獻酬擊心可使一座傾倒若欲屬氣骨以格韻相高號令風雲摧堅陷陣須更上一層樓也顧今之詩家何必然撏撦諸公之皮毛而塗飾之是亦足矣

退餘叢話卷二

七言長篇唐惟李杜韓宋則蘇黃南渡已後獨陸放翁得與此選若王右丞高達夫岑嘉州歐陽永叔王半山諸公非不妙特不必以此體擅長卽有合者亦不多見此語可與知者道阮亭選古詩源流井井亦已如彈指門開樓閣盡見矣言不盡意能者從之

本朝五律推杜茶邨擅場此外名家亦不少而愚山竹垞畏壘山人數家余尤酷嗜近關中新出有扇水集可與茶村並

霍子孟赤族爲千古恨事史識其不學無術余謂咸寧主威震海內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喪葬恩賜一切與乘輿等子壻兄弟之侈紈袴奴隸之橫雖盡可殺禍變

覽輒盡所謂黃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
濁者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吾於其文信之矣
坡公勝乃弟處正其不及乃弟處會宿逍遙堂詩序歎
其天資近道者以此際羣小側目時雖屢見貶斥而翛
然自遠不受傾陷晚節優游著書終老以病軀享年七
十餘仍克踐諾撰歐公行狀太史公願爲晏子執鞭吾
於欒城亦云

參佐從事漢魏以來辟令自由或既辟而後上聞唐宋
或命於朝如平淮西碑所云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
賢能無憚大吏是也其聲望素著者所至想聞丰采士
亦如仕其後或自致通顯懋勳縗爲一代偉人自明迄

今所稱幕府等之庶人在官館穀衛口絕不與國家利
害以致弊竇叢生愈人鄙夫無惡不作本官受其禍敗
至身亡家破有之彼爲之客者飄然遠引而已愚意朝
廷苟懸賞罰之例使天下幕客與本官共休戚則懷才
不得志之士容有奮臂出其間者是此一途亦未嘗不
足收豪傑之用也

國家文運之隆在內視翰林在外視提學典試翰林儲
才之地也翰林得人而後天下之士氣揚士人
育才之官也提學典試得人而後天下之士氣揚士人
通經學古老死巖穴者何限幸博一第成進士或自許
才落可以黼黻太平宜備顧問著作之選而一行作吏

用枉其材者又何限

三神山船到引去舌稱玉堂爲蓬瀛不虛也第不識與
此選者果皆仙才否耶

南鄉古樹一株淩霄直上枝本分處鵲巢其間堅且久
矣有黠兒緣木窺之鵲忽別營一巢於旁枝之杪東向
橫出勢甚危而羣鵲十數朝暮喧喧來遊來栖雖疾風
雷雨晏如也余坐樓頭靜觀有年指語兒輩曰天災可
弭人之害不可嚮邇也鵲知之矣故鴟鵂之篇於未雨
綢繆之下而沈吟其詞曰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小人窮斯濫此惟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君子造次顚
沛必於是臨大節而不可奪則以身殉禮義弗恤矣其

賓禮義何負於人不忘恭敬民之主也鉏麑不忍賊殺
趙盾甯觸槐而死五代蓁從簡爲忠武節度使閻許州
富人有玉帶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踰垣隱樹
聞見富人夫婦相敬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敗其賓而
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遂踰垣而
不知所之二事相類亦足以見誠能動物矣要之守禮
義死雖死如生悖禮義生雖生亦死所爭在幾希間

見義不爲謂之無勇臨事不可畏葸然必須熟思審處
見得確鑿乃無後悔若於事理上未甚帖妥而欲爲度
外之舉以矯世屬俗爲高翹翹然憑氣自任此才人做
僻之病小則貽誤身名大則覆宗絕祀往往一蹶不可

復振故凡負才而不肯折節學問者吾不諛其才轉憂其才

風俗之弊物力之絀窮愁之酷其由來未易一二語闡也而奢之爲害最著吾鄉多賈人在前代號殷富　本朝盛時幾於家給然大致朴儉長衢十里求羊裘四五襲無有也外王舅吳艮齋先生及吾伯父培根公爲余言台邑之夕身無華服著藍布袍無外套其時吾家頗不貧今里中富戶不逮曩時什一而靡侈乃不可言貧人效之日卽於死亡可嘅也

從祖中翰公讀書南屏山時同學生多戲游之侶公每閉戶手一卷不輟或默坐閉行私理其業晚飯後一座談嘲笑謔往往虛棄更漏或彼此相溷不得夜課公則吹燈徑睡伺人靜復披衣起密就長明燈下闇誦達曙同學生多不知也康熙丁巳年求三十登賢書七上公車乃成進士

中翰公嘗假館御史吳魚山先生宅一日樓頭讀書有疾雷起於案下火光一綫上貫樓瓦奇馨震人公自若也徐視案上有焦眼如珠圓樓屋板及頂亦然

從父太史公自言弱冠後暑月夜讀爲蚊所苦輒設兩幾欲鞭笞而教責之癸酉首冬病餘得其全集讀之歎其經術閎深義蘊充實斤墨一本儒先至敎忠孝節烈本朽之業在是鑿然爲千百年來古文大家第余小子不揆狂妄漸窺之而竊有

伊川歎頤之不及家兄處以此何也包孝肅一笑河清自是鐵面御史而武侯爲先主求援吳會孫權覩其奇雅甚敬重之何也太原公子楊裘而來神氣揚揚一座皆屈何也自古有德者必有言而文采風流溢於賓座俾見之者意傾習之者愛不能捨必非無學問人可以粉飾及之也本朝方望溪先生道德氣節聳身三代而上制作如經緯三才比肩左史平睨昌黎北宋諸公而下幾欲鞭笞而教責之癸酉首冬病餘得其全集讀之歎其經術閎深義蘊充實斤墨一本儒先至敎忠孝節烈本朽之業在是鑿然爲千百年來古文大家第余小子不揆狂妄漸窺之而竊有

所疑也就中持論往往近刻文品過剖多可畏而不見其可愛至骨肉天屬之文讀之都無淚時於獻酬羣心是非毀譽閒隱隱有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病文章關乎性術竊聞之外人曰此公頗僞又曰此公頗薄僞與薄吾不敢知吾竊本昌黎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之旨以論文蓋百不失一矣今第頌其文之佳處其牆壁倚程朱而根柢則菅荀也史法宗龍門而筆力則荊國也渠但知龍門之潔耳龍門之奇之逸之磅礴浩蕩天矯變化無有也荊國之冷峭瘦硬削質皆有之而堅僻自是患在好使人同已如東坡所譏者亦可稱神似顧往往侈口昌黎昌黎之大何所不有若是其隘耶歐蘇經術較淺固其所爾然不屑者而歐蘇之磊磊明明有體有用日星河嶽之氣果曾夢見之耶竟集圈點極嚴而當評語溢美謾短什九自撰而嫁名他氏此則先生之不能欺余也又庸行舉不足傳而能納交於望溪者爲奇行他技藝舉不足名而能篤行望溪誦法望溪之文者爲不可朽之名集中此例不可枚舉如宋山言汪武曹吳宥函諸墓表似厚實薄似謙實傲此則余小子所不知也先生不能詩而嫉詩人如仇不知書而以書名者不挂齒頰如查夏重墓志何足以傳夏重汪退谷自以爲文與字名於時取會試第一與其兄武曹頗不相能而大書於武曹墓表曰弟某某皆以君故知名是果足以服退谷耶一藝之可名一節之可紀自不礙其可傳先生自命固高亦何至一字褒人等於華袞耶震川先生恨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此語表裏自見可質鬼神望溪之斷斷然斤斤然者自顧集中酬應之文果皆奇功偉烈毫不假借者耶且史筆貴紀實繁宜簡簡宜當長於文者言文長於詩者言詩長於吏治者言吏治者言德行者言德行世乏全德亦少全才瑕瑜正不相掩今於才人略其才而必欲強爲之耀其德文人略其文而必欲謬爲之揚其才以史法號於天下曰言中有蘊蓄言外乃有地步也嗚呼是史而不紀實也是誣之而已矣空心之木敗鼓之皮吾見其速朽而已矣夫春

之溫也生氣也秋之肅也殺氣也文之傳於世曰壽世子孫之爲其先世求名人文以傳也之死而致生之義也吾見胸中生意滿者其文必有生氣讀望溪先生集而膚寒生粟心冷於冰慄慄乎懼其有殺機焉而曰吾將以生死而肉骨也果乎否也然則是集將不傳乎曰必傳其經術義蘊史識偉論忠孝大節精氣涌出之文皆傳而竊以韓子一言蔽之曰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至其文之偏僻孤行獨斷不足以厭天下之人之心而誦言攻之者將環伺而起也

歐陽公文黏壁閒每出入改削不已太夫人曰汝畏先生耶公對曰正是畏後生耳瀧岡卜吉六十年而阡表

始告成知其胸中醞釀歲月不知凡幾必非猝辦苟作可知近見有別本何物後生鶩風雨泣鬼神之文水府龍王之所願讀者而放筆削之耶按公舟泊廬山下沈稗事近怪黃山谷官其地代爲檄龍文亦欠雅馴呂東萊顧修遠選宋文不載見之宋商邱鍔廉偶筆姑存勿論余從循陔堂得見石刻瀧岡阡表橫額四大字在顏魯公蔡端明之閒通幅作行楷獨疑文中無汝家故貧賤也六字他虛字多算閒與坊本異不知勒碑後公復自改定耶抑傳寫之訛耶

沃土之民不材淫也大哉敬美此言夫奢則必淫自刑家之教衰風俗釀惡婦女爲尤鬟時男子或貧不自聊其身之非男子吾疑流極之運將有不忍言者爲締爲綌之所以衰自古歎之矣

閩中多能以女工自給今女工幾廢坐食而嬉遊幾忘紡織東遷無公事休其躉織東遷之所以盛婦無公事休其躉織東遷之所以盛也異日當與先人

吾郡在前代時不特多富家所至邨落其氣象隱隱隆隆隆墝木蔥鬱賊至有守禦之道故多可避亂處今則到處皆童山矣

無論居家處世一切事宜須於閒處著精神閒時不用心忙時不應手

偶見杜詩注載王從周將雨句云雲擧催詩黑風仍作誦清甚佳對句不測

藩籬媿未工安得俟芭爲收拾略存姓氏斷編中惜遺文漸就散佚矣曾經老友海霄查悔餘先生點定者以火災被盜胠篋而去僅存感逢集上下二卷丁未冬余爲錄副本後屢乞嗣君而不吾與也異日當與先人小巢壺詩合刊行世

抗州太史范用賓先生允鍚撰漁村趙先生傳甚工後附刻絕筆四首首章云少壯雄心孰與酬晚年寥落思悠悠而今總付黃粱夢蠅利蝸名一概休三四章云舌耕以外計無餘枉被人稱老蠹魚破屋一間書幾束不知身後竟何如存吾順事沒吾甯何用旁參二氏經使性光終不滅依然水碧與山青按先生非徒不得以

科第顯即在黃籍中本姓亦不著無子立兄子爲後其沒也了然去來之故卒章頗出入仙佛家言詩古文在杭中爲老宿數十年來時流恐未之或先也吳門沈宗伯撰　國朝別裁集曾不一及甚矣知言之難網羅遺佚之尤難也

外王舅艮齋吳先生　諱曦泰大司成麟潭先生　苑之子

書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十卷刪補昭明選詩注新安列女考實俱未授梓其秋懷集字詩十二首本集不存余壬寅薊西圃編修集少陵秋興詩私存之小序云歲在壬寅薊西圃編修集少陵秋興詩字爲秋懷詩各道己意禁不連三葢下諸君作者如林

唯子最蕭瑟將謀歸矣用代留別詩云關心唯在小園中極望西南落日紅宅隱黃山移紫菊閣依白水點青楓長聽刀尺催寒女虛坐年華問塞翁回首少時驚綵筆斗斜雲黑動悲風曲江高處舞花枝八月虛槎歲歲移佳侶幾曾憐纖女仙人安可汎瑤池洲邊鸚鵡名還在水上芙蓉隱已遲一望函關驚紫氣枕書老子學多時過眼雲煙上翠樓起看棋弈小滄洲夔龍新第荒羹夜班馬高文月露秋砧急三聲紅粉墮旂悲萬里玉關愁世閒惟有長歌舞自古華年有白頭漢帝西征振羽書龍旗飛動國安居衣冠奉使承王事粒米開關滿傳車塊子通經文氣海老翁問賜武功虛匡時落寞思劉向伏處　江一老漁先人直道動瑤京清白傳經不問名扇枕承顏虛自省書思上疏起家聲春暉已落心長在秋露多寒氣不平更續　長陵思鳳舞西山薄暮問仙旌露點金莖氣象新朝班多少錦衣人燕隨鵲啄低紅尾魚學龍飛墜紫鱗幾有仙槎還入漢可聞漁子更千秦明年　聖主開東閣老臥江南不識春有母經年隱白華蕭蕭石馬碧峰斜同枝蓮萼思長枕奕世梧陰識故家盡道異時傳信宅可勝老眼落江花征車寂寞惟天問不問京房問子牙曾經南極白華山　戊寅歲扈　駕白華海至白華山萬里風檣雲馬閒浪起魚鱗漂夜月石函鰲甲入仙關昔游東道虛驚眼今對西風實上顏可有三山金闕在移家汎宅不思還少賤兼多平子愁時遘氣降老低頭素心問世關山冷直道隨人日月秋寂寞故吾惟伏枕雲霄仙侶不同舟請看江上蘆花白自在漁翁自在鷗蓬閣西風聞古香一秋吟苦在三唐小山叢樹時相問中隱王城日自傷坐對雲峰移錦石歌來煙水接滄浪少陵已老青蓮故不運時人拾地黃蓮花峰直薄青天玉峽瑤林起萬千一歲一游人不老三秋三宿地皆仙對棊有侶多高隱伏氣圍鑪接大年　山有丞相觀棊及藥鑪藥鉞紫馬安車華氣象幾曾飛上白雲邊棲鳥思林苦望家不關平日學南華可憐坐對金風夜每起相思紅豆花余家娑羅老樹春月作花秋成紅豆　雲閣經傳虛點筆蕭樓月少不勝車

副稿選詩注初成　自今同問長安侶　梧露冷梧陰山月斜

汪秀峰啟淑新納夾漈先生通志略馳驛藝苑性跌宕頗汲古喜事欲刊歷朝閨秀詩屬余搜訪余檢故紙推中有武林鍾依成劍所刻孤山梅圖詩女絕命詞三章跋云余於舊編中偶檢得前朱李少雲先生記云詩女者錢唐人也性喜梅善詩天才奇妙生平凡有所成未嘗加點人稱梅圖詩女星兒其小字也年甫及笄有國色天酒中爲貂瑞強採置之西湖教以管絃教以歌舞將欲進之宮庭爲建昭之故事詩女悲懷鬱結不能自堪將舊時所著詩賦焚以自烬遂乘月夜作絕命詞抱所撫玉琴自沈西泠橋下瑞怒骨焚嶺上灰散湖中時年時相去亦未詳出處本末即先君子身後貽留到今亦近四十年矣又自先代遺書兵燹播遷十亡八九先君子所積零編斷楮如此類者何可勝數都滅沒不可復問獨此紙余十二三歲時偶拾得之爲詩女抱痛輒私留故篋中亦既沈埋歲月蕩析百端杳不憶及矣忽得因汪君之囑而冥搜出之豈偶然哉將毋芳魂幽恨亦自有不可磨滅者耶

同秦女遠嫁何當出漢關魂斷九原歸不去六橋流水自潺湲萬方多難妾堪嗟遠望邊城天一涯絕塞橫雲當野馬寒山落月動悲笳花殘金谷春同盡煙鎖銅臺路正賒一死自甘酬薄命算來猶勝嫁黃沙十八年來一嫣婷爭知掩淚到西泠蕭條舊院花猶發寂寞空山草正青獨惜春風沈玉燕共憐秋水墜銀瓶含情擬倩琵琶訴多恐江州不忍聽按此紙未知刻于何年李鍾

叢在揚州與諸詞人聚七研書堂陳玉几擬古詩江蒿坪箋奏江冷紅詞蔡松原山水華秋岳寫生並爲余所爲伏膺庚申後一別如雨諸老風流盡矣年來館岑南從程丈貯竹案頭見松原畫幅寫夜景清絕寄意深遠時往來心胸開而偶忘其題何改歲復詢之先生先生遽遣使持畫幅見贈余不忍割其所愛重長者之意還其畫而錄其詩詩云澗水如琴月似銀一椽茅屋絕比鄰不知命犯何星宿聲色中閒著此身

先世父太史公次韻送慕廬學士還朝云湖山未許久盤桓詔起江南老謝安松竹自娛還戀闕導鑾雖好敢辭官鴻文舊已懸星斗丹地重看集鳳鸞日下鋒車來急召一時人羨士恩難巖花澗草任何之雅節高風世所知未便衣裳荷芰製祇緣名字日星垂部分南北元無黨學比班揚自得師江左文章承　帝眷請公重與護根基　聖恩高厚勒丹裹四海爲霖屬望同曦達未忘遊五嶽聲名自合晉三公絲桐緼瑟調韶奏羽翮摩雲向碧空出處竝關朝野重　帝心久注薛蘿中每陪杖屨檢牕芸揮麈清言久側聞北海開尊擡夜燭西園攜屐藹春雲廟謨應識疇咨切國史仍煩甲乙分恬退襟懷知不滅掃除三徑待論文張大受日容跋云慕廬先生文章德望一代宗師與吾友孝儀爲忘年交酒地吟場交權莫逆先生應召入都吾友和令詩四章并載酒送之先生邀之同舟過揚子江與酣援筆取吾友扇書二截句云鮑叔從來知我者別情數首世閒無復能大斗稱豪否記取高陽舊酒徒筆精墨妙興縱橫一斗斟來一座傾聞道虎頭三舍避羨君兩槳受降城出處偶殊倡酬如響眞一時風雅盛事也顧嗣立俠君跋云僕本酒人與吾友孝儀每過寒碧齋輒狂歌痛飲形跡俱忘慕廬先生之入都也余與大臨日容俱有送別之作孝儀方舟並鴈把醆聯吟一時倡酬皆堪入詩話豈

特昌黎公城內失步恐君家參軍亦不得以倜儻風流擅美一時也倚雲按二公及徐大臨太師與世父並爲卯角交時皆以諸生從學士也想見當年文讌之盛學士之高懷雅度不可企及既而世父與三公後先同入詞館交游聲望實會殆不偶然

汪西顥青縣道中寄于斯堂諸子詩四章云驛路千林未著霜衛河秋氣似春陽一繩厲逐勞人艇百卷書添貧士裝（遵坡以新雕春明故舊關心多異地溪山入夢（餘錄等書見贈）故舊關心多異地溪山入夢早還鄉射魚種竹平生願敢望成都八百株桑後琴材若箇知哉鱗伏翼海南涯男兒可惜壯年遐長者空勞國士期席帽重逢仍寂寂布帆欲去轉遲遲吟廊曾是經行地同首高梧戀一枝老去愁歌行路難偏教觸熱向長安只如杜甫依人計莫作常何舊客看已分在山嘲小草誰能古井蹙微瀾諸公莫訝心如石獨到離堂感萬端遊蹤約略說炎天紅荔黃柑沁齒鮮過海珍禽啼徹夜繞城榕樹綠經年好懷只欠詩人共遮眼聊隨故紙緣遲我尚平婚嫁了賈文錢作買鄰錢西顥名沆薦舉鴻博入都不第故吾鄉槐塘人僑杭久父孝廉公諱坤學者稱大輿先生西顥孝友而文三十年來爲諸侯老賓客所著甚富余見其津門雜事百首沽上題襟集盤西紀遊詩五古絕工其師厲樊榭先生鶚爲之序杜工部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起句云我之曾老

姑爾之高祖母詩與史兩歧李母杜母紛紛聚訟不得已而存疑愚按老杜與異姓稱兄弟推所自出往往有之如寄族弟唐十八使君是也題曰重表姪高與曾只隔一代不得言重當屬王與李爲表而杜與王又表耳曾老姑老字疑當是表字之訛願質諸天下之汲古好奇者

壽永曉然罷媚茲不知何許人余見其跋化度寺碑云化度銘字法視醴泉差小而整秀則同其石舊在關右南山佛寺宋慶歷閒開府王雍過寺見之詫爲至寶寺僧問之誤以爲石中有寶也破石求之弗得棄之寺後但日王公再至失石所在問之僧具以實告公尋之已

三斷矣乃以數十緡易得載歸置里第賜書樓下靖康之亂取藏井中兵燹後好事者出之爭相摹搨遂碎之世無復有此石矣厥後宋人以棗木傳刻清勁而有神采如此本是也元人王惲云化度碑率更規模一出黃庭至奇古處乃隸書之一變耳乾隆庚申七月海陽汪竹書得此帖於毗陵故家洵墨寶也予喜覩舊物臨數十本頗自喜有會心因識其後

豆瓣硯出歙州硯之異名其石皆出於龍尾溪多金星不貴褐色硯鵲金黑玉石硯紫石硯三品出吉州黃金硯出淄州綠石硯出洮州磁洞石硯出萬州魯水硯出南劍州角石硯出絳州石末硯出離州熟鐵硯出青州大陀石硯出歸州樂石硯出宿州古瓦硯出相州澄泥硯出虢州懸金雀石硯出萬州駝基扇石硯出登州石末硯受墨弗益筆龍尾得墨運久則不起羅文石起墨過龍尾端溪龍窟巖紫石又次之古瓦類石末他無足議凡硯宜日滌過二三日即墨色差減縱未能滌亦須易水春夏蒸溫時墨久留其閒則膠力滯而不可用故須頻滌去之滌硯不得使熱湯亦不得用銼片故

紙遵房枯炭最佳端溪自有洗硯石或採阜角水洗之亦得半夏切平滯硯大去滯墨又黃蠟補硯極佳

歸安茅氏有明詩彙若干卷竹垞先生求之不能得頗怒茅氏後人著詩綜選鹿門詩殊草草吾里佘舸生索吾家先世行略族父輩屢峻拒之俞如叔尤斷斷然謂其不足與於文事也及嚴鎮志草出吾家最無色於中翰公寥寥數語而人品交游紀載失實閱之令我恚恨為人子孫有不當祕而祕者何必祕故凡遇事心宜虛識宜遠

塾師教童子宜先與之講小學前輩決科貴能操筆前半鬆緩尤所切忌

貧家婦好行其德而以惠稱非嫵行也甚或流於蠶而不知此吾閱歷三十餘年來見極之語卽我輩熱腸誦輶茹苦含辛之故何獨不然

先人鈔書最勤敏少日嘗見與客談至夜分入內仍取筆格楷書五六千字滿十餘紙盡三四鼓以為常雖隆冬不廢有書賈持斜川集來索價五十金先人顧借閱一夕疾鈔之楷書密字未滿百葉鎩覓知為南渡劉改之所著緣與斜川同名遍故僞託耳凌晨還賈人並告以故賈人驚嘆以為神是書今存從兄耕詠所鴞呼著錄等身已半軼矣

雍正癸丑太守中州寶公容恂倡復紫陽講會延海陽

吳青羽先生翟主講一切遵舊儀儀詳紫陽書院志擊鼓唱禮者為施虹玉先生之孫年五十餘矣講畢歌童四人合歌詩吳先生因述虹玉先生製為歌童曾見講師善歌第忘其名歌點爾何如節直覺春風滿座神來情來歌尚書戛擊鳴球節和氣若洋洋升降不啻側身虞廷親見獸舞而鳳儀也虹玉先生主講時以此語告吳先生言歌法久失傳蓋吳先生當時亦在童子列也吳先生學醇品粹猶見前賢風範今并無其人矣

壬申冬仲得奇夢夢至一處門樓傾壓之下余脫身右轉登一樓樓梯如鼓圓圓滑不可行余奮躍而上舉頭見題額四字旁書余名乃為余立者下樓有一人長丈餘頎而皙貌甚秀偉正色告余年壽出處俱了了又左轉出殿殿上凡三人方桐坡蟾峰與焉外吏投文書入若伺坐堂理事者殿上人顧余當出而寤一夕又夢吟排律一首未成中圈一聯云遠水兼葭屋高樓薛荔牆甲戌早春病中夢為人書榜聯有文章麗奠笙鐘日之句放筆作大字紙盡刪落日字四月初五夜夢至一顯者家飛樓邃宇丹碧隱現賓客多海內知名士華筵高會燈月交輝主人出吳綾數尺命作詩余成七言長歌二十餘韻中有面隔桃花人外嬌畫衣舞破春風媚二語座客稱工頃之有女郎含羞來謝意態嫻婉可念又憶癸酉九月十三夜夢蓉湖持一紙來中有晁醬二字

十六夜夢徐畏壘太師授余書二本紙版極精書名上林口酬四字忘其第三字他夢之奇幻而逾歲時輒驗者不著

人不可一日不讀書一日不與書近胸次自覺擾擾不甯增許多厭惡吾無以形容之譬諸晨興未曾盥漱也則直以書爲盥漱可也人能每日喪面不盥耶憶戊申己酉閒漁村趙太師勗余書有云總之胸中常得卷軸湖洗則規模氣宇必自有一種拔俗之韻斯言極有味周櫟園先生諭其壻云聰明有餘只要深厚脊梁要硬腳跟要牢成一有品有行人功名有一定不必論也余深佩其言

祭必敬如在上在左右此人心之鬼神也夫祭果敬未有不在上在左右者余生平祀先不敢不敬殺饌不敢不豐潔歲臘日祀高祖以曾祖配享自王父母以下春秋祔失禮諱辰尤不敢忽凡祀必過午整几筵子婦以次拜奠楮冥鏹以多爲貴執壺三酌其杯中酒加滿斟退禁家人毋喧擾門者伺門外人來則辭移時燭光黯黯然俟香燼再肅揖取杯酹之乃徹每有徵驗吾祖吾之窘而不來來或憫之吐而不吞茹也

雍正乙卯外王舅艮齋吳先生 贈奉卒時娑羅花盛開園旁有放鴨人言夜閒風細月明見一人長丈餘五色雲見從老樹下出未幾老樹枯死康熙丙午司成公 艮苑齋先生之父 發祥之年視地中迸出紅豆一枚理青芝書舍六七十年成大樹與老樹埒甲寅花時先生爲長歌紀其事後有削其枝者是夕樹中放光久之乃滅凡樹大類有神物栖焉關人地死生衰旺不少今娑羅樹次第凋零此中人蕭瑟已甚吾疑非神靈得毋木妖歟

有周某寓湖廣鐵佛寺偶爲人塾師夜忽驅其徒避火踰垣具行李出眾以爲狂俄而鄰火果作熾甚移時周舁大俛而行且嗥若邀者見鬼神也果熄眾問故周曰凡此火也暮至門首見犬吠得火徵故須急避凡火有舌所向變動不居其火不測舌藏則止吾是以歸鐵立道人爲余言道人史姓深陽人

石門家訓有云每日雖無大事必要早起晏眠每見敗家子破落戶無不晏起早眠者此語極痛切拔朱子治家格言開口說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只此條便耐人思量不少此造家第一件事然整潔二字極難只見人家地不掃塵不拂登其堂器具歷亂其爲敗家子破落戶也必矣有家極貧而庭戶日必灑掃几案

端让婦孺庖湢猥雜之物不潔人廳事吾知其家必昌必有人焉足享貴富者否亦必小康此等處最覘器識男婦共之不可忽也

朴硝即皮消不拘數約四兩用水一宮碗以銅鍋熬化成水磁器貯之置案上露一夜濾渣清磁餅封口忘灰塵病目者玄綢片蘸水頻洗神效

梔子乙百六錢肉桂乙兩二錢白茯苓二兩四錢淮山藥三兩二錢三十年陳晚米乙升半北棗浸去皮棗與米炒黃同研用北棗調爲丸否則米煮飯極爛和藥人臼治水火不交三焦壅證有驗

舊樓燒灰置瓦上收火氣清晨溫茶調服三四錢治血崩

前

干日蚯蚓粪陰乾爲末空心開水下治痔

退儉叢話卷二 三

夏日中暑亡取大蒜一搥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灌去滓挑其齒灌之即蘇 又中毒菌笑菌方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渾少頃取飲皆得全活

新亦可用用時酌多寡敷患處以絹片裹之隨敷即止痛隔徧即愈

時道醫綠言定不許可幸高明主之是荷此人可謂愛其友矣方云準服老薑搾汁四十九日即全愈中隔湯煖徐徐服 前七日每日用薑半觔取汁中三十五日每日用薑四兩取汁後七日每日仍用半觔取汁日須虔服無間斷無不神效之理

牙疼有實火有虛火有蟲有衝黃連愈者有衝人參愈者有治蟲者余病中倘喫此者叫號痛哭廢寢食百方不效藥無用差勝者薄荷湯俟溫勿服頻漱之煮極爛粥爛徐嚥之預儲橄欖佩袋中令乾而含勿爛痛時衝患處側臥聽其流熱涎半杯許痛漸平數次可愈 友人傳牙散方生熟石膏各四兩白芷乙兩破故紙乙兩細辛乙兩眞川椒乙兩青鹽乙兩如不用川椒可換骨碎補乙兩共爲細末每晨擦牙永無牙疼蟲牙之患磁瓶貯勿令見風 又方當歸乙錢生地黃二錢生甘草五分元參八分丹皮乙錢五分升麻八分連翹八分葛根八分煎服又牙疼嗽口用石膏五錢細辛三錢亦

效

中唐人詩陳臥子取李庶子虞山兼取劉杜杜茶村兼取劉柳

鄉先輩曹震亭學詩戊辰進士性跌宕以詩文名尤長

儷體及令湖北之崇縣有神君之目而文酒不廢競傳

其紀邑民兩事曰完鏡歌琴堂合卷歌歌各有序序漸

雜牒體余稍節之而錄其詩其一崇縣民宋春林娶妻

畢氏不相能取憎姑舅避居中保寺數月欲爲尼不果

父畢世國潛挈家遁復以氏嫁蜀人鄧友文春林控縣

緝訪末由時有監利縣女子舒氏以歲荒隨伯父乞食

伯父道死女漂流至崇崇民孤老劉以於收爲義女壻

王家信贅焉先是有奸徒趙龍瑞李耀山挑女女正色

叱拒之遂嗾春林認舒爲畢控縣舒誓死不從劉老及

王均亦懼不敢留舒舒號哭呼冤仍乞食於路路人憐

之而前令所遣緝訪使入蜀杳然疑獄已逾數載矣余

至復研審不得決因本洗冤錄召夫婦至大堂滌器滴

指血王與舒血珠入水輒合宋則否春林猶强爭余乃

微行廉得尼寺語密召老尼至訴畢氏形貌甚悉見舒

曰非也復潛拘春林母楊問其婦形貌如尼言出舒氏

示之不相識且吐實於是春林及趙李二奸咸服罪而

王家信以舒氏歸復遣役入蜀於成都南部獲畢氏以

來令春林認去斯案離合甚奇爲長歌紀其事云寒煙

亂樹啼始惡逐婦客鳩巢敝竇蠶梁燕子正雙栖無端

飛入簾櫳啄有女空山嫁練裳負薪供爨日辛勤補屋

牽蘿春聽雨灌園種菜夜鋤雲愁顏憔悴姑嫜恚輕薄

誰憐夫壻棄尼菴祝髮不容留冷竈蓬頭偏辱詈攜家

燒棧走蠶叢弱羽分飛巧出籠盡室潛逃黃口妹攜囊

遠逐白頭翁秋月春花昏復曉琴臺歸鳳雲山杳琵琶

抱去月邊船翡翠哺成花裏鳥蜀道流離竟不還山鄉

訴牒語緜蠻赤木無從採象罔青城何處訪煙鬟是時

別有他州女離鄉丐食衣藍縷伯父提攜孱路旁娟娟

雛鳳誰爲主漂泊愁雲落葉村關河泣盡子規魂龍鍾

老叟憐童稚豢養頻依義父恩挽髻蓬門年歲久西鄰

贅壻歡羊酒簪插山花聘縞綦廚燒榒葉供箕帚那知

閭里有登徒目送眉挑過酒爐花影東牆窺宋玉桑陰

南陌拒羅敷一旦奸謀羣小起風波慘淡藍橋水商量

短域射飛沙勾引狂風爭落蕊失妻鰥客正無聊啸聚

羣狐篝火招妾指釵頭拋白燕思將劍客盜紅綃屢厚

强奪他人婦雀角鼠牙紛戶牖窗將碧玉葬蛟涎肯使

明珠歸虎口破鏡菱花控舊因公庭白晝眯埃塵層樓

一任成虛幻鹿夢何由辨假眞撈掠沾衣頻拭淚焚香

空向神明誓藤蕪錯落夕陽迷芍藥摧殘春露墜可憐

寥落飄煙空故宅難歸痛路窮抱憤市人爭贈米含悲

疾首亂飛蓬破廟無人清夜窟松雲暗處呼天哭化石

終年伴怨魂覆盆幾載沈冤獄撫憲明懸照臍臺澄清吏治蕭風雷彈琴月送鴻聲去捧檄雲從馬首開自笑煙霞才本拙忘餐疑案愁難決幕中賓佐盡賢明勸我琴堂親滴血碧甌清水滌微鹽濡緩神針試指尖伉儷已諧雙鬘合胭脂初浸半痕黏花落訟庭人似堵刁民利口如簧鼓猶思入月捉蟾蜍未許開籠放鸚鵡一鞭風雪訪茅菴膏沐曾經避佛龕蹤跡老尼還熟識形容怨婦已都諳歸來試取雙鬟認面目全非呼不應張燈更喚阿婆看直吐眞情相印證獄吏提將梏械來奸人相顧色如灰深知此日罹鴻網始向當年悔鴆媒紅輪湧出消陰晦希布當階泥首拜風吹羅剎忽團團霧散蛩尤交慶快鏡匣清光惜未圓芒鞋遣役入西川玉壘初聞征雁過銀塘已獲野鴛旋兩家眷屬重完聚別後羞容無可訴提甕應甘破屋貧賽賽自恨迷途誤從來聖化重綱常荼薺同心苦可嘗挽鹿靜歸紅雨路驅雞倦入白雲鄉作歌願使愚頑警女織男耕閭閻整曲巷紫門少吠彤春郊綠滿桑麻影其一崇民張以昇生女其妻欲溺之死比鄰包某於血盆中乞抱養夏正育爲之媒許配幼子包廣忠鞠撫恩勤閱十四載矣歲己巳廣忠父母俱沒苦貧張嫌之誘廣忠出控縣立緝到衙鞫奸媒別嫁富民丁永亨婚夕廣忠出牧羊迎女歸約之得實各予杖命幼童廣忠幼女張氏於堂上行合巹禮給以厄酒花紅鼓吹迎出是日觀者如堵歌以紀之

歌云鴛鴦嬌小池塘浴驚起分飛沈碧玉東風吹綠緣萍平交頸依然遊水曲當年坐蓼泣呱呱忍毒何堪碎掌珠血淚淋漓將鬼蜮離魂慘澹在須臾叩戶鄰家來老媼哀嬰抱起憐孩孺悲悯盆中乞養饘問撫摩室內恩勤顧艱難乳哺幾星霜霧鬢風鬟歲月長灌圃相隨提汲甕挑燈伴坐助縫裳爺娘義絕吾何有甘向貧家供井臼絡秀緣詣尙幼齡憂修約定成佳耦携鬘鈿瓜識愛憐柴門童稚日周旋綢繆欲待星臨戶婉孌還遲髮覆肩日迫桑榆人漸老殿霜忽隕椿萱槁顧影魂銷夜雨簷含悲淚盡春暉草孤兒骨立嘆伶仃風雪麻鞋墓木青拾橡寒雲經野隰牧羊殘照出郊坰那知岳父惱筑獨誘取嬌娃令別宿翠袖潛迎聘玉釵羅裙月嫁歸金屋義俠胷無古押衙鴛巢拆散配烏鴉紅綃已盜崑崙客青粉空尋道韞家可憐訴牒聲嗚咽叩首訟庭人泣血已悲弄月入蟾宮誰取行雲歸虎穴豪門終蠟錦屏開繡幕剛投玉鏡臺倚竹人初啼暮雨尋花客已到天台月落正愁花破夕奪同晛杜無瑕壁敲門夜大吠銀鐺匿窟妖狐驚霹靂而風鐵甪滾開羅錯愕奸人氣沮磨膺落鴆媒紅日出聲歡鵲渚彩霞過娟娟重聚雙雛鳳交拜琴堂簾影動賜酒奉卮禮已成簪花鼓樂喧相送丈人峰倒霧瀰漫弱壻求恩法少寬觀者如堵歌以紀之

縹緲鏡光將碎復團圓願勸吾民風俗古縞綦佸儷安
瑗堵玲瓏玉冤月長圓缺陷靈龜天可補赤繩繫定不
容移笑煞泉刀愛富兒練裙遣嫁牛衣好酒肆當壚犢
鼻宜從來鈿盒宜媒妁合雛勿負三生約護惜金鈴連
理花春寒莫使東風落按二詩婉麗悱惻可被管絃大
有補於風教其派別在元白溫李閒　國朝諸名家於
梅村爲近先生富於詩錦心繡口觸手成章雖骨格欠
遒或傷雕繢然數十年攻苦屹自名家香雪全集受其
沾丐者夥矣

余客汀州使院院中雛鴨五七雙次第允庖最後餘牝
雛一仔亭淒其不甚飲啄簷下有雙鷓鴣經月不叫第

腷膊籠中未嘗須臾忘飛去雛蹲其旁若相依相弔者
余觀之累日愴然賦五古一篇有窮來特立難非類相
扶攜之句

臨文敏鈍殊性非性也亦氣習使然聞前代吳因之金
正希兩先生脫稿最難蓋不肯輕率命筆甚或脫稿屢
易未可知也今初學尤效豈關鍊意修辭直是朋比坐荒
游思亂於午前文機澀於午後館規不嚴熬場給燭弊陋
百出斯役嘲罵辱及父師余少時頗犯此病後粗知攻苦
而筆性已不可改及客閩幕使者憐才特甚凡交卷遲者
其文多工遂許生童繼燭繼燭之文率歸余閱關防嚴密
一卷未完水柒止門外不得入幕中至求茗飲不得酷暑
抵暮求湯浴不得者有之余乃悟給燭之舊仰天痛誓
曰自今歸而應試熬場者非人甲子以後歲科及補試
覆試凡六應雖三藝出場日未晡文未見率爾大都一
題入手隨磨墨審定低頭內攻搦管不肯放至神思相

屬汩汩其來詞采或不期而會乃知專壹之受報最隆
也古云旁若無人豈無人耶人道千吾伏几而不之見也
正希先生籍楚之嘉魚寘吾郡海陽人曾讀書海陽僧
舍康熙中有一老僧自言習先生久先生值文期輒坐
蒲團竟日或累日寂若枯禪有日坐少頃卽起知先生
作文或敏或遲苦樂蓋不一境余聞之鄉老云

文不一體題不一律或文如其人師承性術各不能相
強閱文者切忌立門戶之見

魏叔子地獄論阮亭先生謂未儒者所宜道余少喜閱
佛長來閱歷漸深舉世殆不可莊語竊謂明有天地幽
有鬼神聊存覺世之說此亦聳動教誡之一術也一病

六霜坐以待死妄想都淨佛家地獄層層堂殿遽倣肅
清朝向不一展轉路迷而不得出涇柱皆朱漆何止九
重十門仙家瑤臺金闕瓊樓玉宇之類信有之余數夢
至其處麗矣靚妝實殊人閒其文人吐屬都無凡語其
書實奧澀聱牙難讀余曾跪讀不能讀受呵責罷去其
橋與樓梯並圓滑不受屨飛鳥多白閒雜紅碧水樹翠
豔因依不可名狀

德慧術知存乎狀疾疢疾之不可無豈特孤孽因之以達如古英豪扼炳家國天下哉卽尋常富貴子弟其不流於不肖而得循分以成其材往往由此只所求不得所欲不遂骨肉之地時有猜嫌而激之以堂土之變憎亂之以旁觀之毀譽不必操心危慮患深吾見其神斂志壹進德有基非甚闇弱不苟安也其驕惰不成材者大都偃仰自得暢然於父母兄弟閒雖曰愛之其實害之世之養子弟而以姑息護短爲能者可勝憫嘆

新館族兄永厚初從先君子北遊而獨客京師二十年義聲彰聞以幹辦爲一時士大夫所推重壬子秋偶南歸與余遇於吳門客舍告余云吾前窮困時齦齒聳肩勉力爲人盈虛之淚欲灑向人前輒倒流入腹不使輕墮此語極沈痛有意理余佩之終身雍正中例得保舉知縣懸水宗伯欲薦之力辭不就

與人交須令人有迴味斯久而彌篤如或託爲面朋索然寡味則去之惟恐不速交焉得久棄子如遺風人所被抑或此友實有可遺處如遺二字形容刻酷殆若屣脫然

檀干主人有僕曰方和與貌不甚揚瞇眼短視時作鬧記密簿狀類有陰私者然性特勤慎奔走不憚勞孝其母慈撫諸妹妹死友愛其壻據貌或失之矣一日以事赴吾里中途問後至者若有傾跌聲心動迴首則一人

時大雨抱之不能起勢轉墜道旁一人笑不止和與強邀昇至某氏屋簷下探其懷有貨竊裹以衣而奔告店家出其物眾驗如數約值入百金店主感頌入骨急命其子呼與往和與見村人歸者沿途遞消息與至不見醉客則已返檀干尋向拉飲酒家者索貨哀號紛爭聲亂曰分以死殉矣其子追及之具以告一市驚嘆與還過失足所適迴和與歸父子迎拜泥潦中曰賴君沾我越日踵門叩謝其主人并謝其母卽首曰母卽吾母獻衣物數種布三和與固辭眾強之乃受未幾卽有訖和與往踰人蔭者和與色變毅然不肯往退徐居十日世人言無好人呂榮公嘆爲自賊和與人僕耳頗持介節其性行都可觀吾見身列士林號能文章誘人子弟飲博破其家甚或朋奸告訐圖利已以害人此自賊之尤者豈徒取非其有耶其面目何可對和與也

學者攻苦既久爲文自有得力處憤悱二端亦互有階級一經指點或悟文訣頓足起舞豁然開明此眞所謂時雨化之者非其時授以諸訣彼望道未見攀躋無從苦樂直了不相關諺云無師傳授枉勞心又云心要專石也穿如竟不勞師將焉授專心致志者庶幾師逸而功倍也

余讀賴古堂集吳野人陋軒詩序甚佳野人因汪舟次

見知於樸園先生遂成至契伯兄久客南梁覓得陋軒集寄余顧獨無周序頗疑之後於故紙堆得周雪客秋雨懷人詩一箋其儀野人詩注云初野人臥病海濱人無知者寄先司農一札有夕陽殘照於時有幾之句先司農爲之淚下因序其詩刻傳之野人自是名重一時後司農故後有刻野人集者刪去司農序無一字及之恐非野人意也按陋軒原文於時甯幾甯字較有字古陳眉公曰吾讀鄂州公昏問二篇援引禮記周禮及家語諸書精核詳明爲朱晦翁楊誠齋所歎服吾明宋景濂王子充序而傳之以獲見其小集爲幸今有孫如伊者然明復捐俸梓之以永續二百年餘若存若亡之後非特覩新安文獻之遺且知士大夫能執禮故有世教有世教故有世家有人鈔此一段附鄂州小集序前云可摘選入評論以序跋之前凡例之後有諸家評論七條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１５
作者＝
页数＝７８８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